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五一冊目次

六藝之一錄四百六卷目錄十卷續編十二卷　存四百二卷（卷一至三百三十　三百三十七至三百三十九　三百四十六至三百五十一　三百五十五至三百六十九　三百七十三至三百八十四　三百九十至四百六　目錄卷一至三　七至十　續編卷一至十二）（一）　（清）倪濤撰　稿本　〇〇一

六藝之一錄四百六卷目錄十卷續編十二卷　存四百二卷（卷一至三百三十　三百三十七至三百三十九　三百四十六至三百五十一　三百五十五至三百六十九　三百七十三至三百八十四　三百九十至四百六　目錄卷一至三、七至十　續編卷一至十二）（一）

（清）倪濤撰

稿本

六藝之一錄四百六卷。續編十二卷、（禮部侍郎金甡家藏本）

國朝倪濤撰。濤有周易蛾述、已著錄。其平生篤志嗜學、年幾百歲、猶著書不輟。貧不能得人繕寫、皆手自鈔錄、及其家婦女助成之。是編猶出其親稾。凡分六集。一曰金器款識、二曰刻石文字、三曰法帖論述、四曰古今書體、五曰歷朝書論、六曰歷朝書譜。凡六書之異同、八法之變化、以及刊刻墨蹟之源流得失、載籍所具者無不裒輯。其間祇錄前人成說不以己意論斷。或有彼此異論竝互難合者、亦兩存其說、以待後人之決擇。蓋自古論書者、唐以前遺文緒論、惟張彥遠法書要錄爲詳。若唐以後論書之語、則未有賅備於是者矣。雖採摭既多、所錄不必盡雅。條例太廣、爲例亦未能悉純。然排比貫串、上下二千餘年、洪纖悉具、實爲書家總彙。梗柟杞梓、萃於鄧林、不以榛楛勿翦爲病也。所著別有文徵彙備、吹錄詩、及刊削酈道元水經注。今皆未見其本、不知存佚。然傳此一編、其餘亦不必計矣。

此十册乃六藝之一第二百四十八至二百六十五
也全書爲楊忠武故物後歸之
樸山將軍而此十册無端失去是書海内無
二本茫茫世所補綴良艱爰命（樸山姻幼）
公子攜其餘册而藏之都半畝園中
地踰千里事隔三年抱殘守缺亦付
之燹可如何耶已今秋九月遇有事三峨
適值
將軍夫人五旬初度爰謀所以祝之而出遊都
邑無異一肖饞者忽於書烟市上見原
失十册宛然在焉驚喜過望急以今
重值購之歸獻
左右用代壽觴劍合珠還此由[illegible]

且足徵
夫人分其餘福已盡補夫子之缺陷而延不
替之書香也嗟乎文字有一不磨鬼神
終護雖合空數仙佛回緣失之于
頭陀龕中得之于瞽賢山下神物
[illegible]恩維急寄都門早啟全璧
我知琳瑯如境中展卷一讀此
玉燭交光也快哉
同治丙寅重九日記于淩雲山腳之
耦佛閣　江左濮文暹謹識

六藝之一錄

共四百零六卷　續
補十二卷　共一百
二十本　一十二套

六藝之一錄序

粤自龍畫開天覩奎星而作契螺書煥日取夬象而代繩泄經藝之精微顓皇踵遺啟文章之宅宇籀史神編錯綜三辰萬象之繁似天經緯緝裁四海九州之大如帝杼機世得字而栗飛何奇不錄壁出書而樂奏何蘊不宣自夫斯刪籀而秦篆興遐造隸而古文廢真生行而行生草所貴柳骨顏筋字中筆而筆中鋒無取韓詩鄭易是以留連忘食嵩山得石室之書結巽通靈天台感大人之降或入鍾張之室或過羲獻之門臨池懸帳之能解斗斷輪之喻代有人焉斯可尚矣唯是古人不作來者難誣俗學題評妄生羽翼拙工掇拾不辨淄澠縱心手以強為偭規矩而改錯所謂既灌而往自鄶無譏也吾友倪寬渠先生藝外神工書中仙手富善和之錦髀半是舊藏班倡儒之牙籤無非異本歐陽詢自少好學吟玩圖書袁伯業既老不衰肄劬炳燭縣針垂露總在羊真孔草之間羽抱筋盤不殊韓筆杜詩之妙爾乃集前賢之語識作後學之歸筌夏閣翻瑩披秘書於淳化春叢剔蠹討博古於宣和字三寫而無訛帖變鉤而益煥更以鍾鼎之款識代殊貨泉之肉好時變尚父刀叙之銘明誠金石之録凡在碎文瑣語片簡脣編莫不分别部居流傳字內

王仲任之户牖墻壁紙落如雲左太冲之藩溷門庭翰飛若羽八王三謝娟娟月桂之光四庾六郗歷歷星榆之影若乃服膺心畫詎便畧其行能着眼身文安得遺其本末倣羊欣之譔録宗懷瓘之刪脩人以書名事從傳顯庶幾尚友作者鄉里可知脫胎古人風華斯覩烹魚敢留乙字窺豹已見一斑覆簣為山儒玄佛道歸篋笥積毫成仭神妙能不爽錙銖叙事有班固之詳採真無覩收之穢史在茲乎古猶今也其或貴人金多鑒士好篤秦丞相採奇周穆七日興嘆蔡尚書覩碣鴻都十旬不返如逢良友立傾南海之藏恍遇古人不惜東山之府爾乃童巾密裹寶若璆琳紫繭烏絲玷防寒具籀書篆字印驗班〻望地年名識題并并法寶泉之潤軟乃得成規品范畔之裝潢差為小勝凡真賞之若心與聽名之好事歷朝不沒介善兼收至於琢玉宜俟良工善事必先利器多藉文房之四友始窺書法於九生故必易墨凝烟蜀牋鋪雪智永之硯凹成凹宣城之筆妙齊鋒然後手與神謀藝從心得於是積卷若干彙為一集爾紙分鈔牛腰與載藏之秘帳頓令更得異書縣之國門定是難增一字則誠採玄珠於赤水收白璧於藍田縑裘加豹飾之華雖兼在昔壎箎暨龍伸之論大備於斯（漁）集帀殘滕句兼宿艾酸

鹹味合交吳郡之張顛燥濕趨同服稽山之賀老竹莊花院常共題名棋雨酒鐙相將美墨茂矣莫窺其奧誰能上比歐虞淺然不識其階何至下推羅趙咸佛既宜在後著鞭豈得居先尋謙讓於一言屬發皇乎千帙擬玄晏之作序非所敢居命敬禮以定文實緣多幸爾梁文漁撰

柳州作梓人傳疑梓人之室有牀闕足而不能理及觀其委群材會衆工而梓人左持引右執杖以指揮夫操斧斤刀鋸者然後信其能知體要而且以為〻相之道殆不是過吾鄉倪先生山友於書周見洽聞至其握管作字輒拙滯無古法先生從不肎屑臨池與書家角高下獨闔扉著書晩猶發憤積歲月之力撰成字書四百二十卷闢門分類統名之曰六藝之一錄既成示余且命序於余余謝之曰是何異梓人之再見於今而惜乎柳〻州不可復作矣受其書歸而讀之凡五閱月始畢喟然嘆曰有是哉有是哉先生此書述也而功倍於作焉藝也而道居其全焉夫書雖小學然周禮司徒與六德六行並重迨後世而其法寖繁其變寖甚其議論斷〻出入亦與博不可究詰先生為之發凡起例溯委窮原條分縷晰訂舛正訛有雖然不可易移者有彼此互相發明者單則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

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譬若規矩立而天下之言方員者不能外焉是豈必作哉而述者之擇精語詳其勞心殫思尤不可沒矣又其中日星之所以昭垂河海之所以流行山陵川谷之所以遷改古聖昔賢忠臣孝子義夫貞婦之所以不朽蟲魚鳥獸草木之所以名狀梵宮石室野廟荒祠仙佛神鬼之所以興替一器一物之欵識題跋手書尺牘之往來問答紀遊紀勝樓閣臺榭之不隨烟雲滅沒而胥於書乎賴之其最有關係者頗足與史傳相考証而至于科斗篆籀八分草隸之殊其形制金剪玉筋連綿飛白之別其體格怒猊渴驥野鶩家雞快劍長戟纖波濃點之多其品題子美之貴瘦硬有神退之〻譏俗書姿媚子瞻之論長短肥瘠抑又其餘事也已偉矣哉七十老翁鬚眉如雪晨窓暝燭不廢丹黃經史著述而外復成此錄明知卷帙之多汲古者少後來有讀未終篇欠伸思臥者然不敢一筆苟且毫髮無憾惟恐從旁糾之察之如此懇〻懃〻若先生之用心庶幾子厚之所謂知體要者乎吾師乎吾師乎吾見亦罕矣抑惟憲嘗誦竹垞翁為輿化李公作詩云古來箋述重遺老耆儒往〻上壽臻不見張蒼伏勝暨轅固博士江翁杜子春斯言徵信吾知先生之撰錄耄期勿衰其年壽之臻歲月靈長正未可量也汪惟憲撰

歐公集古錄序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其言豈不信然哉而又以為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足以致之此殆公之遜辭而非其實也公之後有胡戢秀才者效公集古作琬琰堂濟北晁无咎為作詩云君不見廬陵公往為學士修書日詔畀千金訪遺逸遺文逸字往〻出是公集古之作在翰林脩唐書時奉勑訪求且有千金之購詎得謂力之未足乎故好之有力而能聚其上帝王其次公卿又其次則士之淹雅而饒於資者若夫布衣糊食窮居野處之士雖嗜之一而篤如歐公者亦未必能得得亦未必能聚詘於力之不足往往然也而公又慮聚多而終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兼作跋尾以傳後學此則公所好之一而篤雖帝王公卿與士之淹雅而饒於資者好之而能聚不能為錄以傳於世亦終等於象犀金玉之必散此時有力之強不能不為之詘而慕歐公之為者出焉自宋迄今為圖為評為編為譜為史為志為錄為畧為目為記粲然備矣而吾里倪先生崑渠有歐公之好而無其力乃集諸家之所錄輯為一編名曰六藝之一錄分別部類發凡起例凡為六門為卷四百有奇以金文石刻法帖為經以書論書體為譜為緯其

用力可謂勤且肆矣先生志抑而謙竊取直齋陳氏之旨以為書品書斷所論雖工至鍾王正與射御同科乃游藝之一耳鵝披其書上下千古賅括朝野則通於史偏旁音訓各有據依則通於經旁引曲喻不遺幽遐則通於子與集蓋合四庫之菁華以成一家之書而先生已當杖國之年不假門生子弟之助閱市借人晨書暝寫數易寒暑以成書學之巨觀其學力日力有非後生涉獵輩所可望然則先生之於古可謂真能好且賢者也强有力者也承命為序蕪詞不文幸得附名其間以為厚幸云厲鶚撰

學不可以大小言也灑掃應對進退謂之小學可也書契作而百官治萬民察學孰大於此哉然則何以言小學也學以是始所謂當務之為急也是以史志藝文與夫七畧五部四庫六關之編並列小學於經典史部顧自漢志以六書為小學而後來操觚握管下筆不休者或語以周國子之所學漢學童之所諷元始未央庭中人之所記不憮然陽應則慎墨而謝昌黎有言凡為文辭宜畧識字蓋傷之矣（師韓）嘗獲交於脩學好古之人矣計偕入京陳對初學士為館師教〻小學家敘重閣先生寄書亟稱之交河王司寇得韻學之傳於安溪文貞公（師韓）並以門下士得聞緒論在皖桐則胡襲參司業示以所著同文聲形故一書嘗陳言欲聯清漢之字上下呼而聲同（師韓）粗通國書意頗齟齬然其所圖四十二音古未有也至欲盡補無字之音四百四十字竒矣里居則同學王二君實妙契聲韻丁五敬身搜討金石兩君著述慎重俱未成書也乃今見同里倪崑渠先生六藝之一錄首金器次石刻次法帖次書體次書論次書譜字變則周四海宙變則亘古今又何其見所未見而聞所未聞也其書之跨越百氏者埒谿父家積山兩先生序之詳矣（師韓）伏覽尋究竊念六書之盛世也古謂之文記稱書同文是

也又謂之名論語所謂正名及外史達書名於四方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是也亦謂之言東方朔誦詩書孫吳兵法四十四萬言又夾漈謂一字本一言一言本一義是也謂之字者鄭氏謂古曰名今曰字許氏言形聲相益謂之字是也七章五變八體六技下逮王愔之三十六種也蕭子雲之五十二體也且有七十二篆百二十體猝籀靈符神經怪牒標牓既別形模各殊要其為藝則同也漢藝文志所載小學十家三十五篇唐脩五代史志所載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舊唐書凡一百四家七百九十七卷新唐書凡六十九家七百二十一卷宋史多至二

百六部一千五百七十二卷雖其間爾雅小學或合或分覩語梵書或遺或録其為六藝之一則一也古人各立一家之言粲然紛列先生都録古人之所有而整比之以成古人之所無所以為跨越百氏者乎迺其名書也質言之曰藝也六藝之一也小學而已矣不通其書而以言小學則已陋况盡讀其書而後言小學則大難先生之辭謙而先生著書之旨則肆而隱也毋亦昌黎氏之微意歟特其書積四百二十卷部帙浩廣傳鈔不易世無有力者為之刊而行之然（師韓）每覩全唐詩羣芳譜賦彙題畫諸書辭章之業别集之流耳遭逢

聖世右文並邀采録與經史同陳籤軸先生之書安知不蒙

内禁外府之取將者耶易原書契之興蓋取諸夬班氏推論其義以為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是可於先生之書豫占之而（師韓）得數從儕學好古遊處以庶無迷溺於俗學豈不厚幸哉汪師韓撰

古者人生八歲而入小學周官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五曰六書肄業習書正童子所有事是以漢律有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之法而杜鄴傳云鄴與子林俱正文字言小學者必由杜公古先聖王斤々於蒙養之初特建立學宮以淬厲其志氣保氏六書之教實三代以來小學之懿訓也乃今之據席横經號稱老生宿師顧未審小學為何道忽焉而不察魯論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吾夫以為學學者於道德仁三者既成之後尚當怡情玩索優柔厭飫充其善養詳味斯言寧可畧也崑渠倪先生隱居樂善耄而好學窮年積月浸淫乎卷帙曾無倦容先生小子（一清）姑之夫屬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不棄側聆緒論親從指授手輯一編名六藝之一録取示序例數緒服膺而卒讀之都為六集卷四百有奇溯自羲皇迄於

昭代三倉六體凡將急就之篇以及名賢論贊序述品題之類旁探釋道外審荒裔之制網羅搜剔靡有遺墜同文之治於斯為盛較之許高陽之墨藪周圭客之書苑未有若先生用力之富且勤也雖然獨怪世之攻書者徒以媚俗為工屏棄先民之規矩不失之柔曼即流於放誕家雞與野雉爭鳴瓦釜並黃鐘等貴人皆耳剽士鮮真傳將伥々其何之宜撫躬而自悼彼夫依類象形々聲相益之大旨猶未克通曉又况乎收視返聽凝神絕慮之幻眇難幾乎然則先生此書非僅淺末之津梁抑亦膏肓之針砭（一清）才質庸下無能為役辱承垂問懇懃敢竭區

區之誠或得附名不朽庸詎非生平之大幸矣夫趙一清撰

六藝之一録自序

士生百世之後古人不得見見古人遺迹如見古人焉古人遺迹不可見見古人之論古人遺迹者如見古人焉然則後世之於古人雖得之傳聞其慨慕咨嗟流連歎喟當百什倍于親薰而炙之者而可無深思篤好僅比於雲烟之掠眼已耶侏儒問徑天高于脩人脩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夫學有師承道有源委自尺寸至尋丈以至於不可窮極夫非同此升高行遠之術歟余最不工書每見古人書論書評輙用神往正如里之醜人覩好色而知愛無他其迹殊其神契也顧自恨去日苦多晒燭之明其明幾何然而心之所向筆不能已忘其陋劣撰成此書名曰六藝之一録其類則釐而為六其卷則四百一十有奇積日以來耗瘁楮墨草稿初創以示吾友桐叩沈君笑而贈之句云韓信怯胯下乃能將漢師其謂我素不工書而偏好會萃古來之工書者以自成篇帙也諷誦斯言且慙且喜夫事有相反而相信獨深者饑者之說飽寒者之談煖雖終身不解而飽煖之情形得不謂之津津有味乎嗚呼吾即不得見古人古人有知或者其不鄙我乎或者論古人之遺迹而不啻親見古人于一室乎抑予嘗服宋儒曾子固其文學其賞識不

下歐陽文忠公而所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録五百卷者乃不獲與趙德夫並傳則書之顯晦不可究詰況余之眇見寡聞妄思與世儒角耶大耊可嗟是録也僅以當鼓缶之歌可耳不足出而質之大雅君子也

乾隆五年歲次庚申二月望日隱塘崑渠自叙時年七十有二

六藝之一録題詩

書契天已閞金石竟誰劇婾嫛由時趨古心聊自愜曾聞先生教書譜解其疑點翰旣歲年摘芳復淋漓部類析爲六卷帙四百奇圖史雖磨滅字體終古遺窮採極覧久摩挲著手麤閞袠瑩渟懿集議入肝脾雲烟歸變化心腕得神追斷〻趁俗書歷劃前規墨池繞萬象心雖勝卧碑晨夕展卷讀游藝飽所資菁華百氏録薈萃一家辭珍重不能去照耀鶩蟠螭書學苟不斷傳之無窮期跨越遠近代一緗帷相持

右題倪先生崑渠六藝之一録後錢塘後學楊開基書

先生有高致書味窶脾知閉戶輙經歲朱墨蟠蛟螭近更撰書譜捜羅到鼎彝古式窮周秦宏議延在茲千門萬戶中心腕排姸媸籠鵝一去後墨海波參差紛〻俗筆驕寛騃徒爾爲淮陰怯胯下迺能將漢師故知貴神解得力分髓皮置之秋樹傍雷髯飄〻吹把卷百事棄于焉歌老延

右題崑渠倪先生小照詩同學小弟沈甲書

六藝之一錄凡例

第一集金器欵識二十四卷金器篆古見于宣和博古圖及鍾鼎欵識法帖但二書所載字畫行列頗有不同蓋博古全著其象而法帖惟仿其文耳茲所橅者多本法帖而于字畫之過大行列之太斜者則影取而整齊之雖因限於紙幅然于筆法未嘗改易而二書所未載如永叔張鼎焦山鼎之類亦各依本文附于其下至于題跋悉以集古錄金石錄博古圖紹興古器評東觀餘論廣川書跋欵識法帖為主而襍見於諸家說部者亦備列焉（詳見目錄茲不備述）其餘但考形製無銘識者

題跋雖極詳核以其無関書法概置不錄

呂氏考古圖得之最後其銘識題跋不能分列諸器之下別錄為一卷以補未備

次列虞荔鼎錄陶弘景刀劍錄博古圖鑑銘洪遵泉志亦同前例闕其無銘識者

漢魏以至六朝官私諸印皆金刻也但篆多白文不能橅倣僅錄顧氏印譜所載文字諸家印譜序文與吾子行印說及諸書之言印者

第二集石刻文字一百六卷碑碣則集古錄金石錄東觀餘論廣川書跋隸釋隸續金薤琳琅古蹟紀石墨鐫華金石史墨林快事金石文字記求古錄所有碑刻題跋俱備錄焉其碑目則間取水經注天下碑錄歐陽棐集古錄目朱長文墨池編鄭樵金石畧陳思寶刻叢編曹明仲格古要論林侗碑帖考趙均寒山金石林以附益之續得陳鑑碑藪孫退翁庚子銷夏記所載歷代碑刻題跋顧南原漢碑考因行列已定不能參入諸碑之下各自為卷補錄于後

王象之輿地碑目援引廣博榜牘兼收不可刪節備錄全文以見東南半壁之地其碑版之富有已如此設西北不淪于

金其蒐羅又不知幾許矣

武林磨崖諸刻乃城南丁君敬身攀蘿捫葛窮幽涉險而搜得之者向從趙氏小山堂借得拓本為之尋繹舊文較量尺寸注明處所錄成八卷友人借閱遂至浮沉今則手鈍目昏不能再輯然會城文獻不可闕也因以西湖志所載者錄之（蓋志館諸公亦借丁君藏本而補輯之者也）然而遺漏亦多矣

漢魏石經則備列東觀餘論廣川書跋洪丞相隸釋諸本及水經注金石錄諸書之說而益以顧寧人先生之金石考其言唐宋石經者則析而載於唐宋兩朝之下近日杭太史世

駿石經考異及諸序跋俱足以補顧氏之所未備亦全載入又方密之通雅顧南原漢碑攷俱有石經說已載于本文此不重錄（通雅說見二百五十九卷　碑考說見一百十三卷）

石鼓文則撫鐘鼎款識日下舊之本而益以廣川書跋金薤琳瑯荆川稗編所載者其詩歌論說則于朱竹垞先生所收之外凡有所見悉皆入錄

周之琥秦之璽漢之剛卯及王公璽印皆刻於玉玉亦石之類也故列于石刻之次

漢唐以下之硯銘宋元以來之名印類皆刻於石者亦錄為

一帙以備石刻之事

法書亦多刻于石者因詳錄於法帖中此不備錄

第三集法帖論述三十八卷淳化閣帖則劉次莊法帖釋文黃長睿法帖刊誤曹士冕法帖譜系曾宏父石刻鋪叙姜堯章絳帖平皆依原本而書　又米元章跋秘閣法帖蘇東坡辨法帖黃山谷法帖題跋及明時王世貞法帖題跋俱備錄其

皇朝王澍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及古今法帖考亦俱備錄全文至於宋元以來諸家評論法帖者或分列于諸刻或補遺于卷末凡有見聞悉皆抄集而二王法書六朝諸帖俱同此例

蘭亭序者右軍得意之書為後世真行之祖遂成古今一大議論其于禊帖之始終定刻之顯晦俱以傳聞不一遂致論說多歧此鄭裕齋所謂疑以傳疑信以傳信者而古人所云蘭亭如聚訟又不止字畫之肥瘦已也今生千載後而欲取一說以為的則為大妄故於何延之蘭亭記曾宏父石刻鋪叙桑世昌蘭亭考俞松蘭亭續考及宋元以來諸家諸書之題跋悉取而臚列之不敢決擇然亦毋庸決擇也夫亦求備焉而已矣

瘞鶴銘向傳王右軍書或云顧況一為黃董諸君考訂知其

為陶貞白書可無疑矣至於碑文今經張力臣著辨真所謂毫髮無遺憾者宜顧寧人亟稱之然從前諸家所述頗多舛謬亦並列之以見向來傳聞有不可遽信者類如此

古來名書自智永而下多有千文大槩以字無重複為後來臨摹便益今彙為一卷以列於法帖之後

第四集古今書體一百二卷首列

皇朝清書尊

王制也次則小學一編全鈔玉海十體書論備采諸家庶可以見法度之所傳師承有自矣

說文解字謂之部目無所謂字母也言字母者晉以後人語[illegible]

次則許氏說文檃栝倉雅演贊六書字學博精莫過於是徐鉉更加釐訂增以音切此不刊之書也而僅錄字母者畏篆法之峻而難摹卒稗編之簡而有例也至宋則張有有復古編葛剛正重續千文元則有吳均增修復古編周伯琦說文字原皆說文之羽翼也宋鄭樵之六書略元戴侗六書故周伯琦六書正譌明趙古則六書本義魏子才六書精蘊皆六書之義疏也（雖間有不同互存可以互證） 至於說文所載古籀郭忠恕汗簡吾丘衍續古篆韵集錄皆古文亦俱倣摹以為好古者助

史籀氏之書如銅槃石鼓已見前金石刻類而其目莫詳於翟耆年之籀史今所見雖非本全而書法傳流可想而知也

漢碑隸書楷法之本也宋洪丞相有隸釋婁彥政有字原備錄書文最為賅博而隸釋則田汝耕析為分韻顧氏識其字乖迹醜者字原則所見抄本筆畫多訛二書雖佳亦從節畧（字原則撫其通借諸字及字形之奇異者分韻則錄其漢隸精者隸書緣起通借分韻耳） 雖非足本而漢隸梗概已見於斯

皇朝顧藹吉别為隸辨更覺精工但卷帙繁多不能備錄但撫其通借字辨（又于其中摸成漢碑五通） 亦可知其大槩至于顧藹吉之隸法偏旁五百四十部朱昌朝之隸原附字梁文泓之古隸佐奇錄隸文曰習皆隸體也亦並撫入未能執斧妄意伐柯雖極配盱終乖繩墨昔人所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無關西施之顰者每一展卷不覺失笑

周官教士先以六書曰象形曰指事曰會意曰諧聲曰轉注曰假借是六者為製作之始基經籍之原本徐騎省曰非文字無以見聖人之心非篆籀無以究文字之義則六書之義顧不重乎昔賢著書立說如林罕鄭樵戴侗熊朋來周伯琦趙撝謙魏子才王應電諸家類皆論議詳明有典有則雖其意亦為楷書而其形專疏古篆至其原本六書以明楷法者

於點畫則顏元孫之干祿字書郭忠恕之佩觿李文仲字鑑於音義則賈昌朝之羣經音辨王柏之正始之音類皆理明辭達言簡意該近世則有顧迴瀾之音義總畧朱謀甫字學指南李元祉字學訂譌方密之通雅及近日汪重閣小學偶拈莫不考訂精核亦可以匡俗而糾繆者也

古来相傳篆隸行艸之外又有庾元威之百體韋續之五十六體唐元度之十體釋夢英之十八體著其源流列為篇目極龍魚蟲鳥之奇備垂露懸針之妙雖非傳習諒不虛言故並錄焉以廣聞見而其字畫之尤怪者如石墨鐫華所載之

金都統郎君經畧行記元聖旨碑荆川稗編所載之元百家姓書史會要所載之西域書畏吾兒字回回字日本字數種字雖於書法無關亦可以見天地之大無奇不有也因備録之

别有道家之二十八種釋氏之六十四書以及裔夷荒外之文雷神鬼怪之作雖恍惚而難憑亦傳聞之有據向來既有其名兹亦並存其目

第五集歷朝書論四十六卷古人論書者多矣有書法有書品有書論有書評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議論之精足昭千古兹於張懷瓘書法要録周越法書苑朱長文墨池編陳思書苑菁華所載諸編及孫過庭書譜宋高宗翰墨志米元章海嶽名言姜白石續書譜趙子固論書法鄭杓衍極王元美藝苑巵言楊升菴墨池瑣録湯臨初書指連綿累牘悉皆抄集而于自宋至明名人所論或見於説部或見於文集凡有所得悉録于篇縱有闕遺然亦足為學者之津梁舟楫矣至于釋適之金壺記陶南村書法王弇州墨蹟跋姜立綱書法汪砢玉書旨書品墨雨碎金墨花閣襍志宋曹書法綸貫倪蘇門書法論王虛舟論書賸語及離鉤所載書訣雖其采取好尚

各有意見要之皆書家之事也故亦不敢棄遺若夫永字之八法撥鐙之七訣以及八十四法七十二例等雖語之過繁亦為備述君子取節焉可也

時代屢遷質文互易然其書法適有師承唐賢惟法度是遵宋賢則才情兼尚後來名世各有步趨雖論説不同而鑒識自具上宗魏晉殊塗同歸陋劣之人安敢臆為采擇故並録之以俟高明之取舍焉

外此則楮墨精良善事利器昔人所重安可忽諸故附録蘇易簡文房四譜（前依墨池編節本後依原本每項各增録數條）陳槱負暄野録胡侍苕溪漁隱詩話方家之通雅諸家之説於書論之後以備後人引用焉

第六集歷朝書譜九十六卷在昔以書名家者或四體俱精或一長獨擅載于史傳著於詩文有名公鉅卿焉有文人墨士焉爵里姓名班班可考欲知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況法書要録宣和書譜墨池編書史會要諸書有其文矣故於是集悉為臚列而前書所未載者則從

皇朝書家傳及式古堂彙考録出以足之而又以其人傳世之書有名人題跋者或見於書譜或見于文集悉依原文附録

於諸賢之下則不特其人其書一緒閱而可見而知人論世之道端在於是矣

又前賢墨蹟傳於世者郁逢慶書畫題跋記朱存理鐵網珊瑚汪珂玉珊瑚網卞永譽式古堂彙考諸書所載极為詳備但文賦甚繁不能悉紀今僅摘其詩歌啟札及題畫詩詞錄於書譜之後雖吉光片羽亦足見昔賢之風尚矣

諸家論書各有主見或始褒而終貶或先抑而後揚或考究其異同或詳列其顛末必見全文方知意旨編纂之家過為刪節每于古人議論與己相合者引之與己不相合去者

之是古人之說雖存而古人之意反晦且使後之覽者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今之所述有異於是寧詳無畧寧備無專欲使古人立意不埋沒于今時而顯見於後世但寡見謏聞尚多闕畧惟俟博雅再為補足焉（此一條六集皆同不止書譜而已）

前賢墨妙得傳于今者皆屬鑒藏之者力真賞者謂之鑒好事者謂之藏自唐以降代不乏人今於諸譜所載鑒者藏者悉依原文續于書譜俾真賞者與好事者並垂不朽而法書名蹟得藉以永傳矣

六藝之一録目録卷一

第一卷

鼎銘跋
鼎總說（宣和博古圖）
商父乙鼎（宣和博古圖墨林快事）
商庚鼎（鍾鼎款識）
商辛鼎（鍾鼎款識）
商癸鼎（鍾鼎款識呂氏考古圖李氏古器錄宣和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商子鼎二（鍾鼎款識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商瞿父鼎（鍾鼎款識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商召夫鼎（鍾鼎款識博古圖）
商冊命鼎（鍾鼎款識博古圖）
商乙毛鼎（鍾鼎款識博古圖）
商亞虎父丁鼎（鍾鼎款識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商公非鼎（鍾鼎款識博古圖）

商禾父己鼎（鍾鼎款識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商持刀父己鼎（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商父癸鼎二（鍾鼎款識博古圖）
商蠆鼎（鍾鼎款識博古圖金石錄廣川書跋）
商秉仲鼎（鍾鼎款識博古圖）
商若癸鼎（鍾鼎款識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商象形饕餮鼎（博古圖考古圖紹興古器評二則）
商魚鼎（博古圖）
商伯申鼎（鍾鼎款識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商立戈鼎（博古圖）
商立戈父甲鼎（鍾鼎款識博古圖）
商橫戈父癸鼎（鍾鼎款識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商蔡鼎（鍾鼎款識博古圖）
商象形鼎（博古圖）
商箕鼎（鍾鼎款識廣川書跋）
父子鼎（鍾鼎款識）
商乙鼎（鍾鼎款識呂氏考古圖）
商[illegible]鼎（鍾鼎款識）

商子父丁卣（鐘鼎款識）　商子孫父丁卣二（鐘鼎款識）
商濟南卣（鐘鼎款識）　商申卣（鐘鼎款識）
商足跡父子卣（鐘鼎款識）　商父子卣（鐘鼎款識）
商衛父辛卣（鐘鼎款識）　商伯作辛卣（廣川書跋）

第二卷

周文王卣（博古圖 金石錄 紹興古器評）　周晉姜鼎（集古錄 廣川書跋 博古圖 呂氏考古圖）
周伯碩父卣（博古圖）　周史頤卣（博古圖 廣川書跋 東觀餘論）
周王伯卣（博古圖）　周季娟卣（博古圖 金石錄 墨林快事）
周中卣（鐘鼎款識 博古圖 紹興古器評）　周南宮中卣三（博古圖 鐘鼎款識）

周穆公鼎（博古圖）　周彖卣（博古圖）
周父己卣（博古圖 鐘鼎款識）　周言肇卣（博古圖）
周雝公緘卣（博古圖 集古錄 金石錄 廣川書跋）　周䜌卣（鐘鼎款識 博古圖 紹興古器評）
周單父乙卣（鐘鼎款識 博古圖）　周益卣（博古圖）
周叔液卣（博古圖 紹興古器評）　周叔夜卣（鐘鼎款識）
周單從卣（博古圖）

第三卷

周舉卣（博古圖 東觀餘論 廣川書跋）　周威君卣（博古圖）
周鮮鼎（鐘鼎款識 博古圖）　周伯鄀父卣（博古圖）

周節卣（鐘鼎款識 博古圖）　周仲偁父卣（博古圖 墨林快事）
周大叔卣（鐘鼎款識 博古圖）　周齊萘史卣（博古圖）
周乙公卣（博古圖）　周娟氏卣（呂氏考古圖 博古圖 紹興古器評）
周寏父卣（博古圖）　周老生卣（博古圖）
周絲駒父卣（博古圖）　周豐卣（博古圖）
周子父舉卣（博古圖）　周師秦宮卣（博古圖）
周䜌卣蓋（博古圖 金石錄 東觀餘論 廣川書跋 鐘鼎款識）　周得卣（鐘鼎款識）
周宋夫人卣（博古圖 金石錄）　周伯卣（鐘鼎款識）
周東宮卣（鐘鼎款識）

周伯員鼎（鐘鼎款識）　周尹考卣（鐘鼎款識）
周伯咸卣（鐘鼎款識）　周唯叔鼎（鐘鼎款識）
周趠卣（鐘鼎款識）　周孔文父飲卣（鐘鼎款識 廣川書跋）
周大夫始卣（鐘鼎款識 廣川書跋 金石錄）　周宋右君田卣（鐘鼎款識）
周君季卣（鐘鼎款識）　周圓寶卣（鐘鼎款識）
周王子吳卣（呂氏考古圖 廣川書跋 鐘鼎款識）　周文王命癘卣（鐘鼎款識）
周伯姬卣（鐘鼎款識）　周微欒卣（鐘鼎款識 廣川書跋）
周集卣（廣川書跋）　周方卣（東觀餘論）
周言卣（紹興古器評）　周尹卣（紹興古器評）

周公命鼎（紹興古器評）　楚鼎（水經注）
美陽鼎（漢書郊祀志）　米卣彝鼎（志雅堂雜抄）
焦山鼎（金石文字記　王士祿古鼎歌　王士禎焦山古鼎詩　厲鶚焦山鼎詩）

第四卷

漢孝成鼎（博古圖）　漢汾陰鼎宮（博古圖）
漢好時鼎（博古圖）　漢上林鼎（金石錄）
漢定陶鼎（博古圖）　漢李氏鼎（博古圖）
漢鮑氏鼎（鍾鼎款識）　漢汾陰侯鼎（鍾鼎款識）
鬲銘跋　鬲說（博古圖）

漢高奴鬲（考古圖）　漢侈耳匜鬲（考古圖鍾鼎款識）
梁虞荔鼎錄
尊銘跋　尊總說
商持刀父癸尊（博古圖鍾鼎款識）　商祖戊尊（鍾鼎款識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商雉尊（博古圖廣川書跋紹興古器評）　商父己尊（博古圖鍾鼎款識紹興古器評）
商亞人辛尊（博古圖鍾鼎款識紹興古器評）　商子冊父乙尊（鍾鼎款識博古圖）
商父丁尊（鍾鼎款識博古圖）　商立戈癸尊（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商從單尊（鍾鼎款識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商文戊祖丁尊（博古圖鍾鼎款識）
商兄丁尊（博古圖）　商父癸尊（鍾鼎款識）

商持刀父己尊（鍾鼎款識博古圖）　商諫尊（鍾鼎款識博古圖）
商象尊（鍾鼎款識）　商寶尊（鍾鼎款識）
商丁亥父乙尊（鍾鼎款識）　商辛未父癸尊（鍾鼎款識）
商甚父戊尊（鍾鼎款識）　商單單癸尊（呂氏考古圖）
商兄癸尊（呂氏考古圖）　商祖辛尊（紹興古器評）

第五卷

周月季尊（鍾鼎款識博古圖）　周召公尊（博古圖鍾鼎款識雲烟過眼錄）
周師艅尊（博古圖）　周乙舉尊（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周器甫尊（鍾鼎款識）　周伯克尊（鍾鼎款識）

周高克尊（博古圖呂氏考古圖）　周伯尊（紹興古器評）
周麃尊（紹興古器評）　周父癸尊（紹興古器評）
魯公尊彝（廣川書跋）
彝銘跋　彝舟總說
商己舉彝（博古圖）　商鷄彝（博古圖）
商子孫父辛彝（博古圖鍾鼎款識紹興古器評）　商子孫彝（博古圖）
商父丁彝（博古圖）　商立戈父甲彝（博古圖鍾鼎款識）
商虎首彝（博古圖）　商主孫彝（鍾鼎款識）
商虎方彝（鍾鼎款識）　商父乙彝二（俱鍾鼎

商父丁彝（鐘鼎款識）
商孫子彝（鐘鼎款識）
商鷹父癸彝（鐘鼎款識）
商伊彝（鐘鼎款識）
商孟孫父丁彝（鐘鼎款識）
商圭父足跡彝（呂氏考古圖鐘鼎款識）
商單父丁彝（鐘鼎款識）
商子孫父己彝（呂氏考古圖）
商孟祖辛彝（鐘鼎款識）
商言父癸彝（鐘鼎款識）
商乙酉父丁彝（鐘鼎款識）
商父乙彝（鐘鼎款識）
商祖丁彝（李氏古器錄金石錄）
商兄癸彝（呂氏考古圖金石錄）
商父辛旅彝（呂氏考古圖紹興古器評）
商父乙尊彝
商虎乳彝（紹興古器評）
周己酉方彝（博古圖鐘鼎款識紹興古器評）
周單彝（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周召父彝（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周叔彝（鐘鼎款識博古圖）
周雲雷寶彝（鐘鼎款識博古圖）
周雷紋寶彝（博古圖）
周伯映彝（鐘鼎款識博古圖）
周五彝（鐘鼎款識）
周伯宋彝（鐘鼎款識）
周同從彝（鐘鼎款識）
周單從彝五（鐘鼎款識）
周虢叔彝（鐘鼎款識）
周冢帶彝（鐘鼎款識）
周司空彝（鐘鼎款識）
周品伯彝（鐘鼎款識呂氏考古圖）
周單從彝（呂氏考古圖）
周師艅象彝（呂氏考古圖）
周虒彝（呂氏考古圖）

周虎彝（呂氏考古圖）
周父丙彝（金石錄）
周亞乳彝（紹興古器評）
周持刀寶彝（紹興古器評）
周單父乙彝（紹興古器評）

第六卷

卣銘跋　卣總說

商祖乙卣（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子孫父癸卣（鐘鼎款識博古圖）
商言卣（鐘鼎款識博古圖）
商田卣（呂氏考古圖博古圖）
商世母辛卣（博古圖鐘鼎款識）
商卦象卣（博古圖）
商祖辛卣（博古圖）
商立戈卣（鐘鼎款識博古圖）
商兕卣（博古圖）
商執爵父丁卣（博古圖鐘鼎款識）
商寶卣二（博古圖）
商瞿祖丁卣（博古圖）
商兄癸卣（博古圖鐘鼎款識紹興古器識）
商冊卣（博古圖）
商父丙卣（博古圖）
商父己卣（呂氏考古圖博古圖鐘鼎款識）
商父辛卣（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商執乇父丁卣（博古圖）
商持干父癸卣（博古圖）
商婦庚卣（博古圖鐘鼎款識）
商父舉卣（博古圖）
商史卣（博古圖）
商持刀父己卣（博古圖鐘鼎款識）
商母乙卣（博古圖鐘鼎款識）
商冀父辛卣（博古圖鐘鼎款識古器評）
商祖庚卣蓋（博古圖）

商子父癸卣（鍾鼎款識呂氏考古圖）　商木父己卣（鍾鼎款識）
商亞父乙卣（鍾鼎款識）　商足跡父乙卣（鍾鼎款識呂氏考古圖）
商舉父冊父癸（鍾鼎款識）　商母乙卣（鍾鼎款識）
商子孫父己卣（鍾鼎款識呂氏考古圖）　商舉己卣（紹興古器評）
商父丁舉卣（紹興古器評）　商提梁兕卣（紹興古器評）

第七卷

周淮父卣（博古圖）　周單癸卣（鍾鼎款識博古圖古器）
周州卣（鍾鼎款識）　周孫卣（博古圖）
周樂司徒卣（博古圖呂氏考古圖）　周尹卣（博古圖）
周伯寶卣三（博古圖）　周大中卣（博古圖鍾鼎款識）
周父乙卣（博古圖）　周公卣（紹興古器評）
周史卣（紹興古器評）
瓶壺銘跋　瓶壺總說
商弓壺（博古圖紹興古器評）　商欽姬壺（博古圖）
商蛟篆壺（鍾鼎款識）　周仲丁壺（博古圖呂氏考古圖古器評）
周饕餮立戈壺（古器評）　漢太官壺（博古圖）
漢綏和壺（鍾鼎款識墨林快事）
商癸舉　商父辛舉三（鍾鼎款識）

商父己舉（鍾鼎款識）
觚斝斗卮觶角銘跋　觚斝斗卮觶角總說
商合孫祖丁觚（博古圖鍾鼎款識）　商子乙觚（博古圖鍾鼎款識）
商女乙觚二（博古圖）　商父乙觚（博古圖古器評）
商木觚（博古圖）　商立戈觚（鍾鼎款識博古圖）
商奕車觚（鍾鼎款識博古圖）　商父庚觚（博古圖）
商父舟觚（博古圖）　商龍觚（博古圖）
商亞形觚（博古圖）　商孫觚（博古圖）
商旗孫觚（古器圖）　周乙子斝二（博古圖）
周父丁斝（博古圖）　周束斝（古器評）
商立戈父辛觶（博古圖）　商子父辛觶（鍾鼎款識）
商立戈觶（博古圖）　商亞父癸觶（古器評）
商父己觶二（古器評）　商執戈父癸觶（古器評）
周父員觶（博古圖鍾鼎款識）　周父己觶（古器評）
周夔弓角（博古圖）　漢建光卮（博古圖）

第八卷

爵銘跋　爵總說
商父乙爵七（博古圖）　商祖乙爵（博古圖）

商招父丁爵（博古圖）　商祖丙爵（博古圖）
商父戊丁爵（博古圖）　商祖己爵（博古圖 古器評）
商（守欽）父丁爵二（博古圖）　商斧爵（博古圖）
商子孫己爵（博古圖）　商子爵二（博古圖 古器評）
商己舉爵二（博古圖）　商車爵（博古圖）
商秉仲爵（博古圖）　商父壬爵（博古圖）
商父庚爵（博古圖 古器評）　商父癸爵（博古圖）
商中爵（博古圖）　商尊癸爵（博古圖）
商雷篆爵（博古圖）　商龍爵（鐘鼎款識）

商素爵（博古圖）　商辛爵（鐘鼎款識）
商休爵（鐘鼎款識）　商丁舉爵（鐘鼎款識）
商單爵（鐘鼎款識）　商言父爵（鐘鼎款識 呂氏考古圖）
商象形父乙爵（鐘鼎款識）　商子父丁爵（鐘鼎款識）
商舟父己爵（鐘鼎款識 古器評）　商主人舉爵（鐘鼎款識）
商父辛爵（鐘鼎款識）　商父己爵（古器評）
商伯爵（古器評）　商孫爵（古器評）
周篆帶爵（呂氏考古圖）　周冊爵（古器評）
周立戈爵（古器評）

簠簋豆鋪銘跋　簠簋豆鋪總說
周叔邦氏簠（博古圖）　周史黎簠二（鐘鼎款識）
周鄀子斯簠二（鐘鼎款識）　周太公簠（考古圖 廣川書跋）
弭仲簠四（鐘鼎款識 廣川書跋二則 東觀餘論 金石錄 集古錄）
周簠（古器評）

第九卷

敦銘跋　敦總說
商己丁敦（博古圖）　商己孫敦（古器評）
商父乙敦蓋（古器評）

周散季敦（博古圖 呂氏考古圖 金石錄）　周發敦（博古圖）
周仲駒敦三（博古圖）　周敔敦（博古圖）
周姜敦（博古圖 廣川書跋 鐘鼎款識 呂氏考古圖 金石錄）
周宰辟父敦三（博古圖 廣川書跋）　兕敦三（博古圖 鐘鼎款識）
周剌公敦二（博古圖 古器評）　周雁侯敦（博古圖 呂氏考古圖）
周師望敦（博古圖）　周虔敦二（博古圖）
周仲其父敦（博古圖）

第十卷

周奐敦（博古圖 廣川書跋）　周毛父敦（博古圖 金石錄）

周邢敦（集古錄　金石錄　廣川書跋　呂氏考古圖）
周伯庶父敦（鍾鼎欵識　廣川書跋　呂氏考古圖）
周仲酉父敦蓋（博古圖）
周史張父敦蓋（博古圖）
周孟姜敦（博古圖）
周達敦（鍾鼎欵識）
周叔旦敦（鍾鼎欵識）
周屖生敦（鍾鼎欵識）
周叔𧳜敦（鍾鼎欵識）
周肇父敦（鍾鼎欵識）
周虢姜敦（鍾鼎欵識）
周戠敦（呂氏考古圖）
周龍敦（鍾鼎欵識）
周牧敦（呂氏考古圖　鍾鼎欵識）
周師危敦（鍾鼎欵識）
終南古敦（集古錄）
車敦（金石錄）
周弡生敦（古器評）
周季姬敦（古器評）
周寶敦（古器評）
周父乙敦（古器評）
周仲申敦蓋（古器評）
周邢敦蓋（古器評）
秦公敦（廣川書跋）

第十一卷

周太師望簋（博古圖　呂氏考古圖）
周京叔簋（博古圖）
周寅簋（博古圖）
周叔高父簋（鍾鼎欵識　集古錄　廣川書跋）
周師寧父簋（鍾鼎欵識　呂氏考古圖）
伯考父簋（廣川書跋）
鬻簋（廣川書跋）
求公寶簋（廣川書跋）
周疑生豆（博古圖）
周姬寧豆（鍾鼎欵識　廣川書跋　呂氏考古圖）

周劉公鋪（博古圖　呂氏考古圖　鍾鼎欵識）
甗錠銘跋
甗錠總說
商父己甗二（博古圖　古器評）
商父乙甗（博古圖）
商祖己甗（博古圖）
商鬲甗二（博古圖　鍾鼎欵識）
商庚甗（呂氏考古圖　鍾鼎欵識）
周伯温父甗（廣川書跋）
周仲酉父甗（鍾鼎欵識）
周仲信父方甗（鍾鼎欵識　集古錄　金石錄　廣川書跋）
周方寶甗（鍾鼎欵識）
周父乙甗（古器評　鍾鼎欵識）
周父戊甗（古器評）
漢周陽侯甗（鍾鼎欵識）
王氏銅虹燭錠（博古圖）
盉銘跋
盉總說
商阜父丁盉（博古圖）
商執戈父癸盉（博古圖　鍾鼎欵識）
周單從盉（博古圖）
周嘉仲盉（博古圖）
周伯王敄盉（呂氏考古圖　廣川書跋）
周皃盉（古器評）

第十二卷

鬲鍑銘跋
鬲鍑總說
商母乙鬲（博古圖　鍾鼎欵識）
商散鬲（鍾鼎欵識）
商仁鬲（鍾鼎欵識）
商父己鬲二（鍾鼎欵識）
商丁父鬲（李氏古器錄　呂氏考古圖）
商婦庚鬲（古器評）

商齊鬲（古器評）　商匕旅鬲（呂氏考古圖）
周莪敦鬲（博古圖古器評）　周伯鬲（博古圖）
周帚女鬲（博古圖）　周師鬲（博古圖）
周仲父鬲（博古圖）　周慧季鬲（博古圖）
周丁父鬲（博古圖）　周京姜鬲（博古圖）
周聿遠鬲（鐘鼎款識）　周虢叔鬲二（鐘鼎款識呂氏考古圖古器評）
周仲斯鬲（鐘鼎款識）　周亦鬲（鐘鼎款識）
周某父鬲（鐘鼎款識）　周諸旅鬲（鐘鼎款識）
周南宮鬲（古器評）　周竇鬲（古器評）

周季姬鬲（古器評）

匜盤洗盆鋗杅銘跋　匜盤洗盆鋗杅銘總說

商啟匜（博古圖）　商祖戊匜（鐘鼎款識）
周父癸匜（博古圖）　周司寇匜（博古圖）
周孟皇父匜（博古圖）　周義母匜（博古圖）
周文姬匜（博古圖鐘鼎款識）　周季姬匜（博古圖）
周弫伯匜（博古圖呂氏考古圖先秦古器記金石錄廣川書跋）
周季姬匜（博古圖）　周叔匜（鐘鼎款識）
周寒戊匜（鐘鼎款識）　周杞公匜（鐘鼎款識）
周田季加匜（鐘鼎款識）　周齊侯匜（鐘鼎款識）
周孟姜匜（鐘鼎款識）　周中姞匜（金石錄）
周伯匜（古器評）　漢注水匜（博古圖夢溪筆談）
商父辛盤（鐘鼎款識）　商史孫鍑盤（呂氏考古圖鐘鼎款識作周）
周楚姬匜盤（博古圖鐘鼎款識）　周魯正叔匜盤（鐘鼎款識博古圖）
周卭仲槃（鐘鼎款識呂氏考古圖廣川書跋）　周冀師盤（鐘鼎款識）
古盤（廣川書跋）　周伯吉父匜槃（內府古器評）
周兕匜盤（古器評）　宋穆公孫盤（金石錄）
周季姜杅（博古圖）

漢陽嘉洗（博古圖）　雙魚四錢大洗（鐘鼎款識考古圖）
漢宜子孫洗（鐘鼎款識呂氏考古圖）　漢長宜子孫洗（鐘鼎款識）
漢梁山鋗（博古圖）
周卭仲奩（呂氏考古圖鐘鼎款識李氏古器錄）

第十三卷

鐘銘跋　鐘總說

商鐘四（鐘鼎款識博古圖題作蚊篆鐘）　周齊侯鐘（博古圖鐘鼎款識）
齊侯鐘十三（鐘鼎款識博古圖止列其四）　周聘鐘（博古圖）
周遲父鐘（博古圖）

第十四卷

周齊和鐘三（博古圖 集古錄 東觀餘論 廣川書跋二則）

周宋公䪫鐘六（博古圖 廣川書跋 東觀餘論）

周許氏鐘（鐘鼎款識 呂氏考古圖）　周楚邛仲南和鐘（呂氏考古圖）

周楚公鐘（鐘鼎款識 金石錄）　周曾侯鐘二（鐘鼎款識 金石錄）

周鐘（古器評）　周鳥鐘（廣川書跋）

景鐘（廣川書跋）　古鐘（金石錄）

虢州古鐘（廣川書跋）

秦昭和鐘（鐘鼎款識 六一題跋 金石錄 廣川書跋 東觀餘論）

秦鐘（紹興古器評）

第十五卷

夏琱戈（鐘鼎款識 呂氏考古圖）　夏鉤帶（鐘鼎款識）

商鳥篆戈（鐘鼎款識）　周平陸戈（鐘鼎款識）

舟戈（東觀餘論）　臨淄戟（廣川書跋）

古篆戟（山谷題跋）　古鎗銘（印龍栝也 廣川書跋）

周黃季舟（鐘鼎款識）　周車鑿（古器評）

周比干墓銅槃（鐘鼎款識 七脩類藁 金石文字記）

周帛女奩（古器評）　周窖磬（鐘鼎款識）

周鳳棲鐸（鐘鼎款識）

秦金人銘（廣川書跋）　秦權（呂氏考古圖 金石錄 廣川書跋二則）

秦度量（集古錄）　秦銅錢（廣川書跋）

漢林華觀行鐙（鐘鼎款識 劉原父帖）　漢蓮勺爐（集古錄）

漢谷口銅甬（集古錄 金石錄 廣川書跋）　上林榮宮燈（裘如晦帖 集古錄）

首山宮鐙（鐘鼎款識）　廩丘宮燈（金石錄）

甘泉內者燈（鐘鼎款識）　龍虎鹿盧燈（鐘鼎款識 古器評 呂氏考古圖）

耿氏鐙（鐘鼎款識 洪氏隸續）　羊鐙（古器評）

甘泉上林宮行鐙（呂氏考古圖）　有柄鳳龜燈（呂氏考古圖）

車宮丞燭槃（鐘鼎款識）　齊安爐（鐘鼎款識）

博山爐（鐘鼎款識 呂氏考古圖）　丞相府漏壺（呂氏考古圖）

武安侯鈁（鐘鼎款識 金石錄）　館陶釜（鐘鼎款識 金石錄）

漢周陽侯鐘（鐘鼎款識 金石錄 此條誤錄于上卷鐘下）　周陽侯甗鍑（呂氏考古圖）

大官銅鍊（呂氏考古圖）　軹家釜（呂氏考古圖）

軹家甑（鐘鼎款識）　平周鉦（鐘鼎款識 金石錄）

新室律管（鐘鼎款識 金石錄）

第十六卷

漢書言府弩機（博古圖）

有新權銘（已下引用書名俱見本文此不具錄）
新莽倭鉦　威斗　新室銅枓　新室銅鉦
董氏二洗　中平獸洗　漢鹽錢盆　漢脩官二錢盆
漢虎符　魏五熟釜　蜀諸葛釜　晉銅澡盆
燕慕容雋銅馬銘　夏銅鼓　古錫趺篆文
金車帶鉤篆文　齊無為觀鐵磬文
梁甘露寺鐵鑊文　唐棲霞寺銅像背記
唐中宗景龍觀鐘銘　唐明皇真源觀鐘銘
唐通元觀銅鐘銘　唐紫極觀鐘銘
唐紫極觀鐘銘二　唐曲阿縣齊鄉觀鐘銘
唐常樂寺銅鐘銘　唐寧熙寺鐘銘
唐太清宮鐘銘　唐永泰寺鐘銘
唐萬年寺鐘銘　唐護聖寺鐘銘
唐南山寺題鐘　唐馬總銅柱
唐鐵馬鞭刻字　南唐沈彬銅牌篆
南漢銅佛識　吳越武肅王鐵券
楚馬殷銅柱文　宋賈似道祭器銘
宋廖瑩中酒器銘　武林鐘鼎文（九則）

武林西天元興寺鐘題名（傅太沖跋）
雲雷文　黃目　琴機（苕溪筆談）　古器說（鐵圍山叢談）
李伯時好鐘鼎古文（能改齋漫錄）　跋翟公巽所藏古器（山谷題跋）
古器篆刻（襄陽志林）　安州所獻六器銘（金石錄）
古器辨（東觀餘論）　鐘鼎銘識（洪适）
石本古器物銘（金石錄）　鐘鼎字書（晁氏讀書志　學古編）
張世南辨古銅器（宦遊紀聞）　趙希鵠集古鐘鼎彝器辨（洞天清錄）
呂氏考古圖序三首　薛尚功摹鐘鼎款識真蹟跋四則
千文傳題嘯古堂集古錄一首

第十七卷
宋呂與叔考古圖（已見者不錄）
第十八卷
博古圖鑑銘（無銘識者不錄）
第十九卷
洪遵泉志正用品　偽品　不知年代品上（無欵識者不錄下卷同）
第二十卷
洪遵泉志不知年代品下　外國品　神奇厭勝品　刀布品
附朱祐辨文考制錢譜五則

又爲鴉厭勝錢詩二首　趙一清續泉志序

第二十一卷

梁陶弘景古今刀劍錄（無銘識者不載）

古印（太平御覽一則　漢書藝文志一則　漢書王莽傳一則　後漢書馬援傳一則　拾遺記一則　博物志一則　雲麓漫抄一則　廣滴筆記一則）

論印（學古編十九則　輟耕錄一則　丹鉛總錄一則）

王沂楊氏集古印譜叙　俞希魯楊氏集古印譜叙

唐愚士題楊氏集古印譜後　揭汯吳氏印譜叙

沈明臣顧氏印譜叙　王禕楊氏印譜贊

周伯溫篆書楊氏印譜題辭

第二十二卷

顧從德集古印譜銅印　王印　公印　侯印　將軍印　將印　督印　護軍印　尉印　司馬印　軍曲候印　大夫印　太守印　史印　令印　丞印　長印　府印　從事印　相印　宰印　佐印　士印　使者印　父老印　倉印　蠻夷王印　蠻夷侯印　蠻夷君長印　蠻夷邑長印　蠻夷仟佰長印

第二十三卷

顧從德集古印譜銅印　上平私印　下平私印

第二十四卷

顧從德集古印譜銅印　上聲私印　去聲私印　入聲私印　未識私印及子孫日利單家象形等印

朱楓夏辨文考制所載家藏十印

稽古齋古銅印譜序例共三首

第二十五卷

石鼓文　鐘鼎款識籀書本

第二十六卷

石鼓文　日下舊聞籀書本（并注後有跋）　廣川書跋本　金薤琳瑯本

第二十七卷

石鼓文　賦三首　詩二十二首

周伯溫石鼓賦　李丙奎石鼓賦　羅曾石鼓賦

韋蘇州石鼓歌　韓昌黎石鼓歌　蘇東坡石鼓歌　蘇欒城石鼓歌　梅堯臣石鼓歌　張宛丘元器易石鼓文歌　洪适石鼓詩　張養浩石鼓詩　揭傒斯石鼓詩　宋褧送汪編修賦得石鼓作　馬臻文廟石鼓詩　吳師道賦石鼓送達兼善作　吳萊答陳彥理索石鼓文作　顧文昭石鼓詩　盧元質石鼓詩　唐之淳石鼓詩　程敏政石鼓詩　李東陽石鼓歌　何景明石鼓

歌　王家屏石鼓歌　朱國祚石鼓歌　郭天中石鼓詩

第二十八卷

石鼓文題跋

法書要錄　書斷　竇蒙述書賦注　唐元和郡縣志　周氏法
書苑　歐陽公集古錄　蔡襄石鼓文跋　山谷題跋　鍾昂跋
識　金石錄　墨客揮犀　諸道石刻錄　資古紹志錄
趙彥林東坡詩註　董逌廣川書跋　吳能改齋漫錄　翟耆年
籀史　程大昌雍錄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鄭樵石鼓考
序　書錄解題
復齋碑錄　石鼓音　古文苑序　古文苑注　朱子詩傳遺說
羣書考索　韻語陽秋　庚谿詩話　道園學古錄　吾衍學古
編　周秦刻石釋音序

第二十九卷

石鼓文題跋

姚氏殘語　中州集　天慵先生集　石鼓論　焦竑筆乘　硯
北雜志　五雜組　通雅　衍極　石鼓文音訓　趙古則跋
吳但跋　鄭真跋　格古要論　潛溪集　東里集　素齋集
金薤琳琅二則　丹鉛錄二則　楊升庵集三則　金石古文

黑蝶齋小牘　鴻雪錄　金臺紀聞　弇州山人稿　游鶴堂墨
藪二則　金石史　石墨鐫華　書畫史　紫桃軒襍綴　古詩
紀注　帝京景物畧　因樹屋書影　金石文字記　書學醒蒙
二則　匡林　茹古錄　炙硯錄　查浦輯聞　兩京求舊錄
王文端公集　石鼓文正誤　庚子銷夏錄二則

第三十卷

蒼頡石室記
述異記　金石略　升菴外集
堯碑舜碑　金壺記
石虹山堯碑　法帖神品目
神禹岣嶁山碑
韓昌黎集　朱子韓文考異　丹鉛續錄　弇州山人稿　石墨
鐫華　談薈　古今書刻　瑯琊代醉編　金石史　金石文字
記　揚用脩禹碑歌（補後）　揚用脩禹碑三跋（補後）　庚子銷夏記（補後）
廬山上霄峰禹刻石紀功碑
水經注　一統志　古今書刻
大禹巖刻字（名山記）
禹篆（金石畧）　丹鉛總錄

巫山峰頂古篆（法帖神品目）

亮崙室題字（帝王七聖記）

周穆王刻石

集古録　金石録　復齋碑録　葉石林跋　施宿跋　宋濂潜溪集　宋李中祐記　金薤琳瑯　丹鉛總録　石墨鐫華

玄牘記　金石文字記　庚子銷夏記（補後）

比干墓字

水經注　石公弼跋　洪丞相隷續　漢隷字原　七脩類藁

石墨鐫華

延陵墓字

集古録目　集古後目　秦淮海集　廣川書跋　歐陽文忠集

用學記聞　蘆浦筆記　學古編　升菴外集　石墨鐫華　書

畫記史　庚子銷夏記

老子篆書道德經（金壺記）

佳城銘（廣川書跋）

六藝之一録目録卷二

第三十一卷

秦詛楚文　碑文

湫淵（廣川書跋）

亞駝（廣川書跋）

巫咸（廣川書跋）

集古録　擬東坡詛楚文詩　金石録　西溪叢語　廣川書跋

石林題跋二則　學古編　金薤琳瑯

秦泰山刻石　碑文（金薤琳瑯本）

集古録　劉斯立泰山秦譜後序　金石録　廣川書跋　學古編　東里續集二則　金薤琳瑯二則　金石文字記　訪碑録

金石畧　考槃餘事　名山記

第三十二卷

秦嶧山刻石　碑文（金薤琳瑯本）

鄭文寶記　金薤琳瑯　寰宇記　六一題跋　集古録　封演聞見記　金石録　廣川書跋　學古編　格古要論二則　于欽齋集　東里續集　金薤琳瑯第二條　弇州山人稿　石墨鐫華　金石史二則　考槃餘事　金石文字記

嶧山刻字（水經注）
秦會稽刻字　碑文（金薤琳琅本）
水經注　西溪叢語　宋施宿會稽志　金石畧　申屠駉跋
金薤琳琅二則　日知錄
之罘山刻石　碑文（史記）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訪碑錄　金石略　格古要論
古今書刻　金薤琳琅二則
瑯琊臺刻石　碑文（史記）
水經注　寰宇記　金石錄　金薤琳琅　古今書刻

秦碣石刻字　碑文（史記）
秦始皇秦望山碑
輿地碑目　學古編
秦始皇朐山碑　殘碑二十字（金石畧）
秦贛榆刻石
水經注
秦於潛縣刻石
廖瑜碑碣目
秦始皇刻石

雲麓漫抄
李斯泰山碑斷本（庚子銷夏記）
徐鉉摹秦嶧山銘（庚子銷夏記）
第三十三卷
石經尚書殘碑（隸釋本）
石經魯詩殘碑（隸釋本）
石經儀禮殘本（隸釋本）
石經公羊殘碑（隸釋本）
石經論語殘碑（隸釋本）

後漢書靈帝紀　儒林傳　蔡邕傳　盧植傳　張馴傳　宦者傳　晉書載記　魏書太宗紀　高祖紀　劉芳傳　馮熙傳　崔光傳　通鑑　魏書孝靜帝紀　北齊書文宣帝紀　北周書宣帝紀　隋書經籍志　劉焯傳　水經注　洛陽伽藍記　雒陽記
第三十四卷
石經書跋
集古錄目　西溪叢語　畫墁錄　聞見後錄　天下碑錄　金石錄　廣川書跋三則　東觀餘論　張縯石經跋　漢隸字原

石刻鋪敘　學古編　顧炎武石經考三則　杭世駿石經考異七則

魏石經

晉書衛恒傳　魏書江式傳　石經考異

第三十五卷

倉頡廟碑（金石錄　金石畧）

倉頡廟碑人名（金石錄　金石畧）

平陽堯廟碑（水經注）

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洪适隸釋　集古錄　歐陽棐集古錄目　金石畧）

帝堯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金石畧）

堯陵碑（水經注）

成陽靈臺碑（隸釋　六一題跋　集古錄目　金石錄　東觀餘論　廣川書跋）

靈臺碑陰（隸釋）

冷道縣舜廟碑（水經注）

禹廟碑（金石錄）

大禹廟碑陰（金石錄　集古錄）

龍門禹廟碑（金石錄　金石畧）

大禹廟窆石銘（金石錄　寶刻叢編　古今碑刻記）

周公禮殿記（隸釋　集古錄　金石錄　廣川書跋　金石略　金石文字記）

周公廟碑（古今書刻）

老子廟碑（水經注）

老子銘（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周公成王畫像（隸續）

孔子見老子畫像（隸續）

第三十六卷

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隸釋　集古錄　金石錄　都穆金薤琳瑯　趙崡石墨鐫華　盛時泰玄牘記　金石文字記　郭宗昌金石史）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隸釋　集古錄　金石錄　集古錄目　廣川書跋　婁機漢隸字原　金薤琳瑯　石墨鐫華　玄牘記　金石史　金石文字記）

韓勅碑陰（隸釋　復齋碑錄　金薤琳瑯）

韓勅脩孔廟後碑（隸釋　金石錄　復齋碑錄）

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隸釋　集古錄　金石畧　金薤琳瑯　石墨鐫華　金石史　金石文字記）

史晨饗孔廟後碑（隸釋　金薤琳瑯　石墨鐫華　玄牘記　金石史　金石文字記）

魯相晨謁孔子冢文（金石錄　隸續）

魯相謁孔廟殘碑（隸釋　復齋碑錄）

孔子墓壇碑（天下碑錄　金石畧）

漢孔林殘碑（闕里志）

聖賢墓石（格古要論　古今碑刻）

漢魯相韓勅復顏氏繇發碑（天下碑錄　金石畧）

苦縣孔子廟碑（水經注）

第三十七卷

西嶽華山廟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畧　金石錄　東觀餘論　廣川書跋　水經注　金薤琳瑯二則　金石錄　弇州山人稿　石墨鐫華　金石史　金石文字記）

西嶽華山亭碑（隸釋　集古錄目　漢隸字原）

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筭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漢隸字原）

樊毅脩華嶽碑（隸釋　集古錄二則　集古錄目　金石錄）

裴畢華嶽碑（水經注）　華嶽祠堂碑（水經注　寶刻叢編）

西嶽和山亭碑（金石畧）　漢西嶽石闕銘（金石略錄）

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金石錄）　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金石文字記）

開母廟石闕銘（金石文字記）　少室神道石闕銘（金石文字記）

第三十八卷

東海廟碑并碑陰（隸釋　金石錄　天下碑錄　金石畧）

桐柏淮源廟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格古要論　弇州山人稿）

殽阬君神祠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天下碑錄）　碑陰（隸釋　金石錄）

曲陽恒山廟碑（水經注）　三公山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無極山碑（隸釋　六一題跋　集古錄目　金石錄　天下碑錄　古今書刻）

封龍山碑（天下碑錄　古今碑刻記）　白石神君碑（隸釋　金石錄　古今碑刻　金石文字記）

彭山廟碑（水經注）　八都神廟碑（天下碑錄）

立教院君神祠碑（金石畧）

第三十九卷

沛縣漢高祖廟碑（水經注）　泗水亭高廟碑

漢高祖感應碑（天下碑錄）　許由廟碑

二妃祠碑　比干墓碑

夷齊廟碑　汲縣太公廟碑

太原介子推廟碑

楚相孫叔敖碑（隸釋　水經注二則　集古錄　集古錄目　廣川書跋　蘆浦筆記　金石文字記）

孫叔敖碑陰（隸釋　金石錄）　季札子碑

宛城范蠡祠碑　汨羅屈原廟碑

四皓碑　四皓神位刻石（金石錄　東觀餘論　廣川書跋　隸釋）

廣野君酈食其廟碑（水經注二則）　張公神碑（隸釋　集古錄二則　天下碑錄）

光武皇帝碑　漳河神壇碑

王子喬碑（水經注）　仙人唐公房碑　碑陰

（隸釋　水經注　集古錄　集古錄目　廣川書跋　古今書刻）　汝南張明府祠碑（水經注）

枝江王子香祠銘（水經注）　符縣女絡碑（水經注　後漢書）

上虞縣曹娥碑（水經注　諸道石刻錄　後漢書　寶刻叢編）

第四十卷

謁者景君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金石畧）

景君碑陰（隸釋　金石錄）　郎令景君闕銘（隸釋　集古錄　金石錄）

北海相景君銘（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金薤琳琅　弇州山人稿　石墨鐫華　玄牘記　金石史）

北海相景君碑陰（金石錄　金薤琳琅）　敦煌長史武班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六

一題跋　金石錄　金薤琳琅）　從事武梁碑（隸釋　金石錄）

執金吾丞武榮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薤琳琅　金石文字記）

武氏石闕銘（金石錄）

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漢隸字原）

祝長楊訢碑（金石錄 隸續）

平都侯相蔣君碑（隸釋 金石錄）

丹陽太守郭旻碑（金石錄）

第四十一卷

國三老袁良碑（隸釋 水經注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天下碑錄 金石略）

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水經注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金石畧）

曹騰碑陰（隸釋）

吉州成侯州輔碑（隸釋 水經注 金石錄 金石畧）

州輔碑陰（隸釋 金石錄）

州輔石墓獸膊字（金石錄）

中常侍樊安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目 廣川書跋 益公題跋）

郎中鄭固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金薤琳琅 金石文字記）

議郎元賓碑（隸釋 金石錄 金石畧）

田君碑（集古錄 集古錄目）

封丘令王元賓碑（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隸續 漢隸字原 石墨鐫華）

王元賓碑陰（金石錄 隸續）

平輿令薛君碑（金石錄 隸續 金石畧）

第四十二卷

冀州刺史王純碑（隸釋 水經注 金石錄 金石文字記）

王純碑陰（金石錄）

成皐令任伯嗣碑（金石錄）

任伯嗣碑陰（金石錄 金石畧）

泰山都尉孔宙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廣川書跋 金薤琳琅 弇州山人稿 石墨鐫華 玄續記 金石史 金石文字記）

孔宙碑陰（隸釋 集古錄 金石錄 金薤琳琅 石墨鐫華 金石史 金石文字記）

孔德讓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漢隸字原）

孔君碑（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畧）

博陵太守孔彪碑（隸釋 金石錄 金薤琳琅 玄續記 金石文字記）

孔彪碑陰（俟齋碑錄 金薤琳琅）

漢孔庞碑（天下碑錄）

漢司農孔峽碑（天下碑錄 金石略 隸續）

河東太守孔宏碑（天下碑錄）

御史孔翊碑（天下碑錄 闕里記）

博士孔志碑（天下碑錄）

孔秉碑（闕里記）

孔君碣（金石錄）

山陽太守祝睦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目）

祝睦後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集古後錄）

車騎將軍馮緄碑（隸釋 金石錄 輿地碑目）

第四十三卷

荊州刺史度尚碑（隸釋 金石錄 金薤琳琅）

太尉楊震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廣川書跋 金石略）

碑陰（隸釋 集古錄）

沛相楊統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金石畧）

碑陰（隸釋 集古錄）

繁陽令楊君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碑陰（隸釋 集古錄）

高陽令楊著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碑陰（隸釋 集古錄目 金石錄）

冀州從事張表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復齋碑錄　漢隸字原）

竹邑侯相張壽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天下碑錄　金石文字記）

堵陽長謁者劉君碑（金石錄　漢隸字原）

第四十四卷

衛尉衡方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金薤琳瑯　金石文字記）

浚儀令衡立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金鄉守長侯君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金石畧　金石文字記）

孝廉柳敏碑（隸釋　金石錄　集古後錄）　碑陰（隸釋）

淳于長夏承碑（隸釋　金石錄　秋澗集　廣平志　金薤琳瑯二則　弇州山人稿　石墨鐫華　玄牘記　金石文字記）

郎中馬江碑（隸釋　金石錄）

慎令劉修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天下碑錄）

北軍中侯郭仲奇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復齋碑錄　漢隸字原）

故民吳仲山碑（隸釋　金石錄）　廷尉仲定碑（金石錄）

第四十五卷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隸釋　元豐題跋　金石錄）

李翕黽池五瑞碑（隸釋　天下碑錄）

李翕析里橋郙閣頌（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廣川書跋　金石畧　升庵外集　金石文字記）

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隸釋　集古錄三則　集古錄目　元豐題跋　金石錄　金石畧　蘆浦筆記　金薤

琳瑯二則　漢隸字原）

周憬碑陰（隸釋　金石錄　天下碑錄　格古要論）

司隸校尉魯峻碑（隸釋　水經注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金薤琳瑯　玄牘記　金石史　弇州山人稿　金石文字記）

魯峻碑陰（金薤琳瑯）

司空宗俱碑（隸釋　金石錄）　宗俱碑陰（隸釋）

廣漢屬國侯李翊碑（隸釋　復齋碑錄）　李翊夫人碑（隸釋）

第四十六卷

玄儒先生婁壽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金石畧　金薤琳瑯）

婁壽碑陰（隸釋）　梁相費汎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堂邑令費鳳碑（隸釋　金石錄　金薤琳瑯）　費鳳別碑（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集古後錄　金薤琳瑯　金石畧）

酸棗令劉熊碑（隸釋　水經注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天下碑錄　金石畧　金薤琳瑯）

劉熊碑陰（隸釋）　棗長蔡湛頌（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天下碑錄　金石畧）

蔡湛碑陰（金石錄）

溧陽長潘乾校官碑（隸釋　單禧跋　金薤琳瑯　金石文字記）

第四十七卷

太尉陳球碑（隸釋　水經注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金石畧　漢隸字原）

陳球碑陰（隸釋）　陳球後碑（隸釋）

安平相孫根碑（隸釋　金石錄　天下碑錄　漢隸字原）

孫根碑陰（隷釋 復齋碑録 漢隷字原）
童子逢盛碑（隷釋 金石録 漢隷字原）
逢盛碑陰（隷釋 金石録 漢隷字原）
凉州刺史魏元丕碑（隷釋 金石録 漢隷字原）
司隷從事郭究碑（隷釋 集古録 集古録目 天下碑録）
幽州刺史朱龜碑（隷釋 水經注 集古録 集古録目 金石録 廣川書跋 天下碑録 漢隷字原）
外黄令高彪碑（隷釋 漢隷字原）

第四十八卷

太尉劉寛碑（隷釋 集古録 金石録 復齋碑録 集古録目 東觀餘論 天下碑録 漢隷字原 古今碑刻）
劉寛碑陰（集古録 集古録目 金石畧）
劉寛後碑（隷釋 集古録 漢隷字原）
劉寛後碑陰（金石録 隷續）
太尉劉寛神道二

小黄門譙敏碑（隷釋 集古録 集古録目 金石録 金石畧 漢隷字原 東觀餘論 廣川書跋）
尉氏令鄭君碑（金石録 金石畧 漢隷字原 金石文字記）
鄭君碑陰（漢隷字原）
趙相劉衡碑（隷釋 金石録 漢隷字原）
陳度碑（金石録 隷續）
陳仲弓碑（金石録 隷續）
陳仲弓碑陰（金石録）
司空掾陳君碑（金石録 隷續）
陳仲弓壇碑（隷釋 金石録 漢隷字原）
郃陽令曹全碑（求古録 石墨鐫華 金石史 金石文字記 漢碑目）
蕩陰令張君碑（金薤琳瑯二則 弇州山人稿 金石文字記 玄牘記）

第四十九卷

梁相孔眈神祠碑（隷釋 金石録）
成陽令唐扶頌（隷釋 集古録 集古録目 金石録 漢隷字原）
唐扶碑陰（金石録）
巴郡太守張府君功德叙（隷釋 金石録 漢隷字原）
張納碑陰（隷釋 復齋碑録 漢隷字原）
郎中王君碑（集古録 集古録目 金石録 隷續）
揚州刺史敬使君碑（金石録 集古録 集古録目 天下碑録 集古録 集古録目）
太尉郭禧碑（金石録 隷續）
郭禧碑陰
郭禧後碑（金石録）
冀州從事郭君碑（金石録）
光禄勲劉曜碑（隷釋 集古録 集古録目 金石録 天下碑録 廣川書跋）
南陽太守秦頡碑（隷釋 水經注 集古録 集古録目 金石録 天下碑録 漢隷字原）

金廣延母徐氏紀産碑（隷釋）
金恭碑（隷釋）
太尉許馘廟碑（十國春秋）
許氏先君祖誄碑（復齋碑録）
許司農夫人劉氏碑（隷續 漢隷字原）
孝子嚴舉碑（隷續）

第五十卷

圉令趙君碑（隷釋 金石録 弇州山人稿 漢隷字原）
巴郡太守樊敏碑（隷釋 金石録 漢隷字原 升庵外集 金石文字記）
益州太守高頤碑（隷釋 漢隷字原）
綏民校尉熊君碑（隷釋 集古録 集古録目 金石録 漢隷字原）
荊州從事苑鎮碑（隷釋 金石録 復齋碑録）
督郵斑碑（隷釋 金石録 漢隷字原）
戚伯著碑（隷釋 集古録 集古録目 金石録）

趙相雍勸碑（隸釋　金石錄　漢隸字原）　小史夏堪碑（隸釋　金石錄　漢隸字原）
富春丞張君碑（隸釋　漢隸字原）　郎中郭君碑（隸釋　漢隸字原）
廣漢都尉丁魴碑（隸釋）　縣三老楊信碑（隸釋　漢隸字原）

第五十一卷

司馬遷碑（水經注）　東平憲王蒼碑（水經注）
樊重碑　上谷長史侯相碑
尚書虞翊碑　柘令許君清德頌
司徒袁滂碑　徵士宋子浚碑
沇州刺史薛崇碑　沇州刺史楊叔恭碑

沇州刺史班孟堅碑　謁者王誨碑
荊州刺史李剛碑　桂陽太守趙越碑
魯國孔明碑　安平趙徵碑
議郎張平仲碑　郃州刺史趙融碑
平陽侯相蔡昭碑　弘農太守張伯雅碑
溫令許續碑　陽穉令許叔臺碑
太尉掾許嬰碑　山桑文穆冢碑
熹平君碑　太傅掾橋載碑
繹幕令匡碑　司徒袁安碑

司徒盛允碑　楊彥楊禪二碑
漢太尉橋玄三碑　豫州從事皇敏碑
臨睢長王君碑　有道兒君道碑
青州刺史孫嵩碑　孫賓碩碑
司農卿鄭康成碑　張敏碑
左伯豪碑　日南太守胡著碑
新息長賈彪碑　安邑長尹儉碑
衛為碑　焦立碑
交阯太守胡寵碑　西戎令范君墓碑

孝子王立碑　孝雲碑
司馬文預碑　郭奉孝碑
華君銘　張平子墓碑
介休郭有道碑　范巨卿碑
梁嶷碑　袁梁碑
太尉橋玄碑（廣川書跋　古今書刻）　張平子墓碑（集古錄　金石錄二則　集古後錄）
陰縣郭先生碑（集古錄　隸釋　集古錄目　漢隸字原　金石錄）
郭有道碑（天下碑錄　石墨鐫華　金石略）
范式碑（隸釋　集古錄目　金石錄　金薤琳琅　天下碑錄　漢隸字原　金石略）

桂陽太守許荆碑（後漢書）　大臣翟酺碑（後漢書）
竇貴人碑（後漢書）　崔瑗墓碑（後漢書）
崔寔碑（後漢書）　桓彬碑（後漢書）
范冉墓碑（後漢書）　貝丘長崔伯言碑（寰宇記）
北海苑孟輿碑（寰宇記）　耿球碑（寰宇記）
耿勲碑（隷續　漢隷字原）　司隷校尉楊淮碑（漢隷字原）
江州夷邑長盧豐碑（漢隷字原）　豫州從事尹宙碑（金石文字記）
秦君碑（金石文字記）

第五十二卷

序彰長靳碑（金石録　漢隷字原）（隷續）　臨朐長仲君碑（金石録）
益州刺史蒔君巴郡太守劉君碑（金石録　隷續）
張侯殘碑（金石録）　楊君殘碑（漢隷字原）
後漢殘碑（集古録　集古録目）　馮煥殘碑（隷釋）　碑陰（同上）
幽州刺史馮煥神道（隷釋）　賜豫州刺史馮煥詔（隷釋）
益州太守無名碑（隷釋）　碑陰（隷釋）
頻陽令宋君殘碑（隷釋　金石録目）　防東尉司馬（季德）碑（金石録　漢隷字原）（隷續）
處士嚴發殘碑（隷續　漢隷字原）　司徒掾梁休殘碑（隷續　訪碑録）
任君殘碑陰（隷續）　河南尹蘇君碑額（金石録）

膠水縣王君廟門碑（金石録　隷續）　西平令楊朗碑（天下碑録）
征西大将軍楊理碑　邊讓碑
董襲碑　上谷太守楊秤碑
敏昜碑　賈歆碑
李固碑　劉班碑（天下碑録　訪碑録）
蘇武功碑（天下碑録　金石畧）　太守樊演碑
司徒劉奇碑　劉寬碑
丁儀碑　兗州從事丁仲禮碑
陳留太守程封碑　執金吾高襃碑

太尉高峻碑　彭府君碑
劉熙碑　御史大夫鄭君碑
尊士倪壽碑　少傅何君碑
山陽太守碑（金石畧　天下碑録）　筑陽侯相景豹碑
侍中王逸碑　僕射荀公碑
封觀碑（訪碑録）　蔡昭碑
嚴君平廟碑　王襃墓碑
南昌太守谷所碑　青州刺史劉禹碑
胡騰碑　楊侯伯墓碑（天下碑録　金石畧）

馬援廟碑（天下碑錄）　蕭何碑（金石畧）
丞相陳平碑（訪碑錄 金石畧）　大司農陳群碑
邊韶碑　牂牁太守張子陽碑
犍為太守楊洪碑（輿地碑目）
題名
學師宋恩等題名（隸釋 漢隸字原）　文翁學生題名（集古錄 金石錄）
平原東郡門生題名（隸釋）　故吏應酬等題名（隸釋 漢隸字原）
舉吏張玄殘題名（隸續 漢隸字原）　龍門禹廟題名（隸續）
公乘伯喬殘題名　繁長張禪等題名
韓勅孔林别碑題名　武都丞呂國已下題名
高眹石室六題名　公乘校官掾王幽題名
酒泉題名　門生沛國蕭劉題名（水經注）
掾杜峻等題名　太守張景題守
博士題字（漢隸字原）　洪農太守張君題字（漢隸字原）

第五十三卷

建平郫縣碑（隸續 漢隸字原）　蜀郡守何君閣道碑（隸釋）
開通褒斜道碑（漢隸字原）　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漢隸字原）
青衣尉趙孟麟羊竇道碑（隸釋 漢隸字原）

漢安長陳君閣道碑（漢隸字原）　廣漢長王君治石路碑（隸釋 漢隸字原）
馮君開道碑（隸續）　完蓋里碑（水經注）
闕林山碑（水經注）　王君造四縣邸碑（水經注）
蜀郡屬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隸釋）
廣漢太守沈子琚綿竹江堰碑（隸釋 漢隸字原）
都鄉正衛彈碑（隸釋 漢隸字原 水經注 金石錄）
益州太守城壩碑（隸釋）　洛陽太守北界碑（水經注）
石門銘（水經注）　冀州北界碑（水經注）
幽冀二州界石文（水經注）　大石燗碑（水經注）
洛陽橋石柱銘　洛陽南界碑
鄭攸頌碑　梧臺里碑
曲江瀧中碑　古司馬城鐵碑
河東地界石記　首山復民碑
麒麟鳳凰碑（隸釋 金石錄）　中部碑（隸釋 漢隸字原）
是邦雄桀碑（隸釋）　仲秋下旬碑
黃龍甘露碑　真道冢地碑
鄭子真宅舍殘碑　舜子巷義井碑
義井碑陰　劉讓閣道題字

詔賜功臣家字　張休涯涘銘

窆石銘（金石錄　廣川書跋）

第五十四卷

鄭三益闕銘　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金石錄　隸釋）

南武陽功曹闕銘（金石錄）　維陽令王稚子二闕（金石錄　隸釋）

豫州刺史路君二闕　孝子董蒲闕

右侍無名人墓闕　馮使君墓闕銘

永樂少府賈君闕銘（金石錄　集古錄　集古錄目）　益州太守楊宗墓闕銘

益州太守高頤二闕　鉅鹿太守金君闕

不其令董恢闕（隸釋　漢隸字原）　高直闕

瑯琊相王君闕　武陰令高君闕

車騎將軍闕銘　小黃令徵試博士闕銘

陽都長徐君闕　沛相劍門范史闕文

上庸長闕文　丁房闕

緜竹令王君神道（隸釋　漢隸字原　金石錄）　蜀郡太守任君神道

蜀郡屬國都尉王君神道（金石錄）　交阯都尉沈君二神道

益州太守楊宗墓道　清河相張君墓道（隸釋）

上庸長司馬孟臺神道　韋氏神道（隸釋）

征南將軍劉君神道（隸道）　侍中楊文甫神道（隸續）

原武典農高君神道（寰宇記）　漢平陽府君叔神道

涪陵太守龐宏神道　汝南上蔡令神道

張賓公妻穿中二柱文　逢府君墓石柱篆文

司徒甄邯墓石　中令楊暢墓碣

刺史李頊碣　馬融墓碣

張翼碣　江原長進德碣

羅含誌　羅訓墓志

陽翙磚字　五鳳二年殘字（石墨鐫華　金石文字記）

居攝墳壇刻石　剛卯（漢書）

貞石銘（晉書載記）　章和石記（金石錄）

扈君碑　謝君碑　范君碑二　梓潼城碑（俱蘆浦筆記）

永平瓴文　汝伯寧文瓴　曹叔文瓴文（俱隸續）

永元十六字（漢隸字原）　延年益壽磚字（隸續）

永初官壁文（漢隸字原）　永建刻銘（廣川書跋）

天祿辟邪字（集古錄　廣川書跋　金石錄）　种氏石虎刻字（隸續）

交阯刺史石羊字（漢隸字原）　五君桮柈文（漢隸字原）

武氏石室畫像（金石錄　漢隸字原　隸釋）　伏尉公墓中畫像（漢隸字）

雍丘令殘畫碑

第五十五卷

魏受禪碑（碑文　隸釋　水經注　劉禹錫嘉話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集古後錄、金石畧　石墨鐫華　玄牘記　金石史）

魏公卿上尊號表（碑文　隸釋　集古錄　集古錄目　石墨鐫華　金石史　金石文字記）

魏尊號奏碑陰（復齋碑錄）

魏大饗碑（碑文　隸釋　水經注　集古錄目　金石錄二則　漢隸字原）

魏修孔子廟碑（碑文　隸釋　水經注　集古錄目　金石錄　漢隸字原　弇州山人稿　石墨鐫華　玄牘記　金石文字記）

典論刻石（魏志　石經考異）　魏司馬子盛廟碑（水經注）

李勝石的銘（水經注）　華公廟碑（水經注）

賈逵祠碑（水經注　集古錄　集古錄目　訪碑錄）　管寧碑（水經注　寰宇記　金石畧）

邴原碑（水經注　寰宇記　金石畧）　學生塚碑（水經注　集古錄　集古錄目）

張詹墓碑（水經注）　黃權冢碑（水經注）

第五十六卷

呂君碑（碑文　隸釋　集古錄目　漢隸字原）　新野侯碑（金石畧）

劉盆碑（天下碑錄）　卞統碑（金石錄）

太妃郭氏碑（金石畧）　襄州劉君碑（金石畧）

太僕荀君碑（金石錄）　孫炎碑（金石畧）

曹仁記水碑（荆州記）　曹真祠堂刻石（述征記）

虞歆碑（會稽典錄）　徐庶碑（水經注）

何伯申碑（訪碑錄）　韓陵碑（訪碑錄）

毋丘悅碑（訪碑錄）　鍾繇碑（天下碑錄）

程沖碑（天下碑錄　寰宇記　金石畧）　袁渙碑（天下碑錄）

王賢思碑（天下碑錄）　常通碑（天下金石志）

羊續碑（天下金石志）　穆祚碑（天下金石志）

馮勍墓碑（天下金石志）　王恒碑（天下金石志）

耿氏三冢誌（天下金石志）　陸巖墓碑（天下金石志）

太保任公神道（金石錄）　滿寵碑（金石畧）

脩老子廟銘（隸續　漢隸字原　集古錄）　周公禮殿石楹記（金石畧）

伊闕左右石壁銘（水經注）　千金堨石人銘（水經注）

庾陵堨表（水經注）　論漢晉碑（東觀餘論　金石文字記）

吳

吳大帝碑（廣川書跋）

吳國山碑（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　諸道石刻錄　雲麓漫抄）

吳巖山紀功碑（集古錄目　金石錄　集古錄後　弇州山人稾　玄牘記　金石史　金石文字記）

谷府君碑（六一題跋）　臨海侯相谷君碑（金石錄）

凌統碑（寰宇記）　陶基墓碑（輿地碑目）

思賢碑（豫章記）　六里山石刻（輿地碑目）

蜀

鄧芝闕（貴古緇志錄）　諸葛亮紀功碑（北史）

姜維碑（輿地碑目）

第五十七卷

晉立太公碑（水經注　金石錄　廣川書跋　金石文字記）

恬漢先生碑（水經注）　帛仲理碑（水經注）

司馬士會碑（水經注）　潘岳墓碑（水經注）

丁穆碑（水經注）　杜元凱碑（水經注）

襄陽城南三碑（水經注）　羊祜墮淚碑（水經）

胡烈碑（水經注）　諸葛武侯舊宅銘（水經注）

張平子碑（碑文　隸釋　集古錄目　金石錄）　晉立游述碑（金石錄　寶刻叢編）

游述碑陰（金石錄）　晉立陸緯碑（集古錄目　南豐　集古錄　金石略）

司馬整碑（集古錄　廣川書跋　金石錄）　南鄉太守碑陰（集古錄）

南鄉建國碑（金石錄）　鄭烈碑（集古錄目　隸續　金石錄）

彭祈碑（金石錄　金石略）　彭祈碑陰（金石錄）

雲南太守碑（金石錄）　陳先生碑（集古錄目　墨池編　金石錄）

尉氏令陳君碑（集古錄目）　金鄉長薛君碑（金石錄）

裴權碑（金石錄　金石略）　向凱碑（金石錄）

成公重墓刻（金石錄）　陸喈碑（集古錄　金石略　集古錄目）

竺使君碑（復齋碑錄　金石志　天下）　謝重墓碑（復齋碑錄）

紀穆侯碑（集古錄目　碑錄　復齋）　廣漢侯葛君碑（訪碑錄）

史侯石柱（諸道石刻錄）　呂府君墓誌（復齋碑錄）

毋稚碑（集古錄目　復齋碑錄）　都鄉侯斷碑（復齋碑錄）

周處碑（金石略　石墨鐫華　弇州山人稿　古蹟記）

司馬駿碑（晉書）　唐彬碑（晉書）

闞德碑（晉書）　陶侃碑（晉書）

陶侃碑（晉書）　高原碑（北史）

阮籍碑（訪碑錄）　王戎碑（金石略　廣川書跋）

郭文碑（訪碑錄）　暨遜碑（訪碑錄　碑碣目）

王祥墓碑（輿地碑目）　曹橫墓碑（輿地碑目）

揚亮墓碑（輿地碑目）　殷宗仲德政碑（輿地碑目）

王猛碑（寰宇記）　孝婦嚴氏碣（訪碑錄）

安邑令徐君碑（金石錄）　丁議碑（金石略）

陳武王碑
盧茂碑
周祚墓石柱題
顏含碑
單颺德政碑
成陽令公墓誌（諸道石刻錄）
益州羅府君碑（輿地碑目）
順陽王碑
包府君神道碑（墨池編）

老父嚴氏碑
陳壽墓表
李憙碑
路君墓石闕文
張愷碑
史府君墓志
史熱墓志
胡奮碑（元和郡縣志）
孔翊清德頌（天下金石志）

桓溫墓碑
北嶽祠堂頌（金石畧）
泰山君改高樓碑（金石錄）
石柱文（金石畧）
赤松子山石銘（碑碣目）
偽漢司徒劉雄碑（金石錄　金石畧）
偽趙浮圖澄造釋迦像碑（金石錄　金石畧）
偽趙横山神李君碑（金石錄　金石畧）
偽趙西門豹祠殿基記（金石錄）

荀顗碑
興元新路記（輿地碑目）
青山君神頌（金石錄）
晉義熙靈石社日記（復齋碑錄）
豐年碑（碑碣目）

後秦鄧艾廟碑（水經注　集古錄　金石錄　廣川書跋）

六藝之一錄目錄卷三

第五十八卷

宋

宋武帝受禪壇記（金石畧 輿地碑目）　宋武帝檄譙縱文（金石錄）

宋文帝神道碑（集古錄 金石畧）　凌歊臺碑（古今碑刻記）

劉勔廟碑（水經注）　王琳碑（廣川書跋）

羅含碑（金石畧）　宗慤母墓誌（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畧）

謝濤墓銘（復齋碑錄 天下金石志）　張濟女墓誌（復齋碑錄 寶刻叢編）

石門頌（復齋碑錄）　湘宮寺水陸田記（復齋碑錄）

石帆銘（輿地碑目）

齊

海陵王墓誌（集古錄 東觀餘論 集古錄目 梦溪筆談）

劉安廟碑（水經注）　金庭館碑（集古錄目 訪碑錄）

褚伯玉碑（南史）　蕭穎胄碑（復齋碑錄）

芸亭碑（輿地碑目）　紀僧真造像題（復齋碑錄）

周僧徽造像記（復齋碑錄）

梁

梁元帝廬山碑（廬山碑畧）　太祖神道碑（輿地碑目）

廬陵王銘（廣川書跋）　延陵季子二碑

梁改墮淚碑（金石錄）　重立羊公碑（金石錄 集古後錄 復齋碑錄）

劉瓛碑（南史）　盛紹遠碑（訪碑錄 碑碣目）

始興忠武王碑（復齋碑錄）　鄱陽忠烈王誌（復齋碑錄）

安成康王碑（復齋碑錄）　蕭懿墓碑（劍南詩稿）

蘭欽德碑（輿地碑目）　陶弘景碑（金石略）

陶隱居墓誌（復齋碑錄）　張先師碑（諸道石刻錄）

永陽王敬太妃誌（復齋碑錄）　永陽昭王墓誌（復齋碑錄）

巴東獻武公碑（天下金石志）　建安敏侯碑（天下金石志）

陸倕墓誌（復齋碑錄）　許府君墓誌（復齋碑錄）

臨川靖惠王神道（復齋碑錄）　新渝寬侯神道（復齋碑錄）

梁平忠侯神道（復齋碑錄 天下金石志）　建安敏侯神道（復齋碑錄）

范府君神道（復齋碑錄）　史府君神道（復齋碑錄 輿地碑目）

茅君碑（元豐題跋 金石畧 集古錄目 復齋碑錄）

許長史舊館壇碑（集古錄目 金石文字記 諸道石刻錄 金石畧）

長沙館碑（茅山碑畧）　汝陽觀碑（寰宇記）

簡寂觀碑（輿地碑目）　玉笥山清虛館碑（東觀餘論）

華陽石碣頌（復齋碑錄）

開善寺智藏法師碑（集古錄 集古錄目 諸道石刻錄 東觀餘論 金石畧）
招隱寺刹下銘（集古錄目 金石略）　檀溪寺禪房碑（集古錄目）
麦積山七佛龕銘（金石略）　智者法師碑（輿地碑目）
孝敬寺刹下銘（輿地碑目）　士林館碑（南史）
鍾山壙中銘（唐書）　羅浮山銘（集古錄目）
江淹碑（金石畧）

陳

蔡景歷碑（南史）　顧野王祠碑（天下金石志）
張慧湛墓誌銘（集古錄 集古錄目）　善慧大士碑（復齋碑錄）

善知闍黎碑（諸道石刻錄）　惠集法師碑（諸道石刻錄）
陳尼慧仙銘（集古錄目）　攝山棲霞寺碑（玄牘記）
徐陵報德寺塔銘（輿地碑目）　周弘正報德寺碑（輿地碑目）

第五十九卷

北魏

太延御射碑　郊天壇碑
勒宣時事碑　靈丘御射碑
孝文北巡碑　魏高祖講武碑
永固堂碑　魏定鼎碑

後魏宣武帝御講碑　大代華嶽廟碑
脩華嶽廟碑　中嶽碑
堯廟碑　孝文帝弔比干文
比干文碑陰　孔子廟碑
李仲璇脩孔子廟碑
太公呂望碑　升仙太子碑
明元皇后杜氏碑　保大后碑
文成太后碑　郭太妃碑
盧魯元碑　衛操碑

穆崇碑　大鴻臚鄭胥伯碑
太尉于烈碑　鄭羲碑
鄭羲上碑　車騎大將軍邢巒碑
淮陽太守梁鑒碑　齊兗二州刺史傅公碑
劉使君德化頌　兗州刺史元匡碑
瀛州刺史孫惠蔚墓誌　兗州賈使君碑
定州刺史崔亮頌　司空元暉碑
太守張猛龍碑　望都令侯宗碑
廣平穆王碑　范陽王誨碑

賀拔岳碑　兗州羊使君碑
僧會碑　斛斯疋碑
征東將軍景宣碑　後魏張善碑
中山太守常通碑　元成碑
鎮東將軍劉乾碑　汝南王碑
北海王詳石碣　後魏孝侯碑
余鄉縣令徐公碑　章陵太守呂公碑
司徒斛律斯公碑　并州刺史王坦碑
車騎將軍摎祚碑　崔浩碑
如君碑　張夫人墓誌
岐州刺史王毅墓誌　祗洹碑
韓麒麟碑　石門銘
登雲峯山詩　天柱山東堪石室銘
鄭道昭哀子詩　松泉公與溫泉頌
龍門山碑　吒閭神寶修閱城銘
瑤光寺碑　聖音寺碑
崇先寺碑　化政寺石窟銘
三塚寺碑　神龜造像碑

吒閭神寶造像記　邑義千人造像記
孟思文造像碑　房曇淵造像記
石像記　造三級浮圖碑
御史臺燮塔頌　碑浮圖石蓋銘
庚戌教戒經幢記　爾朱榮燮兗碑
孝女碑　五級浮圖碑
第六十卷
西魏
雍州刺史長孫拼碑　司空匡穆周公碑
二像碑
東魏
東平太守劉霸碑　相州刺史徐雅碑
趙貴碑　膠州刺史祖淮碑
高翻碑　張烈碑
賈思同碑　張早墓誌
張奢碑　魏蘭根碑
瀛州刺史李公碑　樂陵太守劉公碑
安州刺史赫連相碑　韓陵碑

冀州刺史關寶顒紀德碑
敬君像頌
大覺寺碑　碑陰
造寺碑
崇先寺記
造石碑像記
造石觀音像記
劉起貴造像記
逢元彥造像記
比丘曇妙造像記
造石像碑
造石塔記
任城王造浮圖記
定國寺浮圖碑
共城石像碑
征虜闞孝侯碑
徐穆之碑

北周

華嶽廟碑（金石錄　玄牘記　石墨鐫華　金石史　金石文字記）
河瀆廟碑
延壽公碑
豆盧恩碑
康忠公王雄碑
吳武公尉遲綱碑
雲州刺史胡歸德碑
儀同碑
庫甫公神道碑
折克行墓碑
楊忠碑
韋孝寬碑
拓拔府君墓誌
普六如忠墓誌
烏丸僧脩墓誌

黃羅剎碑
大宗伯唐瑾碑
故儀同陳毅志
立秦始皇碑
大像碑
于實靈塔頌
常樂寺浮圖碑
宇文襄造像碑
降魔寺碑
嵩陽寺碑
麦積山應乾寺重脩七佛龕銘

第六十一卷

北齊

帝堯碑
夫子廟碑
天柱山銘
蒙山碑
雲峯山題記
西門君碑
郁久閭業碑
華陽公主碑
長樂王尉景碑
白長命碑
司空趙起碑
贈司空趙奉碑
宜陽國太妃傅氏碑
赫連子悅清德頌
李威碑
後魏曹公碑
隴東王胡長仁碑
邸珍碑
楚陽太守張樂碑
兗州刺史劉傑碑

隴東王感孝頌
建陵山脩靖館碑
摧法師碑
大安樂寺碑
崇因寺碑
馮翊王平等寺碑
唐邕造寺碑
碑樓寺碑
會善寺碑
大佛寺碑
相里寺碑
少林寺碑
南陽寺碑
正覺寺重脩佛殿二記
二祖大師碑
二聖龍華讚佛碑
朗公道場碑
鳴球山禪房記

三像頌
天保造像碑
牟道志造像碑
郭道尊造像記
孫士淵造像記
石當門造像碑
須昌縣王像記
皇建造像碑
石像詩頌
關亮造像記
造石像記
邑義人造像記
趙智和造像碑
天統造石像記
鎮國大銘像碑
唐邕造像碑
臨淮王造像碑
張買造像記

觀世音石像碑
開明寺弥勒像碑
賈羅侯造像碑
宋悦和造像記
宋使君像碑
高隆之造像記
龍門山造像記
九級塔像銘
常山義七級碑
永樂十六角題名
石浮圖記
龍華寺造浮圖碑
造雙塔碑
造石經幷記

第六十二卷

隋

禹廟殘碑
老子廟碑
孔子廟碑
平陳碑
爾朱敞碑
源使君碑
呂龜碑
臨漳趙公清德頌
徐州張長史碑
廣業郡守鄭君碑
九門令李公清德頌
董明府清德碑
上柱國韓擒虎碑
梁州使君陳茂碑
文儒先生劉炫碑
欒州使君徐公碑
正義隂公豆盧毓碑
潞城縣令段君碑

兵部尚書陵文振碑
司徒觀德王揚公碑
内史令鄭譯碑
儀同府叅軍黄山碑
大都督袁君碑
左僕射元長壽碑
弘義明公皇甫誕碑（集古錄目　金石錄　東里集　弇州山人稿　金薤琳瑯　石墨鐫華）
梁洋德政碑
鉗耳文徹清德頌
梁執威德政碑
海陵公賀若誼碑
安喜公李使君碑
張文詡碑
楊素碑
令狐熙碑
唐彦謙碑
寧遠裴文基墓誌
開府崔弘安墓誌
驃騎楊端墓誌
車騎盧璐墓誌
五原國鄭太夫人墓誌
賈使君墓誌
張光墓誌
大將軍梁恭墓誌
開府賈義墓誌
上儀同楊緒墓誌
齊國楊太夫人墓誌
周羅睺墓誌
侍郎柳旦墓誌
賀蘭才墓誌
太守上官政墓誌
刺史劉璪墓誌
開府鄭煥墓誌
安陽肅公姜濟墓誌
大將軍姚辯墓誌

太守元壍墓誌
光禄卿徐寶墓誌
北絳公蕭夫人墓誌
包愷墓碣
王威猛墓誌
滎澤令常醜奴墓誌
鷹揚郎將梁羅墓誌
總管侯莫陳穎墓誌
衛尉卿竇慶墓誌
處士羅靖誌
興國寺碑（集古錄目　南豐集古錄　集古後錄）
興國寺碑陰（金石錄　集古後錄）
興福寺碑
龍藏寺碑（歐陽文忠集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薤琳瑯　石墨鐫華　金石文字記）
安定縣官寺碑
太平寺碑
午邠寺碑
涇州興國寺碑
化善寺碑
蒙州普光寺碑
啟法寺碑（金石錄　蔡忠惠公集　集古錄　集古錄目　南豐題跋　集古錄目　集古後錄）
修禪道場碑
隆聖道場碑
西林道場碑（金石錄　歐陽文忠集　集古錄　集古錄目　金石錄跋　益公題跋）
汎愛寺碑
善寶寺碑
揚伽寺碑
文帝舍利塔銘
修舍利塔碑
趙君寶塔碑
舍利塔銘
賈春英浮圖碑

栖巖道場舍利塔碑　願力寺雙七級浮圖銘
願力寺舍利寶塔銘　願力寺舍利寶塔函銘
江夏縣緣果道場磚塔下舍利記
天寧寺塔幢　勝緣寺舍利石塔銘
智果寺舍利塔銘　同州塔銘
恒嶽寺舍利塔銘　橫山頂舍利塔銘
寶積寺塔銘　趙紹造像碑
鄂國公鎮國大像碑　賈普智造像碑
正解寺造像碑　劉景韶造像碑
造像碑　李氏像碑
王明府造像碑　唐高祖造像記
信行禪師碑　聖泉寺真應禪師碑
李淵為子祈疾疏（石墨鐫華　金石文字記）
同州塔銘　益州至真觀碑
紫微觀碑　顯崇觀碑
顯崇觀碑　平都治碑
青城山碑　天龍山碑
潞州頌德碑　梁公堰紀功碑

景陽樓井欄銘（金石畧　元豐類藁　集古錄　集古跋錄）

第六十三卷

唐碑刻一（朝典）

紀功碑　登封紀號碑
小字登封紀號碑　述聖紀
昇中述志碑　封中嶽碑
封祀壇碑　太宗賜少林寺教書
昭陵刻石文　贈高熲禮部尚書詔
贈比干詔　追尊玄元皇帝詔
紀泰山銘　龍角山紀聖銘
司刑寺大腳跡勅　武后少林寺勅書
明皇誡牧宰勅　夢真容勅
玄宗真容應現制　盧奐廳事贊
盧奐謝表批詔　聖宮石臺勅書
啟聖宮臺勅　群臣請立道德經臺批答
令長新戒（集古錄　金石錄　金石畧　諸道石刻錄　石墨鐫華　集古錄目四則）
褒封四子勅　封孔子弟子詔
唐擇縣令勅　明皇賜上黨故吏勅書

明皇哀冊文　唐珽誥
顏惟貞并商夫人贈告　魏國公述先誥
謚文宣追封兗公等詔　僧惠幹乞題塔額表批答
勸農勅　濠州勸民栽桑勅碑
德宗政刑箴　巡幸左神策軍紀德碑
唐高祖駐馬佛堂碑
唐碑刻二（御製　御書）
太宗登逍遙樓詩　御製魏鄭公碑
帝京篇　晉祠銘

溫泉銘　三藏聖教序
高宗三藏聖教序記　萬年宮銘
萬年宮碑陰題名　王行滿三藏聖教序并記
褚遂良三藏聖教序并記　釋懷仁三藏聖教序并記
御製明徵君碑（金石録　玄牘記　金石文字記補）　御製李勣碑
道藏經序　睿宗書武士彠碑
睿宗書順陵碑　栖巖寺詩
幸閒居寺詩　武后游仙篇
中宗龍興聖教序　中興聖教序碑

睿宗老子孔子顏子贊
明皇書涼國長公主碑（金石録目　石墨鐫華　金石録　金石史　弇州山人稿）
明皇行次成皋詩　御註道德經
明皇御注孝經（金石録　弇州山人稿　石墨鐫華　金石文字記）
御書金仙長公主碑　賜道士蔡守沖詩
上黨啟聖宮頌　御製武部尚書楊珣碑
鶺鴒頌　上黨宮宴群臣故老詩
明皇謁玄元廟詩　御書裴光庭碑
玄宗登逍遙樓詩　貞順皇后武氏（集古録目）碑陰（京兆金石録）

德宗御製段秀實碑　麟德殿宴群臣詩
送張建封還鎮詩　御製韋皐紀功德碑
第六十四卷
唐碑刻三（文廟）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集古録　山谷集三則　金石録　清容居士集　金薤琳瑯　石墨鐫華　玄牘記　金石
史　金石文字記）
崔行功宣尼碑（金石録　石墨鐫華　玄牘記　金石史）
孔子廟詔表碑（石墨鐫華　玄牘記　金石文字記）　襄州孔子廟堂碑
益州孔子廟堂碑　唐封文宣祠碑

李邕脩孔子廟碑（金石錄　弇州續集　石墨鐫華　金石文字記）
美原夫子廟碑　鄠縣脩文宣王廟碑
聖主興明故魯先聖文宣王頌碑
縉雲縣孔子廟記　文宣王新三門記
史惟則孔子廟碑　明州文宣王廟碑
扶風文宣王廟記　范陽新置文宣王廟碑
封崇孔宣父故事碑　處州孔子廟碑
襄州文宣王廟記　鄭楚南文宣王廟記
唐封孔子為文宣王冊　劉禹錫文宣王新廟碑
鄧州文宣王廟碑　許州文宣王廟記
定州文宣王廟記　黃州脩文宣王廟記
孔溫裕脩孔廟碑　鄭言文宣王新廟碑
高諷脩文宣王廟記
唐碑刻四（石經）
唐石經
石墨鐫華二則　朱彝唐國子學石經䟦
金石文字記四則　朱彝尊宋京兆府學石經䟦
張參五經文字

金石文字記一則　石經考異五則
唐元度九經字樣
金石文字記一則　石經考異三則

第六十五卷

唐碑刻五（祠廟）
立陳平廟碑　魯府君廟碑
諸葛武侯行廟碑　少姨廟碑
啟母廟碑　八都壇實錄碑
昇仙太子碑　周許由廟碑
紀信廟碑　堯廟碑
光武皇帝碑　北嶽府君碑
河侯新祠頌碑　吳季子廟碑
北嶽碑　唐老子廟碑
唐東方朔廟碑　唐立光武皇帝廟碑
北嶽真君碑　青城山丈人廟碑
南嶽真君碑　玄元皇帝廟頌碑
華嶽真君碑　北嶽恒山碑
后土神祠碑　唐老子廟碑

老子聖母碑
尉遲迥廟碑
頴考叔祠碑
魏文侯廟碑
華嶽精享昭應碑（弇州山人稿 金石文字記）
石墨鐫華
北嶽廟碑
廣成子廟碑
關龍逢廟碑
漢樊君祠堂碑
宓子賤廟碑
安天王碑陰
金天王廟靈異述
賈至宓子賤碑
蜀先主廟碑
張惡子廟碑
比干廟墓碑
巫馬期廟碑
呂公祠廟碑
晉郗太尉祠廟碑
、徐偃王廟碑
、徐偃王廟碑陰記
司命真君碑
延陵季子廟碑
河瀆祠碑
崔巨禹廟碑
嚴將軍顏廟碑
會稽山神祠堂碣
郭汾陽廟碑
姜嫄公劉廟碑
先主廟碑
鹽池靈應公祠碑
白楊新廟碑
張中丞許南特進廟碑
南海神廟碑
梁山廟碑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白將軍廟碑
狄梁公祠堂碑
、羅池廟碑（金石錄 六一）
黃陵廟碑（金石錄 六一題跋 廣川書跋 二則）
韓愈徐偃王廟碑
新脩虞舜廟碑
禹穴碑
馬先生廟碑
陽山祠神二碑
靈應廟碑
南瀆廣源公碑
蜀相諸葛公碑
周公祠靈泉碑
天王廟碑
伏波廟碑
鎮南將軍劉表墓碑
唐劉表碑陰
孚既侯廟碑
蜀先主廟碑
張將軍魯新廟碑
修北嶽廟殘碑

第六十六卷

伏羲廟碑
堯帝祠碑
、箕子祠碑
古義士伯夷叔齊碑
鄭子產廟碑
岱嶽天齊王靈應碑
夏禹廟碑
脩中嶽廟碑

要栅湫神祠碑　淮瀆廟碑
沐澗魏夫人碑　廣順王廟碑
華君廟碑　汾州創置城隍廟碑
西楚霸王廟碑　重立徐偃王廟碑
立傅說廟碑　漢董子祠碑
祖將軍廟碑　烏雷廟碑
孝烈將軍木蘭廟碑　濟瀆廟碑
武安君白公廟碑　濟安侯廟碑
重修忠懿王廟碑　鄭司農二碑

漢文範先生陳公碑　陳太丘祖德碑
蜀守李公碑　立梁宣帝明帝二陵碑
重建顏含碑　立晉顏含大宗碑
立衛伯玉遺愛碑　漢李固碑
重立周孝侯碑　魏州狄仁傑生祠碑
中書令張九齡廟碑　刺史杜敏生祠碑
戶部尚書楊瑒廟碑　忠烈段太尉廟碑
顏真卿廟碑　永興公虞世南先廟碑
司徒馬璘新廟碑　太保郭敬之廟碑

郭敬之碑陰題名　顏氏家廟碑（集古錄　金石錄　鈍翁家藏集　金薤琳瑯　蒼潤齋碑跋　弇州山人稿　金石文字記）
成德節度王武俊先廟碑　田弘正家廟碑
相國于頔先廟碑　相國崔群先廟碑
令狐楚先廟碑　薛平增修家廟碑
相國魏謩先廟碑　司徒李絳先廟碑
北平郡王馬燧新廟碑　襄州刺史薛係先廟碑
唐碑刻六（昭陵諸碑）
金石文字記（冊府元龜　醴陵縣志　石墨鐫華）

僕射溫彥博碑　襄公段志玄碑
國子祭酒孔穎達碑（集古錄目　六一題跋　金石錄　東觀餘論　石墨鐫華）
太尉房玄齡碑
申公高士廉塋兆記
光祿豆盧寬碑　尚書張後胤碑
汾陰公薛收碑
司空魏鄭公碑　少師崔敦禮碑
司徒李靖碑
司徒尉遲恭碑　蘭陵長公主碑

右驍衛大将軍阿史那忠碑（集古録目　金石録　寶刻叢編　石墨鐫華）
太常卿褚亮碑
中書令馬周碑
莒公唐儉碑
英公李勣碑
許洛仁碑
姜遐斷碑
将軍張阿難
監門将軍王君碑
乙速孤神慶碑
乙速孤昭祐碑

第六十七卷

唐碑刻七（豊碑）

延安靖公竇威碑
虞世南碑

杜如晦碑
徐州都督房彥謙碑
大理卿郎穎碑（集古録　集古録目　金石録）
平公官屬題名
尚書左丞郎茂碑
黃君漢碑
幷州刺史張崇碑
宕渠令盖畧碑
逸民裴高士碑
益州長史裴鏡民碑
姜寶誼碑
太子少師竇良碑
益州長史郭福善碑
河間元王碑
李先生碑
徐州都督秦瓊碑
龍門令皇甫忠碑
獨孤使君碑

鄒襄公張公瑾碑
秦州都督姜確碑
相州刺史侯莫陳肅碑
晉州刺史裴府君碑
楚哀王稚詮碑
晉昌郡王碑
隋尚書陸文振碑
燕府君碑
樊知遷碑
什鉢苾碑
思摩碑
彭城襄公劉德威碑
聞喜縣令江彥碑
司空王仁祐碑
鄧慈碑
荆州刺史尹惠碑
戶部尚書楊纂碑
魏州刺史王波利碑

大将軍程仵碑
樂彥瑋碑
賈敦頤碑
左僕射楊達碑
紀公碑
雲麾将軍燕鑾碑
乙速孤晟碑
後魏刺史劉賓碑
益州都督程知節碑
越州都督于德芳碑
趙弘智碑
蘭長史碑
舒州刺史楊承先碑
司元太常伯竇德玄碑
于志寧碑
滁州刺史劉君碑
袞州都督姜協碑
郭君碑

王屋令崔公碑　監門将軍陜業碑
司禮少常伯辛良碑　曺王府典軍劉公碑
吴廣碑　武師模碑
尉遲寶琳碑　湽川公李孝同碑
司農主簿梁幹碑　徐王元禮碑
阿史那彌射碑　幽州都督盧承慶碑
戎州刺史董寶亮碑　泰州都督韋琨碑
贈僕射韋陟碑　越州長史李基碑
尹府君碑　上柱國任君碑

任丘令王君碑　泰州都督竇彥璋碑
國子司業于立政碑　國子司業于可封碑
狄仁傑寧州碑　襄州刺史封公碑
麹君碑　邛州刺史狄知愻碑
揚州都督趙道興碑　箕州刺史成公碑
伊州刺史衛府君碑　冠軍大将軍楊公碑
龎君碑　護軍王君碑
明堂令于大猷碑　洛陽鄭敞碑
絳州刺史蕭宗道碑　濮州長史蕭府君碑

稷山縣梁君孝義碑　都官郎中孔昌寓碑
晉州長史韋公碑　上騎都尉相里瑞碑
祝府君碑　泰州都督唐宗碑
懷寧縣令慕容府君碑　沙州司馬楊榮碑
衢州司馬楊恪碑　工部尚書姚璹碑
周并州總管宇文舉碑　崔仁縱碑
匡城令鄭府君碑　徐有功碑
太子舍人楊承源碑　洛陽尉馬克忠碑
光州都督蘇瓌碑　蘇瓌碑

左僕射劉延景碑　并州刺史崔敦禮碑（集古錄　金石錄　廣川書）
王思泰碑　王美暢碑
陶狄碑　司農卿盧萬石碑
楊乾緒碑　廣州大都督成王仁碑
洪州刺史王守真碑　天水郡王傕碑
中書舍人王無競碑　馮本碑
契苾明碑

六藝之一錄目録卷七

第一百十七卷

碑録

金薤琳瑯

唐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唐姜嫄公劉新廟碑

唐伯夷叔齊二公碑　唐洛州洛陽令鄭府君碑

唐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　隋柱國皇甫府君碑

第一百十八卷

唐臧尚書碑　唐廣平宋文貞公神道碑銘

唐文貞宋公神道碑陰記　唐西平郡王李公神道碑銘

隋光祿大夫姚恭公墓誌銘　唐茅山玄靜先生李君碑銘

第一百十九卷

唐天台山桐柏觀碑　隋龍藏寺碑

唐豳州昭仁寺碑　唐嵩嶽少林寺碑

唐移置龍興寺碑

第一百二十卷

唐實際寺隆闡大法師碑銘　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塔碑

唐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　唐安國寺大達法師玄秘塔銘

邠國公功德銘

第一百廿一卷

唐查冥君銘　唐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唐麻姑山仙壇記　隋江夏縣緣果道場磚塔舍利記

唐少林寺戒壇銘　唐濟瀆廟北海壇新置祭器銘

唐虞世南破邪論序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唐顏真卿祭州書

求古録

大周無上孝明皇后碑銘（即順陵碑）

第一百廿二卷至一百廿三卷

吳越武肅王墻隍廟記　宋勅賜越州顯寧廟勅牒碑

式古堂書畫彙考

宋南宮書宗室崇公墓誌銘　元趙松雪書光福重建塔記

元虞邵菴書擬峴臺記　又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元歐陽圭齋書楊公墓碑銘　元周伯溫書倪夫人墓碑銘

明董思白大中丞曹公生祠碑　明張元汴書岣嶁山房記

沙州碑録

唐宗子隴西李氏功德碑　沙州千佛洞唐李氏再修功德碑

宋秘書郎雲林黃公墓誌銘（東觀餘論）　元處士雲林先生墓誌銘（倪雲林集附錄）
國朝新立元儒道川倪先生祠堂碑

第一百廿四卷

孫退翁庚子銷夏記歷代碑刻題跋一

五鳳二年殘字　莫州刺史張表碑
孔廟禮器碑　魯相請置百石卒史孔和碑
魯相史晨孔子廟前後二碑　泰山都尉孔宙碑
博陵太守孔彪碑　郃陽令曹全碑
北海相景君碑　又碑陰　淳于長夏承碑

司隸校尉魯峻碑　又碑陰　執金吾丞武榮碑
竹邑侯相張壽碑　巴郡太守樊敏碑
蕩陰令張遷碑　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白石神君碑　魏百官勸進碑
魏受禪碑　黃初勅命碑
鍾繇賀捷表　鍾繇薦季直表
隋皇甫誕碑　龍藏寺碑
唐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五代重刻廟堂碑
虞永興破邪論　虞世南昭仁寺碑

褚遂良孟法師碑　褚遂良倪寬贊
褚遂良度人經　褚遂良小楷陰符經
褚遂良草書陰符經　高宗萬年宮銘
萬年宮碑陰題銘　睿宗景龍觀鐘銘
玄宗紀太山銘　歐陽詢醴泉銘
歐陽詢化度寺舍利塔銘　歐陽詢溫虞公碑
歐陽詢九歌　歐陽詢心經
歐陽通道因碑　李邕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李邕岳麓寺碑　李邕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顏真卿書宋文貞公碑　顏真卿書臧懷恪碑
顏真卿書東方朔贊　顏真卿八關齋會碑
顏真卿書家廟碑　顏真卿多寶塔碑
顏真卿華岳題名　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顏真卿爭坐位書藁及二祭文　顏真卿書清遠道士詩及和韻
顏真卿鹿脯帖　顏魯公忠義堂帖
徐浩題經記　顏魯公書郭氏家廟碑

第一百二十五卷

庚子銷夏記二

柳公權神策軍紀聖德碑　柳公權書崔太師碑
柳公權馮宿碑　柳公權書李晟碑
柳公權書苻璘碑　柳公權玄秘塔碑
柳公權小楷護命經　蘇靈芝書寶塔頌
史惟則大智禪師碑　李陽冰李氏三墳記
絳州碧落碑　王知敬書李靖碑
蘭陵公主碑　中書令崔敦禮碑
諸亮碑　尚書張俏碑
裴休書圭峰碑　張增書段行琛碑

曲阜縣文宣王廟記　陸榮書陀羅尼經
高氏書鐵彌勒佛贊　僧無可寂照碑
僧建初玄奘塔銘　呂秀岩書景教碑
麗仁願小楷三經　宋貢士書西明寺塔銘
宋韓魏公北嶽廟記　蘇文忠書溫公碑
蘇文忠小楷謝啓　蘇子瞻仙遊塔題字
蘇子瞻海棠詩斷石　米元章書顏魯公碑陰
米元章書蕪湖縣新學記　米元章天衣懷禪師碑
米元章明道觀壁記　章聖天臨殿記及天臨殿銘

黃山谷書狄梁公碑　黃山谷題元公此君軒詩
蔡君謨萬安橋記　蔡君謨荔枝譜
蔡君謨茶錄　宋翻刻高從書龍谷序
宋高宗籍田手詔　盧經書慎刑箴
道士于貞菴記　僧參寥書三十六峰賦
朱元晦先生題愚參墓　龔惇顧書陸宣公祠堂記
金修中嶽廟碑　王庭筠書博州廟學碑
沂州普照寺興造記　元趙文敏書張留孫碑
趙文敏張留孫像贊　趙文敏書僧裕公碑

趙子昂書漢番君廟碑　趙子昂書道士孫道行碑
趙子昂書捐施題名記　趙子昂書千字文
趙子昂書姜白石續書譜　趙子昂書枯樹賦
趙世延書昭德殿碑　鮮于樞書蕭山文廟碑
夏溥書融堂先生墓記　姚燧書重陽仙蹟記
趙良弼默菴記　危素書崇國寺碑
王龍澤麗澤書院記

第一百廿六卷

集錄金石序記

歐陽文忠集古錄序　歐陽棐集古錄目序

朱長文碑刻錄後序　趙德夫金石錄自序

劉斯立金石錄序　李易安金石錄後序

樓攻媿東觀餘論跋　董弅廣川書跋序

洪景伯隸釋序　洪景伯水經碑跋

洪景伯天下碑錄跋　洪景伯集古今原敘

陳直齋寶刻叢編敘　洪景伯集古錄跋

洪景伯集古錄目跋　洪景伯金石錄跋

王功載東觀餘論跋　陳槱論古今石刻

陳槱論前漢無碑　陳槱論古碑毀壞

孫承澤歐陽公集古錄跋

第一百二十七卷

曹明仲格古要論序　趙子函石墨鐫華自敘

趙凡夫寒山金石林敘　盛時泰玄牘紀序

汪樂卿珊瑚網法書題跋序　顧寧人求古錄序

趙子函訪古遊記三首

第一百二十八卷

玉刻

周琥　呂氏考古圖　李氏洗玉池銘

秦璽（一向巨源本　一蔡仲平本　一畢景儒本　俱見鍾鼎款識　金石錄　輟耕錄）

漢剛卯　漢書王莽傳　輟耕錄　顧真子錄

秦漢小璽及官私玉印　顧氏印譜

第一百二十九卷

石刻印章

方寸鐵志金卷　朱存理鐵網珊瑚　張紳書朱伯盛印譜後

夏溥學古編序　洗印法　印油法　學古編附錄

朱彝尊高氏印譜序　朱彝尊丁氏印譜序

朱彝尊韞光樓印譜序　魏際瑞印譜序

魏際瑞印冊引　陳維崧顧亓山印譜序

古畫辨諸印說　鐵網珊瑚　方以智印章說

第一百三十卷

硯硯〃

宋蘇易簡文房四譜三則　蘇東坡集二十六則

黃山谷集十三則　都穆鐵網珊瑚七十六則

法帖論述

第一百三十一卷　宋劉次莊著

法帖釋文第一卷至第六卷

第一百三十二卷

法帖釋文第七卷至第十卷

第一百三十三卷

宋黃伯思法帖刋誤二卷

第一百三十四卷

宋曹士冕法帖譜系

宋曾宏父石刻鋪敘

第一百三十五卷

宋米元章跋秘閣法帖

宋蘇東坡辨法帖

宋黃山谷法帖題跋

明王世貞法帖題跋

諸家法帖書論

第一卷淮海集一則　第二卷（寶章待訪錄一則）

第三卷清河書畫舫一則　第五卷（秦淮海集三則　米芾書史一集　攻媿集一則）

第八卷米芾書史一則　第九卷（雲烟過眼錄一則）

第一百三十六卷

宋姜堯章絳帖平一　絳帖平二

第一百三十七卷至一百三十八卷

宋姜堯章絳帖平（三　四　五　六）

第一百三十九卷至一百四十三卷

皇朝王澍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十卷

第一百四十四卷

法帖諸刻跋

淳化祖石刻（輟耕錄　墨池瑣錄　邢侗來禽館集二則）

淳化閣帖（輟耕錄　松雪齋集　格古要論　六研齋二筆）

二王府帖（山谷集）　宋大觀太清樓帖（格古要論　容臺集）

太清樓閣帖（翰林要訣　格古要論）　淳熙秘閣續帖（格古要論）

長沙帖（笈村題跋　格古要論　王氏法書苑）　黔江帖（格古要論）

戲魚堂帖（翰林要訣　格古要論　法書苑）　泉帖（格古要論）

絳帖（王氏法書苑）　新絳帖（格古要論）

武岡新帖（王氏法書苑）　彭州本（格古要論）

烏鎮本（王氏法書苑）　蔡州帖（王氏法書苑　格古要論）

汝帖（寶刻叢編　東觀餘論　格古要論二則　弇州山人藁）

鼎帖（格古要論　容臺集）　星鳳樓帖（格古要論）

玉麟堂帖（翰林要訣） 寶晉齋帖（翰林要訣 格古要論）
星玉堂帖（格古要論） 賜書堂帖（仝上）
甲秀堂帖（同上） 二王帖
世綵堂帖（癸辛雜識 珊瑚網） 東書堂帖（格古要論）
寶顏堂帖（寒山金石林） 停雲館帖（仝上）
盧橋帖 二王六十帖 青華閣帖 真賞堂帖
西麓堂帖 萬玉齋帖二種
法帖題跋
小字法帖跋（六一題跋 一則 集古錄 一則） 跋十八家法帖（六一題跋）

跋晉賢法帖（六一題跋） 法帖通解序（秦淮海集）
跋陳簡法帖奏蒙（益公題跋） 跋法帖遂少書後（東觀餘論）
為張潛夫書官法帖（廣川書跋） 為方子正書官法帖（廣川）
評帖（輟耕錄 一則 格古要論 一則）
第一百四十五卷
汪珂玉珊瑚網所載諸帖題跋
松雪翁家藏淳化閣帖祖本跋
文衡山跋華氏祖石刻法帖六卷
文衡山跋華氏續校淳化祖石刻法帖三卷

華氏閣帖合璧諸跋六則
元祐搨本閣帖 劉次莊摸淳化秘本
搨李李氏淳化閣帖 御賜官本法帖
泉州帖 宋搨泉本閣帖第六卷
秘閣續帖 大觀帖
太清樓帖 絳帖 潭帖 黔帖
汝帖 鼎帖 武岡帖 臨江二王帖
臨江戲魚堂帖 星鳳樓帖
甲秀堂帖 東書堂帖

寶賢堂集古法帖 真賞齋帖
文氏停雲館帖十跋
第一百四十六卷
皇朝王澍古今法帖攷
第一百四十七卷
蘭亭敘
唐何延之蘭亭記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
蘭亭博議三則 宋曾宏父石刻鋪敘
王佐周府蘭亭禊圖考（七則） 定蘭亭審訣歌

姜堯章蘭亭偏傍考　辨蘭亭旁註僧字（不是曾文之誤）
王佐蘭亭禊圖記　黃溍跋蘭亭圖
宋濂跋蕭翼賺蘭亭圖　宋濂記蘭亭觴詠圖
第一百四十八卷
集古錄一則　東坡題跋二則
山谷題跋五則　寶晉英光集一則
寶章待訪錄一則　襄陽志林一則
宋高宗翰墨志一則　廣川書跋一則
蘭亭續考一則　蘭亭博議一則

姑溪題跋一則　益公題跋三則
放翁題跋四則　晦菴題跋二則
朱子文集一則　後村題跋一則
白石道人集一則　宋仲温書趙子昂蘭亭十（三跋）
句曲外史一則　遜志齋集一冊則
弇州續稿一則　容臺集一則
弇州山人稿六則　襄陽志林一則
又弇州山人稿二則
第一百四十九卷

蘭亭博議五則　水心題蘭亭博議二則
蘭亭續考三則　洞天清錄一則
輟耕錄一則　雲烟過眼錄一則
清容居士集十則　潛溪集一則
弇州續稿一則　格古要論四則
容臺集六則　又格古要論一則
王曾齋蘭亭考　五字損本蘭亭跋六則
黃鶴山樵定武蘭亭跋　趙承旨定武蘭亭十六跋
珊瑚網汪玉水跋三則

第一百五十卷（集刻）
輟耕錄一百十七種蘭亭集刻
胡顧菴蘭亭諸帖記
玉枕本（二則）　淳化本　褚蘭（二則）　三米本（二則）
都下本成都本　賈刻本　悅生堂本（四則）
玉板蘭亭　大業石本　金陵清（涼本）　永樂內府本
東陽本　江陰丘（氏本）　周邸蘭亭　穎上本
殘闕蘭亭　唐標第（七本）　十種蘭亭　國子監本
復州裂本蘭亭（以下俱珊瑚網）　玉枕蘭亭帖

神龍蘭亭敘
蘭亭博議一則（以下俱臨摹） 米芾書史（盧東文臨本）
六一題跋（范文度模本） 寶晉英光集（褚河南臨本）
楊東里集 仲蔚先生集
弇州續藁 容臺集（褚河南臨本）
格古要論 黃文獻公集（米元章臨本）
祝氏集略（米海岳臨本） 停雲館帖（薛紹彭臨本）
道園學古錄 蘭亭續考（唐摹本）
孟鈔類摘 格古要論（跋趙文敏臨本）

黃文獻公集（仝上） 鮑翁家藏集（仝上）
王鏊震澤集（跋題文敏臨本） 珊瑚網七則（趙承旨臨本）
第一百五十一卷
桑世昌蘭亭考 序目 本叙 詩 鑒賞
第一百五十二卷
桑世昌蘭亭考 紀原 永字八法
第一百五十三卷
桑世昌蘭亭攷 臨摹
第一百五十四卷

桑世昌蘭亭攷 審定上 審定下
第一百五十五卷
桑世昌蘭亭考 推評 法習 詠贊
第一百五十六卷
桑世昌蘭亭考 傳刻 釋禊 帖跋
第一百五十七卷
俞松蘭亭續考上
第一百五十八卷
俞松蘭亭續考下

第一百五十九卷（仝上 卷）
蘭亭定武本題跋（鐵網珊瑚） 蘭亭舊刻題跋（鐵網珊瑚）
題蕭翼賺蘭亭圖（鐵網珊瑚） 褚摹禊帖（鐵網珊瑚）
唐模蘭亭墨本跋（珊瑚網）
靜心本（揭傒斯 康里巎）二跋 落水本（劉汶 蘇伯衡）二跋
禊帖綜聞（宋俞松跋榮次新本 曾顯跋唐模本 向子諲題高宗臨本 元許可翁跋高宗臨本并詩 元揭右民題玉版蘭亭詩 方市直跋蕭翼賺蘭亭圖 胡世安家藏宋搨蘭亭跋 胡世安書家藏蘭卷後 胡世安跋別集藏搨蘭亭帖 竇泉述書賦一則 武平一法書記一則 姜夔續書譜一則 解縉書學詳說一則 曾擧後耳目志一則 王林燕翼貽謀錄一則 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一則）

第一百六十卷

一角編（董其昌跋定武禊帖二本　倪雲林與伯圭蘭亭跋　趙文敏文衡山臨本跋　周二學跋家藏本）

式古堂書彚攷蘭亭叙目

禊帖類林目錄

第一百六十一卷

黃庭經

集古錄三則　米芾書史一則　寶章待訪錄一則　山
谷題跋一則　集古錄目一則　廣川書跋三則　東觀
餘論二則　格古要論二則　停雲館帖一則　王氏法
書苑一則　弇州山人稿二則　焦竑澹園集一則　容
臺集三則　陳繼儒書畫史二則　澂懷叢話一則　文
徵明跋秘府黃庭經一則　青藤道人跋篤學帖一則

樂毅論

智永記一則　褚遂良記一則　夢溪筆談一則　集古
錄一則　姑溪題跋一則　金石錄一則　山谷題跋一
則　山谷集二則　廣川書跋四則　寶刻叢編徐平甫
王厚之二跋　晦菴題跋二則　放翁題跋一則
題跋一則　題跋一則　寓意編一則　容臺
集一則

梁摹樂毅論（董其昌題　唐鶴徵跋　吳廷敬題　陳嘉言跋）

唐馮承素臨本樂毅論（張彥遠記　文嘉記　胡法嘉記）

古搨樂毅論石本（汪珂玉跋）

第一百六十二卷　一百六十三卷

東方朔畫贊（諸道石刻錄一則　山谷題跋二則　廣川書跋　晦菴題跋　放翁題跋　攻媿集）

告誓文（國史纂異　東坡集　容齋集　廣川書跋）

遺教經（集古錄　東坡題跋　山谷題跋　廣川書跋　攻媿集）

曹娥碑（文徵明跋　弇州續藁　容臺集）

借船帖（尚書故實）　竹葉帖（東坡題跋）

稚恭帖（寶晉英光集）　破羌帖（米芾書史　東觀餘論　墨林快事）

與周益州帖（山谷集）　來戲帖（米芾書史）

筆陣圖（東坡題跋　寶章待訪錄　弇州山人藁　弇州續集二則）

尚書帖（東觀餘論）　升平帖（東觀餘論）

狸骨帖（廣川書跋）　答庾元規帖（廣川書跋）

甘蔗帖（東觀餘論）　治頭眩方（東觀餘論　米芾書史）

論諸葛婚書（東觀餘論）　快雪帖（寶章待訪錄　寶晉英光集　容臺集）

二謝帖（魏公題跋）　珊瑚網二則（戒菴漫筆）

思想帖（本文　戲鴻堂法帖　書畫題跋記）　雨晴帖（米書　勛松窗集）

瞻近帖（歐陽圭齋集跋　劉昌跋）　（祿豐）野鳥帖（東學士集）

遊目帖（遊志齋集）　此事帖（原文　揭傒斯詩　唐寅跋　匏翁家藏集）

袁生帖（文徵明跋）　鶴不佳帖（弇州續集）

干嘔帖（王氏法書苑跋二則）

大熱此月大淡悶三帖（弇州山人藁　吳廷韓集）

清晏帖（墨林快事） 積雪凝寒帖（墨林快事）
霜寒帖（墨林快事） 此郡帖（墨林快事）
月半帖橘帖（山谷題跋） 玉潤帖（袁陽志林 容臺集）
內史官奴帖（袁陽志林） 宮舍尚書帖（志林）
丙舍帖（志林 容臺集） 黃麻紙十餘帖（袁陽志林）
唐摸四帖（志林） 王略帖（志林）
鷹謝玄真蹟（雲烟過眼錄） 得告帖（仝上）
司州帖（仝上） 屏風帖（仝上）
清和帖（東坡書 米元章記） 行穰帖（汪珂玉識）

右軍十七帖題跋（廣川書跋 東觀餘論 曹勛松隱集 晦菴 黃文獻公集 格古要論 陸深儼山
集 右軍書記 山谷跋長沙法帖 東觀餘論跋唐人 所摹十七帖後）
十七帖釋文
唐臨十七帖題跋（鄱之原 袁桷二題 楊載 張雨 陸行直 柯九思 項炯 蔣堂）
逸少八帖（廣川書跋） 題右軍帖（蘇魏公題跋）

王大令書

洛神賦（戲鴻堂法帖二跋 山谷題跋 廣川書跋二則 松隱集 松雪齋集二則 董其昌跋）
草書洛神賦（東觀餘論） 十二月帖（米芾書史）
保母帖（周平園集 趙孟頫跋 鮮于伯機四詩 潛溪集 容臺集 汪珂玉跋）

送梨帖（書史 弇州續藁 王奉常集） 授衣帖（東觀餘論）
醉中令帖（弇州山人槀 容臺集） 中秋帖（鮑翁家藏集）
王獻之法帖（六一題跋二則） 王獻之雜帖（廣川書跋）
子敬別帖（廣川題跋二則） 三中令帖（廣川題跋）
王大令帖（東觀餘論） 已復此節帖（寶章待訪錄）
王子敬帖（東觀餘論二則） 玄度帖（墨林快事）
耆舊帖（墨林快事）
羲獻法書十五跋（宋元石巖 錢良右 吳睿民 顧復 李瓚 濮居 段天祐 舒叔獻 蘇大
年 朱德潤 丁應榮 應榮又詩 吳寬 王鏊 王世懋 世懋再題）

宋搨右軍東方畫贊大令洛神二帖題跋（石民瞻 顧復 李瓚 段天祐）
錢良佑 王鏊

第一百六十四卷

魏晉六朝法帖

魏鍾繇戎路表（集古錄 六一題跋 廣川書跋 晦菴題跋 東觀餘論 弇州續藁 汪珂玉跋）
魏鍾繇薦季直表（畢良史跋 陸行直題 鄭元祐跋 袁泰題 袁泰再題 李應禎記 鮑翁家
藏集 祝氏集略 文徵明甫田集 弇州山人藁）
魏鍾繇力命表（攻媿集） 魏鍾繇墓田丙舍帖（攻媿集）
吳皇象急就章（葉石林集 玄牘紀） 吳皇象文武帖（法書要錄）

晉索靖月儀帖（廣川書跋　弇州續集　容臺集二則）
晉索靖急就篇（東觀餘論　葉石林集）　晉索靖出師頌（弇州續集　董其昌跋）
晉嵇康帖（焦竑澹園集）　晉庾翼真蹟（米芾書史）
晉王洽帖（廣川書跋）　晉王洽仁愛帖（廣川書跋　松雪集）
晉王珣真蹟（書禪隨筆）　晉謝安中郎帖（道園學古錄）
晉謝安六十五字真蹟（寶晉英光集　容臺集）
晉桓溫書（東坡集）　晉桓溫旱燥帖（米友仁跋）
晉顧愷之女史箴（董其昌跋）　晉楊羲黃庭經（戲鴻堂法帖跋）
晉七賢帖（廣川書跋二則）　宋羊欣帖（東坡帖）

宋謝靈運古詩帖（宗僧肇題　項元汴跋）　齊謝莊詩帖（戲鴻堂法帖三跋）
梁蕭子雲飛白蕭字（崔備記）　梁蕭子雲別帖（廣川書跋）
梁陶弘景奏章藁（東觀餘論）　梁陶弘景帖（松隱集）
陳僧智永倣鍾元常宣示表（畫禪室隨筆）
寶章集（法書要錄　廣川書跋二則）
聖教序（金石錄　集古錄目　廣川書跋　弇州山人藁　石墨鐫華二則　蒼潤軒碑跋）
釋懷仁集王書聖教序（金石錄　東觀餘論　弇州山人藁　弇州續藁　王太常集戲鴻
堂法帖董其昌二跋　石墨鐫華　金石史二則）
宋搨聖教序（王世貞跋　王世懋跋　周天球跋）

繡水汪氏鑒藏唐宋元明法帖
九成宮醴泉銘（董其昌李日華二跋　珂玉記）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趙孟頫歐陽玄康里夔趙世延周馳劉嵩揭傒斯王沂宋濂九跋）　皇甫居碑（珂玉識）
虞恭公碑（樂卿識）　夫子廟堂碑（珂玉識）　破邪論序（王世貞跋）　褚登善陰
陰符經（王弇州跋）　褚書聖教序記（珂玉識）　薛稷雜碑（董廣川跋）
歐陽通書道因法師碑（珂玉識）　孫過庭書譜（珂玉識）　唐搨孝經王
經（王世貞跋）　李北海雲麾將軍碑（珂玉識）　李北海東林寺碑（樂卿識）
李北海岳麓寺碑（陳繼儒題）　李北海書葉有道碑（珂玉識）　張長史郎
官壁記（珂玉題）　顏魯公華嚴帖（范質榮袁二跋）　顏真卿書多寶塔（珂玉識）

顏真劉中使帖（王芝鮮于樞張晏白珽田衍中常董其昌五跋　看公識）　顏書爭坐位帖（樂卿識）
柳河東謝人惠筆帖（董其昌跋）　懷素藏真律公三帖（珂玉識）　蔡忠惠萬
安橋記（王世貞跋）　蘇文忠書金剛經（珂玉記）　蘇書羅池碑（珂玉記）　蘇書醉
翁豐樂二亭記（珂玉識）　蘇書馬卷帖（珂玉識）　黃魯直中興頌後詩（珂玉
跋）　山谷書狄梁公碑（王弇州跋）　食時五觀帖（珂玉跋）　米南宮天馬賦
（珂玉跋）　米元暉書夫子廟記（王世貞跋）　趙吳興書赤壁賦（珂玉跋）　虞文
靖垂虹橋記（珂玉跋）　雪菴茶榜（珂玉跋）　俞紫芝四體千文（珂玉跋）　宋
克書七姬帖（珂玉跋）
第一百六十五卷

孫退翁庚子銷夏記法帖題跋

宋搨畢夫爵淳化閣帖跋五則　宋賜本入觀大清樓法帖跋　宋揭絳帖跋　潭帖跋　定武禊帖肥本跋三則　定武禊帖瘦本跋二則　右軍黄庭經跋　二王洛神賦跋二則　澄清堂帖跋五則　王右軍臨鍾太傅力命墓田二帖跋　王右軍黄庭經跋　王右軍樂毅論跋　王右軍東方朔畫贊跋　王右軍曹娥碑跋二則　王右軍筆陣圖跋　王右軍十七帖跋　宋本淳化閣帖跋　王大令十三行帖跋　智永千文跋二則　褚遂良同州聖教序跋　褚遂良雁塔聖教序跋　僧懷仁聖教序跋　孫過庭書譜跋　宋秘閣續帖書譜跋　宋太清樓書譜跋　宋刻本楷書書譜跋　右軍褁鮓帖跋　王子敬地黄湯帖跋

第一百六十六卷

元陳繹曾法書論　湯允謨古今石刻辨

俞紫芝臨十七帖後錄　王弇州論閣帖

董玄宰論帖　李君實評帖

屠緯真論帖　趙靈均書家藏法帖頁跋後

趙靈均何莊淳化帖記聞

吳用卿藏淳化閣帖無銀錠題跋（餘清齋主人自識　董其昌題　陳繼儒題　文震亨題　東山題）

（吳廷題　汪砢玉識）

第一百六十七卷

瘞鶴銘

六一題跋一則　山谷題跋二則

姑溪題跋一則　東觀餘論二則

廣川書跋二則　王氏法書苑一則

金薤琳琅一則　顧元慶瘞鶴銘考序

陳鵬年瘞鶴銘考　全錄

張弨瘞鶴銘辨　全錄

附錄苕溪漁隱瘞鶴銘攷輟耕錄瘞鶴銘攷引用書

厲太鴻瘞鶴銘詩

第一百六十八卷

千字文

集古錄論羲之千字　山谷跋章草千字文

羲之千文（寶章待訪錄）　蕭子雲草書千文（法書要錄）

陳僧智永書千文（集古錄　東坡集　米芾書史　海岳題跋二則　寶章　寶章待訪錄　廣川書跋　復齋碑錄　寓意編　弇州續藁　格古要論）

唐歐陽詢千文（容臺集）　唐虞世南千文（集古錄　東觀餘論）

唐褚遂良千文（宋學士集）　唐趙模摹千文（滕賓跋　宋濂跋　吳寬跋）

唐陸柬之千文（松隱集）　唐鍾紹京千文（米芾書史）

唐孫過庭千文（王晉卿跋　焦竑跋　馮夢禎跋　董其昌跋）

唐張旭千文（山谷集　廣川書跋　東觀餘論　寶章待訪錄　格古要論）

唐李陽冰篆千文（廣川書跋　格古要論）　唐柳公權千文（益公題跋）

唐辨才弟子千文（寶章待訪錄）　唐釋懷素千文（寶章待訪錄　格古要錄）

（弇州山人藁　文休承題　又弇州山人藁　吳如恩[illegible]　蘭館集）

唐釋高閑千文（廣川書跋　寶章待訪錄　鮑翁家藏集）

唐裴行儉千文（宣和書譜）　唐歐陽通行書千文（仝上）

唐賀知章草書千文五（仝上）　唐唐元度篆書千文（仝上）

唐于僧翰八分千文（仝上）　釋元雅二體千文（仝上有論）

釋亞棲草書千文（仝上有論）　釋䛒光草書千文

釋貫休草書千文（仝上有論）　釋文楚草書千文（仝上有論）

釋夢龜草書千文二又臨張顛千文（仝上）

南唐王文秉小篆千文（集古錄）　宋徐鉉篆書千文（弇州續藁）

宋李建中千文（甫田集）　宋周越草書千文（宣和書譜）

宋宋綬楷書千文（宣和書譜書画舫）　宋李唐卿千文（无咎題跋）

宋蔡襄真草千文（後村題跋）　宋鍾離景伯千文（山谷題跋）

宋蘇軾草書千文（祝氏集略）　宋黃庭堅草書千文（晦菴題跋）

宋米芾行書千文（宣和書譜）　宋吳說千文（平園集　王庭珪盧溪集）

宋釋夢英千文（東里續集）

元趙孟頫臨智永千文（道園學古錄　鮑翁家藏集　甫田集　又一本楊一清詩　甫田集）

元趙孟頫行書千文（格古要論）

元趙孟頫二體千文（遜志齋集　又一本袁題　楊載題　項元汴題　都穆題）

元趙孟頫四體千文（張雨記　唐棣題）

元趙孟頫草書千文（劉宗海跋　潘庚玉跋　袁尊尼跋　董其昌題）

元趙孟頫篆書千文（弇州山人藁）　元趙孟頫楷書千文（張雨題）

元鮮于樞真草千文（格古要論　東里續集　雲潭集　陸儼山集）

元揭傒斯千文（劉詵桂隱集）　元周伯琦四體千文（東里續集）

元錢良右四體千文（集賢同同書　黃溍書　周伯琦書）

元吳志淳千文（格古要論）　元僧訥老千文（格古要論）

明宋璲千文（弇州山人藁）　明詹希元千文（東里集　格古要論）

明俞和四體千文（弇州山人藁）　明沈粲草書千文（寓意編）

明程南雲千文（張文僖公集）　明文徵明歐體千文（弇州續藁）

明文徵明四體千文（弇州山人藁　又一卷自題四跋　文元發書　陳鎏識）

明文徵明千文（錢允治少室集）　明祝允明千文（枝山自題）

明徐霖三體千文（蒼潤齋碑跋）　明王寵楷書千文（雅宜自題）

元班惟志二體千文（自題跋）　元邊武千文（邊伯京自識　陸儼山跋）

六藝之一錄目錄卷八

第一百六十九卷

小學　宋王應麟玉海一

伏羲六書　蒼頡石室字　周六書　周籀書

漢小學十家　八體六技　六體　蒼頡　凡將　元尚　訓纂

三蒼　草書尺牘　爰書　八分書　急就篇

漢說文　唐說文字源　雍熙校定說文　說文繫傳　韻譜　引經字源　漢古文官書　襍字指　古文奇字　漢勸學　聖皇　太甲　飛龍篇　在昔　晉小學篇　字苑　漢三體書法

漢通俗文　魏古今字詁　晉字林　梁文字集畧

第一百七十卷

小學　王應麟玉海二

晉四體書勢　魏石經寶器銘　唐字體　晉王羲之書

晉鳳尾諾　齊王僧虔書賦　梁五十二體書　百體　五十六體　書品　梁千字文　梁玉篇　祥符新定玉篇　北魏字統　唐六十九家小學　唐禁中書法

唐御府鍾王等書跡　二王張芝張昶書　弘文館法書　貞觀開

元印 唐竇章集 八體書範 唐詔馬文選

唐開元文字音義 唐三體寫老子經

唐玉筯篆 唐真草書屏 八體書屏 唐千祿字書

唐筆法記 唐六體論 唐十體書

淳化歷代帝王名臣法帖 淳熙續法帖 祥符真草千文

景祐書苑 書學 慶歷古文韻 乾道班馬字類

秦篆譜 家朝家類書

第一百七十一卷

十體書論

古文（法書要錄張懷瓘書斷 衛恒古文贊 古文竹書 古文柱竹簡書 古文尚書 學古編古文尚書 古文孝經 古文漢書 宋郭忠恕論古文 宋和論古文 秦觀論倉頡書 黃伯思論古文奇字 朱子論倉頡書 元鄭杓論古文 元吾丘衍論科斗書）

大篆（法書要錄 宣和書譜 蔡邕大篆贊 張懷瓘史籀論 唐李陽冰上李大夫書）

籀文（法書要錄 漢書藝文志 書斷籀文論 唐竇臮論籀書 宋秦觀論史籀書 元吾丘衍論嫏匾法 法書要錄 宣和書譜）

第一百七十二卷

小篆（唐舒元輿玉筯篆 林罕論篆隸 宋沈括論小篆 陳槱論篆法體論 元吾丘衍論篆書八則 元應在論篆法辨訣 周伯琦論篆書 明豐坊論篆書）

第一百七十三卷

隸書（張懷瓘十體書斷 正書敘論 隸書敘論 漢蔡邕隸書勢 晉成公綏隸書體 北魏江式論書所起 後蜀林罕論篆隸書 宋郭忠恕論隸書 宋米芾論隸書）

（宋黃伯思論楷書 宋洪适論漢唐隸書 宋洪适論西京隸書 宋洪适隸書 宋高似孫論楷書 宋姜夔論真書 元陳繹曾論楷書 明周宗儀論隸書 明宋濂論隸書 明張紳論真書 明李貫論古隸今隸 元虞伯生論隸書 元陳繹曾論隸書）

第一百七十四卷

（張懷瓘十體書斷 八分敘論 八分書 宋米芾論十八方 元陳繹曾論八方 明楊慎論八分書 張懷瓘十體書斷 漢崔瑗草書勢 宋黃伯思論章草 宋趙彥衛論章草 元陳繹曾論章草 明祝允明論章草 明 論章草 明李 論章草）

第一百七十五卷

（張懷瓘十體書斷 行書敘論 晉王珉行書狀 宋姜堯章論行書 元陳繹曾論行書 行書訣 明祝允明論行書 明陸子淵論行書 明董其昌論行楷）

（張懷瓘十體書斷 晉劉劭飛白書勢銘 宋鮑照飛白書勢銘 宋王僧虔飛白書 唐太宗飛白書 唐李文本述唐太宗飛白書勢銘 唐高宗飛白書 梁蕭子雲飛白蕭字 唐崔備壁書蕭字記 宋仁宗飛白書 宋黃伯思論飛白法 明楊慎論飛白 張懷瓘十體書斷 草書敘論 晉索靖草書狀 晉楊泉草書賦 梁武帝草書狀）

（宋徐鉉論草書 宋蘇舜欽論草書 宋黃裳自論飛草書 宋文同論草書 元虞集論草書 宋黃伯思論草書 宋張栻論草書 宋姜堯章論草書 金趙秉文論草書 明祝枝山論草書 明楊慎論草書 明唐子畏論草書 明陸子淵論草書 草訣百韻歌 虞集書王氏草韻後）

第一百七十六卷

皇朝清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清文鑑序

第一百七十七卷

古今文體

皇朝清書

十二字頭終

十二字頭引

第一百七十八卷（即十二字頭引）

第一百七十九

古今書體

許氏說文序

第一百八十卷

許氏說文解字

第一百八十一卷

字母上聲

第一百八十二卷

字母去声

第一百八十三卷

字母入聲

第一百八十四卷

古今書體

古籀文錄

上平

第一百八十五卷

古今書體

宋郭忠恕汗簡

第一百八十六卷

古今書體

汗簡字母

第一百八十七卷

汗簡畧叙目錄

第一百八十八卷

古今書體　續古篆韵（卷之一）

第一百八十九卷

古今書體　續古篆韵（卷之四）

第一百九十卷復古編上（呉興張有）　上平聲

第一百九十一卷下平聲

第一百九十二卷　古今書體

復古編上

第一百九十三卷

去聲

第一百九十四卷　入聲

第一百九十五（至）二百一十五卷

古今書體

撫明魏校六書精蘊

第一（上篇二）　第二（中篇二）

第三（下篇一）　第四（下篇二）

第二百十六卷

徐官六書精蘊舉要

第二百十七卷

宋鄭樵起一成文圖　鄭樵因文成象圖

鄭樵古今殊文圖　鄭樵一代殊文圖

鄭樵諸國殊文圖　鄭樵殊文總論

鄭樵論諧聲之惑　鄭樵論象形之惑

陳璀論六書　元熊朋來論六書

明趙撝謙指事論　趙撝謙象形論

趙撝謙會意論　趙撝謙諧聲論

趙撝謙假借論　趙撝謙轉注論

王應電布字原病　王應電書法指要

第二百十八卷

漢隸精華　顧南原隸辨述書法

第二百十九卷（至）二百二十卷

撫漢碑五種

（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　史晨饗孔廟後碑　淳于長夏承碑　郃陽令曹全碑）

第二百二十一卷（至）二百二十二卷

隸釋通借字注　字原攷碑編次　合鈔

第二百二十三卷（至）二百二十七卷

撫宋婁叅政漢隸字原

第一（上平）　第二（下平）　第三（上聲）

第四（去聲）　第五（入聲）（漢隸雙字辨訛）

第二百二十八卷（至）二百三十三卷

撫顧藹吉隸辨通借字攷

第二百三十四卷（至）二百三十六卷

顧藹吉隸書偏旁五百四十部

第二百三十七卷

梁文泓古隸怪奇録

第二百三十八卷

梁文泓文日習　附（隸字心訣　隸字十法歌）

第二百三十九卷

顧藹吉隸八分攷　朱昌期隸原附字

第二百四十卷

文獻通考經籍小學編

第二百四十一卷

唐顏元孫干祿字書

第二百四十二卷至二百四十三卷

宋郭忠恕佩觿

第二百四十四卷至二百四十六卷

宋賈昌朝羣經音辨

第二百四十七卷至二百四十八卷

宋王栢正始之音

第二百四十九卷至二百五十三卷

元李文仲字鑑

第二百五十四卷

字書錄異（周禮奇字　九經字樣　經文棣錄　漢書字例　石鼓文奇字　古今變體　古字錄）

第二百五十五卷

字典辨似　字義偏傍類從

第二百五十六卷

字書辨體（二字辨　三字辨　四字辨　五字辨）

第二百五十七卷

朱謀甫六書解義　李元祉六書大畧

第二百五十八卷

顧廻瀾六書字義　顧廻瀾原字之所從

古文轉注

第二百五十九卷至二百六十二卷

方密之通雅鈔

第二百六十三卷

顧廻瀾字義十一篇（字始　用字有別義　俗非　改俗　譌誤字　加省字　杜撰字　ム口辨　心小各用　兩字各音　兩字別篇）

朱謀甫正誤舉例

第二百六十四卷

汪重閬小學偶拈

第二百六十五卷

撫金都統郎君經略行記碑文

撫元聖音碑文　撫蒙古文百家姓

撫天竺文字母　撫畏吾兒字〻母

撫回〻字字母　撫日本國字〻母

釋氏梵書六十四種（法苑珠林）　梁釋僧祐論東西書源（三藏記）

宋鄭樵論華梵書三篇　明楊愼論梵篆（丹鉛總錄）

論製字四則

第二百六十六卷

遼契丹字（遼史八則　葉隆禮契丹志）　金女直字（金史八則　周煇北轅錄）

元畏吾字　元蒙古字（元史二則　石墨鐫華）

宋西夏國書（宋史）　蒙韃國書（宋孟珙蒙韃備錄）

臨桂俗書（桂海虞衡志）　外國書旅婁卷（弇州山人稿）

漢安息國書（漢書）　漢劉向記浮提國書（說苑）

後漢婆羅門書（隋書經籍志）　唐昧勒國書（舊唐書）

唐婆斯國書（舊唐書）　唐盤〻國書（舊唐書）

唐新羅國書（舊唐書）　唐天竺國書（唐書）

唐跋羅迦國書（大唐西域記）　唐羯霜那國書（仝上）

唐健駝羅國書（仝上）　宋古城國書（宋史）

宋勃泥國書（宋史）　西夏省書（遼史）

宋張栻論南海諸番書（南軒集）　元盛熙明論天竺書（法書攷）

元陶宗儀記外域書七則（書史會要）

仙神雷鬼書蹟

梁陶弘景記仙書（真誥）　仙人許碏書（續仙傳）

吳彩鸞書唐韻（道園學古錄）　仙人呂洞賓書（東坡集　竹坡詩話）

仙人白玉蟾書（史纂左編）　仙人石五仙書（約齋燕遊志）

明陳繼儒記道家書（秘笈）　明方以智論道家書（通雅）

福州無名篆（六一題跋）　游宦紀聞　升菴外集

宋蘇軾天篆記（東坡續集）　仙集留題字（庚子銷夏記）

元陶宗儀記神書（書史會要）　宋王得臣記雷書（塵史）

元郭畮記鬼書（至元嘉禾志）　唐逍遥樓榻書（唐詩紀事）

第二百六十七卷

晉衛恆四體書勢　宋王愔文字志

後魏江式論書表　梁庾元威論書

齊蕭子良古今篆隸古體　唐段成式廣知篇

唐唐元度論十體書　唐韋續纂五十六體書

宋僧夢英十八體書

第二百六十八卷

宋郭忠恕論書體　宋周越論八體書
宋黃庭堅論蟲書　宋張表臣論蟲鳥書
宋章俊卿論字書　宋高似孫論花書
元陶宗儀論瑞華書　明周之士論諸體書
宋姚寬論三蒼　元趙孟頫論書體
元吳澄論篆隸　元吾丘衍字源七辨
元陶宗儀論篆籀分隸源流　明陸深論書體
明朱謀㙔論古文奇字　明徐渭論隸變
明趙宧光論九體書　明趙宧光論真草隸篆書

宋院體書　宋蘇軾論硬黃書
宋黃伯思論院體　元鄭杓論題署書
明王偁論對待書　明楊慎論擘窠書
（附錄）唐韋陟五雲體　南唐李後主金錯刀書　宋徽宗瘦金
書　陳堯佐堆墨書　鈿金書　唐繡字　宋剪字

第二百六十九卷

諸字家書序例
林罕字源偏傍小説序　句中正三字孝經序
唐賈耽説文字源序　唐顏魯公干祿字書序

唐張參五經文字序　唐唐元度九經字樣序
宋王觀國羣經音辨後序　元宇文公諒説文字原序
元熊朋來鍾鼎篆韻序　明王應電同文備考序
明（林右　徐一夔）（鮑恂）六書本義序（三首）　明魏子才六書精蘊自序
呂脩基古篆韻譜正傳序

第二百七十卷

宋陳汶禮部韻寶跋　元（顏充隆　千文傳）（張拱　唐泳涯）字鑑序四首
明（龍德孚　劉賢）（黃蒙）同文集序（三首）　邢正魁同文集讚
田藝蘅大明同文集舉要章則（十三則）

自引　同文集釋　六書考畧　六書辨正　形聲彙編解
音韻考畧　楷書所起　形聲辨異　形聲始終解　字學之原
玉篇字原之異　諸家字母考　字學舉要
（張仲謙　王圻）字學指南序二首　朱光家字學指南例論
（黃吉士　李登）字學訂譌序二首　（吳宗熹　王命爵）廻瀾字義總略序二首
顧充字義總略自序　方以智通雅自序二首
姚文燮通雅序　方以智通雅自序二首
顧藹吉隸辨序
項絪隸辨序　田汝耕漢隸分韻序

六藝之一録第三十一冊目録至三十四冊目録止

歴朝書論

第二百七十一卷

秦李斯論用筆　漢蕭何論書勢
漢揚雄論書　後漢蔡邕筆論
後漢蔡邕九勢　後漢趙壹非草書
魏鍾繇論書　魏鍾繇授子會論
吳皇象論草書　晉衛夫人筆陣圖
晉王羲之題筆陣圖後　晉王羲之書論

晉王羲之筆勢論（十二章并序）　晉王羲之用筆賦
晉王羲之記白雲先生書訣
晉王獻之自論書　齊王僧虔筆意贊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五首
梁武帝答書四首

第二百七十二卷

梁中書侍郎虞龢論書表　梁庾元威論書
梁蕭子雲論書啟　北齊顏之推論書
唐太宗論書　唐太宗論書指意
唐虞世南書旨述　唐虞世南勸學篇
唐虞世南筆髓論（計七則）　唐褚遂良論書
唐歐陽詢用筆論　唐歐陽詢傳授訣
唐王紹宗自論書　唐裴行儉自論書
唐徐浩論書　唐釋懷素與顏真卿論書
唐蔡希綜論書　唐蔡希綜法書論
唐陸羽論徐顏二家書　唐人敘筆法
唐柳公權筆法對

第二百七十三卷

唐孫過庭書譜　唐張懷瓘文字論
唐張懷瓘六體書論　張懷瓘評書藥石論
唐韓愈送高閑上人序　唐李華論書
唐張敬玄論書　唐釋亞栖論書
宋歐陽修試筆（十二則）　宋歐陽修書蔡君謨茶録後
宋蔡襄論書（三則）　宋蘇軾論書（八則）
宋蘇軾和子由論書詩　宋黃庭堅論書（計十七則）
宋黃庭堅與宋和叔論書　宋雷太簡江聲帖
宋文同論草書　宋張來論書　宋程顥論書

第二百七十四卷
宋高宗翰墨志（計二十則）　宋米芾海岳名言（計二十二則）
宋姜夔續書譜（計十八則）　宋趙孟堅論書法（計則）
第三十二冊
第二百七十五卷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
隋僧智果心成頌　唐太宗筆法訣
唐歐陽詢八法　永存八法
永字八法詳說　翰林禁經九生法

翰林密論二十四條用筆法
唐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
唐李華二字訣　筆法門
古今傳授筆法十三訣　傳授筆法人名
唐張懷瓘論用筆十法
第二百七十七卷
唐張懷瓘玉堂禁經　唐韓方明授筆要說
唐盧攜臨池妙訣　唐林蘊撥鐙四字法
唐陸希聲撥鐙五字訣　唐李訓翰林傳授隱術

歐陽率更書三十六法　宋沈括論書法
第二百七十七卷
元陳繹曾翰林要訣
書法三昧
第二百七十八卷
元鄭杓學書次第之圖　元鄭杓書法流傳之圖
元董內直書訣　明張紳名稱篇
明李淳大字結構八十四法
七十二例法　明豊道生學書法

明徐渭七字書訣
唐韋荣宗論下筆法　唐張敬玄論把筆
宋黃伯思論執筆　元劉有定論用筆
明張紳論執筆法　明徐渭論執管法
第三十三冊
第二百七十九卷
宋李之儀論書（四則）　宋陳師道論書
宋張安國論書　宋晁補之論書
宋黃伯思論書（九則）　宋劉正夫論書

宋董逌論書（五則）
宋劉辰翁論書
宋王柏論書
宋曹勛論書（二則）
宋范成大論書
宋朱晦菴論書（二則）
宋樓鑰論書
宋周必大論書
宋黃希先論學書
宋陳善論書（三則）
宋陳槱論書（四則）
宋趙希鵠論用墨
宋周密論筆墨
翰林粹言
元鄭杓衍極五篇

第二百八十卷

元郝經論書
元趙孟頫論書（五則）
元虞集論書（二則）
元劉因論書
元韓性論書
元劉有定論書
元戴表元論書
元杜本論書
元盛熙明論書（四則）
明方孝孺論書
明解縉書學詳說
明解縉學書法
明王賓叙字
明張紳論書
明楊士奇論書
明曾棨論學書
明岳正論書
明李東陽論臨書

明吳寬論書
明祝允明論書
明文徵明記李少卿論書
明楊慎論書
明焦竑學書法
明王世貞論書
明項穆論書
明屠隆論書
明周顯宗論書
明莫雲卿論書
明董其昌論書
明李日華論書
明李日華渴筆頌
明婁堅論字畫
明黃道周論書
明趙宧光論書
明王肯堂論書
明汪珂玉墨兩碎金

第二百八十一卷

明解縉書學傳授
明楊慎論草書韻會
明楊慎論古人能書而名不著者
明王世貞叙書家父子姓名（三代善書兄弟善書附）
明王世貞論書名（陸深書輯語已見前二百六十八卷書體）
宋沈括論摹字
宋米芾論廓填影書
宋黃伯思論臨摹二法
宋張世南論臨摹嚮搨硬黃
明李日華論臨摹嚮搨硬黃
明王世貞論臨摹
明李東陽論臨書（見前）

楊慎論影書　楊慎論臨帖
董其昌論臨書　李流芳論摹書
明楊慎論筆墨　明董其昌論筆
明李日華論筆墨
第二百八十二卷
梁庾肩吾書品　唐李嗣真書後品
唐張懷瓘書斷書法三品
第三十四冊
第二百八十三卷

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　南齊王僧虔論書
宋王愔古今文字志目　宋袁昂古今書評
梁武帝古今書人優劣評　唐人書評
唐呂總續書評　宋米芾續書評
宋黃庭評近世書　宋陳黃裳評曾氏兄弟書
元元好問評金國名公書　元趙孟頫論宋十一家書
元宋本評書　明方孝孺評書
明解縉續書評　明豐道生評書
第二百八十四卷

唐張懷瓘書議　唐張懷瓘書估
唐韋續九品書人論　宋朱長文續書斷
第二百八十五卷
唐竇臮述書賦　唐竇蒙註述書賦語例字格
第二百八十六卷
南唐後主李煜評書　宋歐陽修評南北朝書
宋蘇軾評唐六家書　宋蘇軾評書
黃庭堅論古人書　宋黃庭堅論近世書
宋蔡襄評書　宋李之儀評蘇黃衆賢書

宋朱晦菴評書　宋魏了翁論三家書
宋倪思評書　宋趙希鵠評宋朝名賢書
宋葛立方論米蔡二家書　宋陳槱評近世諸體書
元袁裒評書　元鮮于樞評書
明王鏊論宋人書　明吳寬評書
明祝允明書述　明楊慎評書
明何良俊評書　明王世貞評書
明詹景鳳評吳中十二家書
明莫雲卿評書　明董其昌評書

明邢侗名人書法評　明項穆評書
李日華評書　明婁堅評書
明范欽評書　明謝肇淛評書
明周之士書家評　明屠隆書家評
第二百八十七卷
宋朱長文墨池編　字學門　筆法門之一　筆法門之二
禊議門之一　禊議門之二　品藻門　品藻門之二
品藻門之二　品藻門之四　品藻門之五
第二百八十八卷

宋朱長文墨池編　續書斷（神品妙品）
第二百八十九卷
宋朱長文墨池編　續書斷（能品）
第二百九十卷
宋朱長文墨池編　贊述之一　贊述之二　贊述之三
寶藏之一　寶藏之二　寶藏之三　碑刻之一　碑刻
之二（此二卷已見石刻故不錄）　品用之一　器用之二（此二卷別見）
補錄前字學贊述兩門論說詩文
第二百九十一卷

宋釋適之金壺記上中兩卷
第二百九十二卷
宋釋適之金壺記下卷
第二百九十三卷
宋陳思書苑菁華第一卷書法上　第二卷書法下　第三卷
書勢書狀書體書旨　第四卷書品　第五卷書評書
議書估　第六卷書斷　第七卷書錄　第八卷書譜書
名　第九十卷書賦　第十一十二卷書論　第十三卷書記
第十四卷書表書啟　第十五卷書啟書判

第二百九十四卷
宋陳思書苑菁華第十六卷上書序　第十七卷書歌書詩
第十八卷書銘書贊書敘書傳　第十九卷書訣書意書志
第二十卷書賦書論
第二百九十五卷
元陶宗儀書史會要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
第二百九十六卷
明湯臨初書指

第二百九十七卷

宋沈作喆寓簡論書十則　宋胡仔漁隱叢話論書二篇

宋陳櫄負暄野録論書四則

元鎦績霏雪録論書六則

明董其昌法書名畫冊題語

明莫是龍筆塵論石刻二則

第二百九十八卷

王弇州墨蹟跋

第二百九十九卷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書法篇

第三百　卷

明汪砢玉珊瑚網書品

第三百零一卷

有芒氏墨両碎金　墨花閣襍誌

第三百零二卷

汪珂玉珊瑚網書旨

雙鉤書訣

第三百零三卷

倪後瞻書法論

第三百零四卷

宋曹書學論貫

第三百零五卷

王澍論書賸語

第三百零六卷

姜立綱書法

第三百零七卷至三百一十卷

文房四譜

歷朝書譜

第三百十一卷

漢元帝　孝成許皇后

（東漢）章帝　靈帝　和熹鄧皇后

北海敬王睦　樂成靖王黨

魏武帝　陳思王植

吳大帝　歸命侯

晉宣帝　景帝　文帝　武帝

元帝　成帝　康帝　哀帝

簡文帝　孝武帝　武元楊皇后　安僖王皇后

齊獻王攸　武陵威王晞　會稽文孝王道子

僞漢劉聰　僞漢劉曜

宋武帝　文帝　孝武帝　明帝

南平穆王鑠　海陵王休茂

齊太祖　武帝　廢帝　臨川獻王映

武陵昭王曄　始興簡王鑑　衡陽王鈞　江夏王鋒

竟陵（文宣）王子良

梁武帝　簡文帝　元帝　武德郗皇后

昭明太子統　邵陵攜王綸　汝南侯堅　正階侯確

陳武帝　文帝　後主　後主沈皇后

始興王伯茂　廬陵王伯仁　永陽王伯智　桂陽王伯謀

新蔡王叔齊　長沙王叔懷

（北魏）太武皇帝

隋煬帝

第三百十二卷

唐高祖　太宗　高宗　中宗

睿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文宗

宣宗　昭宗　太穆竇皇后　則天武皇后

上官昭容　漢王元昌　韓王元嘉　魯王靈夔

魏王泰　曹王明　范陽王藹　岐王範

玄宗諸子　壽王瑁　臨川公主　晉陽公主

梁太祖　末帝

（後唐）太祖　明帝

周世宗

吳王楊渭

南唐元孫　後主　保儀黃氏　吉王從謙

後蜀太子玄喆

吳越武肅王　忠懿王

南漢高祖　東漢劉承鈞

第三百十三上

宋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高宗

第三百十三下

宋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曹皇后　向皇后　劉貴妃
吳皇后　劉婉儀　楊皇后　冀王惟吉
趙王元傑　周王元儼　信安王允寧　吳王顥
益王頵　楚王元偁　秀王子偁　景獻太子詢
臨川王延裕　衛國長公主　魏國長公主　越國夫人王氏
華國夫人韋氏
遼太祖　道宗　天祚帝
金熙宗　世宗　章宗　金源郡王希尹
元仁宗　英宗　泰定帝　文帝
順帝　太子愛猷識理達臘

第三百十四卷

明太祖　建文帝　成祖　仁宗
宣宗　憲宗　孝宗　世宗
神宗　光宗　莊烈帝　孝太后
王妃　晉恭王棡　晉莊王鍾鉉　周定王橚
周憲王有燉　湘獻王柏　蜀定王友垓　蜀惠王申鑿
蜀成王讓栩　寧獻王權　寧靖王奠培　吉簡王見浚

遼惠王恩鑙　韓昭王旭櫏　文城王彌鉗　三城王芝垝
枝江王致𢶍　荊端王厚烇　益端王祐檳　安塞王秩炅
保安王　高唐王　齊東王　婁妃
楊妃　安福郡主

第三百十五卷

秦李斯　程邈　胡毋敬　王次仲
漢蕭何　司馬相如　董仲舒　劉歆
張彭祖　嚴延平　史游　李長
杜鄴　劉向　谷永　楊雄
甄豐　陳遵
（東漢）杜林　衛宏　曹喜　杜度　班固
徐幹　賈逵　賈魴　崔瑗　崔寔
許慎　張芝　張昶　朱賜　羅暉
趙襲　姜詡　梁宣　田彥和　張越
蘇班　蔡邕　劉陶　劉德昇　張超
師宜官　梁鵠　毛弘　左伯　王次仲
徐安于　唐綜　郭伯道　王綺　王瞻
羅肦　堂溪典　楊賜　馬日磾　張馴

韓説　單颺　劉弘　蘓陵　左立　趙隇　張文

傅楨　孫表（七人見石經）　李巡　荀爽　劉讓　張普

仇子長　劉憬　仇靖　張景（六人見石刻）　劉睦　曹壽

尹珍　（補錄）李陵　張安世　路溫舒　王尊

爰禮　秦近　傅介子　班超　王溥

（婦女）皇甫規妻　蔡琰　馮嫽

第三百一十六卷

魏鍾繇　孫子荆　閻枇杷　鍾會　鍾毅

宋翼　胡昭　邯鄲淳　衛臻　衛覬

韋誕　韋康　韋熊　張揖　劉廙

虞松　應璩　杜畿　徐幹　諸葛誕

夏侯玄　韋秀　鍾輿　徐幹　蘓林

王明山　江傳　陳俞　劉纂　岑伯然

吳張昭　張紘　皇象　劉纂　岑伯然

朱季平　蘓建　賀邵　朱育　諸葛融

張弘　沈友　陳梁甫　釋支讖

蜀諸葛亮　許靖　劉敏　張飛　來敏

諸葛瞻

第三百十七卷

晉王羲之　王獻之　王徽之　王玄之　王凝之

王操之　王渙之　王淳之

第三百一十八卷

晉衛瓘　衛恒　衛宣　衛庭　衛璪

衛玠　何曾　荀勗　羊祜　杜預

張華　索靖　王渾　王濟　傅玄

山濤　王戎　王衍　樂廣　稽康

阮籍　阮咸　劉伶　左思　陸機

陸雲　張翰　裴邈　牽秀　劉琨

劉輿　王裒　盧志　辛謐　傅玉

陳暢　楊肇　楊潭　楊經　羊忱

江統　綦克　朱誕　皇甫定　辛曠

王導　王恬　王洽　王劭　王薈

王珣　王珉　王廞　王敦　王邃

王育　郭璞　習鑿齒　郭荷　張野

六藝之一録目録卷九

第三百十九卷

晉　劉超　顧榮　戴若思　孔偘　孔愉
陸玩　卞壼　郄鑒　郄愔　郗曇
郄超　郄儉之　郄恢　何充　熊遠
應詹　陶侃　葛洪　王隱　羊固
張輿　庾亮　范甯　庾翼　庾冰
庾準　范汪　范寧　王允之　丁潭
李充　李式　李廞　荀輿　王廙

王曠　張翼　許靜氏　謝奕　謝尚
謝安　謝萬　任靖　張嘉　張澄
張彭祖　孫綽　王彬之　許邁　劉惔
王濛　王脩　溫放之　王述　王坦之
王綏　康昕　劉瓌之

第三百二十卷

晉　韋昶　曹茂之　李志　桓溫　桓玄
顧愷之　殷仲堪　諸葛長民　盧循　江灌
袁山松　謝靜　謝敷　戴逵　呂忱

劉訥　劉劭　郗詳　陳逵　劉恢
岑淵　張越　韋弘　韋季　沈嘉
劉璞　劉廞　謝藻　宋斑　謝璠伯
向泰　費元瑤　張炳　虞安吉　謝發
李韞　陳基　傅廷堅　張紹　陰光
曹任　宋嘉　孔闓　辟閭訓　張熾
周仁皓　滿奐　裴輿
楊真君羲　許真君穆　許真君翽　南嶽魏夫人
識道人　僧岳道人　法高道人

衛夫人　郄夫人　謝夫人　傅夫人　荀夫人（王）
汪夫人　荀夫人（庾）　蔡夫人　李意如
趙　崔悅　盧諶
燕　盧偃　盧邈　崔潛

第三百二十一卷

宋　劉穆之　朱齡石　王曇首　王徽　徐羨之
王裕之　裴松之　宗少文　謝靈運　謝方明
謝綜　羊欣　孔琳之　蕭思話　范曄
薄紹之　丘道護　賀道力　顏騰之　張茂度

張永 謝莊 顏竣 孟覬 陶貞寶
江僧安 垣護之 徐爰 徐希秀 巢尚之
孫奉伯 虞龢 戴延壽 王道隆 褚欣遠
王愔 王思玄 龐秀之 駱簡 傅摽
張暢 王藻 謝晦 張越 傅摽
謝靜 羊諮 史猿
齊 王僧虔 王慈 王儉 王僧祐 王融
褚淵 褚賁 徐孝嗣 到撝 顧寳光
胡諧之 張融 蕭惠基 劉休 紀僧真

紀僧猛 劉係宗 謝朓 周顒 張欣泰
崔偃 劉繪 劉瑱 沈驎士 徐伯珍
張大隱 蘭靜文 庾景休 褚允明 陸彥遠
王晏

第三百二十二卷

梁 沈約 任昉 到沆 陸倕 陸杲
蕭子雲 蕭特 陶弘景 阮研 傅昭
江蒨 江祿 劉孝綽 王僧孺 王籍
王志 王彬 王騫 王筠 柳惲

朱异 徐僧權 庾黔婁 庾肩吾 殷鈞
顏協 范懷約 殷鐵石 孔敬通 蕭幾
蕭賁 蕭駿 蕭挹 韋仲 謝善勛
張孝秀 劉慧斐 庾元威 王克 程曠平
李巖之 顏倩 斛斯彥明 吳休尚 施方泰
王崇素 丁覘 滿騫 唐懷充 沈熾文
姚懷珍 范胥祖 陳廷祖 楊法象 丁道矜
孫文韜 徐勉 袁峻 王泰 紀少瑜
劉沈 兒珪之 劉靈 許璠 王僧恕

貝義淵 釋寶誌 王規 王深
陳 蔡景歷 蔡徵 徐陵 周弘讓 侯安都
趙知禮 孫瑒 顧野王 謝嘏 庾持
張正見 蕭乾 蕭引 陸繕 袁憲
沈君理 毛喜 江總 蔡凝 謝貞
鄭仍 伏知道 賀郎 蔡聖 韋霈
釋智永 釋智楷

第三百二十三卷

北魏 崔宏 崔浩 崔簡 崔衡 崔亮

谷渾　沈含馨　盧畱元　黎廣　江强
江式　江順和　高遵　盧伯源　崔挺
劉芳　劉懋　郭祚　沈法會　李思穆
柳僧習　庾道　王世弼　王由　蔣少游
李苗　裴敬憲　呂溫　沈嵩　竇遵
柳楷　孫伯禮　劉仁之　宇文忠之　游明根
沈馥
北齊　杜弼　李鉉　張景仁　姚元標　韓毅
來買奴　李超　趙彥深　劉逖　蕭慨
源楷　顏之推　劉珉　劉玄半　元行恭
殷英童　魏夫人　李繪　賈德冑　姚淑
王思誠　釋仙　釋道常
北周　冀儁　趙文深　黎景熙　沈遐　泉元禮
王褒　庾信　薛溫　薛搞　薛慎
柳弘　裴漢　單于斯彥
隋　楊素　虞世基　虞綽　盧昌衡　薛道衡
趙孝逸　趙仲將　劉顗　房彥謙　閻毗
蔡君知　竇慶　竇璡　殷冑　丁道護

丁道真　史陵　梁恭之　杜頠　賀混
釋智果　釋述　釋特　釋敬脫　龐貿
到曼才　侯孝真　魏瑗　陳仁稜

第三百二十四卷

唐　歐陽詢　歐陽通　虞世南　虞纂　虞煥

第三百二十五卷

唐　褚遂良　薛稷

第三百二十六卷

唐　魏徵　魏叔瑜　魏叔琬　魏華　房玄齡
杜如晦　高士廉　長孫無忌　李靖　竇璡
李勣　殷仲容　殷仲容　岑文本　李百藥
楊師道　傅奕　薛純陀　顏勤禮　顏昭甫
顏元孫　顏惟貞　錢毅　王積　國詮
李懷琳　謝道士　趙模　韓道政　馮承素
諸葛貞　湯普徹　上官儀　劉伯莊　張志遜
陸柬之　陸彥遠　陸景融　陸曾　陸峴
高正臣　張紹先　王方翼　裴行儉　裴延休
宋令文　李亘　趙持滿　狄仁傑　王方慶

王晙　杜審言　宋之問　宋之愻　孫過庭
鍾紹京　王知敬　王友貞　王紹宗　王嗣宗
盧藏用　楊庭　賈膺福　薛昌容　李元振
唐奉一　李嚴　崔液　劉昇　徐師道
徐嶠之　平授　鄭萬鈞　蕭瑀　孫思邈
劉仁軌　魏元忠　李嶠　沈佺期　席豫
崔行恭

第三百二十七卷
唐　張說　宋璟　李林甫　張九齡　裴耀卿

蕭嵩　李暠　崔琳　陳希烈　嚴挺之
張均　韋陟　褚庭誨　蕭華　韋斌
蘇頲　蘇詵　張庭珪　張嘉貞　呂向
裴漼　萬簡　崔宗之　盧鴻一　蕭穎士
梁昇卿　趙冬曦　徐安貞　陸堅　韓擇木
蔡有鄰　顧誡奢　蕭誠　蕭諒　宋儋
李璆　狄宇清　李漸　張友正　蘇靈芝
胡霈然　張懷瓘　張懷瓌　胡英　史麟
丈叙　劉飛　鮮如意　張希元　賀知章

李白　杜甫　鄭虔　蘇源明　王維
王縉　張諲　韓志清　崔倚　史惟則
史懷則　王遹　田琦　鄭邈　李權
李桓　李平鈞　李進　張從申　張從師
張從義　張從約　劉繪　明若　竇蒙
竇臮　蔡希逸　蔡希寂　蔡希綜　王敬從
李史魚　郭卓然　胡山甫　褚朝陽　洪元春
王士則　梁耿　周義　吳道玄　羅希奭
閻操　王恒　劉庭琦　梁令瓚　杜勤

王定　劉正臣　張志和　李泌

第三百二十八卷
唐　李邕　張旭　李陽冰　李騰　徐浩
徐璹　徐峴

第三百二十九卷
唐　顏真卿　顏允南　顏旭卿　顏曜卿　顏頵
顏頲　顏顒　顏頍　顏防　柳公權
柳公綽

第三百三十卷

唐
衛包 李瀾 裴儆 韋琓 崔邈
儲長文 吳郁 王昌 李清 鄔彤
李造 李揆 李伋 蕭昕 令狐彰
楊播 元載 張彪 陸羽 李華
姚南仲 張參 李舟 段季展 喬龜年
張璪 韓滉 陸贄 袁滋 賈耽
歸登 鄭餘慶 鄭絪 于頔 齊抗
裴佶 張延賞 班宏 伊慎 胡証
韋皐 鄭雲逵 于邵 吳通玄 吳通微

殷亮 薛邕 齊皎 陸長源 戴叔倫
韋渠牟 沈千運 顧況 蕭鄖 戎昱
徐凝 韓方明 林藻 張敬玄 石洪
李巽 王伾 陳諫 裴度 韓愈
白樂天 元稹 皇甫閱 柳宗元 柳宗直
房直溫 劉埴 劉禹錫 楊歸厚 沈傳師
武儒衡 皇甫鎛 張弘靖 張文規 李吉甫
李渤 崔從 孟簡 裴潾 竇羣
竇鞏 于敖 劉伯芻 劉寬夫 蕭祐

王仲舒 權璩 王凝

第三百三十一卷

唐
李翺 張籍 王建 賈島 樊宗師
李賀 歐陽詹 唐衢 賀拔恕 房次卿
吳丹 李約 王參元 陳岵 羅讓
辛祕 韓梓材 羊士諤 賀拔惎 李戎
王傳乂 胡季良 令狐楚 竇易直 崔植
王璠 王播 盧傳禮 景審 牛僧
裴素 李德裕 楊紹復 楊漢公 許康佐

舒元輿 盧弘宣 周墀 段瓌 崔黯
崔元畧 劉三復 唐元度 李紳 白敏中
歸融 封敖 盧簡求 杜牧 李商隱
溫庭筠 薛逢 任疇 張祜 盧匡
裴休 司空輿 柳仲郢 崔龜從 魏謩
令狐綯 令狐渙 令狐澄 李景讓 許渾
李羣玉 鄭嵎 畢諴 王鐸 高駢
陸肱 丁飛舉 盧肇 盧安期 林蘊
于僧翰 貝令談 于範 盧知猷 薛道

蕭遘　劉崇龜　蕭倣　李虞　裴滉

楊敬之　楊泰　王敬武

第三百三十二卷

唐　盧携　司空圖　李彥謙　張彥遠　鄭賓

陸希深　陸扆　李磎　崔遠　吳融

楊鉅　張顗　柳玭　韓偓　楊涉

裴說　杜荀鶴　章孝規　王什　杜懷亮

賴文雅　何昌裔　房廣　沈益　繆師愈

陳遊瓌　何璧　詹鸞　章崇宗　韋權

顧紹孫　鈕約　李齊遠　張仲謀　張欽元

張庭範　（名氏遺闕者八人）陳氏童子　馬秀才　阿買

嚴童子　孟嵩二童　虞押衙　張起居　晉陵子

費率子　（宦官二人）高力士　楊承和

（婦女）房璘妻　楊氏　劉秦妹　薛濤　楊夫人

柳夫人　崔瑗　薛瑗　閭圖妹　封絢

庶女貞　曹文姬

（神仙）司馬凝正　許碏　吳彩鸞　嵩山女子　郃陽真仙

紫邏樵叟　碧落觀二道士

道士司馬承禎　吳筠　李含光　盧元卿

梁元一　魚又玄　李德初

第三百三十三卷

唐（釋氏）釋懷素　釋辯才　釋懷仁　釋思融　釋知至

瑋上人　釋智詳　釋楚金　釋湛然　釋懷惲

釋行敦　釋義道　宗師和尚　釋文楚　釋雲皐

獻上人　釋無可　修上人　釋雲該　釋齊己

釋高閑　釋道刖　釋翠光　釋懷濬　釋亞栖

釋夢龜　釋廣利　釋無作　釋雲儈　景福僧

釋元推　釋曇林　釋景雲　釋玄達　釋道宏

釋玄續　釋玄悟　釋崇簡　釋圓滿　釋洪瑗

釋道欽

第三百三十四卷

唐　以碑刻著名者自喬師望以後計五百六十八人

無事實爵里而以善書稱見於書史會要諸書者自馬棠唐樵以下計七十五人

第三百三十五卷

梁　楊凝式　荆浩　羅紹威　薛貽矩　柳應辰

厲歸真　釋大空　釋彥修

（後唐）豆盧革　盧汝弼　烏震　李元輔　李鶚

丁約　梁邕　張恭嗣　郭在徽　李夫人

晉 成知訓　閆光遠　燕曉

漢 楊邠　王仁裕

周 馮吉　郭嶼　朱延禧　王獻可　釋師誡

未詳時代五人

張徐州　孫昭祚　薛存貴　燕武功　楊承符

吳 吳居中　方廷珪　呂子元

（南唐）宋齊丘　王紹顏　李建勳　馮延巳　韓熙載

高越　徐鍇　李蕭遠　李中　潘佑

顏詡　王文秉　應用　朱銑　楊元鼎

唐希雅　任玄能　釋應之　宮人喬氏

（前蜀）韋莊　王鍇　任德鈞　張昭簡　釋貫休

釋曇域　釋曉繼

（後蜀）黃居寶　滕昌祐　元昭緞　孫逢吉　張紹文

孫朋古　周德政　張昭德　羅鏻　馮侃

杜光庭　釋夢歸

楚 石文德

（吳越）羅隱　林鼎　錢傳瑛　錢弘儀　錢弘仰

錢昭序

（北漢）高君陳　劉守清　王廷譽

第三百三十六卷

宋 趙普　曹彬　徐鉉　陶穀　張鑄

郭廷謂　郭從義　崔頌　韓浦　吳淑

吳遵路　范宗傑　劉溫叟　宗翼　駱文蔚

王正己　皇甫儼　袁正己　尹熙古　張仁愿

孫崇望　孫思皓　錢儼　李建中　秦玠

李宗易　燕易簡　燕肅　張齊賢　楊億

劉筠　姚鉉　宋貽序　趙鎔　李穆

趙安仁　鄭文寶　李宗訥　李宗諤　李居簡

句中正　句希仲　王著　葛湍　郭忠恕

錢惟治　錢惟演　錢易　錢昆　錢昱

李無惑　許白言　高紳　申革　孫景璠

張振　白崇矩　何潤之　邢守元　黃識

彭太素　章得象　向敏中　畢士安　陳堯佐

陳堯叟　陳堯咨　魯宗道　宋湜　晁迥
蔣堂　盧道　李行簡　王嗣宗　陳靖
周起　周越　周延雋　錢熙　梁鼎
趙德鈞　趙惟和　朱嚴　沈文旭　劉太初
鄭世卿　句憲　吳郢　楊貽度　盧經

第三百三十七卷

宋　石延年　种放　林逋　張維　杜衍
晏殊　宋綬　韓琦　范仲淹　富弼
王曾　呂夷簡　文彥博　王舉正　龐籍

楊畋　陳執中　薛奎　賈昌朝　包拯
宋庠　宋祁　葉清臣　王曙　胡宿
張觀　劉居正　王礪　王洙　王堯臣
石介　胡瑗　刁約

第三百三十八卷

宋　歐陽修　蘇舜欽　蘇舜元　邵必　胡恢
唐異　邵雍　陸經　錢明逸　江休復
梅堯臣　蘇洵　雷簡夫　唐詢　唐詔
陳漢卿　張先　張汝士　王顧　薛良孺

章友直　楊南仲　張次立　元居中　范文度
趙世融　司馬尋　凌叔華　黃茂先　段少連
杜叔元　董儲　張伯玉　慎東美　李唐卿
黃公孝　仲翼　趙克繼　趙克己　趙叔韶
趙克修　趙宗望　李端懿　李瑋　于正封
張中樂　夏竦　劉敞　滕元發　王廣淵
王臨　王珪　邵餗　孟應之　錢貽範
蔡仍　許歸　雷憲　黃通　劉澤
徐易

第三百三十九卷

宋　蔡襄　蔡懋

第三百四十卷

宋　宋敏求　趙抃　唐介　馮京　韓絳
韓維　韓縝　王安石　曾鞏　曾肇
曾布　曾宰　邵亢　沈括　沈遘
蔡仲遠　錢公輔　李大臨　司馬光　呂公著
范祖禹　劉安世　范純仁　范純粹　劉摯
陳襄　周敦頤　張載　程顥　程頤

呂大防 呂大臨 胡宗愈 蘇頌 李東
李常 劉攽 文同 張唐英 王子韶
張友正 唐坰 呂惠卿 葛藴 李隲
鍾離景伯 王珣 王感 王紳 王棣
王壽卿 陳睎 畢仲詢 李孝揚 呂推
羅遜 米嘉言 呂升卿 吳中復 王順
任康 楊蟠 晁琛之

第三百四十一卷至四十二卷
宋 蘇軾

第三百四十三卷
宋 黃庭堅

第三百四十四卷
宋 米芾

第三百四十五卷
宋 蘇轍 蘇邁 蘇過 黃幼安 黃秉
黃知命 黃正叔 秦觀 張耒 晁端有
晁端中 晁補之 晁叔與 高荷 石蒼舒
王正甫 孔文仲 陳知和 錢勰 李昭玘

楊傑 王犖 范子奇 朱長文 劉涇
李元直 蘇沂 王詵 鮮于侁 賀鑄
徐積 顏復 劉燾 鄭惇方 李康年
文勛 孫朴 趙汝霖 葛蕃 柳瑾
柳閎 朱和叔 張文祖 馬中玉 洪芻
丘敬和 高述 潘岐 王著 張戴熙
李彭 周壽 張舉 趙挺之 章惇
李之儀 張舜民 豐稷 陳瓘 鄒浩
朱服 李時雍 李時敏 劉次莊 鍾傅

関蔚宗 鄭同 李公麟 李沖元 米友仁
米友知 杜從古 張閎道 吳師道

第三百四十六卷
宋 薛紹彭 黃伯思 張商英 劉正夫 蔣之奇
韓駒 蔡京 蔡卞 毛滂 王安中
曹評 趙令穰 林攄 沈錫 劉濤
邵篪 章楶 王昇 周邦彥 愼漢公
徐琰 滕中 常安民 湯正官 楊邦乂
滕茂實 曹輔 唐重 趙子晝 崔鷗

蒲雲　陳昱　張粲　程嗣昌　崔洪
喻陟　蔡子因　袁莅　張熹　鮑慎由
劉瑗　趙霆　趙仲忽　吳皖
以能書載于書史會要雲烟過眼錄及画繼諸書者
杜庭之等四十二人
以碑刻著名者
王希等十三人
第三百四十七卷
（南宋）汪藻　張燾　尹焞　程俱　張九成

張守　李彌遜　薛尚功　楊元恕　李綱
李光　程汝文　翟耆年　葉夢得　胡安國
胡寅　胡宏　胡世將　沈與求　張綱
陳與義　權邦彥　蔣燦　孫明　岳飛
岳河　韓世忠　曲端　吳玠　潘良貴
潘時　陳東　朱松　劉子翬　張孝祥
吳說　蘇庠　朱敦儒　喻樗　向子諲
徐兢　徐環　徐林　劉岑　曾紆
趙昇　趙奇　孫覿　康與之　畢良史

陳之茂　王利用　徐蕆　熊方　范端臣
王速　嚴煥　周武仲　陸升之　曾慥
林浹　陳登　鄧增　王岷　富元衡
第三百四十八卷
（南宋）虞允文　劉珙　周利建　周必大　周必正
胡銓　呂祖謙　洪适　陳康伯　王淮
范成大　汪應辰　汪逵　王庭珪　王十朋
黃中　王信　吳益　吳蓋　吳琚
樓异　劉致思　吳公路　程迥　戴敏

虞仙良　甘叔異　湯頤年　姚平中　張㚖
宋煥　湯思退　楊芾　楊萬里　陸元長
謝諤　劉清之　朱熹　呂勝己　黃銖
曾三異　張栻
第三百四十九卷
宋　尤袤　陸游　蔡發　方士繇　李積微
楊方　鄒德久　尚國器　唐璘　蔡幼學
樓鑰　婁機　陸九齡　蘇玭　蔡迨
周樸　王祺象　樓少虛　顏直之　葉適

許奕　薛師石　陳孔碩　陳宓　卓異福
余伯谷　張汝永　曾槃　林郎點　羅士友
魏了翁　魏克愚　李從周　李心傳　真德秀
洪夔咨　鄭清之　史弥遠　杜杲　楊簡
薛季宣　陳傅良　林希逸　林泳　姜夔
張即之　陳讜　楊鎮　單煒　徐璣
劉克莊　王埜　燕基先　陳公著　韓境
曹松泉　傅稱　丁魏　張湜　廖瑩中
何基　何欽　馬光祖　鄭僑　鄭寅

陳恕可　陳瑛　龔開　顏汝勛　上官必完
余煥　蕭剛　林宗道　鄭東起　陳振
黃仁儉　陳仲輔　謝履　黃孝綽　杜去輕
黃穎　張鎡　潘說友

第三百五十卷

宋　文天祥　陸秀夫　謝枋得　金應　姚勉
趙孟堅　趙孟頫　李盈　牟益　趙必睪
曹士冕　石熙明　曹之格　王原父　熊與龢
楊小瑛　趙子澄　李昭　孫勤川　葉閭

潘桂　余聖錫　陳深
無爵里事蹟而以善書載于書史會要者
鄭縕以下二十六人
見于碑刻者
向子廓以下四十二卷
佚名者五人
燕殿丞　陳隱居　夏御帶　方校書　鄒師
（內臣）岑宗旦　梁師成　楊日言　王介　李舜舉
（高麗）洪灌　李仁老　金珦　金方慶　郭預

金坵　李穎　李嵒　成石璘　史彥敗

第三百五十一卷

（仙真）鍾離先生　呂洞賓　陳摶　白玉蟾　武仙童
（道家）陳景元　張有　司馬錬師　王易
（釋氏）釋夢英　釋宗化　釋緣槩　釋惟悟　釋思聰
釋意祖　釋希白　講師　釋希賜　釋若逵
釋道潛　釋顒德秀　釋慈賢　釋淨曇　釋仲殊
釋言法華　數道人　政禪師　釋昭默　釋瑛公
南禪師　釋克人　道人栖公　釋敏傳　宗上人

圓上人　釋法暉　釋法具　釋處嚴　釋溫日觀

峨眉道者　釋彥脩　釋尚欽　釋正崇　釋懷賢

釋淨師　釋省言　総持院僧　山陰僧　釋寂照

顯彬茂　釋夢貞　釋苑基　釋惠崇　釋行霆

釋德止　釋省肇　釋思齊　釋從密　釋仁濟

釋宗相　釋了性　見於石刻者釋雲勝等十人

婦女

朱嚴妻　安國夫人　夏夫人　權太君　郭縣君

和國夫人　史玦　唐氏　章煎　徐清

李清照　慶國夫人　徐夫人　趙夫人　張夫人

游夫人　謝夫人　楊妹子　方氏　吳三一娘

朝雲　翠翹　（田田　錢錢）　意真　王英英

楚珍　馬䭾　陳湘　趙総憐　蘇翠

嚴蘂　墨娥　丁夫人　胡夫人

遼

耶律魯（不古）　耶律庶成　突呂不　鄭熙　釋德麟

釋真延　釋肅回

第三百五十二卷

武古齋宋賢書帖目　宋蔡黃蘇米四大家合卷目并跋

宋名公翰墨合卷目　宋賢十七劄子目并跋

南宋諸賢書帖目

第三百五十三卷

金

宇文虛中　王競　蔡松年　蔡珪　蔡璋

吳激　高士談　張斛　鄭晦　任詢

黨懷英　趙渢　趙秉文　王庭筠　王曼慶

王明白　張天錫　司馬朴　施宜生　蕭永祺

劉汲　移剌履　左光慶　王渥　張瑴

史公奕　楊邦基　龎鑄　麻九疇　趙觀

趙滋　李澥　王中立　王仲元　趙可

趙述　李著　馮璧　高憲　劉住兒

史肅　冀禹錫　完顏璹　完顏守禱　李經

王予可　郝天祐　高德裔　張本　来適

杜師揚　譚處端　釋德普　許復　郝史

賈洸　龍巖　釋善進　釋義中

元

耶律楚材　劉秉忠　王磐　姚樞　許衡

郝經　康里巎　康里回　楊載　范梈

鮮于樞　鮮于去矜　鮮于端

第三百五十四卷至三百五十五卷

元 趙孟頫

第三百五十六卷

元 趙孟頫 趙雍 趙奕 趙夙 趙麟

商挺 史弼 劉賡 張孫孔 李秉彝

胡長孺 胡之綱 熊朋來 楊桓 王惲

周馳 劉致 盧摯 仇遠 吾丘衍

趙期頤 吳叡 錢選 白珽 、吳福孫

李倜 喬簣成 王俣 張伯淳 王仲謀

來齊彥 鄭珵 韋德懋 葉文炳 彭師立

滕野雲 姚淡如 哈剌 徐應虎 卞中祥

卞（琰班） 龔璛 王桂 荀宗道 阿尼哥

廉希貢 周巖 祖子靜 夏日孜 李章

張衡 李有 曾遇 李處巽 程鉅夫

鄧文原 袁桷 袁裒 唐仁祖 班惟志

顧信 陳夢根 史文卿 郝思溫 程泳

趙儼 史惟良 王龍澤 陳曾 姚燧

王顒 郭貫 張珪 元明善 范元鎮

第三百五十七卷

元 虞集 揭傒斯 揭汯 揭雲 貫雲石

許謙 吳澄 何中 黃溍 柳貫

張鐸 張範 張起巖 王士熙 王士點

陳旅 、陳繹曾 朱德潤 鄭元祐 顧安

郭畀 陸友 楊益 孫履常 朱庚

皮紘 趙良佐 廖毅 吳正道 王肖翁

戚崇僧 張淵 鄭鋭 張恕 姚子敬

沈橫 周仁榮 薛漢 薛植 柯九思

脫脫 也先帖（木兒） 趙世延 李洞 朶爾直班

杜本 歐陽玄 馮子振 段天祐 魏敬益

張德琪 牛麟 趙鳳儀 傅若金 許有壬

蘇天爵 王都中 王訢 張翥 汪澤民

貢師泰 謝暉 金應桂 杜敬 諾懷

莊麟 蘇壇 不花 哲里也台 李孟

智受益 謝子龍 謝庭芝 崔晟 陳仁壽

堵簡

第三百五十八卷

元 泰不華 烏古孫（良楨） 余闕 道童 伯顏不花（的斤）

別兒怯（不花） 慶童 達識帖（木兒） 沙剌班 石巖
李敏中 張璨 倪中 高翼 汪從善
任仁發 宋禧 余謙 孟昉 劉楨
胡益 羅元 錢良佑 張性之 吳里
宜昭 鄭杓 余棄 程君寔 王翼
應在 吳炳 邊武 邊定 俞鎮
董復 李中伯 林鏞 王務道 吳志淳
洪恕 胡布 曹埜 陳遠 鄭禧
朱振 蔣惠 楊遵 王默 王餘慶

王順 繆侃 鄔進禮 張體 陳賡
唐志大 曹永 黃中 歐復 易履
葛萬慶 衛德辰 衛仁近 童弼 陳德永
范守中 楊葵 楊惠 龔觀 陶煜
陶復初 陶宗遲 戚熙明 劉若水 劉煥
蕭鵬摶 甘立 斡玉倫都 薩都剌 普花帖木兒
康里不花 拔寔 榮僧 喜山 隐也那夫理
夾谷希顏 馬九皐 馬九寔 松壑 邊魯
劉有定 舒頔 韓與玉 楊元正 李康

徐仁則 桂梓 一陳隸達 桂春山 上官叔權
趙杰 鄭琮 汪罕 王子玉 湯弥昌
程大本 高暹 翟炳 馬孟昭 呂誠
沈明遠 張遜 李元珪 陳方 錢惟善
陳岳 張彥度 盧彥昭 觀閭元賓 篤列圖
李介石 張樞 任亨 藍仲暐 張梅間
趙良弼 楊晉 魏雲瑞 戴士垚 張明卿
葉孝暨 楊翮 徐恢祖 郤光祖 王瓅
朱燧 孫華 俞庸 沈性 吳壽民

楊瑀 王楠 申屠澂 柴貞 朱旭
成廷珪 劉堪 馮貴賓 王得貞 程棋
崔彥輝 熊夢祥 李世英 郤祖義 范寧
李希文 張端 程政 元顏思敬 張如遇
周起巖 顏耕道 陸友龍 高明
第三十五十九卷
楊維楨 倪瓚 王裳 吳鎮 黃公望
顧德輝 王逢 李祁 李任 吳穀
沈右 朱珪 褚奐 周伯琦 周宗仁

蔣冕　饒介　燕大年　俞和　高昉
孔叔平　唐懷德　王壁　曹本　趙衷
朱宜民　宋顏子周　陳子翬　張文武　湯㷀
張商　王奇　莫昌　文斐　鄒偉
張去偏　范居中　鄭炳　杜從訓　張伯仁
汪正　李林　陳謙　王禮　何仲章
吳志行　呂中立　鄧學可　陳宗亮　卓習之
朱俊卿　徐子愚　陳秀民　李纆　宋嘉禾
（內臣）張仲壽

書見碑刻者尚師簡以下四十二人
（道家）張與材　張嗣成　吳全節　丘處機　薛玄義
方從義　祝玄行　張雨　鄭樗　趙宜裕
孫德彧　周蘭雪　蕭善齋　蕭登
（釋氏）巴思八　釋溥光　釋溥圓　釋至溫　釋可中
釋祖瑛　釋允　釋梵琦　釋大智　釋克新
釋夷簡　釋靜慧　釋崧諳　釋慧敏　釋道原
釋永芳　釋明本　釋劉順　釋宗衍　釋懷深
釋行端　釋誠道元　龍巖上人

（婦女）管夫人　王夫人　八達夫人　趙夫人　游夫人
危郡君　徐氏　劉氏　柯氏　段氏
曹妙清　陳士幼　梁園秀　尼妙湛
第三百六十卷
式古齋元賢書帖墨蹟目
元趙子昂巙子山古詩合卷目并跋
趙子昂楊廉夫陸宅之合卷目并跋
袁伯長貫酸齋郭天錫徐敏甫詩詞合卷
元人天冠山題詠卷目　貞溪諸名勝詞翰卷目
元人贈筆工沈日新卷目　元人題黃氏菊山卷目

元名公送瞿博士卷目　元人送虞勝伯卷目
元名公翰墨卷目　元人題華氏春草軒卷目
元人題華氏貞節堂卷目　元人贈畫師朱叔重卷目
元人題張氏世壽堂卷目　元人題良常草堂詩卷目
元良常張氏遺卷目　元人題朱氏方寸鐵卷目
元人為朱鍊師本初七序卷跋
元人題盧賢母卷目　元人游仙詞卷目
元人題徐氏耕漁軒記卷目
元人為竹林陳人襍帖卷目

元人題楊母貞壽堂卷目　元人贈宋仲溫卷目

元人賦竹深處卷目并跋

第三百六十一卷

明　劉基　宋濂　高啓　楊基　張羽　徐賁

危素　危瓛　宋璲　宋懌　杜環　詹希元

宋克　宋廣　陳璧　揭樞　張辰　朱芾

桂慎　胡廷鉦　汪廣洋　吳雲　趙好德　鄭沂

朱同　詹儼　邵誼　程曰可　熊禹　俞貞木

陶宗儀　錢逵　葉見泰　張宣　顧祿　孔彥縉

秦約　王行　袁華　邵亨貞　曾昂　詹俊

吳履　馬治　張簡　王時　唐肅　謝肅

趙古則　林鴻

第三百六十二卷

明　周砥　盧熊　盧熙　劉永之　袁養福　鄭定

觧泰　金鉉　金純　陸闓　羅性　楊脩

吳宏　張矩　馬兼善　鍾弼　張翼　蕭質

孔訥　宋季子　桂衡　陸行直　楊耀宗　徐定

鄭濟　鄭燧　陸宗善　劉朴　楊煒　任勉之

俞仲幾　劉理　鎦恕　黃采　黃壽　王洪

謝林　張紳　薛務　林瑜　董紀　周淵

薛緒　范禮　顏懋　吳均　馬孜　龔炯

黃昶　劉爆　張定　沈宗學　許鳴鶴　（沈世遠　何琮）

謝章　陳元達　胡朝翰　陳遠　陳孟頫　胡翰

王廣　焦伯誠　朱應辰　烏斯道　陶琛（子雅）　盧克頊

李汶　胡泰　黃瑛（子銓）　袁復　陳昇　陸顒

沈元素　劉織　張宗華　鄭煃　吳懋　俞友仁

吳存　葉聡　章復　林奐　粘鵬　朱吉

（朱定安　朱永安）　劉敏　一韋昉如　徐濟　胡時　林觀

屠任　獄彥高　顧孝淵　胡璉　鄭經　吳原顒

芮麟　王佐　吳植　都嗣成　徐彥裕　楊仁壽

金顏伯　李善　張敎　方孝孺　徐輝祖　陳性善

鄭恕　王良　龍鐸　董倫　唐之淳　周昉

程輅　姚廣孝　姚繼　觧縉　觧禎期　趙發

王景　王達　鄒緝　陳洽　許廓　梁潛

朱勇　高廷禮　王紱　王尹寔　王偁　宣嗣宗

王燧　王璉　夏杲　夏昺　楊文遇　朱孔昜

宋銓　朱奎　陳瑩　陳景陰　梁時

第三百六十三卷

明　金幼孜　胡廣　楊士奇　楊榮　楊溥　蹇義

夏原吉　胡儼　沈度　沈粲　沈藻　沈潮

滕用亨　吳勤　端木智　陳宗淵　柯暹　倪維哲

楊尹銘　劉日升　卓廸　黃守一　陳尚銘　楊守趾

陳孔立　尹昇　李楨　黃卓　王恭　虞原璩

李德基　張黻　張黼　夏衡　張順　何傅

平思忠　潘暄　陳撝　王臣　陳賡　胡正

尹寬　朱雲　陳肅　陳輝　茹洪　蔣暉

周敘　吳餘慶　金齡　胡子昂　沈洪　范廷珍

葛貞　劉布　俞行之　鍾誌　方潤　曾魯

祝望　陸仁　蕪伯厚　凌信　黃勉　王公亮

熊槃　張誠　臧性　周冕　梁礦　沈洪（彭吉　潘吉）

張緒　陸伯倫　陳璲　夏宗文　范昉　周賢

丘宗　趙楷　柴仲　沈潤　趙友同（陳繹　葉藻）

唐文楷　胡宗敏　李勝　江得　王賓　許性

范暹　張頤　范能　趙遠　黃徽　黃約

張憬　曹壽　黃童　曹衡　陳敏　俞宗大（子琪　孫順）

王可與　楊弘　唐子儀　陳子（子佑）　王建中　孫玉

田致翫　王翫　林銘　陸友仁　李熹　丁禮

馬瑞　鍾誌　張衡　鄒緝　龐叔　伊恒

劉仲珩　姜濬　衛靖　曾棨　李時勉　陳敏宗

凌安然　龔永吉　蔣驥　陳璉　黃翰　吳凱

吳惠　劉寔　陳紹先　盧瑛　陸贊　黎斌

蕭曰賓　彭叔古　李袒　沈愚　謝克銘　劉淵

周瑞　莫藏　姚綸　陳旭　陳琦　周許

（薛章　孫翊）　朱天宥　張潮　蕪復　包公慶　支子傑

六藝之一録目録卷十

第三百六十四卷

明　王直　王英　魏驥　金問　錢習禮　張益

高穀　張楷　程南雲　王一寧　馬愉　金湜

林文　張翰　徐觀　沈訥　蔣良　黃惟天

温良　周昂　鄭達　燕鏞　龔錡　余孜善

鄒尋遺　于謙　俞山　陳詢　楊翥　沐璘

汝訥　張寧　任道遜　曹泰　羅麟　劉昌

劉嘉績　聶大年　何觀　羅璟　李淳　林春

沈性　翟政　林宗道　徐有貞　岳正　彭時

葉盛　劉鉉　李紹　萬諫　趙昂　劉珏

官廉　胡信　左賛　丘霽　沈鍾　張泰

馬愈　王徹　徐抃　盧儒　伍福　吳與弼

姜立綱　馬紹榮　柳楷　燕致中　燕雨　張翼

童瑾　錢進　許廣　杜瓊　閭丘觀　陸鑪

袁彬　趙榮　俞綱　李寯　徐明善　陳信

鄭觀　盧崖　陳用原　陳頴　王錫　林彬

林（宗完）　林（儒傳）　趙敏　金溥　張翔　張汝昌

宋環　胡勳　陳勉　張紳　張綽　曾纘

邢讓　陳助　陳敏　岑俊　莊琛　韓定

王麟　張昞　易恒　陳贇　胡應東　朱紳

凌廣　施達　劉瑜　黃梅　徐叔禰　沈恪

劉泰　張端　劉侃　封錦　錢瞻　汪瀚

朱益　孔公恂　朱貞　左明善　葉藻

第三百六十五卷

明　錢溥　錢博　商輅　劉翊　韓雍　夏時正

陳鑑　林諤　余子俊　倪謙　沐琮　江玭

陳獻章　羅倫　莊泉　張弼　張弘宜　張駿

蕭顯　王獻　林章　姚黼　姚綬　姚旬

蔣文藻　桑珠　桑悅　朱應祥　陳旦　李承箕

陳鋼　薛穰　楊茂元　林俊　程瑛　吳昊

邵珪　曹時中　黃謙　楊榮　沈瀚　李經

趙寬　尹盛　李漢　陳謙　張翊　胡鍾

朱夏　蔡桂芳　都瓊　李元壽　王瑛　陳文

陳煒　張錫　葉綬　王暘　馬獻　顧謙

蔣主孝　陳欽　陳大章　洪鍾　沈應奇　吳東升

陳焯　支鎰　洪昌　李厚　黃暹　涂端

吳佐　華清　史琳　陶成　張西銘　陸淵之

李旻　施槃　趙子積　徐溥　周庚　陸鏊

倪祚　莫懋　王佑　張乾　史循　劉蒼

沈本初　張晟　石璞　周禮　方炯　孫適

陶玻　梁淮　沙洪　沙廷梧　鄺海　傅佐

吳震　柳濟　吳鑒　張順　余孟拳

第三百六十六卷

李東陽　吳寬　吳奕　謝遷　邵寶　徐溥

李應禎　何喬新　何喬福　何宗　王與　童軒

徐瓊　沈暉　周經　陸釴　羅璟　劉大夏

傅瀚　傅潮　倪岳　謝鐸　戴珊　屠滽

程敏政　羅玘　呂獻　戴經　廖輔　張鳳翔

蔡潮　張弘至　張其湜　周宣　張淵　馬時暘

楊節　劉挺　曾琮　周佩　吳綸　皇甫信

朱存理　趙式　鄒忠　吳鳴翰　王一鵬　唐復禮

廖倩　周時勳　周璹　王敷若　陳廷泰　沈天祿

董元　喬瑛　張元澄　錢仁夫　張文淵　楊武

胡錦輅　張潛　鄒杞　張鉞　王綸　雷經

黃雲　陳厚　杜堇　盛安　王佐　秦霖

方乾　顧培　夏禮　汪道全　鄭時雍　程瑨

鍾禮　李進　蕭慈　吳璀　李橋　方絢

邵文恩　溫恭　李璧　周全　王蕃　林宣

湯敘　宗登　楊碧　吳憲　周文通　錢承德

張嘉謨　李士寔　傅亨　章寶臣　張節　徐燈

張士寔　許伯貞　陸顧　潘謨　鄭公佐　陳謨

楊士庶　范紳　陳宣　金勉　陸勉　周文夔

何暹　凌壽　柳濟　諸夏　何翠谷

第三百六十七卷

明　文徵明　文奎　文彭　文嘉　沈周　唐寅

祝允明

第三百六十八卷

明　王鏊　王延陵　楊廷和　李傑　梁儲　楊一清

李燧　洪鍾　儲瓘　張志淳　喬宇　王鴻儒

劉春　陸完　毛澄　王瓚　王守仁　都穆

蔡羽　王守　王寵　陳淳　王同祖　錢穀

王韋　王逢元　徐霖　葛澌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　顧璘　顧璞　鄭善夫　陳沂　孫一元
景暘　胡纘宗　楊慎　孫承恩　孫紹祖　常倫
張淛　汪必東　胡松　顧可久　林達　王廷陳
雲守随　林誧　成周　王謳　王鳳林　孫存
于鏊　張孚一　金琮（字魚）　謝承舉　顧元慶　李秸
周宗石　陶楷　瞿汝臣　張鈇　朱正　陸平
司馬（通伯）　李務　詹貴　沈任　張詩　高濲
楊黼　華察　李贊　鄭天鵬　江臣石　鄭雍言

朱端　宋顒章　楊應奎　曾嶼　涂徵　張允中
劉秤孫（朱治登　胡師閔）　朱貞孚　彭昉　王朝佐　嚴賓
楊珂　王洪　張含　林鉞　董宜陽　崔深
杜君澤　李泉　陳世英　蔣能　林焯　張焯
吳楚　王時任　黃源　丘山　林渠　羅黻
朱曆　柴世需　徐潮　馮濟　錢潤　嚴雍
嚴芸　張奉

第三百六十九卷

李時　夏言　顧鼎臣　許纘　張治　徐階

嚴訥　嚴澂　嚴澤　嚴濟　秦金　羅欽順
顧清　朱希周　劉麟　周倫　周用　劉節
湛若水　魏校　顧應祥　陸深　邵銳　周金
許成名　韓玉　徐江山　許宗魯　徐獻忠　張文憲
豐坊　徐蘭　燕若川　馮世雍　王慎中　馬呈道
楊儀　袁袠　袁褒　袁尊尼　顧聞　羅洪先
唐順之　王電　沈愷　吳子孝　王問　陳嵦
方元煥　潘德元　吳山　張瀚　陳鳳　許穀
莫如忠　莫雲卿　陳鎏　陳爾見　吳維嶽　馮惟重

陸師道　陸安道　王穀祥　許初　吳達　陸樹聲
邢一鳳　張寰　皇甫濂　朱曰藩　羅汝芳　周思兼
周絡元　周裕度　張天復　馬一龍　羅鹿齡　馬汝僕
周思久　王可大　胡汝嘉　魏學曾　晁東吳　郭應斗
姚汝循　張橋　戚元佐　沈公華　張瑱　章公美
徐文溥　連鑛　華鑰　左國璣　梁懷仁　蔡一槐
王問臣　張景賢

第三百七十卷

周天球　黃姬水　王穉登　吳元恭　曾喬　林應禧

楊子亨 白悅 梁典 朱俊格 朱致槻 朱棋柄
朱多燌 彭年 顧德育 陸行中 陸治 張鳳翼
張獻翼 張燕翼 文肇祉 王山 孫得原 孫克弘
項元淇 項元汴 項德純 俞允文 戚時泰 陳芹
顧源 姚涞 徐渭 沈明臣 陳鶴 蕭翀
黎民表 黎民懷 黎邦琰 林承芳 方登 張遜業
梁孜 張允孝 韋文 章藻 吳錦 張電
浦澤 顧亨 曹學 王如 王國相 徐桓
趙性魯 鄭文賢 李惟柱 談相 錢仲 蕪洲

張書紳 吳君懋 李麟 康學詩 陸旅攜 王穉全
沈文楨 沈大中 成希呂 郭岱 周仕 任傑
甘彥 華恩 孫宮 羅軫 顧瑶 張惟正
唐世美 李孟楨 米椿 唐成 韋椿 陸昞
何錞 顧從義 王埜 朱倬 吳三畏 余重謨
汪徽 康誥 張德讓 林大楨 金光初 黃猷吉
湯煥 顧大典 鄭夢禎 許光祚 張應雷 吳撝謙
李登 常信 章國舜 談志伊 徐令 張拙
張恩 龔孚 徐松年 木青 梁貴茂 黃珍

錢賓 林天駿 夏霦 姚章 林應龍 王儀
王文祿 陳言 吳應卯 莫拙 胡介 彭燦
賈登 張懋英 周鯤 方洪 陳壽徵 陳自然
張克民 陳標 溥慱 周光 程大倫 毛文煥
劉傳 陸九州 俞憲 高松 梁辰魚 江恩

第三百七十一卷

申時行 王錫爵 王衡 王家屏 王世貞 王世懋
袁福徵 王泮 張元忭 邢侗 余孟麟 余世奕
趙南星 林堯俞 陳泰來 馮大受 陳瑋 臧懋循

溫顯 張萱 董嗣成 秦可貞 朱國祚 于若瀛 劉黃裳
黃輝 焦竑 焦尊生 沈天啟 王肯堂 何湛之 何淳之
陸彥章 蔣杰 張民表 劉一焜 沈鳳翔 萬壽國 朱之蕃
范允臨 尹伸 張文肆 卜履吉 曹徵庸 陳勲 馮玄鑑
劉世教 傅淑訓 張以誠 徐光啓 尹嘉賓 宋奎光 王心一
俞琬綸 蔣如奇 楊嘉祚 來復 曹履吉 姚履旋 李開芳
黃汝亨 傅光宅 朱多煃 朱多炡 朱多爆 朱謀壟
朱謀垔 朱謀瑋 朱統煌 朱謀埩 宋之儒 金殿
謝肇淛 朱音 顧履中 范文明 袁表 黃道克

林鳳華　張仁　衛可徵　胡宗仁　郭天中　王逢年

鄔佐卿　沈春澤　曹大同　周之冕　華之方　周是山

羅文瑞　周炳文　沈熙　程福生　趙仕禎　李寧儉

吳元滿　文元善　葛雲蔡　孫謀　歐陽序　歐陽廩

第三百七十二卷

明　董其昌　黃原正　李日華　李肇亨　米萬鍾　王思任

李流芳　趙崡　詹景鳳　陳繼儒　趙宧光　趙均

陸萬里　陸萬言　周履靖　沈啓南　汪鈦　周叔宗

顧澄先　沈庭訓　周之士　朱朗昌　杜大綬　薛明益

穆光胤　張東白　沈仲亨　康時爲　徐勅　俞安期

魏之璜　朱慶斯　楊學詩　李世熯　白仲　高元雅

高孟起　谷淮　朱完　馬元震　黃之璧　沈嗣選

許伯倫　陸從龍　馮其隆　張應唯　溫如玉　蘇眉山

詹希賢　詹萬里　馮敏効　陸曾嗑　劉世學　朱應佐

葛應典　韓治　高道素　李砷　蔣之芳　張元舉

浦融　環之璞　方元懷　葛符　葛一龍　強存仁

彭汝諧　鄒謙　趙之璧　梁山　龍德化　彭天祺

宋九德　郭汝宣　黃叔道　張朗　項挺辰　杜士基

潘緯　朱履　顧瑞　葛曉　金湯　車時俊

梁思牟　黎永正　徐晁　許用敬　歸昌世　顧聽

沈如封　吳潜　沈甲秀　諸文星　王雯東　官贒

車素　胡靖　朱廷剛　周梓　朱實　周宣

錢伯升　陸長庚　尤道恒　王應賓　王愼修　杜大中

文從先　姚之裔　羅萬象　李世澤　郭惟誠　林景暘

吳鉞　蕭瑞岳　洪珠　張環　章晃　鄧良佐

宋臣熙　黃應僖　顧杲　范文光　錢邦芑　曹延光

蔣元龍　洪邦基　鍾快　王衍相

第三百七十三卷

明　黃道周　洪周祿　諸清臣　婁堅　宋珏　陳元素

曾得之　何白　吳周生　朱茂曙　朱茂晥　汪淮

俞可進　李永昌　洪度　沈瑞徵　徐弘澤　沈叔淳

陸鳴和　吳秋林　陸元厚　沈行叔　朱嫪　安紹芳

李爕仲　嚴衍　沈弘嘉　項真　宋獻　童朝儀

孫知如　張振英　高松聲　王淑　吳高節　洪墨卿

文震孟　文震亨　文從簡　文倧光　文謙光　文寵光

傅汝循　陳師泰　王一翥　陶汝鼐　陳丹衷　嘗憲學

林曰本　邵彌　程杲素　浦大治　嚴調御　房宏中

戴笠　景輝　陳振琦　周埏　吳應箕　俞塞

劉世鷗　鄺露　王琦

名氏遺闕者五人

玉華（山樵）　友松（居士）　固窮（居士）　周郎　吳十九

太監蕭敬　高麗崔瀣

名見石刻者四十六人

陳景茂　凌暉　張天保　程學　王謨　周瑄

余謙　陳珊　凌耀宗　謝宇　吳謙　何洪

屠勳　項麒　陳綱　王禮　劉棨　王德明

潘恩　吳昂　吳應鳳　王槐　顧從禮　叢恕

程道南　李中　吳自成　尸校　徐繼申　湯應龍

周承禹　林湖　李開藻　王士崧　成楫　馬繼文

詹尚忠　趙應宿　徐圖　章如珽　吳惟英　潘雲翼

朱國詔　鄭同　吳亮　釋妙清

（方外）直晚參　張字初　張迪哲　吳伯理　張復　周禎

黃棠　釋德祥　釋宗泐　釋來復　釋惠熙　濟上人

釋大智　釋惟寅　釋無辯　釋康（雪庭）　釋知　釋道聯

釋守仁　釋萬金　釋定徵　釋宗奎　釋戒襄　釋福懋

釋定暟　釋完敬　釋德清　釋宏袾　釋洪恩　釋彬公

釋宗公　釋如瀘　釋智艇　釋同大　釋智訥　釋永傑

釋如曉　釋道生

（婦女）高妙瑩　蔡氏　徐氏　馬氏　黃氏　金元賓妻

邢慈靜　黃氏　姚氏　陸卿子　徐媛　袁氏

沈伯姬　葉紈紈　張徽卿　（雲濤月波）　徐範　何玉仙

張（天駿）婢　姜舜玉　馬如玉　朱無瑕　顧文英　梁小玉

楊宛　薛素素　卞賽　王少君　楊慧娘　沙宛在

郝藝娥　楊叔卿

第三百七十四卷

式古堂明賢書帖墨蹟目

明明賢贈陳節婦詩詞卷目　明人題陳氏春草堂卷目

明明人題泉州兩義士卷目　明人題崑山水節婦卷目

明賢題沈氏植芳堂卷目　明人贈墨雲上人卷目

明人題崔氏友竹軒卷目（并跋）　明人書江接待寺八詠詩卷目

明人垂虹別意卷目（并跋）　明人碧筠精舍卷目

明名公詩翰前卷目　明名公詩翰後卷目

明名公讌飲聯句詩目（并跋）　明名公石湖夜泛詩卷目
明女玉臺翰墨餘芳卷目（并跋）
第三百七十五卷
鑒藏
唐韋述叙書錄　唐盧元卿法書錄
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　唐徐浩古蹟記
唐張懷瓘二王等書錄
附明方以智通雅裝治編
第三百七十六卷

鑒藏
宋米芾寶章待訪錄　宋米芾書史
第三百七十七卷
鑒藏
宣和書譜　宋中興館閣儲藏
宋紹興御府書畫式　宣和癸卯御府藏
宋潤州蘇氏家藏　宋南宮秘玩法書目
趙承旨倪高藏襄陽寶章待訪錄真蹟
賈似道悦生堂別錄

第三百七十八卷
鑒藏
東周密雲烟過眼錄　元湯允謨雲煙過眼續錄
明都穆寓意編　梁溪華氏真賞齋法書
明嚴氏書畫記　文嘉嚴氏書記
第三百七十九卷
鑒藏
王弇州爾雅樓藏法書　王敬美澹圃書品
韓宗伯存良家藏　明何良俊書畫銘心錄

明郁逢慶書画題跋記　明郁逢慶續書畫題跋記
第三百八十卷
鑒藏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　明董其昌容臺集
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　明陳繼儒太平清話
明汪何玉珊瑚網
第三百八十一卷
宋賢詩翰墨蹟
蔡端明　蘇東坡　蘇潁濱　蘇叔黨

黃山谷　米南宮

第三百八十二卷

宋賢詩翰墨蹟

薛道祖　韓子華　蘇子美　秦少游

陳曾之　岳武穆　蘇後湖　陳簡齋

蔣宣卿　吳傅朋　張敬夫　劉利部

朱文公　陸放翁　洪聖俞　趙子固

文信公　葉正則　郭祥卿

蘇東坡書蔡詩天際烏雲卷（虞道園　柯丹丘　張雨　倪瓚　馬治　諸詩全錄）

第三百八十三卷

元賢詩翰墨蹟

趙文敏　張師道　鮮于伯機　袁靜春

吾子行　仇山村　龔子敬　郭天錫

揭文安　馮思溫　虞道園　張夢臣

歐陽原功　趙彥恭　潘牧　鄭明德

第三百八十四卷

元賢詩翰墨蹟

柯敬仲　朱晞陽　郯仲謨　饒介之

王季野　張仲舉　高則誠　顧仲瑛

錢思復　周伯琦　楊廉夫　倪雲林

王叔明　張德機　張玄度　胡悌

沈仲說

第三百八十四卷

元賢詩翰墨蹟

俞紫芝　吳景行　唐白雲　張敷

余日強　陳穎昌　中峰禪師　釋楚石

吳聞閒　張伯雨

饒介之書張伯雨蕉池積雪詩卷（并諸名人題咏）

楊維禎書巫峽雲濤石屏志卷（內名人詩翰）

郭天錫抄諸賢遺稿（內詩品）

袁伯長貫酸齋徐敏甫郭天錫詩詞合卷（內詩翰）

元人贈畢工沈日新卷（內詩翰）

元人賦竹深卷處卷（內詩翰）

第三百八十三卷

元賢詩翰墨蹟

諸賢天冠山詩（趙文敏　袁清容　王繼學　王金　虞伯生　林傳　吳全節　祝堯　馬伯庸　杜清碧）

小遊仙詩（徐善　張南　鄭元祐　郭翼　陸大本　釋淨圭　王逢）

第三百八十六卷

明賢詩翰墨蹟

宋仲溫　高季迪　劉伯序　陳文東

周履道　張仲簡　顧謹中　徐文穆

桂孟平　俞有立　鮮大紳　羅實菴

楊文敏　王鈺　楊文定　王泉坡

李古廉　于忠肅　陳敬宗　徐元玉

許道中　丘時雍　劉廷美　張汝弼

張亨父　侯東熙　姚公綬

第三百八十七卷

明賢詩翰墨蹟

文衡山　文壽承　文休承　文道承

文啟美

第三百八十八卷

明賢詩翰墨蹟

沈石田　唐伯虎　祝枝山

第三百八十九卷

明賢詩翰墨蹟

吳文定　陳白沙　□鑰　錢鶴灘

孫忠烈　周貞菴　吳茶卿　毛白齋

王履吉　都玄敬　顧與新　方時鳴

桑林屋　王酉室　沈子公

第三百九十卷

明賢詩翰墨蹟

李獻吉　夏桂洲　楊用修　陸儼

徐伯臣　彭隆池　徐子與　表履善

張敔　黃淳父　豐南禺　陳白陽

方岳　馮咸甫　陸子傳　錢功父

徐文貞　王弇洲　龔子勛　莫雲卿

周幼海　徐文長　金在衡　邢子愿

何士抑　王百穀　杜子紆　俞養正

第三百九十一卷

明賢詩翰墨蹟

項墨林　項貞玄　項良枋　丁南羽

董文敏　陳仲醇　湯都初　顧西玫

甘雙泉　眭子辛　項亮枋　勝晉生
潘芝田　郭菊軒　陳誼　鶴仙
倪鴻寶　曹能始　黃石齋　釋一初
姚少師　邢夫人　玉臺翰墨餘芳卷
凝霞閣鑒藏明名公詩翰　明人碧筠精舍卷（內詩翰）

第三百九十二卷

宋賢詞翰墨蹟

蘇東坡　米南宮　王晉卿　方少翁
李易安　楊補之　韓忠武王　陸放翁

張叔夏　吳夢窗

元賢詞翰墨蹟

趙文敏　鮮于伯幾　楊仲弘　黎芳洲
王雲菴（合倡八詠詩附）　倪雲林　徐敏甫
郭天錫抄諸賢遺稿（內詞品）　楊廉夫書巫峽雲濤志跋（內詞二章）

明賢詞翰墨蹟

曾子啓　文衡山　沈石田　唐六如
王文肅　祝枝山　楊用修　陳道復
莫雲卿

第三百九十三卷

唐賢啓札墨蹟

韓致堯　釋懷素　梁楊凝式

宋賢啟札墨蹟

李西臺　蔡君謨　范忠宣　蘇子美
孫之翰　蘇老泉　蘇穎濱
蘇伯達　黃涪翁

第三百九十四卷

呂寶臣　韓魏公　曾子固　曾湘潭

曾子宣　曾子開　曾公卷　趙清獻
孫之翰（再見）　司馬溫公　文潞公　呂維仲
蒲傳正　唐林夫　韓子華　韓耀
韓玉汝　蔣穎叔　章子厚　呂望之
林子中　王逸老　劉德初　陳瑩中
薛道祖　張芸叟　陳仲修　部仲恭
蔡元度　李端叔　何文縝　趙德麟
李商老　口愭　蔡黃蘇米四大家合卷（內黃米二帖）
汪珂玉藏宋名公翰墨合卷（內蘇子瞻張南軒二帖內南軒帖誤題子瞻）

朱忠禧藏宋賢十七劄子（內宋公吾葉道卿章子平林子中蔣頴叔口逵劉無言口煜葉石林張天覺因吳成林彥振十二帖又解良臣吳傳明吳居父三帖）

第三百九十五卷

南宋　沈必先　胡文定　呂元直　李伯紀

劉平叔　尹和靖　蘇後湖　范景圭

徐尚老　趙元鎮　韓忠武王　汪彥章

吳傳朋　張橫浦　朱希真　張彥正

張魏公　張于湖　龍大淵　王瞻叔

洪景嚴　虞雍公　葉夢錫　汪聖錫

胡邦衡　曾純甫　王梅溪　王季海

范石湖　謝昌國　朱文公　吳雲壑

楊廷秀　陸放翁

第三百九十六卷

宋　樓大防　真西山　洪舜俞　魏華父

喬壽朋　方秋崖　杜丞相　張樗寮

蕭廷民　杜良臣　陸君實　文信公

于謨　口讀

元賢啟札墨蹟

趙魏公　管仲姬　趙仲穆　趙彥徵

第三百九十七卷

元　燕國材　方萬里　鮮于伯機　高房山

程雪樓　袁清容　鄧善之　汪國良

巙子山　虞邵菴　杜伯原　黃大癡

汪尚書　黃文獻　歐陽原功　余庭心

曹雲西　來起山　鄭明德　朱澤民

蘇西坡　顧定之　饒介之　張仲舉

楊鐵崖　倪雲林　沈仲說　張練江

屠性　李彥敬　張天雨

第三百九十八卷

明賢啟札墨蹟

宋潛溪　宋仲珩　蘇平仲　呂志學

桂右傳　盧公武　王泉坡　文宗儒

文徵仲　文三橋　文休承　文五峰

文開雲　文子悱　文懋光　文虹光

文謙光　文湛持　文彥可　沈石田

錢孔目　徐昌穀　李夢弼　王濟之

居士貞　祝枝山　王陽明

第三百九十九卷

明　王雅宜　張玉溪　都玄敬　張補之

楊介夫　許元復　徐伯臣　錢君輔

何元朗　何叔皮　陳白陽　馮子仁

□用　□修　王龍溪　王弇州

王敬美　陸平泉　錢緒山　吳雲卿

項子瞻　項又新　邢子愿　李卓吾

顧應陽　唐元徵　錢稚文　徐子先

薛明益　□正志　黃銅山　釋㬎簡

第四百卷

名人題畫詩詞墨蹟　郁逢慶書畫題跋記

倪雲林松亭山色圖　倪雲林惠山圖

王叔明華溪漁隱圖　唐曹霸玉花驄圖

梅道人墨竹　曹雲西山水

倪雲林林堂詩思圖　宋楊補之畫梅四帖

趙氏三馬卷　雲林惠麓圖

王叔明担齋圖　錢舜舉金碧山水卷

雲林古木竹石　吳仲圭松石圖

趙松雪落花遊魚圖　王叔明丹山瀛海卷

馬遠四皓奕棋圖　宋燕穆之山居圖

溫日觀蒲萄　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宋高宗書賦

錢舜舉孤山圖　錢舜舉竹林七賢圖

米友仁瀟湘奇觀　宋梁楷右軍書扇圖

宋徽宗着色鸂鶒卷　思陵題畫冊

龔開羸馬圖　宋楊后題畫冊

宋高宗題畫　思陵眠醉僧圖

唐張戡獵騎圖（以下俱續記）　郭忠恕摸王右丞輞川圖

文湖州竹枝卷　李唐虎溪三笑圖

龍圖燕穆之楚江秋曉卷　米敷文楚山清曉卷

米敷文烟巒曉景　米敷文瀟湘長卷

米元暉司馬端衡詩意卷　李龍眠華嚴變相圖

王右丞高士奕棋圖　崔白林塘刷羽圖

第四百一卷（仝前）

馬遠山居小景　馬遠雪景

宋徽廟題院畫　宋徽廟御畫雙蟹圖

思陵題畫冊花草四幀　方方壺雲林圖
夏珪長江萬里圖　高克明雪意卷
米敷文大姚村圖（石田模本）　宋復古華洛小圖
趙大年江鄉雪霽圖　潁濵先生題李龍眠山庄圖
周曾秋塘圖卷　江貫道百牛圖
王孟端水墨小景　楊補之畫梅
梅道人寫呆　趙文敏白描淵明像
雲林水墨竹一枝　王叔明雪石草堂圖
黃大癡水墨山水　梅道人山水

息齋墨竹　趙集賢林山小隱圖
黃鶴山樵鐵網珊瑚圖　泉石間齋圖
第四百二卷（全前）
高房山山村圖卷　趙文敏水村圖卷
高房山坡樹小幅　高彥敬雲山卷
趙文敏重江疊嶂圖　雲溪翁雪齋望井山圖
趙仲穆竹西卷　張渓雲鈎勒竹長卷
第四百三卷（全前）
郭天錫雲山卷　雲溪翁山居圖卷

明賢唐子畏倦繡圖　唐伯虎單條
唐伯虎題畫　沈啓南花草冊
文休承題壽意　許元復椿萱芝蘭圖題額
沈啓南淡色山水　陸叔平雪景小幅
陸叔平着色山水　文衡山着色山水
沈石田淺色山水　沈石田臨王叔明阜齋圖
文衡山着色單條　謝樗仙山水
姚雲東題竹　沈石田臨雲林小幅
沈啟南層巒圖　姚毅菴題畫七言絕

沈石田雲山小幅　文徵仲古木高逸圖
文太史倣倪迂筆　項墨林小山叢竹
文林承題畫　陳白陽倣石田小幅
沈啟南柳汀白燕卷　沈石田有竹居小幅
沈啓南題畫　石田古松
石田題畫　衡山題畫
石田冨春大嶺圖　陸包山蛺蝶花
石田五柳圖　枝山題米南宮雲山
枝山題畫　唐子畏堂上雙白頭圖

唐子畏草閣圖　陸叔平㶉鶒

唐子畏題畫　陸叔平海棠

石田竹石古梅　石田自題畫冊

文衡山聽玉圖　石田虞山三檜圖

陸包山烹茶圖

第四百四卷

唐宋名賢法書墨蹟　朱存理鐵網珊瑚（前卷所未備者依朱氏本補之）

范文正公道服贊

唐歐陽率更夢奠帖　唐歐陽率更子奇帖

唐張長史春草帖　五代楊凝式起居帖

唐懷素自序帖（內閣石刻範卷跋本諸跋附）　唐懷素酒狂帖

唐林藻深慰帖　五代楊凝式起居帖

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第四百五卷

宋范文正公道服贊　宋范文正公翰長帖

范文正公許下帖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二帖

歐陽文忠公詩帖　石曼卿古松詩

林和靖二帖　宋陳亞之詩帖

蘇東坡楚頌帖　蘇東坡惠州帖

蘇東坡琴操帖　蘇東坡草書帖

黃山谷發願文

元虞邵菴書誅蚊賦　鮮于伯機游高亭廣嚴院記

趙松雪諸帖　胡長孺撰吾子行文塚銘

高啟換南宮生傳　錢逵書虞雍公辨烏賦

劉汶黃氏蜀山序　黃晉卿蜀山賦

莫禮崔氏友竹軒記　謝常友竹軒賦

第四百六卷

歷代名賢墨蹟題跋　孫退翁庚子銷夏記

唐陸柬之書陸機文賦　張長史草書墨蹟

褚河南書孝經閻立本畫　徐季海書心經

宋朱元晦城南二十詠　范文正與尹師魯二帖

歐陽文忠集古錄跋尾　蘇米墨寶小冊

蘇子瞻若雨詩　米元章小字天馬賦

米元章大字天馬賦　黃魯直松風閣詩卷

黃魯直書諸上座　薛道祖詩卷

秦少游論書帖　宋高宗御書毛詩馬和之補圖

宋憲聖皇后書養蠶圖　宋趙樂易篆書
黃伯思書黃庭內景經　陸放翁詩稿
鮮于伯幾書杜詩　陸放翁詩稿
趙子昂臨絕交書　趙子昂自書詩稿
趙子昂書所臨馬和之毛詩圖

嘉同[illegible]
雅圖攜上[illegible]
[illegible]（郭[illegible]
錄上[illegible]

六藝之一録卷第一

錢塘　倪濤　撰

金器款識

鼎總説

周易六十四卦、莫不有象、而獨於鼎言象者、聖人蓋有以見夫天下之賾、而假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至於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仰以觀於天、俯以察於地、擬而象之、百物咸備、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圜以象乎陽、方以象乎陰、三足以象三公、四足以象四輔、黃耳以象才之中、金鉉以象才之斷。象饕餮以戒其貪。象蜼形以寓其智。作雲雷以象澤物之功、著夔龍以象不測之變。至於牛鼎、羊鼎、豕鼎、又各取其象而飾焉、則鼎之為器、衆體具矣、不特以木巽火、得養人之象而已、故聖人惟以鼎為象、然鼎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illegible]）曰宗、曰貫、則名其國也。曰讒、曰刑、則著其事也。曰牢、曰陪、則設之異也。曰神、曰寶、則重之極也。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天子以黃金。飾之辨也。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數之別也。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用之殊也。彼歷代之鼎、形制不一、有腹著饕餮而間以雷紋

[illegible]

者。父乙鼎、父癸鼎之類是也。有鍊色如金著飾簡美者。辛鼎癸鼎之類是也。有緣飾旋花奇古可愛者。象形鼎、横戈父癸鼎之類是也。有密布花雲或作雲雷迅疾之狀者。晉姜鼎、雲雷鼎之類是也。有隱起饕餮閒以夔龍或作細乳者。亞虎父丁鼎、文王鼎、王伯鼎之類是也。或如盉鼎之侈口、中鼎之無文。伯碩史頭鼎之至大、金銀錯鼎之絶小。或自方如簠、或分底如鬲。或設蓋如敦。有大小不同。而制作一體。有款識雖異。而形制不殊。或造於一時、或沿於異代。按而求之、若辨黑白。大抵古人用意皆有規模。宜特為覩美哉。若乃款識名氏雖

曰夏商從高陽之質。以名為號。配以十干而加之以父。然齊有丁公、乙公、癸公、幽公之第曰乙。齊檀之子曰壬。則十干之配。未必皆夏商也。周大夫有嘉父、宋大夫有孔父、齊頃公臣有丑父、召公之後有父乙。則加之以父。未必皆夏商也。至如形之圓者。如父癸、季㛗。形之方者。如文王、單冕。其銘迺曰作尊彝作從彝、何也。蓋先王之時、作奇技奇器者罪不容誅。用器不中度者不鬻於市。戒在於作為淫巧以法度為繩約。要使其器可尊其度可法而後已。是以洗者作盉而銘曰寶尊。孟敬父作敦而銘曰尊敦。父己作彝而銘曰尊彝。虢叔作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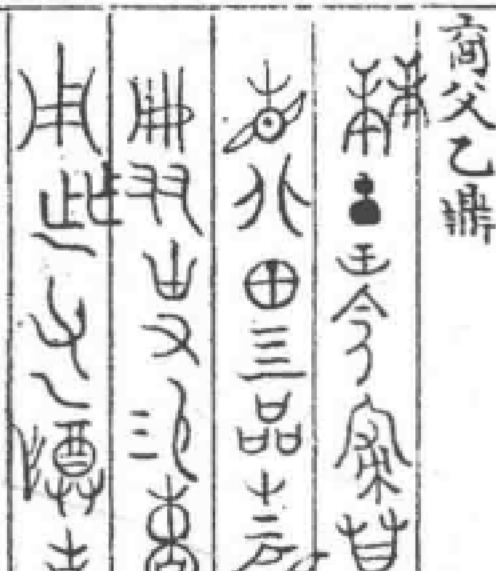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銘曰尊鬲。則於鼎言尊者。為其器可尊耳。非六尊之尊也。鳳婦作鬲而銘之曰彝。父辛作卣而銘亦曰彝。伯所作者舟也。鬲也。甗也。皆以彝名之。單所作也者舟也。彝也。盉也。亦皆以彝銘之。則於鼎曰彝者。為其度可法耳。非六彝之彝也。故左丘明外傳稱法度之器曰彝器。邢昺疏爾雅亦謂彝為法。則尊彝者禮器之總名。猶戈矛劍戟其用不同而總謂之兵。匏土革木其音不一而總謂之樂耳。然則器非尊彝而以尊彝為銘者。又不可不辨也。夫牛首之鑄、泗水之亡、雖不復見。然歷代所寶為時而出者莫知其極。惟考覈制作參稽字畫

推原而審訂之。則物象之多、名氏所疑、與夫無款識者、將大判於今日矣。

商父乙鼎



庚午王命寢廟辰

見北田四品十二月作

册友史錫頏貝

用作父乙尊彝　册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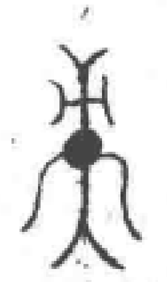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口徑五寸六分、腹徑六寸、容二升六合、重三斤十兩、三足。銘三十字。按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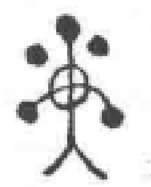
史者太史也曰友者如成王稱太史友之類所以尊之也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蓋農官耳說文曰房星為辰田候也今曰辰見則農當舉趾故命以北田四品所以授民時也昔者貨貝而寶龜曰錫賴貝者說文以賴為贏言錫貝之多也此商人作之以享父乙於寢廟而言乃及此者蓋寢廟宗廟也書曰用命賞於祖在宗廟之中作册以錫有功是亦賞于祖之意乙之號其在商也有天乙有祖乙有小乙有武乙而惟太丁之子止曰乙且此言父乙蓋不知其為何乙也（博古圖）

此彝制作最古而銘言最奇特篆尤高雅商器皆簡此又最

文可稱第一（墨林快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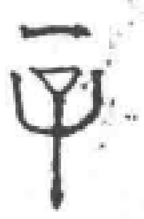
庚彝


（鐘鼎款識）


（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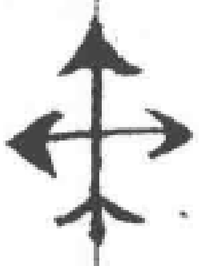
右按李氏古器錄說文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寔此庚乃有垂寔之象許慎記古語雖著其義今商器多象其形信漢儒著書自有原本耳（鐘鼎款識）

辛彝


辛

右辛彝銘亦止一字（鐘鼎款識）

癸彝


癸

右癸有紐徙而未連之象萬物之出也草昧而已草者至巽而齊昧者至離而明癸正北方而冬也故一草河圖洛書三代傳寶而夏商為近故書畫未分耳（鐘鼎款識）

按史記夏商未有謚其君皆以甲乙為號此三彝疑皆夏商之器（呂大臨考古圖）

自庚至癸一體每變以大而文有加庚癸二字與說文小異許慎云庚者秋時萬物庚庚有寔今庚作蔵無垂寔之象此

本字乃有之今癸作㸚具四屮而此癸字一屮三包癸次丑而居寅之前有紐而未達之象（李氏古器錄）

庚彝　高五寸六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三兩三足銘一字

癸彝　高七寸八分耳高一寸闊一寸八分深四寸九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八升重九斤十有三兩三足銘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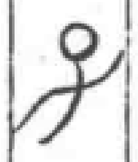
右二器其一以庚名之許慎曰庚者秋時萬物庚庚有寔故

其字作垂寅之象焉其一則爲癸而癸之字今從四屮此癸則一屮三包蓋癸與丑相次物至是有紐結而未引達之象蓋萬物之出也草昧而已草者至巽而齊昧者至離而明癸正北方而冬也故一屮河圖洛書三代傳寶而夏商爲近故書畫之法未分至篆法既立乃本其意而四屮焉自漢揚雄許慎博群書窮訓詁而智不及知無此鼎則造書之精義與旨孰得而窺之銅色燦然若金紋作龍虎雖周詩雒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現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今眼角鬣尾龍事略具象物之法雅而不迫蓋如此然商有盤庚祖庚祿父庚此鼎之作不知何庚也癸則湯之父主癸也按陶隱居刀劍録云夏孔甲采牛首山鐵鑄一劍銘曰甲則一字之銘通乎夏商要非周物也（宣和博古圖）

商癸鼎銘一字　按今篆法癸之字從四艸而此癸則一艸而三包蓋癸於方爲北於時爲冬與丑相次萬物至此紐而未達艸者少而包者多所以爲癸焉此河圖洛書之遺意而書畫之法猶未分也歷觀商周之器或古色凝綠或綠花彝綴或赭暈爛斑或土漬黯沁而此鼎獨燦然若精金宣班固所謂洛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現兮色紛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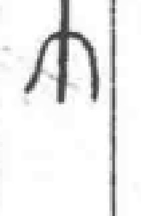
煥其炳兮被龍文者耶（紹興内府古器評）

子鼎一



子

子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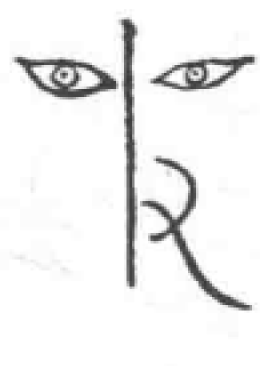
子（作立戈形）

右二銘同而後一鼎作立戈形蓋子爲父作鼎也（鐘鼎款識）

右高四寸六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一分深二寸八分口徑三寸八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一升二合重一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曰子一說商子姓故凡商之彝器其以子銘之者爲爲多一說銘之子者以傳子〻孫〻之義是器字畫簡古必周以前物三面爲饕餮狀足作垂花而古色凝綠在商器中稍加文蓋其盛時物歟（博古圖前鼎跋）

歷考諸器款識有曰子有曰孫有曰子子孫〻者雖詳畧不同然要之皆欲傳之後世相承寶用俾無失墜之意也（古器評）

瞿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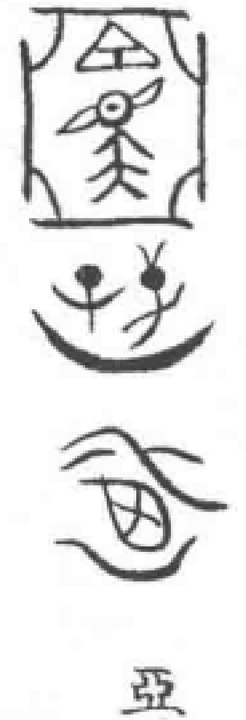
瞿父

商器以父銘者多矣瞿則未詳其爲誰也（鐘鼎款識）

右高五寸二分耳高一寸濶寸一寸二分深三寸二分腹徑五寸二分口徑五寸容二升二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二字曰瞿父商器以父銘者多矣瞿則莫詳其為誰然瞿作兩目與商瞿祖丁卣之兩目相似固未易以名氏考也是器耳足純素無紋純緣之外作雷紋饕餮歷年滋多如碧玉色宜為商器也（博古圖）

商器以父銘者多矣而瞿者質諸經傳訖無所見固未易以名氏考也然與商瞿祖丁卣皆作兩目相並正與此同當是一時之制也（古器評）

名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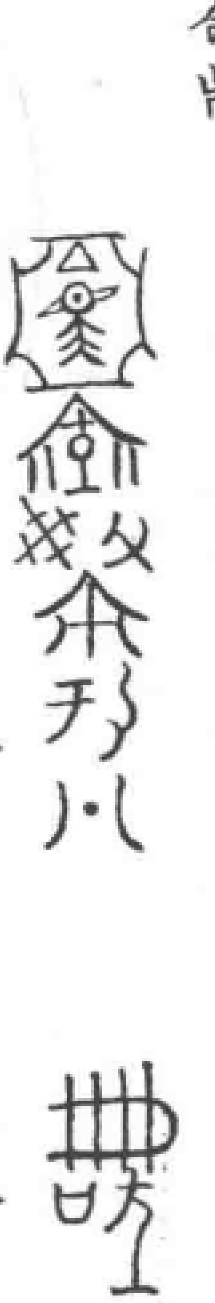


亞形中召夫子辛月迺

召父者於經傳無所攷商冊命鼎亦著此名也（鍾鼎款識）

右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二分濶一寸深三寸二分口徑長五寸一分濶三寸八分腹徑長五寸濶三寸八分容二升三合重四斤十有二兩銘八字內一字不可識召夫於經傳無所考商冊命鼎亦著此銘殆一時所作然校其款識無室字而作亞形內著召夫是亦廟器也（博古圖）

冊命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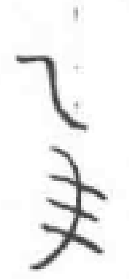
亞形中召夫室父癸象形行

冊命

昔周穆王命畢公而曰作冊畢則冊命者為冊書以命之也（鍾鼎款識）

右高七寸耳高一寸五分濶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長五寸一分濶三寸八分腹徑長五寸二分濶四寸九分容二升三合重四斤一兩四足銘一十字昔周穆王命畢公而曰作冊畢則冊命者為冊書以命之也亞形內召夫二字而繼之以室則為廟器也抑又明矣（博古圖）

商乙毛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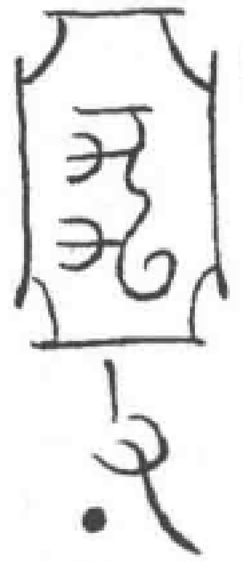
乙毛

右鼎銘曰乙毛博古云是蓋芼羹之用於是乙毛目之然以予考之毛其姓乙乃其號耳（鍾鼎款識）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二分濶一寸三分深三寸六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七兩三足銘二字曰芼者言薦享之物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羞亦無所不用故昔人謂五穀不熟曰饑則蔬於飲食間

所不可後是鼎蓋芼羹之用於是以毛目之曰乙者商之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今銘乙則太丁之子然腹有蟬紋腹飾饕餮間之雲雷亦以貪者懲也然則昔人遠取諸物良有以哉（博古圖）

商亞虎父丁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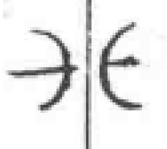
亞形中虎 父丁

右鼎銘亞形內著虎象凡如此者皆為亞室亞室者廟室也父丁者商君之號也（鐘鼎款識）

右高六寸四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二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四寸一分腹徑長五寸六分闊四寸六分容二升有半重五斤九兩四足銘四字亞形內著虎象凡如此者皆為亞室而亞室者廟室也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祏而杜預以為宗廟中藏主石室者是也父丁商號也飾之虎所以取其義如司尊彝用虎彝以為追享之器蓋亦見其義之至耳商以此銘鼎至周監二代而損益之以致詳辨故獨有取於彝云（博古圖）

商以為丁號者六而此曰父丁者未知其為何丁也亞者廟室之象故凡著此象者皆廟器曰虎取其義而已矣如司尊彝用虎以為追享之器則虎之為義其或取於此歟（古器評）

商公非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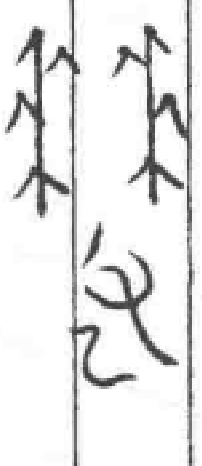
非

按史記有公劉五世孫公非者考其時正與祖甲相近則作此鼎者當為公非無疑矣（鐘鼎款識）

右高五寸八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口徑五寸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二合重二斤十有五兩三足銘一字曰非非者蓋作器人之名氏也其形制則類立戈父甲鼎

寔惟商器按史記有非子為周孝王主馬者其去商遠甚為不侔惟公劉五世孫公非者考其時正與祖甲相近則當為公非矣（博古圖）

禾父己鼎



禾父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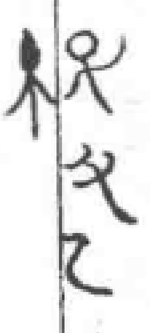
銘曰禾父己禾則象禾之形也（鐘鼎款識）

右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一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三合重三斤一兩三足銘三字一

字作禾形二字曰父己後世傳習之謬而以尊彝畫禾稼其上雖一時俗學之陋固亦有自來矣父己商己也今所收父己彝而一字持戟形大抵商器類取諸物以為形似蓋書法未備而篆籀未分也是器耳足純素三面為饕餮而間之雷紋文縷與父己彝近似之其一代物也（博古圖）

是器銘三字一字作禾形二字作父己歷觀商器類取諸物形似以為銘識蓋書法未備而篆籀未分耳故耳禾有養人之寔凡取以為飾者當以是為義父則商之雍己也（古器評）

商持刀父己鼎　（鐘鼎款識作子父己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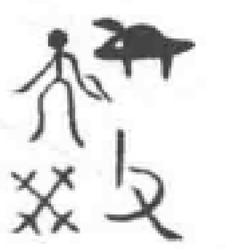
子（持刀形）　父己（博古圖）

子父己（鐘鼎款識）

右高五寸一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三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五合重二斤六兩三足銘三字按三代之間惟商為尊神凡於祭祀必致其盡故於鼎間作子象以持刀非特鼎也尊之與卣悉著此焉蓋供子職者不如是不足以見其竭力從事之意是以先王之事親於羞嚌則執鸞刀入舞則執干戚至於耤田則秉耒焉必躬必親每每如此又況尊神之世乎迹其商世曰父己者雍己也凡鼎彝用享其父則必識以其子繼雍己者乃其弟太戊則所謂子果誰耶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耶（博古圖）

商器銘載多持五兵非著伐功則明子職著伐功則如樂之武舞是也明子職則如羞嚌則執鸞刀是也父己則雍己耳（紹興古器評）

商父癸鼎一　（鐘鼎款識作兕父癸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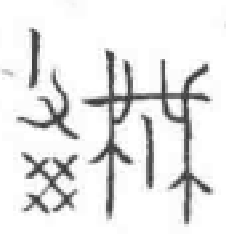


兕　父

子（執弓）　癸

銘作子執弓者謂其有武功也旁作象形兕（鐘鼎款識）

商父癸鼎二　（鐘鼎款識作子父癸鼎）



戈（字貝）　父癸

鐘鼎款識云立戈形

銘曰子父癸蓋子為父癸作此鼎子作立戈之狀（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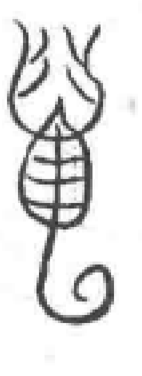
商父癸鼎一　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四寸四分腹徑四寸八分容一升九合（銘四字）

商父癸鼎二　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三合（銘三字）

右二器皆曰父癸第一器曰孫旁作兕形昔人嘗取兕角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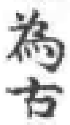
為觵曰兕觵郭璞有山海圖賛曰皮充武備角助文德古人取於兕者如此又皆作持弓狀蓋九射之禮必寓之以射而弧矢者男子之事鼎之設飾豈無意乎第二器作立戈狀蓋商有謂父癸尊者作立戈有所謂父癸鼎者作横戈有所謂父癸卣者作執戈器之畫戈為所取小之義此類銘戈形㞢一時之制也（博古圖）

商蠆鼎



蠆（博古圖云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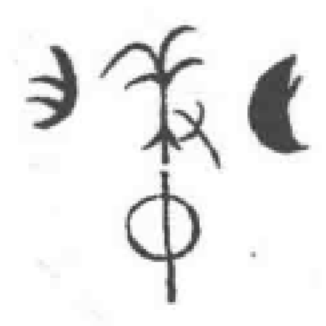
按此鼎銘蠆象形篆也博古録云蠆雖微物而善毒人以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故銘之於鼎也（鐘鼎款識）

右高九寸六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六分深六寸三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徑八寸七分容一斗四升一合重十有四斤二兩三足銘一字作萬形考其蠆字取其形象至後世小篆亦作萬而注謂象形則為古蠆字無疑蓋姬周而上銘識簡古如魚敦饕餮鼎皆商器也悉取物以為篆今蠆亦如之蠆雖微物如善毒人亦君子之所思患而預防之故其銘之鼎宜焉又蠆疑為人名若周恭王之三年鄭獻公蠆立又如公孫蠆之類則鼎之識殆亦商人之名也（博古圖）

右蠆鼎銘藏祕閣銘一字象蠆形呂氏考古圖云即古文蠆字（金石錄）

祕閣有蠆鼎祥符初舒郡王上之其銘作蠆形余以書傳校之疑為公子蠆也春秋時如鄭厲公魯公孫與陳袢之族雖皆以蠆制名然自昔古器得者多子尾所為自送女器不苟作皆考合禮經存當時制度知子尾為器其衆且不勝舉也古之為書者存於象形傳曰書者畫也故凡有形之物必寓之象至無形不可以象類得者然後寓之意而會焉意不能會而形類象變則轉注以相授指事以相辨諧聲以相合故字本象形且曰孳乳以相生也其變於此者形不足盡然後廣取以備物各有本也許氏說文解字雖本秦篆然蠆之字猶為象形蓋秦人改書文以作故其原亦本古字唯點畫少變服虔曰蠆長尾謂之蠍特其尾之名耳又曰蠍毒傷人曰蛆（張列切）則其蠍之毒人者也今既以蛆為蠅種則不復以螫為蛆矣以蠆尾為蠍則還以蠆為異文宜其古字廢也（廣川書跋）

商秉仲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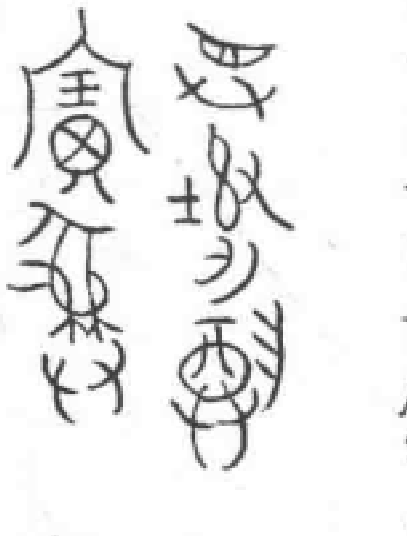


秉仲者書傳無考然字畫奇古兩旁二字亦左右相戾有折木之意蓋鼎之為字下從折木耳（鐘鼎款識）

右高六寸一分耳高一寸濶一寸二分深三寸六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六合重四斤有半三足銘四字按王安石字說秉作秉從又從禾此上一字作秉以象禾又以為又乃秉字也秉仲者索諸書傳訖無可考以其器之

精練渾厚可愛知為商物耳（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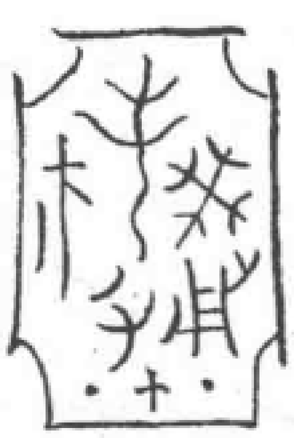
商夔鼎（博古圖云商素腹寶鼎）



夔乃作鼎者之名者耳此鼎也而謂之彝蓋彝者法度之器非六彝之彝也（鐘鼎款識）

右高五寸三分耳高一寸濶一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三分容二升有半重三斤九兩三足銘五字上一字未詳四字曰作尊寶彝此制度乃鼎而謂之彝蓋商器類以彝銘之蓋彝以言其法非六彝之謂彝是器耳為絢狀腹足無紋渾厚純質斷商器也（博古圖）

商若癸鼎



右鼎銘於亞形中作一若字銘其作器之人也（鐘鼎款識）

右高五寸八分耳高一寸一分濶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

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二兩三足銘八字於亞形中上作一若字銘其作器之人也旁作旂旆之勢於左旌其位也又作兩手互執物狀於右以著薦獻之象而且昭其獲助也四隅作癸丁甲乙褚然陳布昭其日也中作父字明子職也蓋九旂名物皆從於太常則至尊有之至於諸侯則建旗軍吏則建旂孤卿則建旜中大夫則建旟下大夫則建旐道車則建旞斿車則建旌而士與馬故旗旆所以旌其位者如此古之制字於與作与以兩手交相舉明非一力也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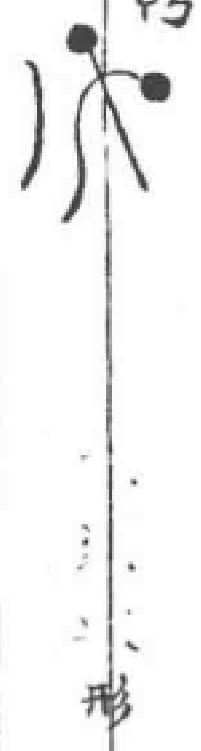
加於孝乎詩亦云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則得多助者所以為孝也故兩手互執物所以著薦獻之象而昭其獲助者如此天有十日地有十二辰各以其類而為配合在商言其略故凡彝器止以言其日若商敦言己丁與此鼎言癸丁甲乙者止以十日也在周言其詳故凡彝器復兼言其辰若周尊言丁丑周彝言己酉者又兼其辰也昔者內事用柔日所以順其陰之入外事用剛日所以順其陽之出婚姻內祭皆內事故用柔日師田外祭皆外事故用剛日然則是祭言甲者剛日也言癸丁乙者柔日也此所謂紀其日欤

今所藏器有言祖有言父有言兄下以身于上也有言子有言孫子孫之所自致也此又所謂言父者所以明子職欤然其形制此比商（器）復加文縟三足皆作饕餮氣韻復古真商盛時器也（博古圖）

若者作器之人也旁畫旗斾書功太常之義也兩手執物著薦獻也布癸丁甲乙於四隅紀其日也中作子字明子職也

商人制字類取諸物以為形象蓋書法未備故耳（紹興古器評）

商象形饕餮鼎



右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七分濶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五寸四分容二升三合重三斤九兩三足銘一字按此鼎款識純古彷彿饕餮之形後人觀象立名故取為號至周監二代文物大備凡為鼎者悉以此為飾遂使呂氏春秋獨謂周鼎著饕餮而不知其原寔啟於古也按春秋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問鼎之語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則商之為法亦基於夏而已周實繼商故亦有之耳昔人即器以寓意即意以見禮即礼以示戒者

如此（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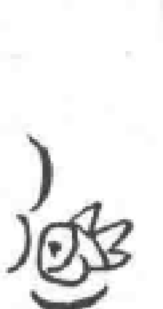
按鼎銘一字奇古不可識亦商器也愚謂銘字疑是戊蓋乙鼎庚鼎之屬（考古圖）

商畫多取諸物以為形似如魚鼎以貝為魚蠆鼎以蠆為蠆之類皆是書法饕餮貪獸也自商至周凡為彝器者往往取以為飾所以示飲食之戒而呂氏春秋獨謂周鼎著饕餮何哉（紹興古器評）

商之器銘多取象於物故有為蠆形魚形之類於鼎者為犧形兕形之類於卣者為龍形之類於觚者為蜼形之類於尊

者雖曰書畫未分固應如此然古人取象命意莫不有理非徒為也（同上）

商魚鼎（鍾鼎款識云月魚基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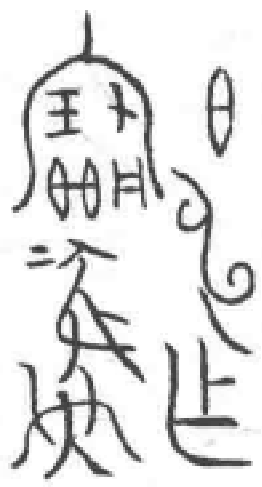


月魚基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濶一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五寸容二升三合重三斤一十兩銘三字月魚基且古者祭祀之名不一祭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祭日於王宮祭月於夜明祭星於幽禜各以其類求之則於薦獻之

物豈非亦以其時即故　有月星尊日星皺者是各以其類而為之器是鼎銘以月繼之以魚者豈祭祀之器既以其類又求其類於物耳如詩所謂季冬薦魚春獻鮪者以其時為薦獻也基者無所經見惟說文以為薦物之丌蓋象形也（博古圖）

商伯申鼎



伯申作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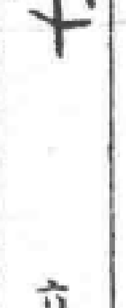
伯申經傳無所見蓋不可得而見考矣（鍾鼎款識）

右高五寸四分耳高一寸濶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七分容三升重三斤二兩三足銘五字曰伯申者於傳無見蓋不可得而考矣然是器有可得而論者凡鼎彝之屬莫不有文或飾以雷篆雲紋或錯以夔龍蟠螭之屬而此獨通體純素制作朴古意商尚質其商人之為乎（博古圖）

伯申索諸經傳訖無可考然觀其通體純素不加文鏤之飾制作朴古商世尚質其商人之為乎而又二器銘識皆同形模大率相似惟前器銅色凝綠後器土花黯漬為小異耳以

一時所作之器也（紹興古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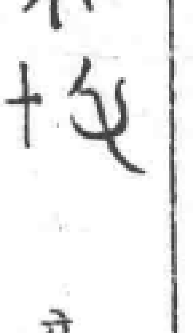
商立戈鼎



立戈形

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二分濶一寸深三寸七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五寸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一字（博古圖）

商立戈父甲鼎（鍾鼎款識云父甲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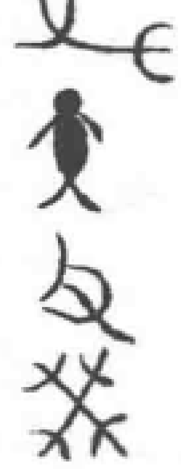
立戈形　父甲

歟

銘曰子父甲蓋子為父甲作作彜也（鐘鼎款識）

高五寸六分耳高一寸四分濶一寸二分深三寸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七分容二升四合重四斤七兩三足銘三字（博古圖）

橫戈父癸彜（鐘鼎款識作孫父癸彜）



子孫父癸

右銘子之字作橫戈立亦戈之意也（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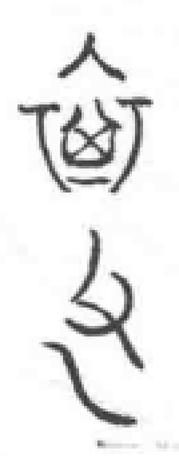
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四分濶一寸二分深三寸口徑四寸

九分腹徑五寸七分容二升四合重四斤八兩三足銘四字禹後之戈氏也蓋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於爵有立戈爵於甗有立戈甗於尊則有立戈癸尊於卣則有執戈父癸卣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也王安石字說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為取小矣其取為小故當節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雖然戈所以敵物而勝之故我之字從戈者敵物之我也非有勝物之智則不能敵物非有立我之智則至於失我古人託意兹亦深矣雖然議者謂春秋閒徐子會齊侯其所賂之彜有曰甲父者遂指父甲以為甲父是大不然夫杜氏以甲父為古國名故高平昌邑之東南有亭亦曰甲父亭若乃父甲則商子孫追享其父者故加父於上以顯尊神之意倘以為甲父則是以國名變商彜矣遷就傅會之說不可不察也（博古圖）

按父癸商彜也而或者以為禹後常有戈氏遂以戈為姓今考斯器飾以橫戈銘以父癸則所謂戈者非禹後之戈氏明矣蓋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於爵有立戈（爵）甗有立戈甗於尊有立戈癸尊於卣則執戈父癸卣然則飾以戈者皆商之物也王安石字說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為取小矣其

取為小故當節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古人託意兹亦深矣（紹興古器評）

商秦彜（鐘鼎款識云秦父乙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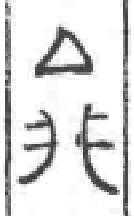
秦父乙

銘曰秦父乙蓋秦國名也（鐘鼎款識）

右高六寸六分耳高一寸三分濶一寸四分深四寸四分口徑五寸九分腹徑六寸七分容四升七合重四斤六兩三足銘三字純外隱起雲雷狀按父乙商也而周有召公尊其銘

亦曰父乙此豈周器乎曰不然名公尊者周王用以褒大召公之子孫而乙者其名也父者所以尊稱之也如康王命畢公而曰父師平王命文侯而曰父義和蓋示有所尊也豈此所謂父乙者哉況周人作銘文字以備此鼎質而字畫奇古非商器而何曰綦者按列禦寇嘗言綦衛之箭而音釋者以綦為其且按史記綦國之竹為據則綦國名也歷考商書雖不聞有國之為綦者然歸亳之際諸侯所會者至於三千安知其無綦耶大抵為史者非因事以見之則亦不能備載矣（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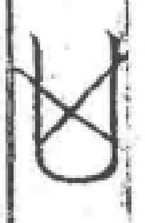
象形鼎



鼎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一寸六分濶一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六寸四分容四升重三斤六兩三足銘一字製作精純與商辛鼎無異凡鼎之銘有曰尊鼎有曰尊彝而此獨以鼎為誌者考諸鼎字於雍公緘鼎作貝於大夫鼎始作鼑於得鼎作貞字畫變易無常而漢鼎又作鼎其下體頗與此近深意其為鼎字且鼎字上從二一而口之下從析木一陰一陽之謂道鼎者器也而道寓焉一則成象一則效法故從二一以木巽火者飪也故從析木此鼎其文雖異而下皆左右戾有析木之義深得古書之義體著此銘者古人所以正名也以易考之革去故鼎取新又見其新新不窮之義（博古圖）

箕鼎



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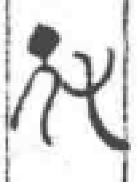
右鼎銘古器物銘并淮陽石刻並攷作箕字（鐘鼎款識）

余考此鼎無銘識有刻在蓋曰甘以書文考於古在篆為箕在籀為期在文古為其然未少異也刻畫朴古款識深重與

商相鼎類書至精工非後世書篆字可識自漢以來功力漸改無復款文如三代時故悉刻鑿為之今視其文如木蠹蟲行以此知為周秦間寶器也嘗考於古齊公孫竈生欒施施字子其至其後世以王父字為氏故漢有況其古者廟器以名宴器以字此其為宴器者欤欒施氏嘗作此器後世守之不廢按其籍至和中齊郡上之齊無其姓與名可索而知也今考古文孝經其為尊古文老子其為亓或體為尊王存乂為亓古書亦無以為甘者惟顧野王以甘為箕後世共疑於此林罕以甘為其蓋本鼎銘以考書法當古文廢絕後罕能

以古學自考不徒爾也昔走作寶味鐘銘與李姜敦盂及石鼓皆从甘為其則林之說是也今人不知古字或譏罕不能据古而自臆說觀鼎篆所存乃與罕合孰謂不知而妄有作也（廣川書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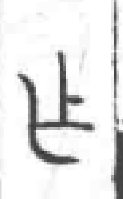
父子鼎



父　子

鼎名曰父子蓋為父子作此鼎而言其父子者亦子子孫孫相承之意（鐘鼎款識）

商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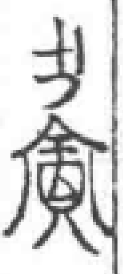


乙　作

右鼎銘曰乙作蓋作器者乙也（鐘鼎款識）

右得於鄴郡亶甲城按鼎銘乙下一字不可識考其形制文字及所從得蓋商器也（呂氏考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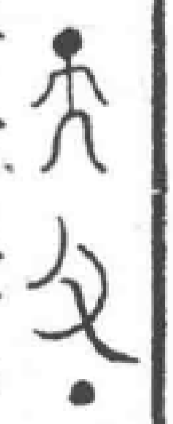
寶鼎



作　寶

右寶鼎銘曰作寶班固詩云洛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現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殆是鼎耶（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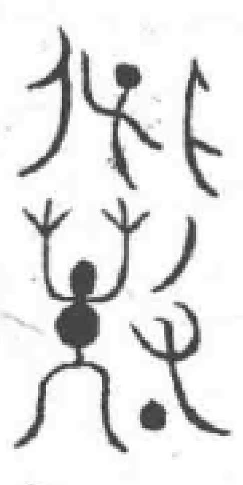
子父丁鼎



子　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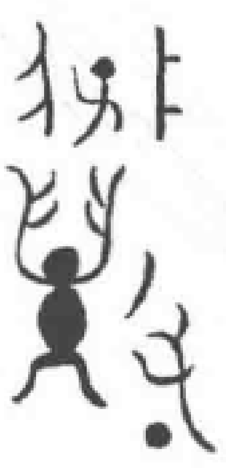
右銘曰子父丁蓋子為父丁作此鼎耳（鐘鼎款識）

商子孫父丁鼎一



孫執刀　子　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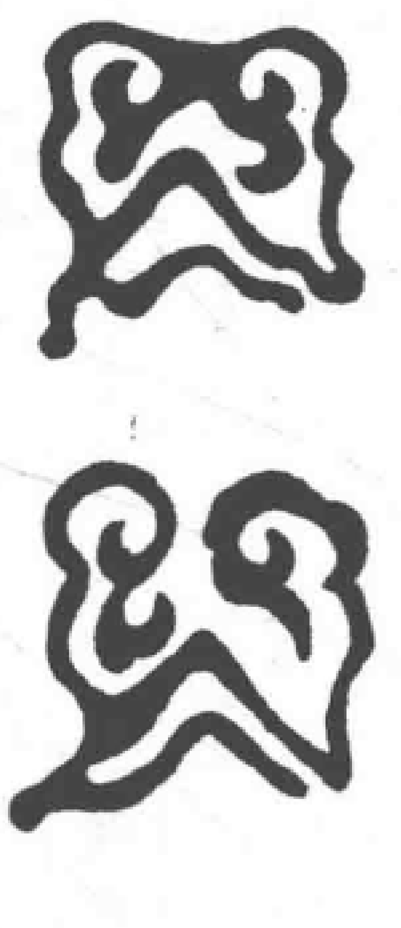
商子孫父丁鼎二



祈孫　子　父丁

右二銘前一器上一字作持刀之狀者孫也蓋子與孫同為父丁作此祭享之器耳後一器上一字曰祈有貽厥子孫之意（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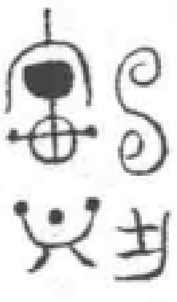
濟南鼎



右二銘字畫奇怪未容訓釋以鼎出濟南姑以名之耳（鐘鼎款識）

商申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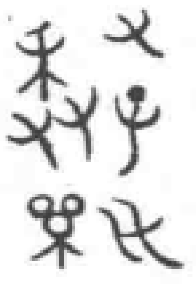
銘曰申作寶鼎申乃作鼎者之名也（鍾鼎款識）



申作

寶鼎

商足跡父子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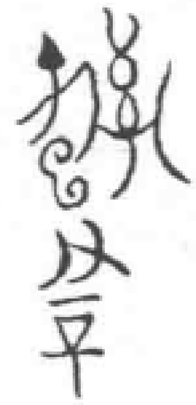
足跡　子作

禾　父鼎

右銘上作足跡之狀又言父子作禾鼎蓋父子同作此鼎也

（鍾鼎款識）足跡者言能繼跡於父祖也（同上）

商衛父辛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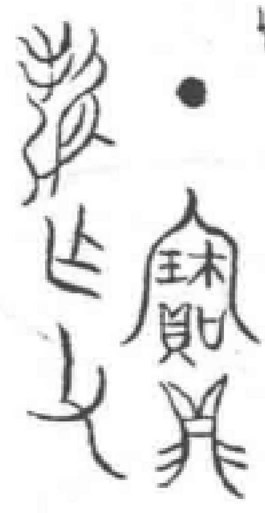


衛

子孫父辛

衛與率同蓋作器者之名也率與子孫同作父辛祭享之器耳（鍾鼎款識）

商父子鼎



丁寶鼎

作父

右銘上一字未詳乃作器者之名也（鍾鼎款識）

商仲作辛鼎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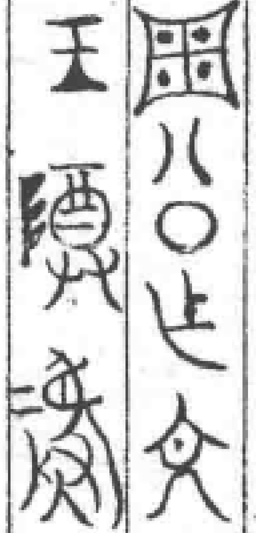
伯仲之叙別長少自堯舜以至三代盡然惟著稱則異夏商不待年五十凡長則稱伯次則稱仲周人必待五十而後稱伯仲此其制文也仲作辛鼎其可考者以名知之辛壬丁甲惟殷為叙而伯不配甫者亦殷道也禮緯曰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又益知其說信然（廣川書跋）

六藝之一錄卷第二

錢塘 倪濤 撰

金器款識

周文王鼎



魯公作文

王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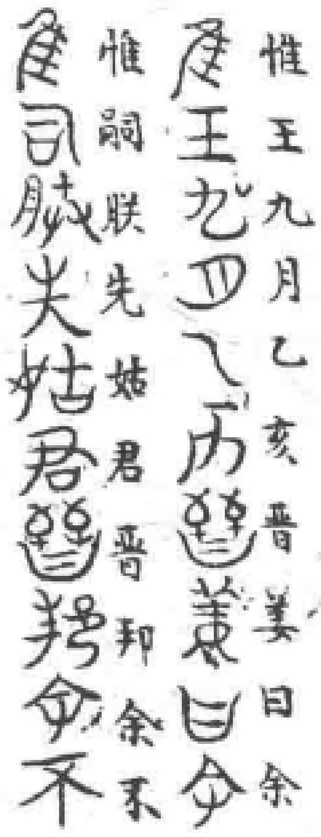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三分濶二寸深三寸八分口徑長六寸一分濶四寸三分腹徑長六寸三分濶四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一十二斤三兩四足銘七字按鹵字許氏說文云從西省象盬形鹵即魯字也古尚書魯作鹵古之文字形聲假借如鄉作許咎作皐繆作穆之類是也尊說文云酒器也從酋廾以奉之今草傍加阝乃阜字從阜者盖取高大之意彝說文云宗廟常器也從糸糸綦也廾持米器中寔也上聲者糸也下作𠬞者廾也魯公者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今考其銘識文畫尚類於商則知周公之時去商未遠故篆體未有變者以是推之則此為周公作祭文王之器無疑其制足象蜼形上為鼻下為尾高而且長其兩耳亦鏤蜼文蜼之為物爾雅以謂禺屬昂鼻而長尾尾有兩歧遇雨則以尾塞其鼻盖取其有（智）袞冕繡宗彝之章而以虎蜼亦此義也其身四周隱起獸面盖饕餮之象也古者鑄鼎象物以知神姦鼎設此象盖示飲食之戒銘曰尊彝者舉禮器之總名而已是鼎也仲忽於元祐間進之奇古可愛足以冠周器腐儒抉持異端輙稱墟墓之物以請罪焉方當紹述先烈作新大政故用堅遏朋邪以彰寶器俾一時純正不汩於朝異代神奇復顯於世豈不快哉（博古圖）

右文王尊彝銘紹聖間宗室仲忽獲此器以獻有旨下祕閣考驗而館中諸人皆以為後世詐偽之物不當進於御府於是仲忽坐罰金然其器猶藏祕閣初仲忽以器上銘一字與小篆鹵字相類遂讀為魯因以文王為周之文王曰此魯公伯禽享文王廟器也其言頗近乎夸故當時疑以為偽然茲器製作精妙文字奇古決非偽物識者當能辨之惟遂以為魯公器者初無所據爾（金石錄）

古人多以形聲假借如鄉作許咎作皐繆作穆之類不可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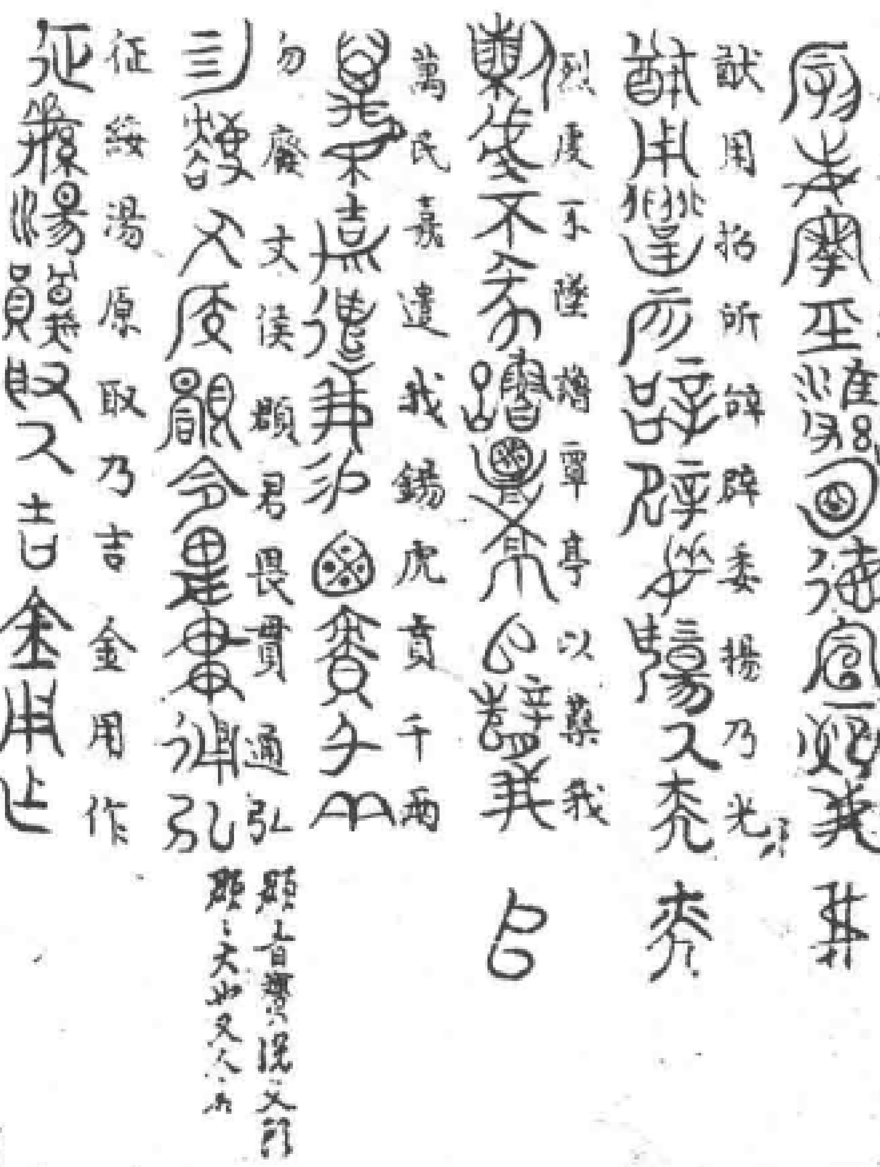
舉知此則以卣爲魯蓋無可疑魯公者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克商徧封同姓功臣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魯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以是推之則此器乃周公所作以祭文王者也此鼎也而謂之尊彝舉禮器之總名而已（紹興古器評）

周晉姜鼎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

惟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



叚妄寧經雍明德宣卹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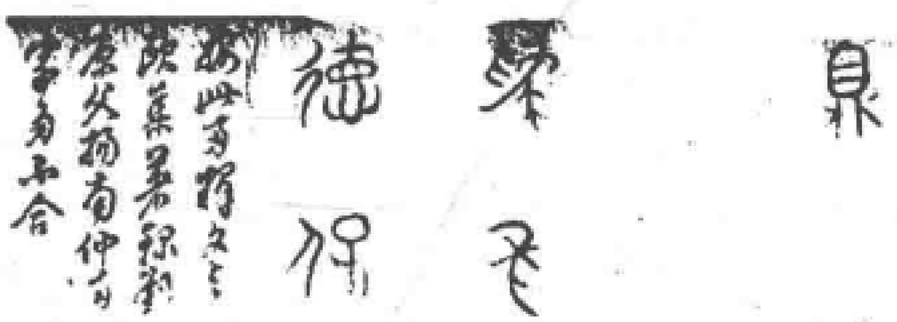
猷用招所辟妥揚乃光

烈虔不墜𢽫覃亨以嘉我

萬民嘉遺我錫鹵責千兩

勿廢文侯顯君畏貫通弘（顯上有貫說文貫顯〻大也又人名）

征綏湯原取乃吉金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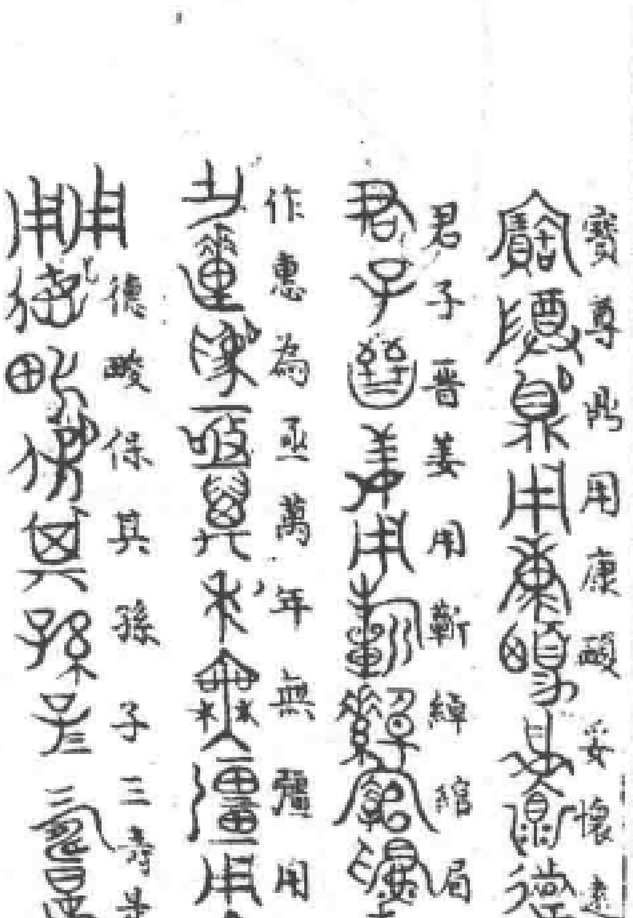


按此字釋久〻

說文篆文保字

原父釋爲伸字

字多不合



寶尊鼎用康𩓥妥懷遠廷

君子晉姜用蘄綽綰眉壽

作惠爲亟萬年無疆用享

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韓城鼎銘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　安寧巠雝明德宣　我猷用　所辭辟　劉虔不　呂寵我萬民嘉遺我錫鹵賚子（千）兩金灋文侯顯令畢　征綏　堅久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𩓥妥懷遠邦君子晉姜用蘄　𦗐壽作惠　亟萬年無疆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原父釋文原父既得鼎韓城遺予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楊南仲能讀古文篆猶爲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父在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爲先秦古器記原父博學無所不通爲余釋其文銘以今文而與南仲時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識君子（集古錄）揚南仲云嘉祐己亥歲馮翊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於右按其銘蓋多古文奇字　蔡襄云得原父鼎器銘知古之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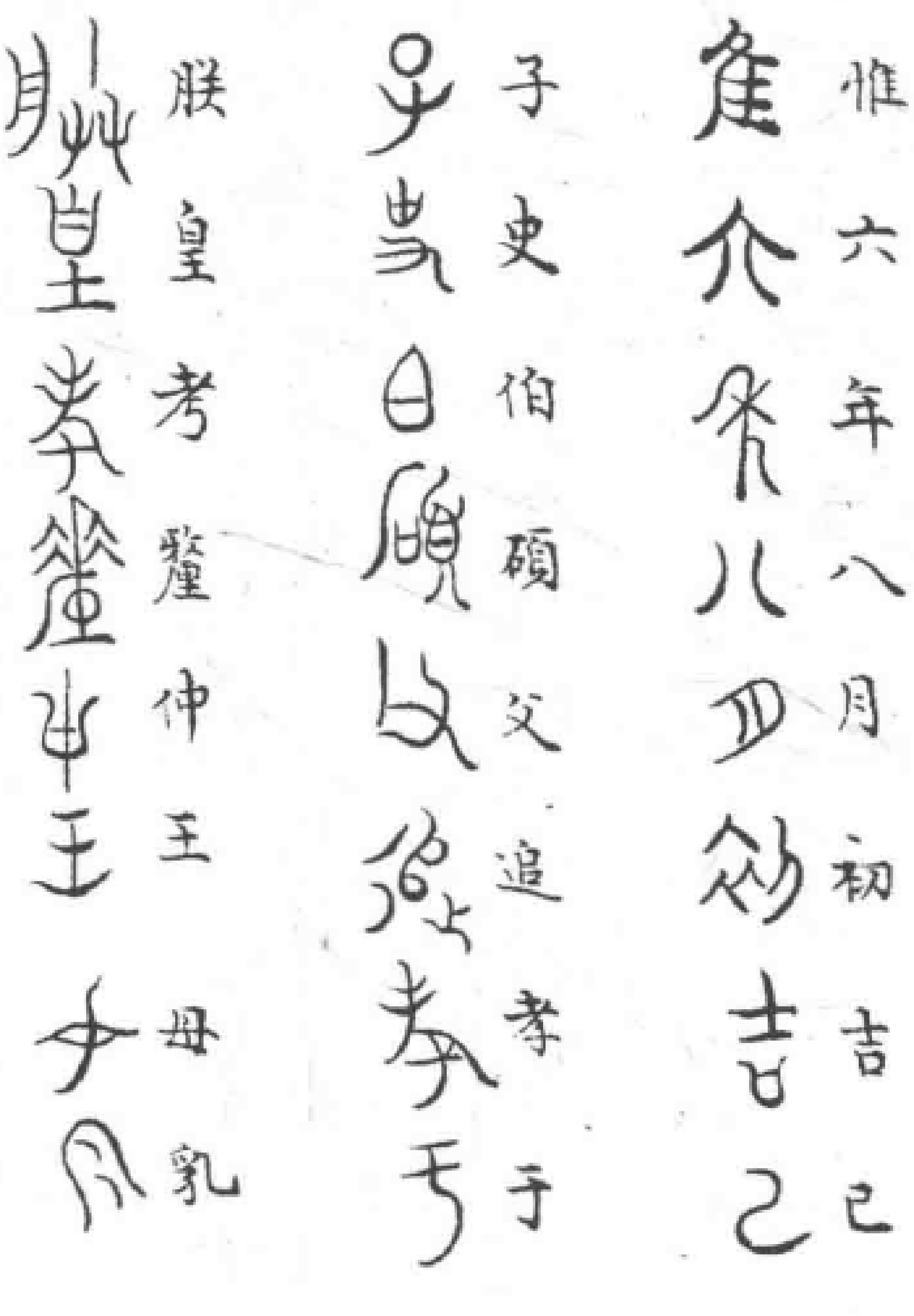
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所見止此（書畫譜）

晉姜鼎以今權量校之其重若干其容若干以合周律當為權若干為量若干周自中世天子不得考度量協㬰器侯國得為自制則當晉國不知其為權量輕重多寡也銘曰惟王十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先姑君晉邦余不敢荒寧知其為晉鼎矣然則其謂晉姜則齊女也春秋時齊歸晉女者獻公則齊姜文公則大姜平公則少姜在其春秋前則穆侯夫人書傳雖有遺缺不得盡見然其著者此爾少姜早死妾姜

不得主祀穆夫人不盡穆侯世惟文公夫人當襄公世猶不棄祀事疑此大姜鼎也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故舊史以示成法今晉人作鼎則曰王矣是當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也考於禮制鼎者或以晏享亦或以饗祭其數亦異矣故有正鼎者謂牛羊豕魚腸腊胃膚也其在羞鼎則膷（音香牛臛也）臐（音熏羊臛也）膮（音囂豕臛也）矣蓋食禮無膚祭禮則有之故其大者為膚鼎惟鼎則享備體也晉姜之作殆膚鼎謂耶（廣川書跋）

右高一尺三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二寸深七寸七分口徑一尺四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寸容四斗一升重七十七斤二兩三足銘一百二十有一字晉姜齊侯宗女姜氏以其妻晉文侯故曰晉姜覩其始言君晉邦取其寡小君之稱以正其名中叙文侯威貫通洪征綏湯原以顯己之有助追其末也又言保其孫子三壽是利則三壽者與詩人言三壽作朋同意盖晉姜覩其始特保我子孫而外之三御亦與壽考也款識條理有周書誓誥之辭而又字畫妙絕可以為一時之冠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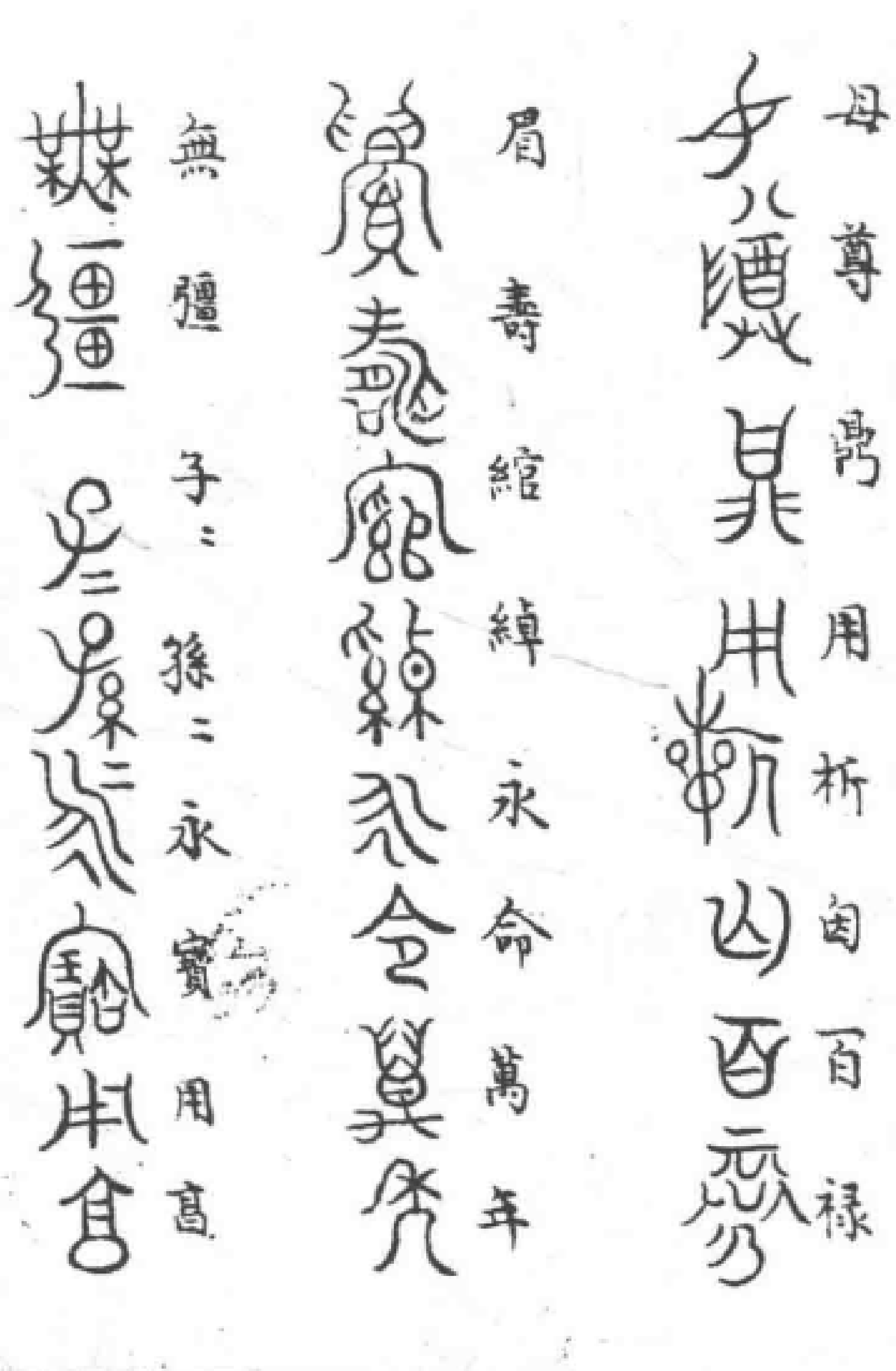
周伯碩父鼎



惟六年八月初吉己

子史伯碩父追孝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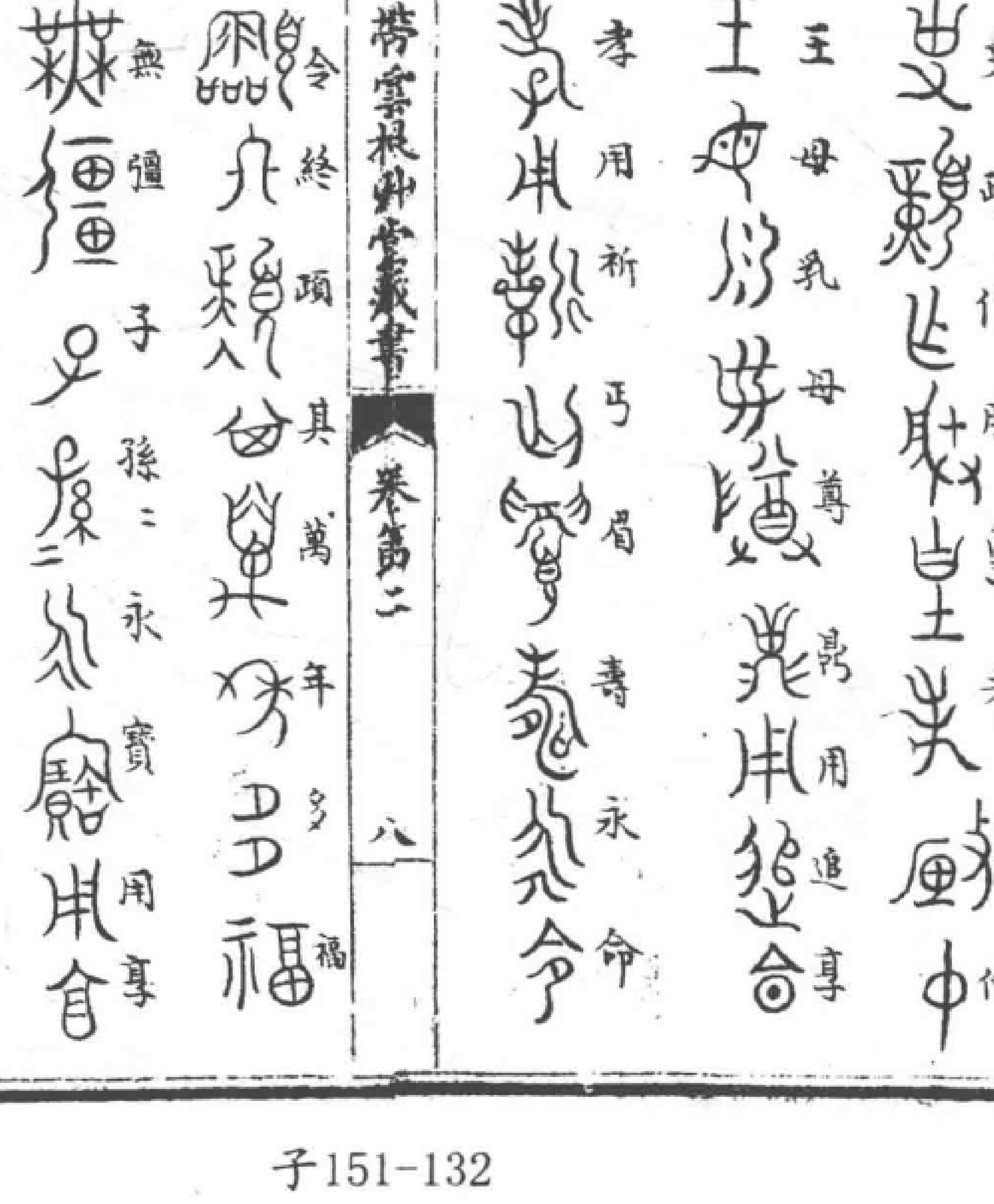
朕皇考釐仲王母乳



母尊鼎用祈匃百祿
眉壽綰綽永命萬年
無疆子〻孫〻永寶用享

右高一尺六寸九分耳高四寸四分濶四寸八分深九寸九分口徑一尺六寸八分腹徑一尺七寸九分容九斗五合重一百二十斤八兩三足銘五十字耳足啗素純緣之外飾以蟠夔腹間比以觧紋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者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也曰子史伯碩父者伯碩雖不見於經傳然周有太史內史之官謂之子史則稱於父曰子舉其官曰史而伯碩父則又其名也曰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乳母者用昭孝享于其考妣也釐謚也而曰釐仲者蓋古人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則仲疑其族也若王母乳母則追孝皇考而并及之其曰綰綽則祝以優裕之辭耳（博古圖）

周史頊鼎



史頊作朕皇考釐仲
王母乳母尊鼎用追享
孝用祈匃眉壽永命
令終頊其萬年多福
無疆子孫〻永寶用享

右高一尺四寸六分耳高三寸九分濶四寸三分深九寸五分口徑一尺五寸腹徑一尺五寸六分容二斗六升三合重七十六斤三足銘四十三字耳足純素純緣之下以雷紋為飾曰史頊者雖不見於經傳蓋史則言其官頊則言其名是器與前伯碩父鼎言其考妣謚號大率相類然所異者此鼎

差小特不紀其歲月雖辭有詳畧器有小大不害其為同定一時之物（博古圖）

史伯碩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嘗命校其權量所極并其形制圖焉其一高尺有七寸八分深尺有一寸八分極尺有九寸六分受一石二斗重若干其二高尺有六寸五分深尺有八分徑一尺五寸八分其受一祏重若干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史伯碩父追孝於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凡四十三字其六字剥缺不可識或謂支干相配五行無己子也余按商兄癸彝為丁子周戠敦作乙子其類甚多蓋

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則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配之五行之用然也戊己為土戊為土生己為土滅剛日不用而以己配者蓋用其剛必即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然碩父正宣時王其曰史伯則史臣而位大夫者故得作宗器以薦祖廟班伯以史伯為厲王世昔鄭桓公宣王司徒閔國於史伯則不得為厲王時矣今官庫有史頡鼎名同其皇考舟母或以碩父為頡字者雖然必 與其字為配至其作宗器于廟則不得以字著也頡或與碩父為兄弟此不可得而知矣

令鼎二以釐仲為皇考以舟母為王母釐蓋王父則以舟為王母其周女也稱王父以皇考則周固有之矣古之為史者書傳直以名配之而不著姓此其世代不得考也然銘有用蘄綽綰眉壽或為說曰綰如祈天永命綽如垂裕後昆以其書考之恐不盡得其文古人於書直有不可意得者況以秦文考之耶（廣川書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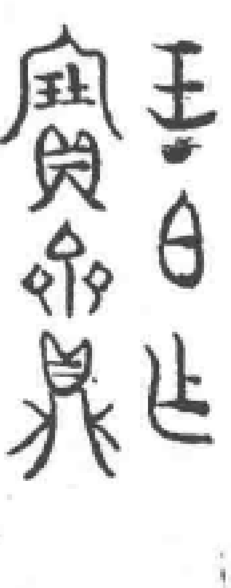
史伯碩父鼎 右二器形制款識悉同而文字剥缺以二鼎參讀而互雜之可識者四十有三字不可見五字而已按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為周司徒閔王室於史伯

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所以興對春秋外傳是之而漢書古今人表於厲王宣王之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蓋羡文耳此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而周器之拓文有曰史頡作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款識字畫大致皆同則知頡者蓋碩父之名三鼎之文互相見爾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衞有史鰌晉有史趙率以官為氏故碩父之名與氏皆冠以史曰伯者蓋五十所加猶伯陽父仲山父之類是也又幽王之臣有號石父而晉有伯石於石亦近之然號石父號公也未嘗為史而晉之伯碩石乃楊食

我耳非天子之命卿弗可稱伐于鼎是知史伯碩父非此人二人也古文周與舟同史伯周臣故稱其王母曰周母猶周之姜任太姒稱曰周室三母亦以國著也以斯銘考之釐仲者史伯之皇考而周母其王母也今先釐仲而後周母則釐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母則上為王父可知故但曰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以己配子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刻若此者甚多有之兄癸彝文曰丁子周敦文曰乙子今此鼎文曰己子是也或曰戊與己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己子乃

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己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己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銘之卒章也用蘄綽綰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語蓋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綰垂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禱善之詞也鼎唇之文鏤為龍與饕餮之象而腹皆作龍鱗與周寅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之義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東觀餘論）

周王伯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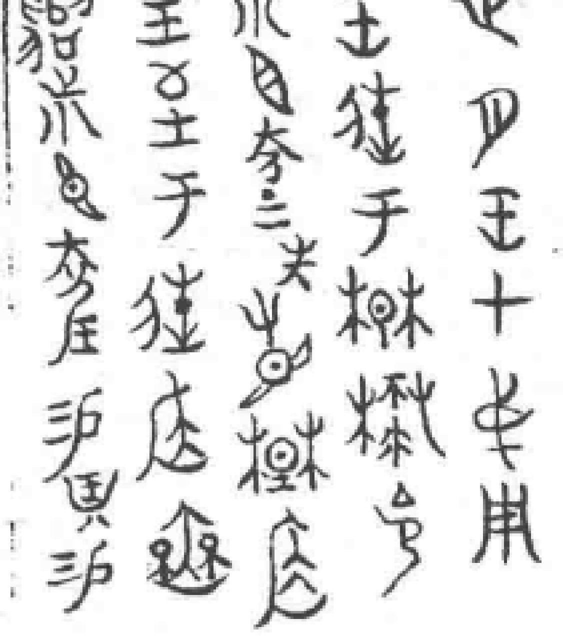


王伯作
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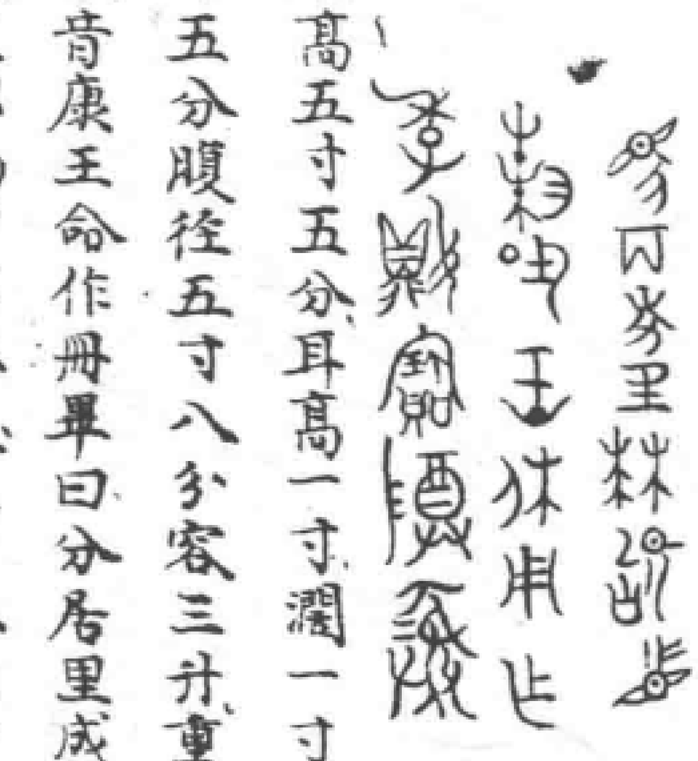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三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口徑長四寸七分闊三寸四分腹徑長五寸闊三寸六分容一升六合重三斤四兩四足銘五字按史傳有曰史伯者著其姓也有曰鄭伯者舉其國也有曰傳伯者稱其謚也今此伯謂之王以為謚則王不可為謚以為國則王未嘗名國以為姓則三代之間未見王姓而顯者惟武王初定商以九鼎寶玉封諸侯而書序克商之後亦曰分寶玉於伯叔之國然則王伯

者疑其為王之伯父也曰寶盉考者諸周禮雖有掌王盉之官然形制說無所考以其方而四足與諸方鼎悉類故附於鼎云（博古圖）

周季娟鼎



正月王在成周
王徙于楚麓命
小臣陵先見楚居
王至于徙居廡
遣小臣陵錫貝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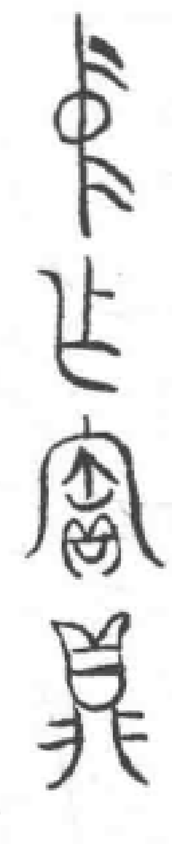
馬両陵拜稽首
對揚王休用作
季娟寶尊彝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濶一寸二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三升、重三斤二兩、三足、銘四十九字音康王命作冊畢曰分居里成周、卯則成周者西周也麓說文以為守山林吏、又曰林屬於山為麓、則從于楚麓者謂其山之林麓、蓋如書言大麓之類、王欲從楚先命小臣夌往見以相其居王至于居也復遺錫貝錫馬及兩所以賞之曰季娟者說文娟通作妘、以為祝融之後姓也富辰嘗舉叔妘而韋昭亦以妘為妘姓之女則娟乃其妃也曰季者又特言其序耳詩所謂彼美孟姜仲氏任只有齊季女皆指其序也（博古圖）

右季娟彝銘藏洛陽趙氏銘字畫與大篆小異蓋古文也當是周初接商時器余遍閱商周諸器銘所謂古文者大率如此而唐之所書皆別作一體筆畫球瘦與篆鼎間字絕異雖李陽氷亦為之不知何所依據余以為學古文當以彝鼎閒字為法（金石錄）

銘四十有九字結密而小（墨林快事）

周中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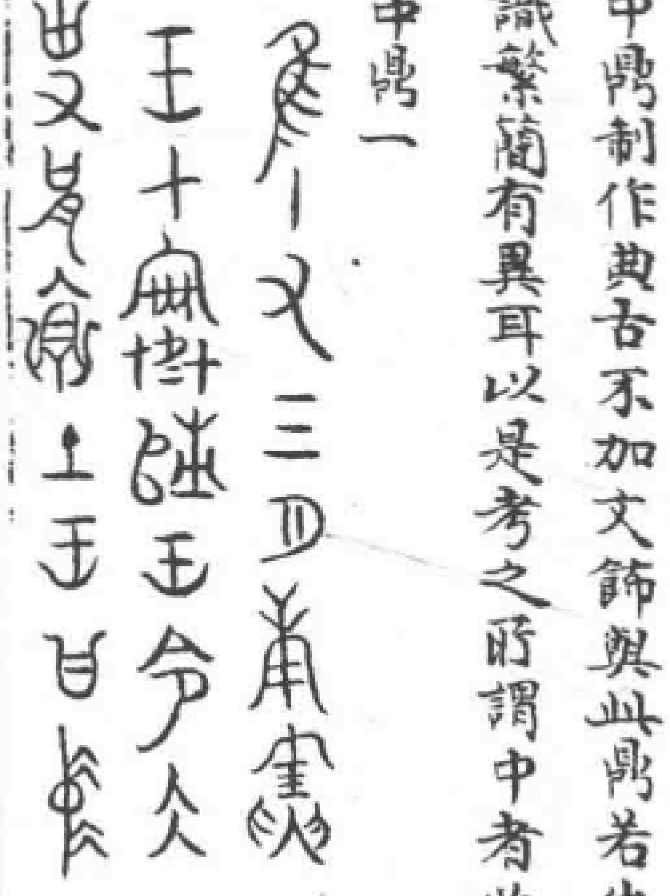
中作寶鼎

中謂南宮中耳後有數鼎皆一時物也（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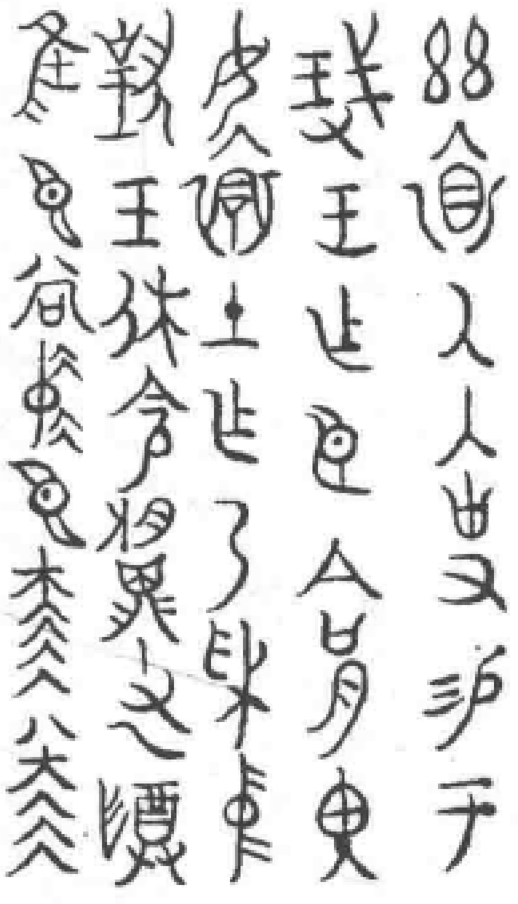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二寸一分、濶二寸二分、深六寸一分、口徑八寸七分、腹徑九寸五分、容一斗五升、重九斤四兩、三足、銘四字曰中作寶鼎、純素不加文鏤與父已中甗南宮中鼎皆出一手特南宮中鼎銘文僅百字其略曰王命中先相南國則知是器皆中一時之制也銅色沁暈如碧玉製作典古在周器中最為純厚者焉（博古圖）

銘四字曰中作寶鼎中不知其為誰然按所藏彝器有曰南宮中鼎制作與古不加文飾與此鼎若出一手特形模方圓款識繁簡有異耳以是考之所謂中者必南宮中也（紹興古器評）

南宮中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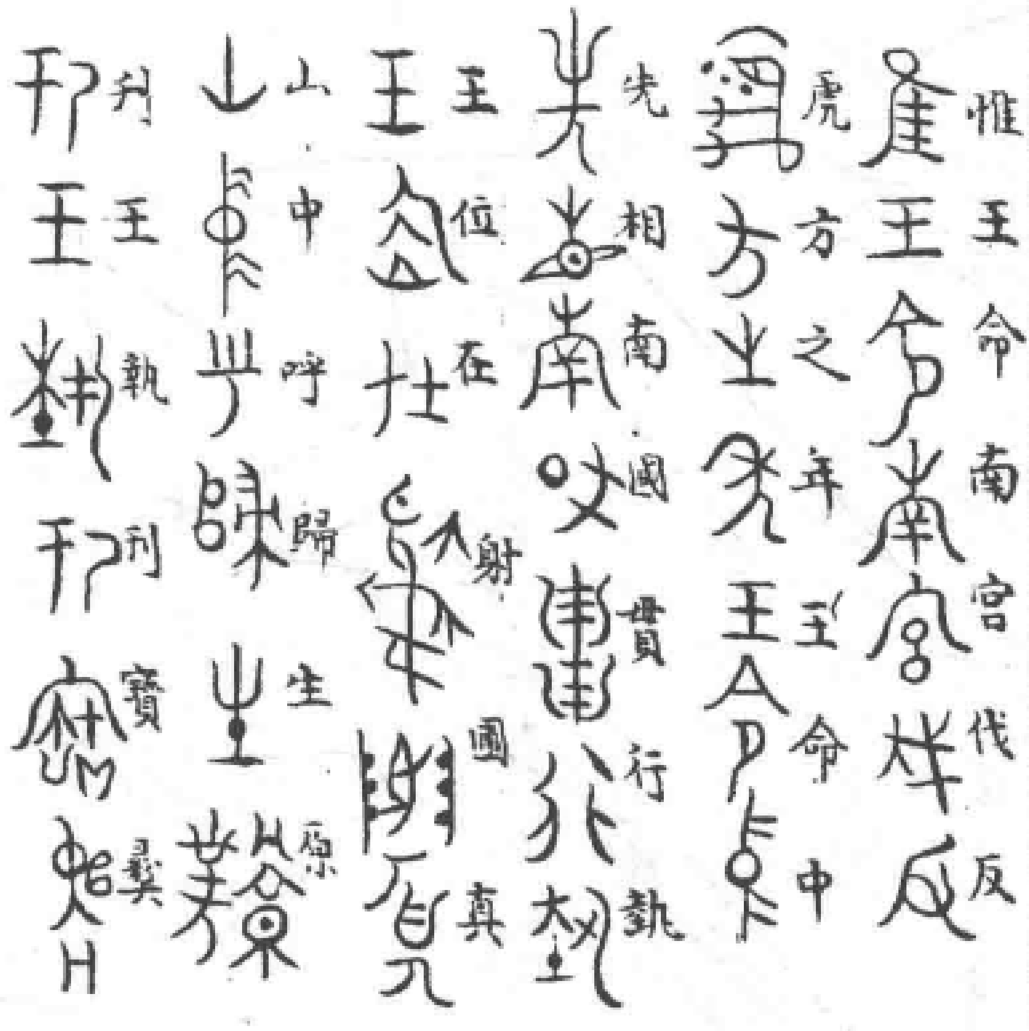
惟十有三月庚寅
王在寒師王命太
史桔懷土王曰中



茲懷人內史錫于珷玉作臣令括重汝懷土作乃采中對王休命鬻父尊惟臣尚中臣赫赫

高八寸五分耳高一寸八分濶一寸七分深五寸四分口徑長七寸二分濶五寸四分腹徑長七寸一分濶五寸三分容七升五合重一十斤四足銘五十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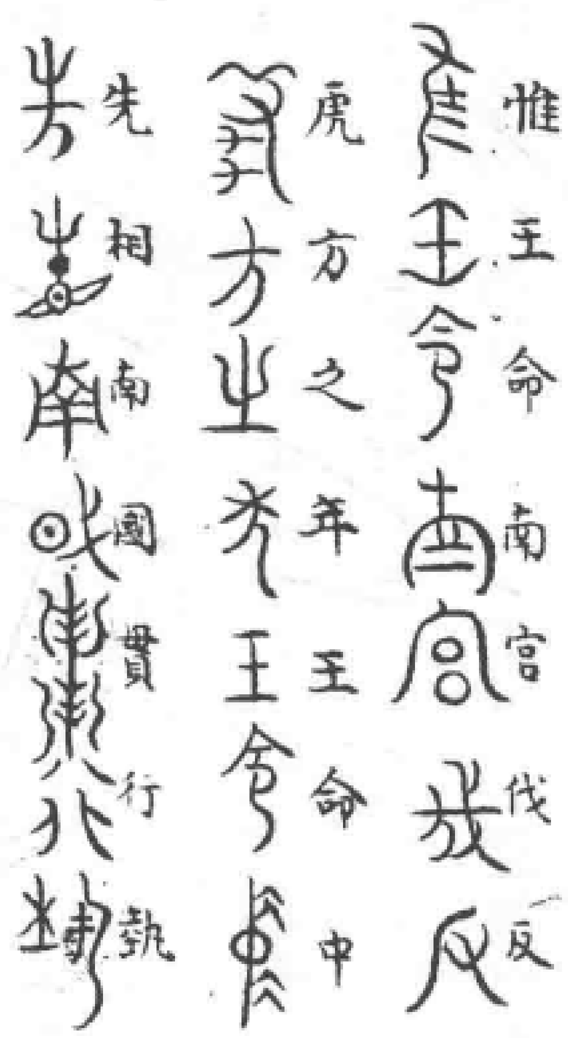
南宮中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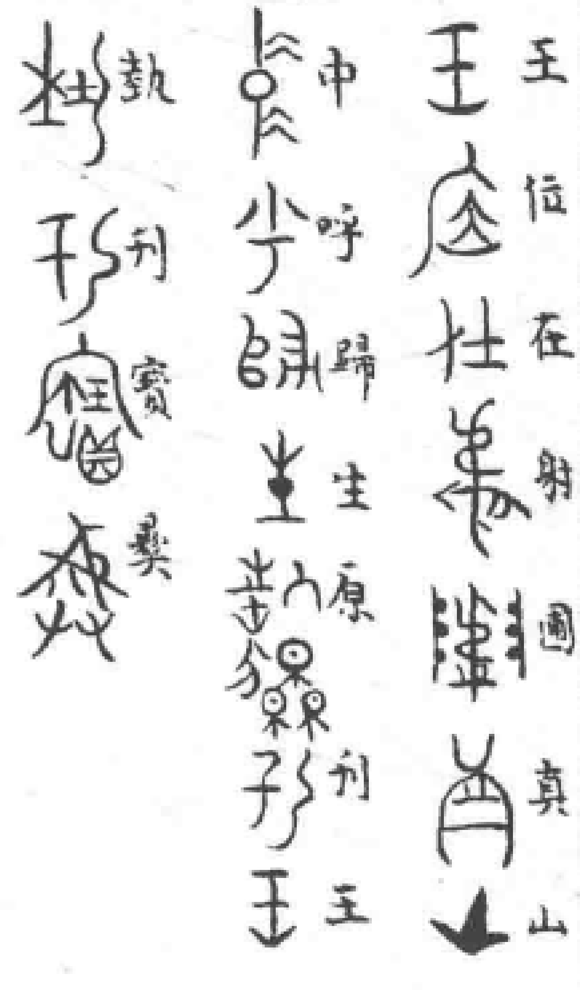


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貫行執王位在射圃真山中呼歸生原刊王執刊寶彝

高八寸四分耳高一寸九分濶一寸八分深五寸三分口徑長六寸濶五寸二分腹徑長五寸九分濶五寸一分容五升五合重八斤四兩四足銘三十九字

南宮中鼎三





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貫行執王位在射圃真山中呼歸生原刊王執刊寶彝

高八寸四分耳高一寸九分濶一寸五分深四寸四分口徑長六寸濶五寸二分腹徑長六寸濶五寸容五升有半重一十斤四足銘三十九字

右三器以南宮為氏者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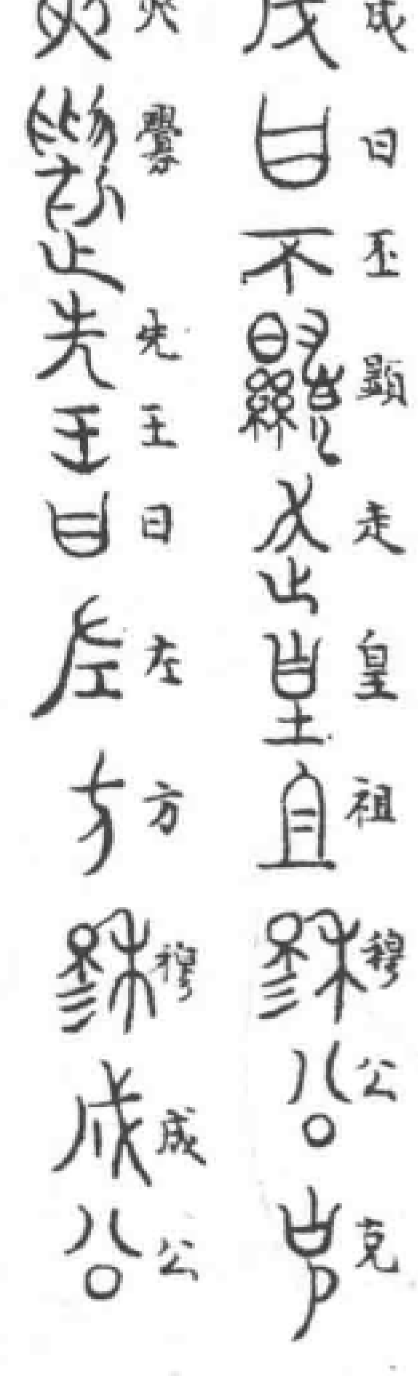
是也中則其名耳然名氏同而致識或異曰作乃采者蓋采事也命以立事則因為此鼎而勒之銘也其云伐虎方之年者虎方猶鬼方也虎為西方之獸是必因西征而昭其功以銘之也三鼎形模大略相類至其銘文間有不可知者則缺疑以待博識（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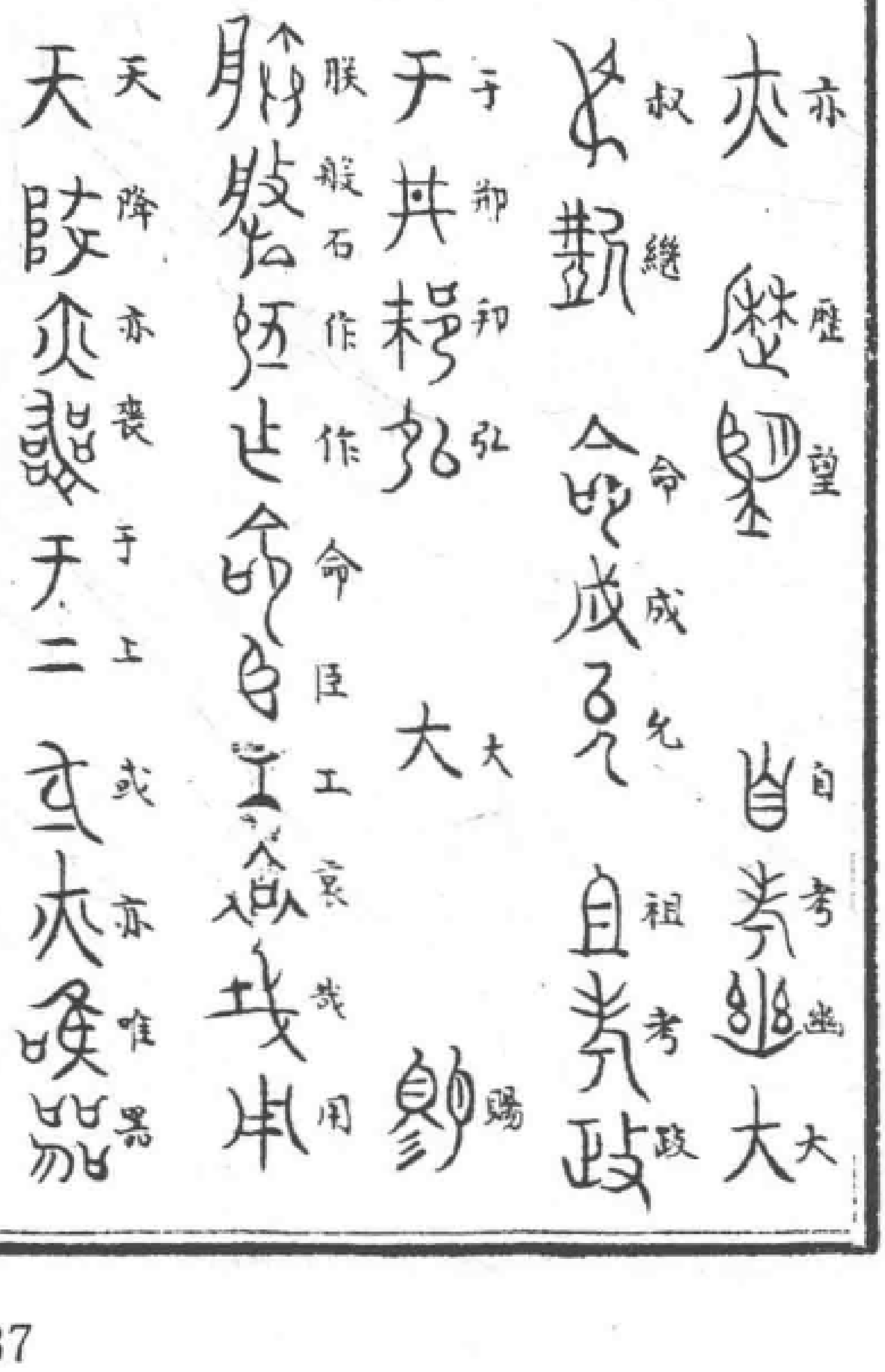
右三器皆南宮中所作南宮其氏也中其名氏南宮為氏在周有之前一鼎曰錫于琖玉集韻云玉琖小　也又言作乃采者蓋采事也命以立事故因為此鼎而刻之銘也此鼎也而謂之彝父乙尊彝煮鼎也曰父乙者周初接商之器也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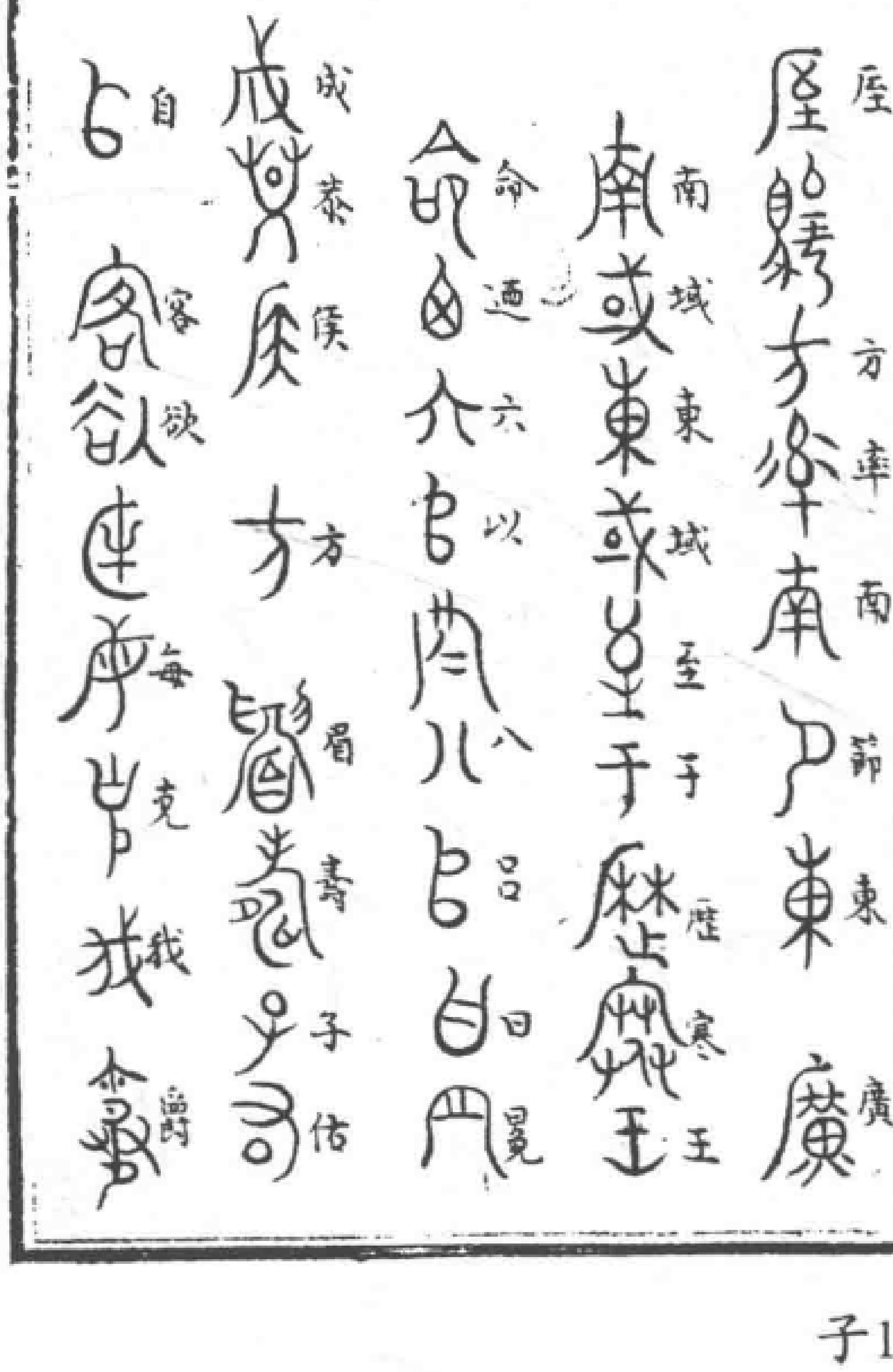
云惟臣尚中臣赫〻者如赫〻師尹之義第二第三鼎曰伐虎方者虎方猶鬼方也虎西方之獸是必因西征而昭其功以銘之耳又王位在射圃而射字極古如窂辟父敦射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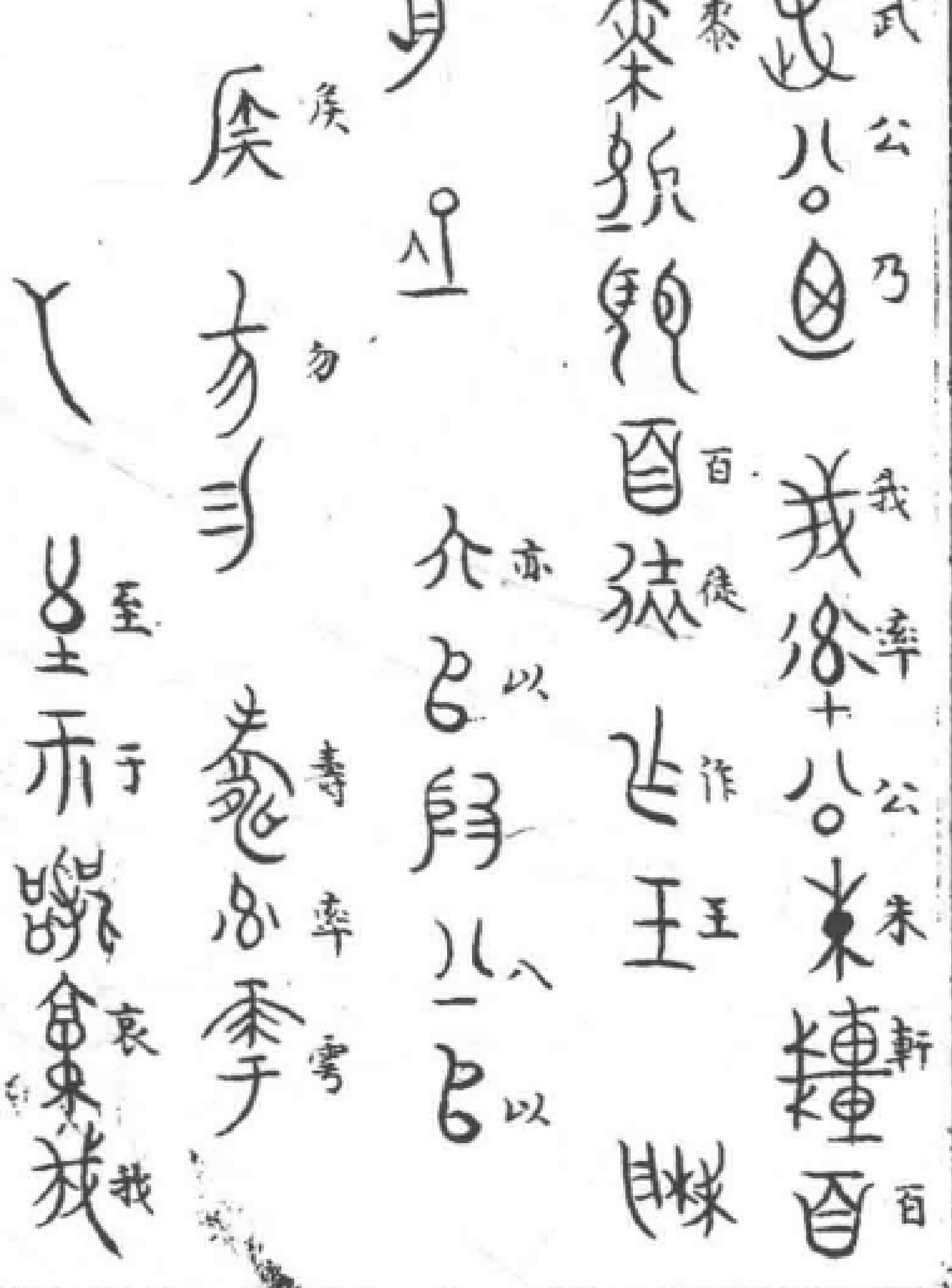
（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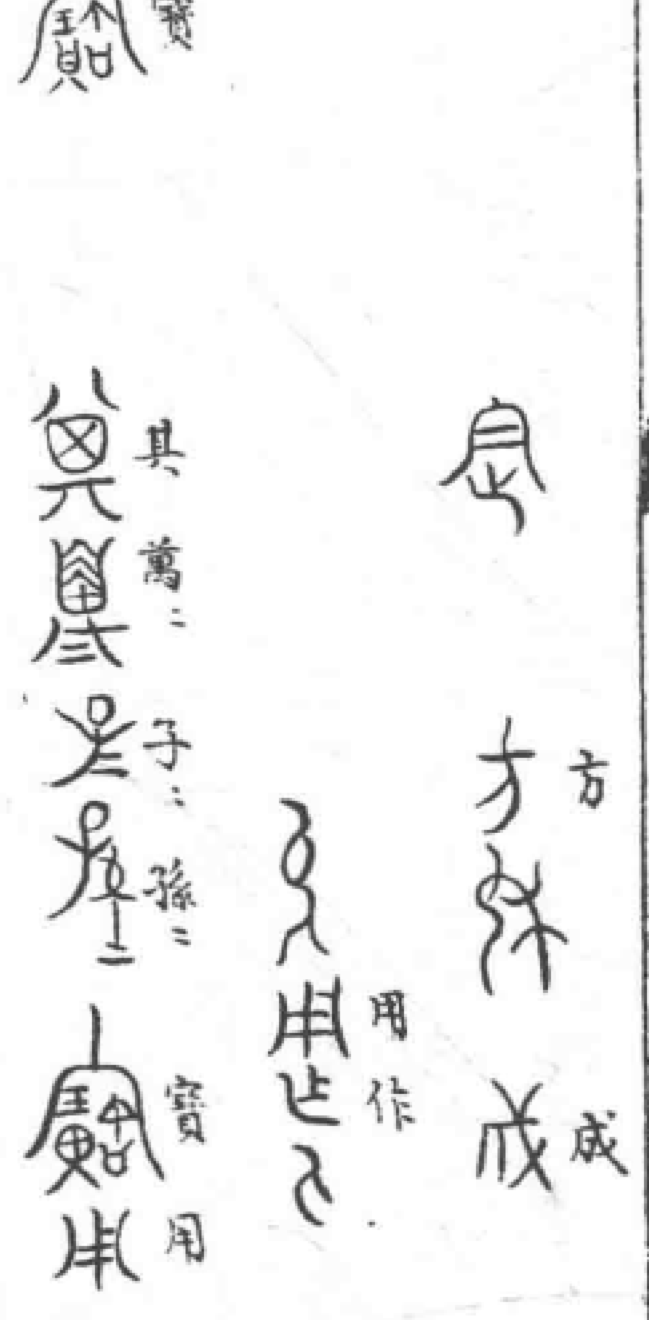
周穆公鼎


戉曰丕顯走皇祖穆公克
夾譽先王曰左方穆成公


亦歷望自考幽大
叔繼命成允祖考政
于邦邦弘大賜
朕般石作作命臣工哀哉用
天降亦喪于上或亦唯器


厓方率南節東廣
南域東域至于歷寒王
命適六以八呂日覓
成恭侯方眉壽子佑
自客欲每克我爵


武公乃我率公朱斬百
秦百徒作王
亦以入以
侯勿壽率雩
至于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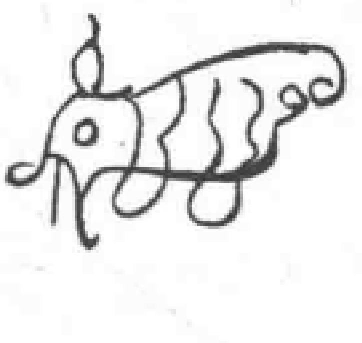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一寸二分耳高三寸一分濶三寸五分深七寸七分口徑一尺二寸五分腹徑一尺三寸五分容三斗六升重五十斤三足銘二百一十二字湮沒不可辨者六十九字是

鼎得於華陰迺秦故地曰丕顯走者詩言有周丕顯王安石釋之云丕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走者如太史公以為牛馬走則走乃自卑之稱皇祖穆公考秦世次先武公次成公而穆公又其次今銘復先穆公次言成公後言武公者質諸經傳莫不有意義昔商之禘祀自上而推之下尊〻之義故長發之詩曰有娀方將又曰元王桓撥相土烈〻而終之以寔惟阿衡實左右商王此先言有娀以及卨至于相土成湯而下然後及於阿衡也周之禘祀自下而推之上親〻之義故雝之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蓋自烈考以上逮于文

母也自上及下則原其始而知王業之所由興自下及上則舉其近而昭王業之所以成當時各有所主而此鼎之文世次亦有所法也其餘以歷歲既久類多缺泯無從悉考姑就其可以意得者如此（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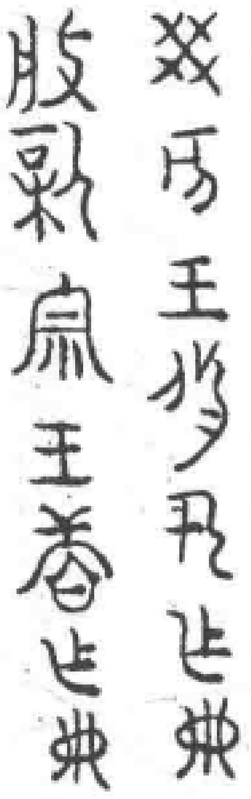
周象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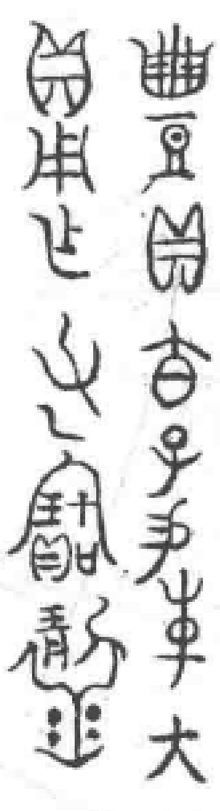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三寸濶九寸二分深五寸口徑一尺一

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九升重二十八斤三足銘一字作象形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而是器則鼎也且易六十四卦皆象也而於鼎獨言象蓋鼎之為卦上離下巽以木巽火有鼎之體此畫象形其亦準易而著之耶是器腹飾交夔兩耳外作連珠紋純緣不加蟲鏤有商之遺制焉

周父己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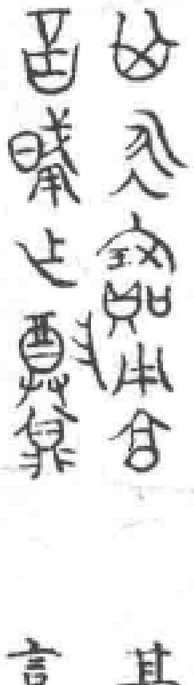
癸亥王徙刊作冊妝新室王賞作冊豐貝太子錫練大貝用作父己寶鬲

右高一尺五寸六分耳高三寸二分濶三寸八分深九寸八分口徑一尺二寸一分腹徑一尺三寸四分容四斗九升重五十三斤有半三足銘二十八字其末云作父己寶而已見於商之帝錆蓋商以十干名至周則有乙公得於己則未之見焉是器獸足素耳純緣之外作蝸紋而雷紋間之文鏤皆

周制也（博古圖）

觀其銘文乃周鼎也而曰父己寶鬲蓋商末周初之器（鐘鼎款識）

周言肇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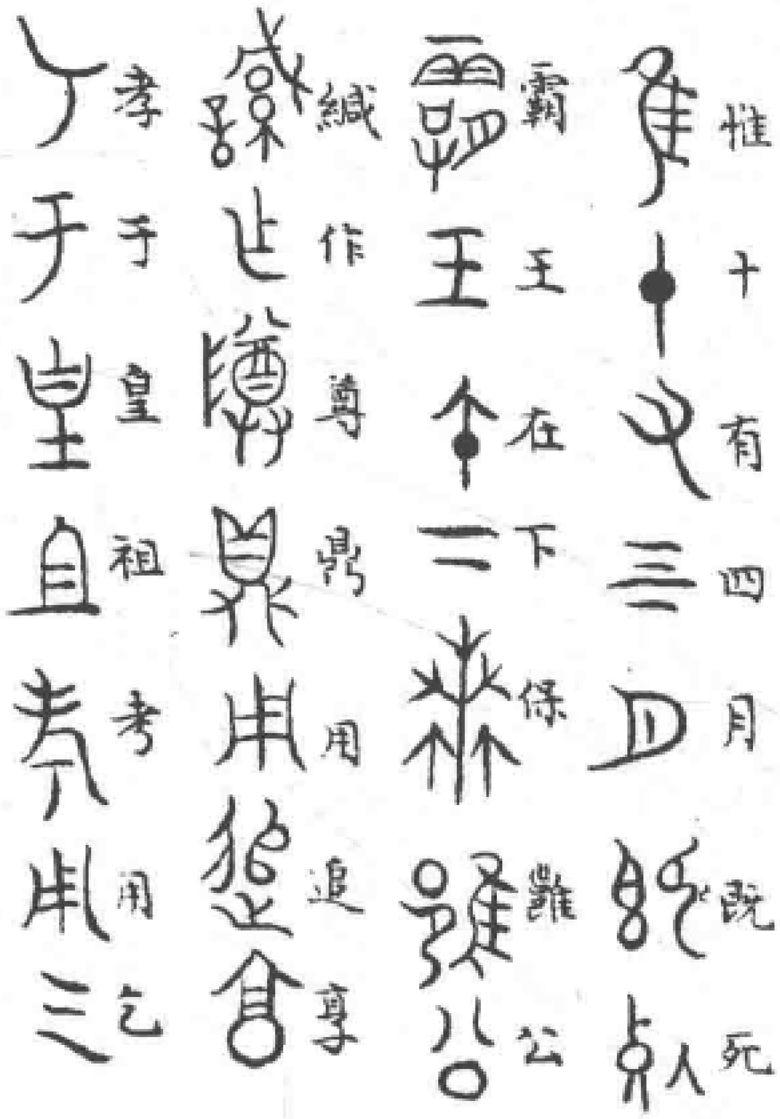


其永寶用享

言肇作尊鼎

右高五寸耳高一寸三分濶一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六寸一分腹徑六寸四分容三升二合重三斤十有三兩三足銘一十字曰言肇作尊鼎而周有司徒言曰肇則言其始也言始作此鼎製作與周鼎頗小異然足短而婆娑其腹耳亦純素純緣外有蛟螭之飾華巧雖之而漢鼎不能逮也（博古圖）

周雝公緎鼎（集古録　金石録　廣川書跋俱作商雝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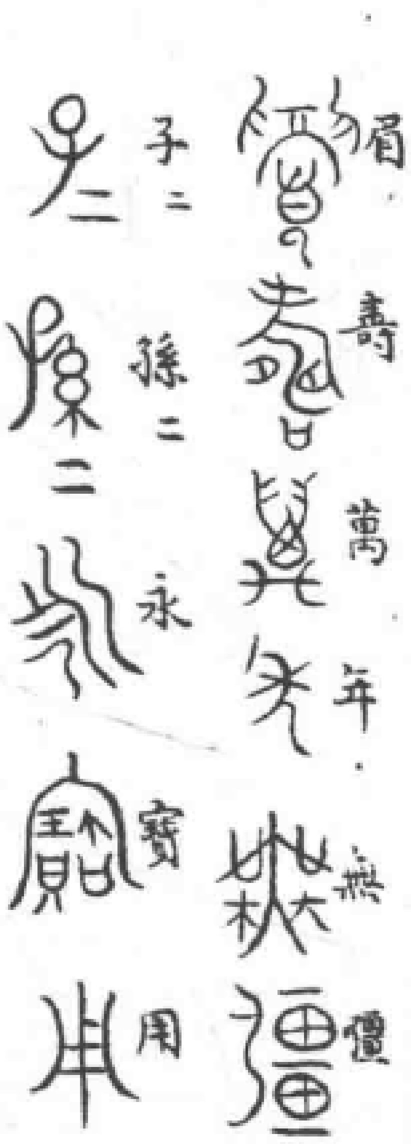


惟十有四月既死

霸王在下保雝公

緎作尊鼎用追享

孝于皇祖考用乙



眉壽萬年無疆
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三分濶一寸九分深六寸口徑一尺三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七升八合重一十八斤有半三足銘四十一字曰惟十有四月者古器多有是文疑嗣王居憂雖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也昔歐陽修謂雍公不知為何人而曰十四月亦未有定論又疑其惟十有四者書其年月既死霸記其日也觀其腹出雲氣足著饕餮制甚古而款不凡非周室無以作此（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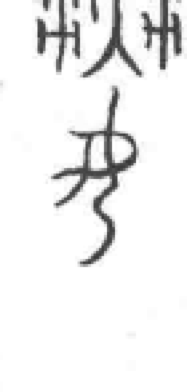
右商雒鼎銘者原父在長安時得之上雒其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雝公諴作尊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气麋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雝公不知為何人原父謂古丁寧通用蓋古字簡略以意求之則得耳而祭君謨問十有四月者何原父亦不能言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集古錄）

右鼎銘劉原父得於商雒銘曰惟十有四月蔡君謨嘗問原父十有四月者何原父不能對呂氏考古圖云古器銘多有是語或云十三月或云十九月疑人君即位居喪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予嘗考之古人君即位明年稱元年蓋無踰年不改元之事又余所收藏敦銘有云維王十年十有三月以此知呂氏之說非是蓋古語有不可曉者闕之可也（金石錄）

此鼎制甚大校以今太府權量為斤若干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雝公諴作尊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原父以丁為享其說是也周既都洛而以成周為下宮所以異宗周也譙周古史考曰周公營作下都則今洛陽何休曰周成

王所都也其曰十四月者蔡君謨嘗疑之此蓋自王之即位通數其月爾或謂周之十四月為夏之二月元命苞曰夏以十三月為正故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魯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二十八月萊呂之君請復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邢子才曰四十二月之科一依恒式彼自其君即位後以月為數其時已再改年矣蓋循用古制服制小傳書盡以月此正未成君之制故昔人謂時王未改年者其說得之（廣川書跋）

周緐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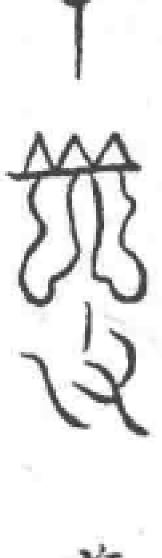


䜌女

䜌於經傳無所見䜌與欒同即名字也女者䜌之女也王楚、右高二寸四分耳高一寸濶八分深二寸一分口徑三寸一分腹徑三寸七分容七合重一斤三兩三足銘二字按䜌於經傳無所見獨於敔䜌鬲有銘曰、䜌用享孝于朕皇考、按其文乃曰、惟王二十三年九月王在宗周蓋周有成周有宗周、則知䜌者周之時也（博古圖）

按䜌享諸經傳、訖無可考、獨於䜌鬲蓋有銘曰、宋公䜌作餗鬲以是推之其為周物無疑而曰女者蓋言䜌之女作是器以享於考如商女乙觚之類是也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知女亦預祀事也（古器評）

周單父乙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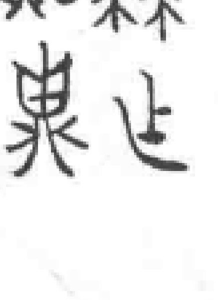
旗

單冏父乙

銘曰父乙蓋乙非獨商之號如齊有乙公之謂也（鐘鼎款識）

右高八寸八分耳高一寸二分濶一寸深四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七分濶四寸四分腹徑長五寸六分濶四寸三分容三升有半重六斤十有二兩四足銘五字音叔向嘗謂單靖公曰吾聞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又曰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以佐王室則單者周之族而為周之卿士者也曰旗者穆公旗也而此鬲銘乃曰父乙蓋乙非獨為商之號如齊有乙公周之彝亦曰父乙則乙者豈冏父祖之名乎（博古圖）

周益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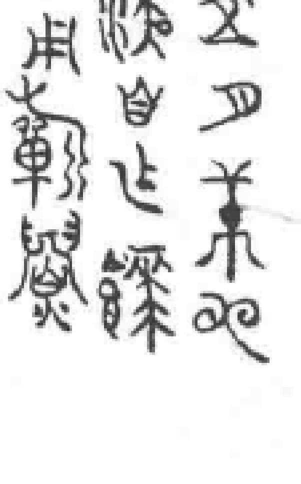


益作

寶鼎

右高五寸耳高一寸濶一寸一分有半深三寸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四分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四字曰益作寶鼎曰益者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復有文公益未知孰是蓋作鼎彝必有大勳德而後有之梁氏文公正其人耳（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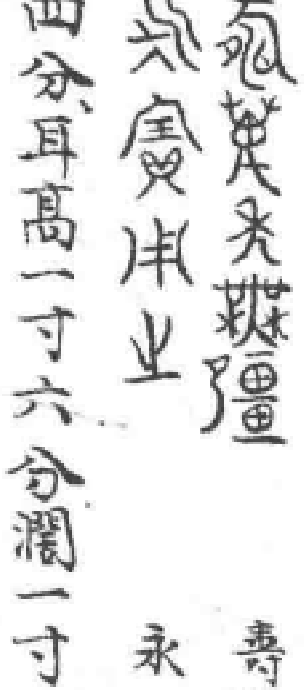
周叔液鼎



惟五月庚申

叔液自作饙

鼎用祚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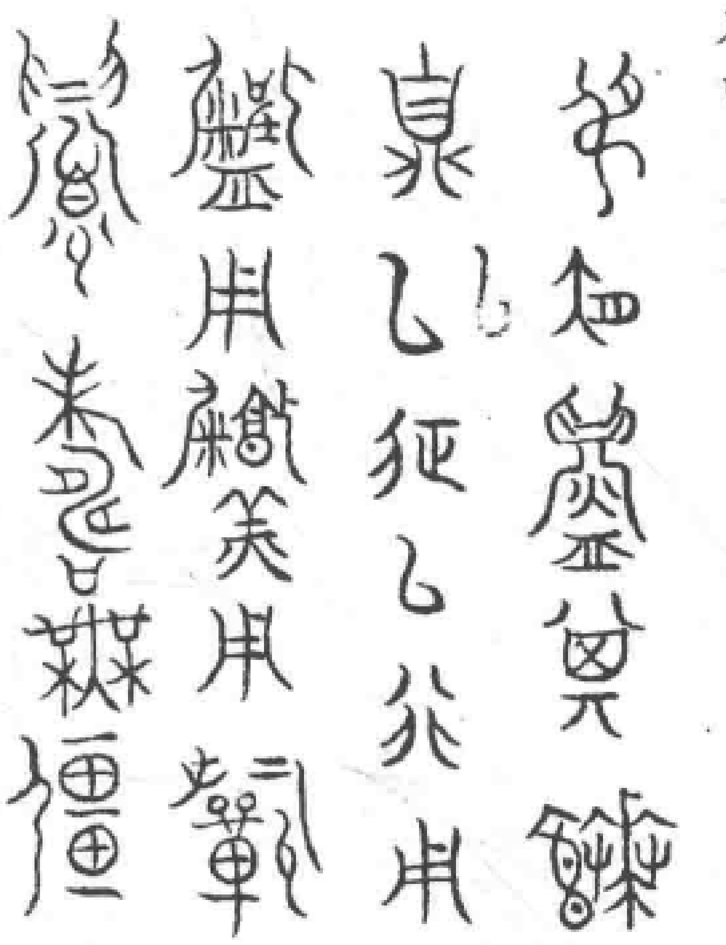


壽萬年無疆
永寶用之

右高六寸四分耳高一寸六分濶一寸四分深四寸口徑六寸二分腹徑七寸一分容五升重六斤四兩三足銘二十三字曰叔液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語記周之八士則有叔夜焉宜其族欤是器耳作雷形純緣飾以立螭足作蹄狀形制篆鏤皆周制也（博古圖）

曰饋鼎者如飼鼎餗鼎之類古人於器用所寓各有攸當饋則取餾飯之意焉（紹興古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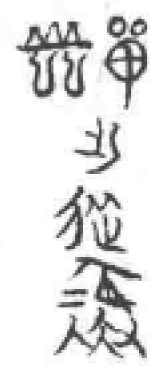
周叔夜鼎



叔夜鑄其饋
鼎以征以行用
饘用羹用祈
眉壽無疆

叔夜蓋周之八士也銘曰鑄其饋鼎以征以行太公作簋亦曰鑄寶簋耳（鐘鼎款識）

周單冋從鼎



單
冋作從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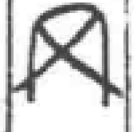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七分耳高一寸三分濶一寸三分深二寸三分口徑長四寸五分濶三寸三分腹徑長四寸一分濶三寸容一升一合重二斤十有四兩四足銘五字曰單冋作從彝周有單子歷世不絕有襄公頃公靖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獨冋者不見諸經傳是器鼎也而曰彝蓋彝言其常曰從則如品之有從亦有所謂陪鼎者是也此鼎兩耳方而四足上飾獸面腹上有夔鳳形間以雷紋鳳之隱顯與夫雷之動作皆以其時著之紋飾宜徒爲哉（博古圖）

六藝之一錄卷第三

錢塘　倪濤　撰

金器欵識

周舉鼎



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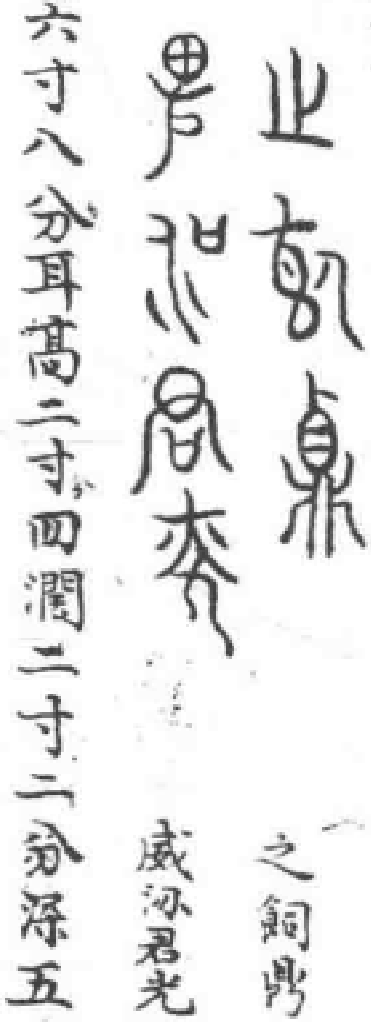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一分、濶二寸四分、深五寸七分、口徑七寸九分、腹徑九寸、容一斗一升三合、重十有三斤二兩、三足、銘一字曰舉、器之銘舉者、非特是鼎、若父癸尊而銘之曰中舉、李公麟得古爵於壽陽、而銘之曰己舉、王价得古爵於洛而銘之曰丁舉、其有見於銘者如此、若杜舉洗而揚觶以飲平公、因謂之杜舉、則又見於獻酬之制、此銘一字曰舉、義有在於是、欲觀其制作、耳足與腹皆純素不飾文鏤、而三面有饕餮、式間之雷紋、銘與商器皆近似、而文過之、周初器也（博古圖）

按冈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字者頗多、如爵有己舉有丁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觶以規平公、時人因謂之杜舉、蓋爵觶之屬可舉以獻酬之器、故曰、或以舉令此鼎亦銘以舉、而但一字、又非可舉以獻酬之器、此所謂舉乃人名也、與杜舉已舉異矣、以載籍考之、宋之僖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下蔡有史舉、燕有唐舉、雖皆周人、然史舉賤而為監門、唐舉微而為相者、又皆周末人、而此鼎乃非晚周之器、今驗其銘欵、若非宋僖公舉、則伍舉也、僖公微子之後、與周始終、伍舉莊共之大夫、為楚聞臣、宜其制作傳永而不亡、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為銘之法、而此鼎特著名而不紀績、亦猶公非之鼎、弟銘以非、公孫蕫之鼎、弟銘以蕫一字爾（東觀餘論）

高九寸二分、深五寸九分、口徑八寸二分、容一斗六升二合、重一十四斤一十一兩、祕閣即定作古器圖并考論其制上之、或以問曰、冈為古文舉、然此為舉鼎、謂可舉耶、且三代之器言舉者衆矣、已爵為舉、丁卣為舉、凡可舉者名之、今此鼎名舉、其器非爵可舉、而大且容斗六升、重十四斤、其渴舉哉、曰晉平公有臣杜舉、酌公以爵、又罰其二臣、且自酌也、後之為制者設之于庭、以待直言、晉謂杜舉、其後改為百獸尊、設于庭以示百官、其昭大矣、不必為一爵而存也、蓋因名而得以有作矣、然制器簡古、文字特異、蓋晉之當世、或其後人所作示於衆、非秦漢之君所為也、觀古之制器類有所本而揚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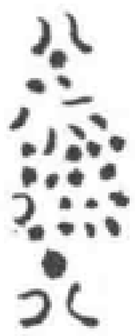
洗觶一時有見乃傳後世不忘況其器猶傳此其可貴者豈偶然一古物供耳目之玩好哉余願渴附其言於此竊有慕於古焉（廣川書跋）

周威君鼎



右高六寸八分耳高二寸四濶二寸二分深五寸九分口徑七寸八分腹徑八寸六分容一升五合重八斤有半三足銘七字曰威汲君光之飼鼎者威汲君考取經傳無所見然飼鼎者質之鼎彝有曰餗鼎取易覆公餗之義有曰饋鼎以為滫飯之器此云飼者蓋飼糧也王安石以謂行食為糧是鼎得非用之於行食耶腹間作蟠虯耳飾以雷紋足皆象獸字畫與許子鍾切類乃周末之器但闕其蓋耳（博古圖）

周鮮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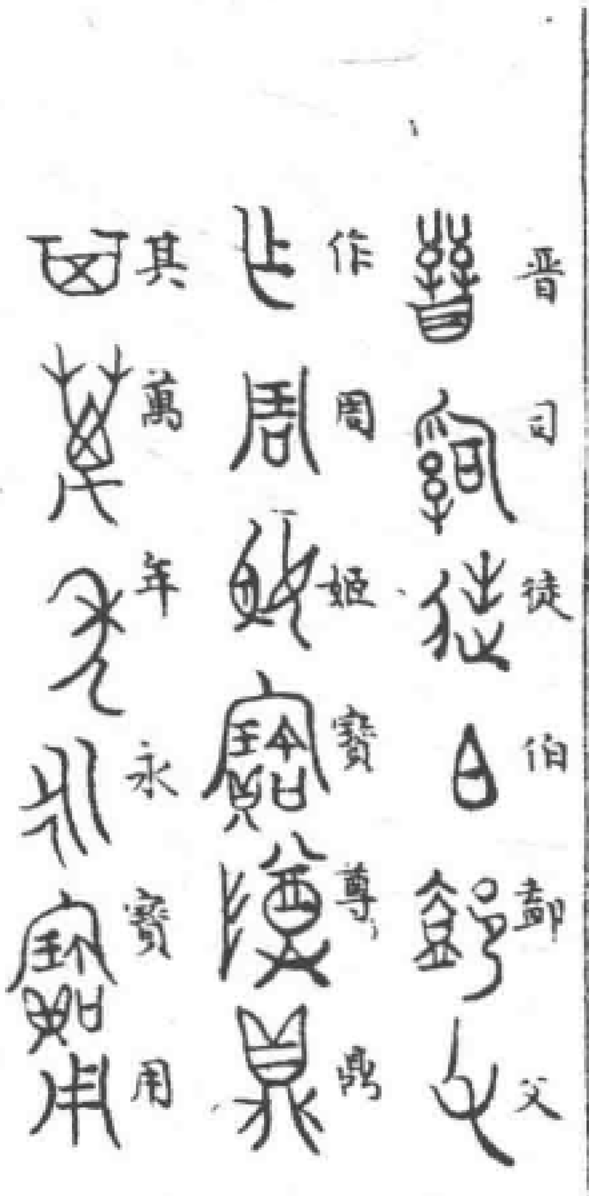


銘一字作魚形款識簡古（鍾鼎款識）

右高一尺四寸九分耳高四寸二分濶四寸八分深一尺一

寸口徑一尺六寸腹徑一尺七寸五分容七升三合重五十八斤三足銘狀一魚形按詩言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與夫混元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蓋烹鮮之術止於嚴水火之齊無所用力是鼎煮烹飪奉薦享則烹鮮有職於此故因其魚形而特以鮮名之且商之鼎彝多取象於物此鼎周器款識簡古不加紋縷為一魚形豈周因於商禮去商未遠餘風猶有存耶不然何以純素如此（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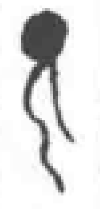
周伯鄀父鼎



右高六寸二分耳高一寸九分濶二寸深四寸一分口徑八寸腹徑七寸八分容六升一合重六斤有半三足銘十有八字曰晉司徒伯鄀父按晉以僖侯諱司（徒）故廢司徒為中軍稽之周歷晉僖侯之元年寔周共和之二年推而下之至周

平王之四十八年、魯隱公始居攝蓋百有餘年矣孔子作春秋斷自魯隱始則前乎此列國雖有名卿大夫往往無復考按是以伯郜父之名不見於經傳此鼎以獸飾足腹間著以蟠螭兩耳純緣皆素斁有古風殆成康時物也（博古圖）

周節鼎



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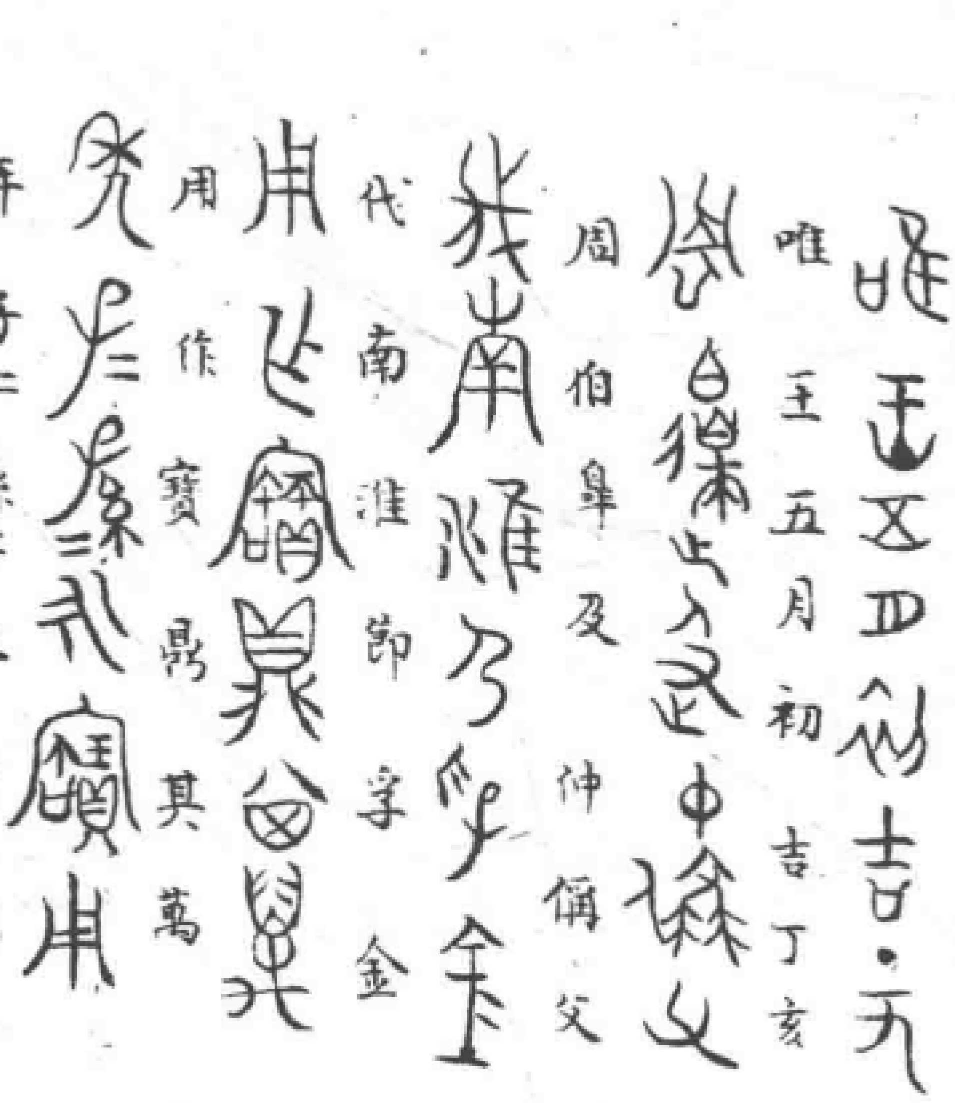
銘一字曰節蓋作器者之名也（鐘鼎款識）

右高六寸六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八分、深四寸三分口

徑六寸三分腹徑六寸六分容四升七合重六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曰節未詳其為誰疑其名也是鼎耳足純素純緣之下起六觚接為三獸面以蟠夔雷紋為飾腹間又作垂花中著以蟬紋蟲鏤精巧其色瑩〻寔晚周精工所致（博古圖）

鼎烹飪之器銘之曰節者豈非示飲食之戒乎是鼎耳足純素純緣之下起六觚接為三獸面以蟠夔雷紋為飾腹間又作垂花中著蟬紋蟲鏤精巧後世極鑄冶之功不能彷彿寔晚周良工所制也（古器評）

周仲稱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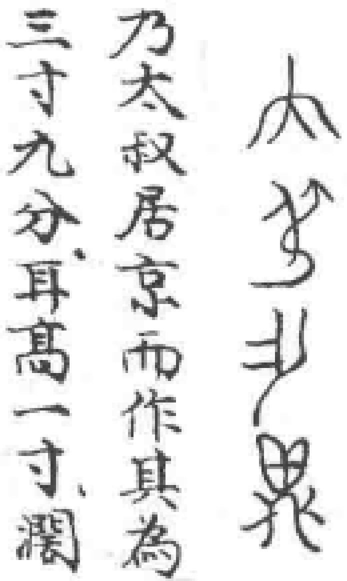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
周伯皐及仲偁父
代南淮節孚金
用作寶鼎其萬
年子〻孫〻永寶用

右高八寸二分、耳高一寸一分闊二寸三分深五寸五分口徑五寸五分容一斗二升重十有二斤、三足、銘三十五字、夫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凡彝器名物非下可得而專若召虎之平淮夷宣王用以昭有功則於是釐爾圭瓚秬鬯一卣伯皐及仲稱父有伐南淮之勲則賜作寶器鼎乃其宜也曰伯仲則又言其昆弟也詩曰伯氏吹壎指昆弟耳昆弟皆知移孝以事其君於是有南淮之烈宜周室之作、其盛有見於斯耶其銘諸蓋所以昭之也（博古圖）

此鼎銘字最為精密定中周之物宣王嘗伐淮夷而此云伐

南淮也（墨林快事）

周大叔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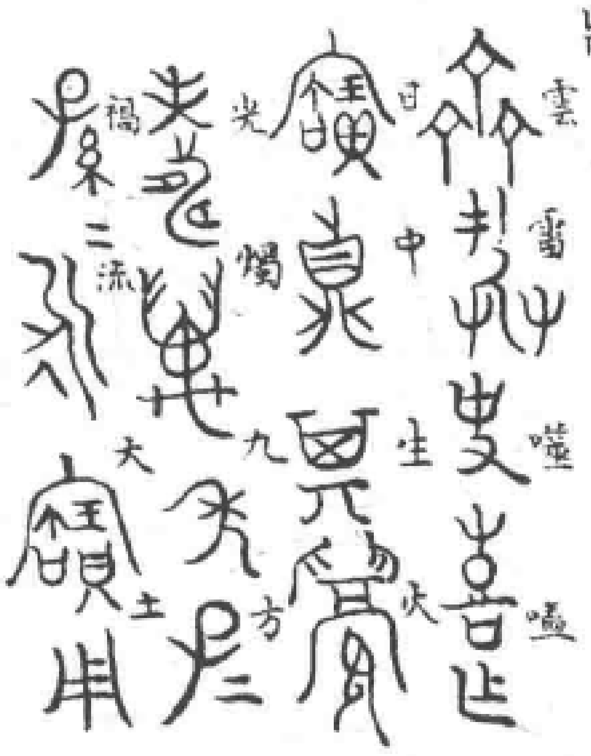
大叔作鼎

是器乃太叔居京而作其為周器無疑（鐘鼎款識）

右高三寸九分耳高一寸濶八分深二寸二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四寸四分容一升重一斤十有三兩三足銘四字按春秋隱公元年書鄭伯克段于鄢蓋鄭伯者鄭莊公也莊公弟有曰共叔段者甞請京使居之謂之曰京城太叔則太叔者莊公之弟耳太叔繕甲兵以襲鄭而公伐京焉太

叔入于鄢公又伐鄢故春秋書其惡以為昆弟之戒而詩人有曰太叔于田以刺其多才而好勇者是然則是器乃太叔居京而作之耳其為周器可知（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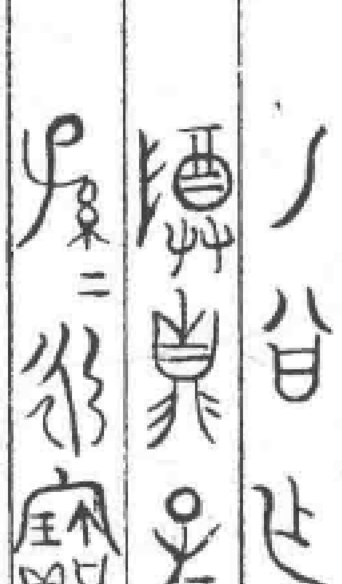
齊莽史鼎



齊莽史喜作寶鼎其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高六寸八分耳高一寸八分濶二寸深四寸六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九寸九分容七升重八斤四兩三足銘一十九字曰齊莽史喜則古者太史順時覛土是為農官曰莽則雜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故知莽而史之職也喜疑其為名若詩田畯至喜則畯亦立農之官也喜或以為田畯至喜之喜商父乙鼎曰辰見北田作冊友史亦史以田言之故知為莽史明矣是器耳緣著雲雷之紋足作蹄狀文鏤增華寔周器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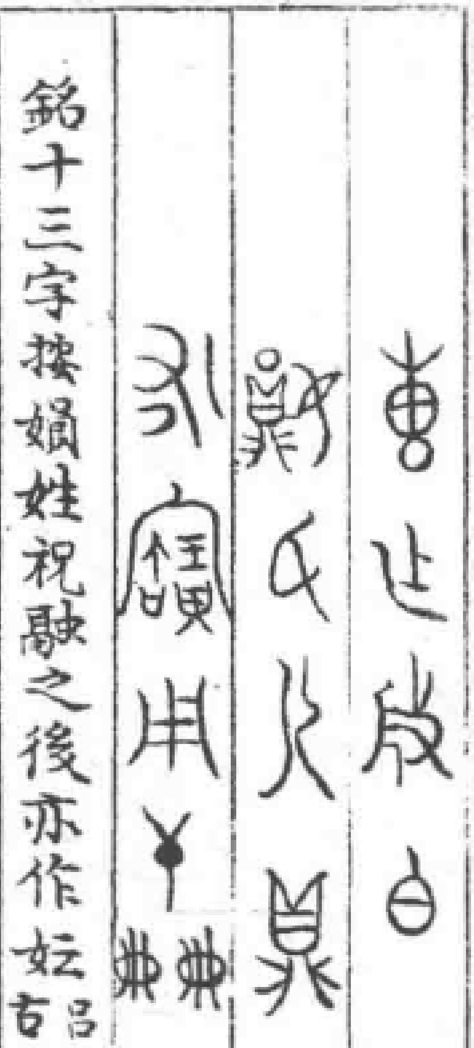
周乙公鼎



乙公作尊鼎子子孫孫永寶

右高一尺耳高二寸濶二寸二分深六寸九分口徑一尺一寸一分腹徑一尺一寸三分容二升有半重一十九斤十兩三足銘一十一字按史記齊世家太公卒百有餘年乃有乙公得立則所謂乙公者太公之後而君於齊者也觀其器蝕缺戕痕蓋非周初上齊之品其亦不純於古矣（博古圖）

周娟氏鼎



専作微伯
娟氏鼎
永寶用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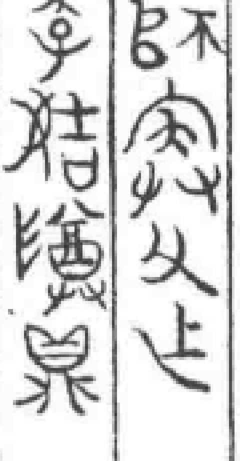
銘十三字按娟姓祝融之後亦作妘（呂氏考古圖）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八分深六寸有半口徑一尺五分腹徑一尺容一斗六升四合重一十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一十三字按許慎娟通作妘祝融之後姓也富辰有曰叔妘而韋昭以妘為妘姓之女今敔伯雖於傳無見蓋亦祝融後姓而叔妘之族與𠕋冊也許慎謂象其札一長一短

中有二編之形符命也諸侯受命於王者故尊鼎之間頗多作此（博古圖）

娟說文通作妘以謂祝融之後姓也今雖不載於傳記豈亦祝融之後姓歟畫以兩冊蓋冊命也亦猶康王命畢曰冊畢制器尚象其義如如此（紹興古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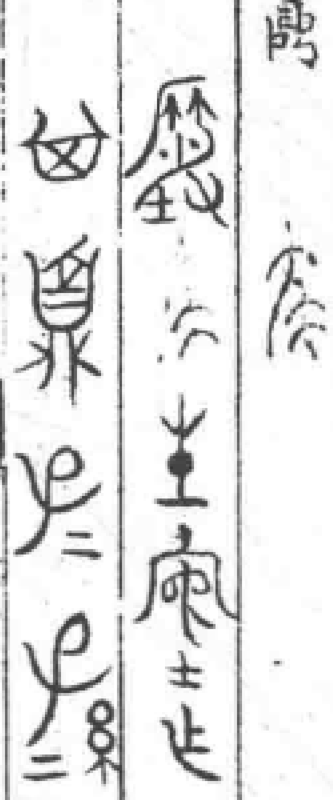
周寏父鼎（鍾鼎欵識作師寏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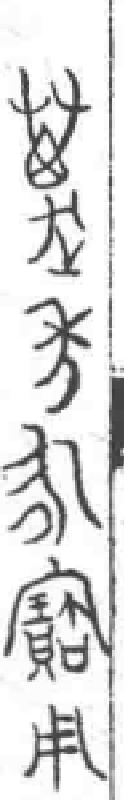
師寏父作
季寏尊鼎

右高六寸三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七寸七分容五升有半重六斤三兩三足銘八字師寏父於經傳無所見惟周有簠蓋銘曰姬寏母而此曰師寏父宜非作簠者寏之母而作鼎者寏之父耶姬言其姓師舉其官耳吉姓也左氏外傳有曰伯吉義母作匜有曰仲吉而此曰季吉殆其族耶謂之尊鼎與魯公作文王鼎而曰尊彝同意（博古圖）

周尨生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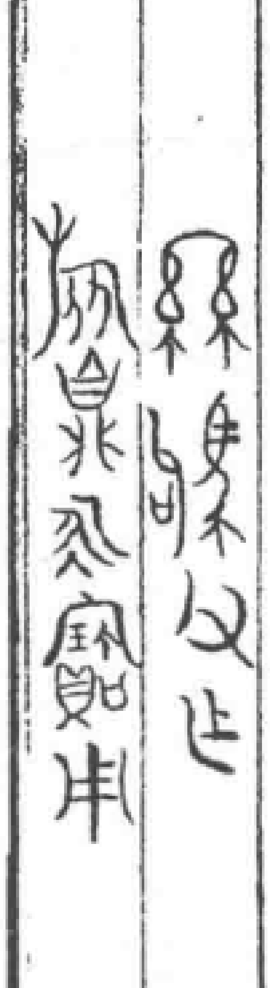
尨生室作
其鼎子二孫二



萬年永寶用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二寸闊一寸五分深四寸九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徑八寸五分容八升七合重九三斤足銘十六字按左傳后羿有臣曰尨圉鄭有大夫曰公子尨此鼎雖古而欵識曰年已非夏商之制則尨不可為尨圉殆所謂公尨子耶謂之生亦猶簋敦曰屖之生之類是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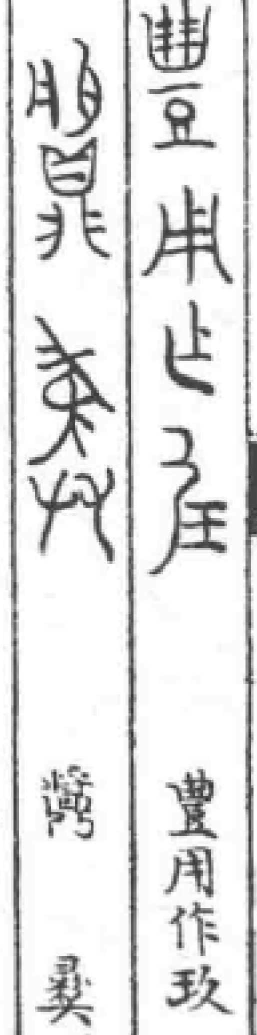
周絲駒父鼎



絲駒父作
旅鼎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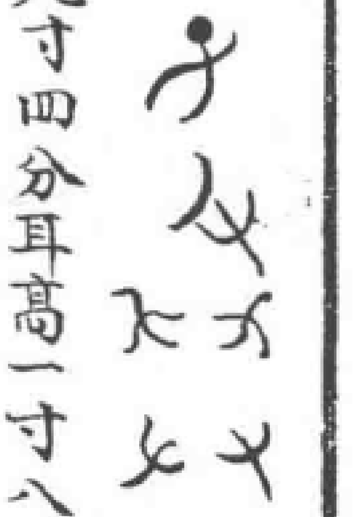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一寸八分濶二寸深四寸六分口徑八寸一分腹徑七寸九分容六升七合重五斤十有五兩三足銘九字曰緐駒父作旅鬲永寶用緐字頗漫滅未詳曰駒父則今所藏敦有仲駒父作仲姜敦左傳則有駒伯為郤克軍佐駒其姓也有公子駒奔衛則駒其名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為姓耶曰旅鬲則燕禮所謂士旅食左傳所謂庭實旅百之旅也通體純素而商之簡古猶存特鉤欵加詳知周物也（博古圖）

豐鬲


豐用作玟
鬻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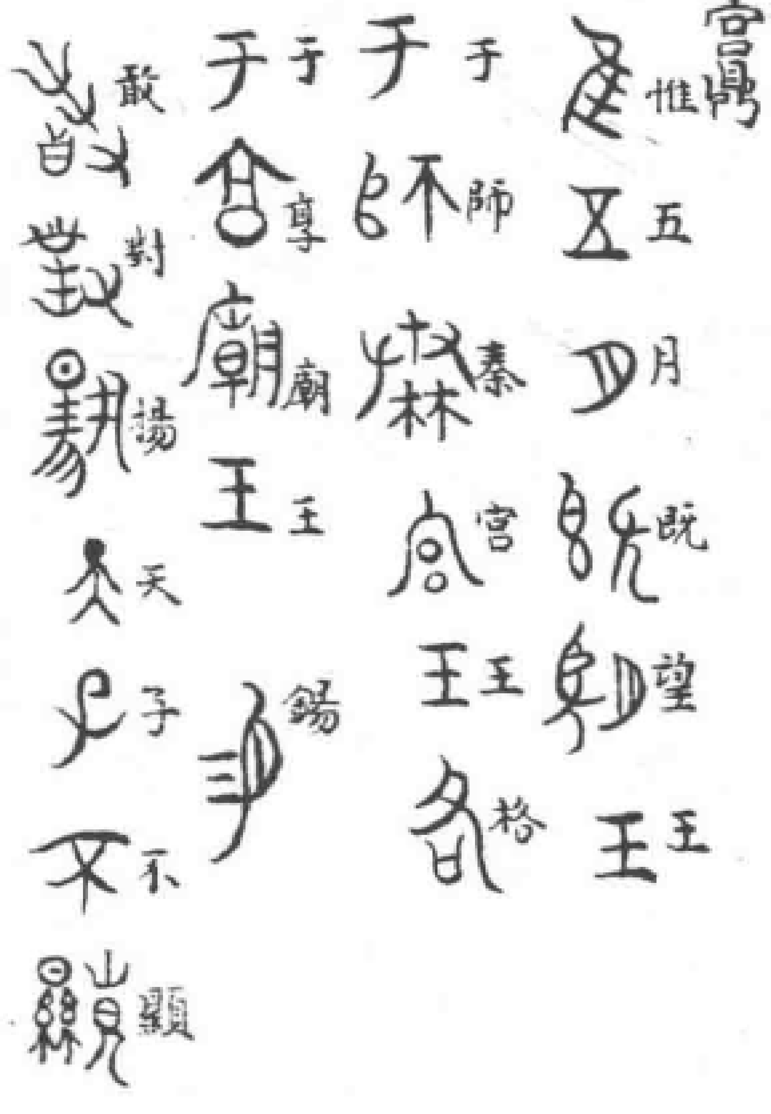
右高三寸二分耳高八分深一寸九分濶八分口徑長三寸二分濶二寸七分腹徑長三寸九分濶三寸三分容七合重一斤二兩四足銘六字曰豐用作玟鬻彝豐名也凡彝器不可得而專有必賜於君然後敢製焉謹君命而銘之故於是書其名是器如簠比他器為特小然銘文典古三代物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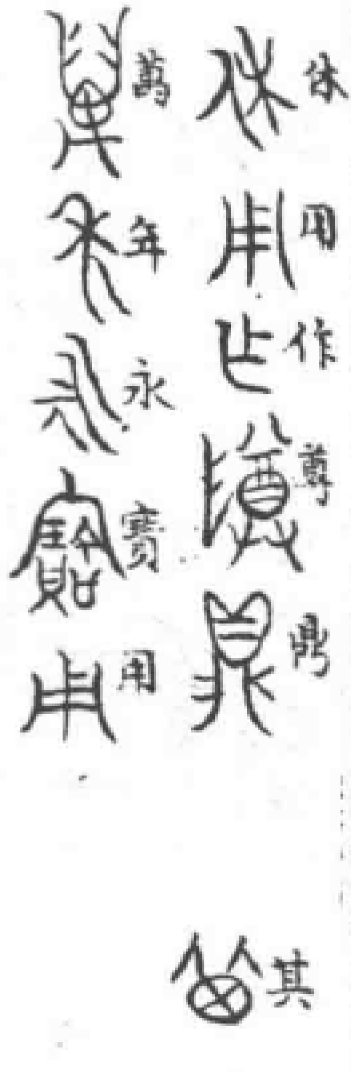
周子父舉鬲


子父舉

右高九寸四分耳高一寸八分濶一寸九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二分腹徑六寸五分容四寸六合重六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三字是器耳與腹皆純素純緣之外以夔龍（雷）篆閒飾足亦作夔狀比他鬲形制為特高銘曰子父按古者父為大夫子為士則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則葬以士祭以大夫是祭父皆從其子而鬲者祭所用之器是以銘表著其祖考之美故祭統曰鼎有銘自名者也是鼎也銘雖無文而特以子父識之其下又為舉字蓋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意則知用之於父盡力以致享而不敢虛美其先也（博古圖）

周師秦宮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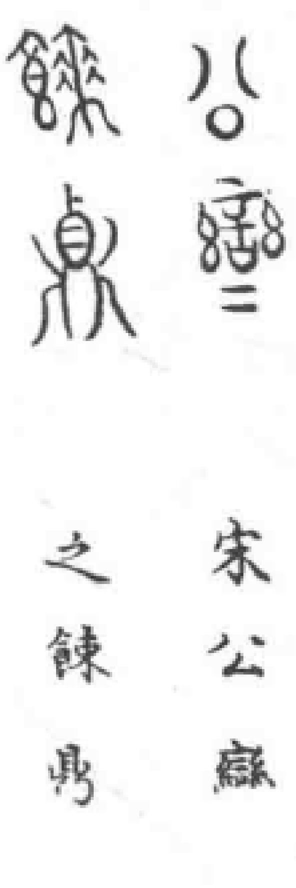

惟五月既望王
于師秦宮王格
于享廟王錫
敢對揚天子不顯



右高一尺耳高二寸五分闊二寸六分深七寸二分、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容二斗重十有七斤銘四十七字磨滅不可考者十有二字曰惟五月既望者、猶書朏望生明生魄以紀時紀日也其曰師秦宮則師秦之宮、以名其人、猶師德（[illegible]）師毀也王格于享廟而有錫焉則錫命而賞于祖也臣受命于君則當有以對揚之詩曰對揚王休書曰對揚天子之休命

此言敢對揚天子丕顯休、蓋亦如是夫然後可以作鼎保用而祝之以萬年為詞云（博古圖）

周欒鼎（蓋）



右高一寸八分深一寸四分三圜環各徑圜一寸重二斤十有三兩銘六字曰宋公欒作餗鼎且春秋帝乙之後微子為宋公都商丘大辰之墟自微子至景公蓋二十六年獲麟之歲景公者名欒是所以為宋公欒也作餗鼎者食器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則銘以餗亦以為飲食之節而已今所藏一鼎銘曰王命敓欒一鼎曰欒女皆一時物也然二器皆名之周蓋微子得用先王禮樂於周為賓是宋也而謂之周（博古圖）

右宋公欒餗鼎銘、元祐間得於南都藏秘閣底蓋皆有銘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欒者莫知其為何人也（金石錄）

周宋公鼎有蓋銘六字按此鼎銘曰、宋公欒之餗鼎、欒者宋景公也以史記年表考之則名頭曼以漢書古今人表攷之則名兜欒獨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欒者昭公子與

此銘合、當以欒為正然頭曼兜欒音讀相混漢書稍近之第不知何據而云兜欒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夫人之餗釪鼎字畫醉一而釪鼎之蓋文鏤繁縟此鼎則樸素宜以別君夫人耶以文字稽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欒女及敓欒亦人名第字畫意象視餗鼎為古則敓欒與欒女之器疑非景公作蓋前此別自一欒耳註云微欵識作敓與微同妙也（東觀餘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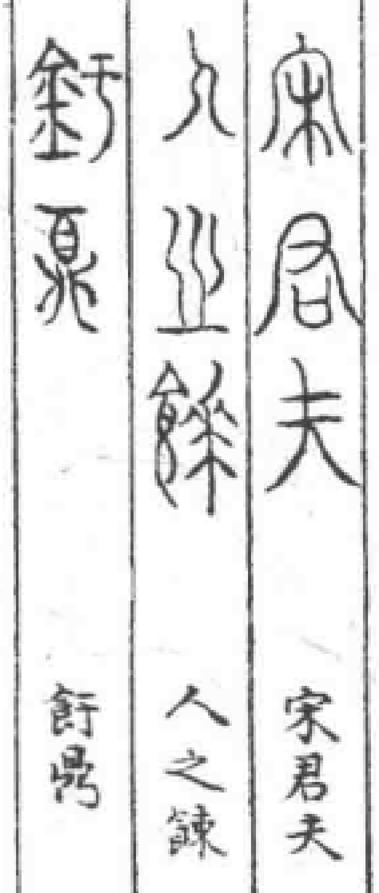
秘閣至味舊鼎其銘曰宋公欒餗鼎少監羅畸摹其欵識以問廣川董某曰史記宋世家無公諱欒者宣宋自為謚或以

菜地舉耶某曰周公後惟二王後稱公而微子啟寔封於宋宋非畿內地且不為謚其曰宋曰果商嗣也竹書有宋景公䜌而史為頭曼孫炎以䜌為頭曼合聲以辨周秦之語今考班固漢書猶有兜䜌蓋亦著其聲如此或曰餗鼎食鼎也今飤鼎亦曰餗者用以饗食其禮異乎曰古者天子諸侯食禮鼎俎各有數故有右鼎陪鼎特鼎然謂餗者糝鼎也傳曰糝謂之餗又曰筍之為菜則餗也故謂八珍漢儒論者以八珍有肝膋無糝（膋音聊腸閒脂也糝桑感切以米和羹也）鄭康成考于周謂糝在八珍中而周官筍俎此與自異故薦食不同古之食饗若糝有

菜則入八珍否須肝膋若無糝菜則入羞豆今直曰餗鼎則糝有菜之鼎也（廣川書跋）

宋景公名欒是所以為宋公䜌也（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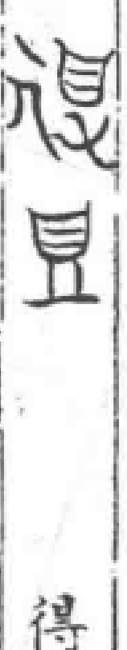
周宋夫人鼎



右高一寸九分口徑六寸八分重二斤七兩銘八字曰宋君夫人之餗飤鼎古者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此言宋君夫人者邦人稱之也餗鼎寔也猶易鼎卦之言公餗也惜乎不得其全考諸款識有曰宋公䜌之餗鼎者而此謂之宋君夫人其字畫又切相類殆同時所造也（博古圖）

右宋君夫人鼎銘其文云宋君夫人之餗飤鼎呂氏考古圖云藏秘閣今乃在宗室趙仲爰家而秘閣所藏自有宋公䜌餗鼎蓋考古誤也（金石錄）

周得鼎



右銘二字曰得鼎按太公望子曰丁公伋伋之子曰乙公得此言得鼎乃乙公之鼎耳（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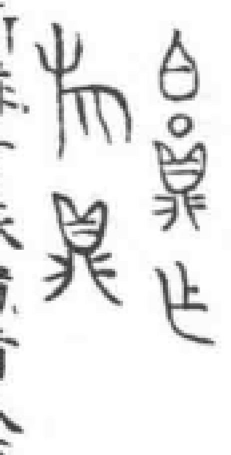
周東宮鼎

右銘曰東宮得非太子所用乎（鐘鼎款識）

周伯鼎

右銘曰伯作樂鼎伯者伯仲之次也（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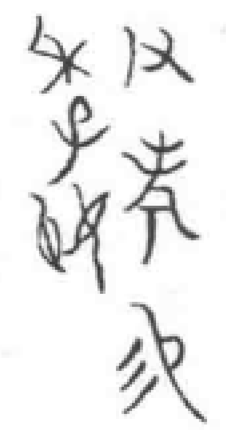
周伯員鼎



伯員作
旅鼎

右鼎乃伯員所作言旅者昔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旅者舉其衆也（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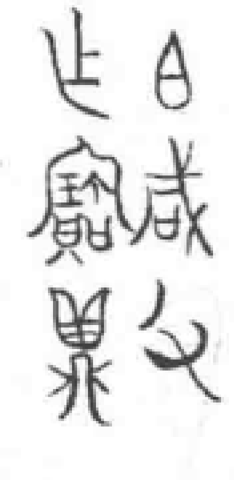
周尹考鼎



尹考錫
季姬

右銘曰尹考錫季姬蓋父錫此鼎于其季女耳（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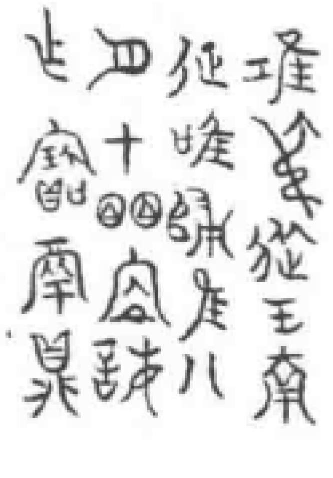
周伯咸鼎



伯咸父
作寶鼎

右銘曰伯咸父作寶鼎藏于全椒吳氏（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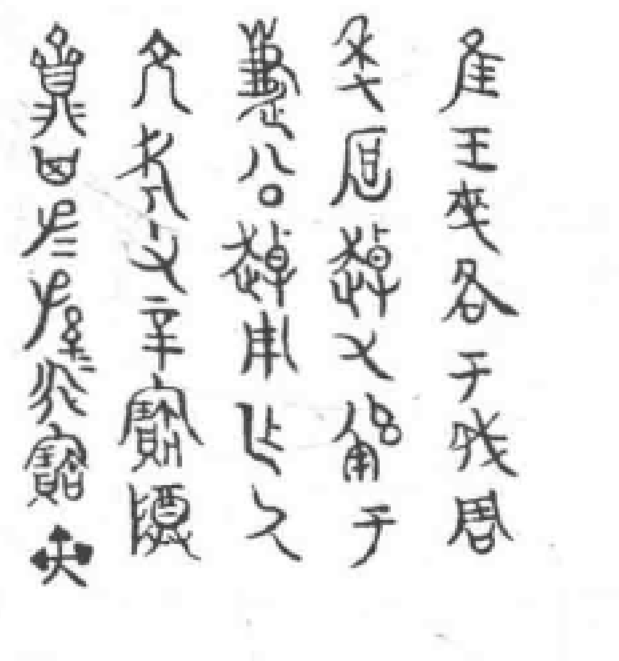
周唯叔鼎



唯叔從王南
征唯歸惟八
月在酉位誨
作寶鬲
鼎

右銘前曰唯叔從王南征後曰誨作寶鬲鼎誨其名也唯叔其字也（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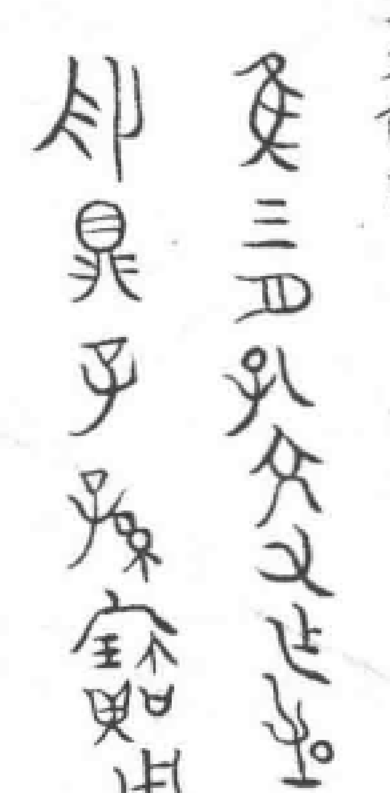
周趠鼎



惟王來格于成周
年鎬趠父○于
慧公趙用作乃
文考父辛寶尊
盠其子孫永寶癸

右銘文云惟王來格于成周年鎬言鎬則王在鎬京之義也趠其名也[illegible]曰作乃文考父辛寶盠而後一字曰癸亦與商祖己觚癸字相類恐商末周初器也（鍾鼎款識）

周孔文父飲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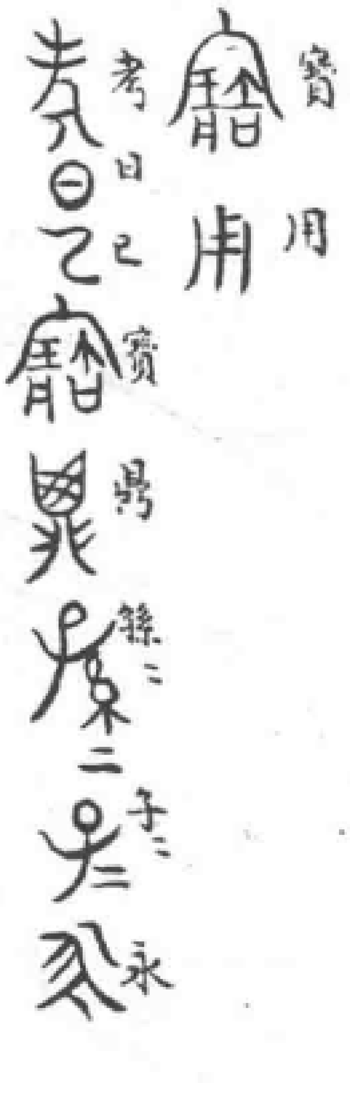
惟三月孔文父作○
飼鼎子孫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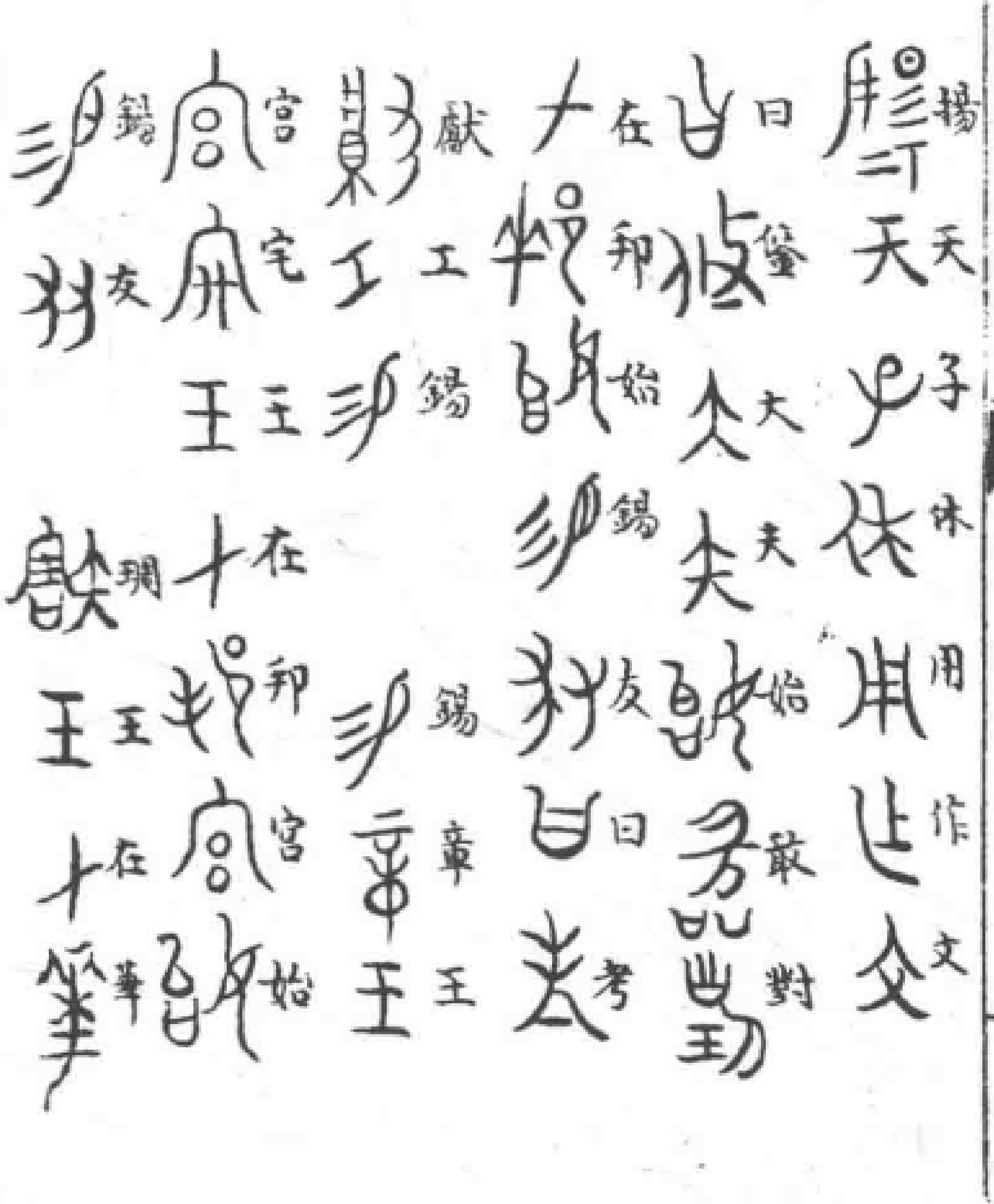
銘云惟三月孔文父作飼鼎子孫寶用一字未詳（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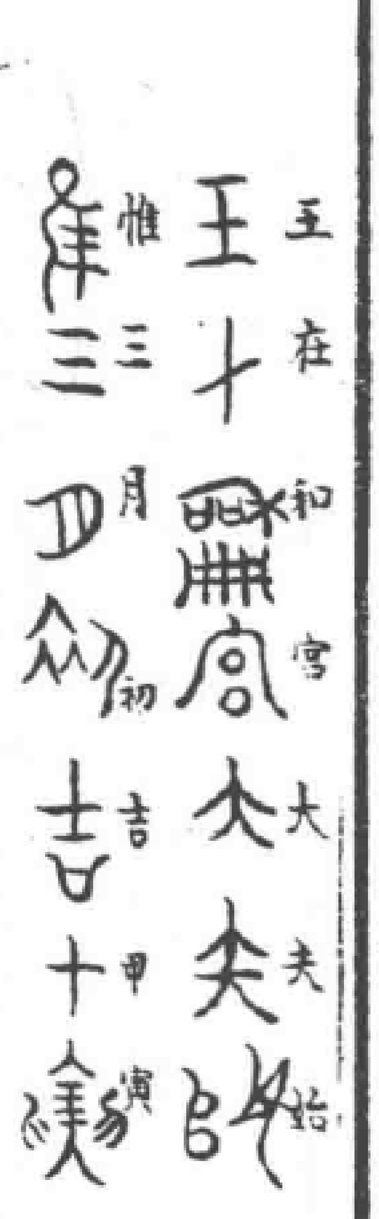
孔文父鼎其制異也昔呂大臨嘗疑之謂制度蓋尊壺之屬而銘謂之鼎余嘗考之有足為尊而著尊無足魯公方鼎銘為尊彝敦必三足如鼎而伯庶父敦則足如杅彝卣同器而父癸彝寔為方鼎夫鼎之大烹謂以木巽火然旅鼎陪鼎雖

不受饗有享養之道故爵以有載也且有舉而行也受食為食爵受歆為歆爵食飲之異重醴稻醴清酒黍醴清酒梁醴則致飲於賓客宜無罍而節厚薄之齊哉春秋傳曰尊以魯壺此器為似其謂之爵宜　馳糟蓋有火齊而節之謂耶（廣川書跋）

周大夫始爵


寶用
考日己寶爵孫〻子〻永


揚天子休用作文
日鑾大夫始敢對
在和始錫友日考
獻工錫錫章王
宮宅王在和宮始
錫友琱王在華


王在和宮大夫始
惟三月初吉甲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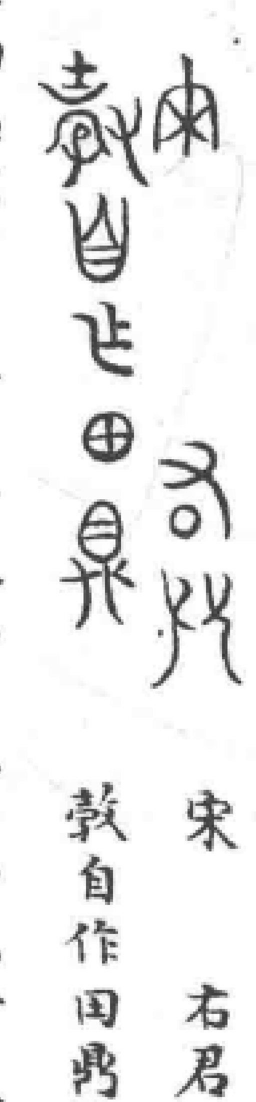
大夫宮也始則其名耳既曰王在和宮又曰王在華宮宅又曰王在和宮後又曰王在和文意叢襍未詳其義大意因王有錫類賚而始乃對揚休命而作爵耳（鐘鼎款識）

大夫始爵其銘曰惟三月初吉壬寅王在咊宮大夫始錫作彝又曰王在辟宮獻工錫彝錫章又曰大夫始敢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寶爵孫〻子〻永寶用按禮四命受器則上大夫也故冊祝於錫命將之博士呂大臨問曰古者受命作器祝冊命書必載之宗彝子孫寶用惟永〻無怠以無忘其初古人於此以侈大王靈而著昭寵其章大矣又以告後之人其以致戒者此以禮乎取之何哉余曰此神之約也自商以上則不列於此矣夫與神約者非必命祀郊社羣望以盟詛而存也蓋以祖宗為祀而求使子孫不廢　享者此與神約者也故大約劑書於宗彝使神臨焉使人畏敬不敢違也故不能守其約而廢器者其刑墨公法治之此其為約也先儒以彝為宗廟六彝蓋尊之制爾余謂凡宗廟常器皆宗彝也

虞氏宗彝至周分為二者豈可以宗彝盡宗廟之制哉今考古器存者鼎敦尊鬲壺彝矣皆著銘曰彝則宗廟之器其常用者皆得銘之矣不必謂六彝之所書也（廣川書跋）

右大夫始鼎銘按說文對字本從口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從士今驗茲鼎銘及周以後諸器款識對字最多皆無從口者然則古文大篆固已不從口矣又疑李斯變古法作小篆對字始從口至文帝復改之耳然書傳不載未敢遂以為然也（金石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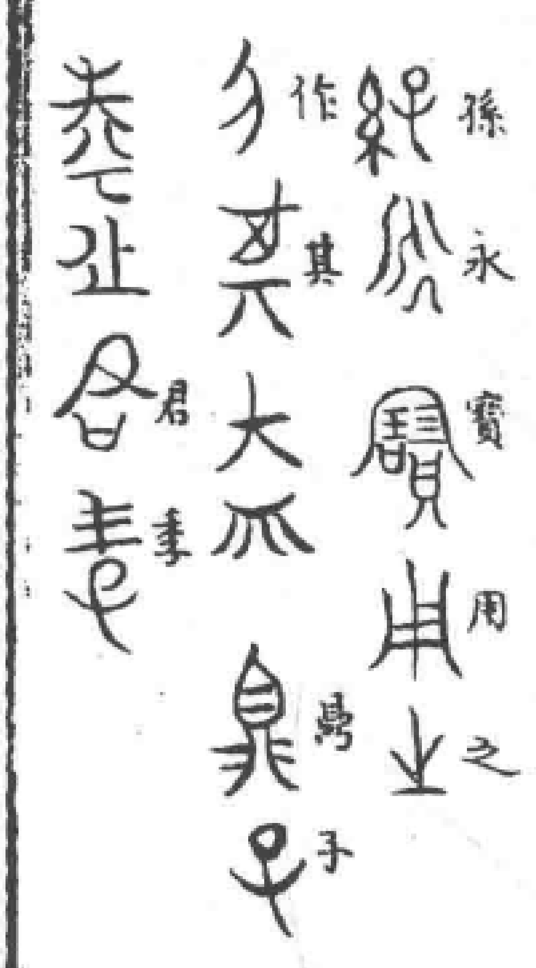
宋右君田鼎



宋　右君
敦自作田鼎

按古器物銘云田鼎得于青之臨朐其曰田鼎者疑田獵所用也（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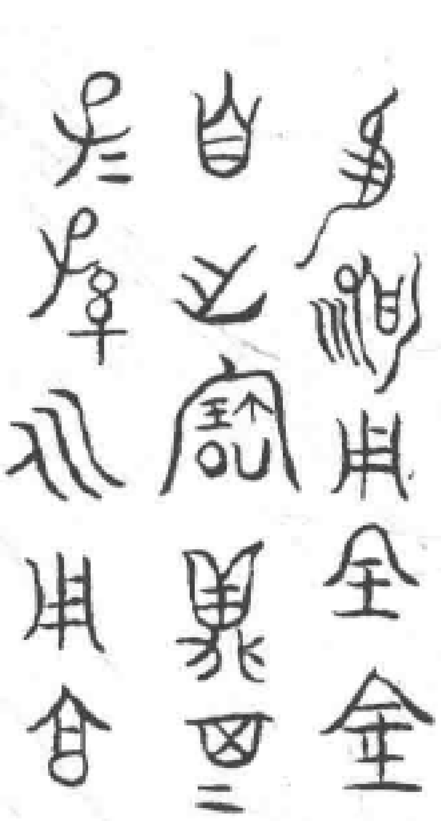
君季鼎



孫永寶用之
作其鼎子
君季

按古器物銘云此器藏李成李舍人家然字畫浸滅有君季字姑以銘之未可考（鍾鼎款識）

圓寶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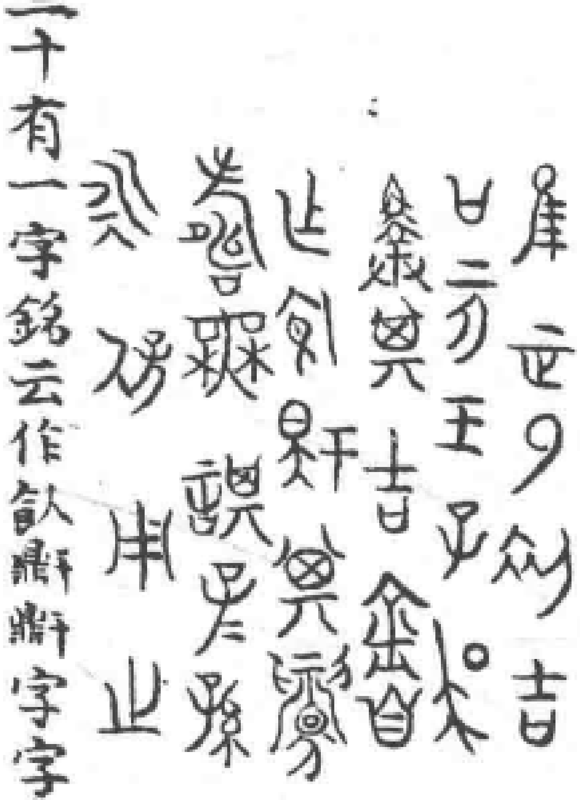


惟十有二月用吉金
自作寶鼎其
子〻孫〻永用享

右二鼎銘文不少異上一字乃十有二月合成一字不顯其名而曰用吉金自作寶鼎（鍾鼎款識）

令按其字第一鼎吉金作矣令（餘同）

周王子吳鼎



惟正月初吉
丁亥王子吳
擇其吉金自
作飼𪔂其眉
壽無諆子〻孫〻
永保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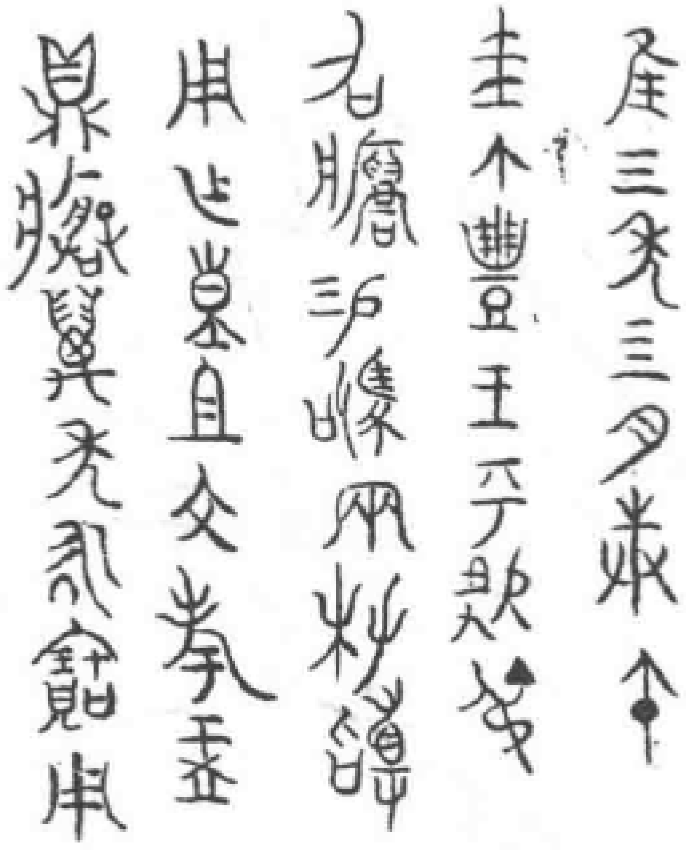
銘三十有一字銘云作飤𪔂𪔂字字書所不載其形制則鼎也字體與鄦子鐘相似蓋周末接戰國之物（考古圖）

潞國文公守京兆得鼎其銘曰惟正月丁亥初吉王子吳擇

其吉金自作歆斲其麋壽無疆子子孫〻永寶用之書家考古謂無斲而斲見三蒼知為鼎也古者以尊壺受酒、而鼎亦屢見取用一時以得為之余見古器衆矣非宗彝以祀之則其功庸所在故有銘也計功稱伐於此乎陳之矣曰自作歆斲蓋惟宴私用之抱朴子以厨金不可用以為藥且為器皆有避然擇吉金是慎其所養也古者敦彝匜卮非觴莫敢用之以為享乎或以戒之可銘也（廣川書跋）

考古云斲字〻書所不見然以愚觀之、鼎當作乎、乎乃銅省言作銅銅鼎耳、（鐘鼎款識）

周文王命癘鼎



惟三年四月庚午

王在豐王呼虢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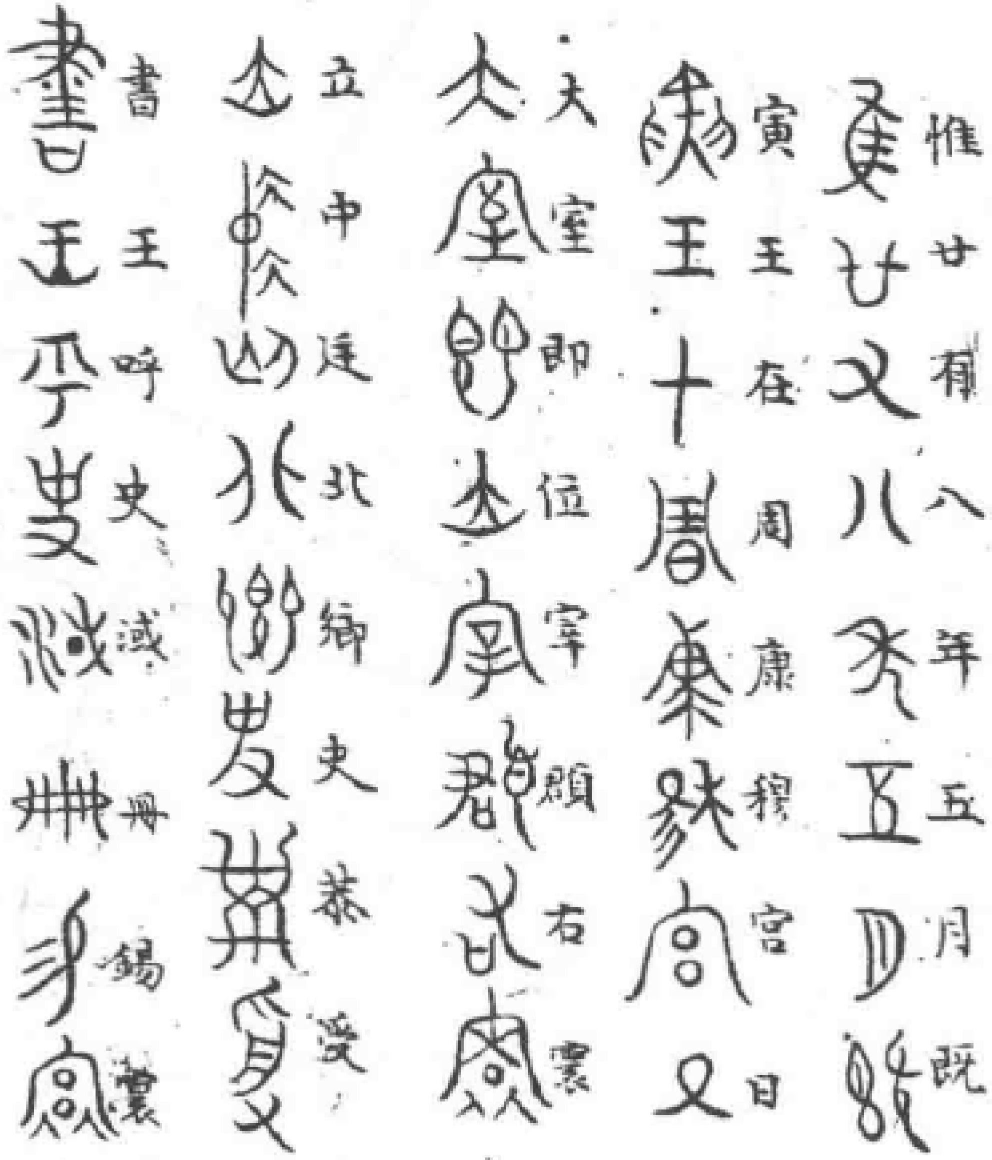
召癘錫駒兩拜稽

首用作皇祖文考盂

鼎癘萬年永寶用

銘言文王在豐呼虢叔名癘錫駒兩豐其地也（鐘鼎款識）

周伯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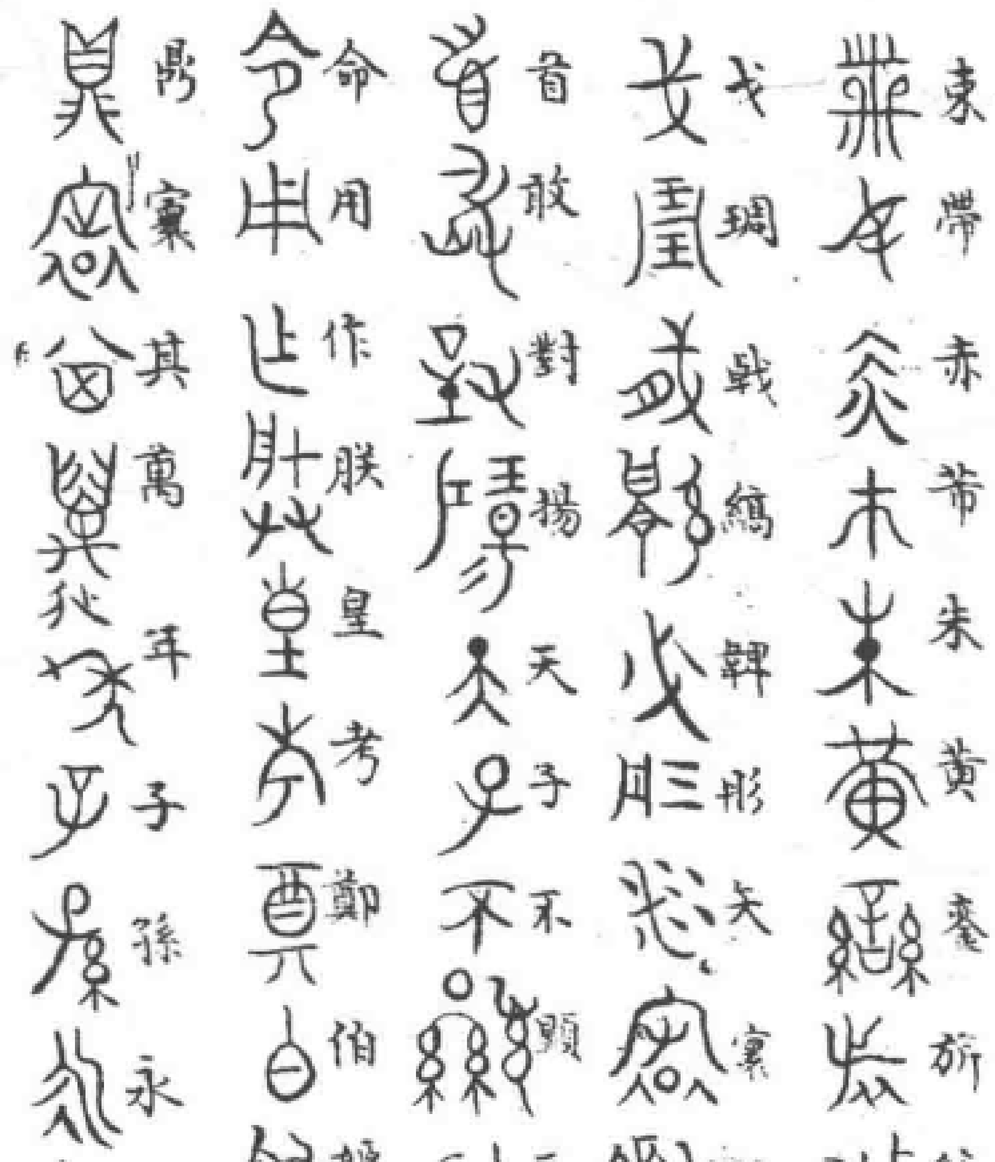
惟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

寅王在周康穆宮日王格

大室即位宰頵右寰入門

立中廷北鄉史恭受王命

書王呼史減冊錫寰重衣



束帶赤芾朱黃鑾旂鋚勒

戈琱戟縞韓彤矢寰拜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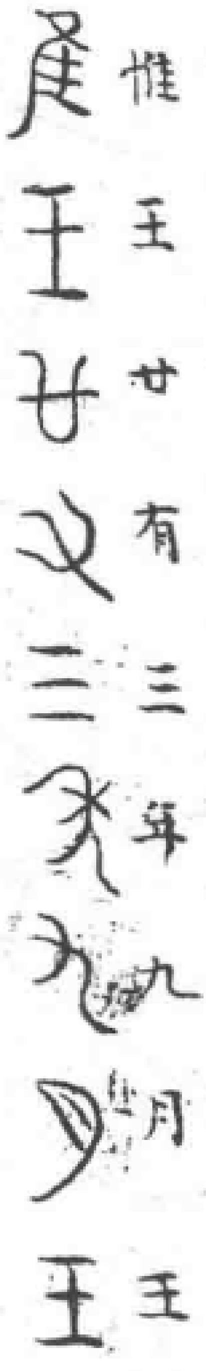
首敢對揚天子不顯辱休

命用作朕皇考鄭伯姬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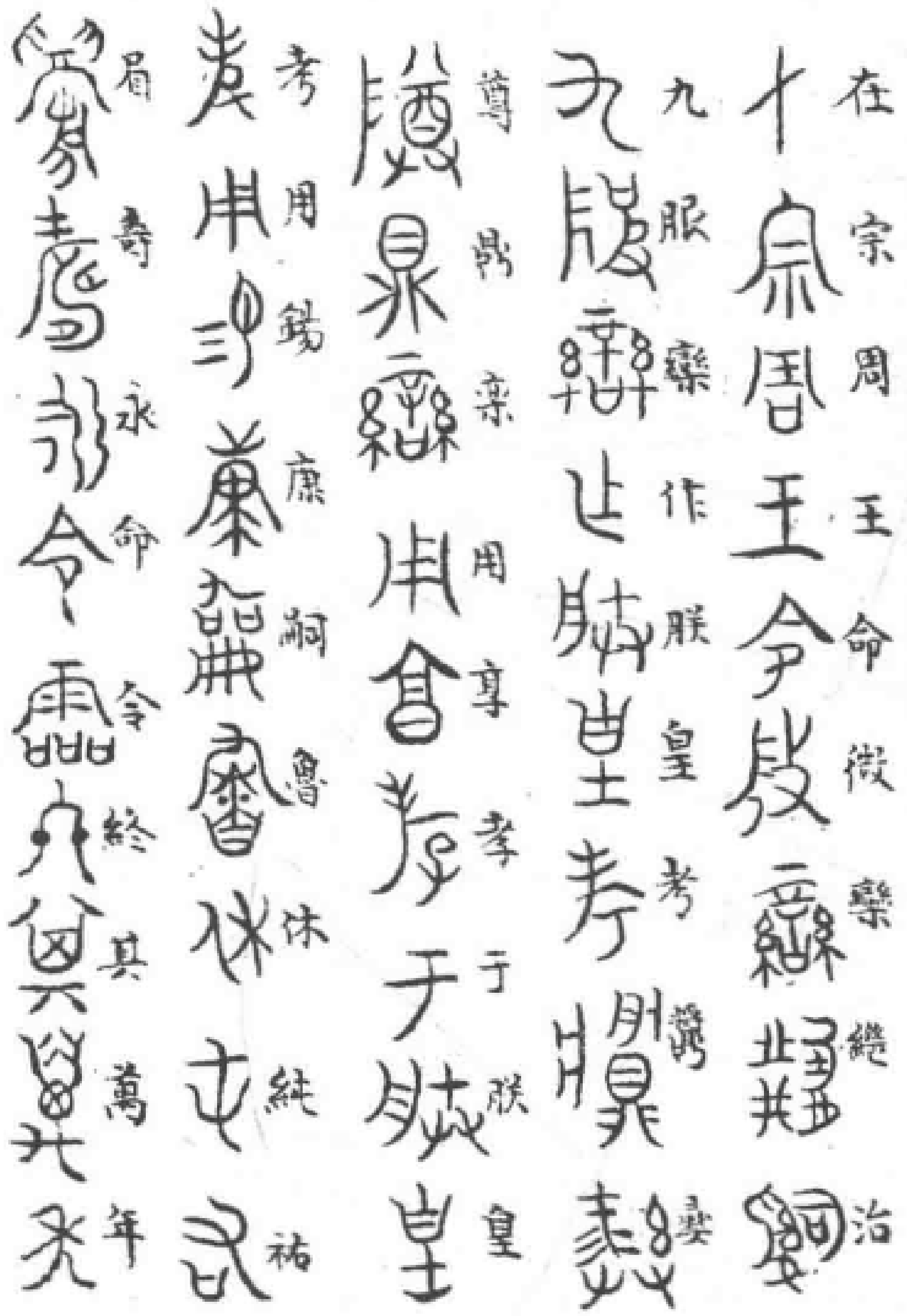
鼎寰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鼎銘與微欒鼎銘相類欒鼎曰惟王十有三年九月王在宗周此鼎曰惟王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宮寰即其名也寰入門立中廷北鄉史恭受王命書王呼史減冊減乃史之名也錫寰玄衣朿帶赤芾朱黃鑾旂鋈勒戈琱戟縞緌彤矢使寰如此此寰所以拜稽首對揚天子不顯也（鐘鼎款識）

周微欒鼎 廣川書跋作叔欒鼎



惟王廿有三年九月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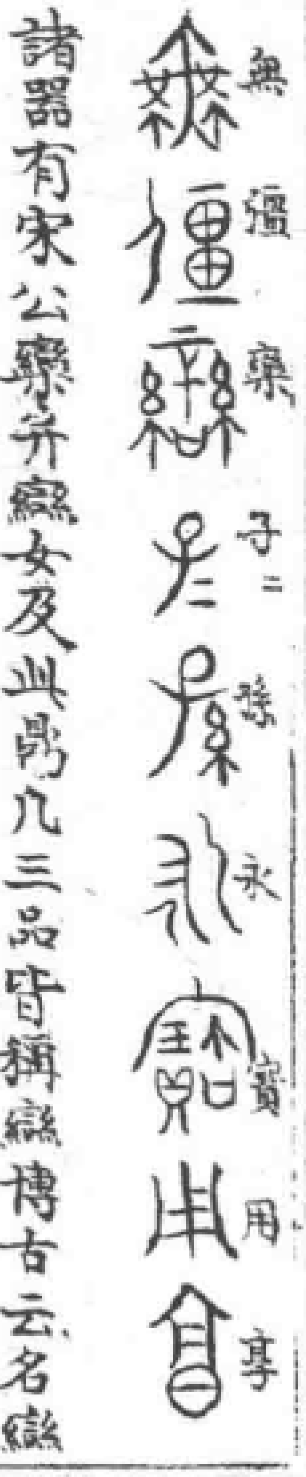
在宗周王命微欒繼治

九服欒作朕皇考䵼彝

尊鼎欒用享孝于朕皇

考用錫康𩛥魯休純祐

眉壽永命令終其萬年



無疆欒子=孫=永寶用享

諸器有宋公欒斉欒女及此鼎凡三品皆稱欒博古云名欒者宋景公也此曰皇命微欒繼治九服欒作朕皇考䵼彝尊鼎欒用富于朕皇考也（鐘鼎款識）

叔欒作鼎考其形制則宗器也銘曰二十有三年王在宗周王命叔欒余考於書周既營成周以居商民而以王城為宗周卜宅土中復歸西周故周官曰王還在豐多方曰王在宗周其後十一世犬戎攻宗周而平王始遷故黍離閔宮廟之廢周自是不復居宗周矣其曰王在宗周則知其幽王之前可以考也史自共和前其世數最長而可知者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昭王雖不見居位歲月然穆王五十受命改元則知昭王在位年久也昭穆皆有二十三年則叔欒之作器蓋在二王之世矣銘之所書有䵼（音覓）彝鼎尊蓋宗廟之器說者以木橫貫鼎而舉之謂䵼然易之鼎象則為金鉉宜叔欒之鼎以為金䵼者耶尊彝有六其器也則用本朝踐獻踐不可考也三代鼎彝有銘多矣而曰靁終者今見於此彝鼎之銘又曰靁始靁終古者以靁為善其文與令同此其為善頌

者也（廣川書跋）

周集彝

李保李得彝于長安耕者其銘曰集作尊彝萬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夫尊彝異形其制似彝者此鼎尊也呂大臨叙孔文父歃彝為壺尊之屬而銘以彝蓋古之制器自有揔而彝之制亦不一矣惟其用以名之唐開元十三年萬年人王慶獲寶彝五銘曰叔作尊彝與保年彝同文但叔字刓缺不可識疑此彝是也（廣川書跋）

周方彝

按古寶器彝之方者多矣以其銘款考之魯公文王方彝則謂之尊彝單子方彝則謂之從彝王伯方彝則謂之寶齍惟陀員庚申方彝乃謂之彝然則諸器制度大槩相類以其可尊而可法曰尊彝以其陪貳而非正故曰從彝以其或用於齍盛若九嬪之贊玉齍故曰寶齍其寔齍彝也故鄭公孫僑辨黃熊之夢晉平公賜以莒之二方彝亦止謂之彝今此二器制度與諸方彝同蓋周器也（東觀餘論）

周言彝

在易之頤曰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夫事之至近而所係至

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蓋言語之出也可以興邦又可以喪邦不可不謹飲食之入也能養人又能害人不可不節也古人觀象玩辭擧斯二者併寓意於烹飪之器既已形諸饕餮又復銘之曰言則所以戒之之意可謂至矣（紹興古器評）

周尹鼎

銘六十四字　是器乃尹休高對揚君命而作文丙寶尊彝也昔人作器未嘗不尊君命而謹其時日故曰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又曰辰在庚申言旁者如書所謂旁死魄是也庚申則又指其日辰矣又曰尹其亘萬年受乃永則受當讀作壽古人借用字或如此觀其銅色黝黑間以赭暈斕斑古意可愛非三代無此物也（紹興古器評）

周公命彝

銘二十五字昔人作器未嘗不尊君命而謹其時日故曰既死霸又曰公命既允霸者如書所謂哉生魄旁死魄之類是也曰叔則如號叔榮叔之類曰姜則如京姜孟姜之類是也雖字有不可識者然考其銘載參以制作其為周物無疑也（紹興古器評）

楚彝

銅陽縣有萬陵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漢時民謂之楚王琴城城北祝社里下土中得銅鼎銘曰楚武王是知武王墜也（水經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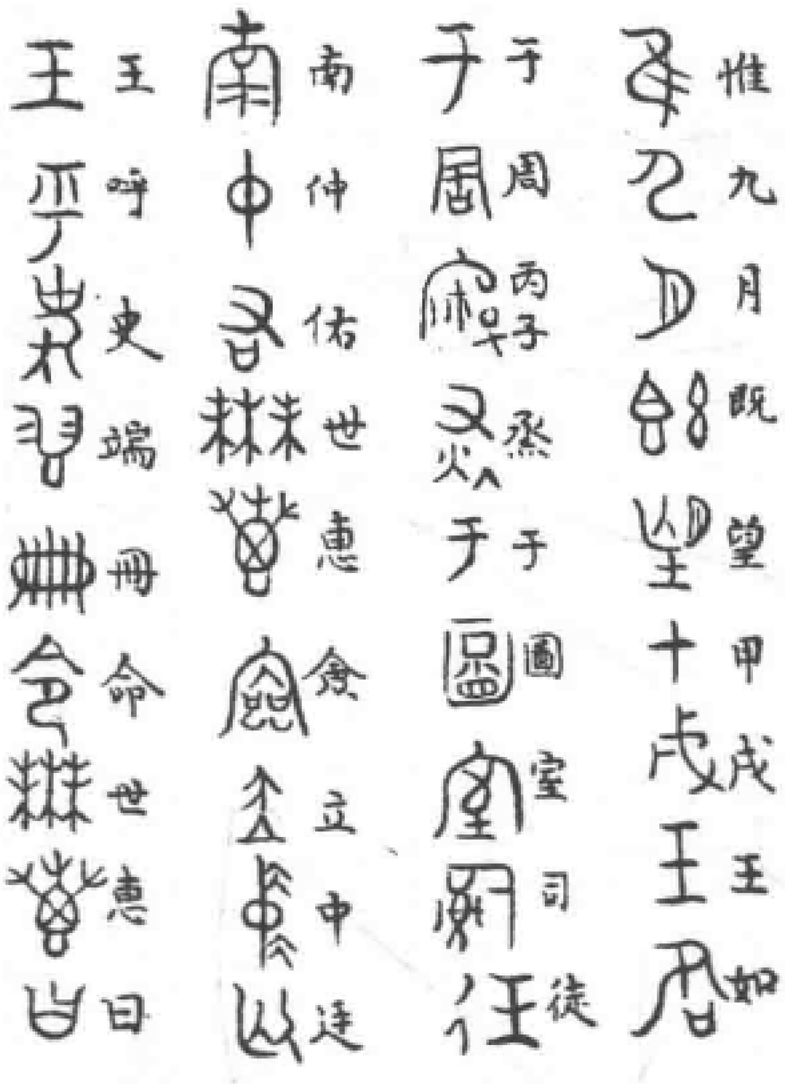
美陽鼎

美陽得鼎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漢書郊祀志）

※宣炎鼎

元張稱孫家物杭之常賣駔沈大詮得之以為奇貨董瑀翻以重價得之既而歸之喬仲山運副其製卽局爐三足兩耳者其花饕餮及圓雷文亦局製無異特青綠自內出外裏以茶褐光色亦一尤物也內有上三字（志雅堂雜抄）

焦山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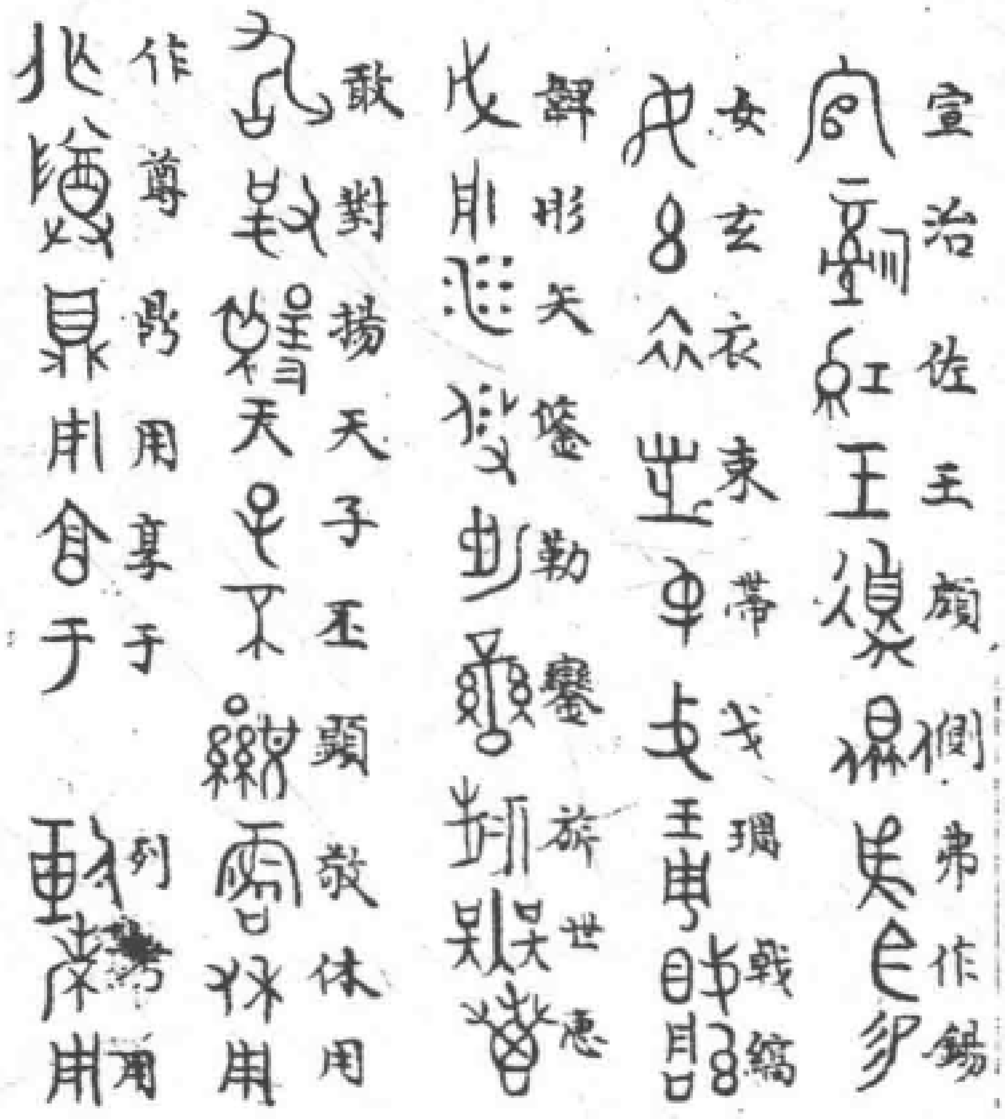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如

于周丙子烝于圖室司徒

南仲佑世惠僉立中廷

王呼史端冊命世惠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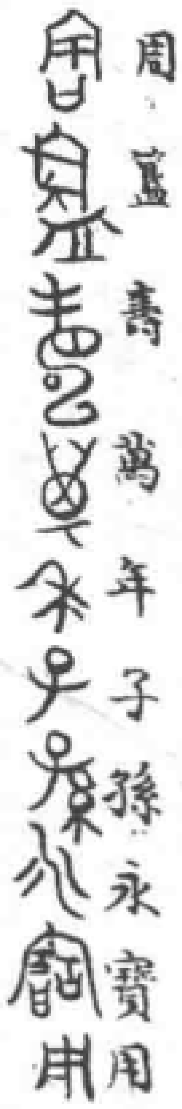
宣治佐王頗側弗作錫

女玄衣東帶戈琱戟縞

韠彤矢鋚勒鑾旂世惠

敢對揚天子丕顯敍休用

作尊鼎用享于列用



周㝨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今在丹徒縣焦山寺中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濶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銘九十三字皆古文蝕一字外為雲雷之形其文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各（古格字）于周丙子烝于圖室司徒南中（古仲字）右（古佑字）世惠僉立（古位字）中廷王呼史端冊令（古命字）世惠曰宣治佐王頗側弗作錫女（古汝字）玄衣東帶戈琱戟縞韠彤矢鋚勒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不（古丕字）顯敍休用作

尊鼎用享于　列考用周匄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朱彝尊
曰鼎銘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時器也其
曰立中廷按毛伯敦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為立而周禮小宗
伯掌建邦之神位註故書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
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位立則是銘曰立亦當
讀位也（金石文字記）

焦山古鼎詩　古之彝器篆最奧佚稿已遠誰稽撰橫舟持
刀或立旆簡質妙若繪事姚姬周尚文篆體款識不慮僞
魚蟫二千年物落山寺王詩大小傳東南（西樵阮亭兩先生）兹游一

見發絕詫熊〻光溢燕子龕腹深八寸唇尺四叩之清越微
聲韻雲雷周匝峙饕餮生砂活翠浮朱藍無專世惠釋文異
不獨立位形相參原父鄭邠誤考據尚功姑婦迷研覈惟王
酬庸錫冊命鑾旂鋚勒蔥戈鍭忠忱對揚匽隕越孝思用享
調滑甘鈐山不識此二字廿年辛苦成虛談天池釣字做盜
柄大雞亦應台星三（明世宗自號天池釣叟見沈虎臣野獲編）鑄器為兵事豪奪
攸瘖一例如狼貪上河圖子偶僞託思質陷法人何堪吉金
宵宵辱金辱得不舁送行趍趨子孫永寶意爾〻襟厠尊兮
娛宴酣宜知袁州詔簿錄清玩件繫文嘉諳此鼎潛藏若神

助同時輩行歸瞿曇空諸所有乃常有雲煙過眼休嘲哈啞
舟恐遭大力負請視覆轍應懷慙何如留與客吟賞茶具更
携都統監（厲鶚樊榭山房集）

王士祿焦山古鼎歌有序

焦山有古鼎一圍腹三足雲雷文高可尺六寸許腹
有銘韓吏部如石為予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當分
宜相枋國時某公官於朝分宜聞此鼎欲之某公不
即獻因嫁禍焉鼎竟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某
公以禍由鼎作謂鼎不祥捨之焦山寺中郡乘山志

皆載山有周鼎一而不詳所自也作歌備掌故焉

海雲堂中暮相索古鼎照人光駭犖龍文獨許吾丘知篆銘
略辨周京作宛同石鼓出陳倉卯數銅狄傳西洛韓公摩挲
指向余曾入秦家格天閣雲烟過眼已成虛劍去珠還事堪
愕安陸飛龍亦英主玄修晚暮軒轅樂一德何人曰相嵩金
鉉只用青詞博朝廷仍收養士報楊沈謇〻如雕鷄鼎鑄有
耳宣不聞恥向迴風作秋籟蔦山先生廝養耳紛〻冠蓋多
酬酢當時不鄙趙師羼于今誰講責秋壑從來鑄鼎戒饕餮
此物胡為亦遭攖山頭尚有椒山詩（山頭有椒山過訪唐應德詩刻所云楊子懷人）

（渡揚子者也）三尺古碑墨光錯隻字重於神禹金猶山向林辟不若老奴真欲愧歐陽也（嵩墓）廿載鈐山空寂寞培塿已拉氷山推有鋨誰能鑄此錯衷回三歎軒几旁極目江天莽寥廓（西樵詩選）

王士禎焦山古鼎詩三十四韻

曉入枯木堂怪禽鷲翩翻清露滴松杉下見古尊鼎贖寶光耀昆吾中有飛鷹魂上文為雷回下文為雲絃獰狀饕餮伏兵氣蚩尤昏辛壬與丁甲世次迷夏殷初疑周虎彝復恐虞雉敦尊從不可辨牛豕誰能論瑰怪壓岣嶁譎詭旅紀甗蛟龍襟蝌蚪五指不敢捫在胙想屬鼎識字篆蜒蜿月黒鬼神

泣峽束波濤奔篩書失趨趣斯篆推窺軌爰歷邁府令凡將駭文園史游久已沒皇象不復存甄豐與董逌抉剔窮本根不遇博雅流孰為洗煩冤請比岐陽狩或同泗水淪山僧與道古感激聲還吞分宜昔枋國氣勢傾崑崙斯鼎出京口上燭光細緼役使萬指衆負載千蹄奔大哉宗廟器詎肯豪貴門威力鎮禪窟寂寞歸祇洹午夜鳴鐘魚清晝啼林猿閟人恒沙刦如彼蟻在樽我今訪焦先望氣黔不言五年隔揚子無翮思騰騫吾兄癖好古八書探河源三日松寥游坐卧忘囂喧扁列析螺書卷尾搜墨文作為奇偉辭大海搏鵬鯤春江壯風霆響激雲濤渾三歎繼高唱海門上朝暾（阮亭詩選）

方密之鼎考

古以鼎為重器本象作貝　伯厚似孫詳載諸名升菴抄之無所考辨元美元瑞俱未有定論茲畧存其槩耳子華子黃帝采銅首山鑄神鼎曹植有黃帝三鼎賛墨子夏后鑄鼎四足而方說文禹鑄鼎荆山之下帝王世紀在馮翊懷德之南史記武王命南宮适史佚展九鼎寶王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後漢郡國志雒南東城門名鼎門九鼎所從入唐志許康佐九鼎記四卷書目陳太子中庶子虞荔撰鼎錄一卷錄自古鼎形象款識

始于夏九鼎終於王羲之書鼎崔駰達旨注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鼎墨子耕蒿夏后開使蜚廉鑄於昆吾使翁難雉乙卜于白若之龜〻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又言兆之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于三國鼎錄太公于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外紀及說苑呂覽湯時大旱翦髮斷爪身嬰白茅禱桑林持三足鼎楚詞天問緣鵠飾玉注伊尹修飾玉鼎以事湯智按此因伊尹負鼎于湯而附會此說淮南周鼎鑄倕使銜其指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呂氏春秋

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明堂位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周膳夫注牢鼎九陪鼎二左傳昭七年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金石錄有方鼎銘藏岐山張舜民云夏時器也服虔曰鼎三足則員四足則方呂氏春秋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魯人以其雁往謂贗也智按此即呂覽岑鼎一事他如正考父鼎郜鼎齊甲父鼎吳壽夢鼎晉刑鼎衛舒鼎見左傳衛孔悝鼎銘見祭統鼎錄蕭何為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自表已功郊祀志夏六月汾陰巫

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迎至甘泉垂中山晏溫有黃雲有麃過議尊寶鼎東方朔傳夏育為鼎官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神爵元年為周康寶鼎立祠未央宮中明帝永平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東觀記廬江獻鼎詔召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左傳春秋有鼎事幾衆對狀除郎中郡國志汝南鯛陽注皇覽曰永平中葛陂城北祝里社下于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武王之冢實憲傳南單于遺獻古鼎容五斗旁銘曰仲山甫鼎橋玄三鼎東鼎銘建寧二年八月丁丑延公入于玉堂前廷為司空中鼎銘曰延公登于玉

堂前為司徒西鼎銘曰光和元年延公入崇德前殿為太尉晉成帝咸和元年宣城春穀縣山岸推獲石鼎咸康八年廬江春穀縣留珪夜見光取得玉鼎元嘉十三年武昌縣章山出神鼎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獻二十一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四十二字雍州刺史蕭思話以獻泰始五年南昌獲古銅鼎容斛七斗王景文以獻七年義陽獲銅鼎吳赤烏寶鼎出臨平湖又出東部鄮縣南齊永明二年丹水上下得古鼎一枚唐貞觀二十二年汾水獲古鼎開元十三年萬年人王慶築垣獲寶鼎五獻之二十一年眉州獻寶鼎縣本汾陰開元十年獲寶鼎更名

冊府元龜云獲古銅鼎二其大者容一斗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句中正與杜鎬詳其文曰維六月初吉史信父作鸞甗斛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宋祥符五年南康軍獻古鼎皇祐五年鑄鼎十有二員丘用五宗廟七又作鸞刀命阮逸胡瑗鑄劉敞為新律鐘鼎鸞刀銘崇寧三年以魏漢津言鑄鼎中曰帝鼐八方曰蒼彤晶寶魁阜壯風上為鼐銘帝鼐曰隆鼐八鼎曰育明藏正健順穌潔宣和元年安州得商六鼎上之大觀三年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寶蘇宮神霄殿遂為十八鼎博古圖歷代之鼎形制不同有腹著饕餮而間以雷紋者父乙鼎之類是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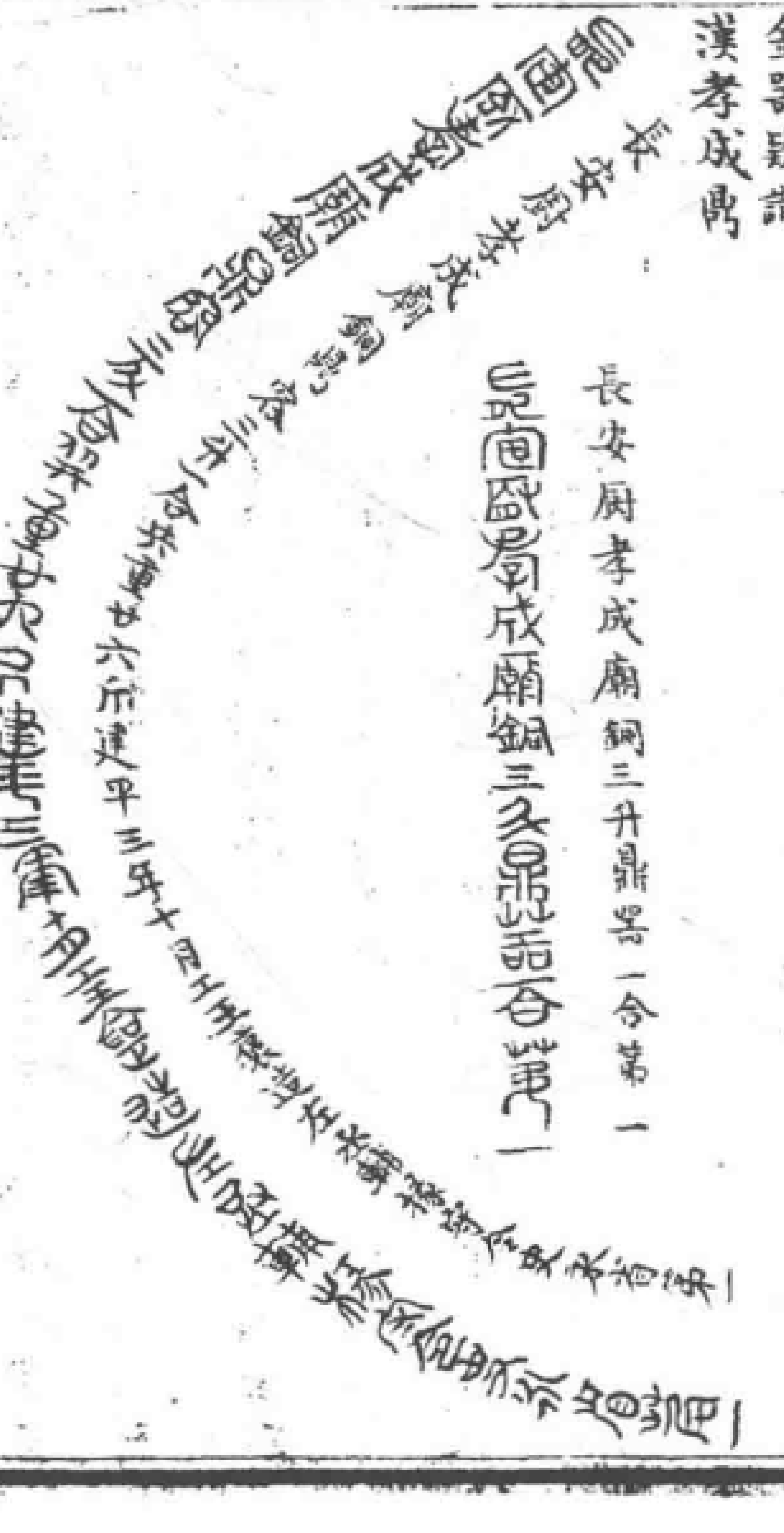
鍊色如金者飾簡美者辛鼎癸鼎之類是也有緣飾旋花奇古可愛者象形鼎横戈父癸鼎之類是也有容布花雲或作雲雷迅疾之狀者晉姜鼎雲雷鼎之類是也有隱起饕餮間以雲雷或作細乳者亞虎父丁鼎文王鼎王伯鼎之類是也或如盉鼎之修口中鼎之無文伯碩史頣鼎之至大金銀錯鼎之絶小或自方如簠或分底如鬲或設蓋如敦曰齋曰貫則名其國也曰饙曰刑則著其事也曰牢曰陪則設之異也曰神曰寶則重之極也智以饙與饋通或作粢可知其借矣

六藝之一録卷第四

錢塘　倪濤　撰

金器欵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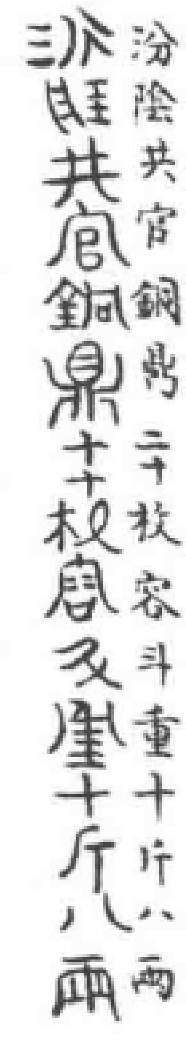
漢孝成鼎


長安廚孝成廟銅三升鼎器一合第一

右通蓋高八寸一分耳高二寸八分濶二寸一分深五寸一分口徑六寸二分腹徑七寸八分容七升九合共重九斤三足蓋與器銘共五十六字按孝成帝乃孝元之子而漢第九帝也是鼎雖孝成廟器乃造於孝哀即位之三年其銘又有曰建平三年十月工王襃造蓋孝哀即位改號建平而孝哀又嗣服孝成者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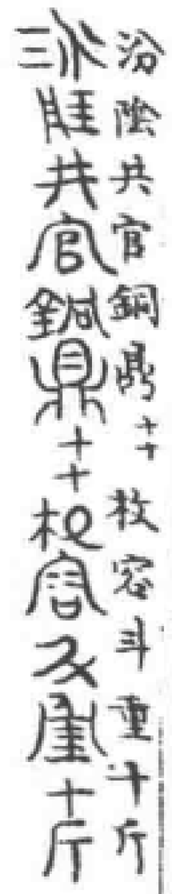
漢汾陰宮鼎

蓋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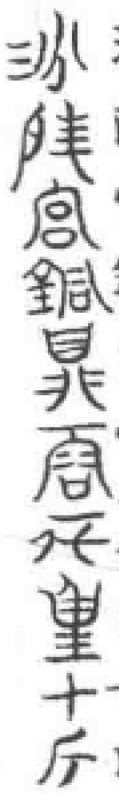

汾陰共官銅鼎二十枚容斗重十斤八兩

器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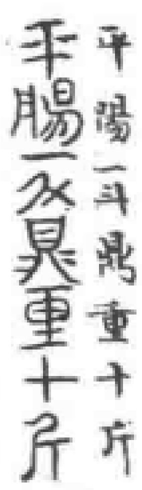
汾陰共官銅鼎十十枚容斗重十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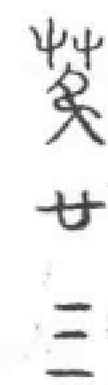
汾陰宮銅鼎容一斗重十斤



平陽一斗鼎重十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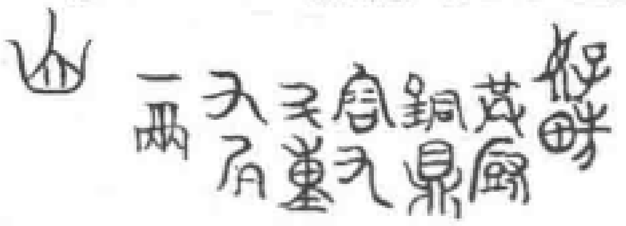
第廿三



右通蓋高五寸八分耳高一寸七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六寸三分容二升六合共重三斤三兩蓋與器銘共五十四字按前漢地里志河東郡屬縣有曰汾陰有曰平陽而平陽有鐵官此曰汾陰宮則宮之在汾陰者也考其欵識既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又曰汾陰宮銅鼎一者二十所以舉供官之數而一者舉其隷於宮者也又曰平陽一斗鼎蓋平陽有錢官此乃紀所鑄之地耳曰第二十三者總其器之在汾陰者為之次不必言鼎也按西漢郊祀志云孝武皇帝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于甘泉定后土於汾陰而神祇安之則作宮于汾陰者以祀后土之所是宜有列鼎之薦而此特其一器耳銘文稱供官銅鼎亦又明朝廷祀典之物非私享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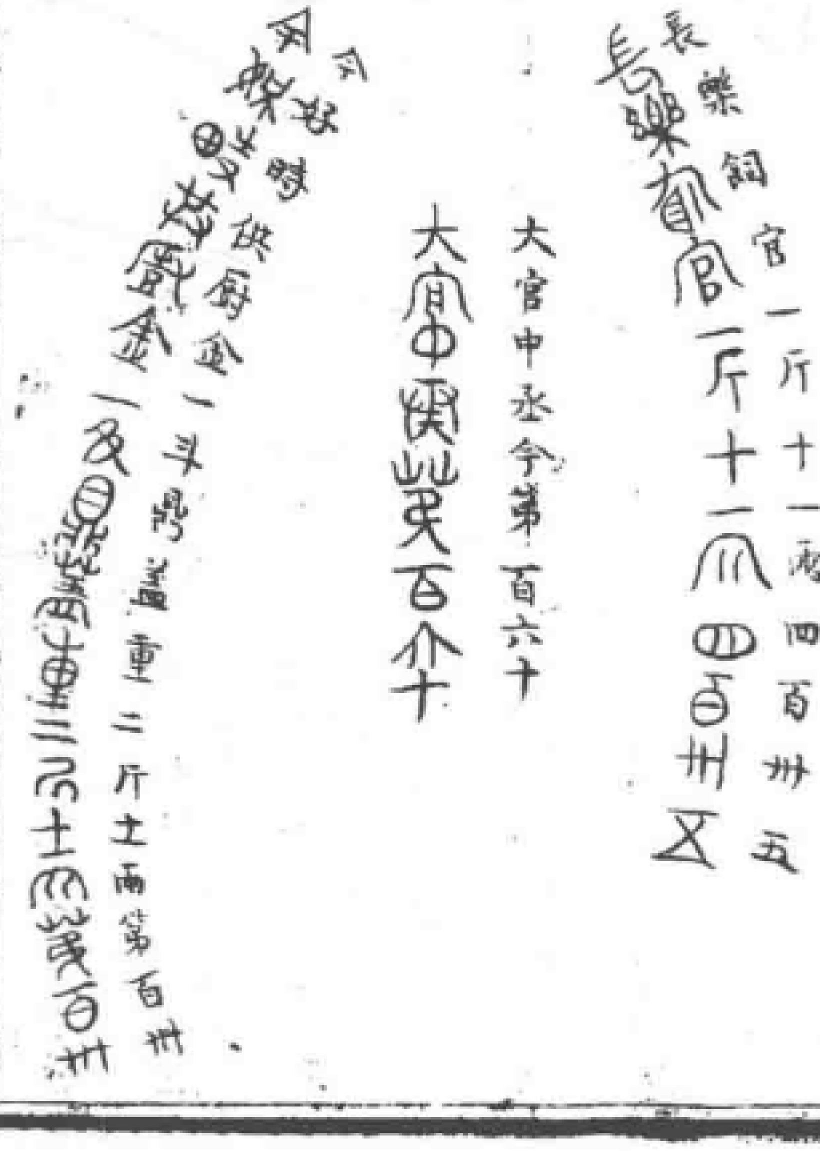
漢好時鼎

器銘



好時供廚銅鼎容九升重九斤一兩 山

蓋銘



長樂飼官一斤十一兩四百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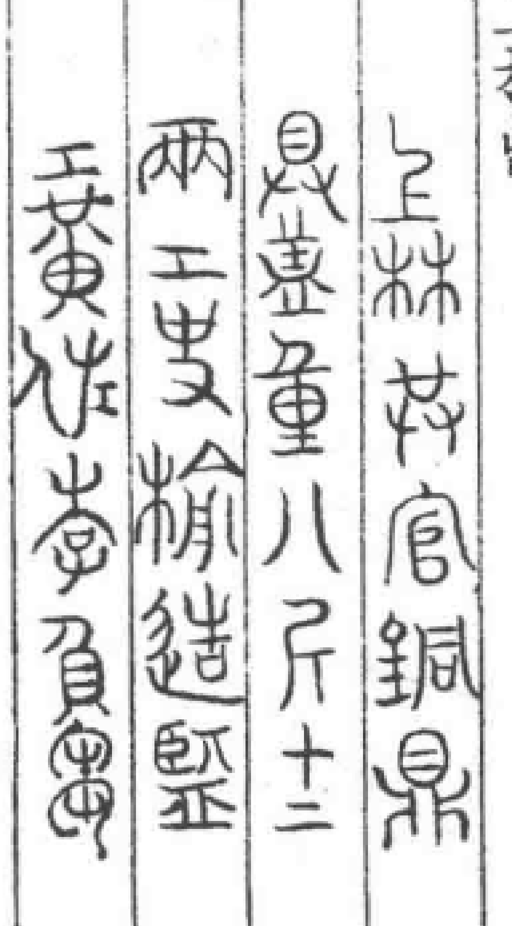
大官中丞今第百六十

今好時供廚金一斗鼎蓋重二斤十兩第百卅

右通蓋高五寸耳高一寸九分闊一寸一分深三寸一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六合共重四斤三兩蓋與器銘共五十八字按時封土也冢而祀之在昔秦襄以攻西戎始祠少昊作西時秦文夢黄蛇口止於鄜又為鄜時秦宣於渭南祠青帝曰密時秦靈於吳陽祠黄帝曰上時祠炎帝曰下時此時之所由興也及始皇東遊歷祀嶽瀆山川遂祠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八曰時主而地主之時蓋在泰山之下梁父之地以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故又謂之好時漢

祖有天下覩雍之四時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蓋是秦襄有白帝之時秦文有黃帝之時秦宣有青帝之時秦靈復有黃帝炎帝之時而獨無黑帝之時也又曰吾知之矣待我而具五也乃祠黑帝於是後世咸有五時之祠至武帝時幸五時因獲白麟以昭神休而旌其年為元狩則好時祀於秦而事於漢也是鼎乃好時供厨之器而形制則漢物也又其銘曰長樂飼官則又知漢物明矣蓋長樂者漢宫也昔樗里子葬渭南其治時語於人曰吾墓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宫夾其左右後漢興而長樂宫乃在其墓東則長樂飼官乃漢之官名置官以祠神於古寔不廢也（博古圖）

漢上林鼎



上林宫官銅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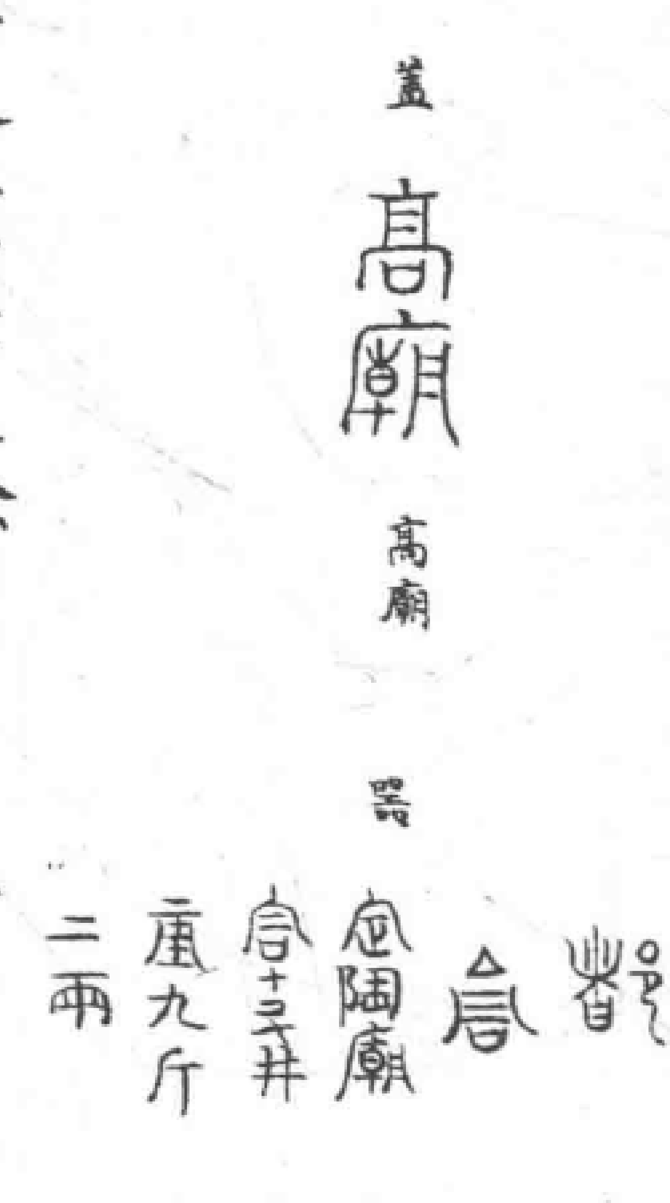
具蓋重八斤十二

兩工史榆造監

工黃佐李負芻

右上林供官銅鼎銘不知所從得銘有監工李負芻按後漢人絕無二名者此鼎蓋西漢器也（金石錄）

漢定陶鼎



蓋

高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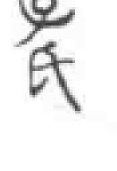
器

都倉定陶廟容十斗并重九斤二兩

右通蓋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六分濶一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六合共重三斤三兩蓋與器銘共十六字按漢十二年孝惠帝即位始詔郡國

諸侯王各立高廟而是鼎於蓋間有高廟二字其字畫復有變篆為隸之體是其為高廟祀器無疑也又曰定陶廟者蓋漢初有天下旌功臣以定陶之地封彭越而王之是為梁王而其國則定陶也越既叛命乃削其地更以封高祖之子恢是為定陶共王恢其在惠帝即位之初建立高廟則正恢之世也（博古圖）

漢李氏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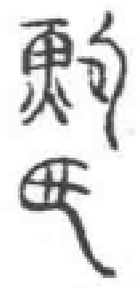


李氏

右通蓋高四寸四分耳高一寸濶八分深二寸八分口徑三

寸七分腹徑四寸九分容一升四合共重二斤一十一兩有半三足銘二字按此器圜弇上而耳附外質素無紋與汾陰宮鼎相類其字畫亦作漢隷李氏顯於漢者多此紀姓而不書名蓋未可考其為誰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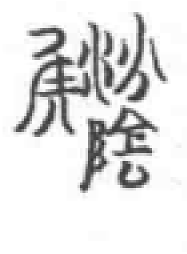
漢鮑氏鼎



鮑氏

右銘二字曰鮑氏以不著名故未詳（鐘鼎款識）

漢汾陰侯鼎



汾陰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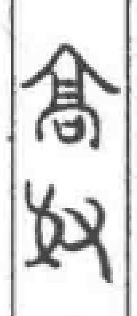
右汾陰侯鼎銘舊藏劉原父家今歸御府按漢書周昌以高祖六年封汾陰侯至其孫國除（金石錄）

右鼎銘于鄠縣民家井中得之鼎小似古陪鼎以蓋腳臐燒者也刻其側曰汾陰侯汾陰侯蓋漢御史大夫周昌也以高帝六年封汾陰侯卒謚悼侯（鐘鼎款識）

鼒總說

凡鼎之屬大曰鼐中曰鼎小曰鼒故詩言鼐鼎及鼒言自大以及小也王安石字說謂鼒鼎之有才者蓋大鼐則孕其氣而鼒則小有才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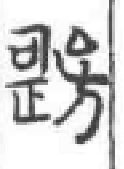
漢高奴鼒



高奴

右銘二字曰高奴高奴上郡地名也（考古圖）

漢修耳區鼒



△方司正

右銘二字曰吳寔（考古圖）

右藏新平張氏銘云△方司正也（鐘鼎款識）

虞荔鼎錄

金華山黃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大如十石甕像龍騰雲神鼓螭滿其中文曰真金作鼎百神率服複篆書三足

漢孝景帝鑄一鼎名曰食鼎高二尺銅金銀襍為之形若瓦甑無足中元六年造其文曰五熟是滋君王饍之小篆書

武帝登泰山鑄一鼎高四尺銅銀為之其形如甕有三足太始四年造其文曰登於泰山萬壽無疆四海寧謐神鼎傳芳大篆書

元鼎元年汾陽得寶鼎即吾丘壽王所藏之鼎高一丈二尺受

十二石攅金銀銅錫為之、四面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紀靈爾未然之狀、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神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此銘在底下、又别有銘、或浮或沉、皆古文複篆

此上古之鑄造也、總凡有九枚

昭帝元平元年、於藍田覆車山鑄一鼎、高三尺、受五斗、刻其文曰、宜君王、和四方、調滋味、去腥傷、小篆書、三足

廢帝賀以天鳳六年、登位、廢為海昬侯、鑄一小鼎、貯酒、其形若甕、四足、受二斗、其文曰長滿上、小篆書、

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高五尺、受四斗、擬承甘露、刻其文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三足、小篆書

元帝初元二年、鑄一鼎、大如甕、無足、其文曰、黄帝膳鼎、小篆書

成帝綏和元年、匈奴平、鑄一鼎、其文曰、寇盜平、黄河清、八分書、三足、高五尺六寸、

哀帝元壽元年、鑄一鼎、貯酒、高四尺、三足、其文曰羣臣九日用醴、小篆書

平帝元始五年、鑄一鼎、受二斗、其文曰、樂鼎、三足、八分書

王莽建國元年、鑄一大鼎、高一丈、其文曰建國鼎、莽自書、埋之漸臺、又作一鼎、其文曰君臣之鼎、並小篆書、三足

後漢光武建元元年、鑄一鼎、其文曰定天下萬物伏、小篆書、三足、高九尺

明帝永平十年、鑄一鼎於洛水、高六尺、其文曰蛟龍伏、大篆書、三足、又鑄一鼎於穀水、高五尺、其文曰穀洛、小篆書、四足

章帝元和元年、於北嶽鑄一鼎、高四尺、無足、其文曰鎮地鼎、小篆書

安帝延光四年、鑄一鼎於少室山、其文曰、承露鼎、小篆書、四足

順帝永建六年、鑄一鼎於伊水、名曰魚鼎、高四尺、三足

靈帝熹平元年、鑄一大鼎、埋之鴻都門、其文曰、儒鼎、古書、三足

漢官儀曰、開陽門夜直樓上、帝因作一鼎、其文曰柱鼎、一足

蜀先主章武二年、於漢川鑄一鼎、名曰克漢鼎、埋之丙穴中、八分書、三足、又鑄一鼎、沉於永安水中、紀行軍奇變、又于成都武擔山埋一鼎、名曰受禪鼎、又埋一鼎于劍山、名曰劍山鼎、並小篆書、皆武侯迹、又龍見武陽之水九日、因鑄一鼎、像龍形、沉水中

蜀章武三年、先主作二鼎、一與魯王、文曰富貴昌宜侯王、一與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並古隸書、高二尺

魏武帝鑄一鼎於白鹿山高一丈紀征伐戰陣之能古文篆書

四足更作鼎與太子名曰孝鼎畫刻古来孝子姓名小篆

文帝黄初元年鑄受禪鼎其文曰受祚鼎小篆書

明帝太和六年鑄一鼎三足名曰萬壽鼎小篆書

吳孫權黄武元年於彭蠡水得一鼎其文曰百神助陽侯伏三足大篆書又獵於樊山見一姥問得何獸曰淂一豹曰何不竪尾遂為立廟并作一鼎文曰豹尾鼎

孫亮建興元年於武昌鑄一鼎其文曰鎮山鼎小篆書三足

孫皓鑄一鼎於蔣山紀吳之歷數八分書

宋主劉裕晉永初三年從秦中還紀功鑄一鼎於九江其文曰沸秦洛伏大漢古篆書

宋文帝得鰕魚遂作一鼎其文曰鰕魚四足

順帝昇明元年有人於宮亭湖淂一鼎上有古文洵漠二字

齊高祖諱道成於齊州池内見龍鬪簫鼓聲遂埋一鼎其文曰龍鼎真書三足

梁武帝大通元年於蔣山埋一鼎文曰大通真書又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沉之九江中並蕭子雲書

陳武帝即位鑄一鼎文曰元勲鼎沉于淛江

陳宣帝於太極殿中鑄一鼎文曰忠烈常侍丁初正書

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秦丞相樗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獨古文大篆書

荀況在蕳溪作一鼎大如五石甕表裡皆紀兵法大篆書四足

張儀伐蜀鑄一鼎高三尺文曰定蜀大篆書

李斯為丞相鑄一鼎其文曰上丞相鼎埋於上蔡東門

蕭何為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白　其文曰紀功鼎亦是何自作署書體四足

張陵在雲臺山得仙作一鼎寫丹經埋于雲臺山下

車千秋為丞相鑄一鼎文曰車丞相鼎八分書

司馬遷字子長南遊探禹穴作一鼎而小記年月日埋之泰望山

黄霸為潁川守神雀集遂刻鼎記之

孔光拜丞相鑄一鼎文曰丞相博山侯大篆

王商為單于所畏遂令鑄一鼎刻記其功以勸功臣

揚震為太尉作一鼎其文曰太尉鼎古隸書

胡廣鑄一鼎其文曰孝子鼎八分書

王允字子師郭林宗見而器之允自鑄一鼎曰千里八分書

王仲子為大司徒鑄一鼎其文曰司徒鼎大篆書

王朗為司空鑄一鼎其文曰司空鼎複篆書

蔡伯喈為侍中封高陽侯作一鼎紀漢家歷數邕自書藏于泰山

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埋於漢川其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沉之永安水中皆大篆書又於玄武郡金山作二鼎一大一小並無文時亮行軍見此山勢似有王者故鎮之

吳顧邕鑄一鼎文曰顧元凱之鼎八分書三尺

陸遜破劉備軍鑄一鼎紀功其文曰破備鼎

孔愉獲龜放之遂作一鼎刻其文曰孔敬康鼎沉之於水

張衡制地動圖記之於鼎沉於西鄂水中

王羲之於九江作書鼎高五尺四面周匝書遍刻之沉于水中真隸書

董卓為太師鑄一鼎其文曰太師鼎隸書

尊總說

在昔三代盛時凡酌獻祼將通用於神人之際故酌獻用於人亦用于神祼將所以禮神亦所以禮人是以尊罍彝舟相為先後而行之然周官冪人先尊以尊尊而彝卑小宗伯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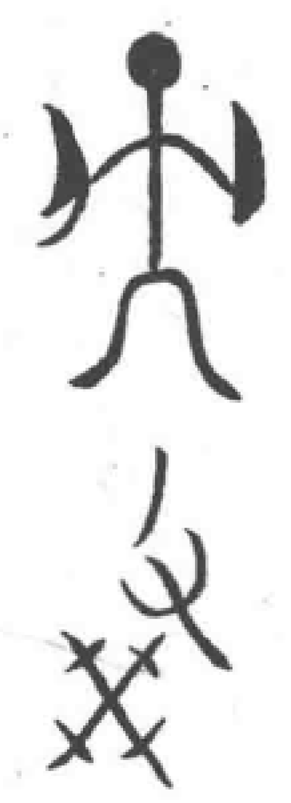
小宗伯注云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六尊獻尊、象尊、著尊、壺尊、大尊、山尊

彝以言其用則先彝耳彝用以祼既祼則已尊用以飲飲則必有繼之者故繼之必資諸罍此詩所謂缾之罄矣維罍之耻之義也於司尊彝之職有六尊言其數復言其名酒正之職有八尊言其數不言其名者蓋八尊所以廣六尊之數也至于罍則一種而已有六罍所以副六尊耳夫尊有六而在周則設官以司之辨其用與其實故有謂之獻謂之象則凡春祠夏禴其朝踐再獻之所用也謂之著謂之壺則凡秋嘗冬烝其朝獻饋獻之所用也謂之泰謂之山則凡追享朝享

踐再獻之所用也若夫爾雅不言尊而曰彝卣罍器也

者謂彝卣罍皆盛酒尊意其尊必有罍亦猶彝之有舟此又一家之說也且尊之用於世也久矣泰尊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商尊也犧象周尊也合而言之總謂之尊彝以周兼四代之禮故皆有之周官言六尊者兼得而用之也捨周官而見於他傳則分而言之故有所謂上尊曰彝中尊曰卣下尊曰壺凡以彝之為常也故曰上尊而已在商之世以質為尚而法度之所在故器之所載者皆曰彝至周之文武制作未備商制尚或存者則尊彝之銘間未易焉今名公尊文武考尊皆周時器而亦謂之彝蓋本諸此

商持刀父癸尊（博古圖作孫持刀父癸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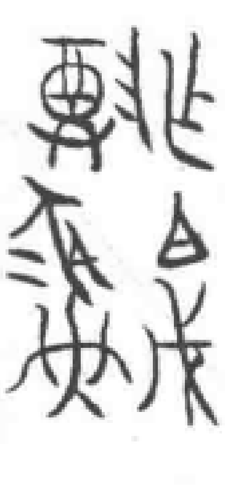


子執刀　父癸

右高九寸二分深八寸口徑七寸八分腹徑七寸五分容六升重七斤十有二兩銘三字是尊狀觚形而所容則倍之鼓飾雖華而字畫極古銘之父癸癸者成湯之父號且銘者自名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故於父癸而言孫者亦自名之而已所謂身比焉順也者是歟（博古圖）

銘上一字乃子執二刀蓋子為父作此廟器耳（鐘鼎款識）

商祖戊尊



作祖戊　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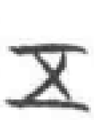
此尊為大戊作字畫不拘偏旁位置或左而右或右而左作點畫頗簡亦不較耳（鐘鼎款識）

右高一尺一寸七分深八寸六分口徑八寸三分腹徑四寸容五升八合重八斤五兩銘五字此尊為大戊作不書名尊其祖也大戊之廟在商稱中宗蓋九世君也是器字畫位置不拘偏旁之陋或左而右或右而左點畫或繁或省故以白謂之祖斜謂之尊而純質未鑿于世俗之習渾厚端雅若有道之士觀是器者豈不改觀襝衽耶（博古圖）

按商九世君曰大戊蓋雍己之弟仲丁之父也雍己時商道已衰至大戊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此尊為大戊作祖者因其孫而言之也商之銘識未鑿於世俗之習故位或置左或右點畫或煩或省如以白為祖剮為尊之類殆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紹興古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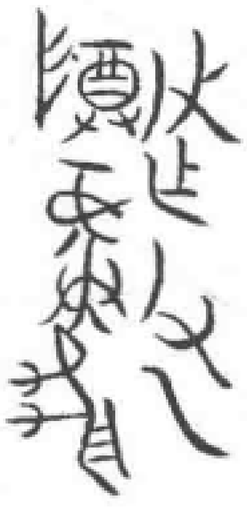
商蜼尊

蓋



五

器



周作父乙　尊彝蜼

右通蓋高六寸二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三寸三分腹徑三寸五分容一升一合共重一斤二兩蓋器銘共八字周官謂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今尊也而以蜼豈非商之蜼彝所配之尊耶今考禮圖蜼彝之制蜼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是器款識旁刻獸形其尾長而末有岐正蜼也蓋銘曰五紀其器之數曰周作父乙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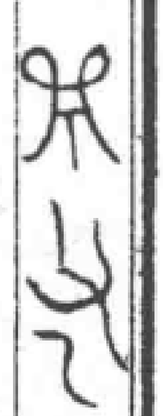
[illegible]

蓋商有太史周任乙則商之君名乙也豈非作者周任耶（博古）李丕緒得古器銘曰作父乙尊彝其下爲蜼形或疑其制余曰此古尊彝也其在有虞氏之世不則自商以前其制得於此未可知也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孔安國以會爲繪謂彝尊亦以山龍華蟲飾之鄭康成曰宗廟之器斝尊虞氏以上虎蜼而已聖人以飾尊則於服以宗彝所飾而爲絺繡自漢至今學者嘗疑之以父乙尊彝考者可以信也方虞氏尊用虎蜼則非一器矣丹陽蔡氏得祖丁彝爲虎形考古圖不能推見虞氏宗彝之制迺謂

兕形古人飾器各以其意虎爲義蜼爲智觀其飾可以知其意蜼寓屬其尾歧出今於彝可考而見也或曰乙丁商人尚質其稱蓋云考之於禮幼名冠字死謚自周以然其在夏商則以丁壬癸甲爲別知虞氏之世亦若是也記有猶曰辛壬則於名可知矣（廣川書跋）

商周之器類以尊彝名之何哉蓋先王之意戒在於作淫巧要使其器可尊可法耳非六彝之謂也乙者商君之號又言父者所以明子職歟（紹興古器評）

商父己尊 鐘鼎款識[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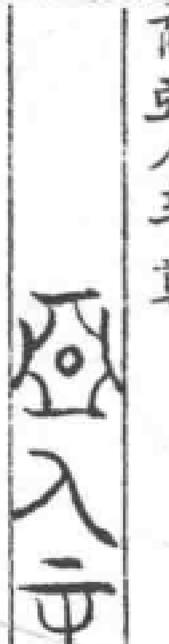
（象形禹字）父己

右高八寸六分深七寸口徑六寸六分腹徑四寸五分容三升二合重三斤十有二兩銘三字上有畫作禹狀夫禹炊器也尊以盛酒而取銘於禹者王安石謂禹空二足氣由是通上下則禹之爲用欲其通而已用禹識尊凡欲交通而無間耳曰父己者商之雍己也凡器之銘有曰祖曰父曰伯曰叔各因其人而銘之也禹作畫形殆河圖洛書之遺意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博古圖）

銘作禹形象形篆也疑作器者之名耳（鐘鼎款識）

父己則商之雍也上一字作禹形者蓋欲如禹之炊氣上下交通而已古之酒器多取此以爲識者皆取此意也然字畫形象則有开丌咒朩之異唯其純質未鑿於世俗之習故或緐或簡乃所以爲古耳（紹興古器評）

商亞人辛尊



亞入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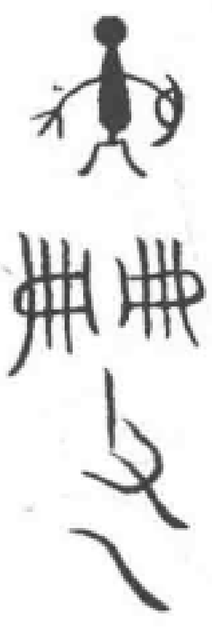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五分深七寸口徑六寸八分腹徑三寸五分容三升一合重三斤銘三字曰亞者次也或主於獻或主于器蓋未可以定論也商之君以辛名者多矣曰祖辛曰小辛曰廩

辛而此言人辛者按商立戈癸尊其銘亦稱曰人則人辛者乃商君之號辛者耳且此君也而謂之人蓋二帝而上體天以治人故謂之帝帝也者天道也三代而下修人以奉天故謂之王王也者人道也故記禮者稱商曰商人周曰周人者蓋如此觀是器不銘功不載誓宜其後世泯沒而無聞矣今也千萬世而下人得而想見之此所謂其人亡而其政存者類矣且夫政存猶得而考之矧乃托之金石而禮之所藏正在於是則考之固不謬矣（博古圖）

銘曰亞人辛亞者次也亦宗廟之器也（鍾鼎款識）

亞形者廟室之象辛者商君之號也見於他器者不過曰祖辛父辛而已而此獨曰人辛何也商器銘文簡略淳古有難以理義推者士大夫於考正前代遺事其失常在於好奇故使學者難信如曰人辛之類又豈可以臆論穿鑿哉（紹興古器評）

商子冊父乙尊（博古圖作孫冊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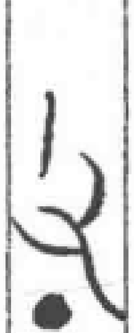


子 冊冊 父乙

凡人君賜有功必為冊書以命之此子為父作而亦曰冊者蓋謂其有勤王之功然後得作彝器而銘之也（鍾鼎款識）

右高八寸八分深七寸口徑六寸八分腹徑四寸五分容三升重三斤十有二兩銘五字凡人君賜有功必為冊書以命之此孫為父乙作而亦曰冊者蓋為孫者有勤王之功焉然後得作彝器而銘之祖此所以言冊命也既謂之孫其視乙也當尊為祖而此曰父乙者蓋祖考雖殊謂之父則乙所謂大父者是也夫商以乙為號者曰執乙曰天乙曰祖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太乙而父乙者未知其為何乙觀其刻作兩舟切於形似非尚質無以及此若夫周人務為簡約而忽於取象為冊冊之形雖有內史策命之臣以掌之而商之純古故已變矣（博古圖）

商父丁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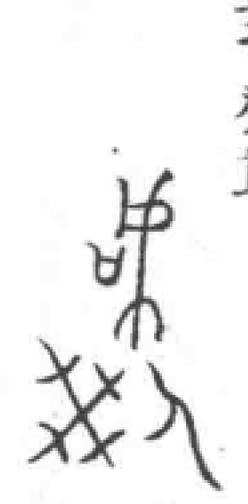


父丁

尊銘父丁蓋子為父丁作此尊耳父丁者商君之號也（鍾鼎款識）

右高八寸三分深七寸口徑六寸七分腹徑四分容三升六合重三斤九兩銘二字父丁作是尊特載銘而不侈其文商世質有餘故宜如此純足皆素當中為從理即兩端分為夔龍形若相追逐以為先後色幾渥赭而綠花萍綴其古意最為美觀與商父乙尊無異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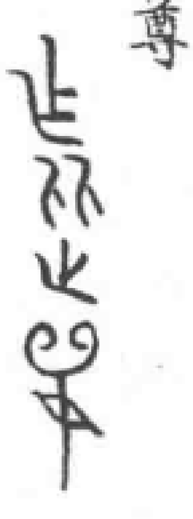
商立戈癸尊



右高八寸九分深七寸六分口徑六寸九分腹徑四寸一分容三升九合重四斤八兩銘四字文飾甚簡而復間有雲雷之狀上一字作立戈形王安石云戈從一不得已而用欲一而止令尊酒器也而畫立戈之狀不特如鼎之節飲食又欲一而止之不至於流湎也故凡酒器制字之義必示其戒曰人癸則謂商之主癸也主癸子天乙是為成湯乃知是尊為湯宗廟孝享之器明矣於癸曰人癸蓋與辛尊言人辛之意同（博古圖）

干者武舞所執也干盾也能為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人以為舞樂在商之時號癸者惟成湯之父故商物銘癸者皆歸之主癸然則用武於癸廟宜以其子之所有而薦之也（紹興古器評）

商從單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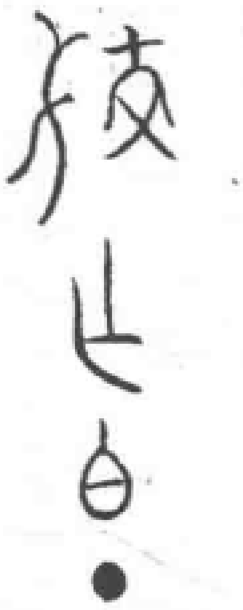


右銘曰作從者謂從器也猶品之有從單姓也（鐘鼎款識）

右高六寸三分深五寸一分口徑五寸四分腹徑三寸五分容二升二合重一斤九兩銘三字曰作從謂從器也曰單謂姓也周之單族最為大姓則知其原有出於此蓋昔人作器有以名姓書諸銘文之上者如曰單從作彝有以名姓書其下者如曰甚作父戈寶尊沈子與夫此器曰作從單皆以姓書其下也商之時尚質故其語略耳（博古圖）

單姓也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為賢卿士其族有頃襄獻靖穆公之類則知單者有出於此從謂從器如品之有從也與所謂咅鼎者同意（紹興古器評）

文戊祖丁尊（博古圖作立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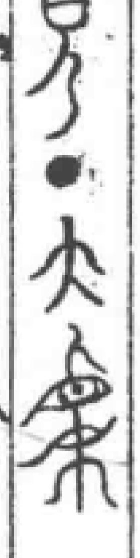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三分深六寸九分口徑六寸四分腹徑三寸五分容三升重二斤銘五字曰孫作祖丁旁一字畫旗狀商畫類取諸物以為形此作旗亦取其書功太常之義銘孫者蓋孫可以為王父尸而是器又知其為祭享之用祖丁者商祖辛之子觀其器質渾厚文鏤純簡知所以為商物故不待考與銘載而後辨也（博古圖）

銘乃孫之尊文戊者為祖丁作此尊耳（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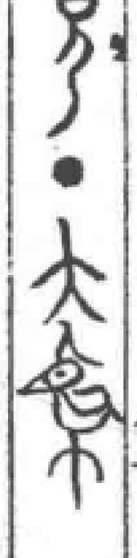
商兄丁尊

蓋



兄丁大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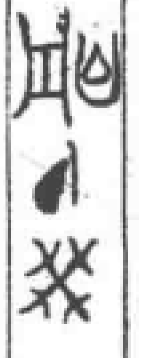
器



同上

右通高蓋七寸二分深四寸六分口徑長四寸二分濶四寸七分腹徑長四寸六分濶四寸容二升一合共重二斤十有五兩蓋器銘共八字曰兄丁大其一字作雞形銘兄丁者當是其弟為兄作此尊也按商有沃丁仲丁武丁庚丁太丁之類别然以兄弟傳國者獨有太庚外壬而太庚之兄曰沃丁外壬之兄曰仲丁蓋不知太庚與仲壬作也銘雞者按周官司尊彝六彝有雞六尊無雞此尊也而以雞銘之者恐商之世其制未分耳周之禮樂庶事備則於是尊彝析而為二焉以理求之則尊與彝是或一道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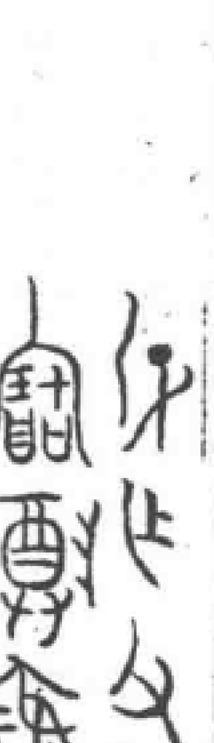
父癸尊



父癸

右銘上一字未詳必作器者之名也（鍾鼎款識）

商持刀父己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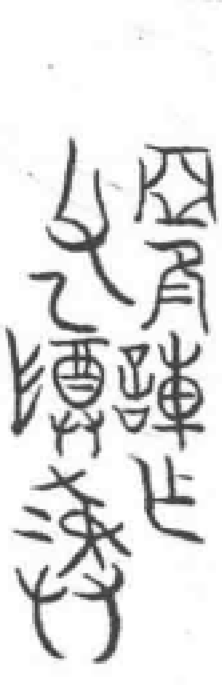
子刀執作父己

寶尊彝

子執刀者以其有定武功而後世享於宗廟也（鍾鼎款識）

右高六寸四分深五寸六分口徑六寸一分腹徑四寸容二升有半重二斤三兩銘七字曰作父己寶尊彝其上復作子字狀持刀形蓋商器固有執戈荷戟與此持刀之狀者豈其者定武功而後世享于宗廟者必銘諸器如樂之武舞也父己者雍己也雍己之子是為大戊為其父作是器耳然而商器復有曰祖己者又因其孫之而言之蓋莫不有謂也商尚簡嚴故其詞如此（博古圖）

商諫尊



亞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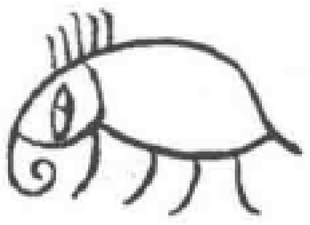
父己尊彝

右銘亞下一字未詳言諫則作器者之名為父己作尊彝以薦於考廟也（鍾鼎款識）

右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三寸四分濶二寸七分腹徑長三寸八分濶二寸容八合重十有二兩銘七字上一字未詳曰諫作父己尊彝諫當是其父己之子名言諫得以

作是器以薦于考廟也然是器在尊為特小此觶則加潤而不類且歸之尊者以其形制則然又其銘曰尊彝也宣往古彝器亦固有大小輕重之別以稱其人之所享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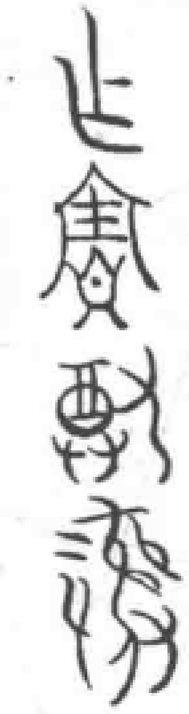
商象尊



象

尊銘全作象形頭目尾足皆真象形篆也（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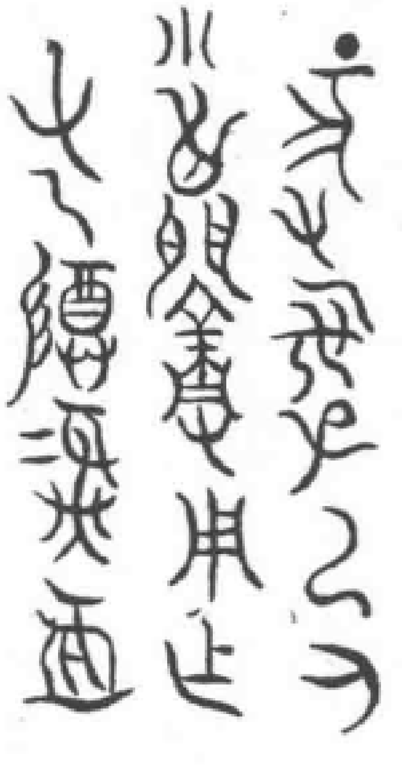
商寶尊



作寶尊彝

銘云作寶尊彝與商寶卣相似兩字畫一不同形制未傳但得其款識於古器物銘耳（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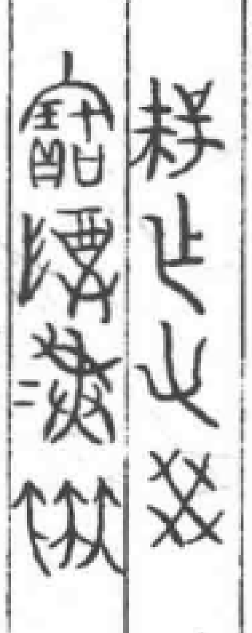
商丁亥父乙尊



丁亥壽子虎
小 用作
父乙尊彝亞

右銘字畫奇古不容盡識乃丁亥壽子為父乙作此尊彝耳（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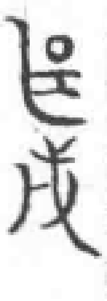
辛未父癸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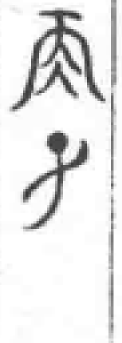
辛作父癸
寶尊彝。

右銘亦子為父癸作寶尊彝後一字未詳必作器者之名也（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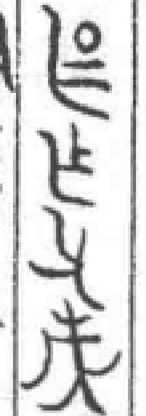
甚父戊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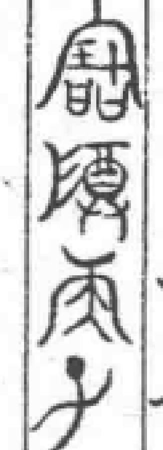
甚戊



丙子



甚作父戊



寶尊丙子

一銘周一器甚則其名耳後一字似丙而未詳（鐘鼎款識）

單羿癸尊

銘二十九字羿言誑又音問（呂氏考古圖）

商兄癸尊

右得於鄴蓋底皆有銘銘皆廿有六字按河亶甲居相即鄴郡其文又稱九祀為商器無疑云兄癸者商以兄弟相及之

辭也（呂氏考古圖）

商祖辛尊　銘十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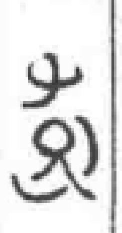
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自微始至十四代君曰祖辛蓋祖乙之子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也在商之世以質為尚而法度之所在故器之所載皆曰彝此器文鏤純簡沁暈黯漬而間以赭花斕斑知其所以為商物又宜待考其銘款而後辨耶（古器評）

六藝之一録卷第五

錢塘　倪濤撰

金器欵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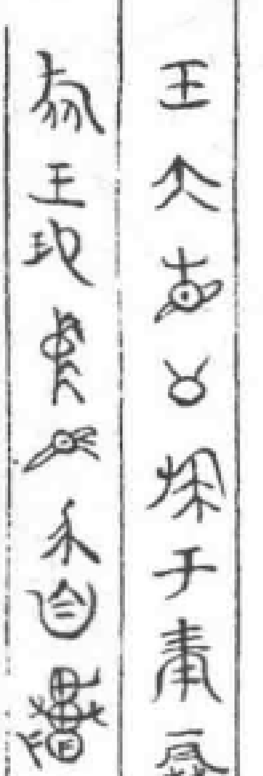
周月季尊（博古圖作月星尊）


月季　○（月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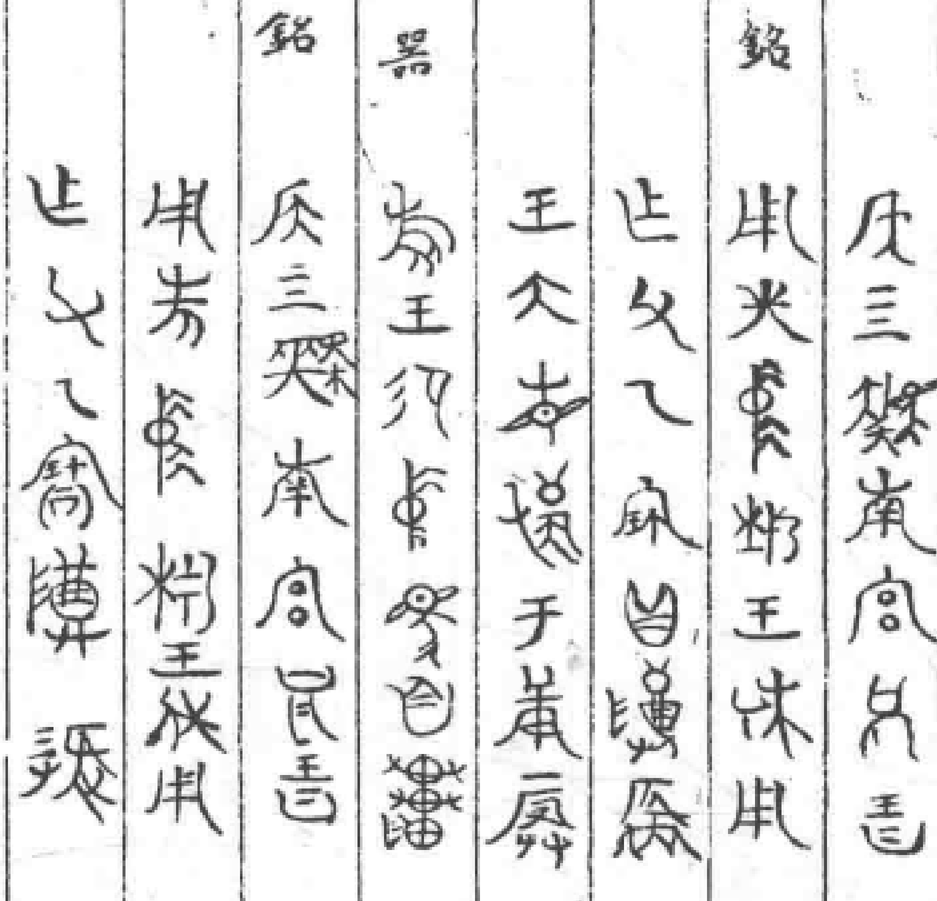
○月季者月遡日以為明臣道也季疑其為名氏蓋季字上从禾而下从子耳或云是月星也（鐘鼎欵識）

右高一尺二寸五分深九寸一分口徑七分腹徑二寸七分容二升三合重五斤八兩銘四字作月星狀而上口為禾稼之形攷周官司尊彝祼用斝彝禮圖以斝讀為稼而以禾為飾此尊也疑祭饗之禮昔人所嚴而六尊用于祭饗者自有定名也若夫祭饗之外或用于講禮示情文之際則亦無所不致其義月有遡明之道星有拱北之理未有養人之實凡取以為飾者當以是為義焉蓋銘之斯所以戒之也　按薛尚功作月季尊（博古圖）

周召公尊


王大召公族于庚辰

蓋　族王錫中馬自貫



庚四禡南宮括王曰
用先中執王休用
作父乙宝尊彝

全前

右通蓋高六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八分腹徑長五寸四分闊四寸二分容一升七合共重二斤

有半蓋器銘共七十二字內一字未詳按名公奭在成王時作保封于燕其國僻小不通諸夏至簡公已二十九世乃齒諸侯又十一世而燕始亡此器乃周王褒大名公之族于其廟之器也又旅陳其王所賜之馬駪駪衆多也錫馬蕃庶駪（駪）銑于南宮南宮亦廟也此所謂褒大之也乙者父之名王褒大于廟爲其父作此寶器乃周家名公子孫之酒彝也古人恭慎凡酒器執之恐墜觚亦酒器也爲稜以礙手杖如今之屋脊故後人以屋脊謂之觚稜者是也此彝有五指痕執之而不墜失以示其謹于礼今此指痕以蠟爲模以指按蠟所成也其曰王大㞢字當爲名又疑作見字蓋象形之意古人馬作𩡧而文禡字傍作𩡧此小異變體爾其間王字下筆差重蓋尊王有土之意諸鼎彝中王字多如此或大於別字（宣和）

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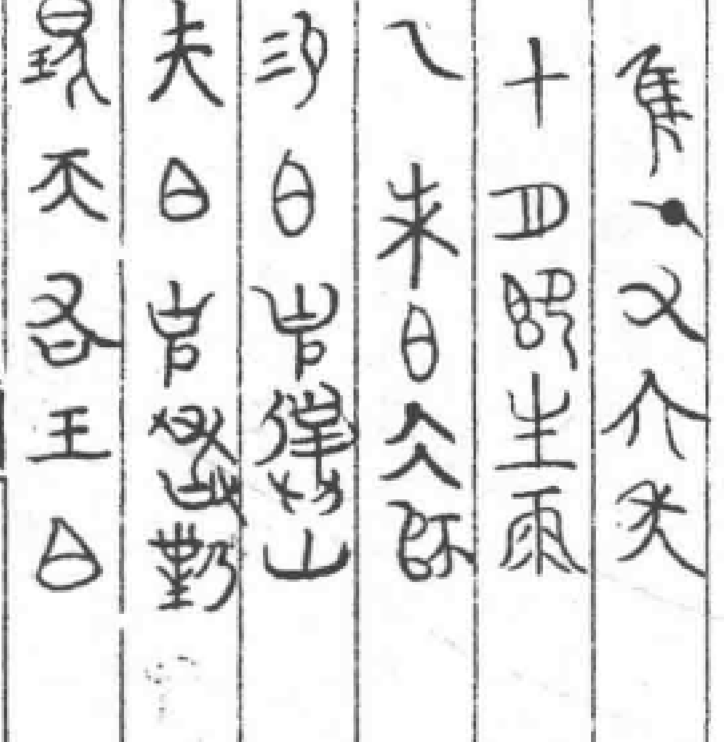
按博古録云名公奭在成王時作保封于燕至簡公已二十九世此器乃周王褒大召公之族于其廟之器也乙者父之名王褒大其廟爲其父作此寶器乃周家名公子孫之酒彝也愚嘗詳考此尊恐非周之名公也政和八年安陸之孝感

獲六器有鼎有甗皆南宮中所作而此尊銘曰錫中馬中謂其名無疑也南（宮）中鼎云贅父乙尊南宮中甗云作父乙寶彝此言父乙寶尊彝父乙之字亦不少異安陸所獲皆曰南宮此尊亦曰南宮又中鼎云王命太史括括字作𠯑此尊亦曰南宮括南宮亦如之中鼎皆云先相南國相字作㞢此尊言大相公族而相字作㞢字體亦同蓋前人釋㞢爲相然古尚書乃名六卿而名作尚恐此音直笑切召乃召命之召非周名之名如此則中鼎云先名南國此尊言大名公族文意稍通中鼎曰王執而此尊曰執王中鼎曰錫于珷王耳（鐘鼎款識）

名公尊其蓋細文款文極精妙尊腹五指中有款数十字真三代之奇物也博古圖有之俗名摳桯尊（雲烟過眼録）

周高克尊

（呂氏攷古圖作中朝事後中尊）



惟十有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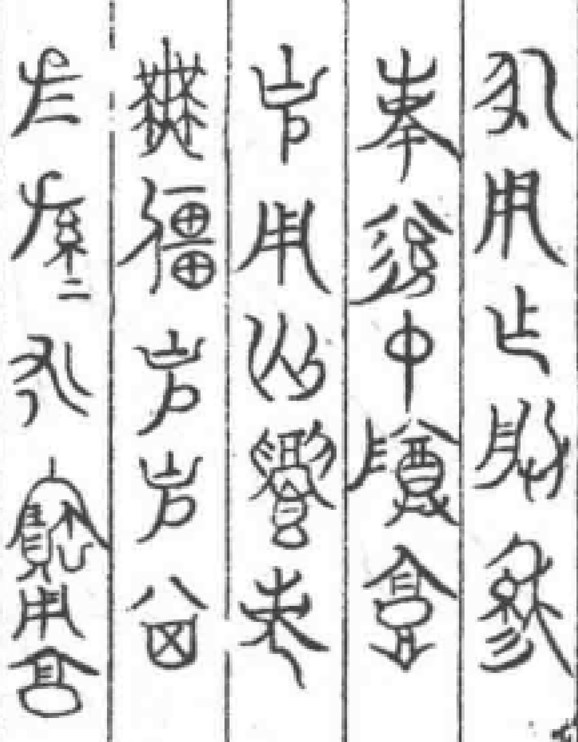
十月既望（生）魄

乙未伯大師

錫伯克僕山

大伯克敢對

揚天祐王伯



友仁作朕穆

考後仲尊高

克用丐眉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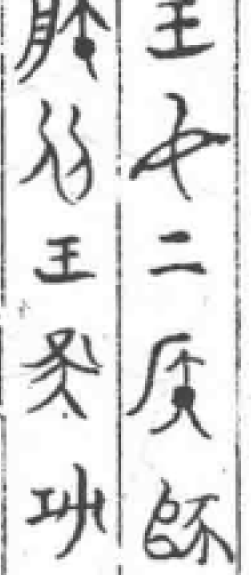
無疆克克其

子〻孫〻永寶用享

右高一尺五寸五分深一尺三寸三分口徑四寸腹徑一尺容二斗二升有半重二十一斤兩耳連環銘五十八字曰克敢對揚天祐用作朕穆考後仲尊高克用丐眉壽高克者不見于他傳惟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後卒奔于陳疑克者迺斯人歟若爾則是器蓋衛物也其曰作朕穆考則又言宗廟之制也蓋天子有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有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至于言考謂其高祖曰顯考此其言穆考之法也周室至于春秋諸侯分裂之時其世雖衰而至於典刑文物者尚在于是言有如此者（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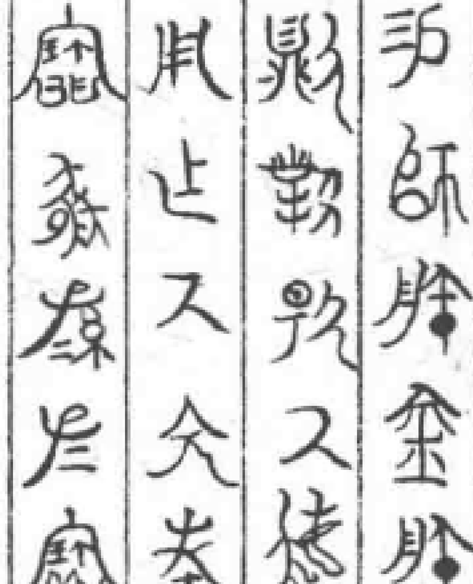
至于典刑文物者尚在于是言有如此者（博古圖）

周師艅尊



王汝上侯師

艅從王夜功



錫師艅金艅

則對揚乃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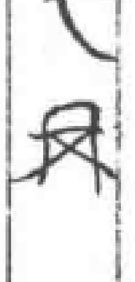
用作乃文考

寶彝孫〻子〻寶

右高六寸七分深六寸五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徑三寸八分容二升六合重三斤六兩銘三十二字曰汝上侯者上侯猶上公以言其官曰師艅以言其人師艅既有王功于是王乃錫艅金而俾作彝以薦家廟故又曰錫師艅金艅則對揚乃德用作乃文考寶彝其言文考與詩言文人同字書德從行

而此器从乏蓋德出于道從乏亦篆籀之本意由此于金石遺文每得以攷正其字畫之謬（博古圖）

周乙舉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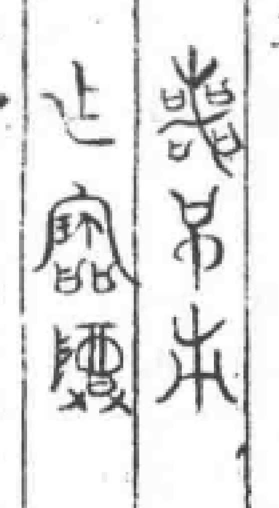


乙舉

右高一尺一寸二分深八寸口徑七寸二分腹徑二寸三分容二升重四斤三兩銘二字此器銘曰乙舉按王安石字説舉字從手從與以手致而與人之意獻酬之義也記礼者言杜蕢洗而揚觶以飲晉平公而公曰毋廢斯爵至于今謂之杜舉然則觶亦謂之舉寔基於此昔蔡出龜而謂之蔡冀出馬而謂之驥琴張謂其善琴巫咸謂其善巫皆相因而得名也是知舉之為器其義亦爾（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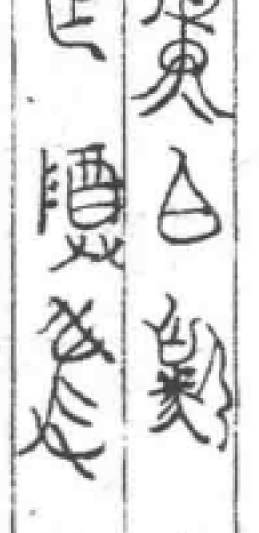
周舉己尊銘二字器之名舉者多矣蓋取以其手致而與人之意則知用之於宗廟盡力以致享而不敢虛美其先者也是器脰拱四山自腹而下飾以雷紋饕餮其周器也（紹興古器評）

周器市尊



器其姓也市則其名尔中一字未詳（鍾鼎款識）

周伯克尊



鬲伯克作尊彝

鬲不知其為名與氏也商有鬲彝當加阜字曰伯克者伯其序也克其名也（鍾鼎款識）

中朝事後中尊

銘五十有五七字（考古圖）

周伯尊

銘六字按寶器以伯為銘者多矣尊敦彝舟爵卣皆有伯作之銘觀古人或以伯為謚或以伯為名或以伯仲第其叙或以侯伯列其爵所稱非一而此曰伯者殆未可以私智決也然是器乃尊而識曰作寶彝何也蓋先王之於器用未有不以常法為貴者耳（紹興古器評）

周麗尊

蓋與器銘共十二字按宣和博古圖有麗敦其銘款與此無異惟彼曰王既命汝而此曰王尊命汝彼曰寀尊敦此曰寀尊彝所二同者二字耳為一時所作無疑其間辭意與商周雅頌之文相為表裏揚雄所謂周書噩噩尔殆有見於此也

其詳已具麗敦並不復云（銘與古器評）

周父癸尊

銘六字按太公呂望實封于齊其子曰丁公伋伋之子曰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慈母之子曰哀公臣然則是器之作其在哀公之時歟且銘者自銘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于後世者也故于父癸而言子者亦自名之而已（銘與古器評）

魯公尊彝

古篆魯旅同文劉炫謂有文在手爲魯疑不得若此其得後古文蚩字傳模既失又改爲米字李陽冰以文當如図盖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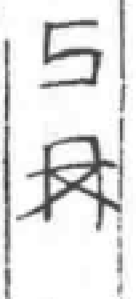
魯也秘閣有銅尊銘作図公諸儒不能考定或以爲邑者非也以古文攷之其書以鹵爲魯在漢猶然其作図者盖古者簡質其者文亦自有据宜世不得而知學者每謂諸侯不得祭天子而魯獨用天子礼樂二戴爲書謂其書可信至于非二王後而稱公此周公之所以崇魯也故魯公拜後不以爲過盖自周公時伯禽稱魯公矣今考此銘合于礼書其尊彝則自有制也（廣川書跋）

彝舟総説

周官載六彝之説則雞彝鳥彝斝彝黄彝與夫虎蜼之属也釋者謂或以盛明水或以盛鬱鬯其盛明水則雞彝斝彝虎彝是也其盛鬱鬯則鳥彝黄彝蜼彝是也彝皆有舟焉設而陳之用爲礼神之器至于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飭以祼莫不挹諸其中而注之耳然器以藏礼載礼而行之則即器以明其用而器固不能常存也雖是去古既遠或失其傳而當世無從考稽往往遂爲一時穿鑿臆說而聚訟紛紏當年莫能破其謬妄焉國家因積德百年之後講礼明樂收攬前代遺製而範金之堅多出於鮮陋潜壤之奧者四方来上如鍾鼎尊壺之類動以百數因暇日悉討論其義多得于款識銘

文之間於是彝舟亦較然詳辨而悟先儒之失殆殊不知彝彝之有舟盖其類相須之器猶尊之與壺鉼之與罍焉先儒則以爲舟者其形如盤若舟之載而彝居其上豈其然歟今之所存有如款足舟虎花舟大畧與彝佳似則其爲相須之器斷可見矣雖然夫所謂彝則法之有常而寓于器者皆可謂之彝故周之伯寶卣其銘有曰尊彝周之名公尊亦曰父乙寶尊彝也若夫特謂之彝則惟周官六彝爲正名無二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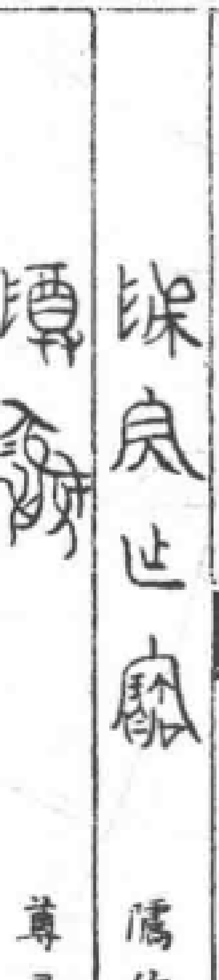
商己舉彝



己舉

右高六寸深四寸七分口徑八寸二分腹徑八寸容七升重七斤六兩兩耳銘二字今按此彝腹間作乳乳百四十有一銘曰已舉已者在商八世居有雍已疑謂是也昔李公麟得古爵于壽陽紫金山腹有二字曰己舉而王玠亦獲古爵于洛下有二字曰丁舉字體正與此同舉之爲字從手從與以手致而與人之意爵觶皆酒器也因獻酢而舉之故銘其器曰舉是以記礼者言杜舉洗而揚觶以飲平公因謂之杜舉故以舉銘之（博古圖）

商隲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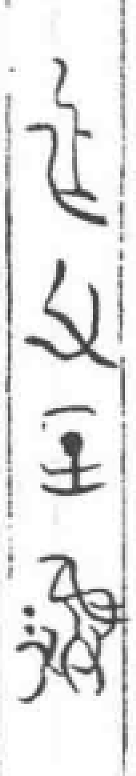


隲作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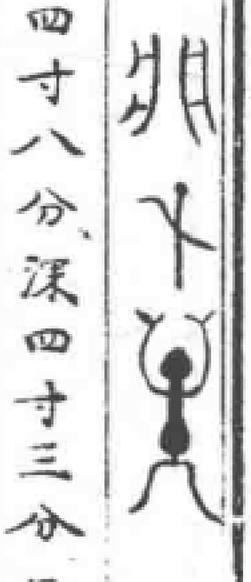
尊彝

右高五寸七分深四寸五分口徑七八一分腹徑七寸二分容五升八合重五斤十有二兩兩耳有珥銘五字純緣圜足皆飾以夔龍之形夔之字從夒夒貪獸也今彝以是爲飾蓋亦戒其貪曰隲者莫知其爲名與氏也然作字取象皆商制耳（博古圖）

商子孫父辛彝



作父辛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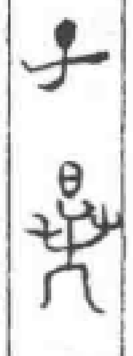
祈孫子

右高四寸八分深四寸三分口徑七寸一分腹徑六寸七分容五升重四斤十有一兩兩耳有珥銘七字凡商器以此銘者多矣言父辛則若祖辛之類是也曰祈子孫乃貽厥子孫之義是器純緣間及圜足皆作夔形相環若循走之狀腹間純素其製作于銘文實商物也（博古圖）

商之君以辛名者多矣曰祖辛曰小辛曰康辛而此言父辛者未必其決爲何辛也曰祈子孫則貽厥子孫之義歷觀古之彝器多以子孫名之豈以其承祖考之祀者有在于是乎（紹興古器評）

博古録云凡商器以此銘者多矣言父辛則若祖辛之類也（鍾鼎款識）

商子孫彝（鍾鼎款識作子孫拱日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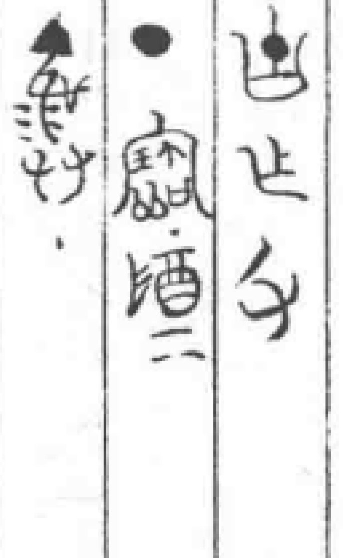


子孫（孫作兩手拱日之狀）

右高三寸五分深二寸九分口徑五寸腹徑四寸六分容一升八合重二斤銘二字曰子孫而孫作兩手拱戴日之狀攷諸鼎彝銘有曰子子孫孫有曰子孫者皆取其相承之義是器言子孫而有拱日之飾蓋取日以象君道也尊君道則知

盡臣子之禮銘辭甚簡於此可見真商物也（博古圖）

商父丁彝（鍾鼎款識作古父丁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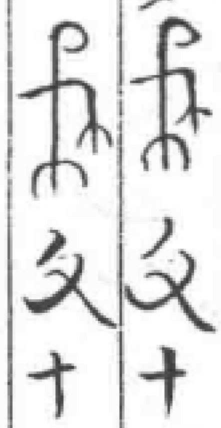
古作父

丁寶尊

彝

右高五寸四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九分腹徑七寸容五升重六斤六兩兩耳有珥銘七字曰古作父丁寶尊彝古者姓或名耶按淮父卣有曰戍于古則古又言其地矣商以丁為號者六而此曰父丁者未知其為誰也（博古圖）

商立戈夕



（尺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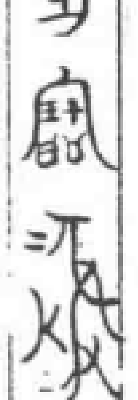
子父甲

言父甲不知其為何甲也子字正作立戈之形（鍾鼎款識）

右高五寸深四寸口徑六寸七分腹徑五寸四分足徑五寸二分容四升五合重三斤十有五兩兩耳有珥銘三字曰戈父甲蓋商之君十有七世以甲稱者五若沃丁祖乙南庚之類皆甲之子也其間以兄弟繼之者則不可以子稱是器言父甲則子為父設之矣但不知此器為何甲而設也純緣與足以上並作雷篆于兩旁以蟠首為耳致飾精工字畫典

重非後世所能及（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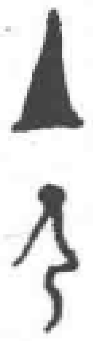
商虎首彝



作寶彝

右高四寸三分深三寸五分[illegible]徑六寸三分腹徑六寸五分容三升重二斤十有三兩兩耳有珥銘三字是器也雖不書名然耳作虎首豈非所謂虎彝耶父己彝已嘗取此以飾其耳蓋施於禘祫之間者當致其義焉非特如此虎西方獸於五德為義於五行為金金與義皆主乎剛而有斷其猶之虎彝實體於此有制於酒之意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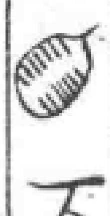
商主孫彝



主孫

右銘曰主孫明其主祭者孫也（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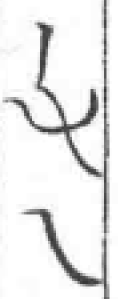
商虎方彝



虎方

右銘上一名象虎皮之形乃虎字也銘曰虎方耳（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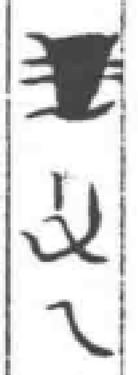
商父乙彝



按乙之號在商也有天乙有祖乙有小乙有武乙而惟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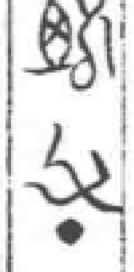
乙之手止曰乙且此言父乙者葢不知其爲何乙也（鍾鼎款識）

商父乙彝



○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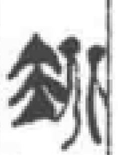
商父丁彝



○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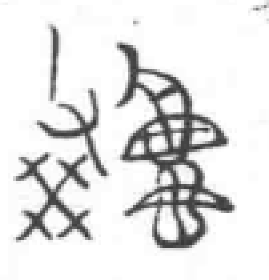
右二銘皆上一字未詳必作器者之名也（鍾鼎款識）

商子孫彝



右銘前二字曰子孫後一字未詳（鍾鼎款識）

商鷹父癸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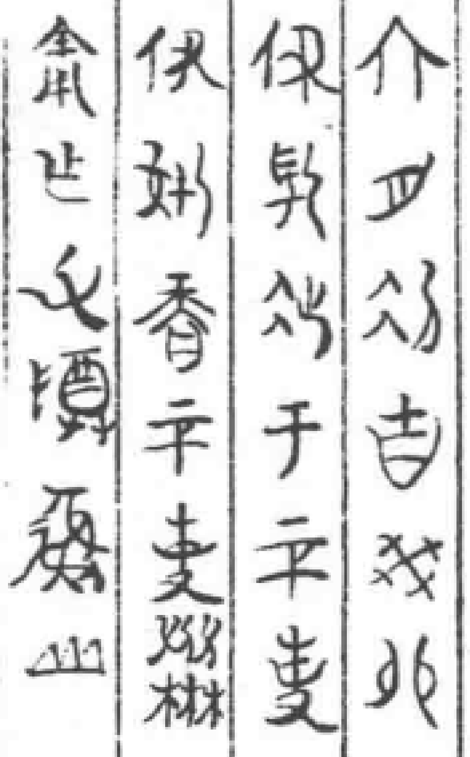


鷹

父癸

右銘前一字正作鷹之狀象形篆也（鍾鼎款識）

商伊彝



六月初吉癸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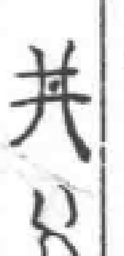
伊○徙于辛事

伊○賡辛事永禾

全用作父尊彝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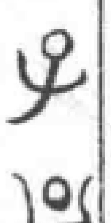
右銘文二字未詳後二用作父尊彝山山作三峰之狀象形篆也又一字三禾恐是象形禾字如禾父巳鼎作三禾同意（鍾鼎款識）

商孟孫父丁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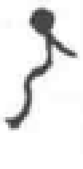


卯

父丁



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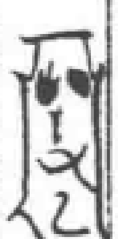


孫

孟孫爲父丁作此彝又言卯者者未詳（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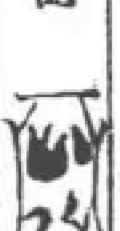
商主父足跡彝

盖



亞形中（主足）父巳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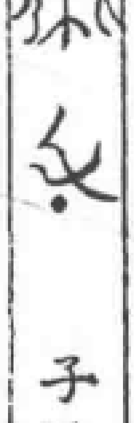


若是跡者如𠂇又手形之爲左右也李氏又有一彝爲左足

疑古之左右字如此（考古圖）

攷古云若足跡者如左右手之形此古足字也（鍾鼎款識）

單父丁彝



子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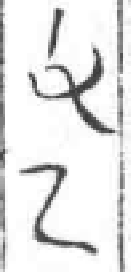
孫孫

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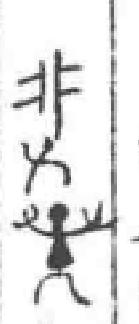
單其姓也上作立戈之狀者子也挾腹兩旁者孫也單氏子孫爲父丁作此器耳（鍾鼎款識）

商子孫父巳彝（考古圖作父巳人形彝）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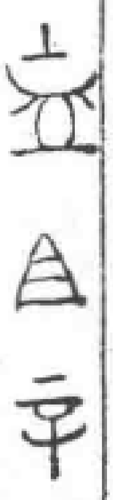
父己



祈子孫　器（同上）

銘五字彝字純作畫象蓋造書之始其象形者如此後世弥文漸更筆畫此便於書其文有若大小人形者盖謂孫與子也小者孫大者子如稱子孫永寶之類（考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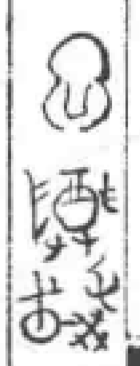
商孟祖辛彝



孟祖辛

孟言名或字也、乃孫為祖辛作此器也（鐘鼎款識）

商言父癸彝（呂氏攷古圖作父癸方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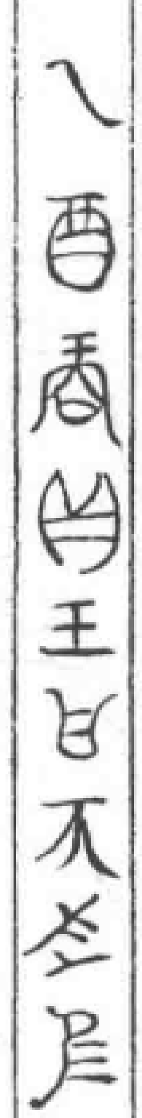


言　作父癸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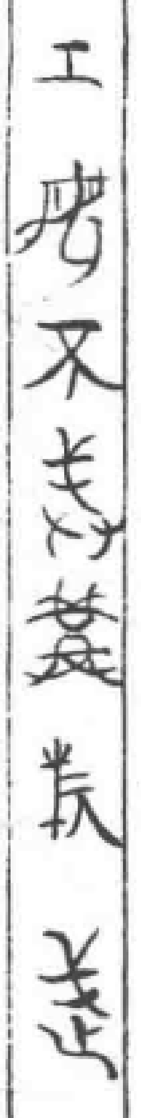
按考古云藏京兆呂氏上一字曰言者名氏也為父癸作此尊彝彝字極古（鐘鼎款識）

商乙酉父子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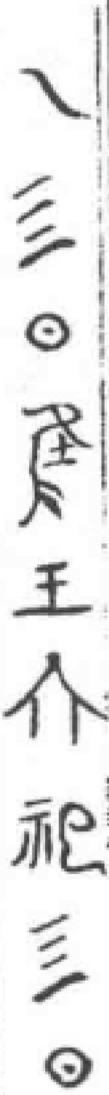
乙　酉　商　貝　王　曰　市　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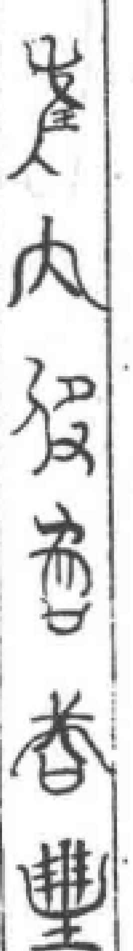
工　毋　不　戒　遘　旅　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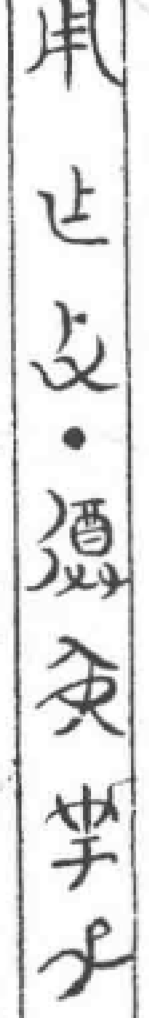
乙　四　日　惟　王　六　祀　四　日



崔　內　○　○　屢　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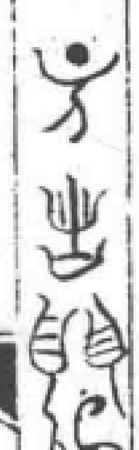


用　作　父　丁　尊　彝　市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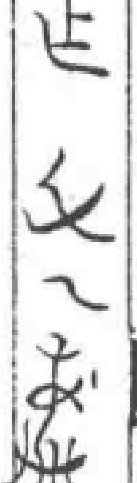


右銘文甚古云惟王六祀四日、又曰作父丁尊彝其為商器無疑也（鐘鼎款識）

商父乙彝



諸



作父乙彝

右銘三字未詳父乙者商君之號也（鐘鼎款識）

商祖丁彝

銘之可辨者祖丁商之十四帝祖丁也（李氏古器録）

右祖丁彝銘蔡藏詹天啟舍人家呂氏考古圖載李氏録云、祖丁者商之十四帝祖丁也余按夏商時淳質皆以甲乙為號今世人家所藏彝器銘文如此類甚衆未必帝祖丁也李氏名公麟字伯時父有古器圖一卷行於世云（金石録）

父辛旅彝

銘七字（考古圖）

辛者商君之號也亞者廟室之形也既曰父辛有以見致孝享于廟明子職矣而又曰子孫者蓋欲貽厥子孫俾傳守不失耳古人制作豈徒然哉是器色備衆彩爛若古錦非智巧所能到在商器中特爲觀美者也（紹興古器評）

父乙尊彝

李丕緒得古彝銘曰作父乙尊彝其下爲雉形或疑其制余曰此古宗彝也（鍾鼎款識）

商兄癸彝

古兄癸彝銘藏須昌離氏蓋底皆有銘凡商器款識多者不過數字而此器獨二十餘字尤爲奇古（金石錄）

商虎乳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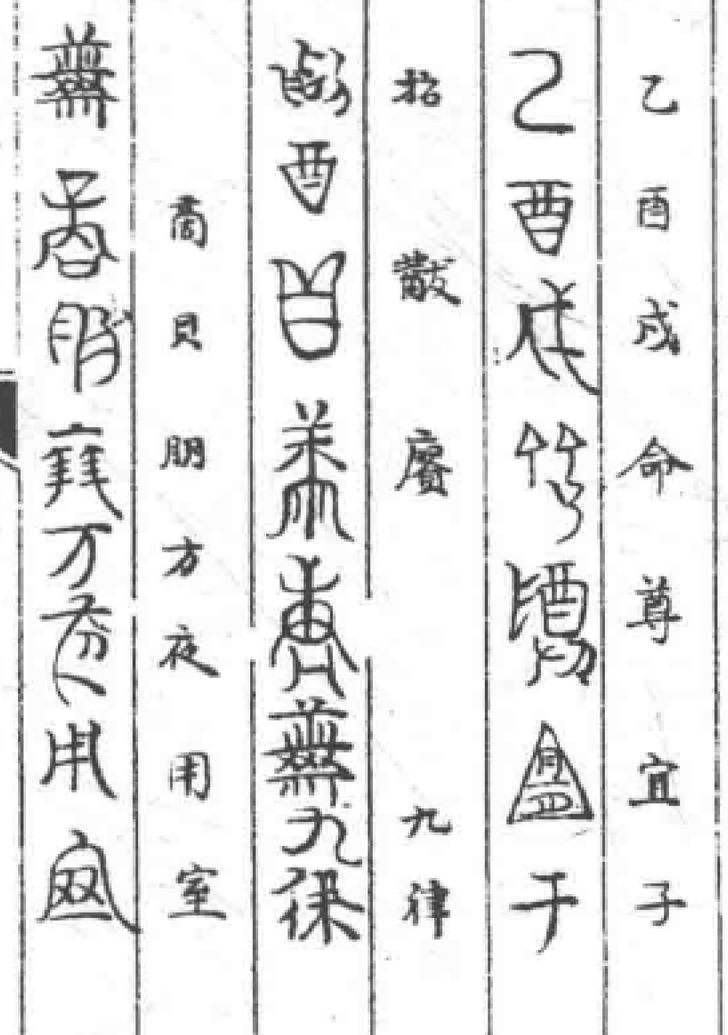
是器銘一字亞形內著虎象周身皆飾以乳乳有見於致養虎所以取其義如司尊彝用虎彝以爲追享之器蓋亦取其義之至耳亞形所以象廟室宗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祏而杜預以爲廟中藏主石室是也故作圖若亞形者皆廟器也古人尚象豈無意哉（紹興古器評）

商父癸方彝　重

銘六字（考古圖）

周彝

周冏（己）酉方彝（鍾鼎款識作商彝）



乙　酉　戍　命　尊　宜　子

招　𢽾　廣　九　律

商　貝　朋　方　夜　用　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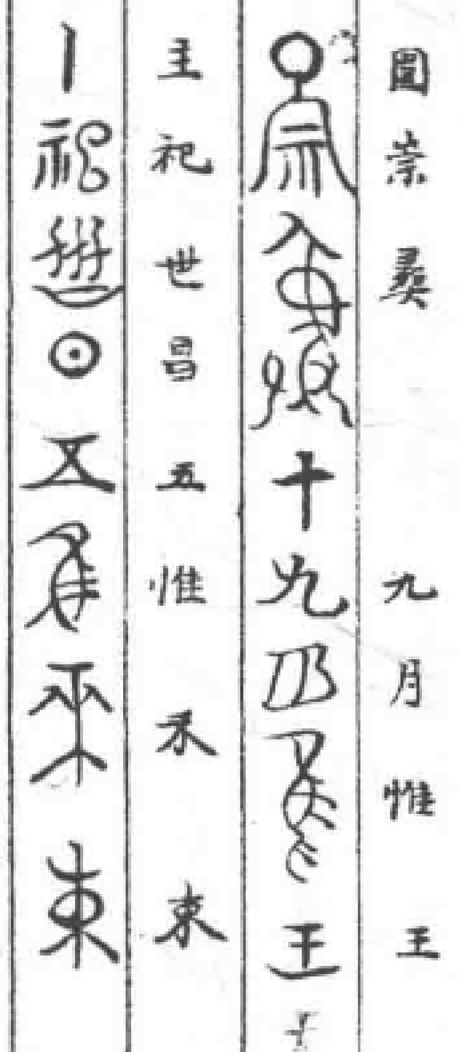


圖　宗　彝　九　月　惟　王

主　祀　世　昌　五　惟　不　東

右高七寸九分深五寸五分口徑長六寸一分濶五寸一分腹徑長六寸二分濶五寸二分容六升七合重十有二斤六兩銘三十七字曰己酉者以己其歲方周之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歲己酉者不一故莫知其次也曰戍者守也以地而有所守如春秋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之謂宜于招𢽾

敵者以言其別故旌以別之如衮衣取其藻米黼黻之類商貝朋方者五貝為朋如詩云錫我百朋言其祿之多用室圓宗彝者彝宗廟常器如周官所載六彝之類也其曰惟王一祀則記其即位之始年耳夫商曰祀周曰年然武王克商而歸於箕子亦曰惟有十三祀則知周固嘗相因如此其器方而通體為盤夔雷紋四隅并腹間峻拔作觚稜之狀精巧絕世、為可佳焉、（博古圖）

按爾雅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此周器而曰祀何也武王克商箕子作洪範、亦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說者以為不忘本今觀是器形模方正文鏤華好而中藏簡古意尚有商之遺風豈去商未遠而作銘者亦知所謂不忘忘本者耶（紹興古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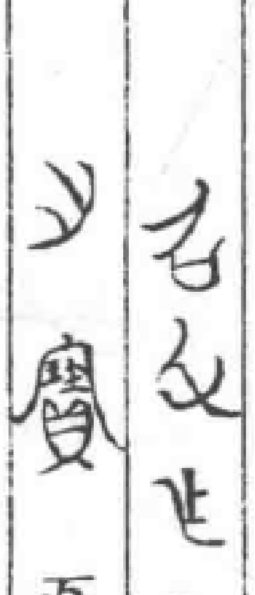
銘三十七字博古第為周器然銘文全類商兄癸卣殆一時器也姑列于商彝之末（鐘鼎款識）

周單彝

旗雞單

右高五寸八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三分腹徑六寸九分容五升五合重五斤三兩圜足銘三字曰旗雞單上二字作旗雞形曰單則叔向所謂周其再世乎其有單子也故知單所以為姓曰旗則穆公旗也單自襄公至穆公凡六世而世有明德今所藏單父乙鼎之銘亦曰旗單而紋縷稍相似耳（博古圖）

周召父彝



召父作乃
○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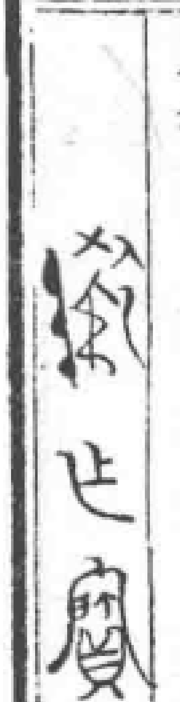
右通座高六寸一分深三寸一分口徑五寸八分座長五寸四分闊四寸八分容二升六合重五斤七兩兩耳有珥是器

耳作螭狀下為方座雲雷之紋與夔龍間錯銘七字一字磨滅不可考曰召父則召公奭也凡周器彝有六而因形以為用見於銘載者類書錫命孝享此曰作乃寶彝而又比他彝其制小異特自寶用之器也然銘簡篆古方名公奭時去商為未遠故知其為周初物耳（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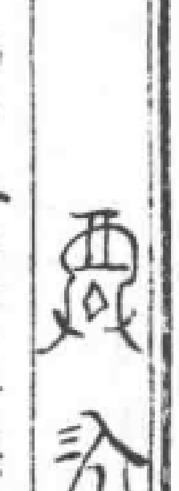
召父則召公奭也召公奭時去商為未遠　簡設

飾不繁制作有商之餘風焉（紹興古器評）

周叔彝



○叔作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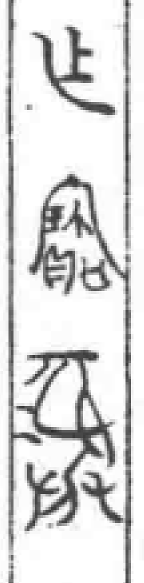


尊彝

銘曰叔作寶尊彝上一字磨滅（鍾鼎款識）

右高五寸七分深二寸七分口徑五寸三分座自方四寸八分下有鋬鐶容二升重四斤五兩有珥銘六字一字不可辨五字曰叔作寶尊彝且尊用以酌彝用以祼是故尊彝之所用也不同此統言尊彝者盖先王之時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戒在於作爲淫巧以法度爲繩約要使其器可尊可法而後已是以沈子作盉而銘曰尊彝孟金作敦而銘曰尊丁父巳作彝而銘曰尊銘（彝）虢叔作鬲而銘曰尊鬲此曰尊彝者非六尊之謂也曰叔則周之以叔名者如虢叔榮叔蔡叔之類是也上字磨滅故不可考其爲誰觀其形制則耳爲水獸下有方坐周身爲饕餮狀純緣下與足上有行螭之飾螭亦水獸也盖有以戒沈湎而使不沒于禮而已是則制器尚象豈虛爲文飾也哉（博古圖）

周雲雷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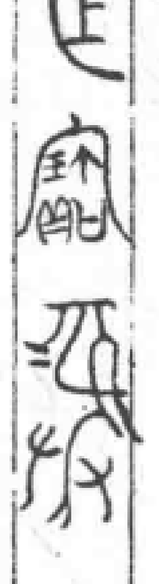


作寶彝

右銘三字曰作寶彝是器以雲雷爲飾（鍾鼎款識）

右高五寸五分深四寸二分口徑七寸一分腹徑七寸容五升二合重四斤十有二兩兩耳有珥銘三字曰作寶彝而飾以雲雷夫雲以致澤雷以啟蟄所以養成萬彙也然苟或過焉則亦所以爲害人之於食飲猶是也夫有以養其氣體則不能無益者矣然而染指者至於傷恩酒薄者至于用兵則害有甚于此者故昔人于此切切致意凡器之所形自之所擊莫不有儆意焉（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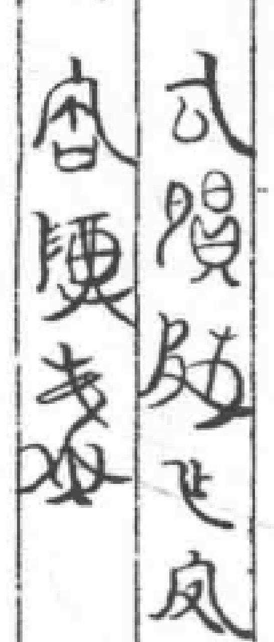
周雷紋寶彝



作寶彝

右高五寸二分深四寸口徑六寸三分腹徑六寸四分容四升有半重三斤十有五兩兩耳有珥銘三字曰作寶彝字畫高古不書名豈諱賢也然純緣之下與足皆作雷文蟠起饕餮狀以鹿首爲耳盖雷之爲物養之於冬起用於震其動也時而義有在是以其彝者法也著之文飾亦法之所在焉（博古圖）

周伯映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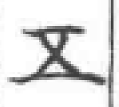


吉伯映○作宥作寶尊彝

伯映于經傳無所見又槩與周叔彝相似也（鍾鼎款識）

右高三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六寸腹徑五寸七分容三升三合重二斤十四兩兩耳有珥銘一十字曰伯映者於經傳無見考其形制耳作獸形純緣與足飾以夔龍間之雷紋大槩與叔（冏）叔彝相似則知伯映為周人無疑曰伯恐其字耳（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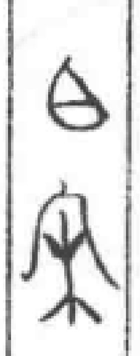
周五彝



五

右銘一字曰五者乃其次序也（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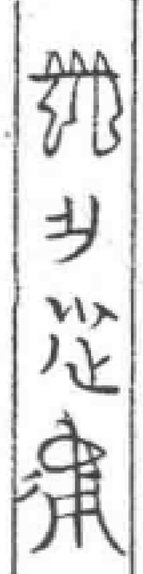
周伯宋彝



伯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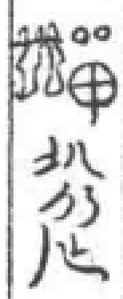
右銘二字曰伯宋伯者伯仲之次宋即其姓名耳（鐘鼎款識）

周冏從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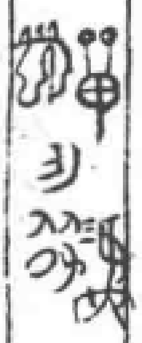
冏作從彝

周單從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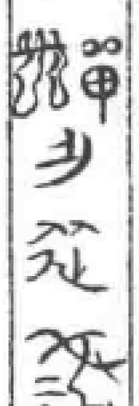
單冏作從

周單從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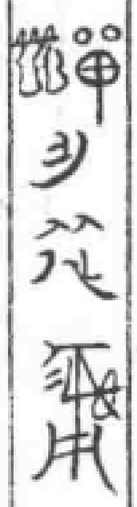
單冏作從彝

周單從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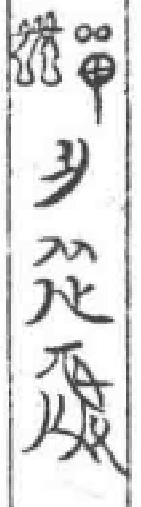
單冏作從彝

周單從彝四



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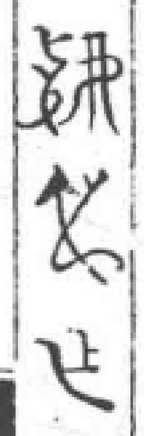
周單從彝五



同前

單氏在周為盛族自襄公至六世而世有德（明）德同則其名也（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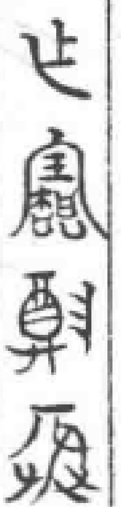
周虢叔彝



虢尗作

周器言虢叔甚多有所謂虢叔作尊鬲者有所謂虢叔作叔殷鬲者虢言其姓也叔言其序也（周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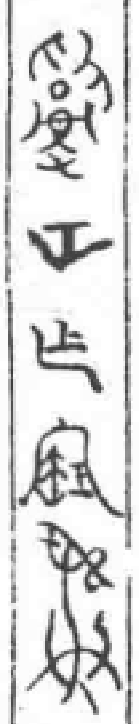
周篆帶彝



作寶尊彝

銘云作寶尊彝不著姓氏器類敦盖而名曰彝彝者法度之器也（鐘鼎款識）

周司空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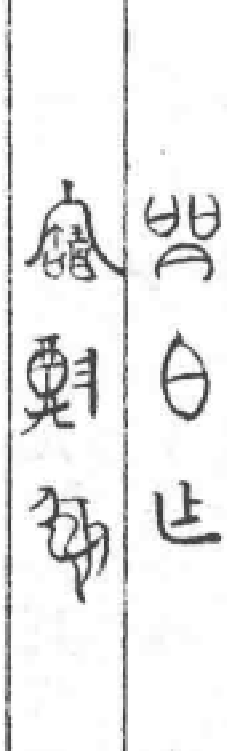


司空作寶彝

銘云司空作寶彝空則借用工字盖三代之時未必字字皆

有不依聲託事假借而用之耳（鐘鼎款識）

品伯彝（呂氏攷古圖作單伯彝）



品伯作
寶尊彝

銘曰品伯作寶尊彝品作三口而一覆其下古人作字左右反正不拘偏旁位置品伯者不知其誰何也（鐘鼎款識）

師師艅象彝（詳見）

銘三十有三字（考古圖）

虘𧆨彝（𧆨與虘同）詳見前

周父丙彝

銘五字（考古圖）

右父丙彝銘舊藏祖釋之舍人家後歸故人王備唯蓋存已破缺此周器也而猶稱父丙者當是周初接商時器（金石錄）

周亞乳彝

古之彝器凡作亞形者皆廟器也蓋亞器所以象藏主之石室耳（銘與古器評）

周持刀寶彝

銘六字是器銘作孫象形而手執刀孫又疑為子字古之彝器多著之此象蓋欲示孝子親執其勞以明割牲之意云耳詩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凡以是也古人之于祭祀致其盡者如此（銘與古器評）

周單父乙彝

銘亞形中為單父乙字單則叔向所謂周其再興乎其有單子也故知單所以為姓乙不特為商君之號而齊亦有乙公此曰乙者豈單氏之父祖乎（銘與古器評）

六藝之一録卷第六

錢塘倪濤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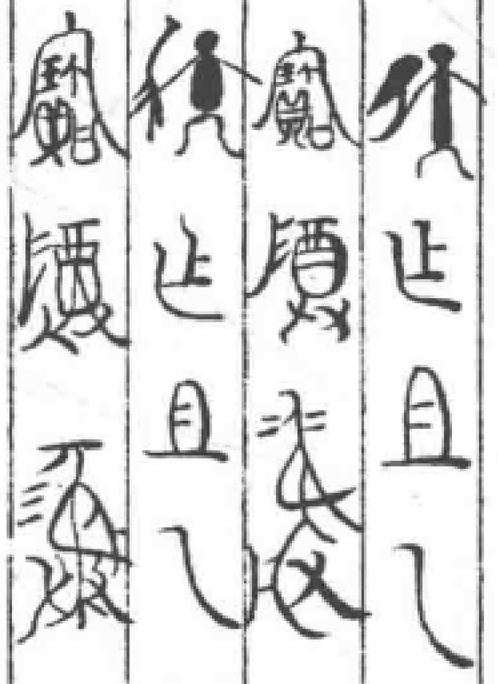
金器款識

卣總說

卣之為器中尊也夏商之世總謂之彝至周則鬱鬯之尊獨謂之卣盖周官尊彝皆有司所以辨其用與其實所謂六彝者雞鳥斝黄蜼虎也六尊者獻象著壺泰山也而祫祭則合諸神而祭之者也故用五齊三酒通鬱鬯各三尊而尊之數合有十八禘祭則禘祖之所自出者也故用四齊三酒闕三尊而尊之數合有十六是則通於鬱鬯之尊者共所以為卣也何以言之成王寧周公之功而錫之以秬鬯二卣平王命文侯之德而錫之以秬鬯一卣皆實以鬱鬯知其為卣明矣盖秬者取其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鬯則取芬香條達而和暢發于外卣之所以為中者唯其備天地中和之氣非有事於形器之末而已凡所以錫有功賞有德是亦使其強不過中怠不緻後不失夫至中之道故尔然彝也尊也卣也皆盛酒之器用有所宜則名有所不同賈公彥以謂上尊曰彝中尊曰卣下尊曰壺爾雅亦曰卣中尊也故取其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以其德足以成天地而配之者也故卣所以實之鬱鬯者義在茲歟

商卣

商祖乙卣（博古圖作持刀祖乙卣）



孫執刀作祖乙

盖 寶尊彝

器 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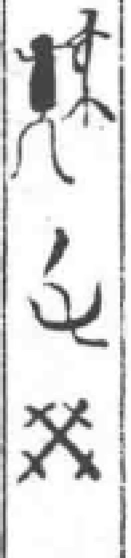
右通盖高一尺二寸四分深七寸五分口徑長四寸八分闊三寸六分腹徑長八寸六分闊七寸二分容二升九合共重九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盖與器銘共十四字曰祖乙者河亶甲之子也孫象形而手執刀盖孫又疑其為子字子盖商姓也先王之事親於耤則必秉耒於牲則必執系於盖嚌則執鸞刀于入舞則執干戚凡于祭饗未嘗不竭力從事以職其勞則卣之持刀不亦宜乎礼記曰祖而割烹義取於此觀其字畫奇古形制瓌異可以為諸卣之冠（博古圖）

先王之事親於盖嚌則執鸞刀於舞則執干戚凡于祭祀未嘗不親執其勞以示孝子竭力從事之意此商之彝器所以

多作子象以持刀者殆謂是歟（銘與古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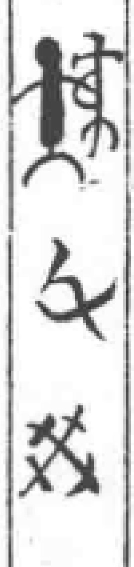
子孫父癸卣（博古圖作執戈父癸卣）

蓋



孫執戈形 父癸

器



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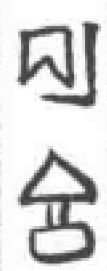
按王楚集韻以戈橫戈並釋為子孫字呂氏考古又云大者為子小者為孫父癸者商君之號也（鍾鼎款識）

右通蓋高一尺一寸六分深七寸五分口徑長四寸四分闊三寸二分腹徑長七寸三分闊五寸六分容六升三合共重十有五斤六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六字父癸者商天

乙父主癸也上作人形手執一戈按諸銘款多為戈狀或立之或橫之至此乃執焉蓋戈所以戒其過苟念於須臾而忽於持久謹於憂勤而失于懈怠則戈之戒將亡矣非特戈也蓋有所謂執鸞刀有所謂執一金敦黍或曰執玉或曰執爵皆因其事而有執焉觀其器卷以鳳鳥為飾而鳳之為物因時而隱顯覽德輝而下者也器以藏禮而取飾於是非礼文之盛曷以稱此昔周官掌六彝有以鳥彝為銘者鄭玄所謂刻而畫之為鳳皇之形其法蓋取於此然後世但知歸美於周而不知商有以肇之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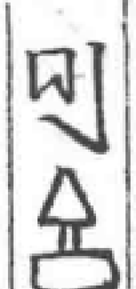
商言卣

蓋



內言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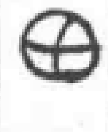
內言

蓋器各有銘三字雖大小之不同其字畫不少異惟中一字未詳（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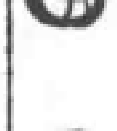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九寸八分深六寸二分口徑長四寸闊三寸三分腹徑長七寸闊六寸三分容四升二合共重七斤十有一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六字其篆畫不少異惟中一字與銘意皆未可詳此器制作純僻而不雕巧銘復簡畧規模與商夔龍卣相類定一時物也（博古圖）

商田卣

蓋



田



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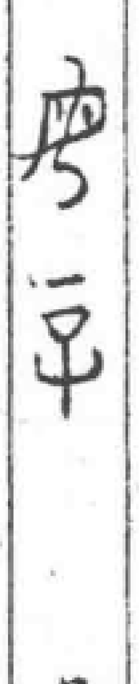
底蓋皆有銘銘皆一字銘曰田疑人名（考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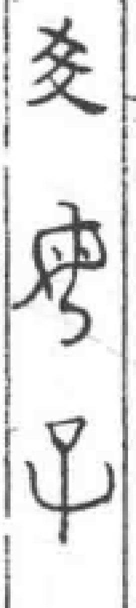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八寸深四寸九分口徑長四寸一分闊二寸九分腹徑長七寸闊五寸一分容三升五合共重五斤九兩兩耳蓋與器銘共二字飾以雲雷夔龍之形紋縷華巧切近人意其銘曰田耳間連環以為提梁而今乃殘缺不見其完亦可惜也且田者粢盛之所自出而卣之為器中尊也詩書所謂秬鬯者正一稃二米之謂焉銘田者豈非追本而為言耶

（博古圖）

昔成王寧周公之功而賜之以秬鬯二卣平王命文侯之德而錫之以秬鬯二卣詩所謂秬鬯者蓋取其一秠二米芬香條達而田者粢盛之所自出是卣銘之曰田豈非追本而言耶（銘與古器評）

商世母辛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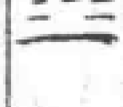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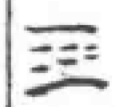
蓋  母辛

器  世母辛

右通蓋高九寸七分深六寸五分口徑長四寸一分闊三寸腹徑長九寸闊四寸三分容五升七合共重八斤六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五字器上一字作三乂按說文世字從三十故以此爲世字以世爲銘者蓋欲世世傳之子孫不絕而已且三爻又意其爲五字從二一而爻之象陰陽交午之義天數窮於九地數中於六九六之數爲十五而天地之數備三爻者十五也古之聖人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故以之制器而天地之數寓焉是則制字之妙未易以一理推也且辛爲商號而曰母辛即商史所謂辛母者是也蓋古人命辭或上或下其變易類多如此（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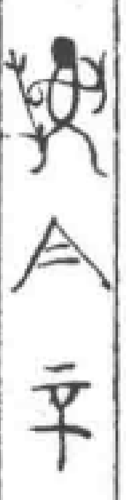
說文世字從三十故以此爲世字（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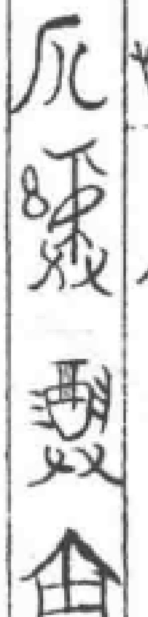
商卦象卣

蓋  器  卦象

右通蓋高一尺三分深六寸口徑長二寸八分闊三寸腹徑長五寸七分闊四寸八分容三升六合共重六斤十有四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二字作卦象觀古人畫卦奇以象乎陽耦以配乎陰一奇一耦而陰陽之道全一虛一實而消息之理備然易始八卦而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卦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易是卦也上下爻皆陽有乾之象中二爻皆陰有坤之象虛其中亦取象於器所所黃流在中者義或在焉雖不見於書惟漢揚雄作太玄八十一首以擬易曰方州部家今爭首一方三州一部一家與此卣卦象正同雄於漢最號博聞殆玄之所自而作耶（博古圖）

商祖辛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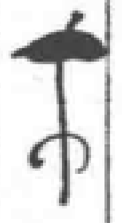
 孫（左執戟右執木）祖辛

 作彝尊寶

右高九寸二分深七寸五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七寸腹徑長八寸闊七寸一分容六升九合重十有三兩兩耳缺

盖有提梁銘七字曰祖辛作𢑴尊又象人形右執木左執戟、按商十四代君曰祖辛盖祖乙之子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也其象人形而執木執戟者殆是其武舞也木當是朱干、戟當是戉舞昔舜之時舞干戚于兩階以格有苗則五帝之前其武舞亦所不廢武王之樂曰大武而舞如之則三王之後其以用濟時者又所不敢忘武也豈商之時獨不然耶攷商有天下至祖乙而政復興祖辛繼之而善述其事則干以自衛戟以攘敵者、於祖辛有之也宜銘是器以旌之又嘗求其用舞之由固有文舞有武舞凡山川之祀社稷之祀四方之祀與其持盈守文之君皆以羽旄之舞而文舞是也若以武得天下故于是有干舞焉武舞是也祖辛之迹不見於書傳而特有此武舞固可以類求矣（博古圖）

商立戈卣



立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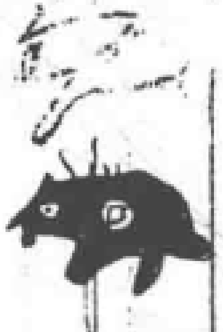
右銘一字作立戈盖亦示戒之意（鐘鼎款識）

右通盖高九寸二分深六寸二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八分腹徑長七寸五分闊六寸容五升三合共重八斤六兩兩耳有提梁、銘作立戈形書稱四人綦弁執戈又曰兊之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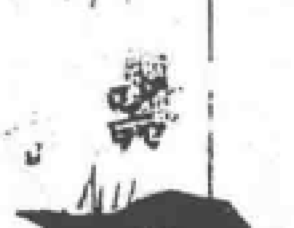
在東房則戈於五兵為利器王安石字說戈從一不得已而用殺一而已以是銘其器盖亦示戒之意按商有立戈鼎有立戈父甲鼎與此意同是器通體兩面狀饕餮間以雷紋提梁為虎首盖皆示其防閑之理（博古圖）

商兕卣

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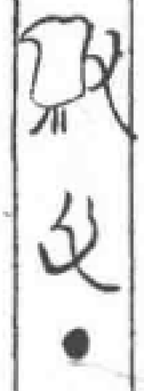
兕



兕

右盖通一尺三寸、深六寸四分、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三寸五分腹徑長七寸闊六寸五分容五升三合共重一十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盖與器銘共二字作兕形、詩云虎兕出於柙則兕非馴獸有害於人者故昔人用以為罰爵曰稱彼兕觥是也觥既曰兕則宜卣亦有兕是器提梁之兩端亦象兕首而通體作饕餮狀豈不有所示其戒耶商尚質於是銘諸器者或以其形此所以與周器異耳（博古圖）

商執爵父丁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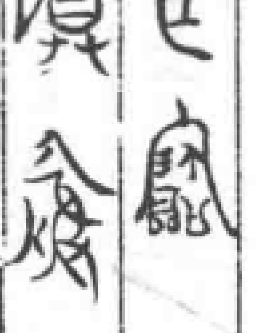
手執爵父丁

右高八寸四分深七寸七分口徑長三寸七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五寸六分闊三寸五分容三升六合重四斤十有三

兩兩耳闕蓋有提梁銘三字上象手執爵形考冏之狀口列如流下列三足有爵之象旁畫以丮說文謂丮手也礼記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則以手附爵者蓋見於如將失之之意非盡其欽而欽者孰能臻此商之君以丁為號者六曰父丁則未詳其何丁也（博古圖）

銘三字上一字如手執爵形中說文謂右手也（鍾鼎款識）

商寶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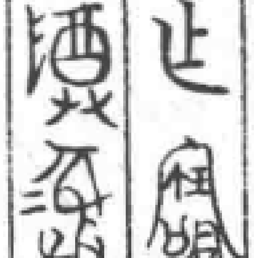


作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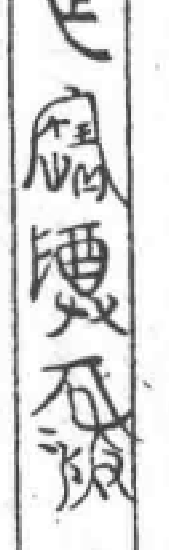
尊彝

商寶卣二

蓋



器



（音釋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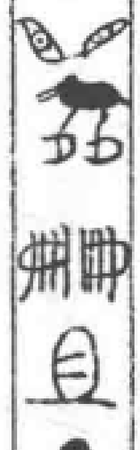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五寸深四寸五分口徑長三寸八分腹徑長六寸四分容四升四合重三斤十有三兩兩耳闕蓋有提梁銘四字

後一器通蓋高六寸八分深四寸八分口徑長三寸六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六寸八分闊五寸五分容一升九合共重二斤十有二兩兩耳闕提梁蓋與器銘共八字

右二器皆卣也不書作者之名而總謂之尊彝一無蓋一闕提梁然製作渾厚而飾以牛形牛之為形能興民功致民力出作入息而服畎畝之事先王於器用之間所寓自有理致周司尊彝春祠夏禴所用獻尊以牛為飾其原蓋出於此（博古圖）

商瞿祖丁卣

蓋



瞿犧牛冊冊祖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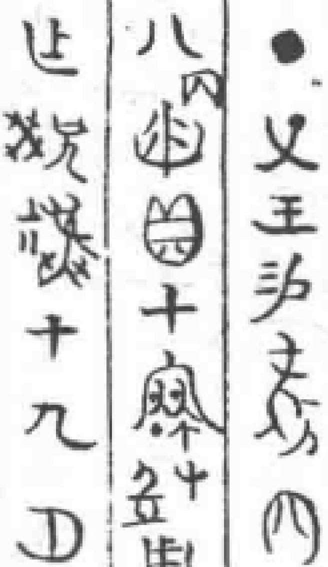
器銘同上

右通蓋高六寸四分深四寸四分口徑長三寸一分闊二寸三分腹徑長四寸八分闊三寸五分容一升五合共重二斤十兩兩耳闕提梁蓋與器銘共十二字曰瞿者質諸經傳無

所見而商有瞿父鼎亦作兩目相並正與此卣同寔一時之制曰祖丁者商十四世君祖辛之子也中為犧形下為兩冊皆取象於物而書畫未分至周官司尊彝有曰犧尊者飾以犧牛蓋所因者商之遺意耳畫以兩冊所以為冊命也亦猶康王命畢公而曰冊畢制器尚象其義如此（博古圖）

商兄癸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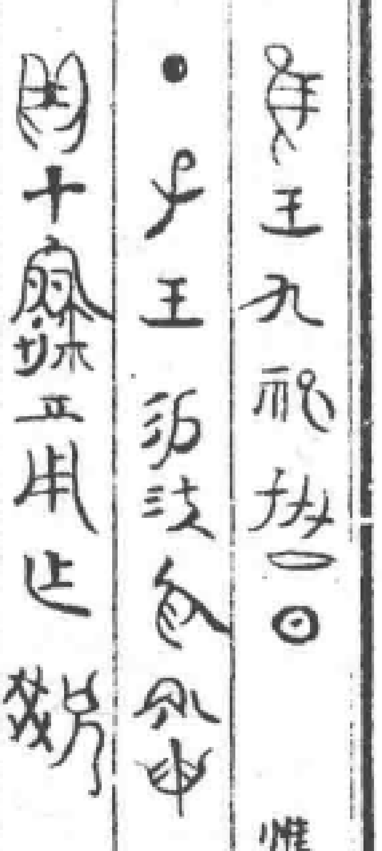
蓋



丁子王錫爵兩

八丙申貝在寅用

作兄癸彝十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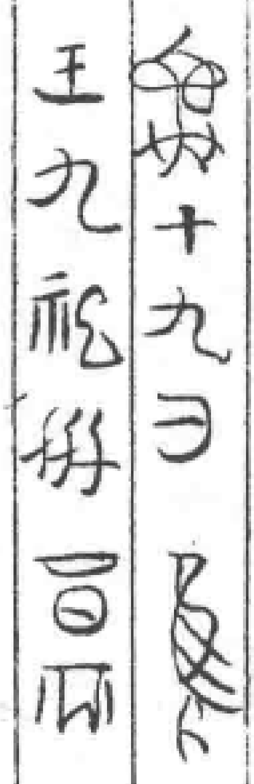


惟王九祀世昌

丁子王錫爵兩申

貝在寒用作兄癸

器



彝十九月惟

王九祀世昌冊

右通蓋高七寸三分深五寸三分口徑二寸一分腹徑四寸容一升六合共重二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五十字曰丁子王者按商無謚號皆以天之十日配之王則三代之同稱也兄癸者則兄弟相承之辭故祀其先王或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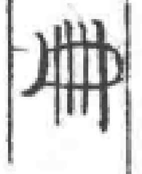
祖丁卣之類或稱父若祖父丁爵之類或稱兄若此卣之類又曰惟王九祀者爾雅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其言祀則知此卣之出於商也其末曰世昌者蘄世世昌盛有如此銘也他器有曰子子孫孫萬年無疆之類也著於鬲形者古人于酒器多以此為飾故尊也爵也皆作此狀蓋欲如鬲之炊氣上下交通而已（博古圖）

銘曰丁子疑陰陽剛柔不相配或曰商人尚質如言甲子丁丑也又下文曰丙申未詳其義（鍾鼎款識）

按癸者成湯父號而此曰兄癸者當是其弟為兄作也取兄弟相承之義商之銘款或稱祖若祖戊尊祖丙爵之類或稱父若父癸鼎父丁爵之類或稱兄若兄丁尊與此卣之類辭雖不同要之皆祀其先王之器也畫作鬲形者鬲空三足氣由是通上下則用鬲識氣凡欲交通而無間耳鬲之取象於父已尊作禾而此則作丑是皆河圖洛書之遺意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紹興古器評）

商冊卣

蓋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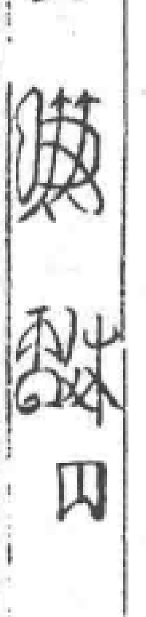
器銘同

右通蓋高六寸五分深三寸六分口徑長二寸三分闊一寸八分腹徑長四寸四分闊三寸二分容一升共重二斤兩五兩

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二字曰冊且卣所以承君之錫然後享于祖廟之器故必言冊以紀君之命商之辭畧故一言而足是器項中作鼻柱以為貫持之具又以絢鈕為提梁而其足與蓋皆著飛鳳相嚮之狀蓋之旁又作山形間以蟬紋純緣外則以獸首為鼻之飾以夔龍左右環之蓋商器多此類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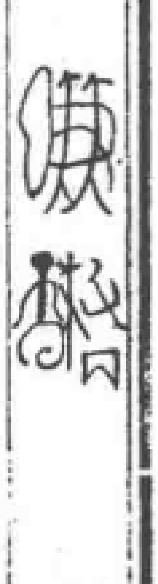
商父丙卣

蓋



（手執二矢）子（未父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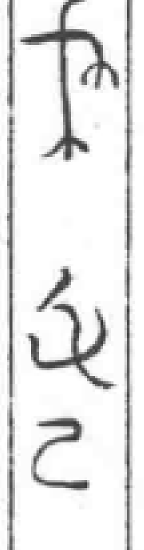
器



（手執二矢弓）（父丙禾孫）

右通蓋高一尺三分深六寸三分口徑長三寸九分闊三寸二分腹徑長七寸八分闊六寸二分容六升三合共重一十一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一十二字、曰父丙禾孫、其上又為弓形、手執二矢、飾以弓矢者意其平日之所嗜好而子孫之所以享祖考者、當以是求之也然禾字全作禾穟之形亦固有義夫卣所盛者祼也為之祼者其秬鬯也、秬有一稃二米稟冲氣最盛、故昔人用以為鬯而享神、亦是其識之不可虗拘也銘禾於卣義固有在耳（博古圖）

商父己卣



（立戈形）父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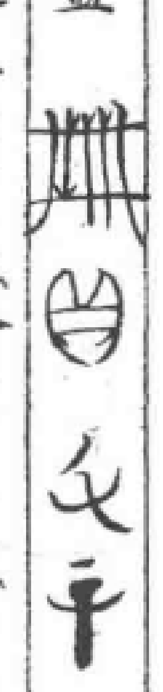
銘三字按此器文作立戈狀未詳（考古圖）

右高七寸三寸深六寸五分口徑長三寸六分闊三寸腹徑長七寸四分闊五寸八分容五升有半重六斤十有二兩兩耳闊蓋有提梁銘三字曰父己上有立戈形按商之十世君曰雍己此曰父己則是其子銘其父之祀器也攷雍己之子是為小甲是器當小甲之世為之作立戈形亦以嗜好求其神也蓋古之尚象未有不及是者故於是有立戈爵有立戈觶有立戈癸尊有立戈父癸卣蓋與此意同也其製作質古真商器也但特亡其蓋耳（博古圖）

子之字正作立戈形前篇已屢釋之矣所以銘武功也按商之十世君曰雍己也（鍾鼎款識）

商父辛卣

蓋



（三矢在格上）貝父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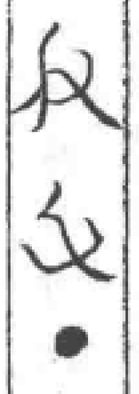
器銘（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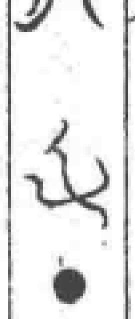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一尺深七寸五分、口徑長三寸五分闊二寸六分腹徑長六寸七分闊五寸四分容四升九合共重七斤五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八字象三矢之形而以一格立之曰貝父辛按書文侯之命以言平王錫晉文侯也曰用賚爾秬鬯一卣繼之以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則卣之銘三矢者得不紀君惠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三者總數耳又詩云菁菁者莪此育材之詩也而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而釋者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則人君之錫臣下亦有及於貝者書言大貝在西房蓋國之所寶也以貝銘之卣間是亦象天之義也父辛則指其人而已（博古圖）

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錫晉文侯曰用賚一秬鬯一卣繼之以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今此器銘象

三矢之形而以一矢（格）立之者豈非紀君賜耶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後以貝銘之者是非象矢之義也商父乙鼎曰賜賫貝殆與此同意父辛則指其人而已（紹興古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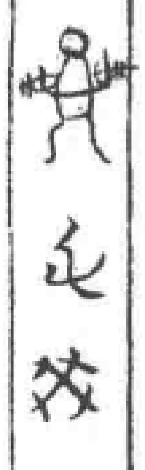
商執乙父丁卣

蓋  （手執乙形）父丁

器  音釋同前

右通蓋高九寸四分深六寸七分口徑長四寸四分濶三寸二分腹徑長七寸七分濶五寸九分容五升九合共重七斤有半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六字曰父丁又作手執乙形於其上祭祀之義以養為主而乙所以示其養也於禮見之夫雍人掌割烹之事也而曰概鼎乙俎于雍爨則乙所以載鼎實耳又廩人掌米入之藏也而曰概乙與敦于廩爨則亦以乙載黍稷焉詩曰有饛簋飧有捄棘乙則敦與簋皆盛黍稷器其為用于食明矣然則乙於飲食無所不用宜以養為主也卣之為器豈非以養為先哉（博古圖）

商持干父癸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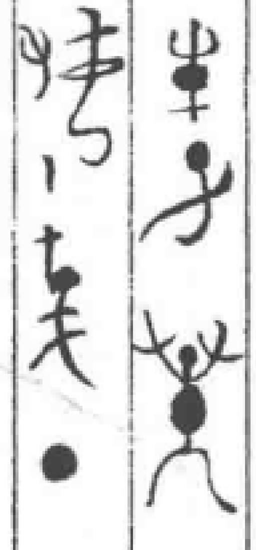


（孫）持干 父癸（鐘鼎款識作子徵父癸）

右高七寸八分深六寸七分口徑長四寸五分濶三寸三分腹徑長七寸六分濶五寸九分闕蓋有提梁容六升三合重八斤兩四銘曰父癸而上為人形兩手各持干按周官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旣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然則祭于廟用于賓設于饗礼莫不皆有干舞焉蓋干武舞也有是功斯有斯是以稱之非是則君子不取然古者舞有文武若羽舞皇舞文舞也干舞人舞武舞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又曰值其鷺羽皆指文武而言之礼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詩云萬舞有奕皆指武舞而言之于是有王者興以武得天下則其廟器皆有武舞是器商物而卣乃薦秬鬯之器實用於宗廟然其銘曰父癸則明為子以奉其父者在商之時號報（湯）癸者惟成湯之父故今所藏彝器凡商物銘癸者皆歸之報癸然則用舞於癸廟亦以宜其子之所有而薦之湯以武得天下其所舞者朱干玉戚也故于器以干名之然其銘象人形兩手各執干而不以玉戚兼之者亦取夫干以以自衛不事乎兵之道歟且黃帝堯舜以至二王其所謂文武之樂莫不有之故有樂則舞從焉是以舞文者若黃帝之雲門堯之大咸舜之大韶夏之大夏是也舞武者若湯之大濩武王之大武是也然而舜用大韶之文舞而亦有所謂舞

干者方時有苗爲之孽則不可無武備耳要之以德爲主也且頌所藏彝器有持刀父己有立戈父甲又有所謂持戟父已而獨無持干者夫干以自衛有征無戰非若戈戟也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則帝者之盛德成矣其在茲敦其在茲敦

商婦庚卣



束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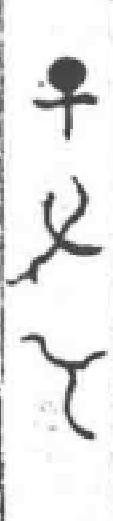
婦甲庚丁

右高七寸二分深五寸九分口徑長三寸七分濶三寸腹徑

長七寸七分濶五寸九分容五升四合重六斤十有二兩兩耳闕蓋有提梁銘七字其一字泯滅不可考餘曰子孫婦甲庚丁夫彝器多以子孫銘之以其承祖考之祀者有在于是若乃中饋之職從其夫以相祀事此又婦之于姑舅禮所不廢蓋以人道而事神則宗廟致欽之義婦宜預焉詩言居婦莫莫爲豆孔庶是也關雎之美后妃采蘩之咏夫人采蘋之語大夫妻莫不皆以供祭祀爲先耳然古者婦之預祭惟宗廟則從至于外祀則莫從也故止言子孫婦以別其宗廟之祀歟曰甲庚丁者祭之日也夫外事用剛日內祀用柔日宗廟之祀當用柔日而此兼甲庚何哉蓋春秋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繹則宗廟正祭必用柔日而至于繹祭則無害其用剛日也天有十日地有十二辰日辰未嘗不相配而言如辛巳壬午之類是矣且此獨言日而不言辰者以言日則辰從之昔人言簡而意足故其銘如此（博古圖）

銘七字其一字泯滅不可考餘曰子孫婦甲庚丁其泯滅者髣髴一束字未詳其義（鐘鼎款識）

商父舉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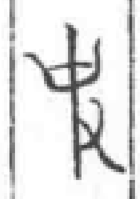


辛父舉

右通蓋高九寸五分深六寸一分口徑長三寸六分濶二寸

六分腹徑長七寸九分濶五寸四分容五升二合共重六斤有半兩耳有提梁銘三字曰辛父舉按周有天下立二王後乃封紂子武庚於宋以續商祀武庚被誅又命微子啟代商後俾得用天子禮樂故凡器用服飾一遵商制詩所謂亦白其馬以商尚白而不從周之尚赤也然則宗廟祭祀其亦遵商明矣自微子至于僖公舉實爲八世則其得用商禮可知是卣商卣也曰父舉則是爲僖公舉也（博古圖）

商父卣



史

右高七寸一分、深六寸一分、口徑長四寸一分、闊三寸、腹徑

長七寸三分、闊五寸四分、容五升二合、重五斤、兩耳闊提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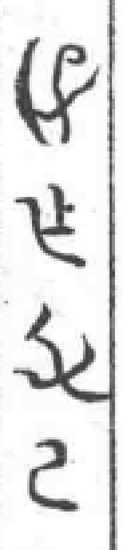
銘一字曰史者史言其官有以史爲氏族者因官而受氏焉

今有彝銘三字、曰史父辛字畫相類、則是史名其官、是卣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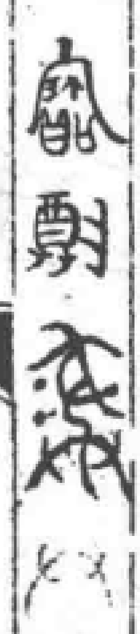
饕餮、而環以連珠、文縟典雅、眞商物也（博古圖）

商持刀父己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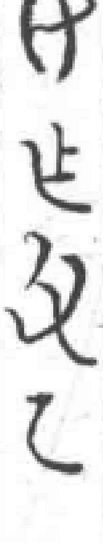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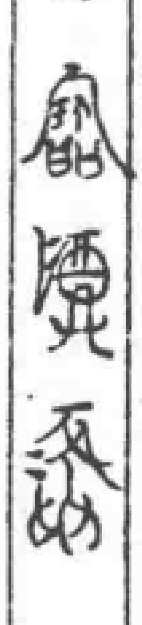
子執刀作父己



寶尊彝



器



音釋同上

右通蓋高六寸八分、深四寸三分、口徑長四寸、闊二寸一分

腹徑長六寸、闊四寸九分、容二升八合、共重三斤十有三兩、

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一十四字、父己者商君也、子字象

形、而右手持刀、按商祖乙卣亦作此象、蓋欲示孝子親執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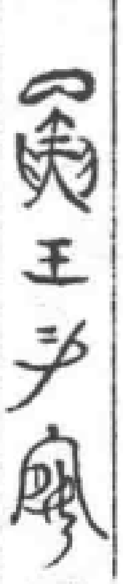
勞、以明刲牲之義、詩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凡以

是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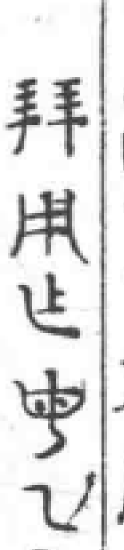
銘言父己者商君也子象形而右手持刀按商祖乙卣銘文

皆類此（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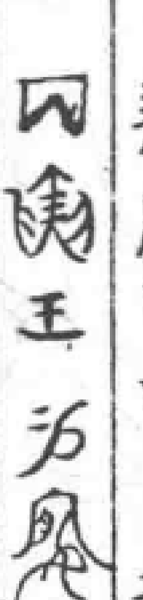
商毋乙卣（鍾鼎款識作丙寅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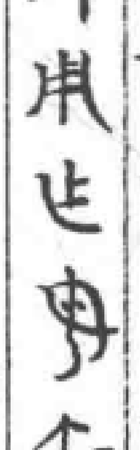
丙寅王錫貝



朋用作毋乙彝



器



音釋同前

右通蓋高八寸六分、深五寸六分、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三寸、

腹徑長七寸一分、闊四寸二分、容三升五合、共重五斤一兩、

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二十二字、曰丙寅王錫者、以甲子

推之、商建國始於庚戌、歷十七年而有丙寅、正在仲壬卽位

之二年也、其曰王錫、則王之錫賚功臣之器、如周分文侯之

卣亦王之所錫也、故記禮者以謂錫圭瓚然後爲鬯、則知此

器非臣下之所專有、又曰作毋乙彝者、如詩言文母同意、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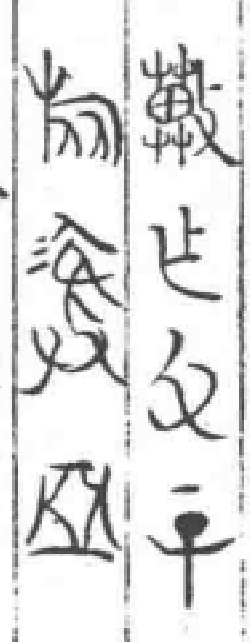
商周之時、立子生商者有娀也、故長發之禘及之、厥初生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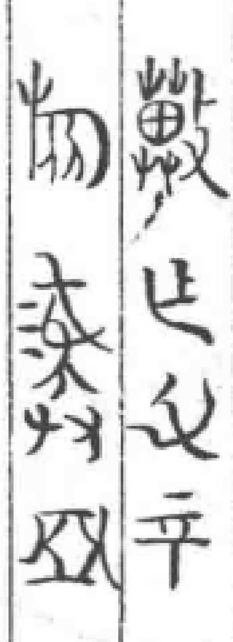
者姜嫄也、故雝之禘及之、是皆享親之義耳、蓋知是卣乃王

錫臣工以追享其毋氏者、欲以夫家廟未嘗無合食也（博古圖）

是器乃王錫臣工以追享其毋氏者也（鍾鼎款識）

商龔父辛卣

盖

㠱作父辛
旅㠱亞

器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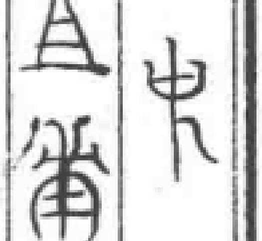
㠱者國名也後以爲氏父辛商號也旅㠱者旅舉其衆也其後作亞形（鍾鼎款識）

右通蓋高六寸三分深四寸二分口徑長三寸九分闊二寸九分腹徑長五寸五分闊四寸容二升三合共重四斤有半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一十四字㠱者國名也昔人受封

於此則後世食菜於所封之地復以爲氏焉父辛商號也曰旅㠱者昔人嘗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旅舉其衆也攷諸款識甗曰旅甗敦曰旅敦匜曰旅匜簠曰旅簠義率如此其後作亞形者又以象其藏主石室之制盖宗廟之器也（博古圖）

㠱者國名唐虞之都也昔人受封於此後世永食於所封之地故復以爲氏父辛商君之號也旅㠱者旅以言其衆實甚非一器耳如弡伯旅匜叔作旅匜之類是也作囿若亞形者所以象廟室則又知其爲宗廟之器矣（紹興古器評）

商祖庚卣　盖


史
祖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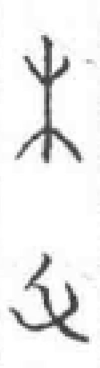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二分長五寸九分闊四寸七分重二斤六兩鍾曰祖庚史且商二十五代之君曰祖庚實爲武丁氏之子是器銘曰祖庚史則商庚時史之卣也蓋臣之享家廟非君錫賚器則不可專者故以祖庚史銘之蓋之銘如此則其器亦當有是銘此特失其器耳按周宰辟文敦蓋與器之銘共七十五字周邠敦蓋與器之銘各一百七字畧無少異獨周仲駒敦蓋與器銘雖同而器銘則可以順讀亦必相合焉（博古圖）

商子父癸卣（呂氏考古圖作持戈父癸卣）

子執戈　父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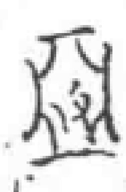
按考古云此器藏廬江李氏子執戈者子爲父癸作此器也

商木父已卣　器銘同

盖

木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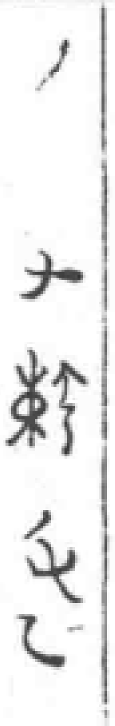
按父已即其名或字考古云木者恐其氏族也（鍾鼎款識）

商亞父乙卣

盖

亞形中父乙　器銘同

此銘亞形中作父乙盖子爲父乙作廟器也（鍾鼎款識）

商足跡父己卣（呂氏考古圖作父乙足跡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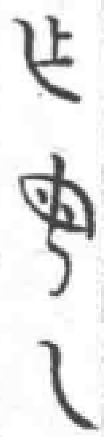
足跡父己

右銘五字上爲足跡中一字未詳藏盧江李氏（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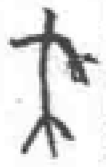
商舉父冊父癸卣

前所載冊卣、盉器皆有一冊字言承君之錫也此卣作冊而圍之文作兩人四共舉之狀（鐘鼎款識）

商毋乙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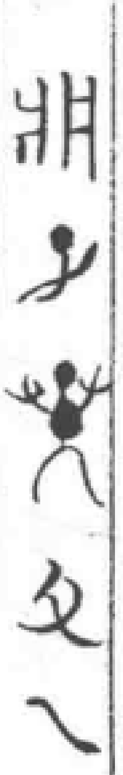
作毋乙



子立戈

子爲毋乙作卣而子亦作立戈之形（鐘鼎款識）

商子孫父己卣（呂氏考古圖作父乙卣）



李伯時所藏子孫父乙卣作非而此作𣃔皆析字也博古錄析子孫有貽厥子孫之意（鐘鼎款識）

商舉己卣

器與盖銘共四字以舉銘器者多矣在彝則有己舉而尊之銘則有中舉李公麟得古爵於壽陽銘亦曰己舉以是知舉者非特是卣盖舉之字從手從與以手致而與人之義奚也尊也爵也卣也因獻酬而舉之故皆銘曰舉如杜舉洗而揚觶以飲平公因謂之杜舉是也己則商之雍己焉（紹興古器評）

商父丁舉卣

盖與器銘共六字、器之銘舉者多矣類皆（取）獻酬而舉之之義若父丁則商號也是器文簡古、有尚質之風其商（人）之爲乎（紹興古器評）

商提梁兕卣

器與盖銘共六字、一字未詳餘作兩兕形昔人嘗取兕角以

爲觥曰兕觥郭璞有山海經圖贊曰皮充武備角照文德古人取于兕者如此是器提梁爲綢紐盖與純緣之外、飾以雷紋環以連珠規模之緻頗類商父舉卣而又通體皆作諸色綴以綠花在商器尤爲美觀者也（紹興古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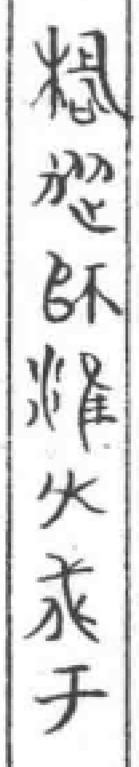
六藝之一錄卷第七

錢塘　倪濤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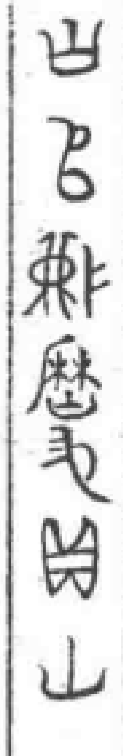
金器款識

周卣

周淮父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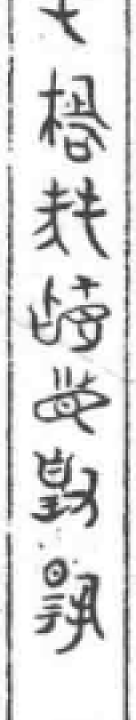


穆從師淮父戍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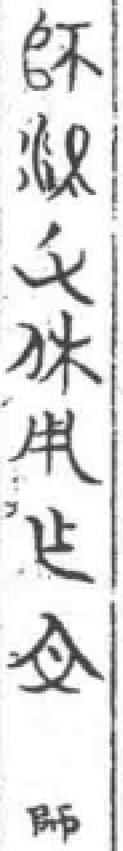


古阜蔑歷錫貝山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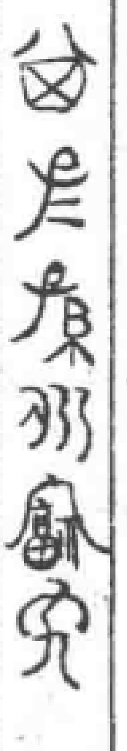


釪穆拜稽首對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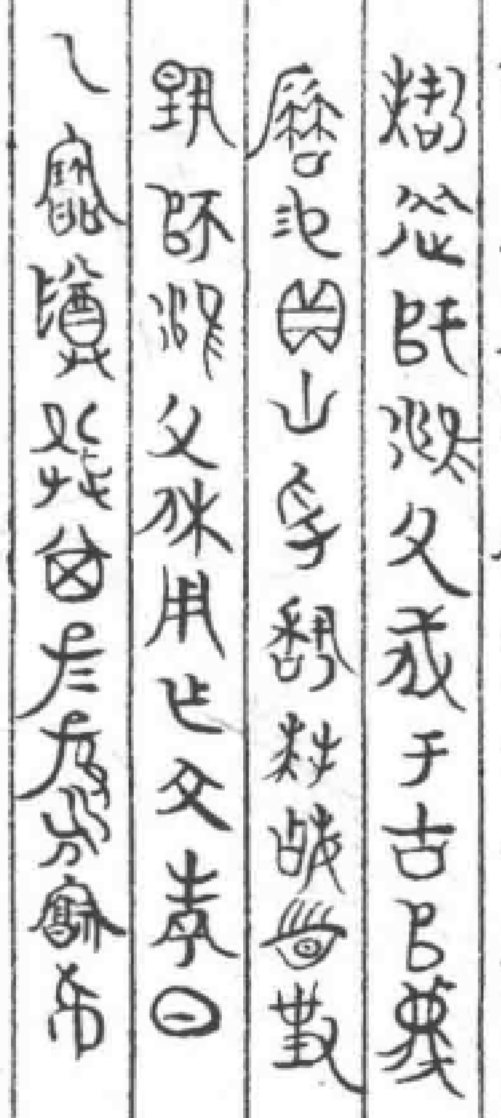
師淮父休用作文

考日乙寶尊彝



其子孫永福（立戈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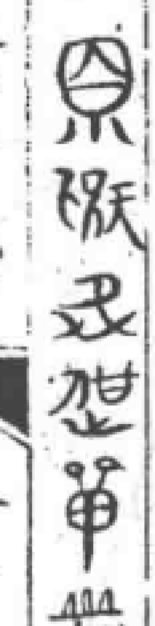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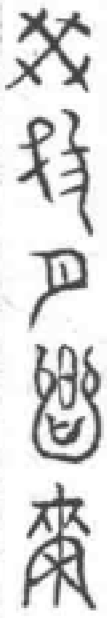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右通蓋高六寸八分深四寸四分口徑長三寸九分濶二寸九分腹徑長五寸八分濶四寸七分容二升三合共重五斤一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八十二字其曰穆從師淮父戍于古者穆與淮父索諸經傳悉無所見戍則如詩言遣戍役之戍謂穆從淮父以戍役于古也按曲禮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則此曰文考者蓋後世追享之器耳夫卣非燕享之器惟祀宗廟之神則用之其所盛則秬鬯也且肩錫且以秬鬯之祼其始則盛于卣其終則祼于彝所以求神于陰者曰日乙者舉其日之吉也亦猶大夫始鼎曰日己寶鼎文考尊曰日癸尊彝之類舉日之吉日所以嚴其事也（博古圖）

周單癸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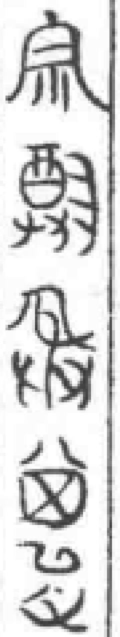


冋○選單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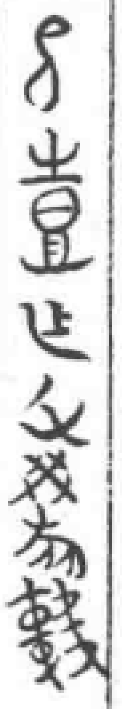


癸夙夕饗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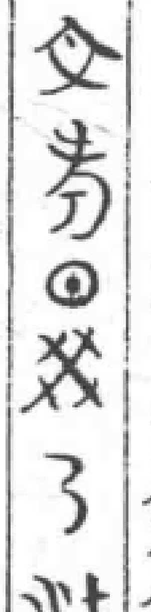
蓋



宗尊彝其以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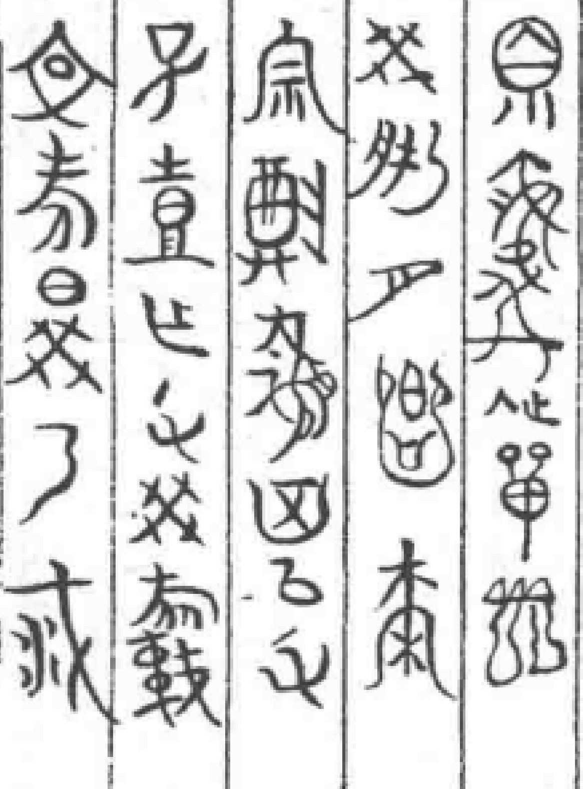


子豈作父癸旅車



文考日癸乃方

器



音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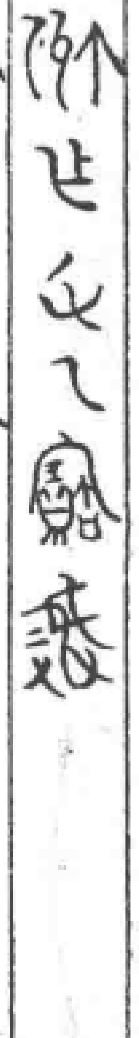
銘曰夙夕響爾宗則是享礼所用之卣是器乃單冏作父癸卣（鍾鼎款識）

右通蓋高五寸八分深四寸口徑長三寸六分濶二寸七分腹徑長六寸五分濶四寸三分容二升一合共重三斤二兩兩耳闕提梁蓋與器銘共五十八字曰夙夕響爾宗則是饗礼所用之卣宗者如礼所記所言大宗小宗之類非諸侯之傳姓者也是器乃單作父癸卣然先曰饗尔宗則癸與單族蓋是其宗耳和河南岸圯張燾者得數十物而此卣是其一復有數器雖形制不同皆有單景字疑皆一時物如所謂單從彝單從舟單從鼎單從盉者是也獨單父乙鼎單氏甗異又文皆少於癸卣蓋詳於此則畧於彼其互相備耶（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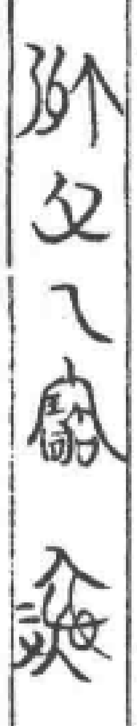
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為賢卿士有族有襄公頃公靖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特景者不見於經傳豈亦斯人之族歟宣和博古圖載單從舟單從盉之類皆有單景字必一時物也（古器物評）

周州卣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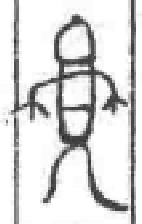
器



右卣器皆有銘文同曰州者不知其為名與氏也（鍾鼎款識）

右通蓋高六寸六分深四寸五分口徑長三寸一分濶二寸五分腹徑長六寸五分濶五寸八分容三升二合共重四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一十二字曰州作父乙寶彝按州出於來國之後以州為氏在晉有大夫州綽在衛有大夫州吁其為氏則一耳卣非庶人可有是乃當時公侯卿士世祿之家此所以著姓言之也是器特以四鳳為飾於蓋與器之上鳳之為物有其時則見非其時則隱其出處語默語（類）有道者故翔于千仞則覽德而下九成之後則畨然來儀然將以是飾之於器豈可非其所有而命之耶（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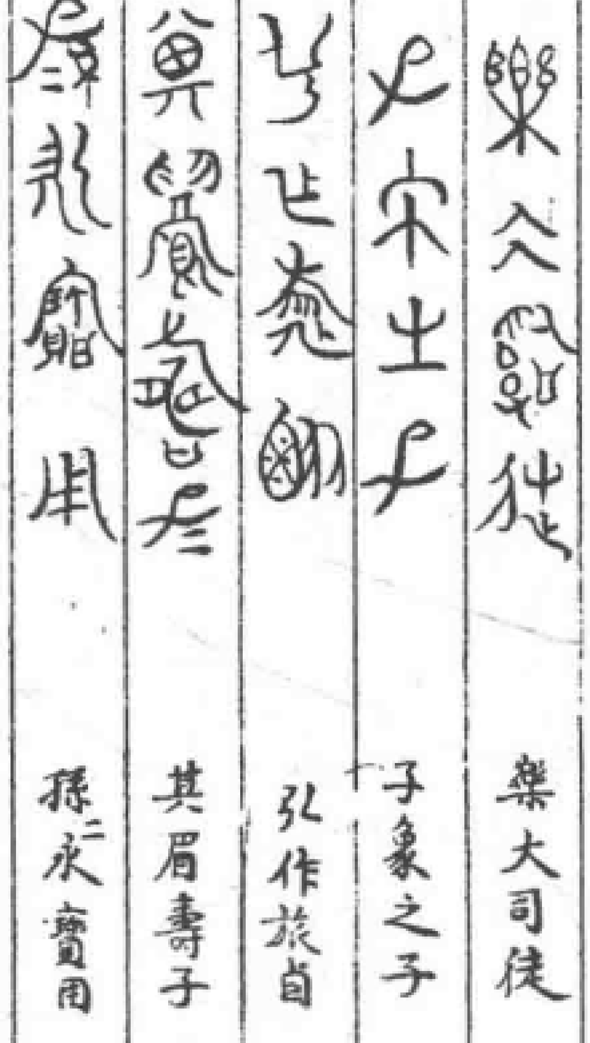
周孫卣



右通蓋高八寸深五寸六分口徑長三寸七分濶二寸九分腹徑長七寸一分濶五寸五分容四升共重五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銘一字曰孫狀尸形蓋孫可以為王父尸而神依人而行託物而見則其視聽食息有足以形容此古人所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尸而祝之者蓋不逃乎此理是器特刻其人形以銘之豈不欲其神之有依託歟卣正祀神之器而盛祼也所以求神者得無推其類哉古人作字象

形蓋莫不有旨意耳（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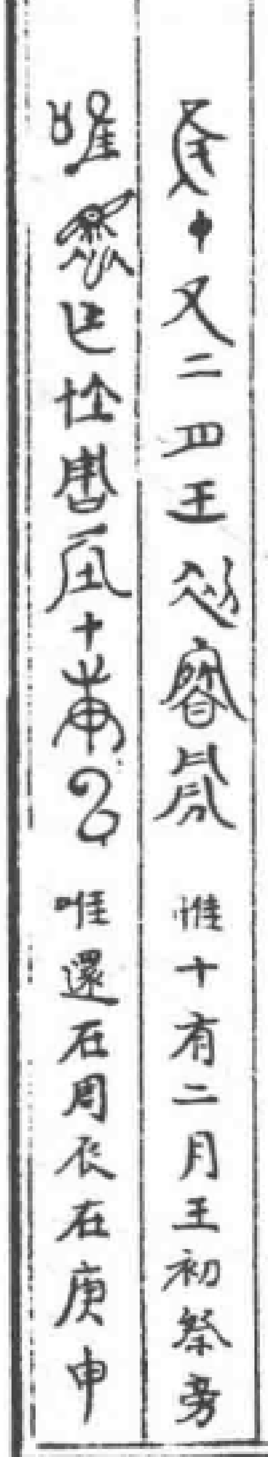
周樂司徒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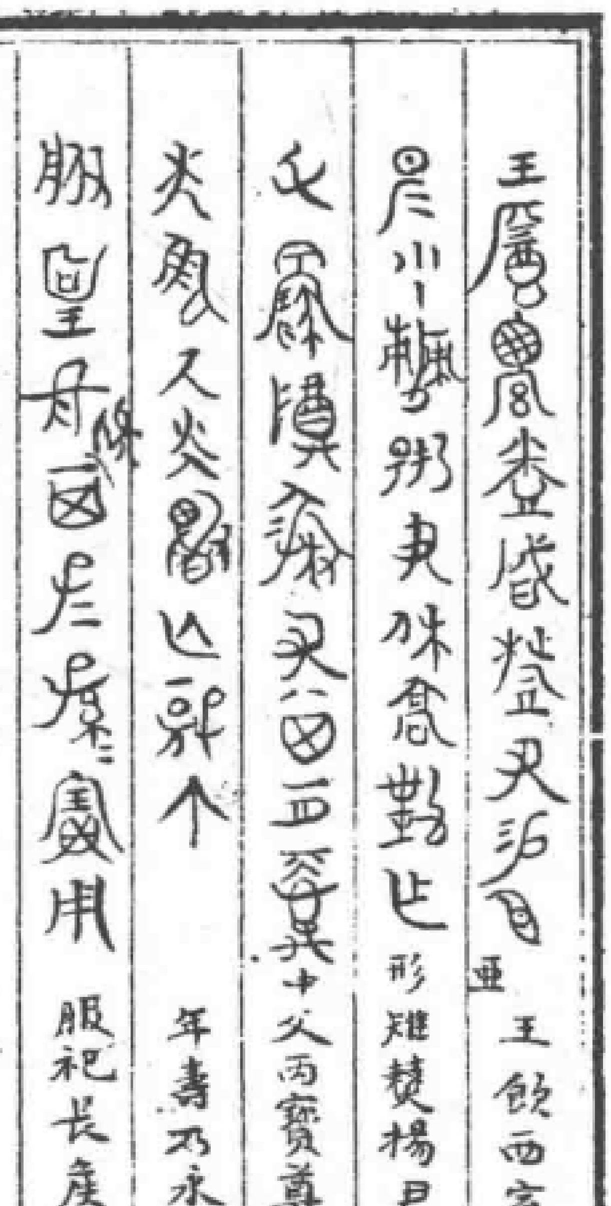
樂大司徒
子象之子
弘作旅卣
其眉壽子
孫〻永寶用

右高九寸深八寸九分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三寸三分腹徑長七寸五分闊六寸容七升八合重五斤有半銘二十有二字周官有天地四時之職是為六卿惟大司徒實掌地事曰樂大司徒則樂者姓氏也宋戴公四世之孫有曰樂莒而後世子孫因以為氏又曰司徒子象之子洪作旅卣蓋言司徒之孫作是器也按王安石字説衆曰旅則知旅卣者非一器也蓋旅進旅退非一之狀猶編鐘編磬之類是矣是器比他卣而復有鼻且著地無足當是旅卣之別耳（博古圖）

周尹卣



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
唯還在周辰在庚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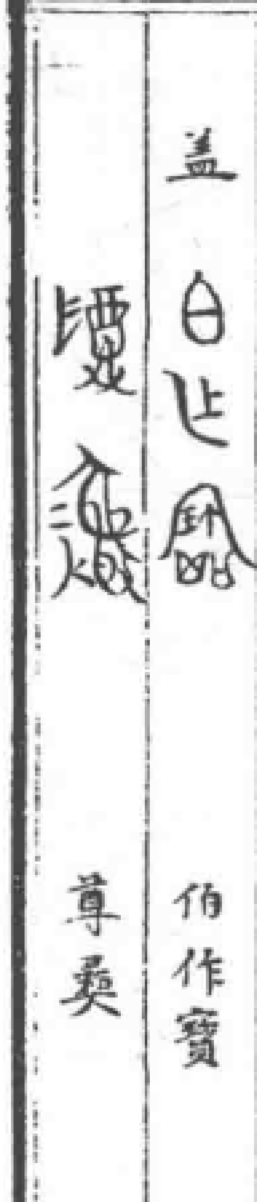


王飲西室烝咸釐尹錫臣
亚
形雄贊揚尹休高對作
父丙寶尊彝尹其亘萬
年壽乃永寶無競在
服祀長庚其子〻孫〻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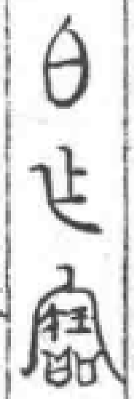
右高三寸八分闊二寸一分長五寸三分重二斤有二兩銘六十四字獨一字漫滅不可考按是器蓋尹休高對揚君命而作父丙寶尊彝也昔人作器未嘗不尊君命而謹其時日故曰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又曰辰在庚申言旁者則書之言哉生魄旁死魄之類也言庚申則又指其日辰矣消日之設不獨用於祀事至于錫命追器固不先此而況卣所以格有廟昭功德以示臣子之孝可不謹其始耶又曰尹其亘萬年永（受）乃永則受讀當作壽古人用字或如此示其理之所在是器之蓋兩面狀饕餮作四觚稜如山形而屹起緣純之上飾以八虺雷紋間之精製且古但其器不存耳（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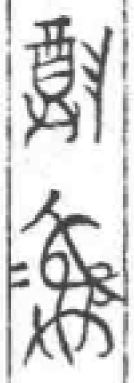
周伯寶卣一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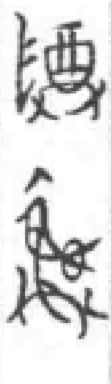
伯作寶
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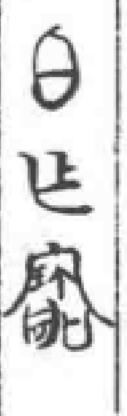
器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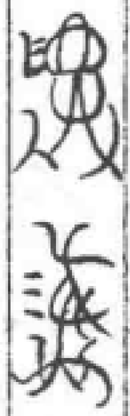


周伯寶卣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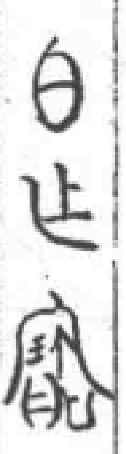
蓋 伯作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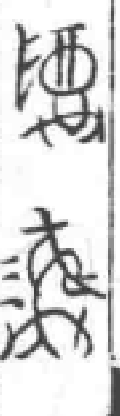
 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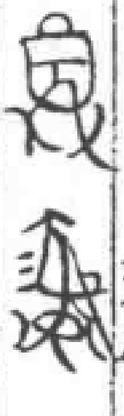
器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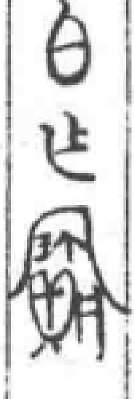


周伯寶卣三

蓋  伯作寶

 尊彝



器  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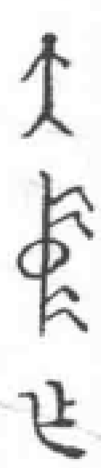
第一器通蓋高六寸八分深四寸五分口徑長四寸一分濶二寸二分腹徑長五寸六分濶四寸五分容一升九合共重三斤有半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一十字

第二器通蓋高八寸深四寸八寸口徑長三寸八分濶二寸六分腹徑長五寸三分圍四寸一分容二升四合共重四斤四兩有半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一十字

第三器通蓋高七寸二分深四寸四分口徑長二寸九分濶二寸二分腹徑長四寸五分濶三寸九分容一升七合共重三斤五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一十字

右前一器蓋與脰腹於雷紋地隱起夔狀蓋之帶復著一夔腹之兩面介其中為獸首足飾黄目提梁為絢紐耳作兩象首後二器腹背純素惟蓋器之純緣與足作夔狀間以雷紋提梁無文未而耳作獸首與前一器稍異然三器銘文皆曰伯作寶尊彝當是一時物且古之以官稱伯者有二焉曰侯伯此五等之爵也曰方伯連帥則在五等之外所以率諸侯者蓋其為伯則宜有以作彝器以告於前人如作寶彝之器是也或以伯仲稱者或以其字稱者必有一於是也然是器乃卣而識曰作寶彝今所藏古器有鼎一彝一尊一若作寶尊彝為銘蓋先王之於器用未有不以常法為貴者也（博古圖）

周大中卣



右高四寸五分深四寸口徑長三寸八分濶二寸八分腹徑長五寸濶四寸容二升重二斤一兩兩耳闕蓋有提梁銘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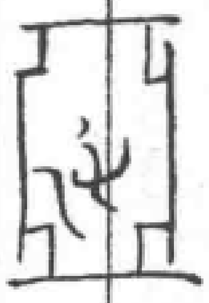
字曰大中作父丁尊大中當是父丁之子丁者十日之號自商之君以是為紀而周亦有之商之器有父戊爵父己舉父庚爵父辛爵父癸爵父乙觚是皆以日為號也至于父丁爵招父丁爵父丁盉則父與此言父丁者同耳於周則復有父乙鼎丁父鬲是亦父丁之義以類求之則於古庶不謬焉（博古）

圖

大中當是父丁之子言丁者商君之號配以十干恐周初接商末器耳（鍾鼎款識）

周父乙卣（鍾鼎款識作商器）

蓋



亞形中父乙　器銘同

右通蓋高一尺一寸深八寸六分口徑長三寸一分闊三寸腹徑長六寸闊五寸九分容四升七合共重七斤四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四字蓋與器足之上各為八蟠夔亦周以連珠以雷紋間之蓋上又飾以兩獸以夔首為提梁且有連鼻然而亞形中為父乙字蓋有上而下為之亞有左而右為之亞言乙則亞甲也析蓋古之姓氏如衛大夫析木鉏是也析氏子孫仲軺者用作父乙卣則其理明圖（博古）

周公卣

蓋與器銘共十四字古之彝器銘載不一或但紀其壽而不言氏族姓名者如周寶卣曰伯作寶尊彝此器曰公作寶尊彝是也觀其紋縟華縟爛然溢目非成周文備之時疇能臻此精妙耶（紹興古器評）

周史卣

史者言其官也有以史為氏族者因官而受氏也商卣亦有銘之曰史者其意殊類是耶是器通體作饕餮雷紋設飾甚華而色若蒼玉蓋晚周精工所製也銘一字（紹興古器評）

金器款識

瓶壺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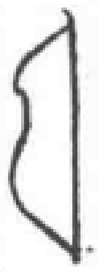
禮器之設壺居一焉在夏商之時總曰尊曰彝逮于周監二代則損益大備故燕嘗饋獻凡用兩壺次于尊彝用于門內然壺用雖一而方圓有異故燕礼與大夫射卿大夫則皆用圜壺以其大夫尊之所有事示為臣者有直方之義故用方以其士旅食卑之所有事示為士者以順命為宜故用圜壺之方圓蓋見於此至于聘礼梁在北而八壺南陳梁在西而六壺東陳蓋東奏以動出而有接南餃以大顯而文明乃動而

應物以相見之時也以壺為設豈不宜哉且詩言韓侯取妻亦曰清酒百壺壺非特宗廟之器凡燕射昏聘無適而不用焉故其制度銘刻不一盖自三代以來礼不相襲迄于秦漢去古既久而制作愈失故有刻木繪漆皆出諸儒一時之臆論夫尊以壺為下盖盛酒之器而瓶者亦用之以盛酒者也此周人有瓶之罄矣之詩然後知瓶亦古人之所用者然其字從瓦所以貴其質而此皆以銅復作蟠螭鸜鵒之飾盖古人大體至漢盖雕鎪矣然而至稱漢雜三代之政而通亦謂捨兩漢安之則制作有出於此者宜亦為可觀也已

（宣和博古圖）

商壺

商弓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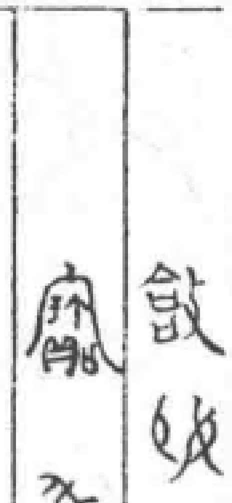


弓

右高一尺一寸八分深一尺五分口徑長三寸七分濶四寸五分腹徑長八寸九分濶七寸五分容一斗二升重十有二斤八兩兩耳此器以弓銘之壺酒之下尊也商之飲器如爵者類銘之弓盖射者未嘗不繼之飲以其礼難所以强世者也故寓於人情之所易此記礼者之於鄉飲以謂吾觀於鄉則知王道之易易者其在是歟觀其兩耳可以貫繩是必繫而絜之者製作簡樸比周器則質勝之（博古圖）

商貫耳弓壺銘一字作弓形按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則知古之射先行鄉飲酒之禮則知古之射也未嘗不飲而壺者酒之下尊也非特為宗廟之器凡燕射昏聘無適而不用焉銘之以弓意謂是欤觀其兩耳通貫可繫以絜制作渾厚而文飾精緻盖商盛時物耶（銘與古器評）

商欽姬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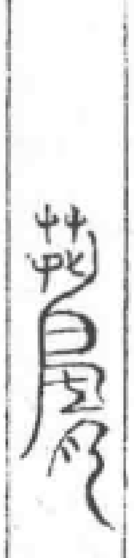
欽姬作

寶彝

右通盖高一尺四寸六分深一尺一寸五分口徑二寸八分腹徑四寸四分容五升四合其重五斤四兩兩耳銘五字曰欽姬作寶彝欽姬者盖其氏族也古之氏族或以王父字或以謚或以世系所封之地於是後世子孫以之女子皆得以通稱之若曰有娀氏之女者盖以娀國為言也若曰孟姜者盖以姜姓為言也若曰燕女者盖以燕公之謚為言也此言欽姬凡此類耳是器則奄　标典古略不加雕鏤之飾而曰作寶彝真

所謂法度之器也（博古圖）

商蛟篆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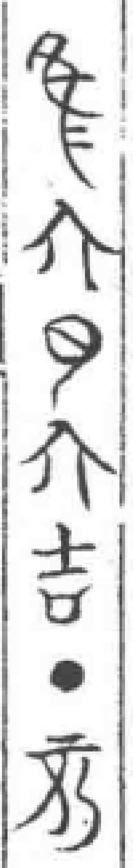
月

右壺銘一字鶡首蛟足全類夏琱戈銘中藏一字髣髴如月（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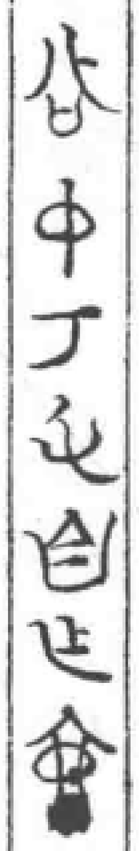
周壺

周仲丁壺（鍾鼎款識作名仲考父壺 攷古圖作召中丁父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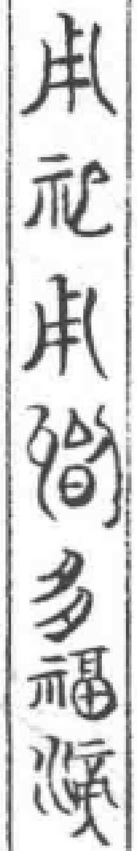
惟六月初吉丁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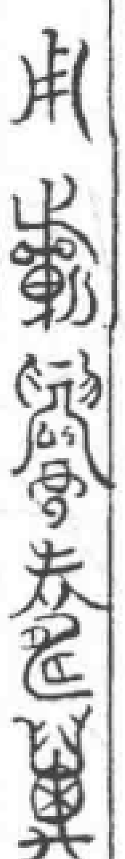
名仲考父自作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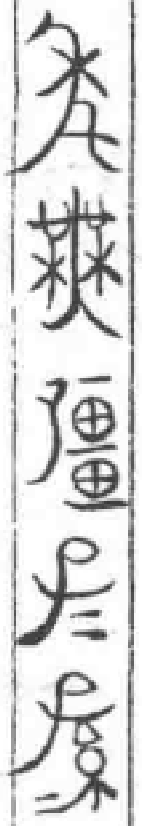
用祀用饗多福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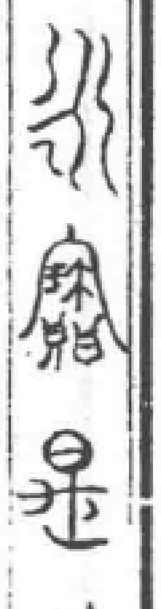
用蘄眉壽萬



年無疆子子孫孫



永寶是尚



右高一尺五寸二分深一尺三寸四分口徑七寸七分腹徑一尺一寸一分容二升有半重二十一斤十有二兩兩耳連環銘三十七字小篆壺字壺上為蓋中為耳下為足正皆象形而此壺字其者文更奇體類大篆年已加千周宣已後物也名仲丁雖無見於傳記然周有召伯召虎最為聞家令姓豈其功臣之世賢者之類耶而文曰用祀用享多福滂語極典古周禮朝踐用兩壺尊用祀之謂也左傳周景王燕晉文伯尊以魯壺用享之謂也許慎曰渥衍沛滂言多福于渥澤

也坊記曰恭則用祭器故知此壺之設祀饗兼用之也是器耳為饕餮紋結蟲獸此周器之重大完好者也（博古圖）

周仲丁壺二一器銘八字一器銘三十七字按周有召伯名虎最為著姓此曰名仲丁父豈其苗裔乎壺字小篆作壺上為蓋中為耳下為足皆象形也今此壺此字作亞體類大篆文者而意足尤為奇古二器雖形制圓匾或異銘識詳畧之不同然作器之人則一也（紹興古器評）

周饕餮立戈壺

銘二字上為立戈形下作鳥形上古彝器著以立兵者往往

有之其意固可以類推也烏性至孝有反哺之德豈用宗廟之器所以致孝享欤觀其文緣精緻遍體作雷紋饕餮實爲周物而規模制作頗類商彝壺殆有所祖述耳（紹興古器評）

漢壺

漢太官壺

大官銅鍾容一斛建

武二十年工伍輿造

考工令史丞丞或令

通主太僕監掾丞或令

大官銅鍾容一斛建

武二十年工伍輿造

考工令史丞丞或令

通主太僕監掾丞或令

右高一尺五寸深一尺三寸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一尺一寸容二斗九升五合重二十一斤二兩兩耳連環銘三十二字

按建武者漢之年號也東漢之盛惟建武永平號爲極治而光武之初歲稱建武歷三十一年復稱建武中元而此曰建武者蓋即位之年號非建武中元之年也二十年歲在甲辰乃東夷率衆內附正極治之時自伍輿至蒼者蓋其作工造輿大監掾之姓名耳此（器）體制類壺而銘曰鍾者至安石以鍾字從金從重以止爲體蓋飲無以節之則流而生禍所以銘鍾者欲其止而不流也蓋壺以取形鍾以示戒故說文以鍾爲酒器其義如之（博古圖）

漢綏和壺

綏和元年供工昌爲

湯官造世錬銅黃塗

壺容二斗重十二斤

八兩塗工乳護級掾

臨主守右丞同守令

寶省

綏和元年供工昌爲

湯官造世錬銅黃塗

壺容三斗重十二斤

八兩塗工乳護級掾

臨主守右丞同守令

寶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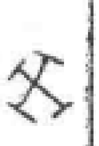
按漢成帝即位二十有六年始改元綏和而此壺作於是歲

也（鍾鼎款識）

銘四十三字全用漢篆體兼有八分之致（墨林快事）

商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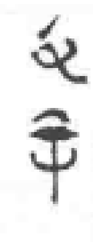
商癸舉



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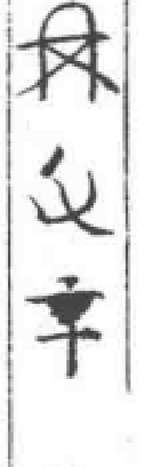
銘一字曰癸小篆癸爲四草癸鼎癸則一草三包此則皆無草意耳（鍾鼎款識）

商父辛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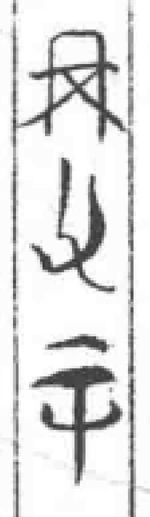


父辛

商父辛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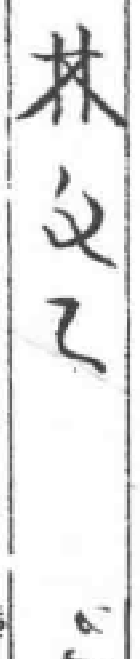


商父辛三



右三器政和丙申歲北海縣民道經臨朐見岈圮得之銘曰父辛後二器又曰舉父辛殆一時所作（鍾鼎款識）

商父巳舉



舉字按集韻云嬰音舉父爲也（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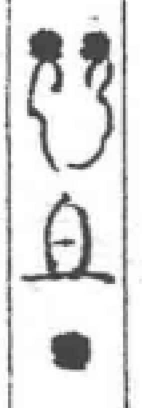
觚斝斗巵觶角總說

夫告戒不生於理之有餘而起於言之不足大道之世天下爲公何嘗切切于是迨夫礼義修于後世之偽法度立于至情之衰故創一器則必有名指一名則必有戒周異代因襲不一而足自三王以來各名其一代之器至周則又復推廣然皆所以示丁寧告戒之意曰斝曰觴曰斗曰巵曰觶曰角之類是也嘗讀詩至賓之初筵有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其終也至于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然後知酒之敗常有如此者敗常若是安得而不喧哉先王制斝所以戒其喧也又曰側弁之俄屢舞傞傞而繼之以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然後知酒之敗德有如此者敗德若是安得而不孤哉先王制觚所以戒其孤也至於斗亦法度之所在昔人固有酌以大斗者若成王養老乞言而載於行葦之詩者也惟巵不見於礼經而莊周謂巵言出日者以其言有巵之用有反復而無窮焉且玉巵上壽見於漢祖而樊將軍亦有巵酒之賜則知巵之爲器其來尚矣若夫觶與角則以類相從故昔之禮學者謂諸觴其形惟一特於所實之數多少則名自是而判焉故三升則爲觶四升則爲角及其飲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如是而

已耳然礼失於古遠之後而尊爵飲器之類往往變而用木形製既陋而復加以髹漆內赤外黑彩繪華絢悉乖所傳是非莫得而考正殊不知三代範金以寓典法夐然不同及觀此器一出非徒足以取證其謬而亦悟先儒之可取笑矣

商觚

商合孫祖丁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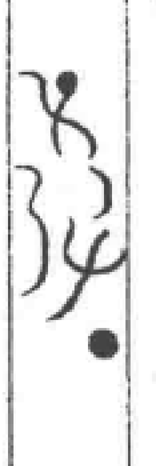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五分深五寸六分口徑四寸八分容八合重一斤二兩銘三字茲器著形爲兩孫而又曰祖丁者自名也子子

孫孫詩人必取象於物所傳有無窮之意觚名合孫猶是義皆存乎戒此器於當中屹起四稜以考其世書人飲惟祀德將無醉飾以夔又加以饕餮無貪濁之患而知所慾矣（博古圖）

銘作兩孫相向故曰合孫亦子子孫孫之義也（鍾鼎款識）

商子乙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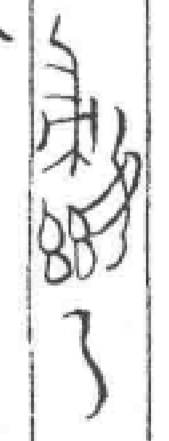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八分深四寸八分口徑四寸二分容七合重一斤

銘四字曰父丁子乙按商之君其號丁則有曰沃丁仲丁祖丁武丁庚丁太丁者其號乙則有曰祖乙小乙武乙獨曰乙

者然而太丁之子曰乙則知父丁子乙者正謂此耳在昔彝器之銘有止言其父以明其子有止銘其子以昭其皇考者惟此器既言其父又言其子其銘特與它器不類蓋昔人不相沿襲自為一家之語然於義則未始不同焉其所以不同者特其或詳或畧耳（博古圖）

太丁之子獨曰乙則知父丁子乙者正太丁之子耳（鍾鼎款識）

商女乙觚一



商女乙觚二

前一器高八寸九分深六寸一分口徑四寸九分容六合重一斤六兩銘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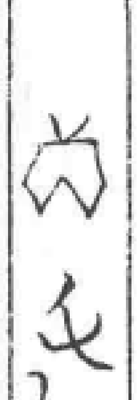
後一器高九寸深六寸口徑四寸九分容六合重一斤八兩銘四字

右二器製作相類乙者商之君號女者蓋女作（之）作是器以享於考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蓋女亦預祀事也帚者許慎曰箕帚掃昔呂公息女願為高祖箕帚之妾曲礼有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于大夫曰備灑掃鄭

康成以為酒漿掃灑婦女之職也古人之親固當報本反始以致孝享而於器用之間必著所職者蓋亦不忘父享之歡而謹其所有事故也是器脰刻四山腹足間作散雲布為饕餮面目雲稍蟠細縟宛轉相間蓋從雲雷生氣所謂刻畫雲氣也與已舉爵文正同所以皆為飲器而足間細工可握可拱者是臣拜君酢朝服而跪受之端身而飲仰而盡奠於地而復拜與圭笏相為用而禮容便其則一器之所該使聖人制作之意可思過半故曰觚者法度之器也庸可忽哉韓非子曰禹作祭器而觴酌有緣其腰間有可綰繫處上為四觚

所謂小蟲為雕瑑也（博古圖）

商父乙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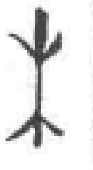

亞父乙

右高八寸九分深五寸七分口徑五寸一分容八合重一斤六兩銘三字按商紀言乙者有五而此曰父乙莫知其何乙也亞乃藏主廟室之形此器腹間純素不作四稜腹足飾以雲雷取象澤物製作之妙曷以加此（博古圖）

亞之為義或主於獻或主於器又曰凡亞之有亞形者皆為廟器蓋亞形所以象廟室耳父乙則商君之號商人以此銘器者多矣固可以類推也（紹興古器評）

亞次也又亞乃藏主石室是宗廟之器耳（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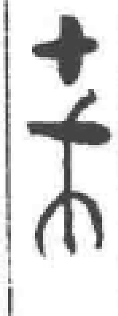
商木觚


木

右高一尺一寸深七寸六分口徑五寸二分容八合重一斤九兩銘一字曰木昔之作詩者嘗借仁於樛木而王安石以木為仁類則木者仁也觚爵飲器而取象於此蓋嘗禘鄉射與夫燕享之間未嘗不以仁為主耳（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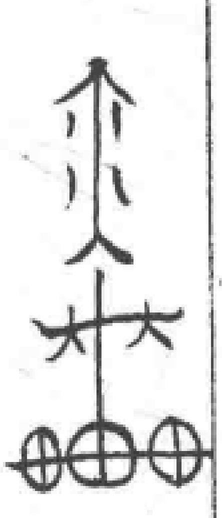
商立戈觚（鍾鼎款識作甲子觚）

蓋子為父甲作此觚而子之字正作立戈之形所以銘武功也（鍾鼎款識）


甲子

右高九寸深五寸八分口徑五寸二分容七合重一斤三兩銘二字曰甲者商君也蓋商有小甲河亶甲沃甲陽甲祖甲之五君耳又商人制器多為物象故着立戈以寓其戒觚之為器既以觚為識矣又復作戈以示焉信乎所謂無彝酒者也豈特此哉鼎也甗也皆以是為飾則知古人所欲作者不獨飲而已是觚也腹無四稜而款識高古非商初之制無以及此（博古圖）

商奭車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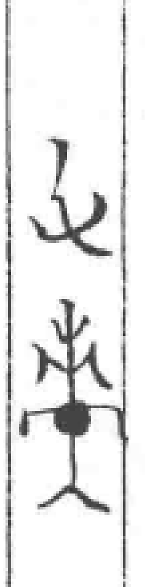

奭車

銘上一字曰奭古無以奭受奭氏者殆作器者之名耳下一字作挽車之形（鍾鼎款識）

右高九寸九分深六寸六分口徑五寸六分容八合重一斤一十兩銘二字按此器觚也視其隱起雷紋與夫饕餮之飾實符商制其銘文為奭古無以奭受氏者殆作器者多著名

於此其一則爲輓車之形蓋車軼則致敗而酒之流足以敗德疑是爲卒飲之戒（博古圖）

商父庚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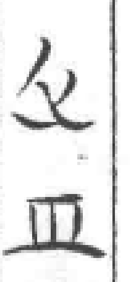
父庚

右高八寸四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五寸一分容七合重一斤七兩銘二字按商紀有太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曰父庚者宜出於是商父庚爵款識頗與此同意皆商一時之制也許愼以爲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今此㦸字彷彿垂實之形故知先王取象命意各有攸當又商器銘文特簡略

淳古文一二言而足如此器是也（博古圖）

按商有太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必出於是說文云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今此㦸字與商庚鼎㦸字筆法小異然皆彷彿有垂實之形古篆命（取）象命意之妙如此（紹興古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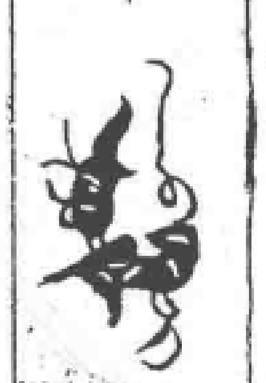
商父舟觚



父舟

右高一尺深六寸八分口徑五寸四分容八合重一斤十有二兩銘二字曰父舟此觚也而謂之舟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觚飲器也酒能成禮亦能敗德蓋有舟之義焉是器足腹爲饕餮蔓蔓之狀皆取鑄鼎象物之飾凡所以爲飲者之規焉（博古圖）

商龍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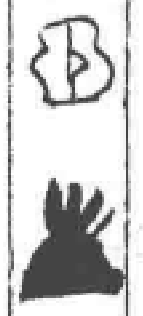


龍

右高九寸深六寸四分口徑五寸容八升重一斤兩（五）兩銘一字作龍形龍善養人者也所養在下而能蟠蟄則能弱變化不測不可制畜則能强然一至於亢則蹈于有悔之地觚飲

器也飲所以養陽過則有亢之悔是器腹足兩面作饕餮狀間以雲雷皆所以著戒者也

商亞形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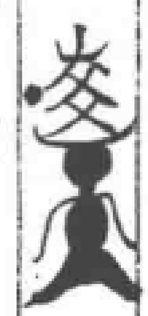
亞形中節

右高一尺五分深七寸一分口徑五寸九分容八合重二斤五兩其銘作亞形而亞形內外僅如畫象不可辨昔年雀阜獲一商卣亦作此而中有足迹是觚之銘蓋此類也或以謂作圖若亞形者皆廟器也蓋亞形所以象廟室耳（博古圖）

亞形內一字曰節以示節飲之戒下一字近如畫像不可辨

銘文作亞形者皆廟器也（鐘鼎款識）

商孫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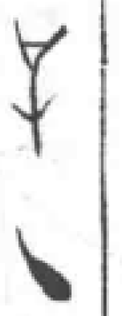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三分深七寸一分口徑五寸九分容八合重二斤銘一字曰孫而字形小異蓋商晝類取形似而偏旁不拘於上下左右而此銘孫者謂其為王父尸者也故有象於尸是腹兩面作重饕餮狀鼻尾之間為四稜腹之上作虺腹之下作夔其上作山皆周以雷紋而蟲鋒頗與所得商饕餮觚窃相似蓋一時物也（博古圖）

商旗孫觚

是器銘三字為二孫聯比之狀前一孫則執旗焉夫銘之以二孫者蓋與所謂子子孫孫同意示所傳無窮也周礼司勲凡有功則書於王之太常此作旗者豈亦取太常之義以昭其功耶（古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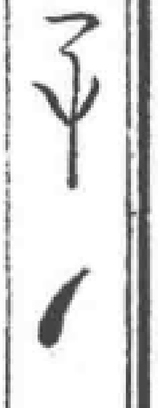
周斝

周乙子斝一



子乙

周子乙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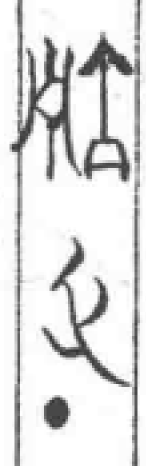
子乙

前一器高一尺三寸九分深六寸二分口徑六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六斤四兩兩柱三足有鋬銘二字

後一器高一尺三寸九分深六寸二分口徑六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六斤四兩兩柱三足有鋬銘二字

右二器形制悉同惟子乙字稍異前器乙向右（左）後器乙向右當是同用之器若旅簋列鼎之類也三面皆作饕餮間以雷紋足間復狀以夔純緣之外作山形十有一真周物也子五等之爵乙蓋其氏在周有乙公德者則乙恐其後裔耳（博古圖）

周父丁斝



矢宁 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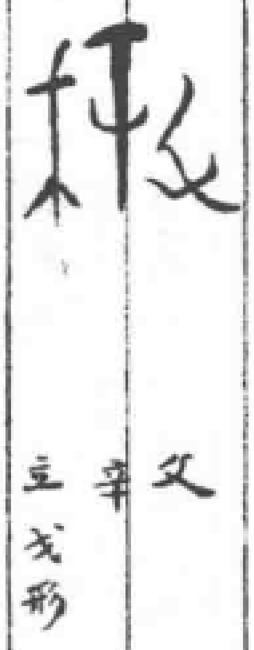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九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五寸七分容四升八合重七斤兩柱三足有鋬銘四字一字未詳餘三字曰宁父丁曰宁者宁其作器者之名也周封丁公伋于齐豈伋之子若孫有以宁為名者歟是器以鋬為牛首之形三足純素雖近於質然觀其制作實周物也（博古圖）

周束斝

銘二字亞形內作束字大亞者乃藏主石室之形束則有所

未喻然商婦庚卣曰末子孫婦甲庚丁冏乙酉方彝亦有末字見于銘識之末豈皆其氏耶是器純素與古綠花可愛雖曰周物而有商之遺風焉（紹興古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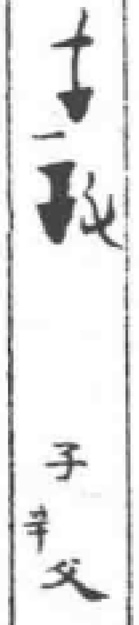
商立戈父辛觶（鍾鼎款識作子父辛觶一）



右高三寸九分深二寸四分口徑長三寸濶二寸六分容六合重十二兩有半銘三字曰戈父辛蓋父辛者稱其號立戈者表其功也是器純素無紋形制比他觶而稍以商言之爵也觚也甗也皆有立戈之形類銘之父辛此爲商器斷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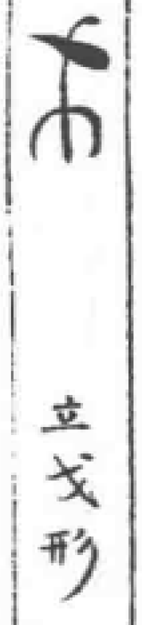
（宋博古圖）

子父辛觶二



二器銘各三字曰子父辛而子字皆作立戈之狀父辛者稱其號也（鍾鼎款識）

商立戈觶



右高四寸六分深四寸口徑二寸七分容四升重八兩銘作立戈形其制比它觶爲特圓且無文飾眞商器也夫戈觶者刺而傷物銘以著之益將以貽酒戒而觶之爲義取夫其窮爲單亦曰歙以礼而不可過也古人寓諸形器豈苟然哉（博古）

商亞父癸觶

銘四字癸則商之主癸也主癸子天乙是爲成湯亞乃藏主廟室之形以是推之此觶爲湯宗廟孝享之器明矣夫觶在飲器中雖所取最寡而昔人於此防其沉湎猶以饕餮示其訓則知列鼎盛饌未嘗不有戒心此亦防微之意焉（紹興古器評）

商父己觶

父己者商之雍己者也在昔彝器之銘有止言父以明其子者有止言子以昭其皇考者唯此器既言其父又言其子又言其孫特與他器不類何哉古人不相沿襲自爲一家之器雖詳畧不同然究其義則一耳（紹興古器評）

商父己觶

銘六字父己則商之雍己也凡人君錫有功必爲冊書以命之此銘作兩冊者蓋所以紀君命耳商之彝器類多作此（紹興古器評）

商執戈父癸觶

銘四字上作孫形手執戈商人作器多著戈象或立之或橫之至此乃執焉蓋戈者所以刺而傷物銘之於器既以戒其過而執之于手則又有持久不忘之意焉古人垂訓茲亦至矣父癸則商號也（紹興古器銘）

周觶

周父貝觶

右高四寸七分深四寸口徑長二寸五分濶二寸二分容五合

重九兩三錢銘十一字曰何作父貝丁辛尊彝又寓之以象其制圜而楕旁作饕餮之紋足有四目以取尊寓黃目之意其腹則雷紋饕餮互為盤結楕之爵卣或以父舉或以父庚為號此云父貝者書其名也而是觶則設之祭祀宴享之間所不可廢者此書名所以示其謹耳（博古圖）

右銘曰作子父貝丁辛尊彝而子作執木形楕之爵卣或以父舉或以父庚為號此云父貝書其名也（鍾鼎款識）

周父己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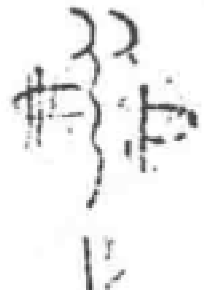
銘四字已則獨見於商之帝號蓋商以十干為名故承至周

則有丁公伯乙公得癸公慈母於己則未之見焉是器素質純古雖曰周物而商之遺風猶未殄也（紹興古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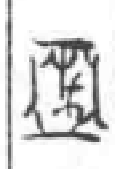
周角

周雙弓角

蓋



鋬



亞中子（立戈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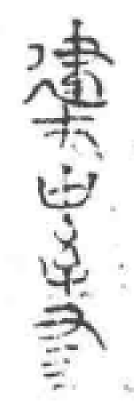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三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五寸五分濶三寸一分容七合重二斤二兩有蓋器與鋬銘共八字曰作祖乙為雙

弓之形旁作兩冊又為亞形中有倒戈是器畧類父己角而特小兩面為雷紋饕餮鋬飾以牛首然兩弓狀皆弛而不張蓋示其耀德不觀兵之義亦若倒戈示其不用耳古者有文事必飾之以文有武備必飾之以武於其大享之禮猶有白黑形鹽以昭其武而况於飲器間哉勝者飲不勝於習射固存此義則夫象諸形器者可後世哉（博古圖）

銘中作雙弓者弜字也全蓋音渠良切彊也作器者之名也蓋弜為祖乙作此器耳旁有兩冊亦著人君冊命之意亞者如商器所謂廟室也亞形中作立戈之象者手執中也亦宗

廟祭享之器耳銘識與文全類商器（鐘鼎款識）

漢建光巵



建光中室有四

右高四寸口徑長七寸一分濶四寸三分重十有二兩兩耳銘六字曰建光中室有四按東漢孝安帝即位之十六年名其年紀曰建光是器蓋與建光中造也中室之稱者宜其有五室而此特中室之器耳蓋漢武立帳則有甲乙言中室有四則其他亦或有數也是巵器之形若桮圈而復有兩耳以金塗之兩耳回旋不齊蓋于製作有取焉（博古圖）

六藝之一錄卷第八

金器款識

爵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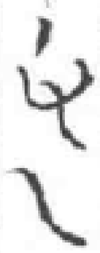
錢塘倪濤撰

凡彝器有取於物者小而在禮實大其為器也至微而其所以設施也至廣若爵之為器是也蓋爵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礼實大爵於彝器是為至微然而礼天地交鬼神和賓客以至冠昏喪祭朝聘鄉射無所不用則其為設施也至廣矣攷之前世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則爵之所取者小又其為器至微也信然然周監前古礼文大成而特以爵名其一代之器則豈不有謂蓋以在夏曰琖在商曰斝在周曰爵名雖殊而用則一則其取象各具一妙理耳故其形制大抵皆近似之琖從戔故三足象戈斝戒喧故二口作喧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雀小者之道下順而上逆也俛而啄仰而四顧其慮患也深今攷諸爵前若噣後若尾足脩而銳形若戈然兩柱為耳及求之礼圖則刻木作雀形背負琖無復古制是皆漢儒臆說之學也使夫觀此三代之器則豈復有是

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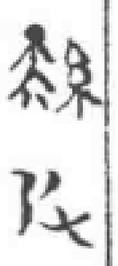
商爵

商父乙爵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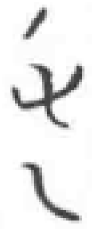
父乙

商父乙爵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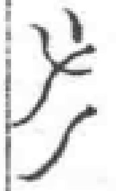
孫父乙

商父乙爵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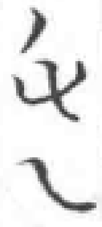
父乙

商父乙爵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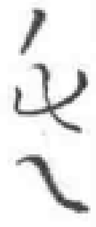
父乙

商父乙爵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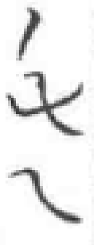
父乙

商父乙爵六



父乙

商父乙爵七



父乙

第一器高七寸五分深一寸八分口徑長五寸六分闊二寸四分容五合重一斤有半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第二器高六寸八分深一寸八分口徑長五寸六分闊二寸五分容五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

第三器高六寸六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六寸闊三寸六分容五合重一斤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第四器高六寸一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二寸五分容四合重一斤三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第五器高六寸七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二寸六分容四合半重一斤三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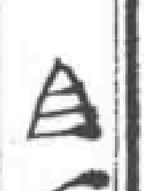
第六器高六寸六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五寸四分闊二寸

六分容四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第七器高六寸八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二寸六分容五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右商之君稱乙者六曰報乙者成湯四世祖也曰天乙者成湯也然後則又有祖乙小乙武乙太乙是諸器皆曰父乙蓋出乎此而未知其決為何乙耳然諸器所同者咸以牛首為鋬以雲紋為柱其小異者或有雷紋雲氣饕餮蟠夔之飾視其古簡不煩真商物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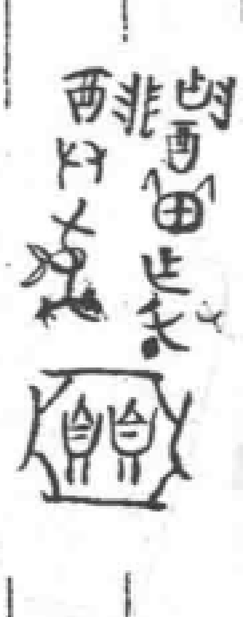
商祖乙爵



祖乙

右高七寸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五寸濶二寸七分容三合重一斤一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且商之君以乙名者不一而祖乙與一焉然諸爵之銘有曰父乙蓋謂報乙天乙小乙武乙之君也其子銘之故云父乙此獨曰祖乙則謂成湯以來十四世之君曰祖乙者是也按士虞礼主婦洗足爵釋者無有足無文而是器純古略不加飾茲所謂足爵者歟（博古圖）

商招父丁爵



招作父丁

貝

亞形中貝

尊彝

右高六寸五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六寸三分濶二寸九分容五合重一斤七兩三足有流有鋬銘九字其文曰父丁尊彝蓋商人作礼器多銘之彝義取有常而無變也是爵曰招者名載其人爲父丁而作也形制特無二柱蓋反坫之用此諸爵爲小異未知古人所以立意何如耳（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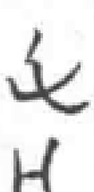
商祖丙爵

矢祖

孫丙

右高六寸五分深三寸二分口徑長五寸五分濶二寸六分容五合重一斤合五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上作矢形旁爲一孫字其下著祖丙焉商世之君類以十日銘其器而配以乃祖乃父則此爵亦其一耳古之訟者入束矢以自明其直則矢有直之義況於爲之孫者固當直己以從祀事於乃祖茲取以寓其意也（博古圖）

商父戊丁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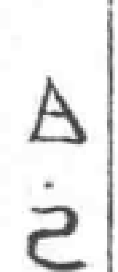


父戊丁

右高六寸四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六分濶一寸六分容三

合有半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曰父戊丁夫戊者謂太戊也丁則紀其日耳先王之時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所謂剛日則甲丙戊庚壬是也所謂柔日則乙丁巳辛癸是也宗廟之事內事也此所以用丁日歟是器純麗之質撲而不彫蓋原其時則商物也故其製作近似之（博古圖）

商祖巳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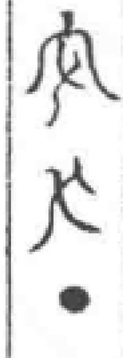
祖己

右高七寸三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六寸四分濶二寸九分容四合重一斤七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曰祖巳按

商有雍已而無祖已此曰祖已以見其孫之所作也且三代之器銘載不一然愈簡而愈古愈詳而愈近此夏商周之辨也道降而下辭費而已故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蓋舍出於不信矣若夫大信不約故不言可也此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欽而民欽者是所謂愈簡而愈古者也質是器豈苟云乎哉（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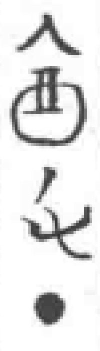
按商之君有所謂雍已者故凡曰父已祖已者皆商器也是器文鏤制作皆出於周而名曰祖已何邪既不載於經傳殆有不可得而考者（古器評）

商守父丁爵



守父丁

商飲父丁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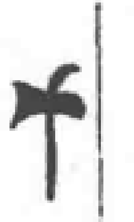
飲父丁

第一器高七寸五分深三寸口徑長三寸九分闊二寸八分容三合有半重一斤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

第二器高六寸九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六寸一分闊二寸寸七分容四合重一斤二兩有半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右二器一曰守父丁言子之爲父丁作也曰守者又示其持盈守成善繼志述事之義易所謂守器者莫若長子是也一曰飲父丁若所謂以飲平公者是欲器以載銘銘以立義視其義而求其器則知古人所以制作豈徒然哉（博古圖）

商斧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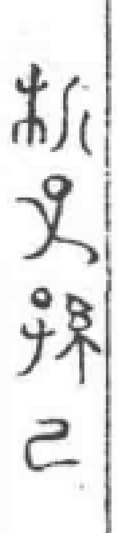


象形斧字

右高六寸六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七分闊二寸七分容三合有半重一斤三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一字作斧形按天子之服十二章而黼作斧形蓋斧之爲形取其有斷唯有斷則剛足以立義而不流于沉湎亦飲者之戒也且禮始於

飲食之初故汙尊杯飲而禮已在焉今畫作斧形書體未易蓋禮之所藏器已備矣豈在夫曲禮三千而後見鋪筵設几之虛文哉（博古圖）

商子孫已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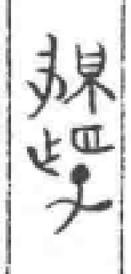


析子孫已

右高六寸五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二寸六分容四合重一斤二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四字曰析子孫已爵以飲福胙之子孫者故曰析子孫析之義蓋取夫徹之則在我析之則在下曰已者商之君號有曰雍已也夫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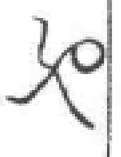
後之道能享其祖考則是乃所以來其福報耳銘之於宗廟之器宜哉（博古圖）

商子爵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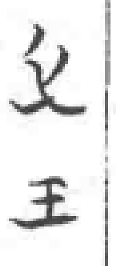


○爵○子○作

商子爵二



子



父王

前一器高六寸七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一分濶二寸四分容三合重一斤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五字

後二器高六寸五分深二寸九分口徑長五寸濶二寸四分容四合重十有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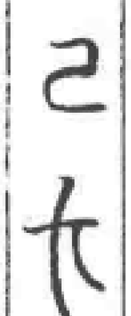
右前一器銘五字所可辨者子與作二字而已後一器三字曰子父壬嘗攷諸姓夏后氏曰姒商曰子周曰姬皆以其祖賜姓於君故子孫得而承之然而論三代之祖則一出於黃帝夏之祖昌意商之祖契周之祖稷皆黃帝之子孫也黃帝四世而禹始有夏又十七世而湯始有商又十九世而武王始有周其三代未有天下之初則皆始封爲諸侯於是賜姓此所以有姒子姬之異姓也商之器大抵多銘一子字著國姓也曰壬則商之君有仲壬外壬此銘父壬故知爲商爵無疑（博古圖）

商之彝器以子銘之者爲多然其說不過有二一則傳子孫之義一則著國姓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紹興古器評）

商巳舉爵一

巳舉

商巳舉爵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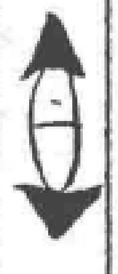
巳舉

右高七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濶六寸~~分~~六分容四合重一斤十兩兩~~足~~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後一器高七寸深三寸口徑長五寸九分濶二寸六分容三合重一斤六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

右二器皆曰巳舉巳者商之雍巳也舉者因獻酬而舉之故名其器曰舉至如尊罍鼎彝其銘通謂之彝者盖此類耳（博古圖）

商車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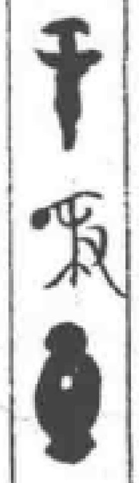


車

右高五寸五分深二寸七分口徑長四寸八分濶二寸四分容三合重十有五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一字曰車以斗

首爲鋬柱上加雲紋流尾與足並皆純素兩面作饕餮雷紋問之先王之時凡誥戒於酒無所不致其嚴若銘之以車則豈無其義盖車有量酒亦有量也車載禮酒亦載禮也然則一醉日富鮮克有禮多見其不知量者豈不知覆車之有戒耶盖以車銘之不徒設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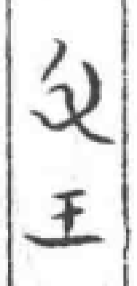
商東仲爵



辛東仲

右高六寸二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二分闊二寸六分容五合重一斤二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曰辛東仲是器流尾與足純素無紋兩邊作饕餮狀間以雷雲夫辛者紀其日也東仲無所經見而東者疑其爲名仲則伯仲之稱也前有東仲鼎而此亦曰東仲正一類物耳（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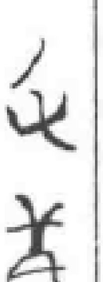
商父壬爵



父壬

右高七寸三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二寸七分容五合重一斤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曰父壬按商之君有曰仲壬其子曰太甲有曰外壬其子曰祖乙是器必太甲祖乙爲其父而銘之然二君未知其孰是也（博古圖）

商父庚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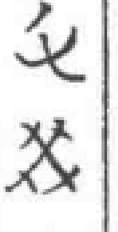
父庚

右高八寸深三寸三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二寸七分容四合有半重一斤七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按商紀有太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者必出於是然言庚者自銘也且商庚鼎庚之字作[illegible]而取形於垂實、盖庚爲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字適相同此比庚鼎字形爲已變矣盖世之相去有先後故字畫亦因世爲損益也（博古圖）

祖庚商號也博古圖載庚鼎之字從尚又有庚爵作[illegible]與此庚字形不同盖世之相去先後故字畫亦因時而爲損益耳（紹興古器評）

商紀有太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者必出於此又曰父者以明子爲父作於祭祀燕享之間著庚以正其名耳（仝上）

商父癸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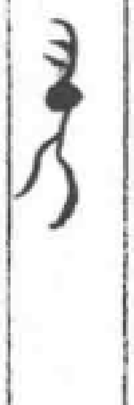


父癸

右高五寸五分深二寸九分口徑長五寸一分闊二寸五分容五合重一斤一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曰父癸者即商成湯之父盖子爲父作於祭享燕饗之間著癸以正名

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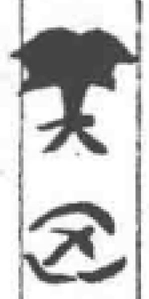
商中爵



中

右高六寸深二寸九分口徑長五寸闊五寸二分容四合重十有二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商人作器尚質而字畫亦書（簡）古非若周之彝器粲然成文故是器特銘一字曰中而已中之爲義王安石釋中字云上以交乎下下以交乎上左以交乎右右以交乎左則以禮爲飲者其上下左右中於勸酬交舉無過不及之咎也蓋其語簡則義微故耳（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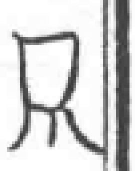
商尊癸爵



尊癸

右高六寸五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闊二寸六分容四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曰尊癸（按癸）者成湯之父此商器宜以是識之然又以尊銘之者則王安石解六尊所謂尊居其所而爵從之也蓋舉彼則知此焉是器兩面作饕餮而間以雲雷上爲山形以牛首爲鋬三足純素柱上復作雲紋銘識簡古真周以前物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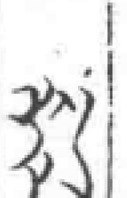
商雷篆爵



象形爵

右高六寸七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六寸二分闊二寸七分容四合重一斤五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象爵之形而文鏤回轉若古文雷字昔人於飲食之末尤謹於禮故飲器多取雷象蓋雷也者養神於冬而起用於震其動也時故易有山下雷頤之象頤者養也酒以養陽食以養陰過則失所養矣此著雷以爲之戒者凡以示其動惟以時而已（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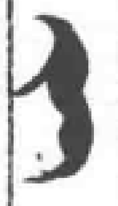
商龍爵



龍

銘一字象龍形即龍字也政和丙申北海縣民適紆臨朐其岸圮出數器此其一焉以龍銘爵蓋取夫亢而有悔以示其飲不可過過則有悔之義（鍾鼎款識）

商素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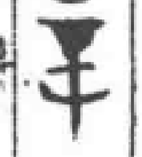


象人拱物形

右高六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五寸六分闊二寸四分容四合有半重一斤二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一字象人拱物形近類子字蓋商子姓而凡見於器之銘者類多如此且王安石云酒尊居其所而爵者從之蓋制字之義酋者在

上拱者從之爵之所從亦以下而拱上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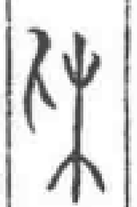
商辛爵



辛

銘一字曰辛字畫奇古器藏盧公家今不在矣銘止一字如李氏所藏庚鼎癸鼎銘亦一字（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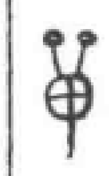
商休爵



休

銘一字曰休字畫極古得於向巨源傳本爵名曰休未詳何義（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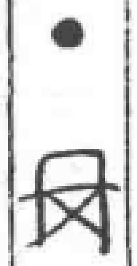
商單爵



單

銘一字曰單攷古云單姓也王楚云是觶耳（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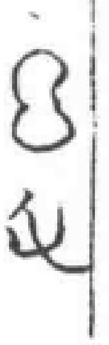
丁舉爵



丁舉

博古録云王玠得古爵於洛而名之曰丁舉字畫古卓丁亦商君之號其為商器無疑也（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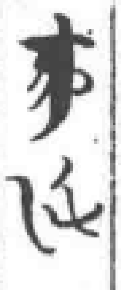
商言父爵



言父

銘二字曰言父如瞿父招父信父之類攷古録云此爵有足無文蓋足爵也（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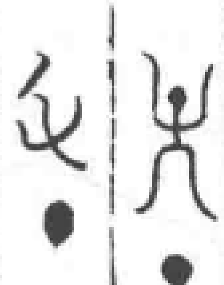
商象形父乙爵



爵父乙

上一字作象形爵字有象形鼎象形鬲前亦有象形爵蓋商器之制多如此（鍾鼎款識）

商子父丁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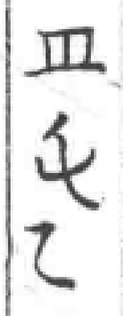


子

父丁

銘一字在左柱曰子二字在腹當耳曰父丁蓋子為父丁作此爵耳（鍾鼎款識）

商舟父己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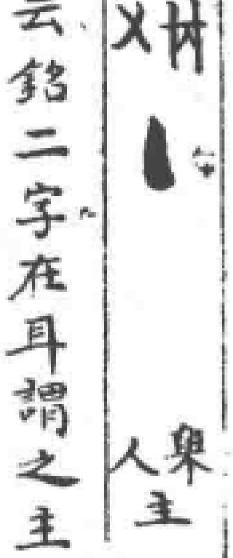


舟父己

銘上一字作橫舟蓋示沈湎之戒也（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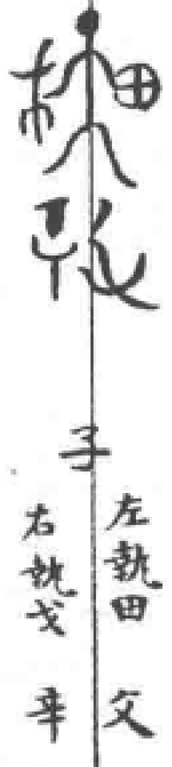
商父舟爵銘二字爵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禮實大先王之時凡誥戒於酒者無所不致其嚴銘之以舟豈無其義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譬之酒能成禮亦能敗德取象盡訓顧不美哉（紹興古器評）

商主人舉爵



攷古錄云銘二字在耳謂之主者舉亦爵觶之名因獻酬而舉之也（鍾鼎款識）

商父辛爵



上一字當作子左執田而右執戈者有且耕且戰之意立戈者子或孫也大者為子小者為孫（鍾鼎款識）

商父己爵

銘五字舉父己其下象二矢之形而以一格立之父己者雍己也凡鼎彝用享其父則必識以其子經雍己者弟大戊也而謂之子者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邪夫男子之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今著以矢意其在兹乎（紹興古器評）

商伯爵

銘三字夫所謂伯者其類不一分等之爵則有侯伯之伯建諸侯之國則有方伯連率之國而又於謚于名于字于序皆可稱之古之彝器多名以伯者必有一於此也（紹興古器評）

商孫爵

銘一字曰孫夫言者自名以稱揚其祖考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此特言孫以見意者蓋孫可以為王父尸則必知其為祭祀之用耳是器通體純素不加文飾與商子孫己爵商己舉爵大畧相似以類考之必商物也（紹興古器評）

周爵

周冊爵

銘一字曰冊說文謂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諸侯進受於王者也古之器多著此象豈皆當時受賜於君以昭其功者耶（紹興古器評）

周立戈爵

銘一字作戈立形戈為兵器戡戮戰伐皆從之蓋有傷物之意爵雖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古爵患為此狀者示酒戒也今又銘以者之則昔人謹微防患之意可謂切至矣（紹興古器評）

簠簋豆鋪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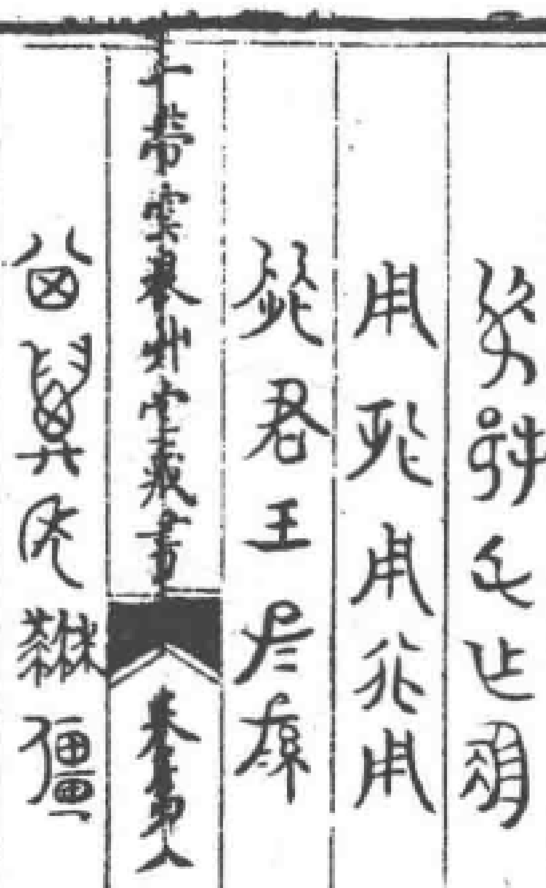
禮始於因人情而為之蓋以義起而制之使歸於中而已明以交人幽以交神無所不用必寓諸器而後行則簠簋之屬

由是而陳馬然去古既遠禮文寖失況遭秦滅學之後其書焚矣疑以傳疑而無所考證則諸儒臨時泛起臆說無足觀者故見於禮圖則以簠為外方而內圓以簋為外圓而內方穴其中以實稻粱黍稷又皆刻木為之上作龜蓋以體蓋鑄之飾而去古益遠矣曾不知簠盛加膳簋盛常饍皆熟食用匕之器若如禮圖則略無食器之用今三代之器方圓異制且可以用匕而食復出於冶鑄之妙而銘識粲然則先王制作尚及論也豈刻木鑄形者所能彷彿哉至於豆則乃其實水土之品亦所以養其陰者夏以楬豆商以玉豆周以獻豆

制作雖殊所以為實濡物之器則一也昔醢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供薦羞則豆之用於祭祀者如此士昏禮設六豆於房中則豆之陳於昏禮者如此以之示慈惠之意訓恭儉之饗亦特此以有行者也是以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凡以尚德也鄉老六十者三七十者四八十者五九十者六凡以尚齒也然則用豆之義其可忽諸嘗考制作之法禮必從豆以禮之不可廢也豈必從豆以時之不可緩也蓋必從豆以交際之不可總也故孔子於造次之間與夫答問之際嘗眷眷於此者蓋為是

爾若夫劉公鋪與夫君養鋪之二器舊以其鋪之聲與簠相近因以附諸簠今考簠之器方而鋪之器圓又自與豆登略無少異故其銘前曰君作養鋪而疑生之豆亦曰養豆則是其銘亦近之疑銘之以鋪者有鋪陳薦獻之義而其器則豆故以附諸豆之末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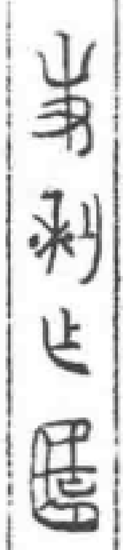
周叔邦父簠



叔邦父作簠
用征用行用
從君王子孫孫
其萬年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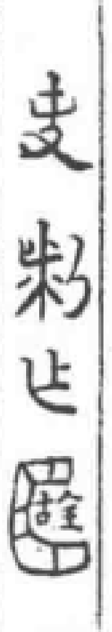
右高三寸四分深二寸一分口徑長一尺濶八寸一分容四升一合重四斤八兩兩耳銘二十二字曰叔邦父莫知其誰特春秋隸氏名邦蓋季哲之子也今所藏簠銘曰叔邦父豈非一種器耶曰用征用行則叔夜鼎亦銘以征以行捨王安石字說征正行也凡言征者皆以正行銘之臣有從君之義故又繼之曰用從君王是器飾以蟠螭間以重雷耳作螭首寶周器也（博古圖）

周史黎簠一（考古圖作史陸音征）



史棃作簠

周史棃簠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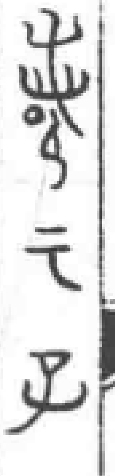


右二器一出古器物銘一藏伏風乞伏氏銘文同而字畫小異史棃二字皆籀文（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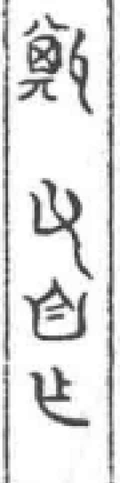
周鄀子斯簠一

鄀于子斯自作旅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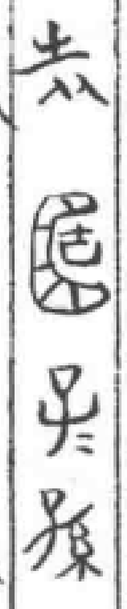
周鄀子斯簠二



鄀于子



斯父自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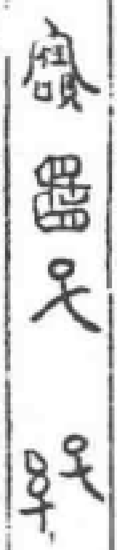
旅簠子孫

永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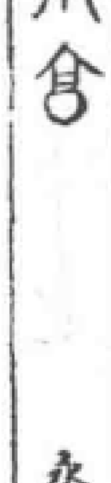
右二器一出向瀚本一出古器物銘云藏宗室仲爰家銘文詳略不同（鐘鼎款識）

周太公簠（考古圖作太公缶）

太公作彝



寶簠子孫



永寶用享

按舊圖云咸平三年同州民楊善德獲于河濱以獻此器與張仲及史剌二器形制全相類銘皆從匚而文不同此器缶從缶張仲器從夫史剌器從土亦缶字匩字即古簠字與簠缶相近又形制皆如簠而方文雖不同疑皆簠也（考古圖）

太公寶缶銘　謚書無太自周書定法後世雖有附入然不著此也昔齊有太公則謂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假以自見然則古（太）上為古非考行而傳也後世雖不以此考謚如田和輩皆取以自號於世秦自夷公後太公繼之其子代立是為

惠公夫惟子代其位故以太上自稱秦齊皆有太公秦紀失傳其故世不考之其以謚為太公惟秦則然矣其曰太公寶缶則秦之廟器也楊南仲以其書為缶呂氏圖為古古非器名則其說不可據也今考於小篆則為缶者類者（矣）雖秦篆故有與古文類者其不相類則亦衆也豈可盡据以求合耶傳曰盎謂之缶鄭康成許慎服虔皆以缶為瓦又曰汲器又謂缶無以五金名者今考張仲作匡銘殆與此類故知其為簠也古之為簠者本或作匩亦或作匡則匩字為匡書盡類也然自古者缶簠同文特後世不知考故識者疑也（廣川書跋）

實祇具今集古錄 祖弟寔旨錄 [illegible]

弭仲簠一（集古錄作張仲匜廣川書跋東觀餘論俱作弭仲寶匜　考古圖作弭仲匜）

弭中乍寶簠睪之金

鏷鋁鋚鏞其𫑁其玄其

黃用盛朮稻穛粱用

卿大正音王賓饌具

旨飤弭中受無彊福

者友飤具飽弭中畀壽

張仲作寶簠擇之金

鈇鋁　其繇其玄其

黃用盛諸旋糕米用　　後三器音

饗大正音王賓祇具　　釋俱同

名飼張仲受無疆福必

友𩛰飼鼎寶張仲畀壽

弭仲簠二

弭中乍寶簠睪之金

鏷鋁鋚鏞其𫑁其玄其

黃用盛朮稻穛粱用

卿大正音王賓饌具

旣集古錄作飲。飽。鄉。 釋作

旨飤弭中受無彊福

者友飤具飽弭中畀壽

弭仲簠三

弭中乍寶簠睪之金

鏷鋁鋚鏞其𫑁其玄其

黃用盛朮稻穛粱用

卿大正音王賓饌具

旨飤弭中受無彊福

者友飤具飽弭中畀壽

弭仲簠四

弭中乍寶簠睪之金

鏷鋁鋚鏞其𫑁其玄其

黃用盛朮稻穛粱用

卿大正音王賓饌具

旨飤弭中受無彊福

者友飤具飽弭中畀壽

劉原父先秦古器記云古二簠得於驪山白虎原簠者稻粱器其銘曰張仲見于小雅宣王臣也所謂張仲孝友者矣讀

曰宣治中興方虎董征張仲孝友秉德輔成或外是經或內是承文武師師安有不寧歐陽文忠公集古録云張仲器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旁左右或異蓋古人用字如此耳（鍾鼎）

款識

右張仲器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旁左右或異蓋古人用字如此耳嘉祐中原甫在長安獲二古器於長安形制皆同有蓋而上下有銘甚矣古人之為慮（遠）矣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耳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周宣

王時人也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器始復出原父藏其器予録其文蓋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器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蓋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耳是以君子之于道不汲汲而志在於遠大也原父在長安得古器數十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

（集古録）

張仲匡辨云劉原父弡仲匡銘以隸寫之云弡仲作寶簠擇之金鑾釿鐳其纁其玄其黄用盛諸旋穛米用享大正音王

寔觚其名飼弡仲受無疆福必共餐飼具饌（與餎同音飽也）弡仲眉壽所謂鑣鑪即廣雅所載此二字乃趙生所釋予亦然之然趙初不知廣雅有此語及觀之猶可信也弡音其勿反穛側角反早取穀也餘徒兮反飤音祀弡字原父誤釋為張字遂以為張仲之器歐陽從而文之以數百言益失之矣古器中又有弡伯敦豈仲之兄乎（東觀餘論）

古人制法具書已亡不可得考今惟幸其器時有存者可以察也京兆民得古器為銅方匡其大若干其深若干文飾繁縟世不能考以法數惟其銘曰弡仲作寶匡劉原父釋曰寶

匡匡於禮為櫝凡所以盛弓弩矢也而方中矢字又不與古文合不知何据而言也今考篆文集字當作匡其書尚與篆合古文匡不從竹後人因之從竹者誤也小篆雖秦文然亦存古古文不廢其同者甚衆若匡從匚其文可以得矣惟方字為古文然小篆自不从竹其用竹者或體也世或疑筐未有範銅為之此猶以从竹為古之體矣嘗見諸書說金箱石篋無不備也延康中上黨抱犢山功曹李及於巉得書四十卷盛以金箱然箱篋以載而藏之為名用金用竹隨其所為也豈但盡用竹哉弡之忌翻訓曰弓殘也余以自漢以後諸

書考之集古錄以為張仲誤也（廣川書跋）

上方所藏旅簋至象獨無旅簠呂氏考古圖所載備矣大抵皆簠也昔嘗考其銘切有疑於此矣簠簋古人共用之器也雖廢棄已久不應獨存簋而無簠剢藏所得不應盡藏於簋以故世不得其制禮家乃為一器但方圓異耳嘗見紀城得器方圓雖異大抵類桶惟蓋為龜此古匡之制也大觀元年劉仲偈以其剢藏古器上之適余在館始盡模其銘備得原文釋考之其曰弡仲寶匡原父固以張仲所作器也匡又作匡余按弡伯之器既曰匡矣今而則又以匡為匡其說異也

考其文方中作赤以古校之則為匡與簠同其文古也後世禮樂既廢簠簋之制尤矣至以方圓論辨而不知天子諸侯卿大夫異制苟為傳誤襲謬方且守之不議何也（廣川書跋）（剢說）文云家本字高墳也

右簠銘本兩器底蓋皆有銘悉同其一原父以遺歐陽文忠公按集古錄以中上一字為張字引詩六月篇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曰此周宣王時張仲器也呂大臨考古圖以偏傍推之其字從巨不從長以隸字釋之當為弡弡字雖見於篇然古文與隸書多不合未知果是否（金石錄）

周簠

銘一字、簠盛加餚蓋熟食用匕之器也今禮圖所載則內方而外圓、穴其中以實稻粱又刻木為之上作龜蓋制作之異乃如是耶、以是考之然後知禮家之學多出於漢儒臆度非古制也（銘與古器評）

金器欵識

錢塘　倪濤　撰

敦彝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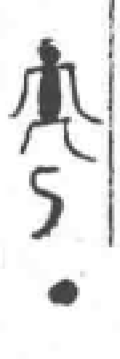
厥惟禮初汙尊杯飲蕢桴土鼓惟時通誠導和而鬼神可致若乃後世烝享盡九州之味韶濩備九成之舉然後禮視初之制者為不足施于今是豈古拙而今乃工耶此制作之君與時為損益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襲亦非好異而作古也時異則迹異耳若乃敦者以制作求之則制作不同上古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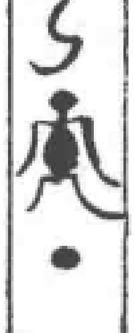
用瓦中古則用金或以玉飾或以木為以形器求之則形器不同設蓋者以為會無耳足者以為廢或與珠槃類或與簠簋同以名求之則名不同或以為土簋或以為玉敦以用求之則用不同或以盛血為尸盟者之所執或以盛黍稷為内宰之所贊以數求之則數不同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小宰則曰主婦執一金敦黍此敦之制故不可以類取之也今歷觀其器書畫蟲鏤因時而制踵事增華變本加麗求合於古則不可得而定論故今所見形器一體而類多者有若與三足腹旁有兩大耳耳足皆有獸形其蓋有圈足却之可置諸地者如郘敦伯庶父敦宰辟父敦之類是也其間形器不一方之郘敦諸器小異而無蓋若哆口圈足下連方座者毀敦是也上鈫兩耳者周姜敦是也其有珥足作圈者伯敦尳敦周虞敦是也自毀敦而下四器雖形器不一終不失敦制而又皆銘之為敦用以附諸敦之末豈古人制器與時為宜而有所不同耶抑道衰禮壞度數與之為因革也於是若稽上古而議禮之臣因兹以成一代之典由是禮文燦然華繁陋於前古可謂盛矣彼若禮圖之制鏤龜為蓋繪形赤中與古制無略似者殆亦學禮之士沿襲傳述之謬補遺完缺止

飫傳其所聞使夫觀乃器稽乃時雖俟百世其無感矣

商敦

商已丁敦

蓋  孫已丁

器  已孫已

右通蓋高七寸一分深四寸六分口徑四寸二分腹徑六寸六分容五升三合共重六斤十有二兩兩耳蓋與器銘共六字蓋曰孫已丁器曰已孫丁按商之君有以已為號者有以丁為號者然不應併銘其器則已丁者當是其享祀之日故

於是又以孫銘之且享祀者孫子之職也蓋先言孫後言已丁明是器孫所自致也器以孫居已丁之中又以言孫用其日而祀之耳觀其蓋足純緣周以夔龍又著兩螭以蟠其耳通腹皆列饕餮之紋比之他敦尤為特異（博古圖）

商己孫敦

銘二字按商十世君曰雍己故凡言己者皆雍己也此曰己孫者有以見其孫之所作耳孫可以為王父尸則又知其為祭享之用商之銘文言簡而義備大率如此是器足與純緣周以夔龍又著兩螭以蟠其耳通腹列饕餮之形文鏤形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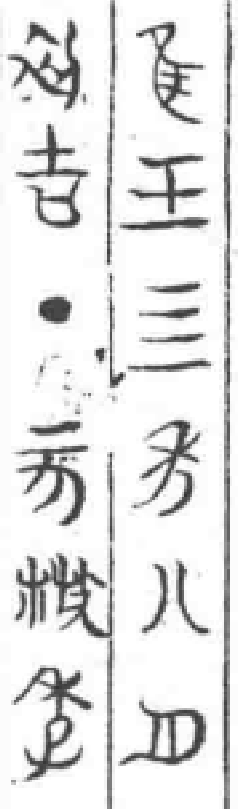
悉與丁已孫敦同但款識欠一丁字耳當是一時物也（紹興古器評）

商父乙敦蓋

上為孫形中畫為兩冊下言父乙古者人君錫有功彰有德必有冊命以書之故商之彝器凡著此象者皆所以紀君命也（紹興古器評）

周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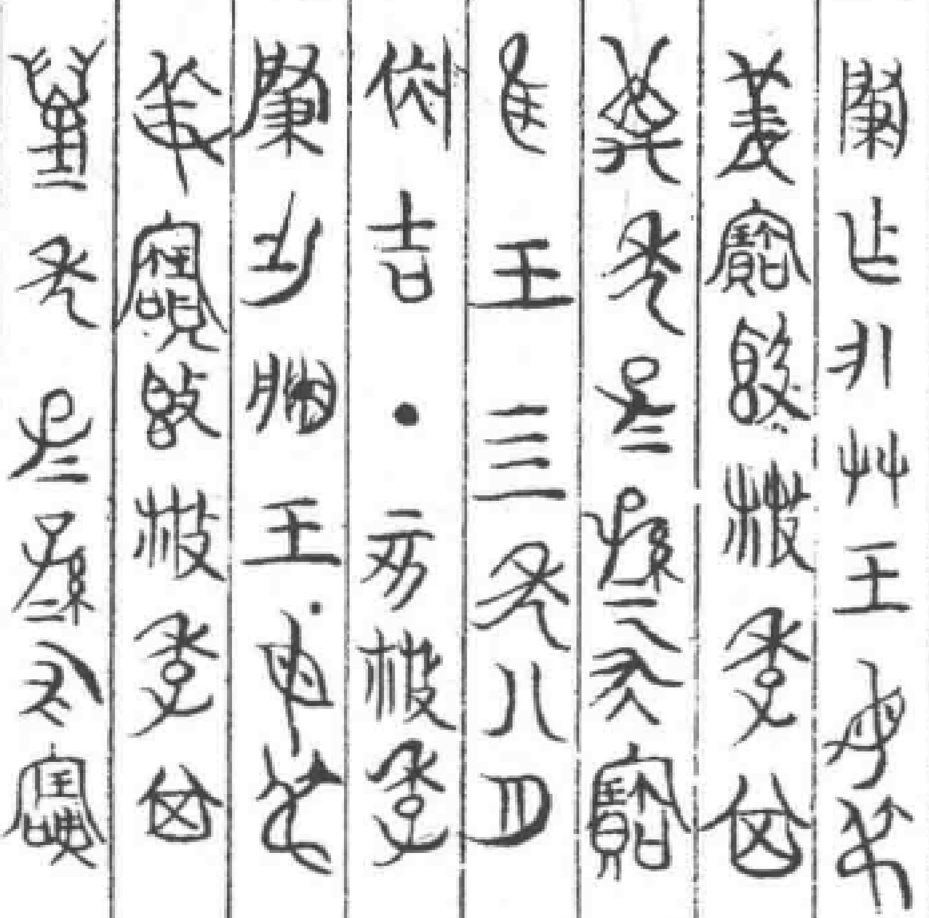
周散季敦



惟王四年八月

初吉丁亥散季

蓋



肇作朕王母叔

姜寶敦散季其

萬年子=孫=永寶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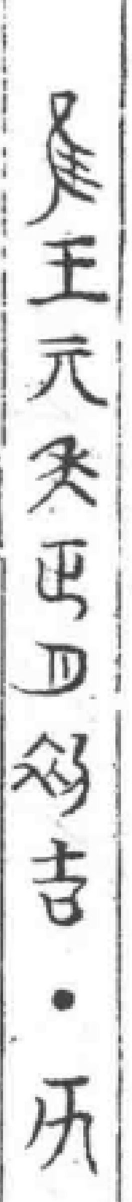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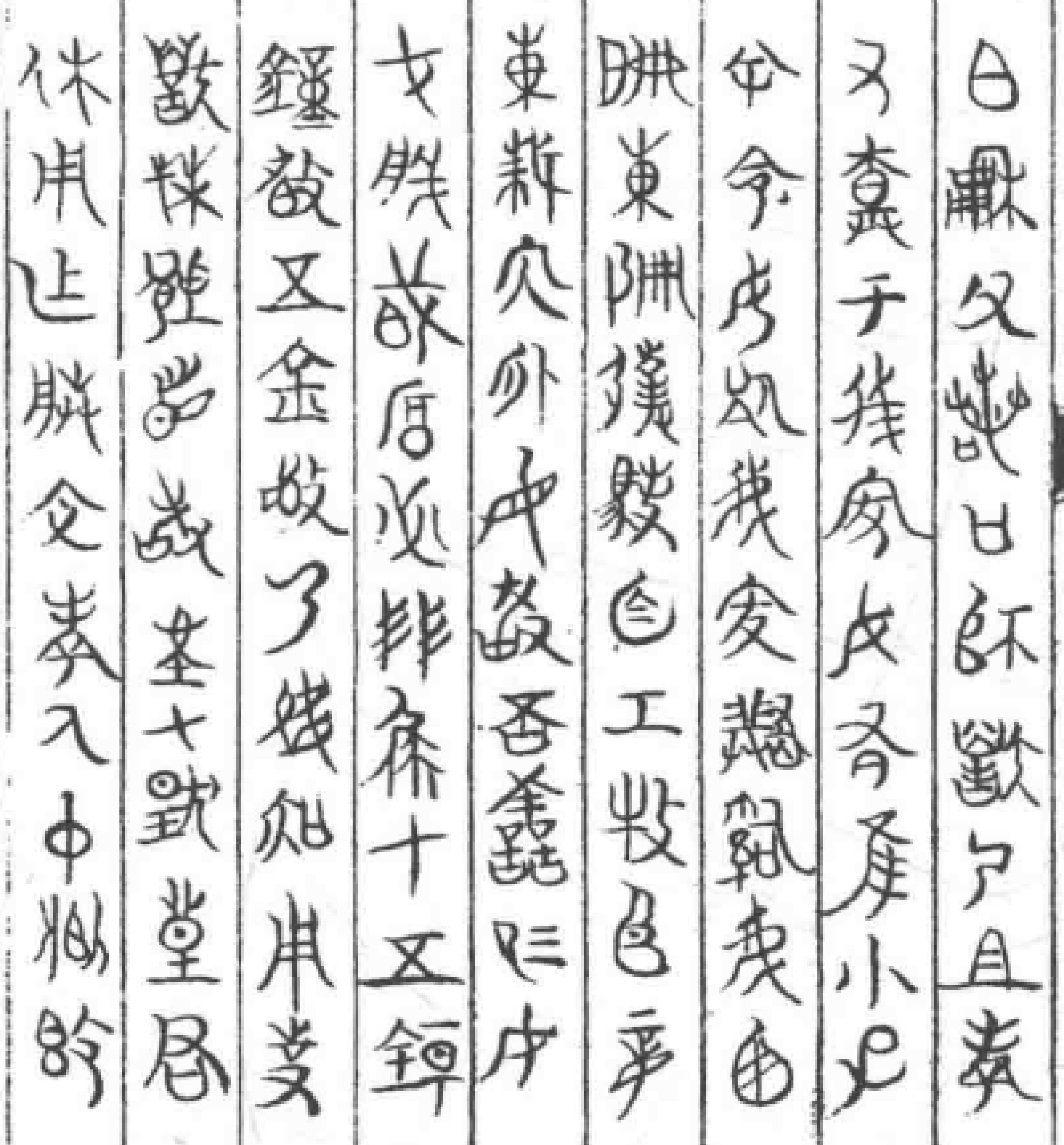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八寸四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三分腹徑九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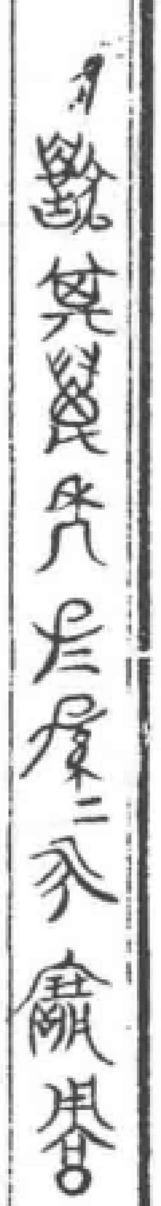
一分容六升七合共重十有三斤二兩兩耳有珥三足蓋與器銘共六十六字攷其銘乃散季為王母叔姜作也昔之人神祀饗之禮其彝器食飲每通用之既以人道事乎神又以神道饗乎人此家廟中與夫平日燕居之器皆得銘而用之初無別也散季之銘叔姜敦必有一於是矣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文王在下遵養時晦於是四方之賢者盡歸乎來如太公望散宜生之徒莫不咸在文王者得此數臣以為之輔故丕顯之謨足以貽於初丕承之烈得以繼於終迨夫天之歷數有歸于周武王作太誓以告于衆則太公望有鷹揚之

從散宜生有執劌之衛事業昭昭數之史冊盖彼皆以文王舊臣受顧命之託而效此武功焉今觀是敦考諸欵識在惟王四年八月也且文王之世散季已為之輔而歷數揣未歸則知所紀之四年肇而作此者蓋武王時明矣（博古圖）右散季敦銘藏長安呂微仲丞相家底蓋皆有銘考古圖以太初歷推之為武王特器未知是否又云武王時散氏惟有宜生季疑其字者亦何所據識（金石錄）

周毀敦







○○○○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

伯和父若曰師毀乃祖考

有婚于我家汝佑惟小子

今命汝死我家繼治我西

偏東偏僕馭百工牧臣妾

東裁內外毋敢不善錫汝

戈琱戟緇韠彤矢十五鍚

鐘一磬五金敬乃夙夜用事

毀拜稽首敢對揚皇　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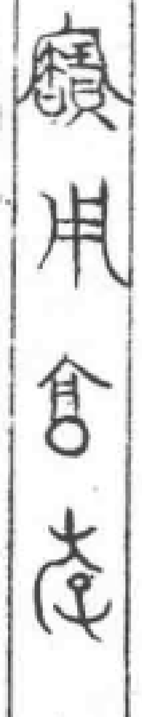
休用作朕文考乙仲𩰫敦

毀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右高八寸一分深四寸三分口徑七寸五分腹徑七寸四分容五升有半重十有二斤兩耳銘一百一十三字且敦之名見於虞氏之時而特無其制至周兼用四代之禮而敦亦不廢然而時不相襲故形器頗皆不一此器圈足而下連方座比他器為稍異且銘伯和父者和衛武公也衛自康叔有國至武公已三世矣武公能修康叔之政平戎有功故周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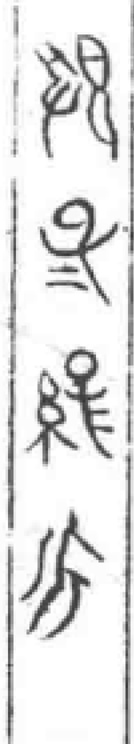
命之為公今觀銘文著伯和父稱若曰則知代王而言者也其謂師毀乃祖考婚于我家則知為周室之姻婭舊族耳方玆時師毀治其東偏西偏為有功焉故銘厥功而錫是敦以章其善且復見蕪戈矛錞鍾之物不一寺可謂盛矣然世系所出則前史既闕無所考證不得其傳焉（博古圖）

周仲駒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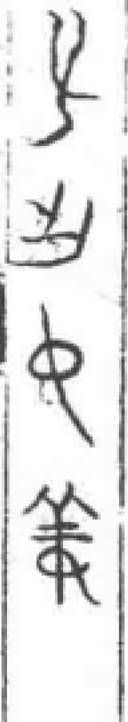


寶用享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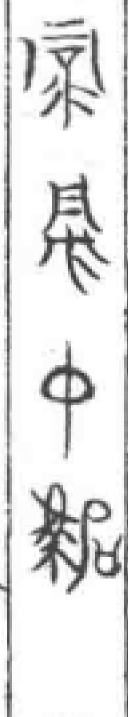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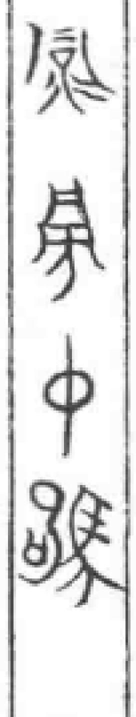
敦子子孫孫永



父作仲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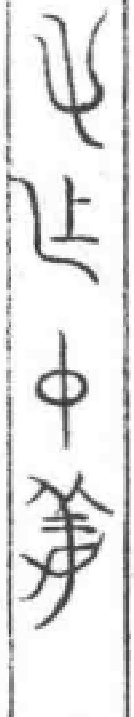


彔旁仲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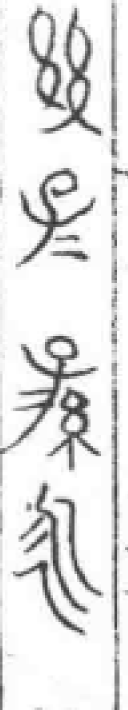


彔旁仲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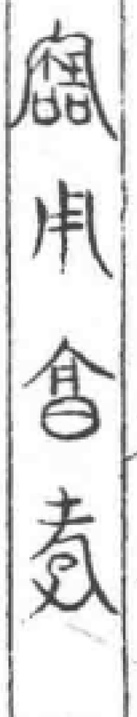
器



父作仲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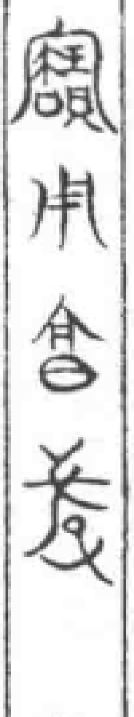


敦子子孫孫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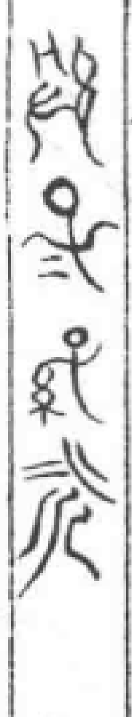
寶用享孝

周仲駒敦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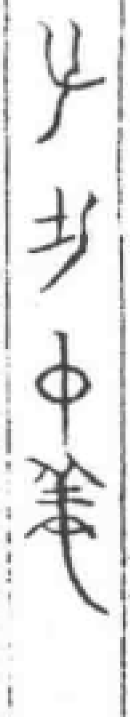


寶用享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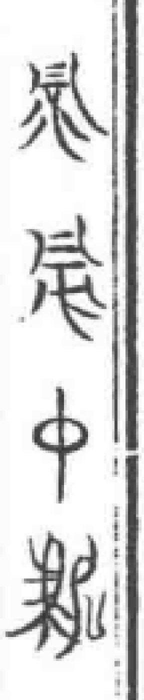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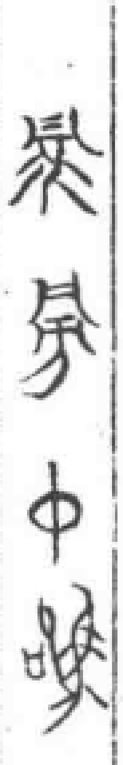
敦子子孫孫永



父作仲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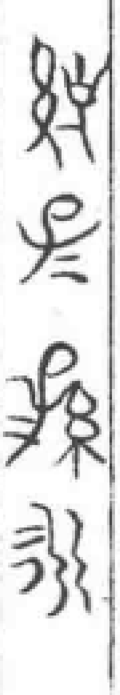
彔旁仲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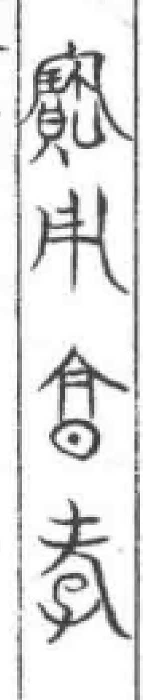
彔旁仲駒

器

父作仲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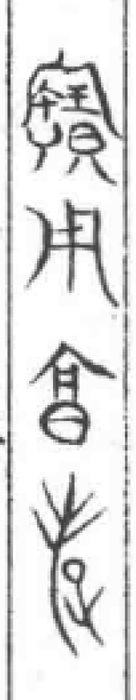


敦子子孫孫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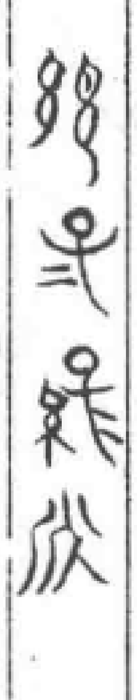
寶用享孝

周仲駒父敦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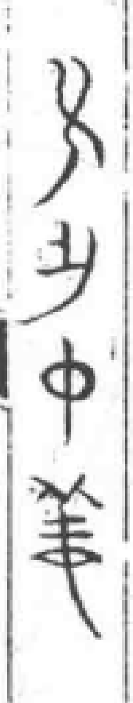


寶用享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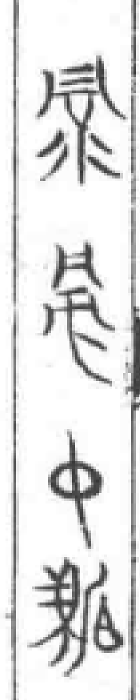
蓋



敦子孫永



父作仲姜



彔旁仲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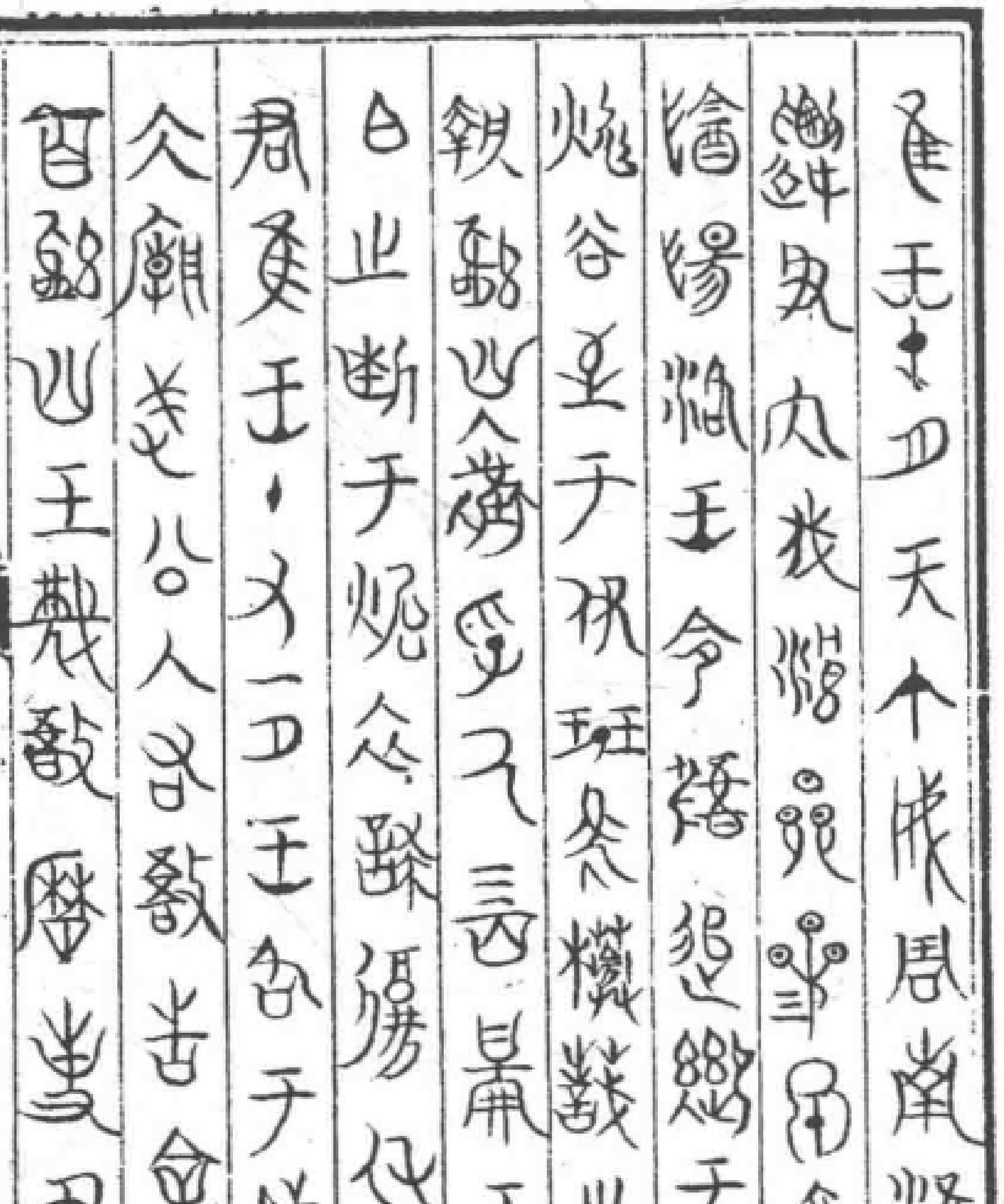
前一器通蓋高九寸一分深四寸三分口徑六寸五分腹徑九寸六分容七升九合共重一十七斤六兩兩耳有珥三足蓋與器銘共三十六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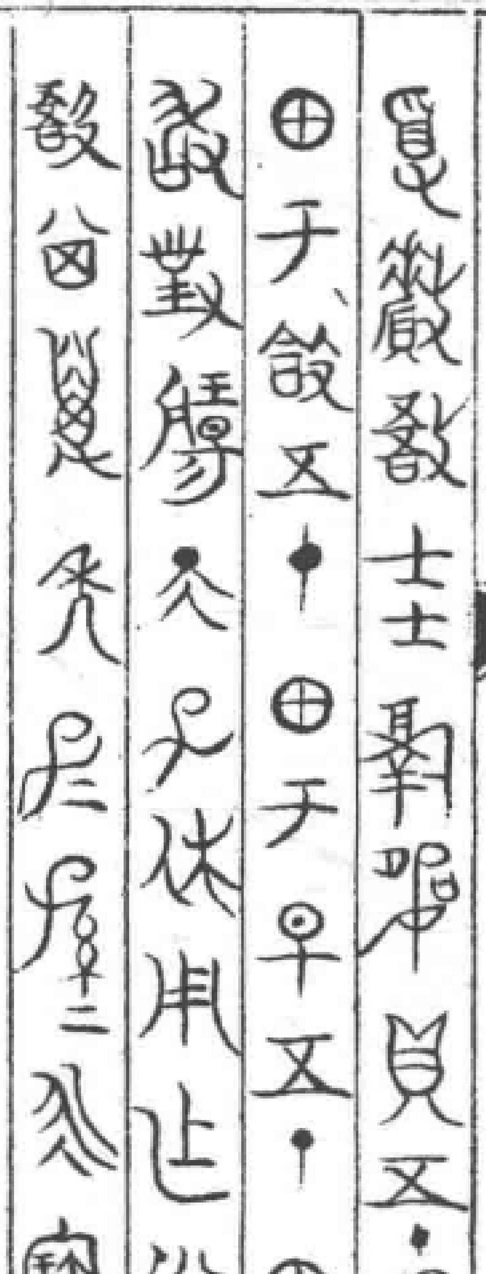
次一器通蓋高八寸九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六分腹徑八寸九分容七升五合共重一十七斤兩耳有珥三足蓋與器銘共三十六字

後一器（敦蓋）高二寸八分口徑七寸七分重二斤十有四兩銘一十八字

右三器皆曰仲駒父其國氏及世次皆未詳功臣表有騏侯駒左傳有駒伯為郤克軍佐則駒其姓也若曰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駒奔衛則駒其名也豈非公子駒以伯仲稱而曰仲駒父耶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稱周道也子生三月父名之二十而冠尊其名而立其字五十為大夫則尊其字而呼以伯仲也仲姜者蓋仲駒父之母或祖也或以為仲駒父妻則禮曰夫不祭妻是以知為母或祖也按春秋凡婦人皆以字配姓伯姬仲子季姜之類是也仲姜亦字配姓也齊許申呂皆姜姓此則未詳其為何國女夫器有用器有祭器銘有享孝追孝祀譚者皆祭器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齍而玉齍之制不見於傳注今宗廟中徧與瑚璉遂為闕器豈鄭玄所謂敦瑚璉簠皆黍稷之器者歟噫兩漢去聖未遠煨燼之餘禮樂度數所泯絶者耿邈已不可追當是時綴學之士所得斷簡殘編補葺訓詁斷以臆說故三代禮文雜以漢儒之學由是後世祖述者異端紛糾無所指歸今復得見三代之完器乃可以知聖人制作之旨俾有志於古者有所考信豈小補之哉（博古圖）

周敔敦





○○○○惟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節
遱及内伐浪昴參怡裕敢陰
陽洛王命敔追迎于上洛
㥿谷至于伊班馬榜戠首百
執傒曰雜孚人三百鄙于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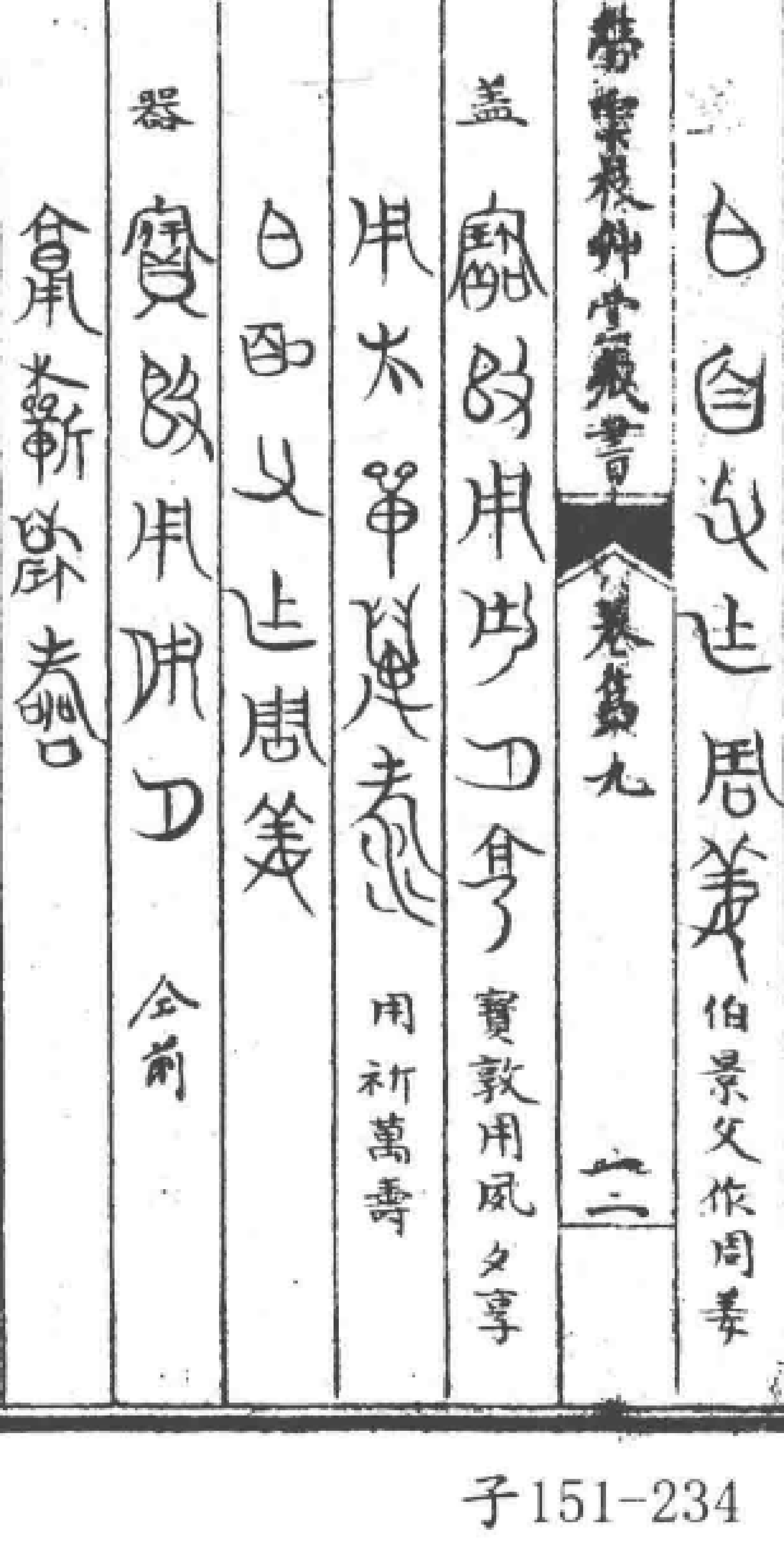
伯之斷于慫衣訴復付乃
君惟王十有一月王格于成周
太廟武公入佑敔告禽馘
百臼王蔑敔歴事尹氏
受釐敔圭鬲幣貝五十朋錫
田于敛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
敢對揚天子休用作尊敦
敔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高五寸八分深四寸口徑六寸三分腹徑七寸九分容六升重八斤一十兩兩耳有珥三足闕蓋銘一百四十字首曰惟王十月猶春秋之言春王正月之意蓋言王所以尊主言月所以謹時也曰王在成周者猶詩之言王居鎬京周公既成洛邑明天下知所歸往也曰及内伐浪昴猶詩所謂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者矣曰吾命敔追迎于上洛猶詩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者矣執俘曰雜孚人三百泮宮之執訊獲醜之意也曰十有一月格于成周太廟告厥成功于廟之意也曰敔告禽馘百俘臼者有同乎獻囚獻馘曰尹氏受釐有若乎告廟之終並受其福曰圭鬲幣貝五十朋者蓋錫以

圭璧以作爾寶鑄之彝器以著其功與之幣帛以將其意而其數之多至五十朋足矣猶以為未也又錫以土田之衍則受錫者豈得傲然自居其寵耶宜乎對揚天子之休命而歸美以報其上焉亦猶詩所謂虎拜稽首天子萬年之意歟是敦也不惟制作精工而文字畫奇古其間辭意與商周之書雅頌之文相為表裏漢揚雄言周書噩噩爾殆有見於兹也

博古
圖

周姜敦（鍾鼎款識作伯冏父敦　呂氏攷古圖作伯百父敦）



蓋

伯景父作周姜

寶敦用夙夕享

用祈萬壽

器

仝前

右高四寸深二寸口徑六寸七分腹徑六寸七分容二升五合重二斤有半兩耳圈足銘一十六字此敦上鈌其耳下圈其足銘之曰寶敦作者伯景父也且書景命曰予命女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則伯景周僕卿也按史記年表自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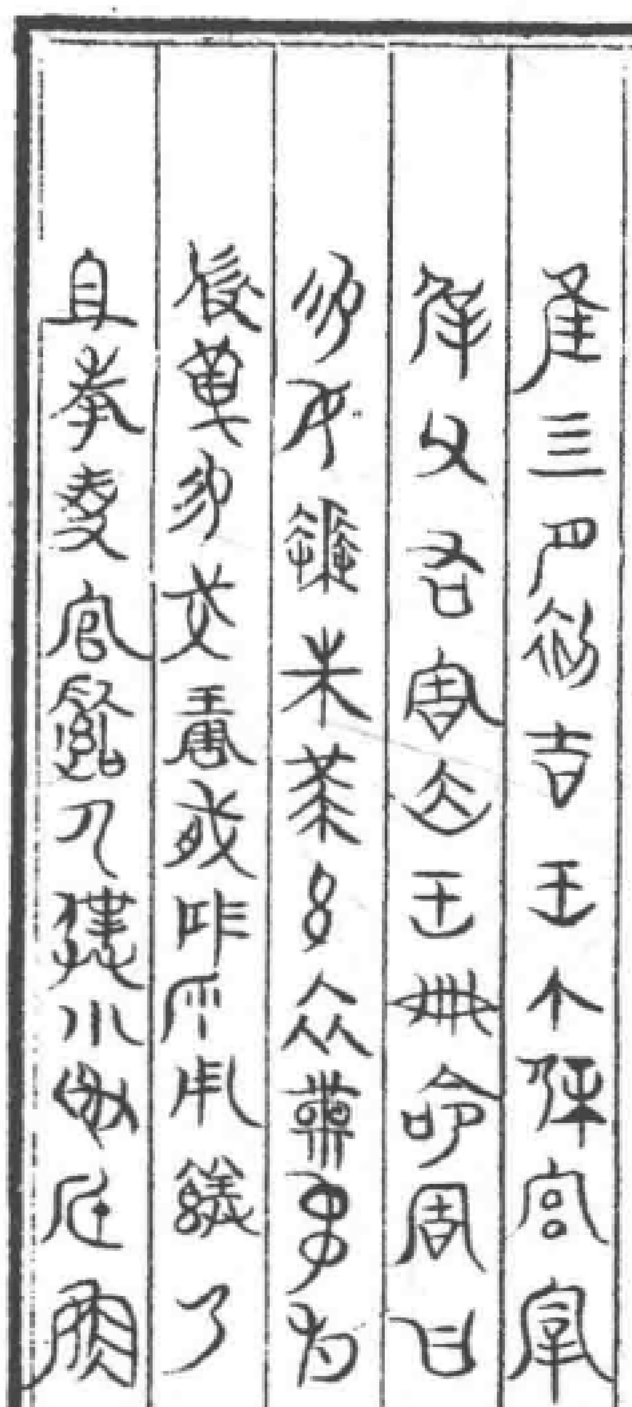
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蓋自穆王傳共孝懿夷厲五王而至于共和至今蓋千有九百餘年斯敦之作在穆王時也古之人欲存乎久遠者必託于金石然岐陽石鼓今雖皆在而文字剝闕者已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必用銅取其不為燥濕寒暑所變為可貴者且古之賢臣名見詩書者常為後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自可寶而藏之矣（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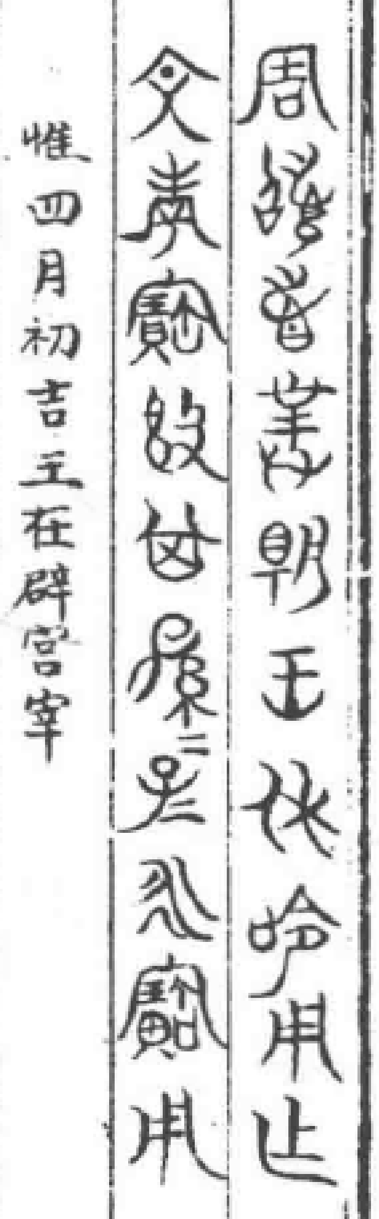
按歐陽公集古錄云尚書冏命序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則此敦周穆王時器也按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遠者也古之賢臣名見詩書者常為後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寶而蔵之又按劉原父先秦古器記曰此敦得于藍田敦者有虞氏之器周禮有金敦有玉敦玉敦以盛血天子以盟諸侯金敦以盛黍稷大夫主婦以事宗廟此金敦也其銘曰伯冏父作周姜寶敦夙夜享用祈眉壽蓋周穆王太僕正冏畿內諸侯食菜于周者也（鐘鼎款識）

右周姜敦銘本二器其一原父以遺歐陽公伯下一字集古錄讀為冏曰此書所載伯冏穆王時人也而呂氏考古圖訓作百皆未詳也（金石錄）

伯百父作周姜尊敦其器無文飾則自命士以上得用始與秦漢間器無以異也周之世齊姓重天下故當時語曰姬姜觀原父所得敦三皆為姜氏則世以為貴姓可知周之諸侯與大夫卿蓋無以周為謚者惟伯禽弟守采地居王之畿內世以周自別如宰周公類可以考也其謂周則王畿之公也或言王之支庶子弟亦得以周號者且王子弟則或自有封矣支子分屬王畿者則以采地著其受姓命氏則子孫各以其姓自顯蓋不以周自稱知彼既别於周矣若平王之子封汝川初以周為氏此其以周著者古之宗廟不出四封然得自長安知非汝川之周也（廣川書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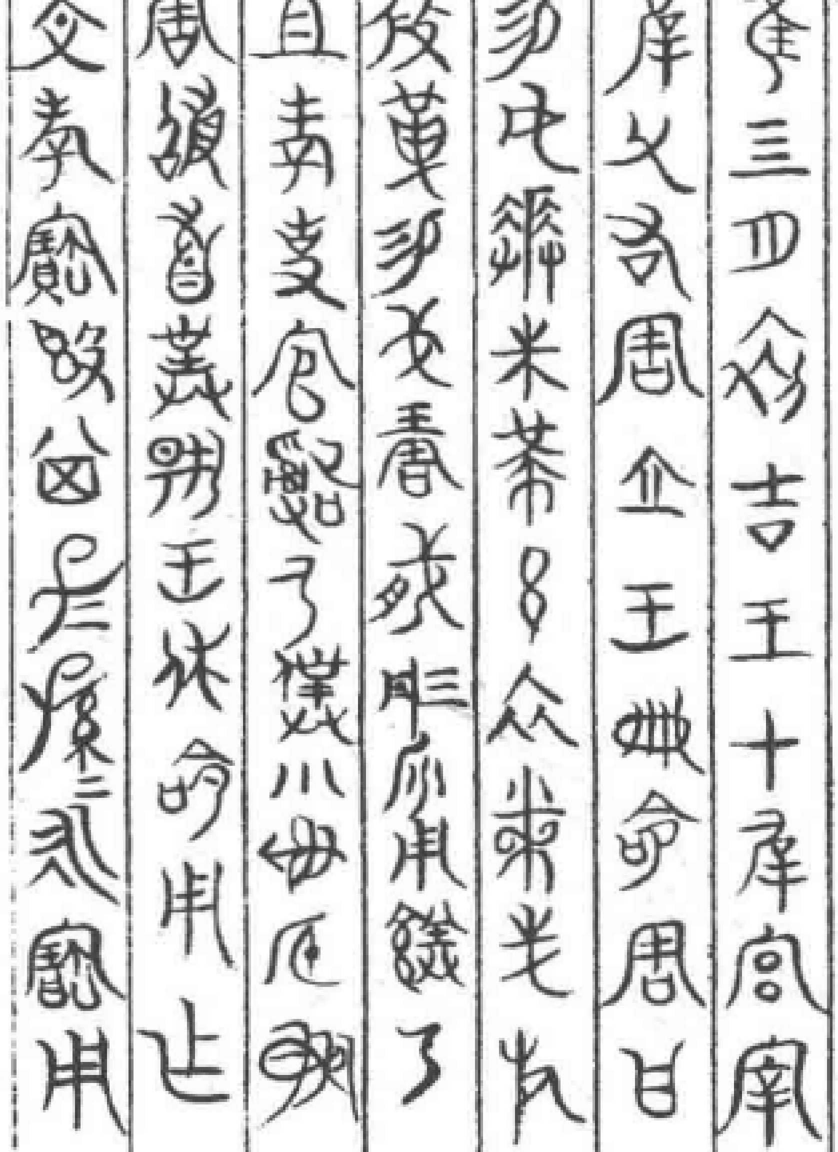
周宰辟父敦一（呂氏攷古圖作周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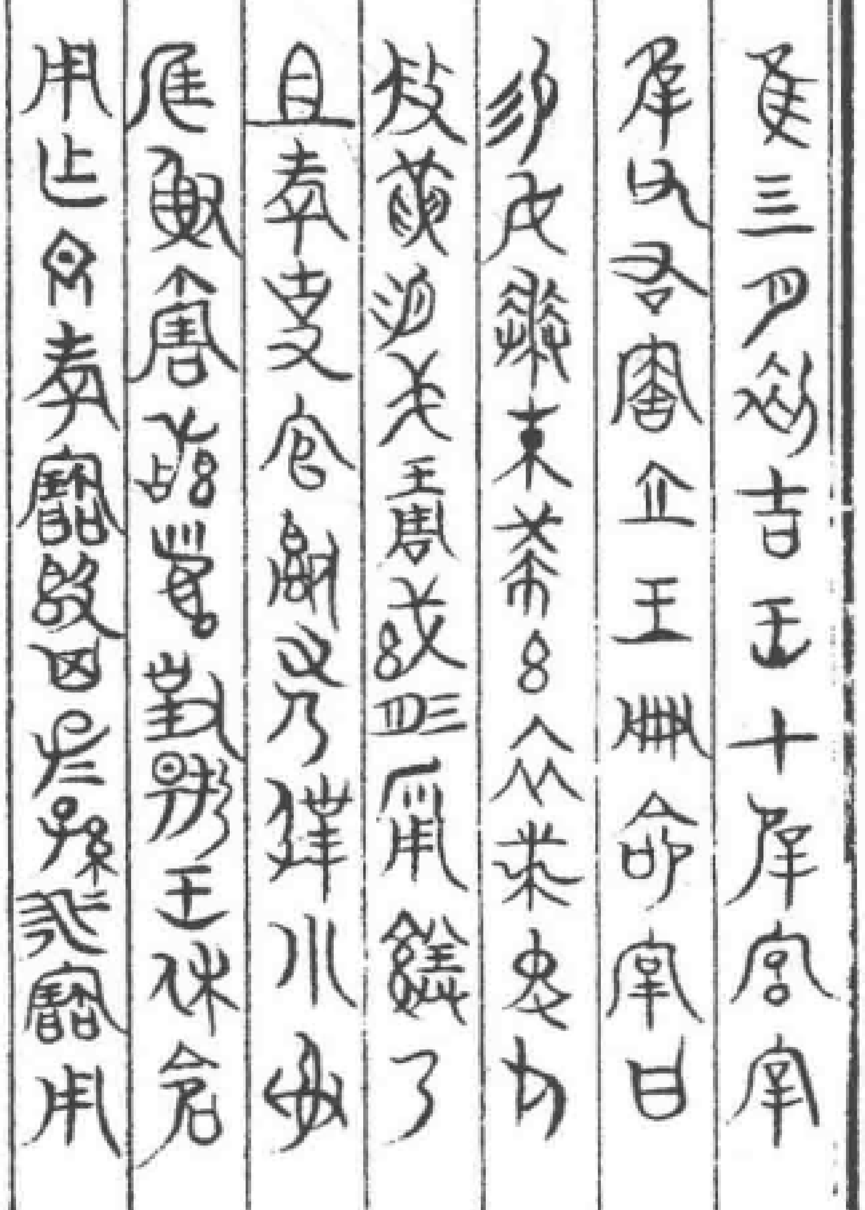


惟四月初吉王在辟宮宰
辟公佑周立王冊命周曰
錫汝華朱芾玄衣朿帶於
鋚華錫戈琱戟彤矢用餸
乃祖考事官司節僕小射底
敷周稽首對揚王休命用作
文考寶敦其孫〻子〻永寶用

宰辟父敦二



宰辟父敦三



惟四月初吉王在辟宮宰
辟父佑周立王冊命宰曰
錫汝華朱芾玄衣朿帶於
鋚革錫戈琱戟彤矢用餸乃
祖考事官司節僕小射
祖敷周稽首對揚王休命
用作文考寶敦其子〻孫〻永寶用

前一器通盖高八寸三分深四寸二分口徑六寸七分腹徑
八寸五分容七升二合共重八斤有半兩耳有珥三足盖與
〻器銘共一百五十字
次一器通盖高七寸三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六分腹徑

七寸六分容六升六合共重九斤六兩兩耳有珥蓋與器銘共一百五十字

後一器高六寸一分深四寸三分口徑六寸七分腹徑八寸六分容七升二合重七斤二兩兩耳有珥三足缺蓋銘七十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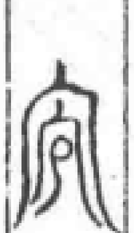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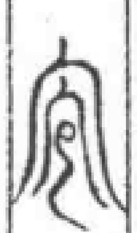
右三器形制款識悉同乃一時物也其銘曰周者公子周悼公也悼公文襄之後故有用作文考寶敦之辭古者錫有功則必有彝器以紀其事且以告于家廟焉如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是也卣飲器敦食器宜其為銘一也是敦之銘亦曰用

義乃祖考者謂此（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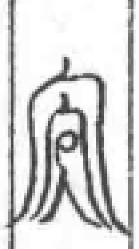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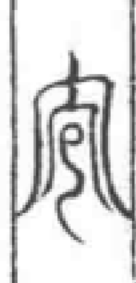
揚氏圖古器有銅敦銘曰宰辟父右周立王冊命周周頓首奉揚王休用作文考寶敦其制與周姜敦異蓋圜不作龜形亦無刻飾著耳附腹不與簠簋形同亦不為蟲獸狀而捲至上飾畫靁火今既受命于王為文考廟器必考於制度不敢遺舊章也其制如此者疑禮文㪚缺（㪚音傘分離也）不能盡考傳禮曰有虞氏之敦周士制得用之又曰諸侯飾以象大夫刻以龜天子飾以玉而還象其形則敦雖通於上下惟其刻飾異爾豈其為此圖者不識當時蟲獸文而誤為草木之英華

者即周之世有太宰內宰宰夫在禮在春秋皆書曰宰若宰周公宰孔父宰文公宰皆官也譙周曰成王作辟宮其言王在於此則異於夷宮武宮矣蓋王之法宮也肆命王臣必親即辟宮則其禮重矣錫戈琱戟華菜縧衣此命大夫賜非士得受之其制則與禮不合蓋享敦祭敦制度不同故上得以兼下其形制則亦已雜也（廣川書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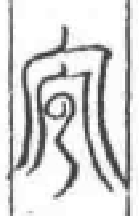
周兕敦一

蓋  兕　器  兕

周兕敦二

蓋  兕　器  兕

周兕敦三

器 

前一器通蓋高一尺二寸深四寸四分口徑七寸五分腹徑八寸二分足自方七寸六分高三寸九分容七升共重二十一斤兩耳有珥蓋與器銘共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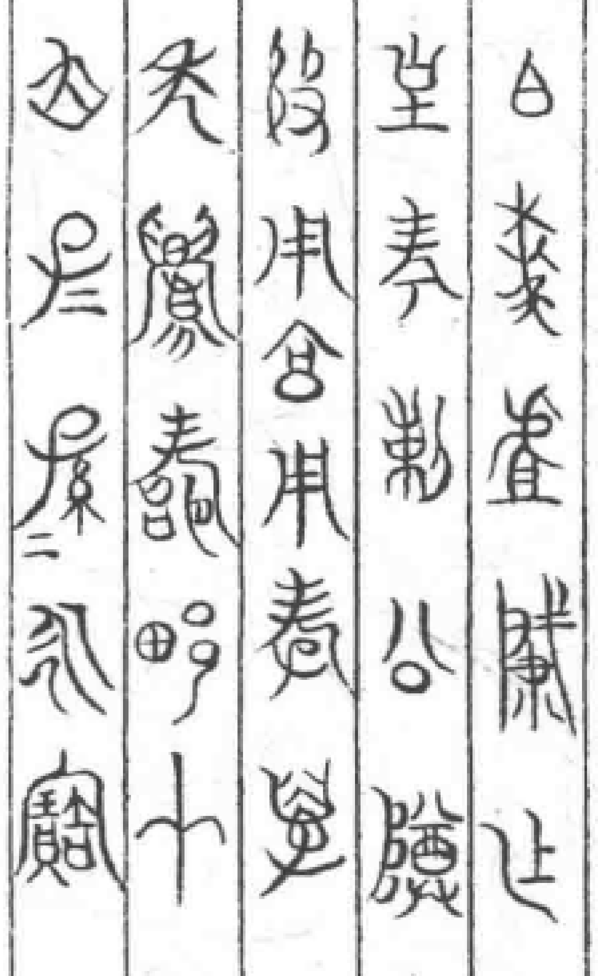
次一器通蓋高一尺一寸九分深四寸二分口徑七寸四分腹徑八寸足自方七寸五分高三寸八分容六升八合共重二十一斤九兩兩耳有珥蓋與器銘共二字

後一器高八寸六分、深四寸四分、口徑七寸三分、腹徑七寸七分、足口方七寸四分、高三寸八分、容六升三合、重十有八斤、兩耳有珥、闕盖、銘一字

右三器製作一律、皆以雲雷為飾、其銘上為屋宇之狀而下一字曰兕、盖薦之宗廟之器也、前二器乃頃所藏者、盖上各有犀兕之形、故皆以兕名之、後一器近得於長安水中、但恨闕其盖耳、（博古圖）

右三器制作一律、盖底皆有銘、（銘）各一字、上為屋室之狀、其下一字曰己、當讀為兕、古人用字或如此、前二器舊藏御府、後一器宣和間獲於長安水中、其制度款識悉同、惟闕其盖耳、（鍾鼎款識）

周剌公敦一



伯摭虘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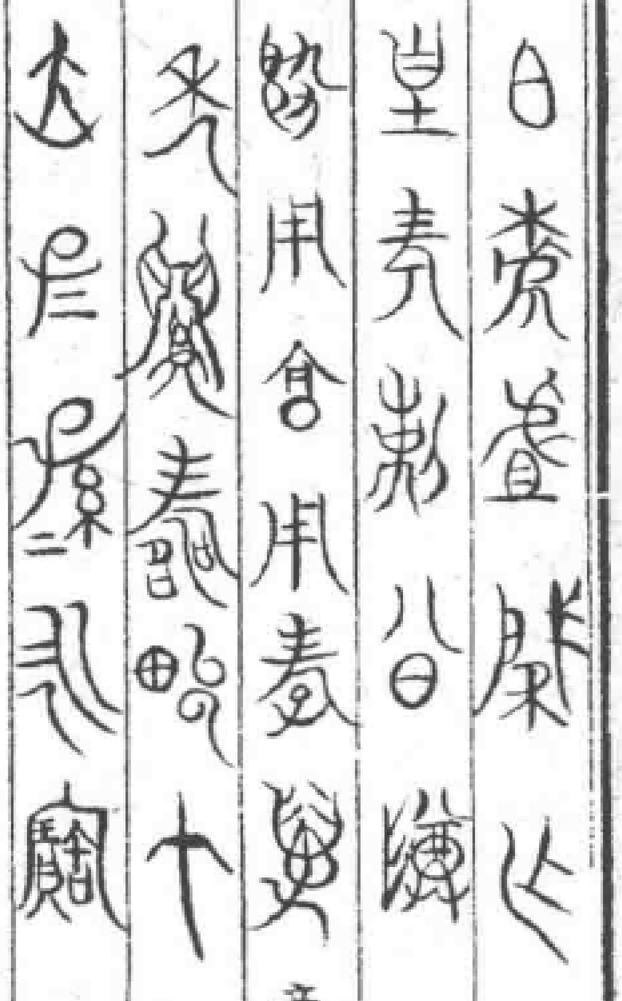
皇考剌公尊

敦用享用孝萬

年眉壽畯在

位子子孫孫永寶

周剌公敦二



音釋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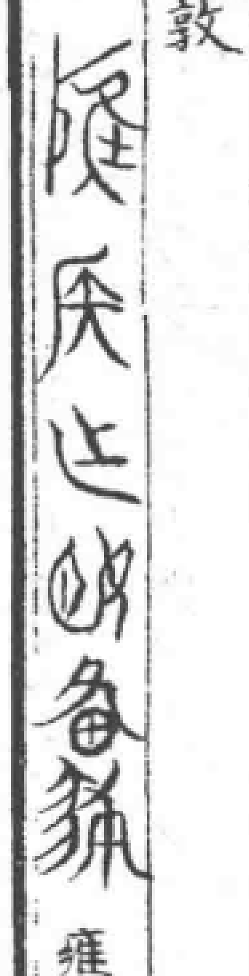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六寸四分、深四寸二分、口徑六寸八分、腹徑八寸、容八升、重十斤四兩、兩耳有珥、三足、闕盖、銘二十八字

後一器高六寸四分、深四寸二分、口徑六寸八分、腹徑八寸、容七升六合、重十斤十四兩、兩耳有珥、三足、闕盖、銘二十八字

右二器其文曰作皇考剌公敦、且佹敦曰剌祖乙伯、按太公望子丁公伋、伋子乙公得、是知剌公乃乙公族也、二器銘悉同、亦一時宗廟之器（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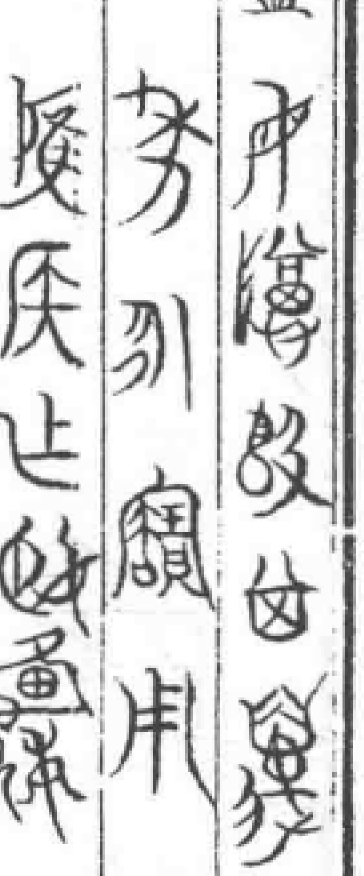
周剌公敦銘二十八字、剌公雖不見於經傳、然考諸彝器則有剌祖乙伯見於佹敦之銘、按太公望子丁公伋、伋子乙公得、以是推之、剌公必乙公族也、曰用享用孝、則又知其為宗廟之器耳（紹興古器評）

周雍侯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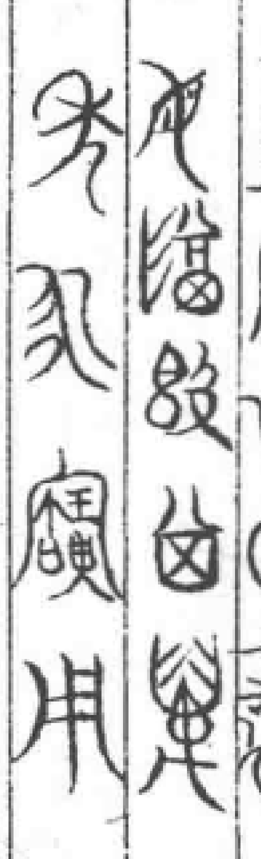
雍侯作姬遷

盖



母尊敦其萬
年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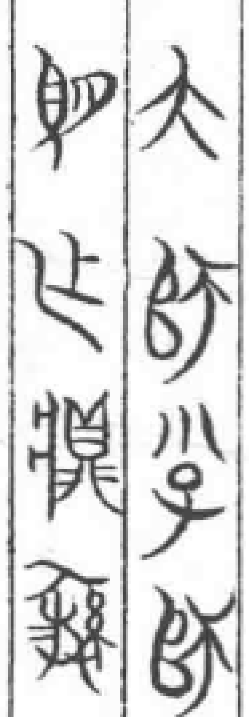
器



音釋同前

右通盖高六寸一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腹徑七寸七分容六升共重七斤兩耳有珥盖與器銘共二十八字曰雁侯作姬遼母尊敦按周室武王第四子曰雁侯其後乃有雁姓則雁者周武王之子曰作姬遼母尊敦於是又言遼者武王之姪雁侯之毋也遼字與原字同義且同音蓋古之姓氏耳（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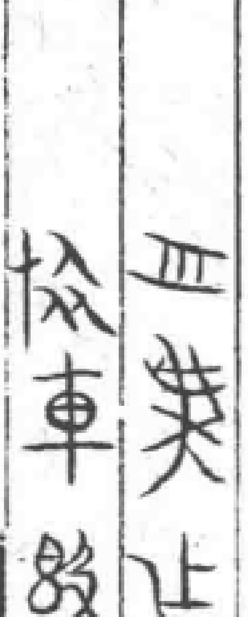
周師望敦



大師小子師
望作鸞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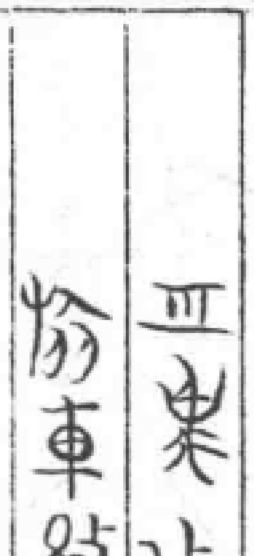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深三寸九分口徑六寸二分腹徑八寸容六升有半重一十斤四兩兩耳有珥闕盖銘九字純緣與足皆飾蟠夔間以雲紋耳為螭形按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東海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或封於申或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尚年老窮困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獵至渭陽得尚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言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載與俱歸遂立為師其銘曰太師者蓋紀其官也望則稱其號耳是器與周師望簠銘文致相同殆一時物耶（博古圖）

周虔敦一



周虔作
旅車敦

周虔敦二



周虔作
旅車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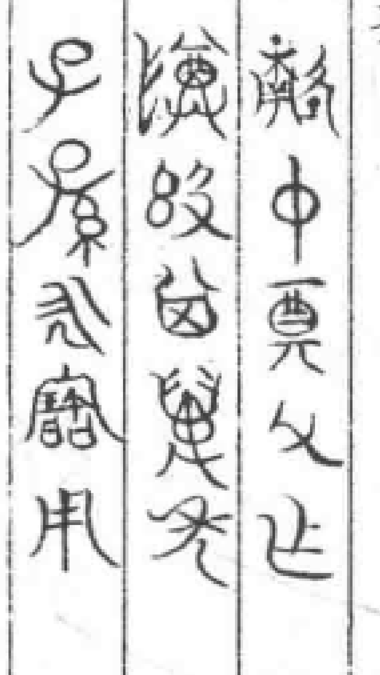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四寸三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七寸九分）容四升重四斤四兩兩耳圈足銘六字

後一器高五寸六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六寸容三升）七合重三斤十有四兩兩耳有珥圈足銘六字

右二器夫師之出征則有宜社造禰之事而奉齋車以行是敦銘之以旅車則必旅之所用以含奠于齋車者且師行一

軍而為旅者已衆故其敦不一則一二以數之此特得其二而已其曰度者必當時主將之名蓋不可得而考矣（博古圖）

周仲萸父敦



蒯仲萸父作尊敦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高五寸六分深四寸口徑六寸腹徑八寸容六升一合重五斤有半兩耳有珥三足闕蓋銘一十七字曰仲萸父者其字也上言蒯者恐言其姓又恐言其名春秋時有曰蒯是

有以蒯為姓者有曰南蒯是有以蒯為名者此敦耳足皆狀獸形純緣之下雷紋為飾腹間純素其形制與伯庶父敦大槩相類但闕蓋耳（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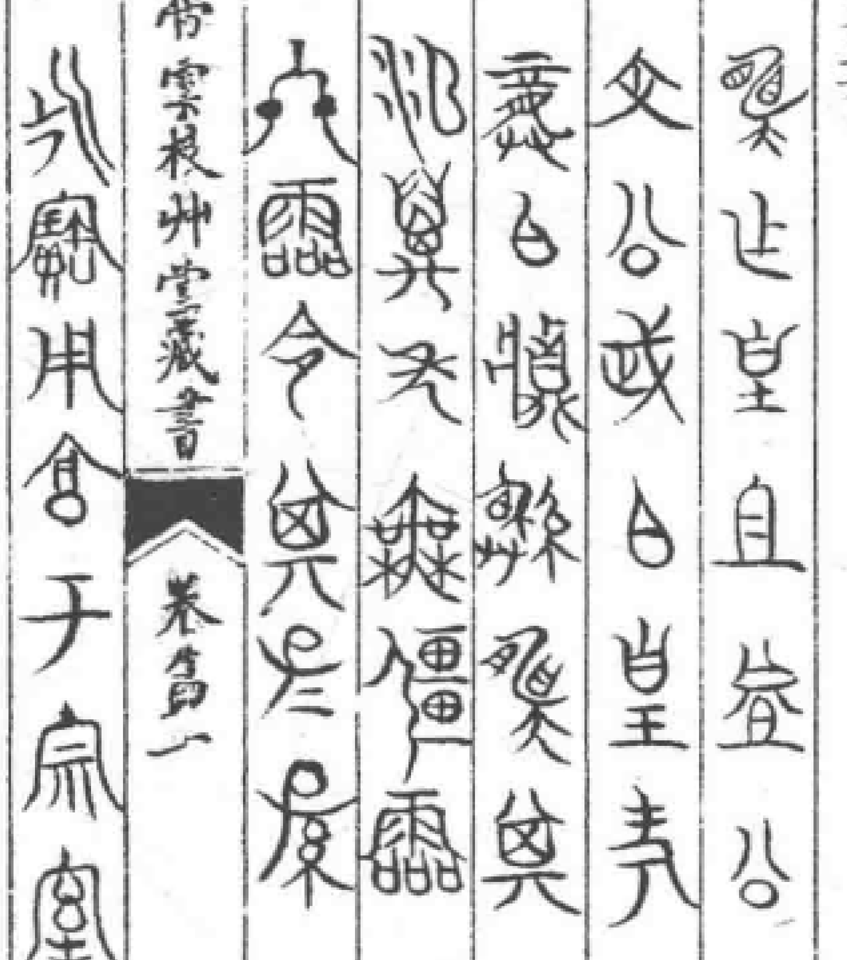
蒯仲萸父不載於史至晉始有大夫蒯得漢有齊辯士蒯徹宣其苗裔乎（博古圖）

六藝之一録卷第十

錢塘　倪濤　撰

金器款識

周㝨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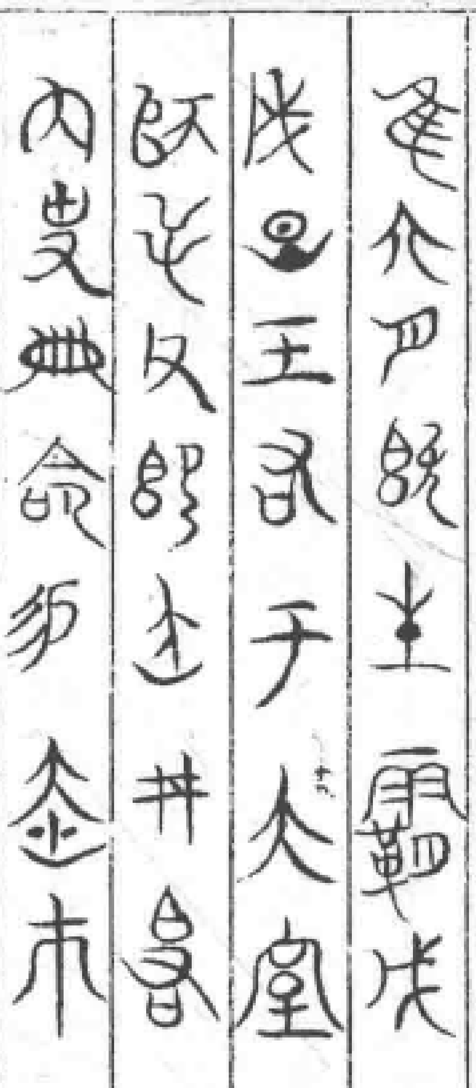
㝨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鼒彝㝨其淮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其子孫永宝用享于宗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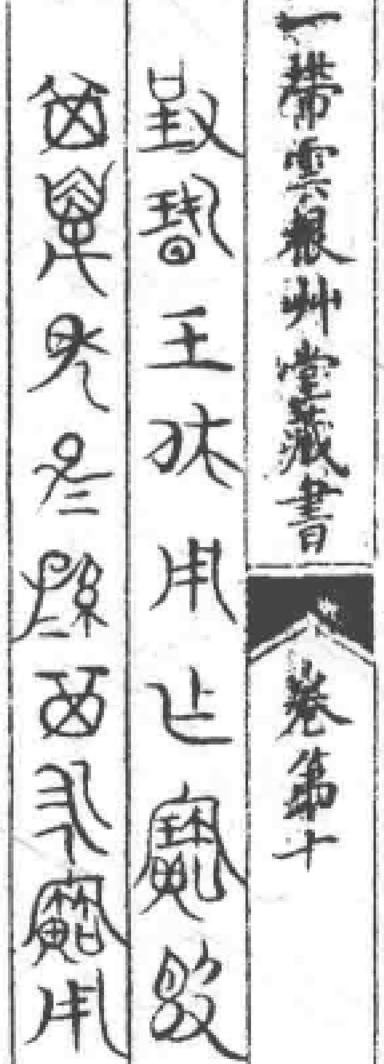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五分深四寸三分口徑七寸腹徑九寸五分容八升一合重十有二斤二兩兩耳有珥三足闕蓋銘三十九字按此器乃敦而銘文謂之彝者彝器之總名故不言敦㝨必諸侯也故祭及四世蓋以古之諸侯有五廟大夫有三廟而傳言學士大夫則知尊祖謂過祖則無及矣武伯龔伯以謚配字為言如文仲穆伯之類益公文公則言其爵蓋不沒其實也如同有天下至於不窋古公亦或不以爵稱又況於諸侯哉（博古圖）

龔伯尊彝臨江劉原父得於長安制形類敦而大其重若干其容若干附耳為竒歘口圜上周以回文下畫為雲氣以禮考之罍也用之廟獻其上列尊彝故刻銘以此彝尊自是二物有彝則有舟有尊則有罍其制如此僕之之制宗器自宜有序則彝尊罍以次列矣其銘曰彝尊舉其大也傳曰彝卣罍器也又曰彝為上尊卣為中罍為下形如壺大受一斛但此器亡其尊彝惟罍存耳考于禮書犧象著壺太山此尊也雞鳥斝黄虎蜼此彝也若罍則一焉其制皆為雲靁狀其上飾以回下飾以雲回為古文靁字故以雞彝盛明水以鳥彝

盛鬱鬯以犧尊盛醴齊宗廟七獻二祼為奠不歆朝踐尸歆五獻卿即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為奠則尸歆七可以獻諸臣故子男則五獻是尸歆三可以獻卿大夫士三獻無二祼直有酳（音印）尸三獻故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后酳尸因饋獻之尊盎齊其臣卑尸酢賓長即用罍尊禮以廟室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然則古人自以罍彝尊同名蓋相序以成禮也古廷設罍諸臣所酢人君以黄金飾尊大二石金飾口耳其自諸侯卿大夫則無金飾也韓子曰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其說雖異然今世所見惟銅則其說或可信龔伯尊彝考於禮則大夫制也其稱益（當作益）公京父以為非謚所見且古文益作𡨥卦自隷書始變而今文或異然古謚（音益）為益自當以古文定也僕顧野王曰大也乙憲翻篆文屢與顏同古文作醜自當從篆（廣川書跋）

周毛父敦





隹六月既生魄戊
戌旦王格于太室
師毛父肇井伯右
內史冊命錫赤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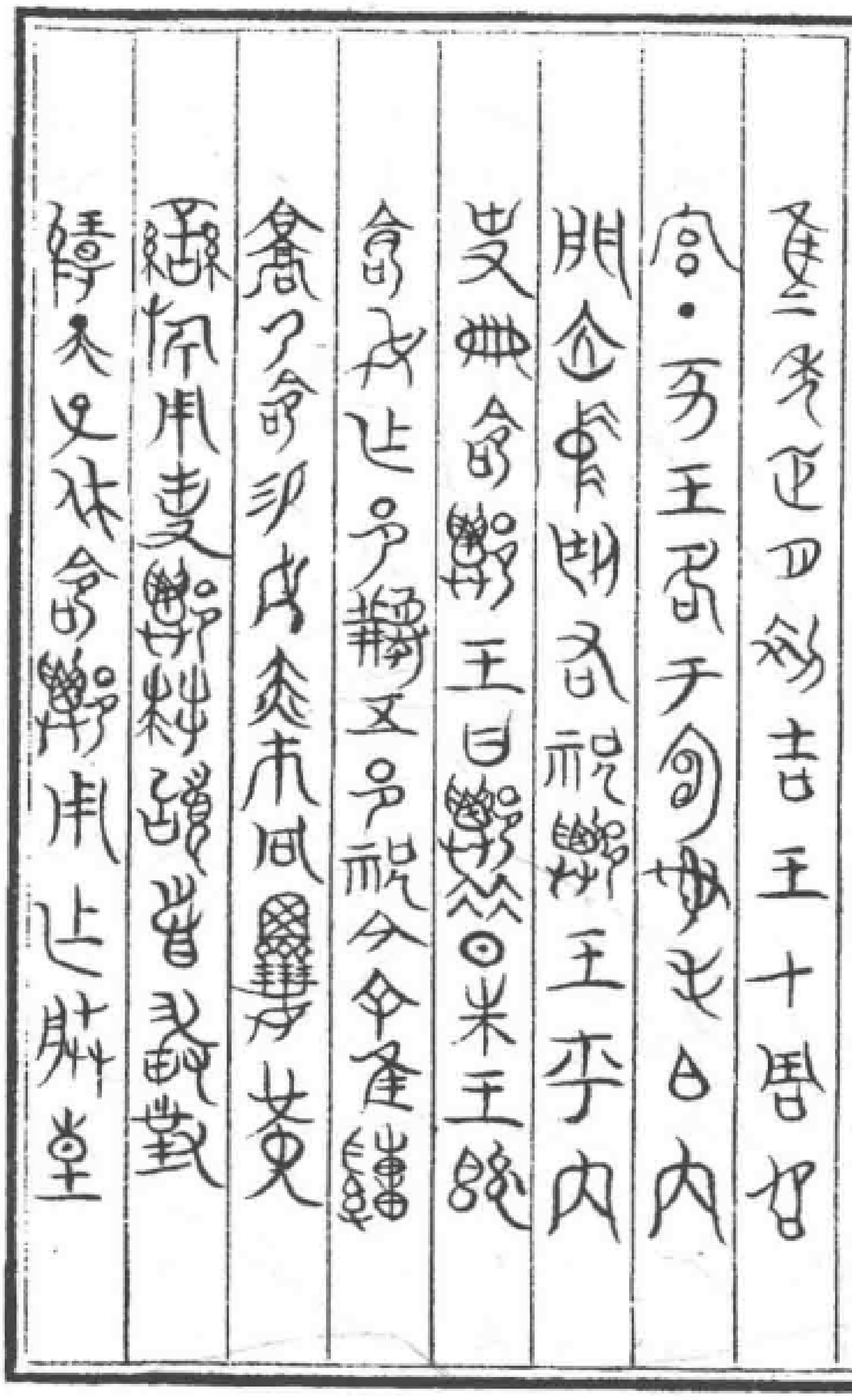
對揚王休用作寶敦
其萬年子孫其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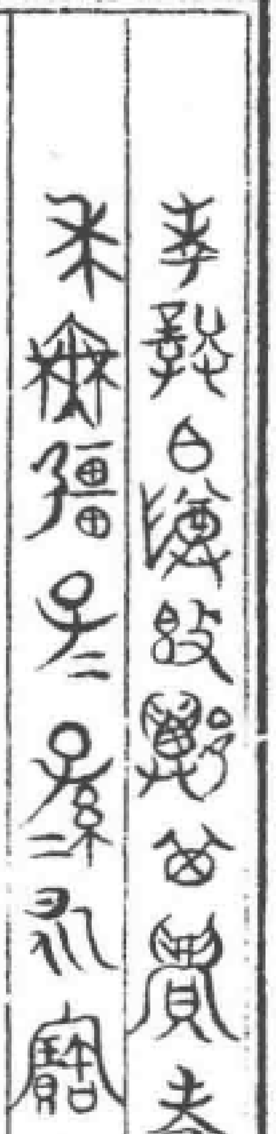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二分深四寸口徑五寸六分腹徑七寸三分容四升九合重四斤九兩兩耳有珥三足銘蓋銘四十七字曰太室大室廟中之室言大以別其次者如魯有世室是也載敦云王格于大室牧敦曰格大室蓋周之時受四方諸侯之朝必于其廟示不敢專耳詩言嗣王朝于廟者是也是廟皆謂室也曰毛父則史稱武王克商毛叔奉明水蓋史稱叔者字也春秋書毛伯者爵也卯敦亦云毛伯內門立中庭佑則毛

父其人欲以古者始字之曰伯仲及其德卲則又言父焉若
夫言内史册命者以内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册命之
耳（博古圖）

右井伯敦銘云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格于太室師　父
即位井伯右内史册命錫赤芾對揚王休用作寶敦其萬年
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古器銘文難盡通故時有斷續不可次
第廢今此銘四十餘字所不識者一字而已（師下一字不可識）因并
載其語按左氏春秋傳有井伯然古人姓名或有同者未可
知也（金石錄）

周郳敦（集古錄金石錄廣川書跋俱作毛伯敦）





○○釋文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卲宮丁亥王格
于宣射毛伯入門位中庭右祝鄭王呼内史册命
鄭王曰鄭昔先王既命汝作邑（一字未詳）五邑祝今余
隹乱商乃命賜汝赤芾同冕齊黄鑾旂用事鄭拜
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
鄭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註云薛
尚功釋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卲宮丁亥王

格于宣榭毛伯内門立中庭佑祝郳王呼内史册
命郳王曰郳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今余
唯嗹京乃命錫汝赤芾彤冕齊黄鑾旂用事郳拜
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郳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
郳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六一題跋）

右毛伯古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
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
古文銘識考知其人事續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
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錄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摹其銘

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為余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称伯者爵也史称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集古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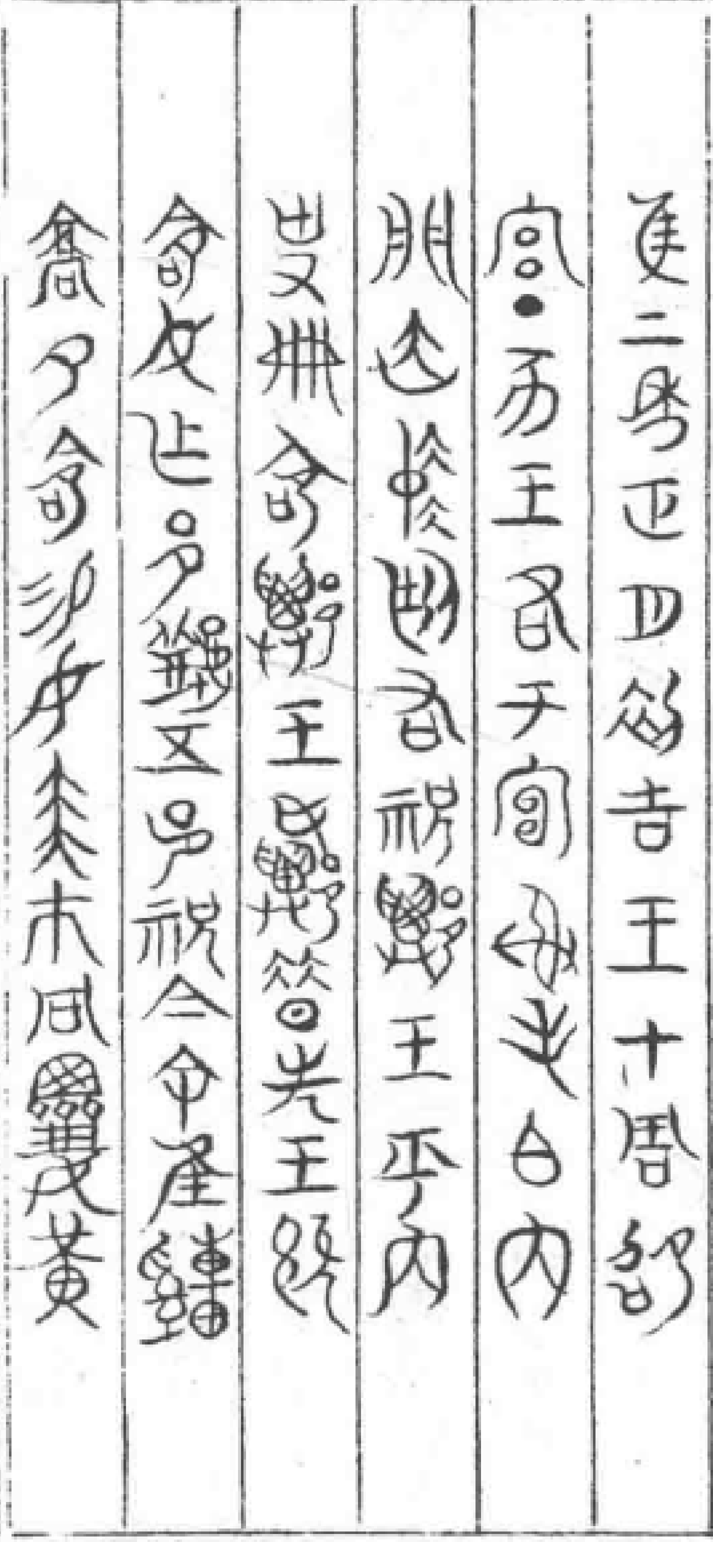
右毛伯敦銘九四其一惟蓋存藏劉原父家其一底蓋具藏京兆孫氏其一不知所從得銘文皆同原父釋祝下一字為鄭遂以為司馬遷史記所載毛叔鄭器曰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銘雖伯者爵也史称叔者字也敦乃文武時器也今究其點畫殊不類鄭字而吕氏攷古圖釋為郉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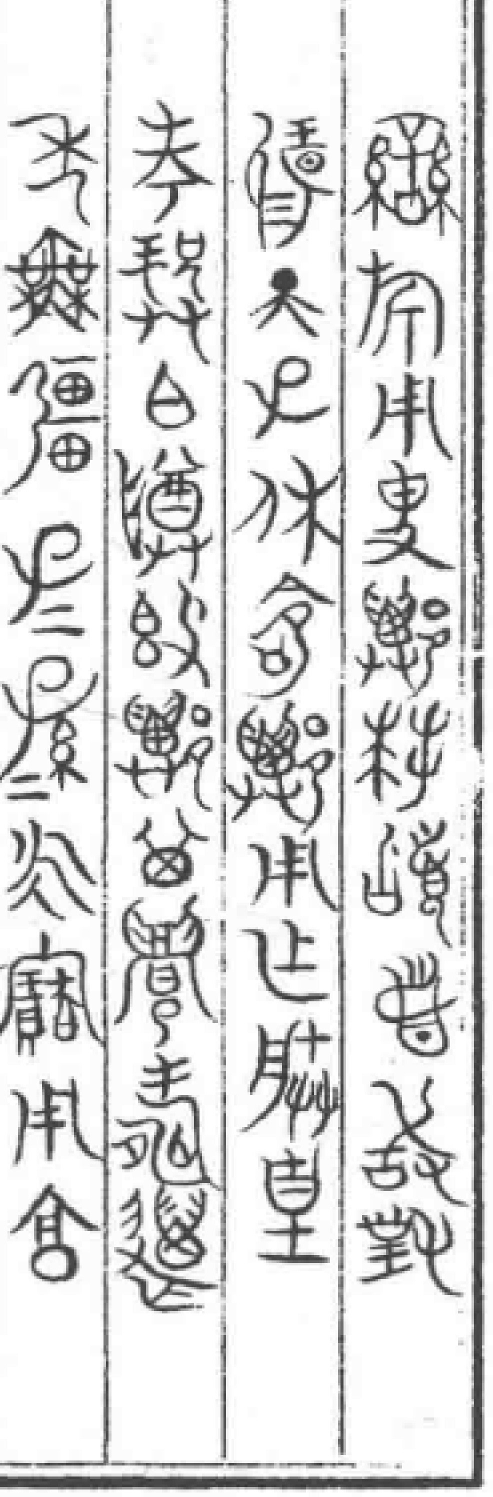
莫可攷（金石錄）

龔伯宗器其子郉所作也郉以功受天子命服赤芾彤冕黄裳鑾旂則作彝器以奉宗廟因以載其寵靈可以求其禮也皇祐中長安民得於渭上銘曰毛伯內門立中庭右祝郉王呼內史冊命郉王曰郉昔先王既命汝作邑今惟亂商乃命錫劉原父以毛伯為毛叔鄭歐陽永叔書以為据楊南仲吕大臨以鄭為郉說文弁作畀因以為證古字繁省雖不可盡考然鄭則從奠不應至此而弁不從畀其文異甚不知何以信之許慎顧野王書有鄭鄭等字吕忱謂鄭為周大夫名鄭為畿內地名惟名不可以字義求之而地邑或以為名亦不可知然則吕忱獨以鄭為周人名者恐或自得有据傳曰原伯毛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世為王臣仍為伯爵或本封絕滅食采畿內故以采邑称春秋時毛伯錫魯文公命說者文王子封為畿外之國考其時諸侯無毛國而毛叔仍文王子其受封在滅商後今曰皇考龔伯則非毛伯鄭矣周之制食采畿內者皆以地著姓則毛伯亦其食采於毛者不必以毛國尚存而號於王畿也銘曰乃惟商亂知周之冊也周之商亂其在成王世三監之變矣然此時毛伯國未絕故知非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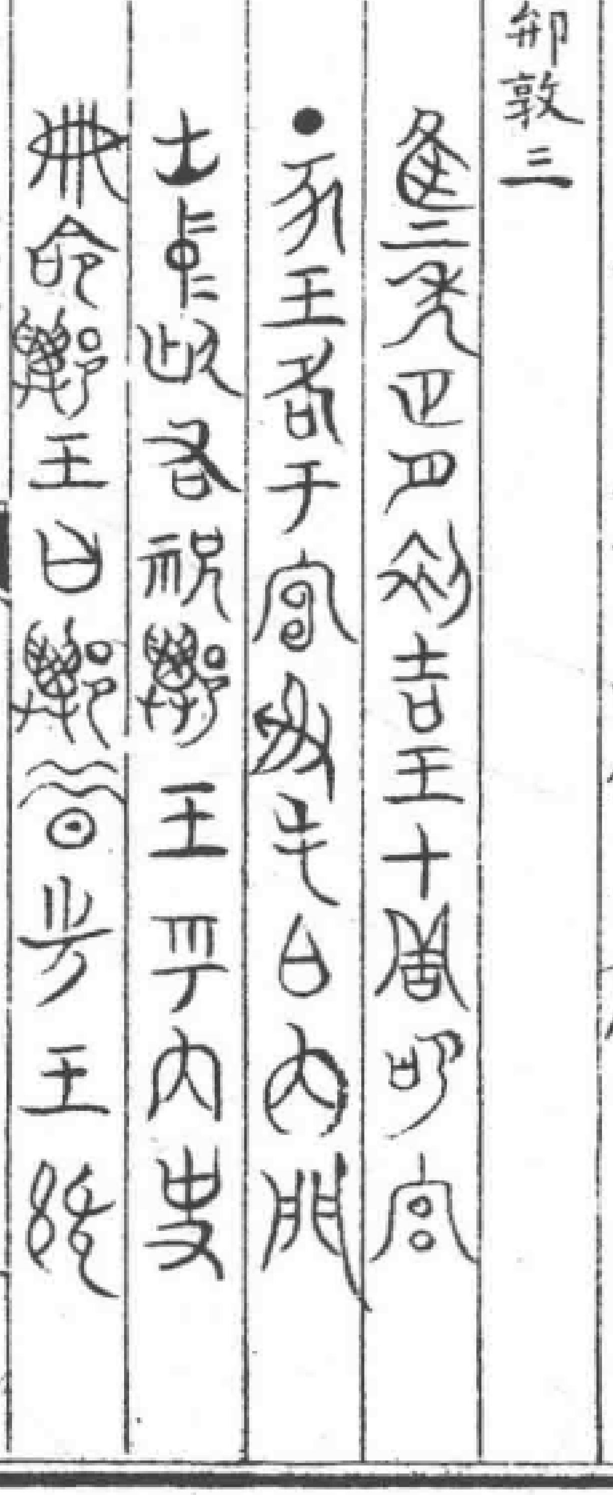
存其本號者然赤芾鑾旂本以錫命諸侯至于畿內之伯得以為寵者知為王之加賜者也（廣川書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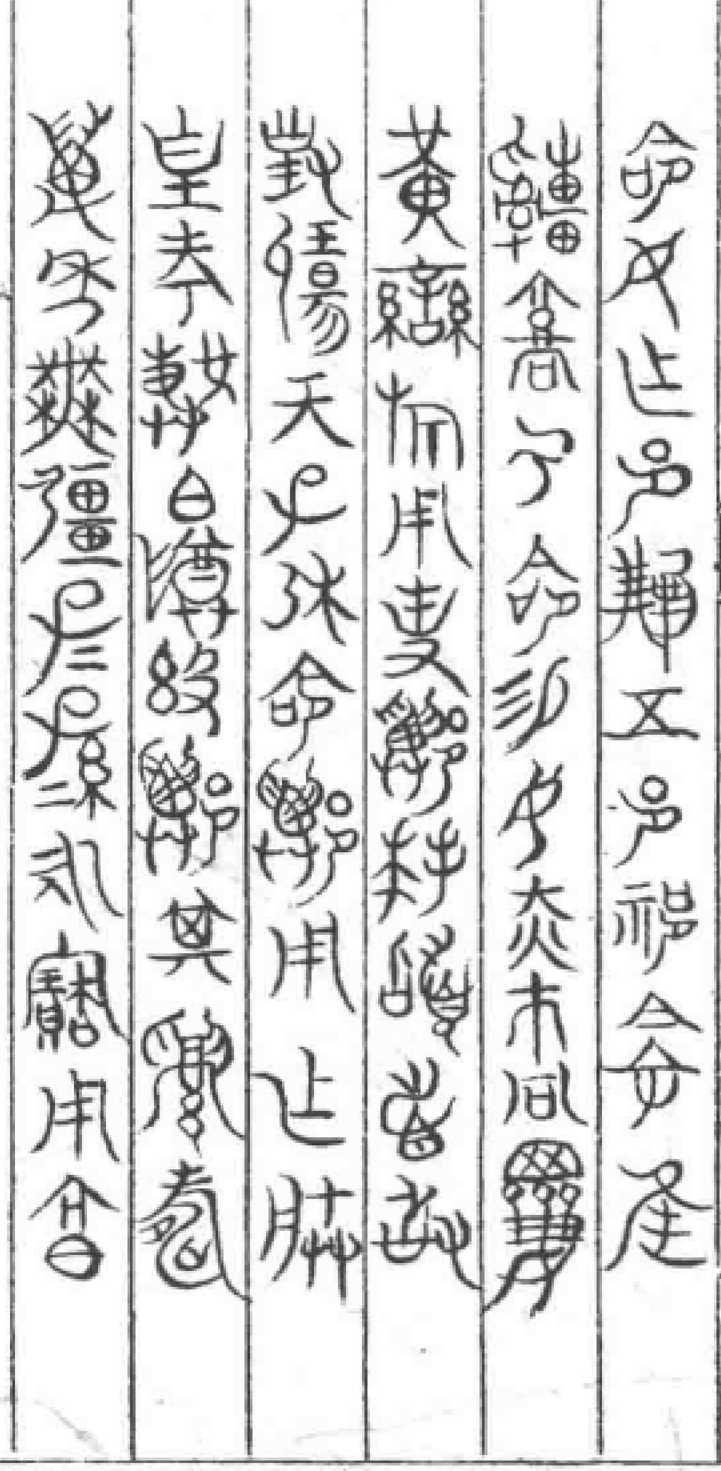
周郉敦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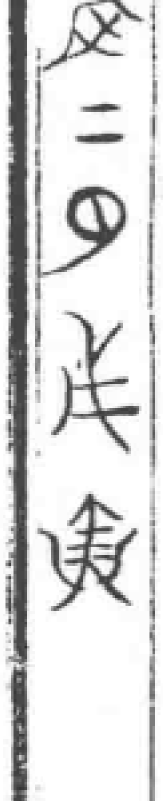
周鄦敦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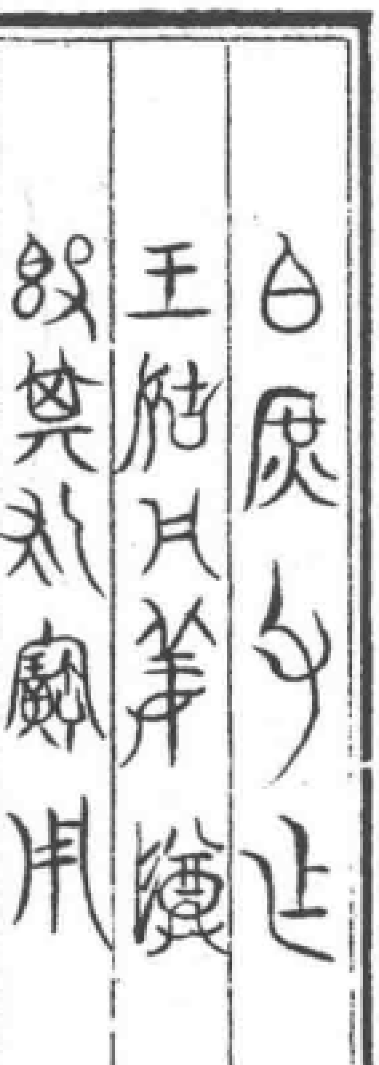


二器音釋同前

周伯庶父敦



惟二月戊寅



伯庶父作

王姑周姜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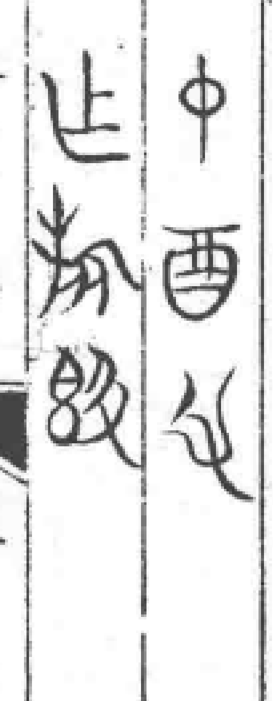
敦其永寶用

歐陽文忠公集古録云此器嘉祐中劉原父得于扶風曰伯庶父作周姜寶敦伯庶不知為何人攷古云王姑周姜稱姑婦辭也王姑夫之王母也作器者伯庶父也（鐘鼎款識）劉原父得古敦其銘曰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世或疑舟為丹又以為井者其文可考宋鮹集字舟為古文周字顧野王謂舟為周詩言舟人之子則周也古文不一其體或增上

下隨其形異不能盡以點畫校也如伯庶父伯郭父鼎上下二體文皆異也此猶可以參攷至寧為丁丁為丅省文示意豈可盡求於點畫閒耶庶父知為名矣以尊敦求其制其為有蓋飾者豈庶臣得用哉如周無丹氏井氏列于侯国者舟也齊在周為大國世與姬為婚以國聘者在名則為太姜少姜在謚則為文姜宣姜穆姜在國則為齊姜晉姜衛姜蓋以國繫姓者不特諸侯之國其在大夫以采地著者猶得稱之然則其謂周姜者可以知也周之世諸侯無以周為謚者王畿周公則得號之其他非王子弟母妻則其君王后也伯庶

父於書不可考然謂吾之姑者知其為姪矣禮有王父母無王姑其以大称者、或得號而兼之知伯庶父為齊之子也或疑為王之姑者則以周為謚矣若王之姑姊妹則為姪氏或當以異姓為姑姊婿者又非周制也尊敦失其蓋不知形制所本然、文飾備盡、至于搶也、尊敦上分趾皆作獸形、此其為有飾者也、惟諸侯則得用之、（廣川書跋）

周仲酉父敦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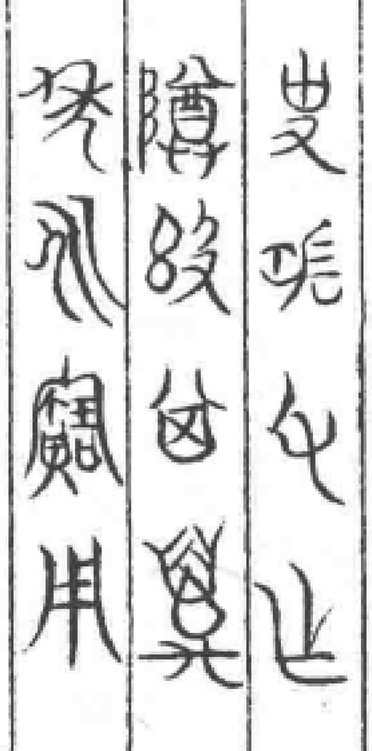


仲酉父

作旅敦

右高二寸一分、口徑六寸四分、重一斤三兩有半銘六字、其曰仲酉父經傳無所見而曰旅敦者與周虔作旅車敦同蓋旅取其衆耳叩距伯旅匜叔作旅匜審其皆非一器耳（博古圖）

周史張父敦蓋



史張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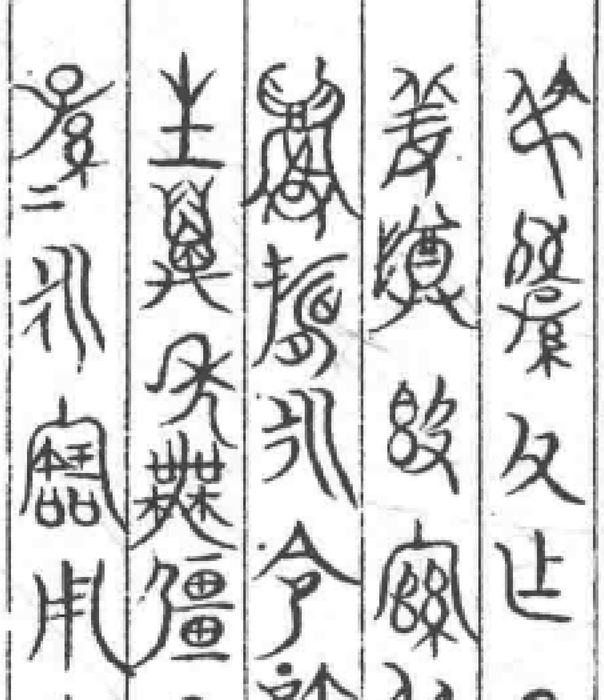
尊敦其萬

年永寶用

右高二寸三分闊徑六寸二分重一斤十四兩銘一十二字史張父作尊敦其萬年永寶用曰史著其官也曰張称其氏

也而父又見其尊為純素無文形若疊環而為之製作純古土花青紫相間粲然瑩目惜乎不得其全者（博古圖）

周孟姜敦



叔孫父作孟

姜尊敦綰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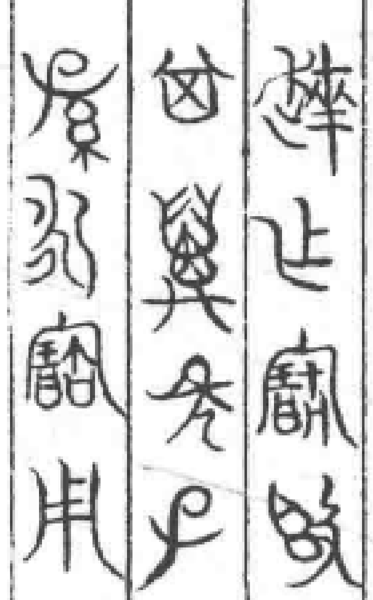
眉壽永命弥氒

生萬年無疆子〻

孫〻永寶用享

右高六寸二分、深四寸五分、口徑六寸八分、腹徑八寸七分、容七升八合重十有二斤兩耳有珥三足闕蓋銘二十八字、曰叔孫者蓋叔孫氏出於桓公之後曰父者尊之也曰作孟姜尊敦姜齊姓也齊魯婚姻之國孟則長矣以別於仲季之称與詩所謂孟姜同意（博古圖）

周達敦



達作寶敦

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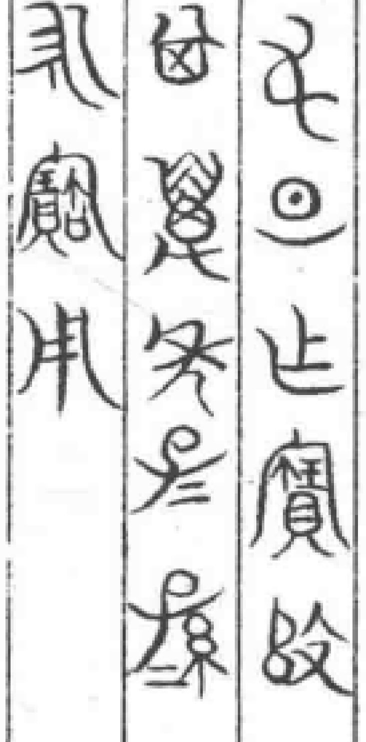
右敦銘得于王炎公明家藏墨本其器舊藏永興軍駐泊都

[illegible]

監曹佚家治平改元二月十六日河南趙君章晦叔會為釋其字云集依寶敦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上一字不可讀後子

元豊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胡簽　安國子吳興倅廳與燕文叔子彥同觀（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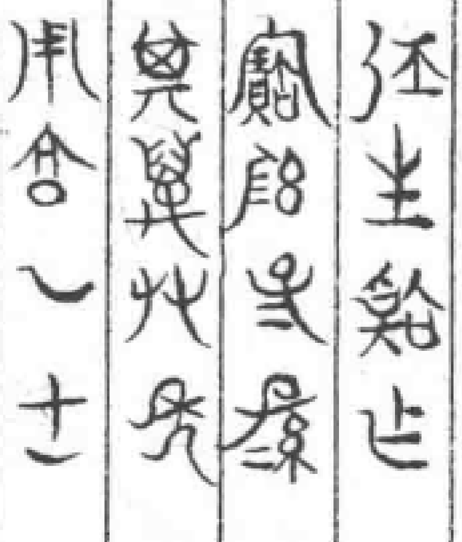
周叔旦敦



叔旦作寶敦
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

右銘一十五字得於蘭亭法帖中形制未傳不可得而考矣（鍾鼎款識）

周屈生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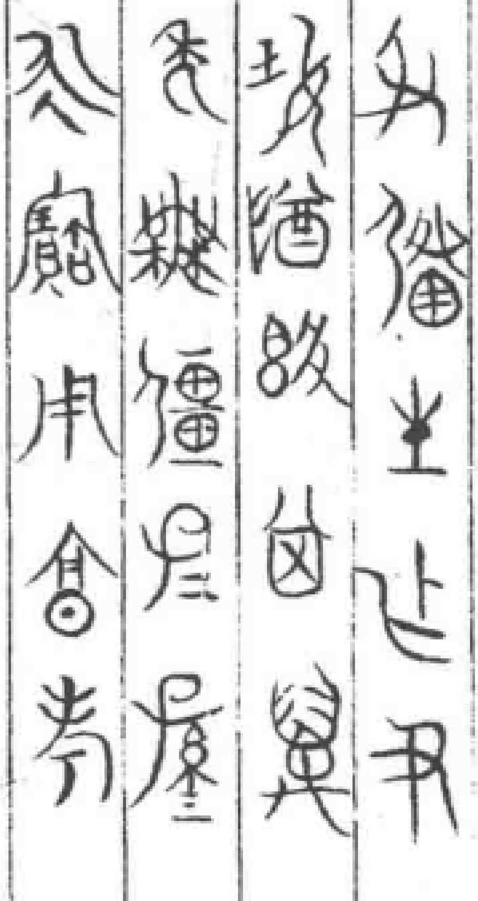


屈生龤作
寶敦子﹦孫﹦
其萬君年
用享如在

屈其姓也龤其名也曰生如龍生孫龍生之類後言用享如在乃宗廟之器有祭神如神在之義（鍾鼎款識）

周叔貓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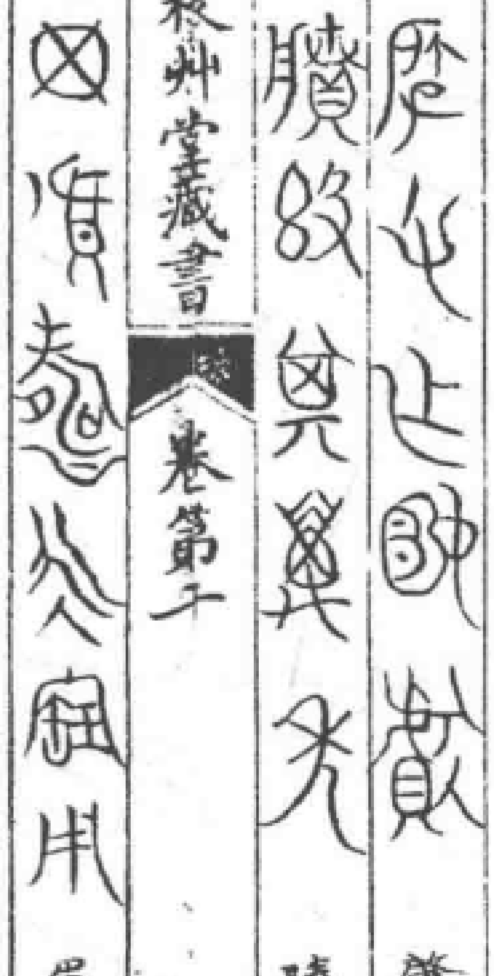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叔貓生作尸
姞尊敦其萬
年無疆子﹦孫﹦
永寶用享孝

叔貓生者叔則伯仲之序也貓則其名耳曰生則如龍生屈生之類（鍾鼎款識）

周肇父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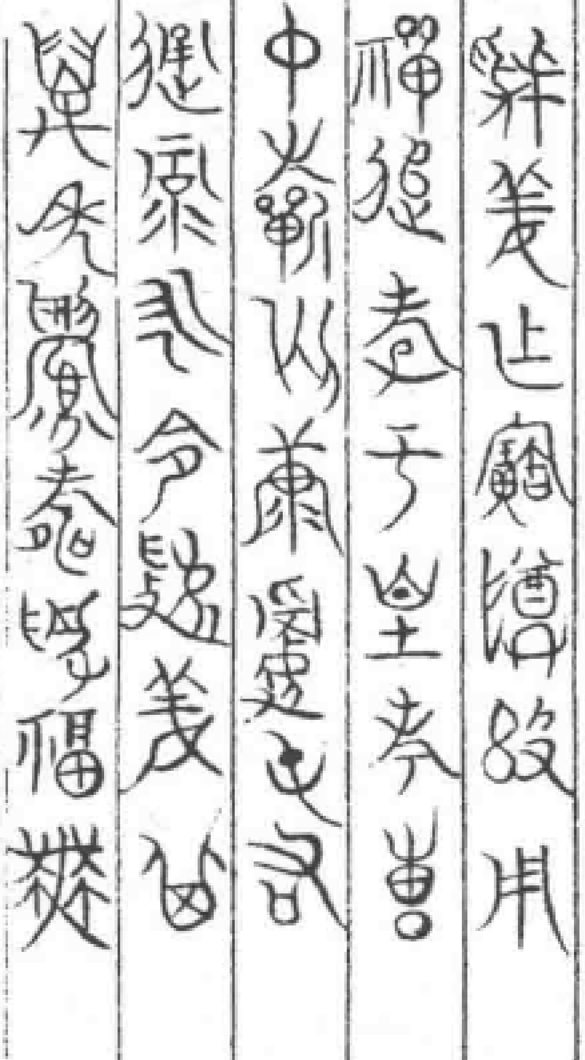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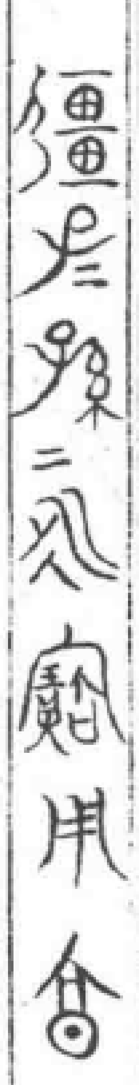
肇父作姬甗
賸敦其萬年

眉壽永寶用

肇父作姬甗賸敦按肇從聿而此從子既曰姬甗又曰賸敦形制未傳故不可考也（鍾鼎款識）

周虢姜敦





虢姜作寶尊敦用

禪追孝于皇考惠

仲祈匄康嗣純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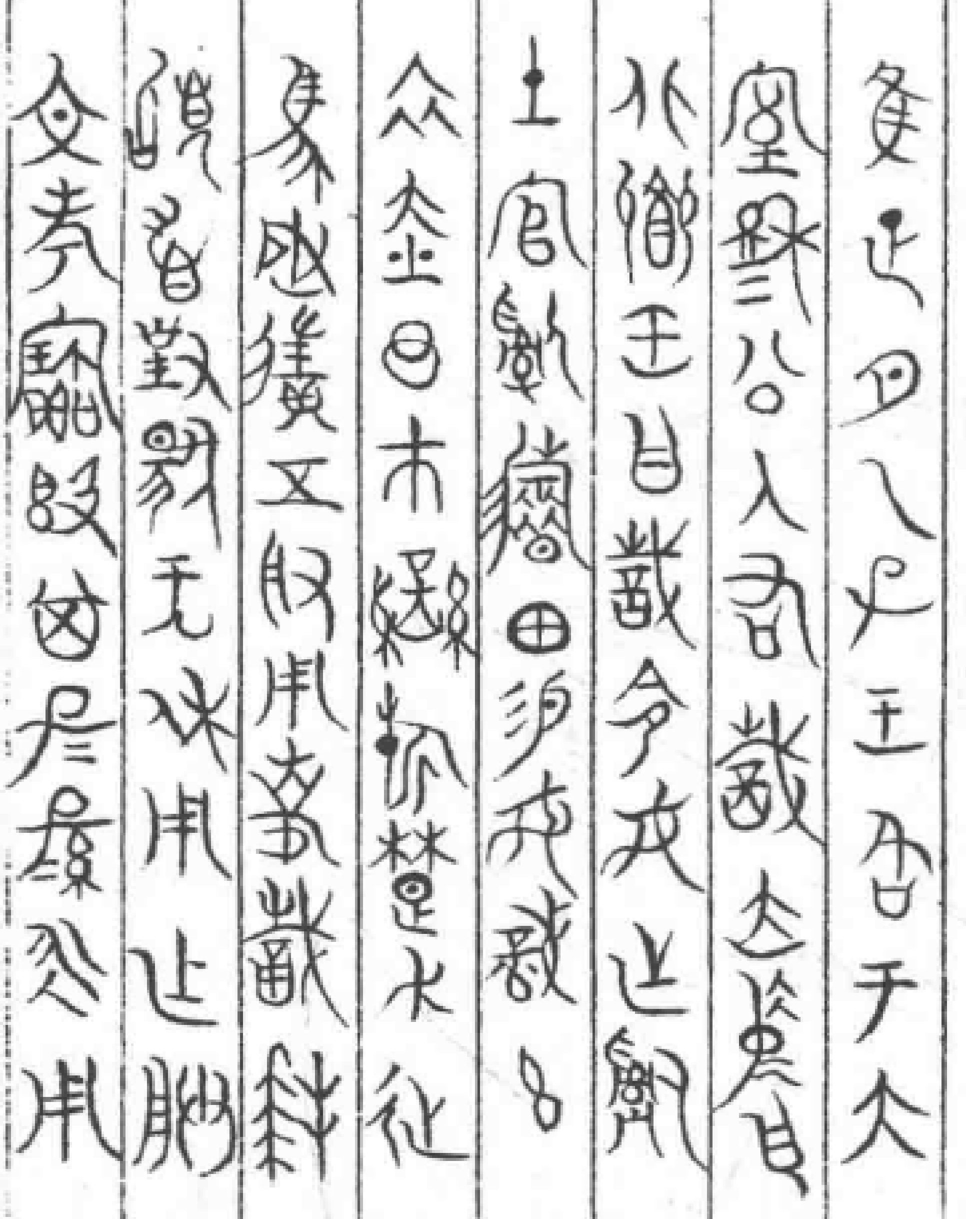
通祿永命虢姜其

萬年眉壽受福無

彊子=孫=永寶用享

銘曰、用禪追孝於皇考惠仲者宗廟祭享之器也祈匄康嗣純佑通祿永命文全與微欒鼎相類殆一時器耶（鐘鼎款識）

周戩敦



惟正月乙子王格于大

室穆公入佑戩立中廷

北鄉王曰戩命汝作司

土官司籍田錫汝戠玄

衣赤環帯鑾旂楚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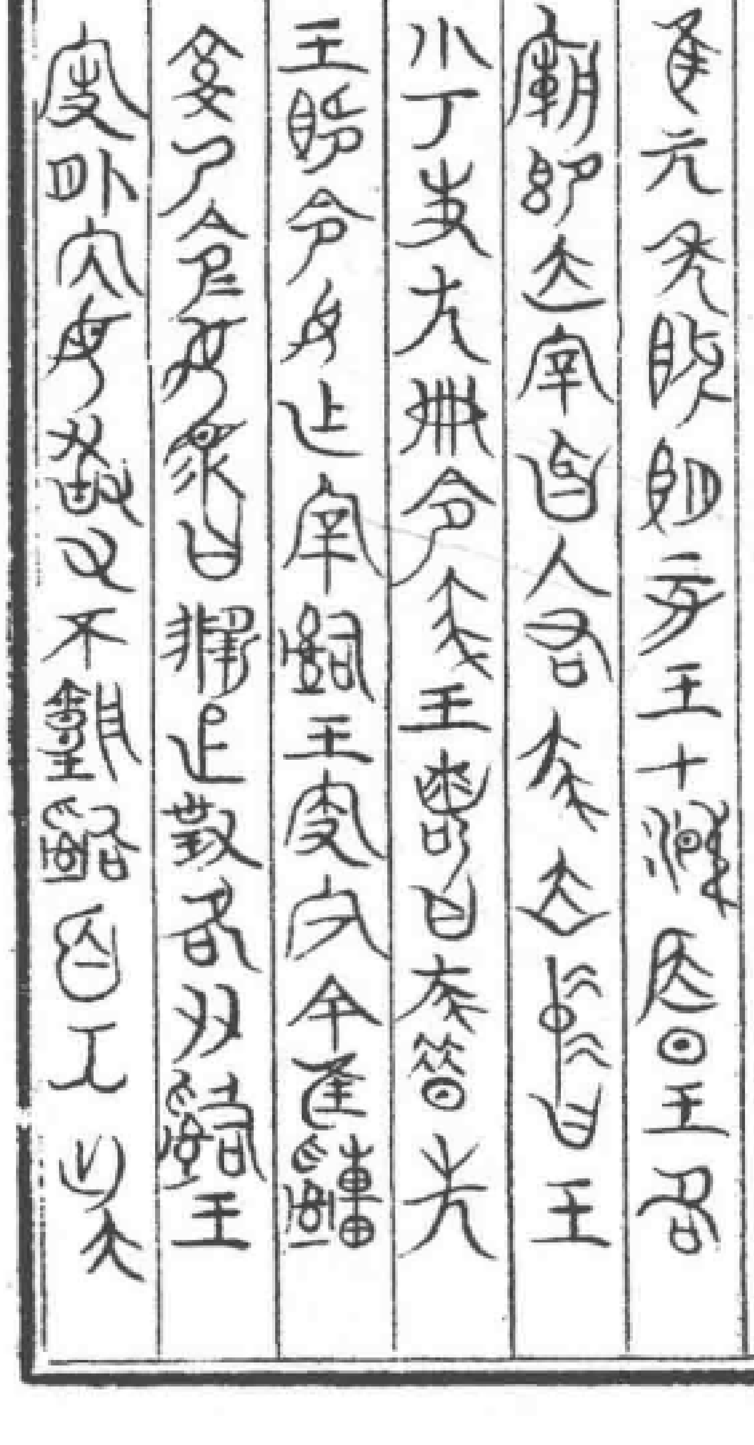
馬服　五服用事戩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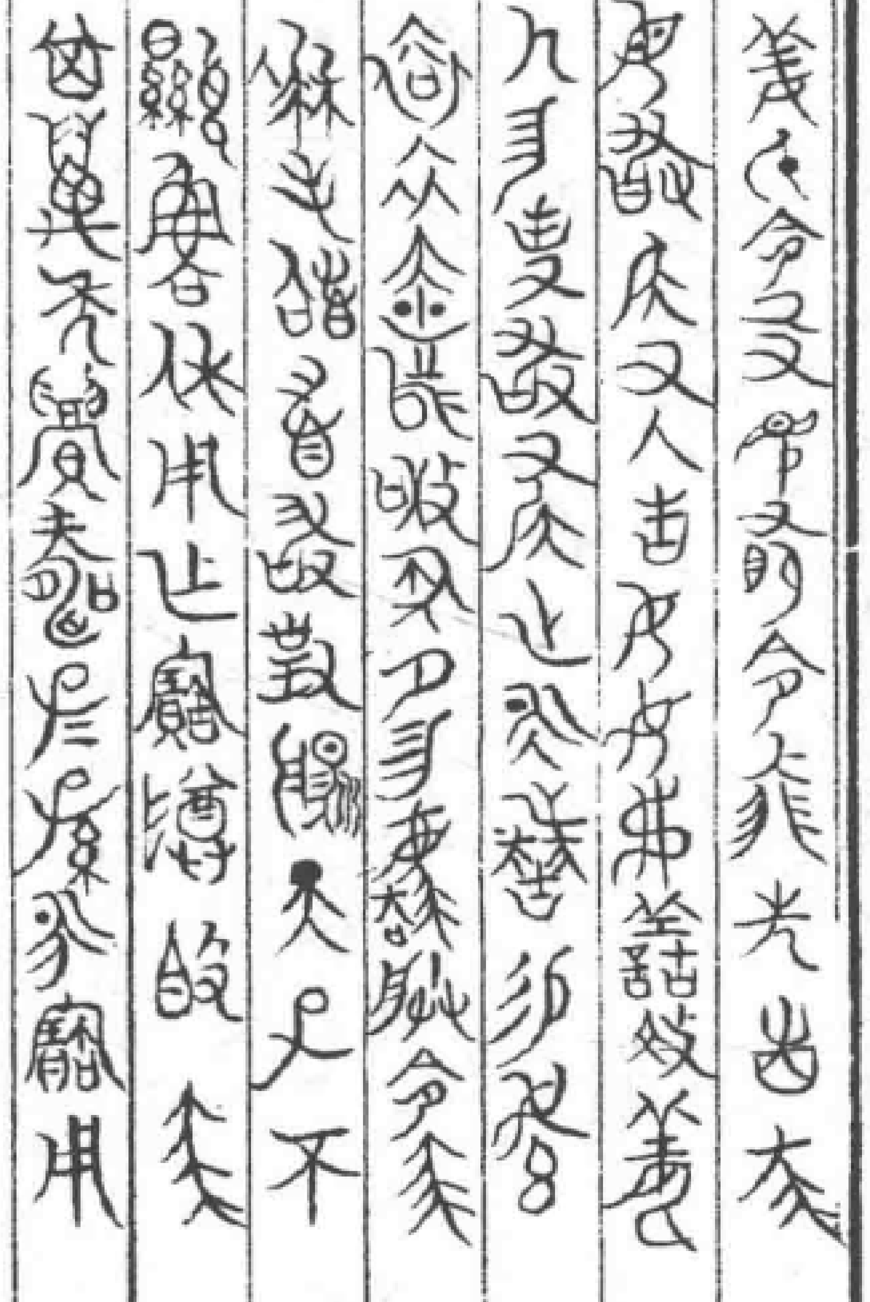
稽首對揚王休用作朕

文考寶敦其子=孫=永用

其銘與郗敦相似、文云、正月乙子及商癸彝亦曰丁子日辰剛柔不相配疑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未甚區別不然殆不可考（考古圖）

周龍敦





惟元年既望丁亥王在雝位日王格

廟即立宰忽入佑龙立中廷王

呼史大冊命龙王若曰龙昔先

王既命汝作宰司王家今余惟𤀅

京乃命二汝泊曰継足對格從司王

家外内毋敢有不敬司百工人

姜氏命乃有衆有即命乃非先告龙

毋敢庚有入告汝汝弗善效姜氏

人勿事敢有庚丕從獄錫汝玄

家衣赤舄敬夙夕勿廢朕命龙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不

顯魯休用作寶尊敦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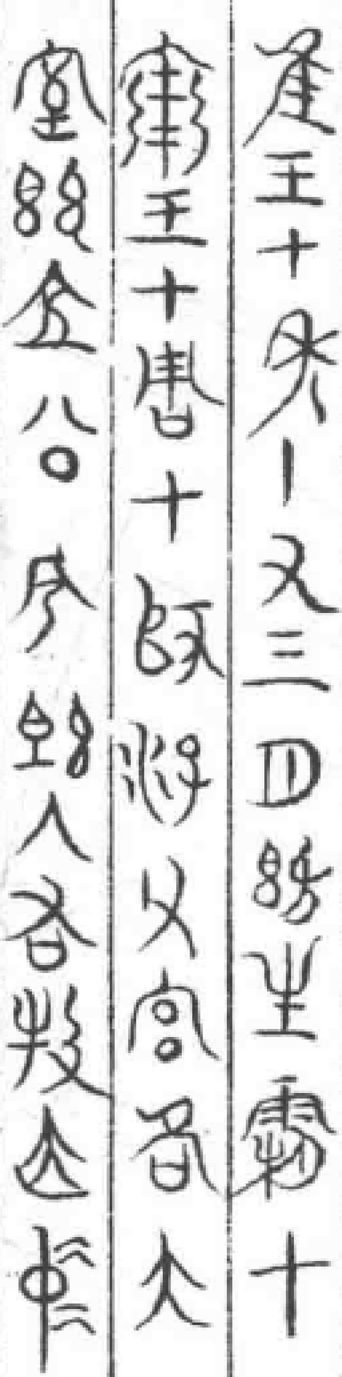
其萬年眉壽子二孫二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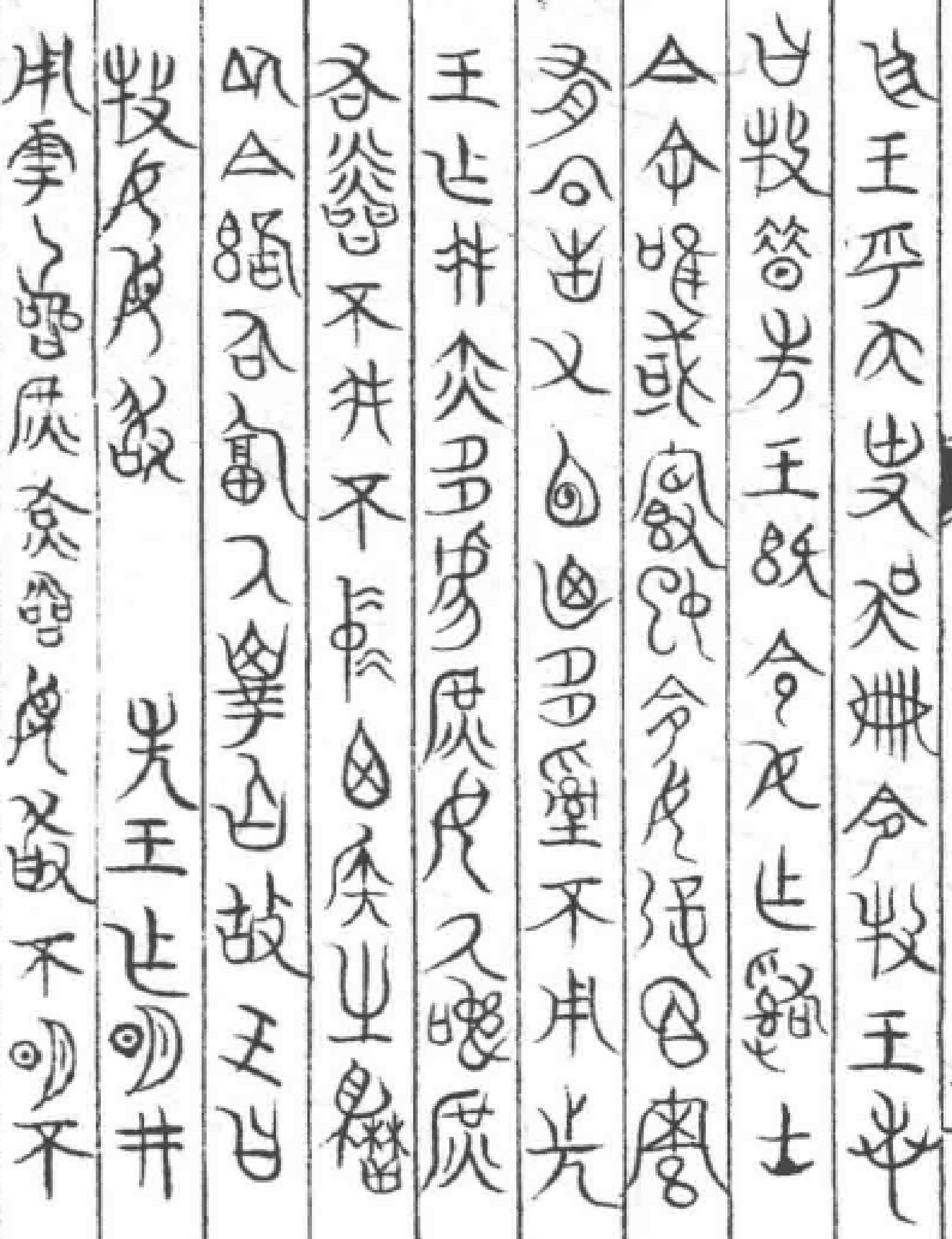
龍乃其名也、鄭有大夫公子龍周鼎亦有龍生鼎公子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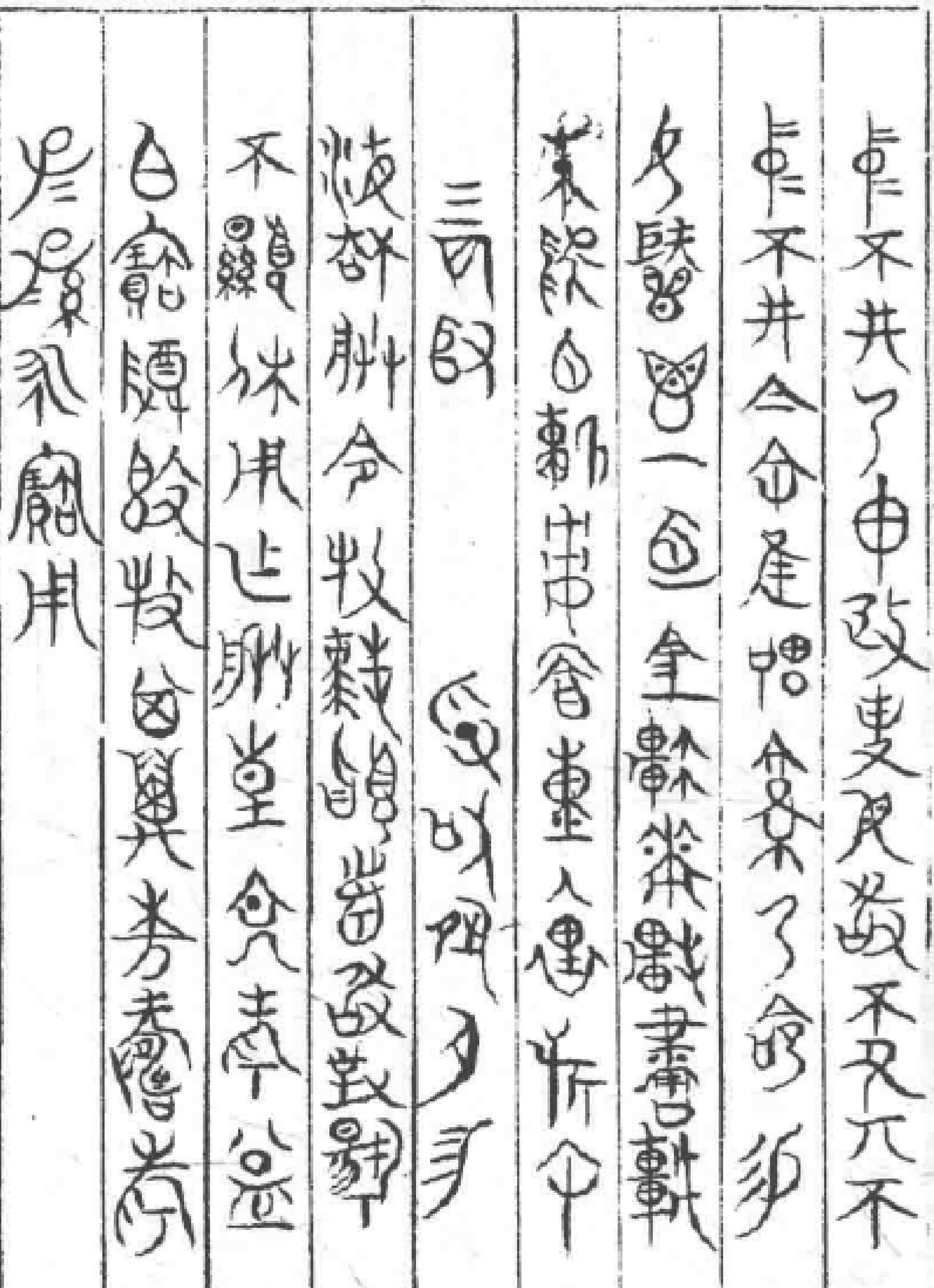
嘗為大夫此謂冊命龍作、宰司王家而錫之以玄袞衣赤舄

想非所謂公子龍也（鐘鼎款識）

周牧敦







○○○○惟王　年十有三月既生魄甲

寅王在周在師保（洔）父宮格太

室即文（位）公今　入佑牧立中

廷王呼內史吳冊命牧王若

曰牧昔先王既命汝作司王

令余唯域廬改命汝辟百寮

有同事　迺多辭又用先

王作刑亦多虐無民及侯庶

右　不刑不中迺庶之明

以今嚮司偪乃皋召故王曰

牧汝丹敢　先王作明刑

用雩乃侯右　毋敢不明不

中不刑乃申政事毋敢不尹其不

中不刑今余惟噇京乃命錫

汝秬鬯一卣金車漆車畫軒

朱虢卤　虎冕練裏　祈余

三所服　小子敬夙夕勿

廢朕命牧拜稽首敢對揚王

不顯休用作朕皇文考益

伯寶尊敦牧其萬年壽考

子子孫孫永寶用

其銘與郘敦戠敦相似所錫有秬鬯一卣及虎冕練裏之類

與寅簋相似（攷古圖）

司服所掌五冕無虎冕先儒釋毳冕之章宗彝為有耳（鍾鼎款識）

周師毀敦（銘篆闕釋文亦闕前六行）

王若曰　師毀邦安立余小子載乃

事惟王身縞今余惟噇京乃命二女

惠雝我邦小大猷邦弘潢孽敬明乃
心率以友乃子　王身谷汝弗以乃
辟　予艱錫汝秬鬯一卣圭一面節邑
三百人追稽首敢對揚天子休用作朕
朕剌祖乙伯咸益姬寶敦追其萬斯
年子〻孫〻永寶用作世寶寶惟元年二
月既望庚寅王捨于大室艾内右遷

銘文二百一十二字曰師者官也追則其名耳（鐘鼎款識）

終南古敦

右終南古敦銘大理評事蘇軾為鳳翔府判官得古器於終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蔵古敦皆不同初莫知為敦也蓋其文有寶尊敦之文遂以為敦爾（集古錄）

車敦

右敦銘其文云作旅車敦莫詳其義（金石錄）

周弡生敦

弡者恐其姓也如曰弡仲作簠簋弡伯作旅匜則又知其為一族耳皆周物也称生者亦猶輅敦曰屈生龍生鬲曰龍生之類攷考二器銘載制度文鏤略無少異當是一時所作也

（紹興古器評）

周季姬敦

按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妹亦曰季姬而文母乃翟狐氏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称之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上於斯也（紹興古器評）

周寶敦

銘三字是器敦也而識曰作寶彝蓋先王之於器用未有不以常法為貴耳觀其制作精巧文鏤精華非周盛時不能有此

周父乙敦

銘六字世人但知十干為商號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周名公尊而曰王大名公之族作父乙寶尊彝而謂之商可乎蓋父者所以尊称乙者乃其名耳而太公望再世有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然則此言父乙者豈癸公為其家廟作耶（紹興古器評）

周仲申敦蓋

二銘皆十三字仲申經傳無所見而曰旅者蓋取其旅衆之義以明非一器也考諸彝器如甗曰旅甗匜曰旅匜簋曰旅簋彝曰旅彝義率如此但二器惟惜乎不見其全耳（紹興古器評）

周邢敦蓋

銘九字𢑱器銘數凡曰家鼎寶尊寶𢑱寶敦之類而不銘功不載誓者皆自寶用又欲遺之後世使子孫傳守之不失然則古人制器豈徒為觀美而已哉按此敦與卣同制同文則知古人作器勒銘非一物器皆有是銘邢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為祖考作祭器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紹興古器評）

秦公敦

商人堋中得敦銘曰秦公作敦其制簋也當秦之世敦制尚存可以考之按禮器有敦謂有虞氏之制也周制則士用之夫大夫以上則簠簋矣皆黍稷器也楊氏圖古敦與簠無雜異矣將周人所為不得盡用有虞氏之制耶敦音頓漢人謂頓設也玉篇讀如對今轉為平聲非也先秦古器與此圖敦皆無蓋傳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故經曰敦南首明象龜蟲獸之形則古者形制亦不一特尊者有飾故與簋類其無飾者則不以龜為蓋知為上士之器也（廣川書跋）

多父敦

祁縣戴楓仲有多父敦一上有銘云多父作寶敦用祁麋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凡十八字又有天馬鼎一中凹處作

馬鼠形或云呂氏春秋周鼎作鼠命馬履之據此當是周物（池北偶談）

六藝之一録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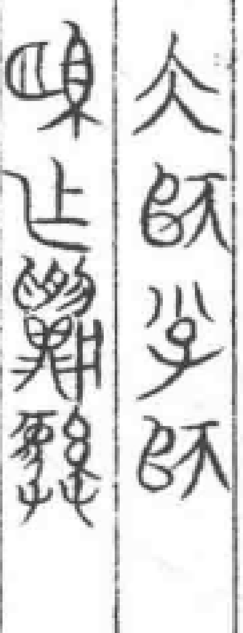
錢塘　倪濤　撰

金器欵識

周簋

周太師望簋（考古圖作小子師眼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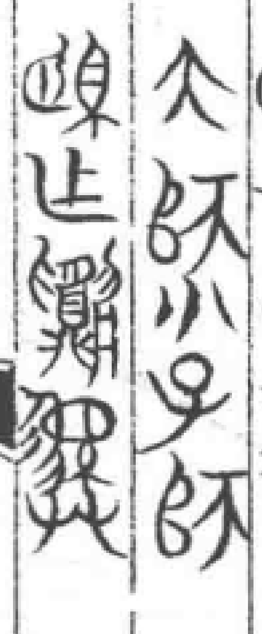
盖



太師小子師

望作𩰪彝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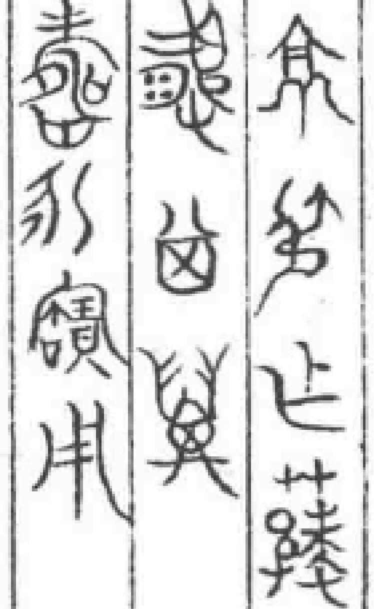


仝前

右通盖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闊五寸六分容三升七合共重八斤十有四兩兩耳四足銘共一十八字曰太師小子師望作𩰪彝按齊世譜太公出於姜姓而呂其氏也故曰呂尚西伯獵于渭陽得尚與語說之曰自吾先君太公云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銘曰太師者語其官也曰望者語其號也曰小子則孤寡不穀侯王自称之義也今簋也而謂之𩰪彝蓋𩰪訓炙熟食簋盛黍稷惟熟然後可食耳（博古圖）

小子師簋銘九字按銘曰𩰪彝而其制簋也大師小子師或官號眼其名也眼字書所不載未知其音（考古圖）

周京叔簋



京叔作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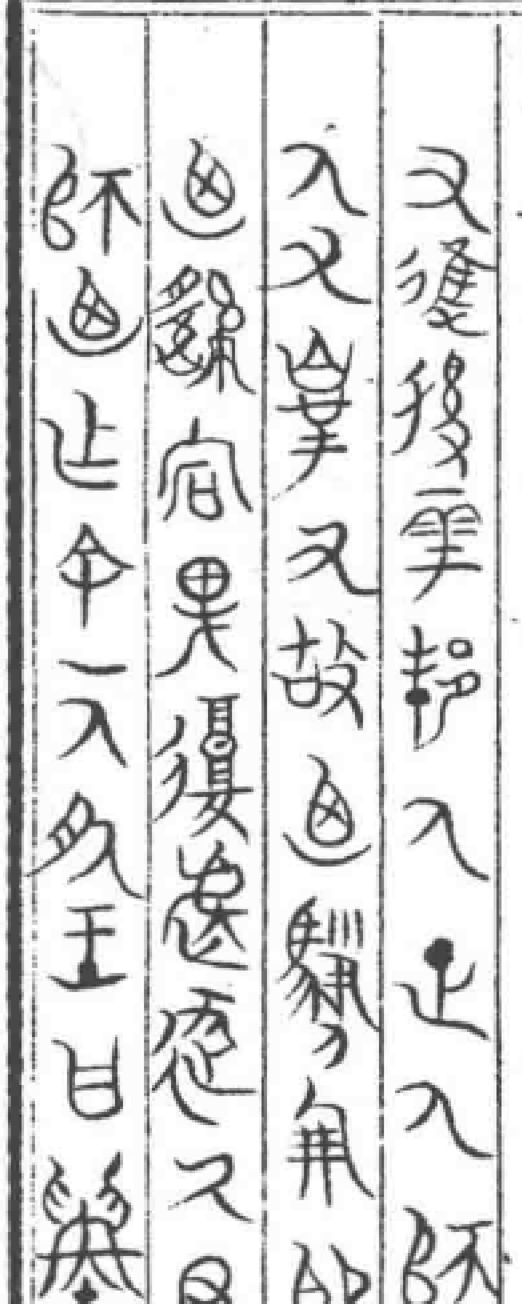
簋其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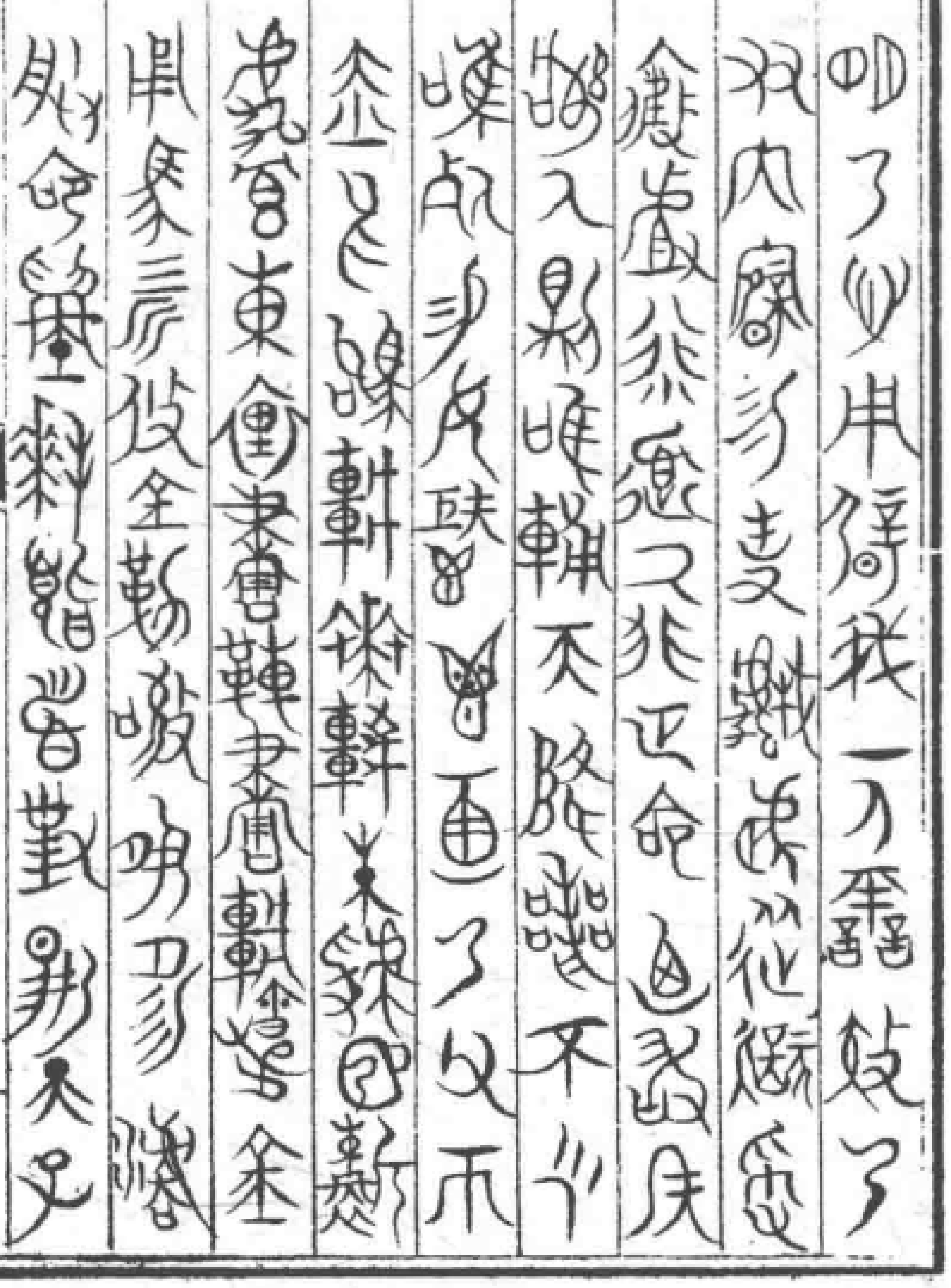
壽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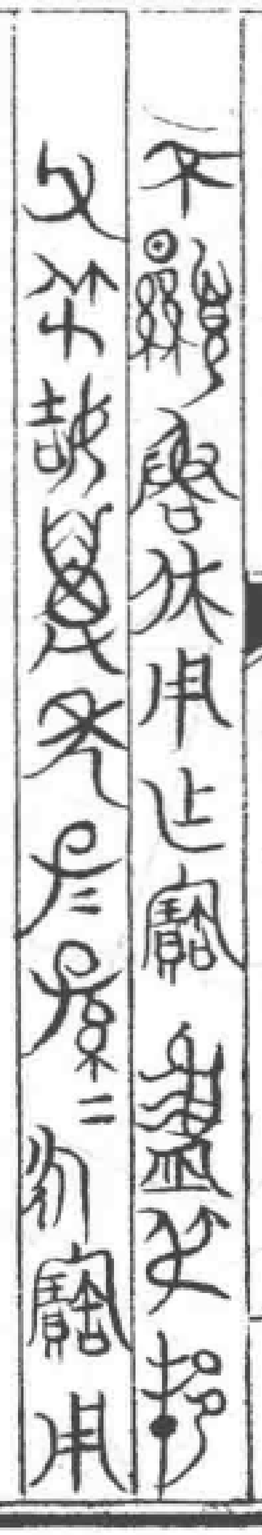
右通盖高六寸二分深三寸口徑長六寸八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一分闊五寸三分容四升共重五斤十有二兩兩耳四足銘十一字按春秋隱公元年經書鄭伯克段于鄢左傳

言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叔段請京邑使居之因謂之京城太叔者疑出於是也諸簋欵有言旅簋有言寶簋而此曰饗者因饗禮以錫其器若彤弓言一朝饗之者也（博古圖）

周寅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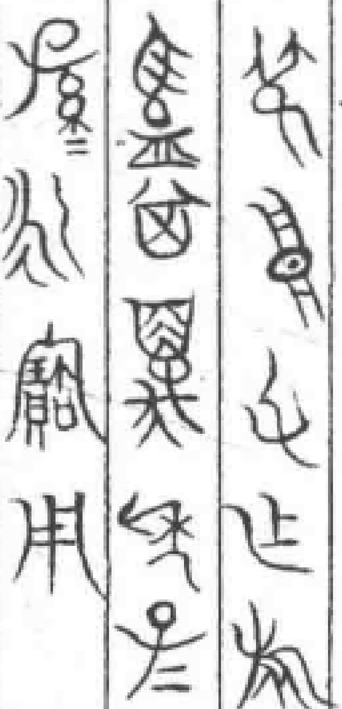
有進退粵邦人正人師氏
人有辜有故迺馭朋即汝
迺緐宕咸復虐徒故君故
師迺作余一人服王曰寅敬
明乃心用辟我一人善效及
及大辟勿事虩雩從獄受
雜獻行道故非正命迺敢矢

侯人則唯輔天降喪不廷
唯死錫汝秬鬯一卣及斧芾
赤舄駒輂華軒朱號卣劃
虎冟練裡画 画華爵金
鋪馬三所鋚勒敬夙夕勿廢
朕命寅拜稽首對揚天子
丕顯 休用作寶簋叔邦
父叔姞萬年子二孫二永寶用
右得於京兆銘一百五十七字（考古圖）

寅者不見於經傳即其銘文所載其殆有功於王室故有赤
舄（舄）駒輂華軒朱號虎冟練裹之錫其銘文典雅字畫奇古尤
非他器之比（博古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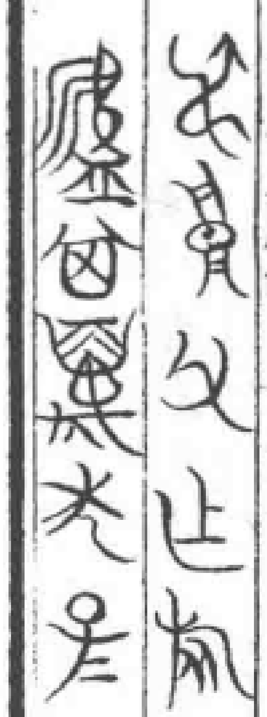
周叔高父簋（內旅字集古録作旅）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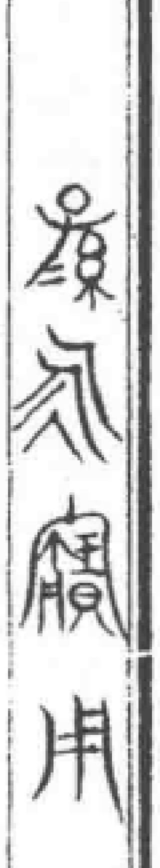


叔高父作旅
簋其萬年子二
孫二永寶用

蓋



音釋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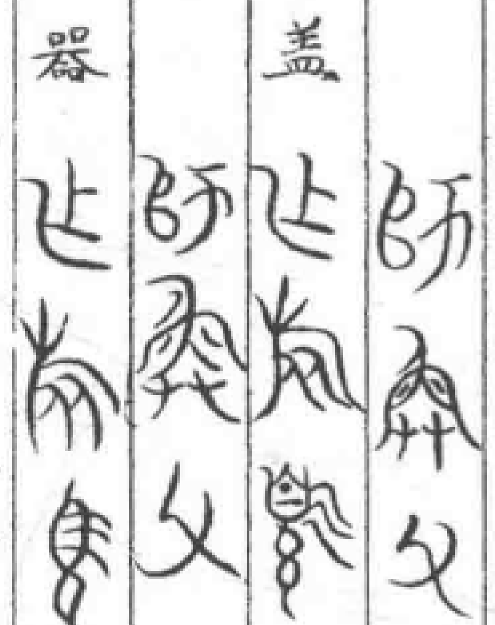


銘言叔高父如伯碩父叔邦父之類是也（鍾鼎款識）

右䵼簋銘曰叔高父作䵼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原父在長安得此簋於扶風原父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橢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為龜形與原父所得真古簋不同也君謨以為禮家傳其說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亡原甫所見可以正其繆也故并録之以見君子之於學貴乎多見而愽聞也（集古録）

臨江劉原父得銅簋考其識曰叔高父作䵼簋余按古文高當依郭䵼當依旅郭象城郭相通旅猶為中為衆與今文無異蓋人三衆也簋形圜而橢如龜原父因歎禮器散亡得此可以證禮圖誤謬且今所用簋疑禮家無所据依崇寧五年紀城得銅器數十物有內圜外方如桶其形者其蓋正作龜形容量不及今六升纔三合余考之知為簋也傳曰豆實三而觳豆為四升則簋容一斗二升以漢量校之周一斗一升有奇魏齊權量於古二而為一周隋則三而為一今之量法猶當魏隋之中則不及六升者正周之斗二升也古人制器隨時則異後世偶得一物即据以為制不知三代禮器蓋異形也又諸侯之國得自為制豈必盡合禮文哉今所見宗器自為多制鄭康成謂制之同異未聞蓋古人慎疑如此（廣川書䟦）

周師寏父簋（考古圖作師奕父簋）



師寏父

蓋　作旅簋

器　同前

右銘曰師寏父作旅簋師言其官如師遽師毀師毛之類是

也（鍾鼎款識）

師奕父旅簋底蓋有銘銘皆六字（考古圖）

伯考父簋

陳氏得古簋其文曰伯考父作此寶簋形制與原父所得甚異不知其為何代器也然古以敦璉瑚簋為同物漢儒考定皆黍稷器也前世禮官謂簠簋以銅而後世以木者非也鄭康成曰敦有首者尊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則所論已異貫公彥唐人名知禮其論簠簋曰以木為之容斗二升上刻以龜如是而已豈不知旅人為

[illegible]

簋。其用以銅者、自周有之。而夏商則或以玉。、今簠簋有幸而存者、皆銅也。、若旊瓦刻木、則宜世久不得見、周之簠簋。大夫刻為龜。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則橢而圜以象龜、蓋者、諸侯制也。刻以龜而為飾於蓋者、大夫制也。後世以大夫之制行於天子、且用以享帝、則非矣。禮家不論於此（廣川書跋）

䵼簋

先秦古器有䵼簋、楊氏古器圖有䵼甗、永叔集古皆在其名不殷、或曰以火亨䵼也、不知簋存黍稷、且又可烹飪耶、考其文，協當為旅、今字學諸書、有据可考、不知諸公皆以為䵼何也、古之食禮有正鼎、又有陪鼎、而進黍稷者以簋、進稻粱者以簠、故有八簋六簠、又有一物而二簋者、皆旅陳於席、則以衆列而進者、皆謂之旅、其甗言旅者、亦用以亨享、非一器也（廣川書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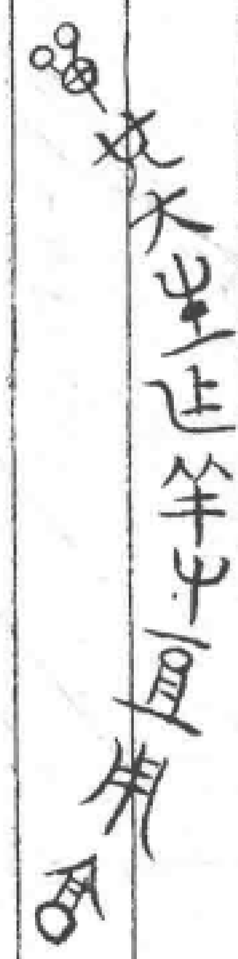
宋公寳簋

河南王氏得銅簋六、其制各異、銘曰宋公作寳簋、或疑其器在一時而制不同、將無所考於禮耶、蓋禮則有之、後世不得其制、而但守一物而為据者鮮、或不亂於禮也。元豐三年詔禮官考据典禮、定為奉祀禮文、其書大備、禮官請依古作簋

簋上。難其事、謂禮制無明憲、今偶得一器、即用為据、則古之禮豈盡此一器、嗚呼昭鑑遠矣。今考宋公簋、知禮器未可以一而据也（廣川書跋）

周豆

周疑生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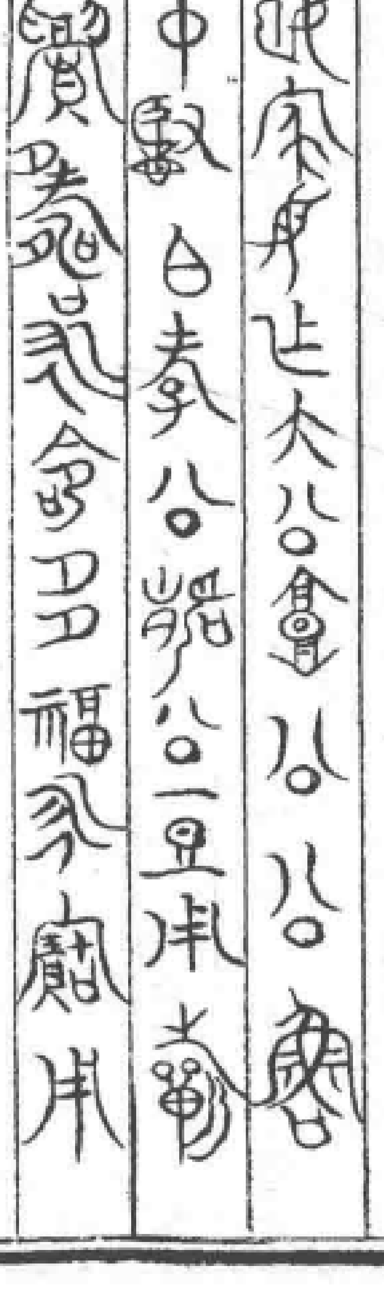


單疑生作養豆用享

右高四寸五分、口徑五寸四分、重二斤一兩、銘八字、單疑生、考之經傳無見、唯周有單穆公、號為盛族、然所謂疑生者、蓋指其名、若左氏言甯生、書言宜生、皆指其名也。此器上若盤狀而復穿鏤於濡物、宜非所設、然純旁尚餘四拱、意其必有承盤、是必亡之矣。（博古圖）

周姬寏豆

（攷古圖、廣川書跋俱作齊豆）



姬寏母作太公郭公　公魯仲

仲覧伯孝公静公豆用祈

眉壽永命多福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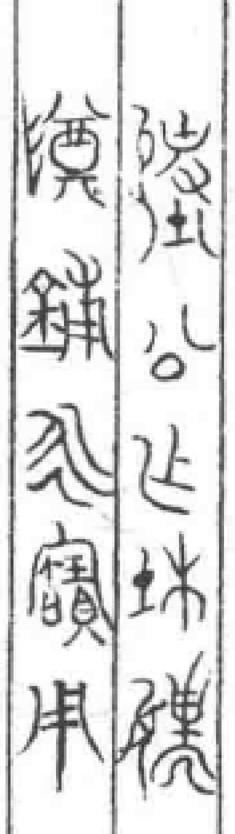
致古云蔡博士肇藏銘二十九字（鍾鼎款識）

考器之形、知為豆矣、而曰齊豆呂氏以銘得之曰作太公郭公孝公豆蓋齊世家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始立、如郭公以下三世至孝公始見於史記去呂伋十四世矣、今考齊世家無郭公曰孝公、則其世數甚遠、雖一豆之薦不知是遍於宗廟、然自一時作器書以有別不知諸侯享廟、其得至十四世耶當周之時秦有太公其後世為孝公田氏亦有太公而後世無以孝公為謚者雖世有相類然以太公號末之孝公皆遠在十世後可考也（廣川書跋）

熙寧中得於扶風銘三十字（考古圖）

周鋪

周劉公鋪（考古圖作杜嬬鋪鐘鼎款識作劉公簠）



劉公作杜嬬

尊鋪永寶用

右高五寸五分深一寸六分口徑七寸六分容二升三合重五斤銘十字按周靈王時有劉定公景王時有劉獻公此曰

劉公未審其誰也然言公而不言謚以其劉公自作此器追享杜嬬宜乎不言其謚也劉字當從卯金刀而說文止有鐂字從卯金田、此以又易田乃近刀意而許慎解金字今聲也下從土㐅注而旁象金生於土中此去其聲畢取生金意其者文如此曰杜嬬者無見於書傳觀此形制、雖承槃小異於豆、然下為圈足宜豆類也致禮圖有所謂豊者亦與豆不異、鄭玄謂豊似豆而卑者是也是器形全似豊、然銘曰鋪者、意其銘鋪薦之義鋪雖無所經見要之不過豆類蓋銘之有或異者是宜列之於豆左也（博古圖）

杜嬬鋪得於京師、銘十字、按公食大夫禮大羹湇不和、實于鐙、鐙文從金、即金豆也、此器從金從甫、其形器似豆而卑以為簠則非其類、以為豆則不名鋪、古無是器皆不可考（考古圖）

簠之字小篆作　籀文作　蓋小（篆）簡而籀文益、今鋪字從金從甫則為簠無疑也（鍾鼎款識）

甗錠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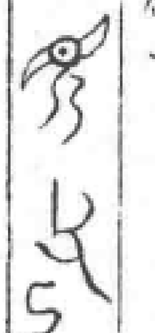
甗之為器上若甑而足以炊物下若鬲而足以餁物蓋兼二器而有之或三足而圜。或四足而方。考之經傳惟周官陶人為甗且言實二鬴、厚半寸脣寸、而不釋其器之形制鄭玄乃

[illegible]

謂甗無底甑而王安石則曰從甗從瓦、鬲獻其氣甗能受焉、然後知甑無底者、所以言其上、鬲獻氣者、所以言其下也、然說文止謂為甑、蓋指其具體而言之耳、五方之民言語不同、故各為方言以自便、是以自關以東謂之甗、或謂之鬵、至梁乃謂之鉹、或謂之酢餾、名雖不同、所以為器、則一而已、是甗也、有銘曰彝者、謂其法度之所寓而有常故也、惟有常而不作奇功、此所以為孰物欤、其後復有銘鍑者、用以薦熟物、其上則環以通氣之管、其中則置以蒸飪之具、其下則致以水火之齊、蓋致用實有類於甗、故有所謂虹燭鍑、與夫素鍑者、於是咸附之於甗末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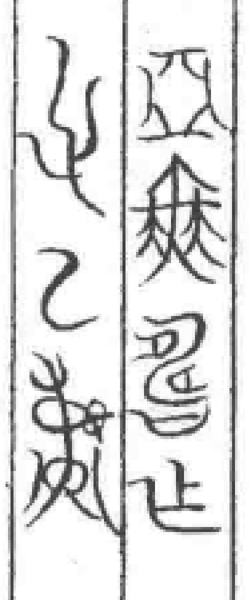
商甗

商父己甗一



見父己

商父己甗二



亞無倚作

父己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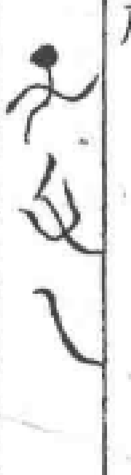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一尺三寸深自口至隔六寸有半自隔至底三寸口徑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五分容自口至隔一斗一升自隔至底三升九合重一十四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三字

後一器高一尺二寸一分深自口至隔五寸八分自隔至底三寸、口徑九寸耳高二寸闊二寸一分容自口至隔九升自隔至底三升三合重十有一斤三足銘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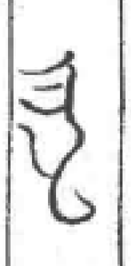
右按三代之間惟商人號為尊神先鬼而後禮率民以事神陳之祭祀者曲致其盡故於此特以見為銘蓋以祭神如神在而僾然必有見乎其位故也非事亡如事存者曷以至此後一器曰亞者廟室之形曰無倚者疑作器者之名也（博古圖）

父己甗銘三字、按商十世之君曰雍己此曰父己、則是子銘其父之器也、而又曰見者、宣記禮者所謂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者耶商人號為尊神於祭祀曲致其盡而銘者所以立義考其名而求其義則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不待較而後可知矣（紹興古器評）

商父乙甗



子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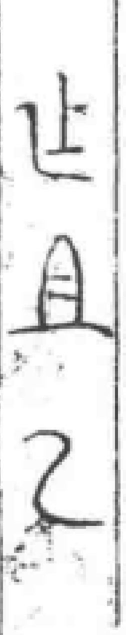


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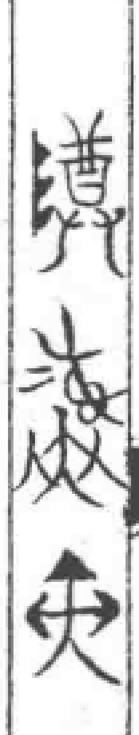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一寸九分深自口至隔五寸九分自隔至底四寸

一分口徑八寸八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二分容自口至隔八升自隔至底三升五合重十有一斤四兩三足銘四字曰子虎父乙子商器類銘之蓋子商姓也乙商君之號曰虎則取似其形而所藏器有五虎父丁鼎亦作此虎形蓋饗禮形盤亦虎也以人道事神故宜有此而司尊彝用虎以為追享之器則虎之為義其或取此是器純緣之外三面作雷紋饕餮而隔復皆不加文飾為商物也（博古圖）

商祖己甗



作祖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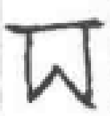


尊彝癸

右高一尺一寸四分深自口至隔五寸八分自隔至底二寸八分、口徑八寸六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一分容自口至隔七升自隔至底二升五合重九斤有半三足銘六字或以商高宗朝有臣嘗作高宗肜日以訓王曰祖己則祖己者疑商之臣乎然按彝器間類多以祖乙祖丁祖戊祖辛為銘則凡稱祖者孫之所作也乙丁戊辛云者乃其號耳用是考之祖己者其惟商之雍己歟言癸者商有天癸癸為己作癸器也此甗而謂之尊彝非周官所謂六尊六彝之謂蓋商制未分氏可尊可法者則曰尊彝（博古圖）

銘曰作祖己尊彝癸此癸字亦作一草三包與商癸鼎之字同（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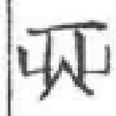
商鬲甗（鍾鼎款識作丙甗）



象鬲形

丙（鍾鼎款識）

商鬲甗二



象鬲形

前一器高一尺一寸八分、深自口至隔五寸九分、自隔至底四寸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二分口徑九寸一分容自口至

隔八升三合自隔至底三升二合重十有一斤七兩三足銘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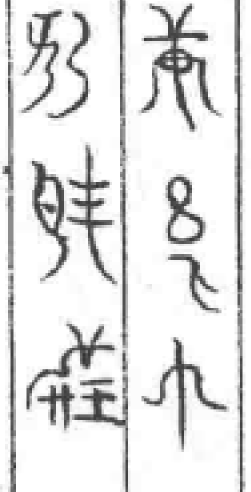
後一器高一尺二寸一分深自口至隔六寸自隔至底三寸三分、口徑九寸三分容自口至鬲九升自隔至底三升二合重十有一斤四兩兩耳三足銘一字

右二器銘各一字皆象鬲之形蓋甗之為器上體作甑下體作鬲王安石嘗釋其義以謂鬲獻其氣甗能受焉取鬲以為銘可謂得之矣（博古圖）

前一器銘曰丙如鼎之銘辛銘癸之類、後一器銘一字作象

形鬲字（鍾鼎款識）

商庚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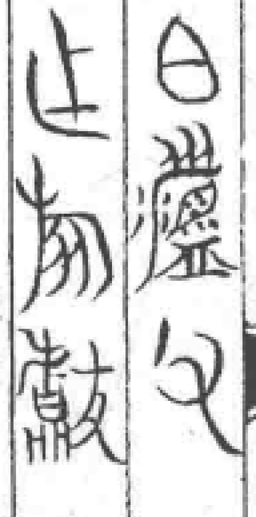
庚亥

銘六字曰庚午為慮姊彝（攷古圖）

按攷古錄曰此器藏開封劉氏銘文極古唯辨庚亥二字（鍾鼎款識）

周甗

周伯溫父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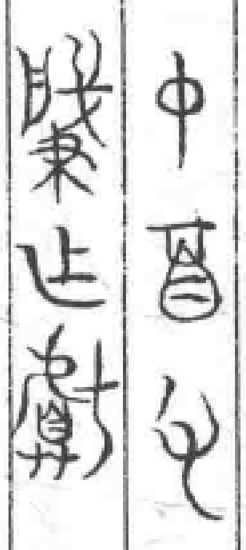
伯溫父

作旅甗

古甗皆有蓋有秝（秝讀者歷）其下可燮上可幕以為烝塵者也許慎言後改為甑甑甗形相類不可便為一物特後世甗廢而甑獨存也觀廩人甗甑甗司空罍豆籩便知甗非甑矣甗在漢讀若言在隋彥音今人依偃不知聲類所以改者何也古者鼎俎簋簠皆有數故其次者謂之旅旅言其衆又曰亞也獨甑不見上下之等與其數如何今其銘曰伯熏父作旅甗知古之為甗以備薪蒸者非一器也考古圖以熏作溫今按

籀書溫之文若此孫炎韻以佘廬讀進也王存乂瀘水篆字亦若此然則字當為瀘（廣川書跋）

周仲酉父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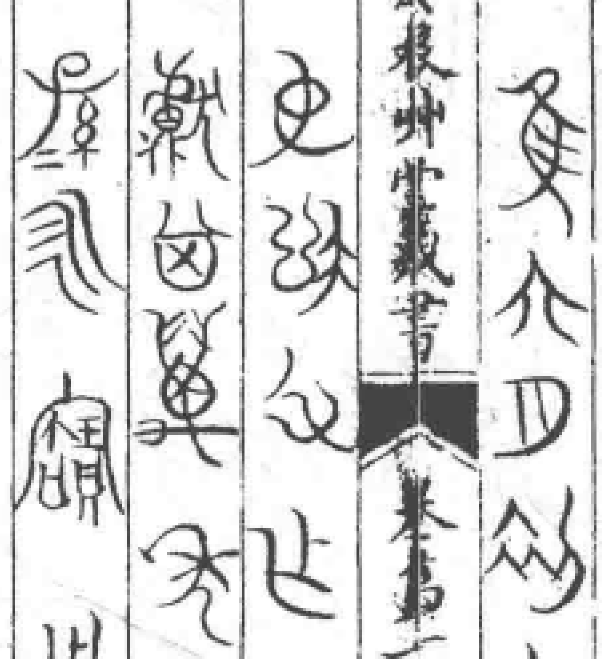


仲酉父

肇作甗

周有敦蓋亦曰仲酉父作旅敦皆一時物也肇作甗者言始作此器耳（鍾鼎款識）

周仲信父方甗



唯六月初吉

仲信父作旅

甗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

攷古錄云按舊圖云咸平三年好畤令黃鄆獲是器詣闕以獻詔句中正杜鎬詳其文惟史字楊南仲謂不必讀為史當作中音仲耳（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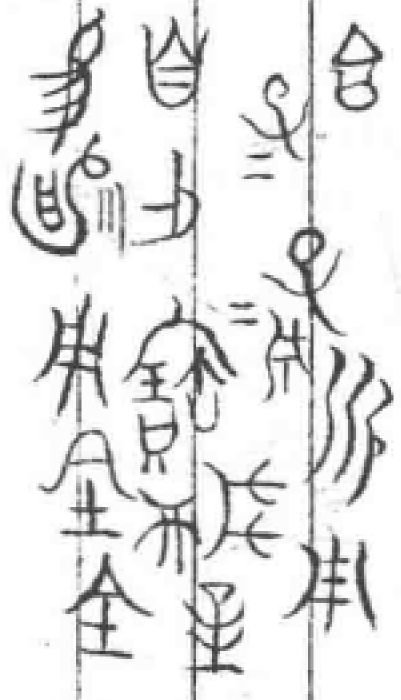
右甗銘案真宗皇帝實錄云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詔儒臣考正而句中正杜鎬驗其款識以為史信父甗中正引說文甗甑也又引晏子晏后

鑄鼎四足而方春秋傳晉侯賜子產二方鼎云此其類也今嘗見今世人家所藏古甗形製皆圜而此器其形正方故中正等疑為方鼎之類然方鼎與甗自是兩器名今遂以為一物非也楊南仲曰史當讀為中音仲也（金石錄）

李氏甗無款歷銘曰方甗或疑其制余為考之古者謂鼎上下大小若甑曰鬵亦鬵器類甗古文作甗今仲信父之銘則作甗知字有兼存古人用之不一其制美紀有甗癖晉以為重器然其用不過行於饗食今舉国為重賂於天下則必有異者將国君之器自異而紀侯之甗則又其尤異者也（廣川書跋）

古器銘六余嘗見其二曰甗也寶龢鍾也太宗皇帝時長安民有耕地得此甗初無識者其狀下為鼎三足上為方甑中設銅箄可以開闔製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甗也遂藏於秘閣（集古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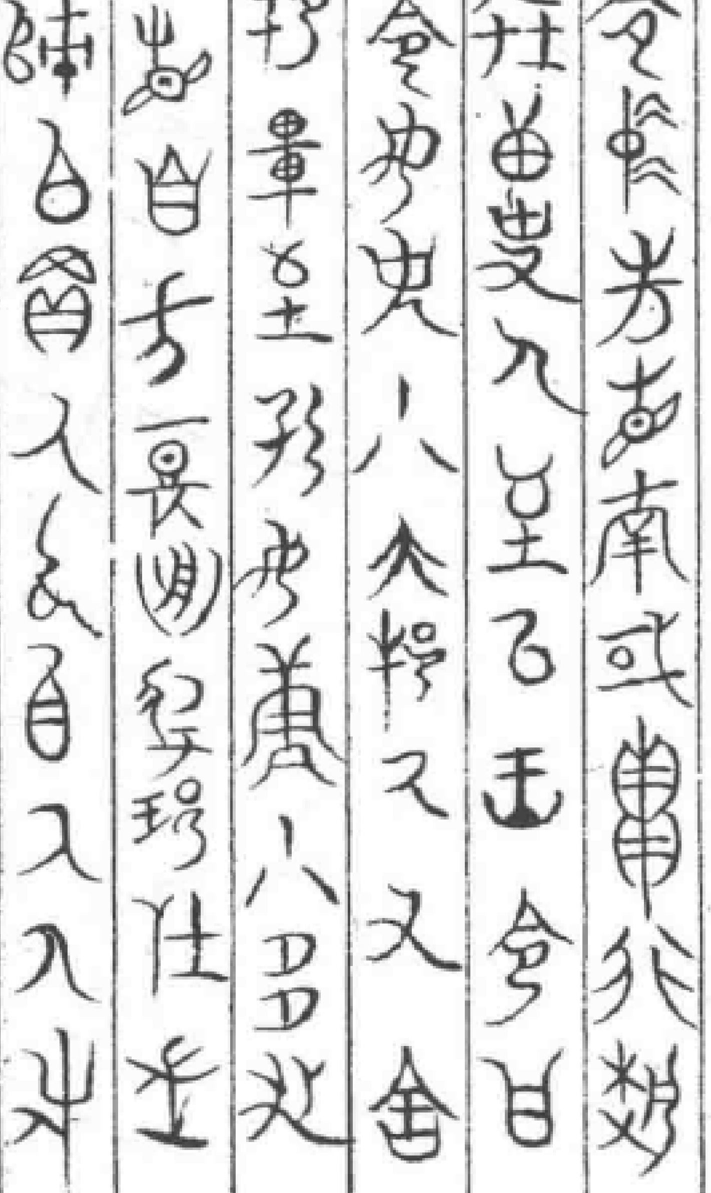
周方寶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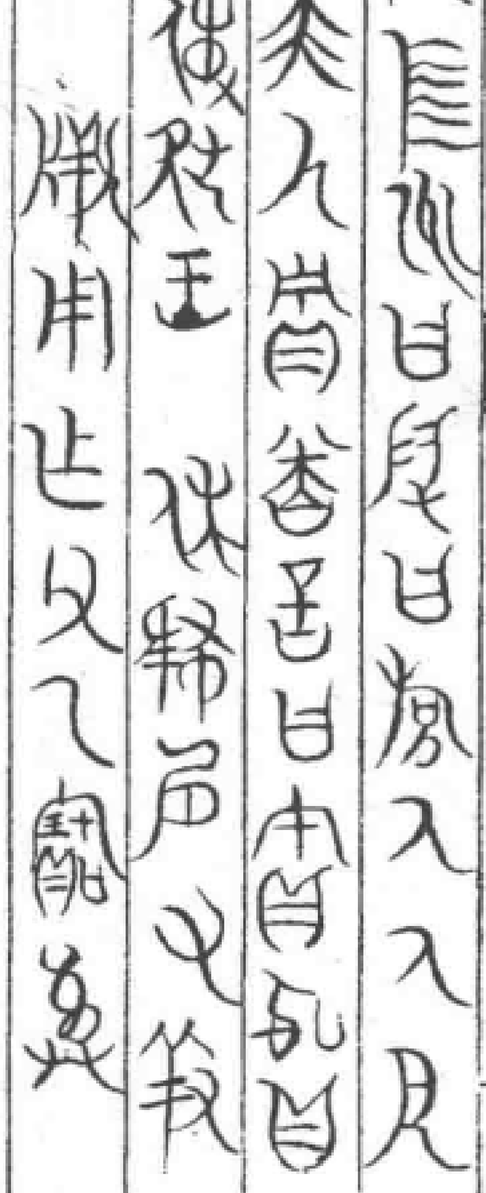


享
子二孫二永用
自作寶甗其
惟十有三月用吉金

此銘與前二圖鼎同出於安陸之孝感銘識悉同惟十有三月合作一字甗字尤極奇古左右上下不拘偏傍位置（鐘鼎款識）

周父乙甗





王命中先見南國貫行藝
位在廟史見至以王命曰
余命汝史小大邦乃有舍
汝邦量至刊汝唐小多
中召自方長　夘

以師百寮故　故人在

漢中州曰㬥曰　故人启

曰夫乃　言由　貝

日對揚王　休　名父對

余　承用作父乙寶彝

形制精妙、款識奇古、曰父乙者、蓋商末周初之器爾（鍾鼎款識）

父乙則言其父名、乙以明子為父作耳、曰彝則謂其器可法、非六彝之謂彝也、是器文飾制作與商甗相類、加以銅色黯潰、間以紅綠、殊為觀美、必周初物也（紹興古器評）

周父戊甗

銘八字、前三字漫滅不可復辨、後曰作父戊尊彝、世人但知十干為商之號、故凡彝器有曰父甲父乙之類者、皆為商器、誤矣、要在識其制作、則雖無銘載、三代固已判然、是器既曰父戊、疑若商君之號、且純素無文、欝有尚質之風、倘不以製作考、安知其為周物也（紹興古器評）

漢甗

漢周陽侯甗

周陽侯家銅三習雝甗鍑一容五斗重十

[illegible]

[illegible]

八斤六兩師治國五年五月國輸

周陽侯家銅三習雝甗鍑一容五斗重十
八斤六兩師治國五年五月國輸

攷古云、銘三十有三字、按說文鍑大口釜也、鍑上有甗、故曰甗、鍑言三習雝者、習重也（鍾鼎款識）

漢錠

漢虹燭錠

王氏銅虹燭錠　王氏銅虹燭錠

兩碎并重廿二斤四兩　兩碎并重廿二斤四兩

第一　第一

右高五寸五分、深五寸五分、口徑三寸、容四升八合、重四斤八兩、三足、銘一十八字、自三代至秦、器無斤兩之識、此器題其斤重、又字畫與漢五鳳爐款識相類、定漢物也、說文以錠為鐙、鐙則登而有用者、銘曰虹燭者、取其氣運如虹之義、殆薦熟食之器、但闕其蓋而不完、曰王氏者、未審其為誰也、曰第一、則知為虹燭者數不特此耳（博古圖）

盉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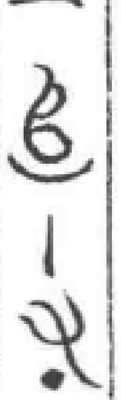
有生之氣體、必資飲食以為之養、故昔人以酸養骨、以鹹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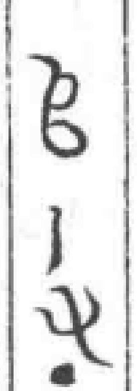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腴以甘養肉以辛養筋以苦養氣然五味所以養生亦所以害生者凡以不得其平而已於是或有餘或不足則必有以殘其氣体者此味所以貴乎和也夫盉盛五味之器也其制度與夫施設不見於經惟說文以謂從皿從禾為調味之器王安石以謂和如禾則從禾者蓋取和之意耳且鼎以大烹資此以薦其味也鬵以常飪資此以可於口也雖然言其器則山其口以盛物者皆皿也惟中而不盈則為盅兩而多得則為盈合而口歛則為盒曰水以澡則為盥凡制字寓意如此則盉之從禾豈無意哉昔晏子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即火均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而史伯亦謂以他平他謂之和則和者以其衆味之所調也今考其器或三足而奇或四足而耦或復圜而匾或有足而上分體如股脾有鋬以提有蓋以覆有流以注其款識或謂之癸則以法所寓也或謂之尊則以器可尊也或謂之卣則又以其至和之所在也噫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則盉也宜非所尚迨夫三酒具而鉶羹設則自是而往有以盉為貴者矣

商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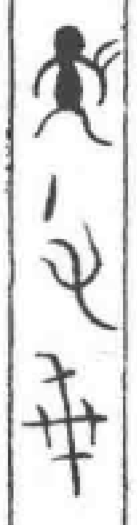
商阜父丁盉

蓋  阜父丁

器  同前

右通蓋高九寸三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三寸六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三升三合共重四斤一兩三足有流有鋬蓋與器銘共六字　右按商有沃丁仲丁祖丁武丁庚丁太丁凡六丁而此丁者未審為何丁也而作阜字蓋卣所以盛秬鬯至和之所寓也盉以調味而著以至和之器同其類矣若乃言阜則如詩所謂如山如阜以取高大揚雄亦曰視天民之阜者取其富庶之意蓋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則享此備味者非富盛之時可乎此所以取阜為銘也（博古圖）

商執戈父癸盉

 子執戈父癸

右高七寸七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三升二合重四斤二兩闕蓋有流有鋬銘三字曰孫父癸而孫作執戈狀按商之君有曰報癸此言癸者恐其是欤既言父癸則自銘者乃子職之事今又言孫者是孫可以為王父尸而子不可以為王父尸明矣作執戈形者商之為衛往

往有之可以類求也是器兩面作饕餮周以連珠流有銘是器三面作饕餮間雷紋惜不得見其完器爾（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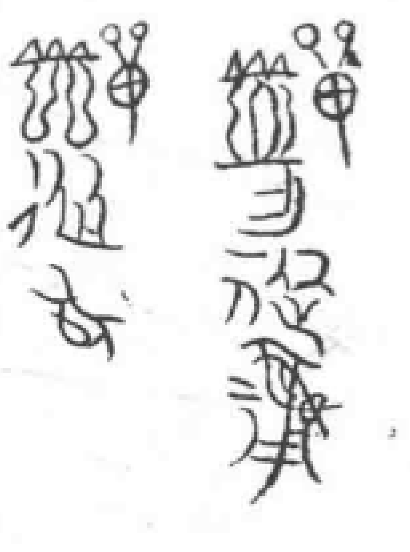
上一字作人形左執戈者子也蓋子為父癸作此器（鍾鼎款識）

周盉

周單從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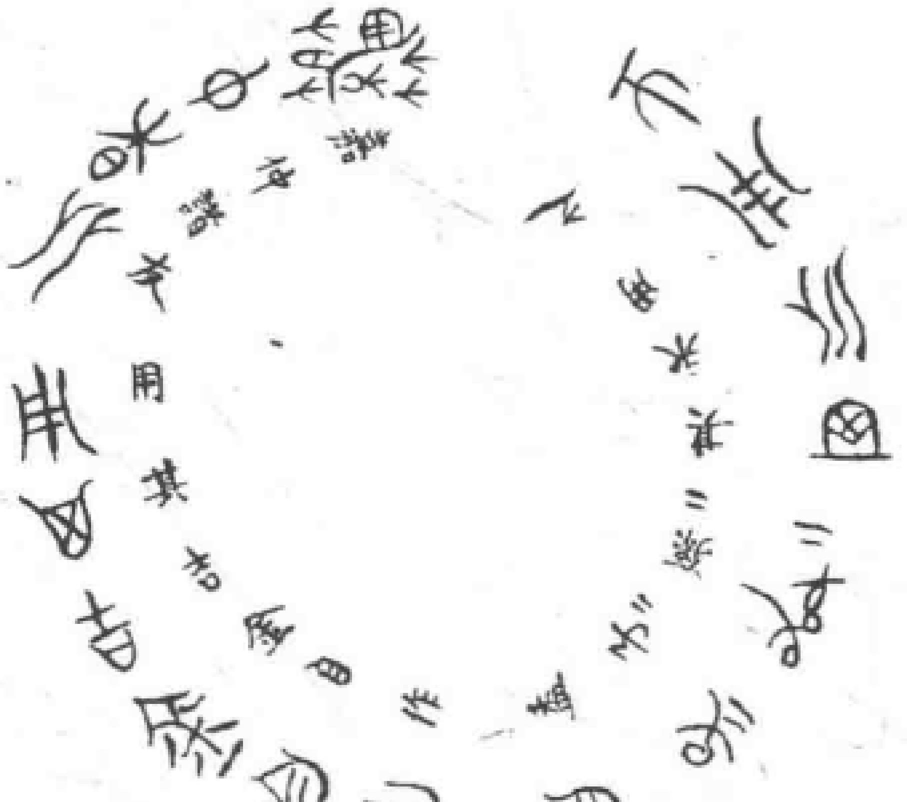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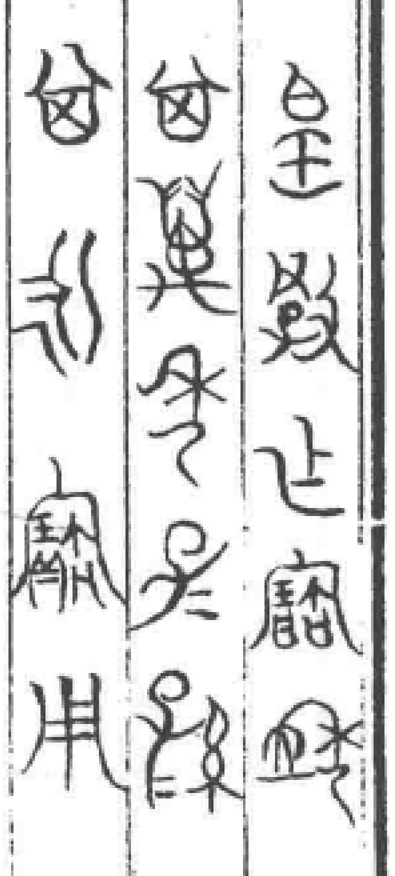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八寸深四寸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四寸五分容二升三合共重三斤十有二兩四足有流有鋬蓋與器銘共九字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為賢卿士其族有襄頃靖獻穆公之類所謂冏者豈斯人之族耶然單氏之器得之有數種有冊有鼎有彝與此之盉其形雖不同而其銘則皆曰從彝也蓋彝以言其有常從以言其有繼是器特於盉為一類耳（博古圖）

周嘉仲盉



右高七寸六分深四寸八分口徑四寸六分腹徑六寸八分容八升三合共重七斤有半三足闕蓋有流闕鋬銘一十九字腹遍而圜嘉仲案諸經傳無見考其款識已非夏商但製作有類乎周其曰諸友則知非獨擅乃與朋友共之之器也且五常之道言君臣之尊尊父子之親親而朋友亦列於其間則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彝器者法度之所在其於尊君事親之義未嘗不載則於朋友之義宜有以及之茲器是也（博古圖）

周伯玉敦盉



伯王敦作寶盉

其萬年子=孫=

其永寶用

銘十有四字按盉不見於經說文曰盉調味也盖憖和五味以共調也（考古圖）

伯王敦子作寶盉其制異哉禮學未審考也昔許慎以盉為調五味器顧野王直以盉為味器法言以盉為調五味鑊盖自周官儀禮亂失本文後俗襲誤莫知所本也今考於書則以鑊為鑴而以鑴為寏寏為器盆之大者盌則小於盆而同

制矣則盉不可謂鑊孫強亦以盉為大鑊又曰鑊大鼎也劉臻呂忱以鑴為大鍾皆非有據少牢饋食禮曰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而禮經改盉為鑊則失其制久矣法言雖能辨其名而不知鑊非可用割烹則亦誤也古之饗祭爨在廟門之東故初陳鼎於盉西後陳鼎於阼階爨為竈盉即袁薦體之品也升食者自盉以安於鼎鼎陳阼階則薦食於上矣故實鼎曰脀（音征）實俎曰載肩臂臑謂之前體肫胳謂之後體正脡橫脊謂之體薦短正代脅謂之體解故體各異盉盉別一鼎盉中肉孰各升於鼎故取於

盉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然後可以饗食可以薦孰禮之成也後世不知俎鼎之制雖具簠簋籩豆有事於祭祀有司庀事謹守舊文而器名物體皆不能辨則盉廢已久其名又改尚得求其制而用耶（廣川書跋）

周鼂盉

銘一字作象形鼂字盖之上亦以鼂為飾盖鼂出入於水而不溺以況習于禮者也著之於調味之器所以示飲食必由於禮古人即器以寓意即意以見禮即禮以示戒者乃如是耶（紹興古器評）

鬲音歷三足[illegible]
[illegible]三足鍑
有柄[illegible]
[illegible]音[illegible]釜也
[illegible]鬴
[illegible]

六藝之一錄卷十二

錢塘　倪濤　撰

金器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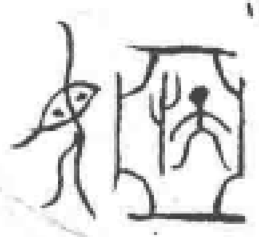
鬲鍑緮總說

周官三百六十各有司存陶人之職所司之物而鬲居其一夫鬲與鬳致用則同然祀天地禮鬼神交賓客脩異饌必以鬳至於常飪則以鬲是以語夫食之盛則必曰鬳盛語夫事之革則必曰鬳新而鬲則特言其器而無義焉亦猶簋所盛者稻粱簠所盛者黍稷而已故王安石以鬳鬲之字為一類釋之以謂鬳取其鬳盛而鬲言其常飪其名稱其字畫莫不有也今攷其器信然且爾雅以鬳款足者謂之鬲而博雅復以鬷鏤鬲鍑鬶鬵皆為鬴則鬳鬲屬又鬴類也然而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則名亦隨異故北燕朝鮮之間謂之錪或謂之鉼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或謂之鏤惟吳揚之間乃謂之鬲名稱雖異其實一也漢志謂空足曰鬲以象三德蓋自腹所容通於三足其製取夫爨火則氣由是而易以通也若鍑之為器則資以熟物而許慎謂似釜而大口蓋是器特適時所用非以載禮今考其所存則鎔範以成者似異乎許氏之說

豈非不必拘於形制徒取諸適用而然乎

商鬲

商母乙鬲



亞形中子執戟

母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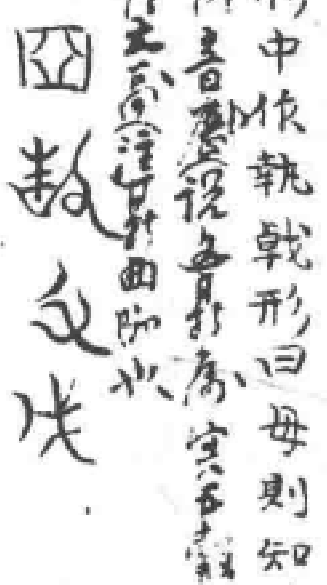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七分深二寸九分口徑四寸二分容一升六合重一斤十有二兩兩耳三足銘作亞形中孫執戟字曰母乙按天有十日以甲乙第其次商自報丁以來始以是為號至于天乙是為成湯由成湯傳二十八王至于帝辛未有不以是為稱者其間有祖乙小乙武乙帝乙則母乙者疑為乙稱之后而後世子孫名之商祖於契契之生實本自有娀氏之女而詩於長發嘗及之則知其母道者皆得廟食也故周維商之後亦有姜嫄之廟而後世又以為禖神焉然則商母乙鬲豈非用於宗廟之器耶（博古圖）

銘亞形中作執戟形曰母則知其執戟者為子也（鐘鼎款識）

商敬鬲

鬲音歷說文鼎屬實五觳斗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

說文[illegible]注[illegible]曲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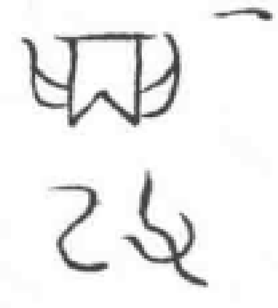
亞敬父戊

上為亞者廟室也中作敬者名氏也（鐘鼎款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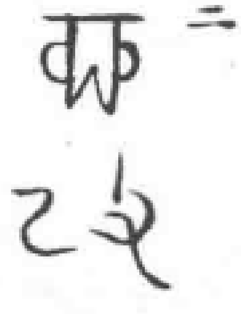
商匕鬲

銘作匕者李氏所蔵父己卣有祈字作非形此乃其半耳亦作祈字無疑旁一字奇古未可考（鐘鼎款識）

商父己鬲一



商父己鬲二



二銘上一字作象形鬲曰父己者明其子為父己作也（鐘鼎款識）

商父丁鬲

爾雅款足曰鬲此器自腹所容通足間若股膊然三體合為一丁父所作商器也（李氏古器錄）

商婦庚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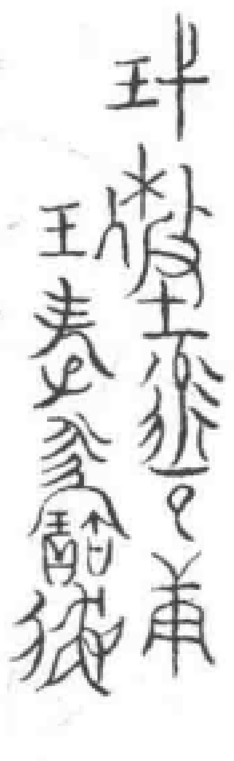
銘七字東者莫知其為誰曰子孫婦則言承祖考之祀者固在乎子孫而婦之從夫亦當相其祀事耳故釆蘩之美夫人釆蘋之詠大夫妻皆莫不以祭祀為先焉甲庚丁者紀其日也商之辭略故止言日而不言辰至周則見於銘載者如䓁曰丁丑癸曰己酉蓋又兼辰而言之矣（紹興古器評）

商齊鬲

銘八字古者始字則曰伯仲叔季及其德劭則又称父為其曰作齊鬲者蓋於祭祀之齊而用之耳周帛女鬲亦曰齊鬲宜效法于此乎（紹興古器評）

周鬲

周蔑敖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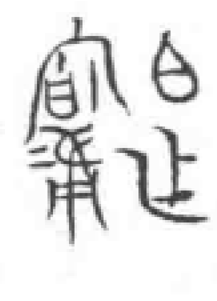


蔑敖祿光康
〇〇孝永寶德

右高五寸七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四寸五分容一升九合重二斤八兩（兩）耳三足銘十有一字所可辨者九字而已敖上一字髣若蔑字按楚之君有霄敖若敖杜敖郟敖而其名官亦曰莫敖所謂蔑敖殆出於斯即楚周諸侯國故其器作周之形制曰光康者古人銘意蓋未可以臆論也（博古圖）

按宣和博古圖所載銘十有一字敖上彷彿是蔑字今此器乃少於前兩字何也楚之君有霄敖若敖杜敖而其名官亦曰莫敖所謂蔑敖者殆出於此耶（紹興古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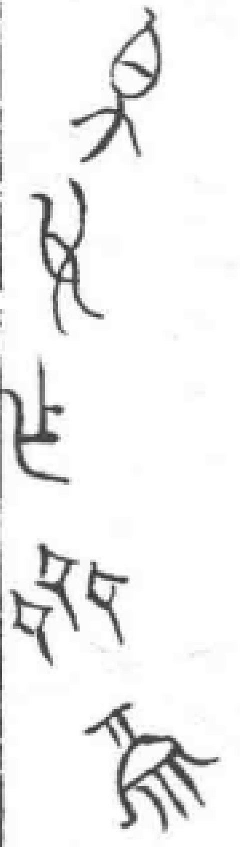
周伯鬲



伯作寶彝

右高四寸八分深三寸口徑四寸二分容三升六合重一斤十有五兩兩耳三足銘四字按寶器以伯為銘者多矣尊敦彝舟爵皆有伯作之銘觀古人或以伯為謚或以伯為名或以伯仲第其序或以侯伯列其爵所稱非一而此曰伯者殆未可以私智決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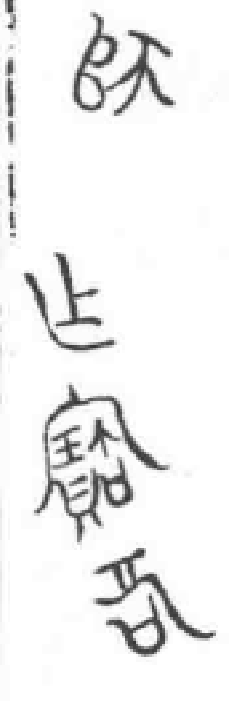
周帛女鬲



帛女作齊鬲

右高四寸深二寸四分口徑四寸容一升六合重二斤一兩銘五字曰帛女作齊鬲帛女疑宮女之有職者然攷周官自九嬪世婦之餘所可見者司服縫人而已初無此名也豈非自周之東典禮不存因其職而命之歟不然則諸侯不敢擬於天子而有是職歟漢廣川王以陶望卿主繒帛疑亦祖述周人之意其曰作齊鬲蓋於祭祀之齊而所用之器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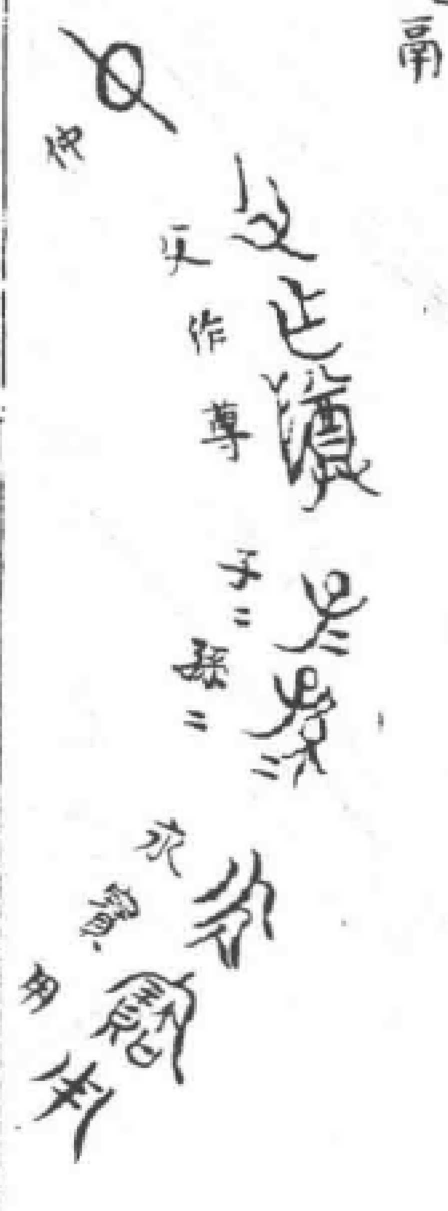
周師鬲



師作寶鬲

右高三寸一分深二寸二分口徑三寸五分容一升重一斤十有一兩三足銘五字曰師作寶鬲內一字未詳昔者以師稱其官則有若尸氏太師者是也以師稱其姓則有若師曠師丹者是也此器銘曰師疑以師言其姓或言其官耳製作簡古雖周之物殆有商之遺意焉（博古圖）

周仲父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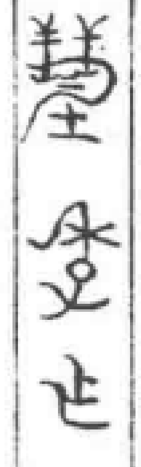


仲父作尊子〻孫〻永寶用

右高四寸深二寸二分口徑四寸一分容一升三合重二斤三足銘十有六字仲下一字不可辨昔有仲山父仲憂父仲考父召仲丁父仲仁父而此曰仲父者蓋未知其為誰考其製作乃與聿遠鬲稍相近耳且諸器款識有曰孫子有曰子子孫孫有曰子子孫蓋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王父尸故言孫子而以孫為先言之不足至於重複故言子子孫孫而不厭其煩或疊言或單舉以互見故言子子孫而不嫌其略若此器再言子子人從而系之是為孫孫之義蓋孫亦子屬不待子而後著矣噫古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且欲傳

守不失故以子孫為丁寧若乃漢器銘子孫者十無二三此所以不純乎古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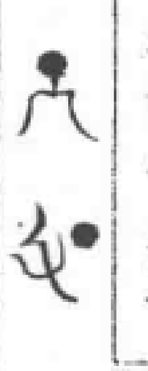
周慧季鬲



慧季作

右高四寸三分深二寸六分口徑四寸二分容一升六合重二斤三兩兩耳三足銘三字按慧與惠通猇姜敦款識有惠仲春秋有惠伯惠叔而此鬲銘之為惠季豈非惠為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耳（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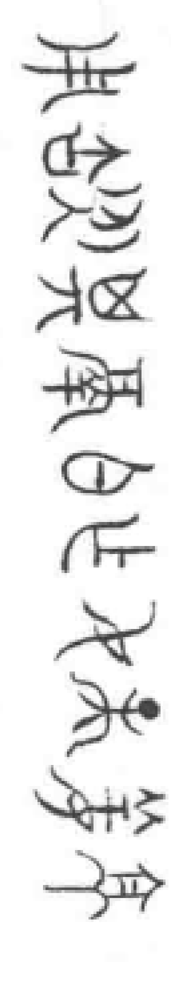
周丁父鬲



孫丁父

右高四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四寸七分容一升七合重一斤十兩兩耳三足銘三字夫世人但知十干為商君名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故或以丁父鬲為商器蓋誤矣按商之銘於甲曰父甲丁曰父丁己曰父己辛曰父辛乙曰父乙皆尊其父而上之未見有列于下者兼商鬲皆以父丁為銘若謂丁父亦為商器則是古人於名號間有變易矣將何以示後世乎蓋在周之太公望再世而有丁公故其後世以丁為氏是鬲周物也豈其丁氏之子孫為其家廟而作耶曰孫則又以言孝孫作之以奉其祖者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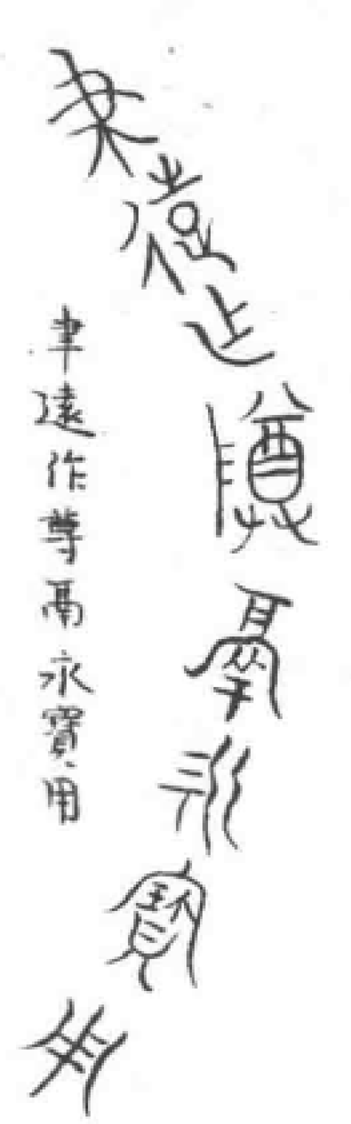
周京姜鬲



用寶永其鬲尊作母庚姜京

右高三寸四分深二寸二分口徑三寸四分容九合重一斤九兩三足銘十有一字按詩之思齊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蓋太王之妃曰太姜王季之妃曰太任文王之妃曰太姒曰京姜者京室之婦也周有天下在武王時及其追尊祖考則以古公為太王季歷為王季於是國以京名之故謂之京姜（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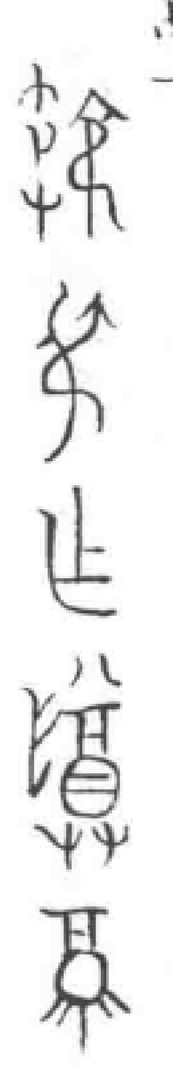
周聿遠鬲



聿遠作尊鬲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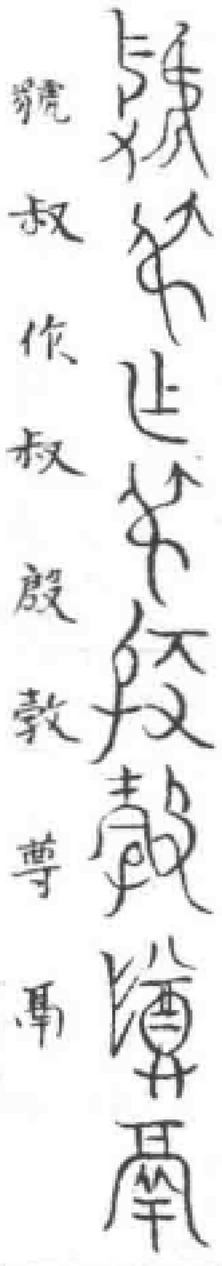
右銘曰聿遠者乃作鬲之人也（鍾鼎款識）

周虢叔鬲一



虢叔作尊鬲

周虢叔鬲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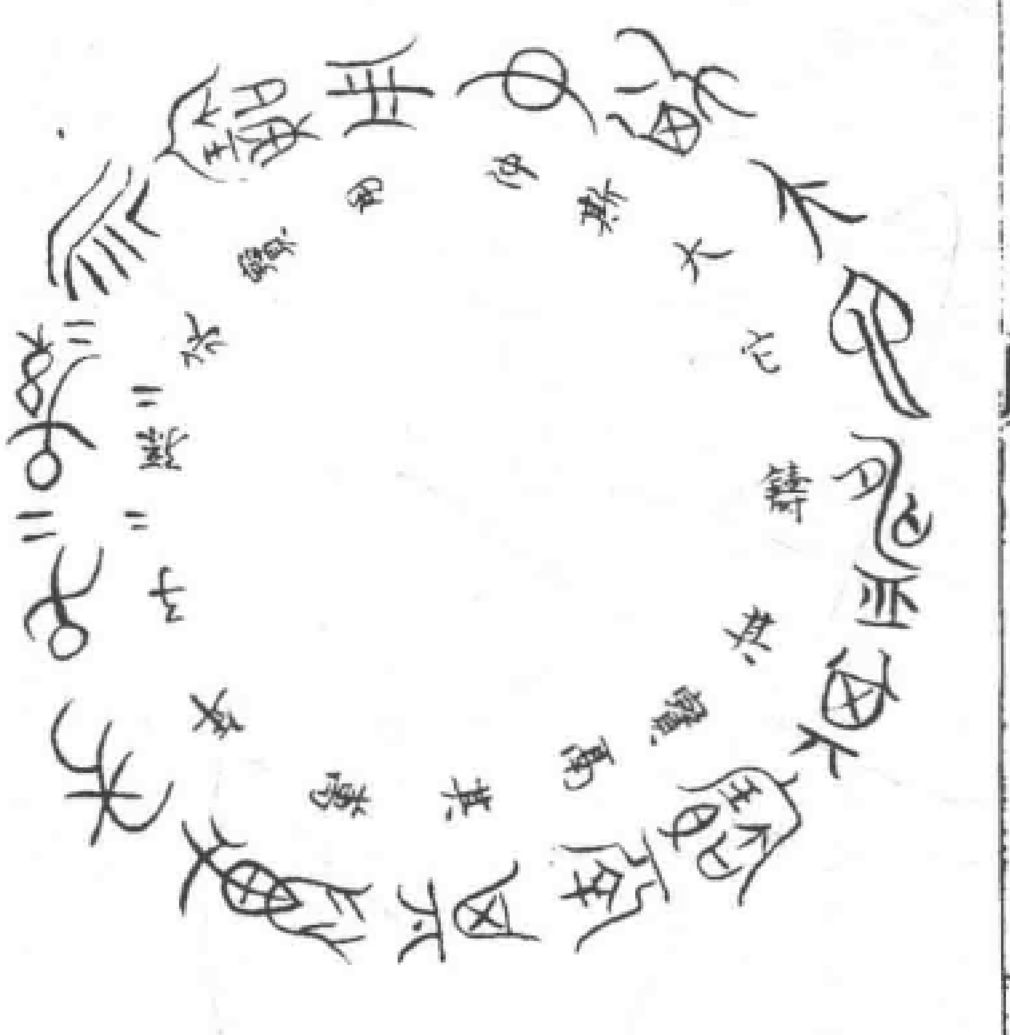
虢叔作叔殷穀尊鬲

右二銘皆虢叔所作後一器曰穀與宋田鼎同也（鐘鼎款識）

銘八字與虢叔鬲同銘小異耳（攷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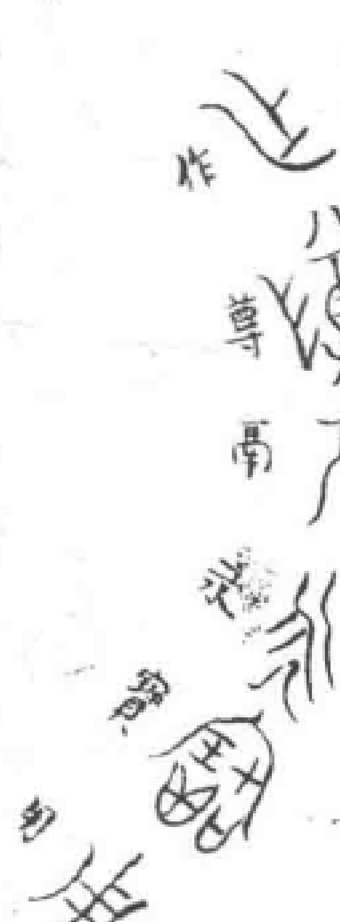
銘八字按春秋左氏傳虢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蓋文王之母弟而武王之叔父也封於西虢今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是也然則是器為周物可知（紹興古器評）

周仲斯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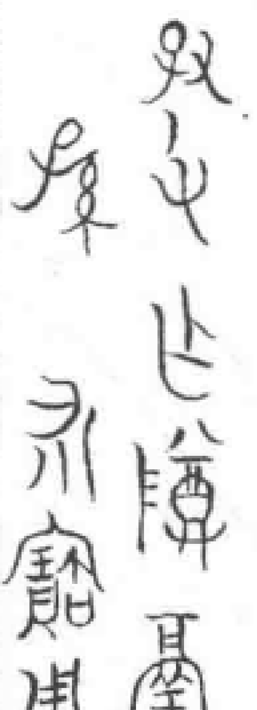
右銘曰仲斯必作器者之人名也（鐘鼎款識）

周亦鬲



右銘亦下一字不可識然銘文純朴字畫奇古殆商末周初之器（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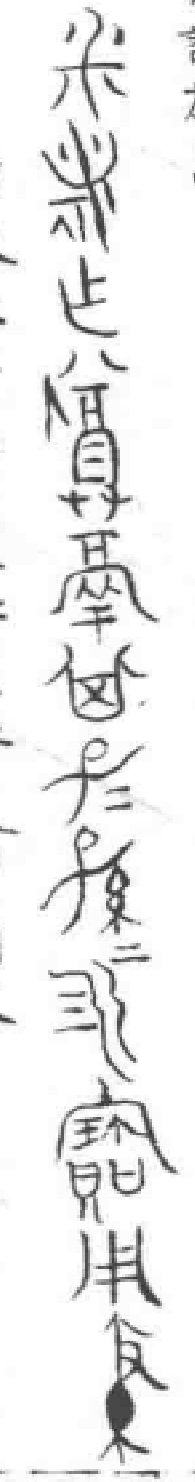
周某父鬲



父作尊鬲

子=孫=永寶用

周諸旅鬲



諸旅作尊鬲其子=孫=永寶用敎

右銘下有一敎字得非君所賜而著其敎命耶（鐘鼎款識）

周匕旅鬲

銘二字按周憬功勳銘鴻字工作匕疑此作工旅鬲（考古圖）

周南宮鬲

銘十二字古之器銘以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為辭者比比皆是也蓋昔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且欲傳守不失故以子

孫為丁寧耳是鬲也而曰尊者與尊爲尊彝同意觀其制作文縷殆與周仲父鬲相似其為周物無疑（紹興古器評）

周寶鬲

銘十三字是器不著名氏但紀歲月設飾無華藻唯作直紋上下通貫而已制作純古有商之餘風焉（紹興古器評）

周季姬鬲

銘六字昔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齊東子之妹亦曰季姬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一於斯焉夫鬲之與鼎雖致用則同然祀天地禮鬼神交賓客脩異饌必以鼎至於烹常飪以鬲奉祭祀者夫人之職也以季姬自銘蓋其職欤（紹興古器評）

匜盤洗盆鋗杅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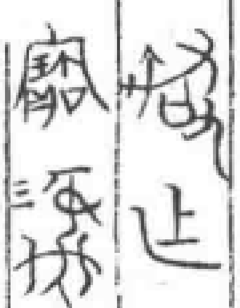
公食大夫禮曰小臣具盤匜鄭玄謂君尊不就洗賈公彥又接郊特牲不就洗之文以謂設盤匜所以為君聶從義而和之且陳開元禮謂皇帝皇后太后行事皆有盤匜而亞獻已下與攝事者皆不設以顯君尊不就洗之義是皆執泥不通之說殊不知內則論事父母舅姑之禮而曰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巵匜非餕莫敢用夫論事父母舅姑而言及於匜則是亦衆人之所用耳豈人君獨享者哉若或不然則季

加弛伯安得而作之也雖非人君所獨享然惟餕乃用則其用亦未嘗敢易也觀其鋬皆作牛羊脊尾狀按易以坤離為牛而坤以順承為事故物之柔順者 於牛 蓋匜為盥手澙水之具而義取於 理也若夫盥之棄水必有洗以承之禮圖所謂承盥洗棄水之器者是也惟以承棄水故其形若盤抑嘗見有底間飾以雙魚者為其承水之具故也然古人稱之有曰匜盤而不謂之洗蓋盤以言其形洗以言其用而聶宗義乃以盤洗為二器所謂盤者正與此洗相類而洗復者壺形而無足又以菱花及魚畫其腹外與此頗不相侔然承棄水者宜莫若盤則作壺形者疑非古制矣崇義圖說稽之於器其乖戾不合者非特如此按圖而考者不可不辨也若夫盆鋗者亦盥滌之具但洗淺而鋗深惟盆居中焉又有所謂杅者特大而深如洗之用盥盤之用莫命之承彝皆其類也故附諸匜洗之末識者當以類得之

商匜

商啟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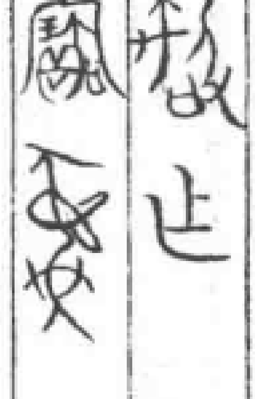
蓋



啟作

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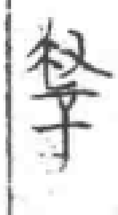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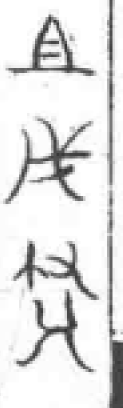
仝上

右通蓋高七寸七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六寸三分闊二寸七分容一升有半共重二斤十有五兩有流有鋬圈足蓋器銘共八字曰啓作寶彝按商太丁之子曰乙乙之子曰啓此銘啓者乃乙之子也是器形制渾厚字畫奇古勁若屈鐵非周秦篆畫之可擬倫者以時考之蓋商之器無疑（博古圖）

祖戊匜



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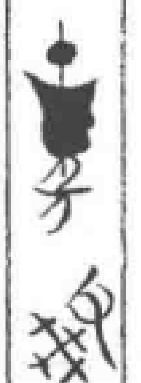


祖戊

銘六字可識者曰祖父辛餘未詳（鐘鼎款識）

周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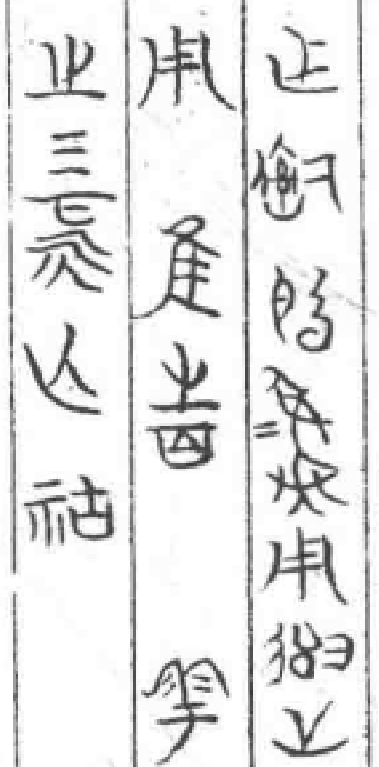
周父癸匜



爵方父癸

右高四寸五分深二寸九分口徑長五寸闊二寸六分容九合重一斤三兩有流有鋬闕蓋圈足銘四字曰爵方父癸按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癸公慈母也太公呂望實封於齊其子曰丁公伋伋之子曰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慈母之子曰哀公臣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父癸者此也昔之匜通用於人神此銘父癸則其祭祀宗廟之器耶此匜也而銘有曰爵者豈詩所謂洗爵奠斝之意歟方事洗盥則不可無匜爾（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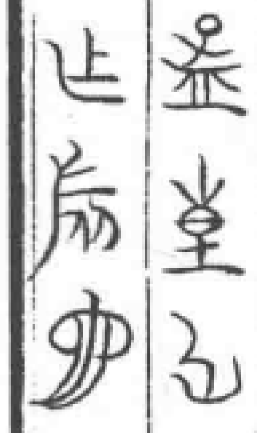
周司寇匜



作司寇匜用建 用 維之百寮 之四方永作祜。（祜）

右高一寸四分深七分口徑長二寸五分闊一寸一分容一合重二兩二錢有流有鋬四足銘二十字曰作司寇彝按周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五刑邦國詰四方有大小之異是器銘文曰維之百寮則非大司寇不足以當是語也然而是匜非他匜之比正如漢金銀錯鳶小而適於用豈匜亦固如鷹鳶之有別耶特書傳不見其效爾要之有是理也（博古圖）（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則司寇在周官）

周孟皇父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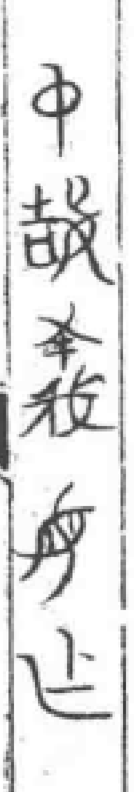


孟皇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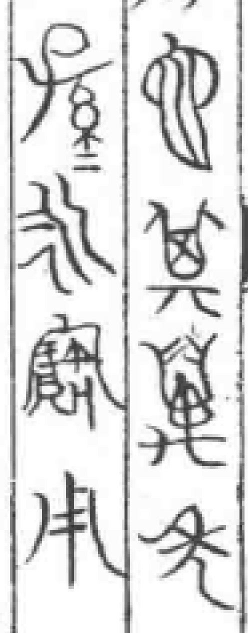
作旅匜

右高五寸三分深二寸七分口徑長八寸闊四寸一分容二升重三斤二兩有流有鋬四足銘六字曰孟皇父作旅匜昔魯桓公之後析為三族有仲孫叔孫季孫焉仲孫於三桓為長乃曰孟氏此孟族所由出也是則孟乃仲孫之氏而姓則姬也詩十月之交曰皇父卿士而釋者謂皇父字也然則此曰皇父亦其孟之字歟曰作旅匜則又言非止一器所以御賓客供盥濯者宜非一耳（博古圖）

周義母匜



仲姞義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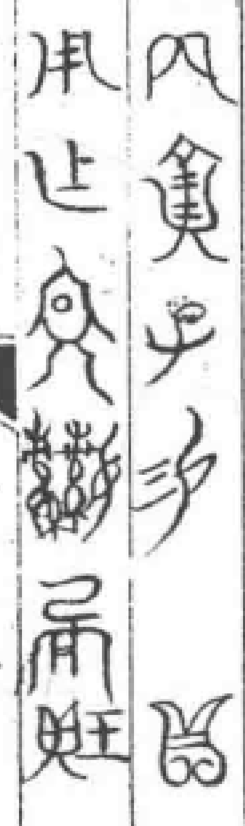


旅匜其萬年

子〻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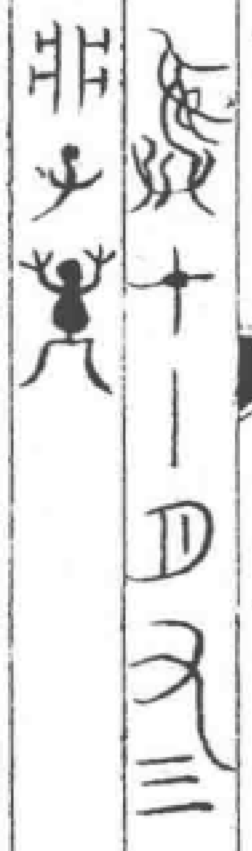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深三寸六分口徑長七寸九分闊六寸一分容四升重四斤九兩有流有鋬四足銘一十七字按國語晉公子重耳過秦穆公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韋昭以謂嬴入于室媵御奉匜盥是器銘曰仲吉義母作旅匜者蓋晉文公重耳娶齊女姜為正嫡次杜祁次偪吉次季隗然杜祁以吉生襄公故巽而上之居第二是為仲吉以隗在狄所娶故巽而己次之是為季隗而祁自居第四者趙孟嘗曰母義子愛足以威民則義母者杜祁也禮曰銘者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則所謂仲姞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按通禮義纂以謂媵御交盥蓋媵送女之從者御壻之從者夫婦禮始相接廉恥有間故媵御交相為殊以通其志彼其婚姻欲此称義母則非初嫁之時有子職在焉故也称旅匜則非交盥所用特其匜之不一耳（博古圖）

周文姬匜



丙寅子錫貝

用作文姬己寶



彝十一月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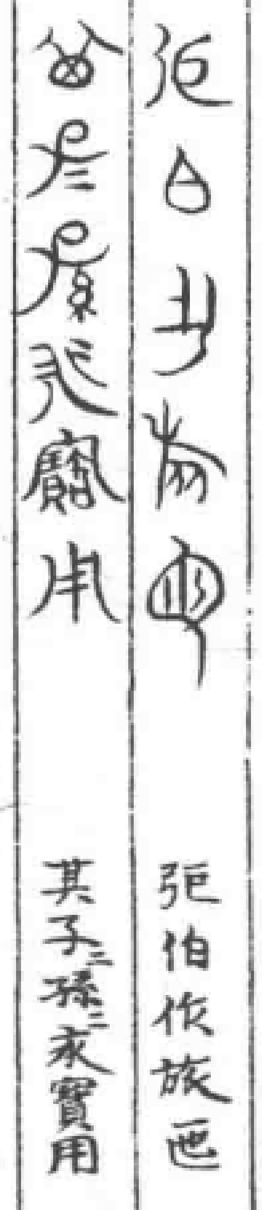
祈子孫

右通蓋高一尺一寸二分深四寸五分口徑長八寸三分闊四寸一分容四升共重六斤十有一兩有流有鋬四足器與蓋銘共二十一字初曰丙寅紀其時也次曰錫龜貝作文姬寶匜著其名也通體作犀兕之形蓋亦如之飾以雲雷之紋宛轉盤繞于其上已足貴矣至于字畫仍復奇古宜比於周（博古圖）

銘二十一字初曰丙寅紀其時也次曰錫龜貝作文姬寶著

其名也旁作祈子孫者亦貽厥子孫之義（鍾鼎款識）

周弡伯匜



弡伯作旅匜

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高四寸三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八寸闊四寸五分容二升一合重二斤十有四兩有流有鋬四足銘十有三字曰弡伯者恐其姓與謚也然有弡仲作寶簠則又知弡之一族爾此稱伯彼稱仲昆季之序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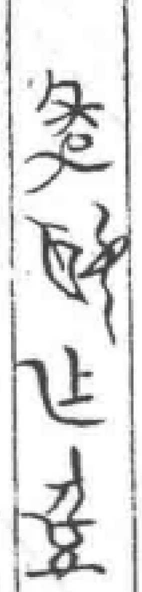
銘十有三字按弡字依前弡仲簠當作張伯匜（考古圖）

其名曰張伯作旅匜張伯不知何世人（先秦古器記）

右匜銘劉原父既以前一簠為張仲所作又以此匜為張伯器曰仲之兄也尤無所據原父學號（稱）精博惟以意推之故不能無失爾（金石錄）

此器類觚但客受勝爾孫炎翻字作移介反至隋韻始定為為頤音古今之言異也昔人得於萬年澗中歐陽文忠釋其文曰弡伯作齋匜考之於字齋當作旅以王存乂書考之匜則沱字今文以沱為池宜世不加考也禮器有匜而無沱匜為方中也則此器為匜可知古人於書凡器用則外從方古人方為匚若筐為匡杯為匞籩為匴簋為匭其取類衆矣篆文匜从方而古文不用疑昔人作字務從簡古或去其方故後世疑之禮家論匜為盛水器陸法言劉臻以為類桸蓋古古所用以酌也漢人或以為形類羹魁中有道可以注水懷嬴奉匜公子揮之今考其制與羹魁異矣是匜之類不一疑漢人所見異也（廣川書跋）

周季姬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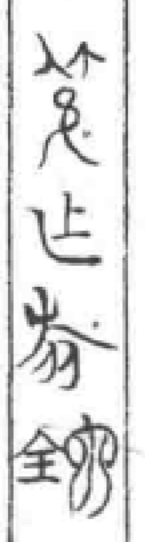


季姬作匜

右高五寸一分深二寸七分口徑長七寸三分闊四寸一分

容一升五合重二斤二兩有流有鋬四足銘四字昔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之妹亦曰季姬而文公母乃翟狐氏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稱之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一於斯焉是匜盥器也易謂盥而不薦則絜以致誠而已夫奉祭祀者夫人之職此以季姬自銘蓋其職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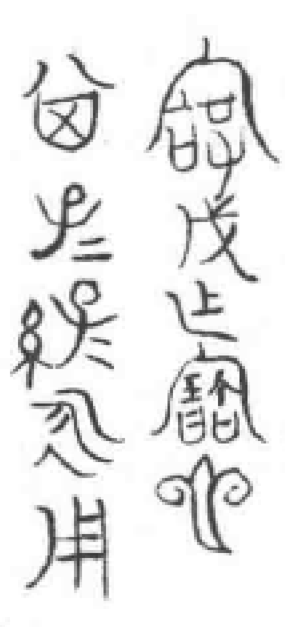
周叔匜



叔作旅匜

銘云叔作旅匜如伯作寶鬲特以伯仲第其次耳（鍾鼎款識）

周寒戊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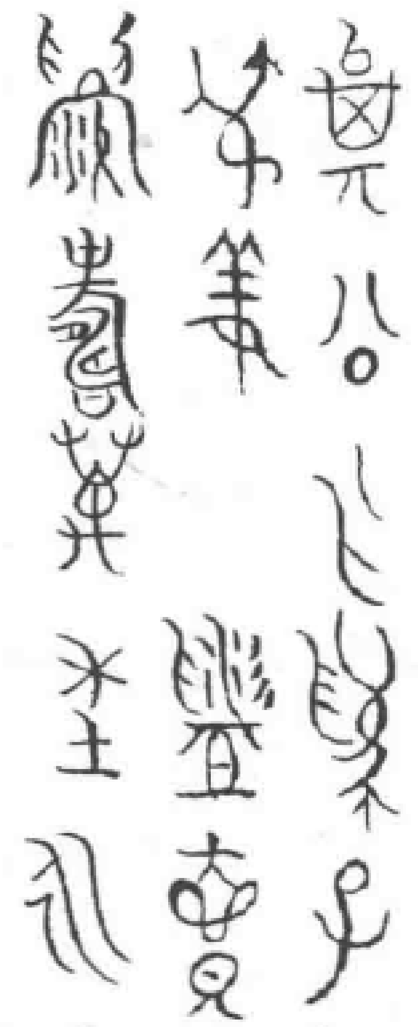


寒戊作寶匜

其子子孫孫永用

右銘曰寒戊作寶匜寒戊者必作器人之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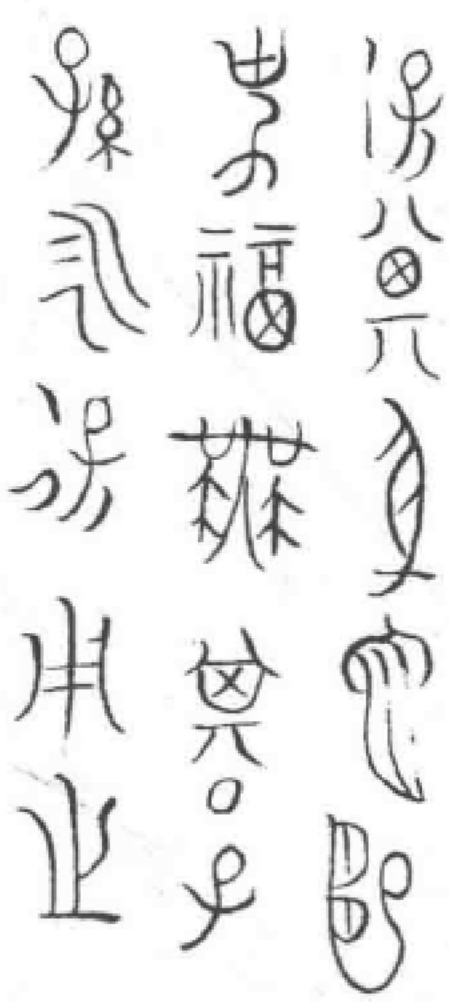
周杞公匜



杞公作為子

叔姜　盥匜

眉壽萬年永



保其身姬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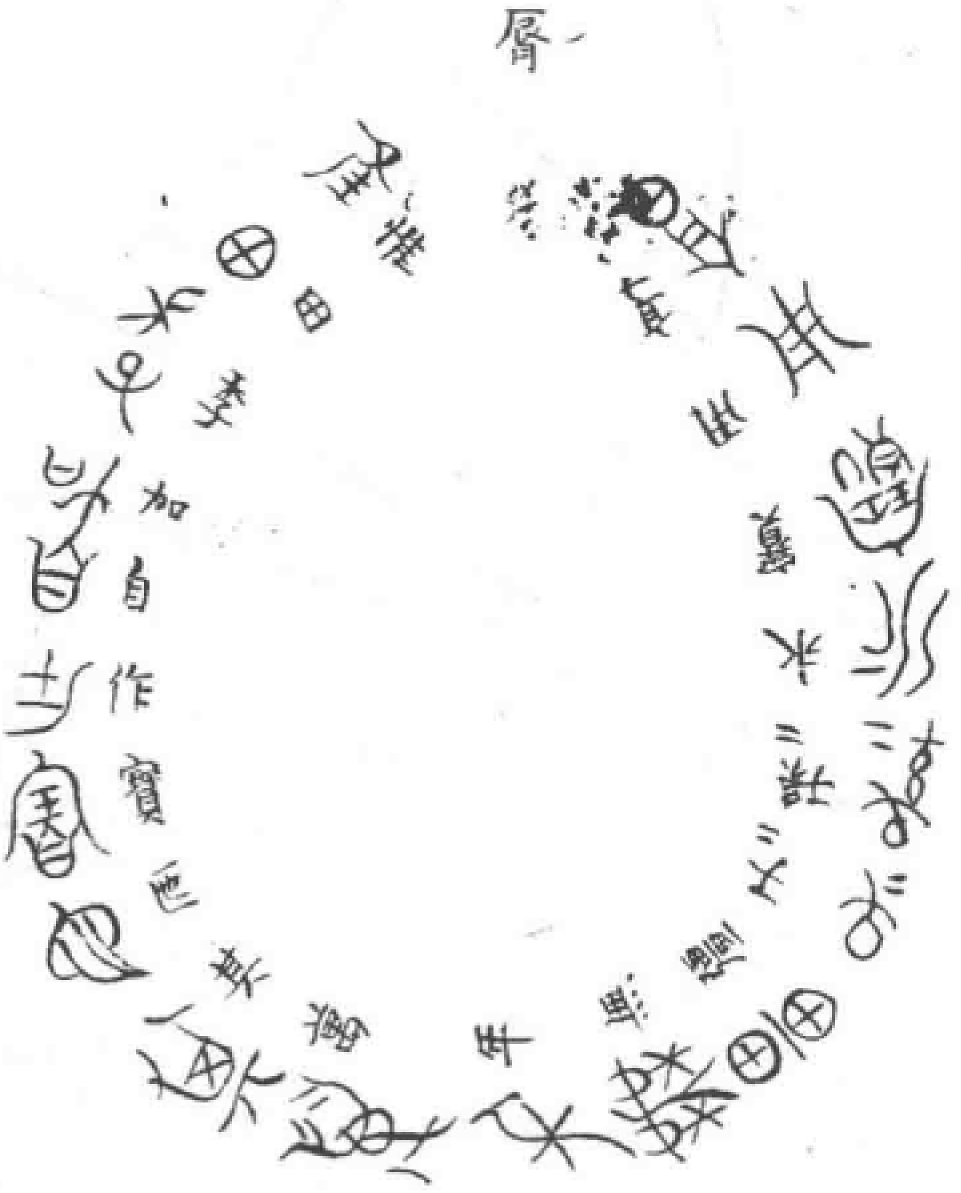
受福無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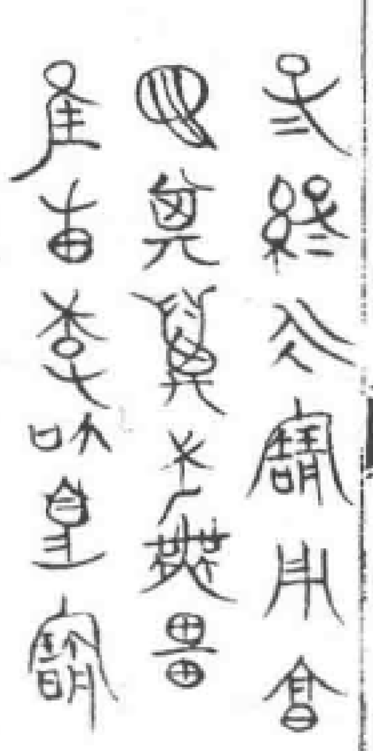
孫永保用之

銘曰杞公作為子叔姜盥匜按㠱者古国名衛宏曰㠱與杞同

雖形制未傳而字畫奇古文辭典雅極為可寶（鍾鴻效識）

田季加匜





子孫永寶用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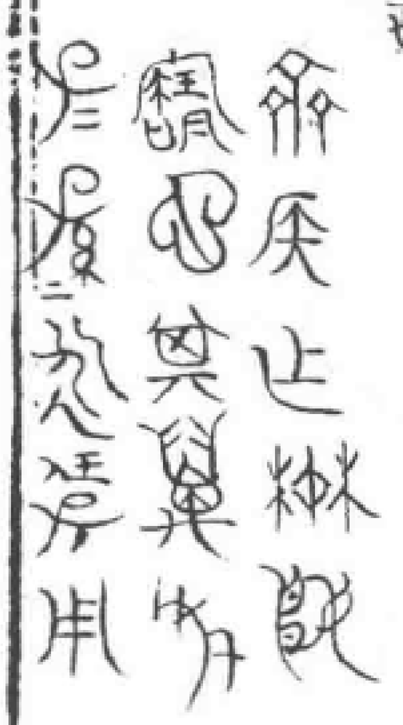
匜其萬年無疆

惟田季加自作寶

此匜脣與器各有銘二十一字曰田季加者田姓也季字也

加即其名耳（鍾鴻疑識）

周齊侯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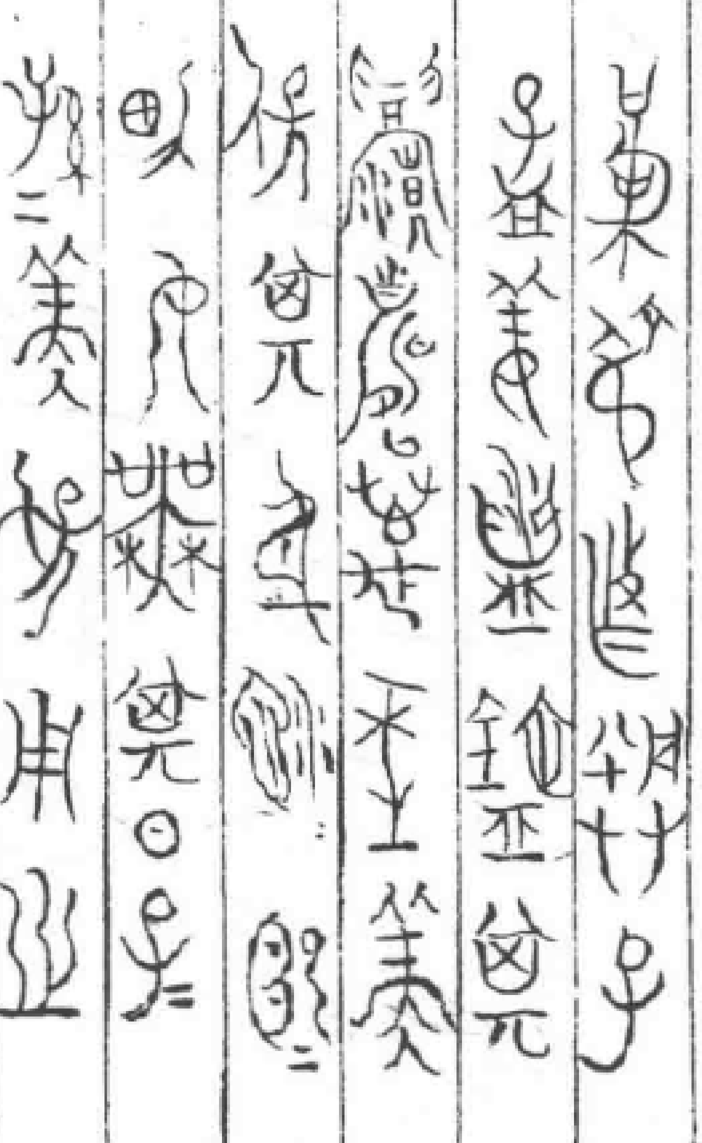
齊侯作楚姬

寶匜其萬年

子子孫孫永保用

按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室之末諸侯自王久矣不知此何以稱齊侯也（鐘鼎款識）

周孟姜匜



叔作朕子　孟姜盥匜其
眉壽萬年永　保其身她越
男女無諆子子　孫永保用之

右銘叔上一字未詳云子孟姜盥匜銘文字畫與杞公匜絕相類蓋一時物也（鐘鼎款識）

孟姜盥匜銘余所録古器款識有叔匜銘匜字作鉇後又得伯公父匜銘字作盨今此銘作鹽蓋古書不必同文然三字意義皆通（金石録）

中姞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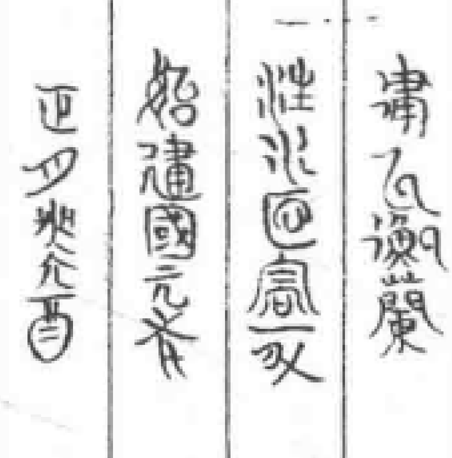
右中姞匜藏李伯時家初伯時得古方鼎遂以為晉侯賜子產者後得此匜又以為晉襄公毋婦姞器殊可笑凡三代以前諸器物出于今者皆可寶何必區區附托書傳所載姓名然後為奇乎此好古者之蔽也（金石録）

周伯匜

古之彝器多有伯作之銘所謂伯者名耶謚耶伯仲之序耶侯伯之爵耶蓋未可執一而論之也是器足與純緣之下皆著饕文錯簡古其為周物無疑（紹興古器評）

漢匜

漢注水匜



律人衛蘭
注水匜容斗
始建國元年
正月癸酉
朔日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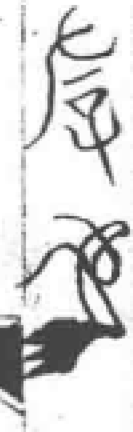
右高一寸二分深一寸一分口徑三寸容三合重五兩有流銘二十二字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按漢新室當孺子嬰初始元年戊辰十二月改為建國此言元年正月則

當是明年己巳歲制此器也此器形制如盂而淺且其旁復出一流與匜略不相類迨見其識文乃知匜也然所容三合其器特小恐几格間所用者耳（博古圖）

予於閿中得一銅匜其背有刻文二十字曰律人衛蘭注水匜容一升始建國元年一月癸卯建皆小篆律人當是官名王莽傳中不載（夢溪筆談）

商盤

商父辛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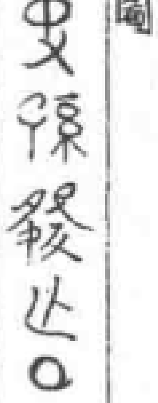


父辛㬪

此銘極古、商盤也、下一字曰㬪、（鐘鼎款識）

商史孫㪇盤

銘五字（考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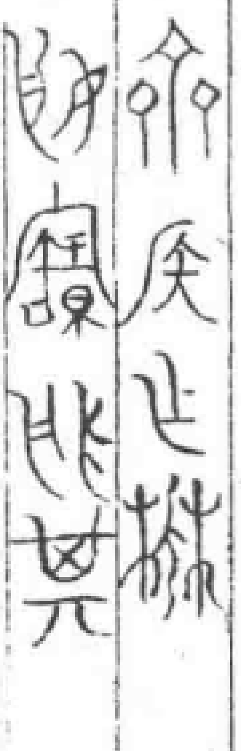


史孫㪇作○

按此器盤也文云作○疑古盤字象形（呂氏考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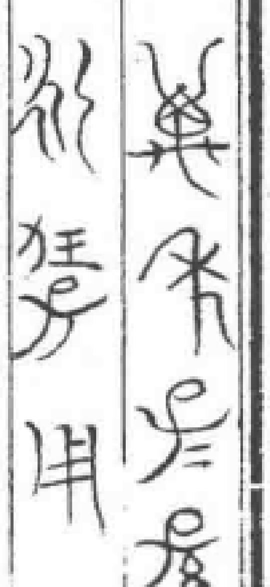
周盤

周楚姬匜盤（鐘鼎款識作齊侯匜盤）



齊侯作楚

姬寶槃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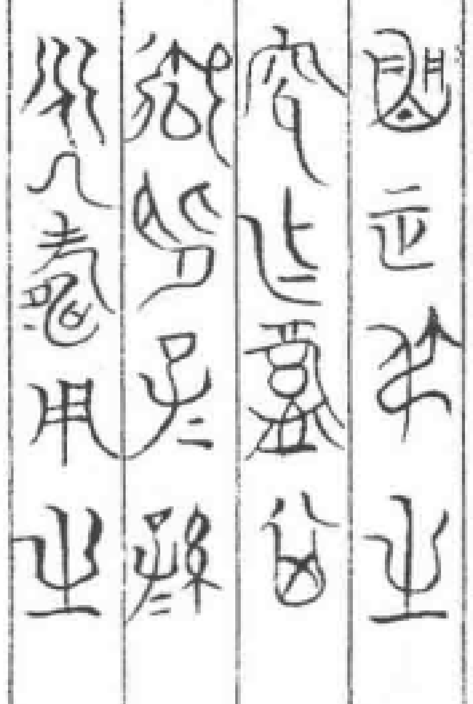
萬年子〻孫〻

永保用

右高四寸五分深一寸三分口徑一尺四寸三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八分容一斗重十七斤有半三足銘十有七字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先是得楚姬匜其銘曰齊侯作楚姬寶匜今復見其盤正一時物也故名之曰匜盤焉按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室之末諸侯自王久矣銘其器以侯稱之尚知止乎禮義彝器法度所自出故其銘如此（博古圖）

齊侯槃二二銘字畫稍異而文則同皆云齊侯作楚姬寶槃與齊侯匜銘識相類（鐘鼎款識）

周魯正叔匜盤



魯正叔之

㝊作槃其

御　子〻孫〻

永壽用之

按魯周公所封伯禽之國番衍盛大且號禮義之邦故其枝葉與周相為盛也（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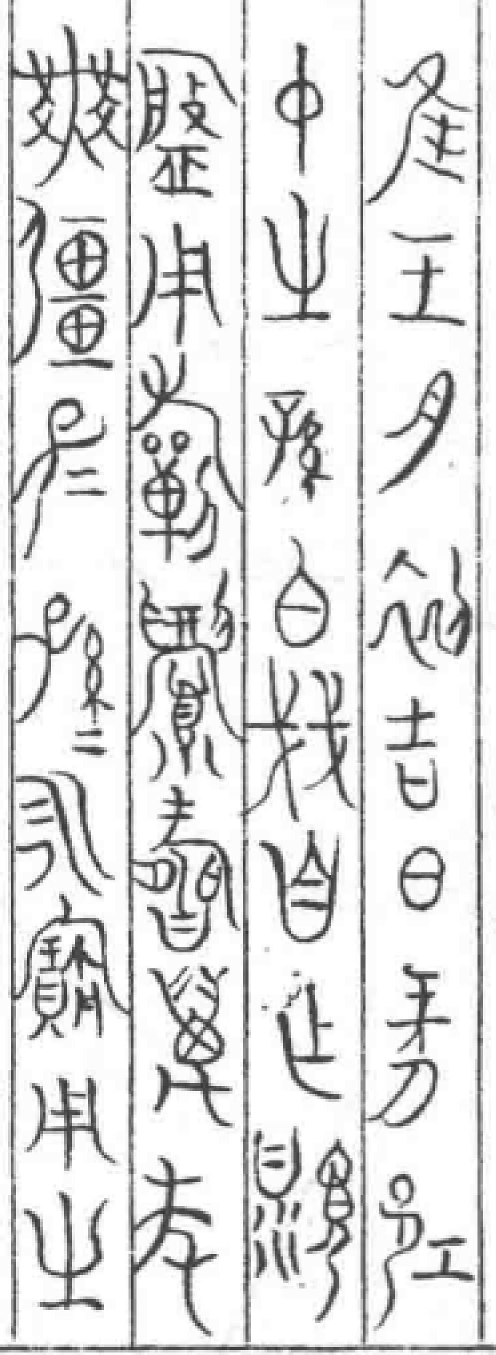
右高二寸一分深一寸五分口徑一尺三寸耳高二寸闊二寸八分足徑九寸五分容八升三合重一十斤十兩銘十有八字曰魯正叔作按魯周公所封自伯禽之国而蕃衍盛大為天下顯諸侯且號禮義之邦者以周公之聖風化所本餘胄賸馥澤後世而不竭故其世業與周相為盛衰至戰國時而仲叔季之氏族遂分其國然所謂正叔雖不見於經傳必魯之公族也（博古圖）

周史孫槃

史孫𣪘作槃

右銘曰史孫𣪘而𣪘則未詳（鐘鼎款識）

周叩仲槃



惟王月初吉日丁亥叩

仲之孫伯𦪃自作頮

槃用祈眉壽萬年

無疆子孫永寶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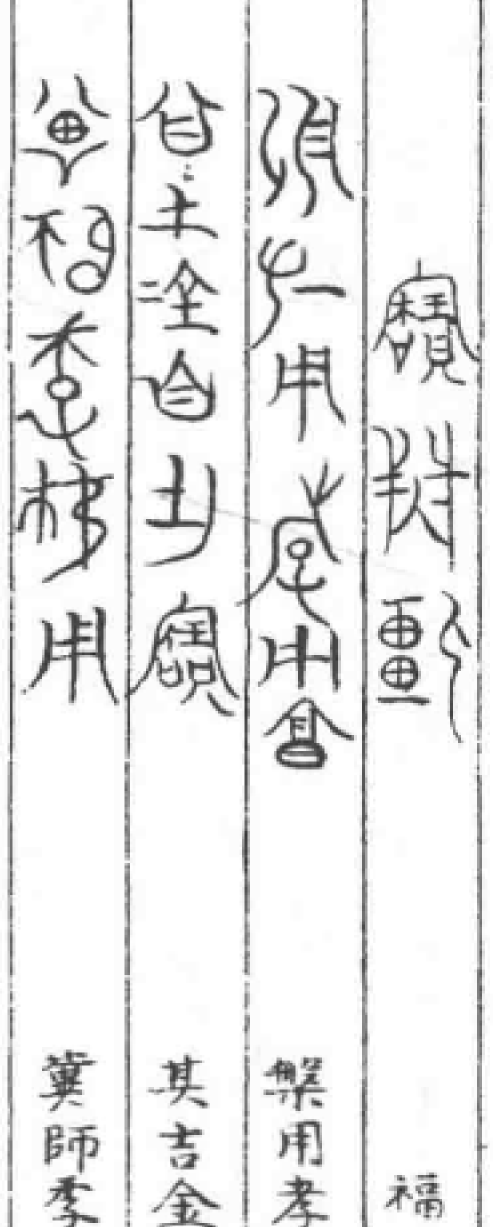
銘二十有三字此器與饋盦二物皆曰叩仲之孫伯𦪃自作同得於河內太行山石室中（考古圖）

叩仲之孫伯𦪃作頮盤銘曰惟王月初吉丁亥叩仲之孫伯𦪃自作頮盤用蘄麋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昔人以初吉為疑蓋古文以王為　則其為正可知按說文頮作沬馬融曰頮面器也傳曰洗手謂之洮洗面謂之靧古之事親者垢燂潘請靧頮與靧同古今文異也叩中莱地當周畿內疑為王子弟古有叩氏即其後也余怪古人於用器自

期眉壽欲子孫永永用之不窮不知後世子孫不悼口澤者能朝夕用乎或謂父詞如此至子孫之詞不得用此也（廣川書跋）

王月者正月如所謂王春也言王所以尊主也（鐘鼎款識）

周冀師槃



福無疆

槃用孝用享

其吉金自作寶

冀師季移用

右銘云冀師季移用其吉金自作寶槃按商有冀父辛卣博

古云冀者國名晉人受封于此則後世食采于所封之地復以為氏冀乃其族裔耳師言其官也季其序也移則其名耳曰用孝用享盖祭享之器（鍾鼎款識）

古盤

右盤銘得之河南鞏氏其銘為槃盖而進之此其義也朴質不飾有足以承此殆古之匜盤也匜以注水、水於盤不使水散於地尊者之所用也（廣川書跋）

周伯吉父匜盤

銘一百三十三字曰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也既死霸則如書所謂旁死魄者是也曰從王　首書勲績也曰錫馬駒軒紀君惪也曰敢不用命則即刑載誓詞也伯吉父雖不見於傳記然考其銘識頗有周書誓告之風豈周家有功之人賜作此器以昭其功耶（府古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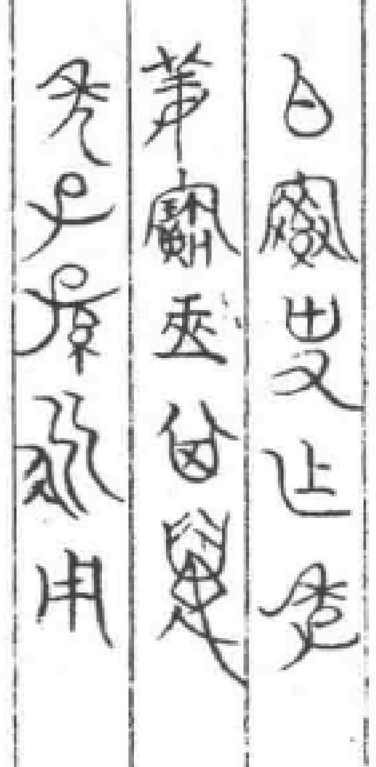
周兕匜盤

銘一字是器銘文上為屋宇之狀而下為兕形與周兕敦欵識略無少異盖宗廟之器也（紹興古器評）

宋穆公孫盤

元祐間臨淄縣民於齊故城得數器此其一也趙元考內翰家藏驗其文盖送女器（金石録）

周季姜杅（鍾鼎欵識作伯索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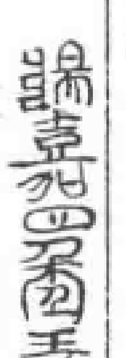


伯索史作季
姜寶盂其萬
年子孫永用

右高六寸二分深六寸、口徑一尺一寸九分、耳各長二寸二分、各闊二寸容一斗五升重九斤十有二兩銘十有七字曰伯索史作季姜寶盂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夫季姜之称於書傳多指婦人言之如詩所謂孟姜是也彼曰孟姜而此

曰季姜者乃其序耳伯索史作季姜盂則知為季姜而作也是器圓而銳其底非執不能定也宜古人於此寓意焉（博古圖）

漢陽嘉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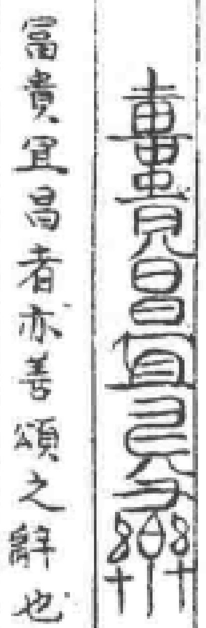
陽嘉四年朔

右高四寸一分深四寸口徑八寸六分容六升三合重一斤兩耳銘六字曰陽嘉四年朔令按孝順帝即位之十年改年紀曰陽嘉凡四年茲器曰陽嘉四年盖誌其所造之歲也曰朔者朔月也曰令者時令也字之右狀魚之形字之左復作鷺以鷺習水而捕魚其猶習於禮而得民之譬也洗盥手之

[illegible]

器於此以奉祭祀交神人非苟然者謹其歳時且象而規之蓋不能無微意耳（博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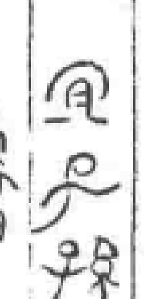
雙魚四錢大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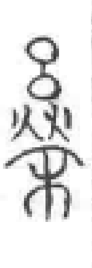


銘曰富貴宜昌者亦善頌之辭也（鍾鼎款識）

銘七字曰大富貴昌宜長樂（考古圖）

宜子孫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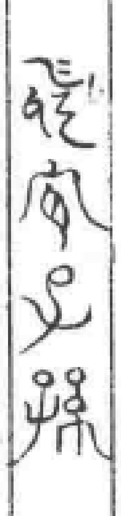




右器舊要云上元二年高宗命（弘機營東都上陽宮于澗曲䟽建陰殿得之也（鍾鼎款識）

雙魚洗形制與大洗同而差小有宜子孫三字（考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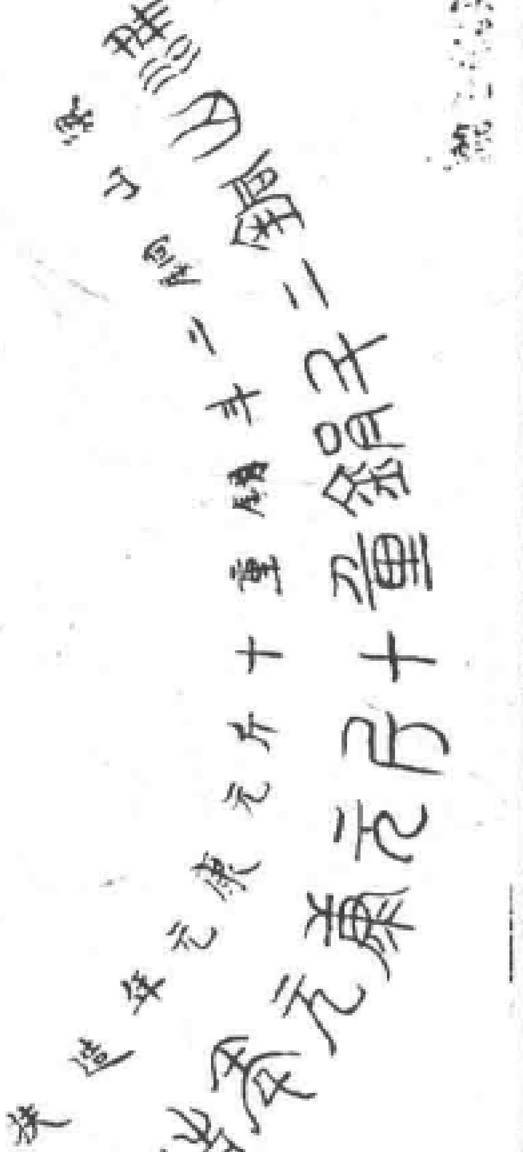
長宜子孫洗



政和元年饒州得素洗二雙魚洗六列錢洗一其四銘曰永元元年其二曰元和二年又有隱起篆富貴昌宜侯王字唐開元九年許昌唐祠得古銅尊隱起雙鯉篆書文曰長宜子孫蓋亦洗也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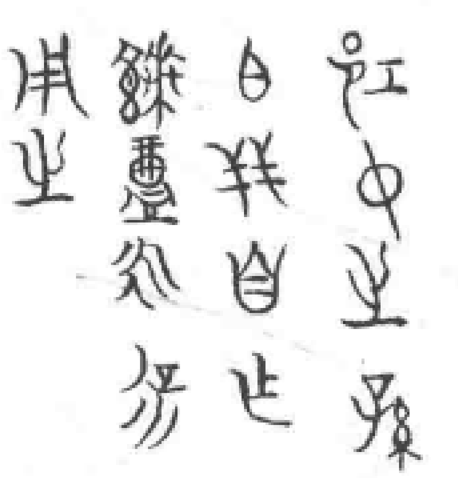
漢梁山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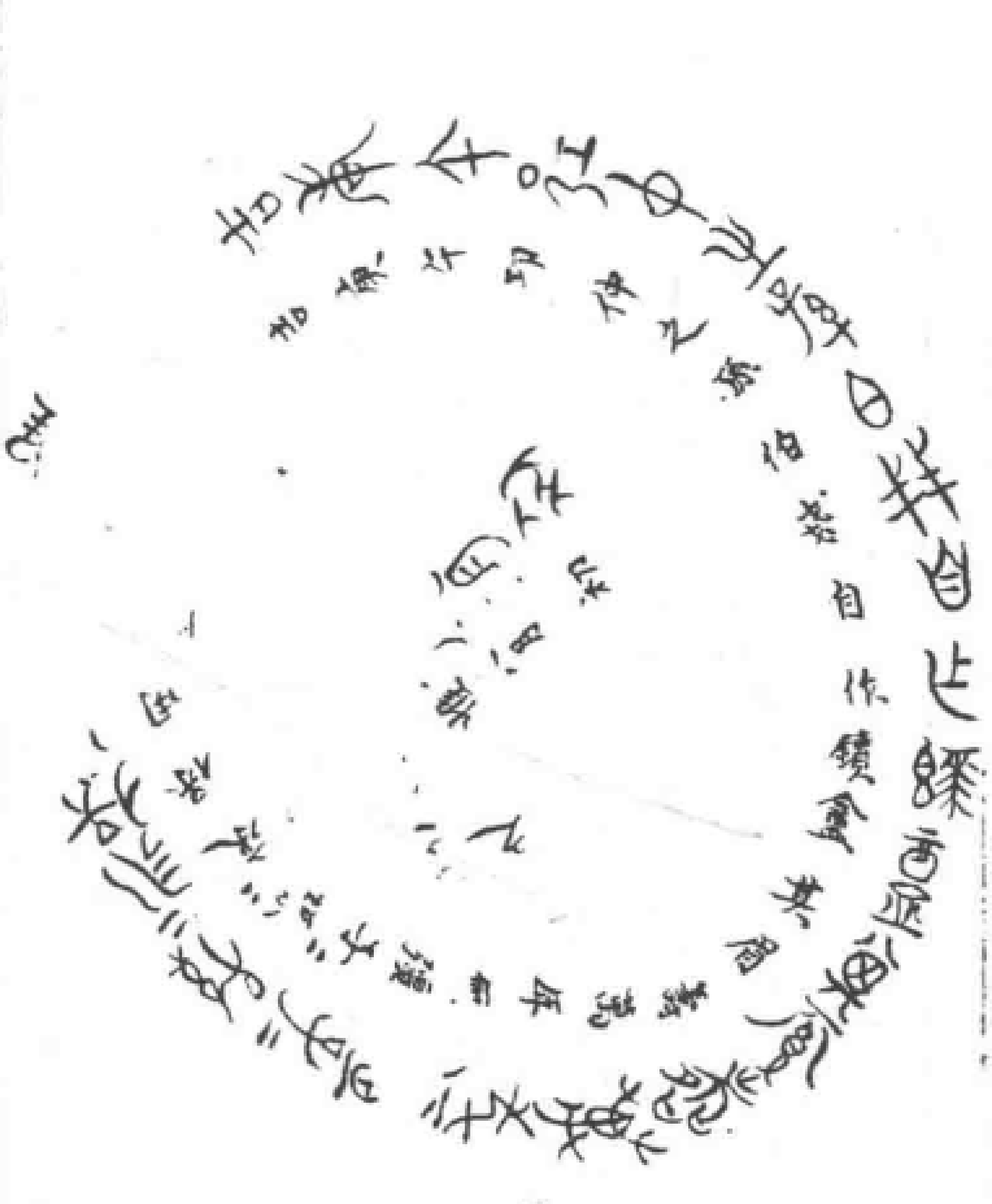

梁山銅二斗鋗重十斤元康元年造
扶

右高四寸二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四分（仏七寸六分）容六升重二斤十[illegible]三兩有銘在其脣曰梁山銅二斗鋗重十斤元康元年造外復有一扶字按漢宣帝即位之十年乃改元康而是器蓋元康元年造也其扶字乃號耳如好時鼎

之用山字是也梁山銅者紀其金之地梁山於漢初為梁王之封梁王依山鼓鑄為國之富故在孝王時有罍尊直千金戒後世寶之則梁山之銅有自来已（博古圖）

周卭仲盦


卭仲之孫
伯戔自作
饙盦永保
用之



屑銳

右銘三十有一字在身十有四字在蓋（考古圖）

右銘云邛中之孫伯荌伺作饋盦說文云邛在濟陰玉篇云邛在山陽饋盦（乃敦）盤形制雖不同而皆曰邛仲之孫伯荌伺作（鐘鼎款識）

說文饋滫飯也𩞁餾也大口而卑用食又皿部有盦覆蓋也徐鉉謂今俗作晉非是細詳盦字音頭而足而加於皿定非𩞁字乃是饋盦以捧達湯飯而加覆蓋爾商末器以字非模範中來也（李氏古器錄）

[illegible]

六藝之一錄卷第十三

錢塘倪濤撰

金器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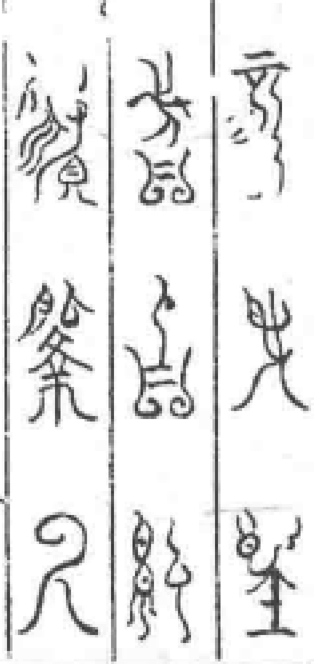
鐘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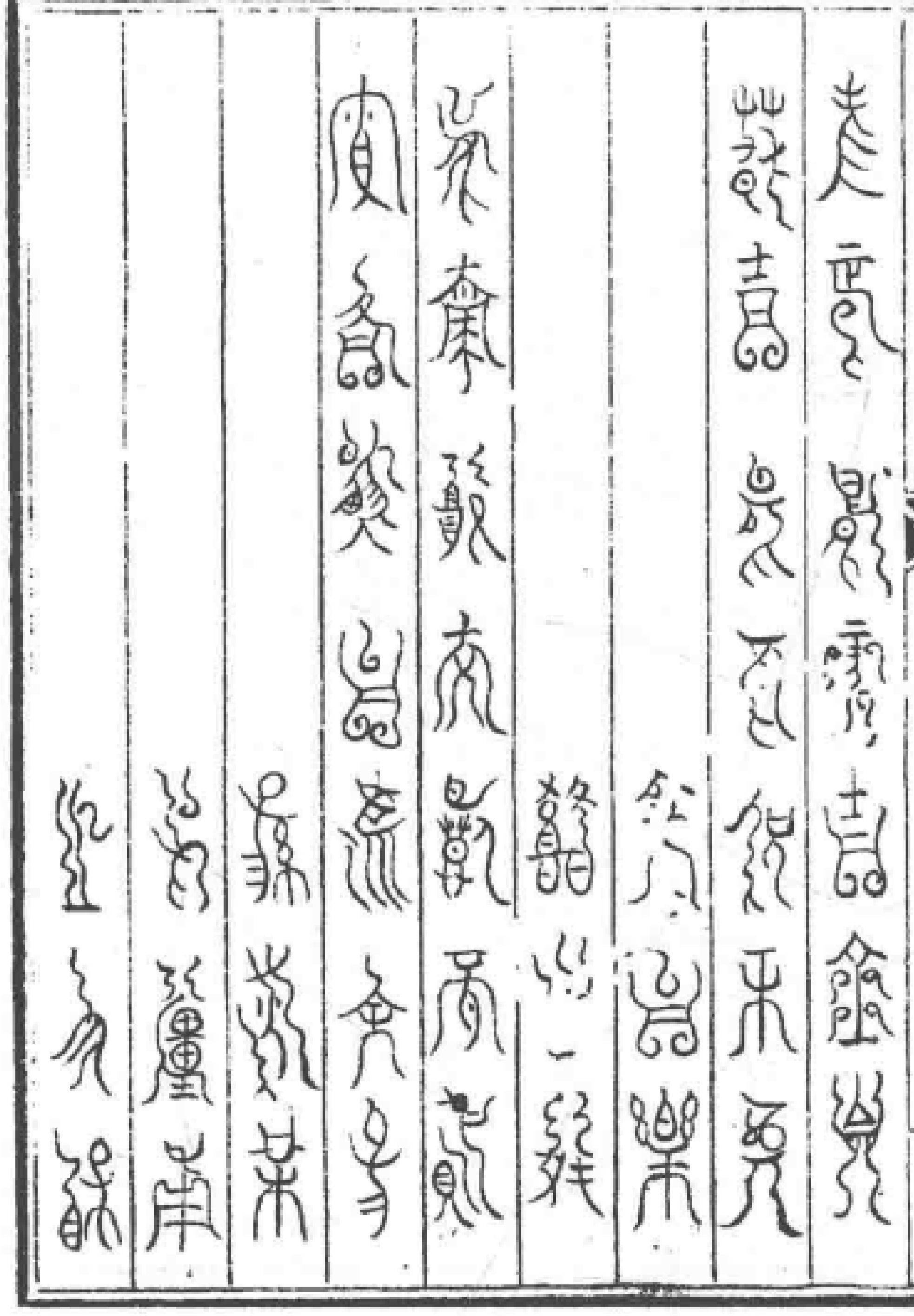
聖人之作樂也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八音之始必原於律呂律呂之氣肇於黃鍾黃鍾之生而平（寸正則）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其大不逾宮其細不過羽或戛或擊或搏或拊一合爲一止爲而樂由此以成矣然八音之器語其制作先肇於黃鍾而上下相生月律互間周一歲之月十二然而金奏舉廿絲竹之類必因鐘律以求協而同歸於和者爲備樂然則鐘固樂之始也其大者爲特鐘則獨垂其一是律倍黃鍾之數而比於也其小者爲編鐘是律數不倍十有六枚而同一簴者也有鎛（以大於編鐘）而減於特鐘者也考之周官鳧氏所以鎔範者有兩欒而爲銑銑間則有于而鼓鉦舞樂之相次其上爲衡甬旋蟲以屬於簴而體備枚篆鏞節之飾焉且特鐘編鐘至於鎛之爲器小大雖殊凡茲紋飾惟一而已此先王之法也由漢以來浸失其傳枚所以節聲而長短異狀衡甬旋蟲所就以周結而

[illegible]

易之為係以下垂枚短則聲不能節而有隆殺易之為係以下垂則動搖而有餘韻、參雜相參、雅正或爭、而能知之者要襄不世出、良可歎夫、今之所獲、上追商周、下逮秦漢、古法具存、固可因器以考其聲、因聲以為其樂、將見漢武之遺音可復傳於今日矣、顧不美歟

商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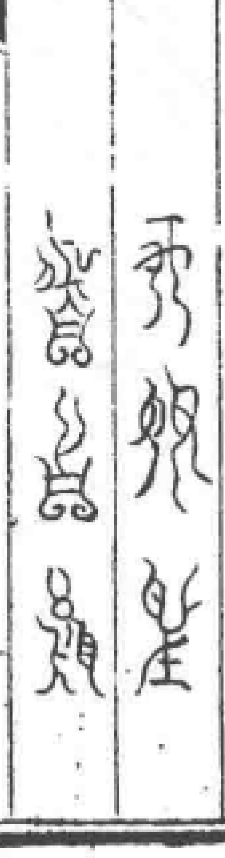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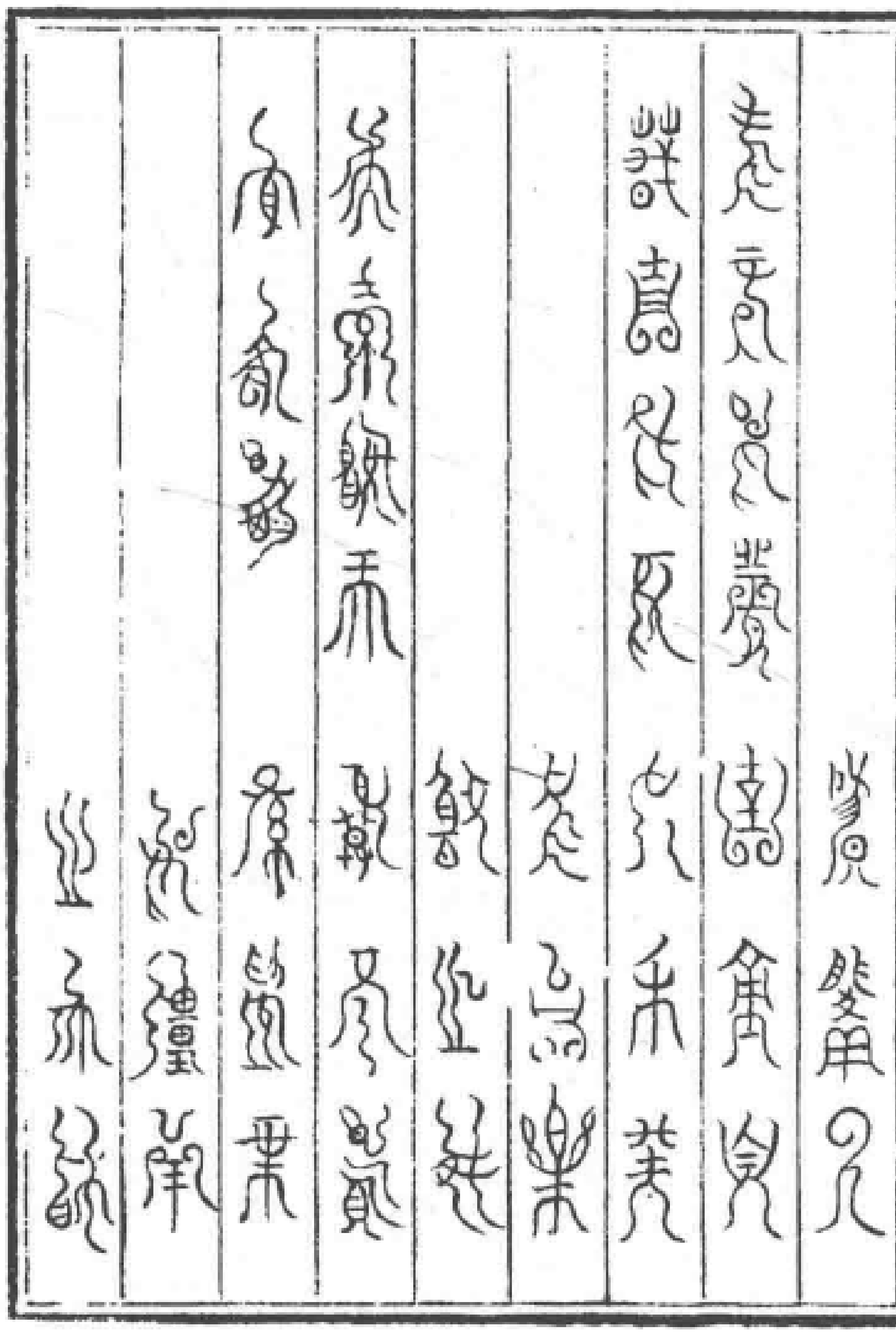


惟正月王
春吉日丁
喜而
賓客其皆

亥既望
分呂純
㦰擇乃
吉今自
欣和其
安以樂
鼓之風
嘉不忘
萬余之〻
孫〻萬葉
無疆用
之協相

商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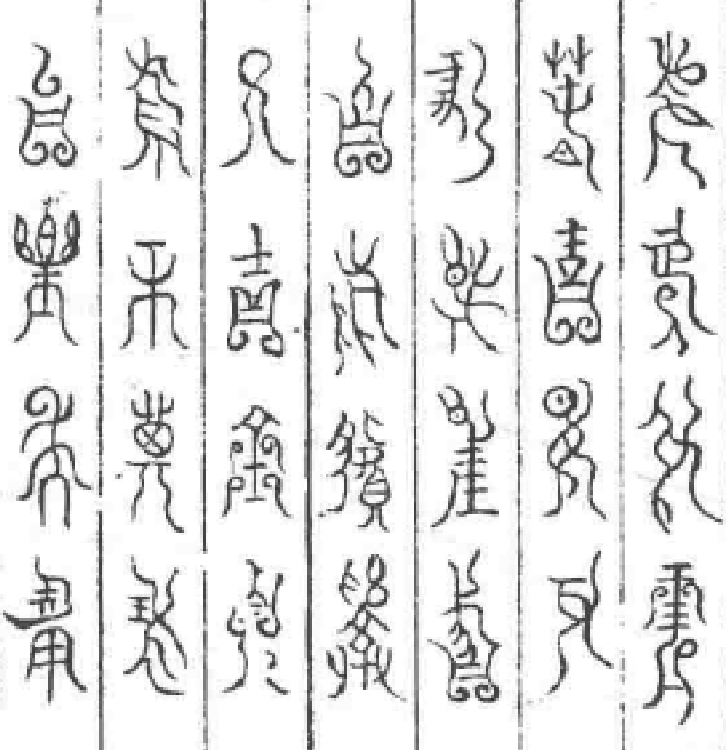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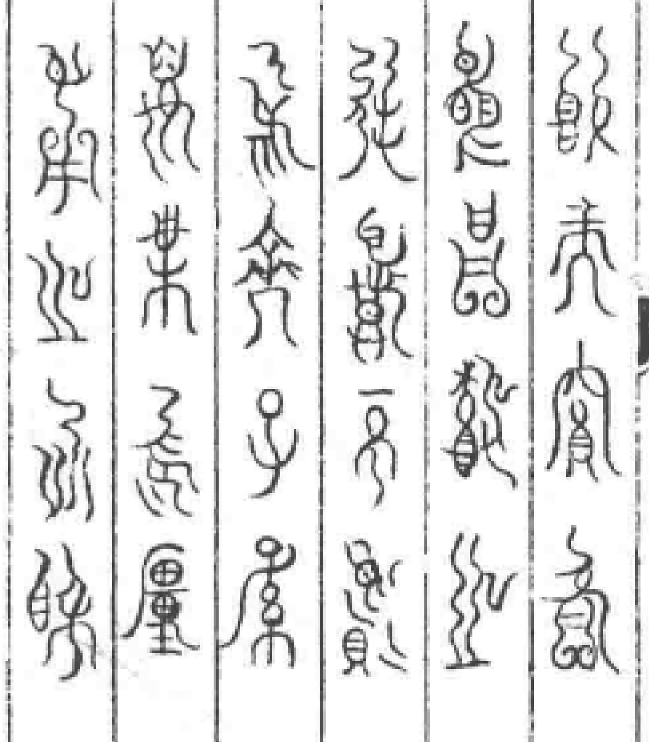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有分
鄭司農云枚、鍾乳也

音釋同前

商鐘三（博古圖題云蚊篆鍾列于周器）



惟正月王
春吉日丁
亥既望分
名以翟擇
乃吉金自
欣和其安
以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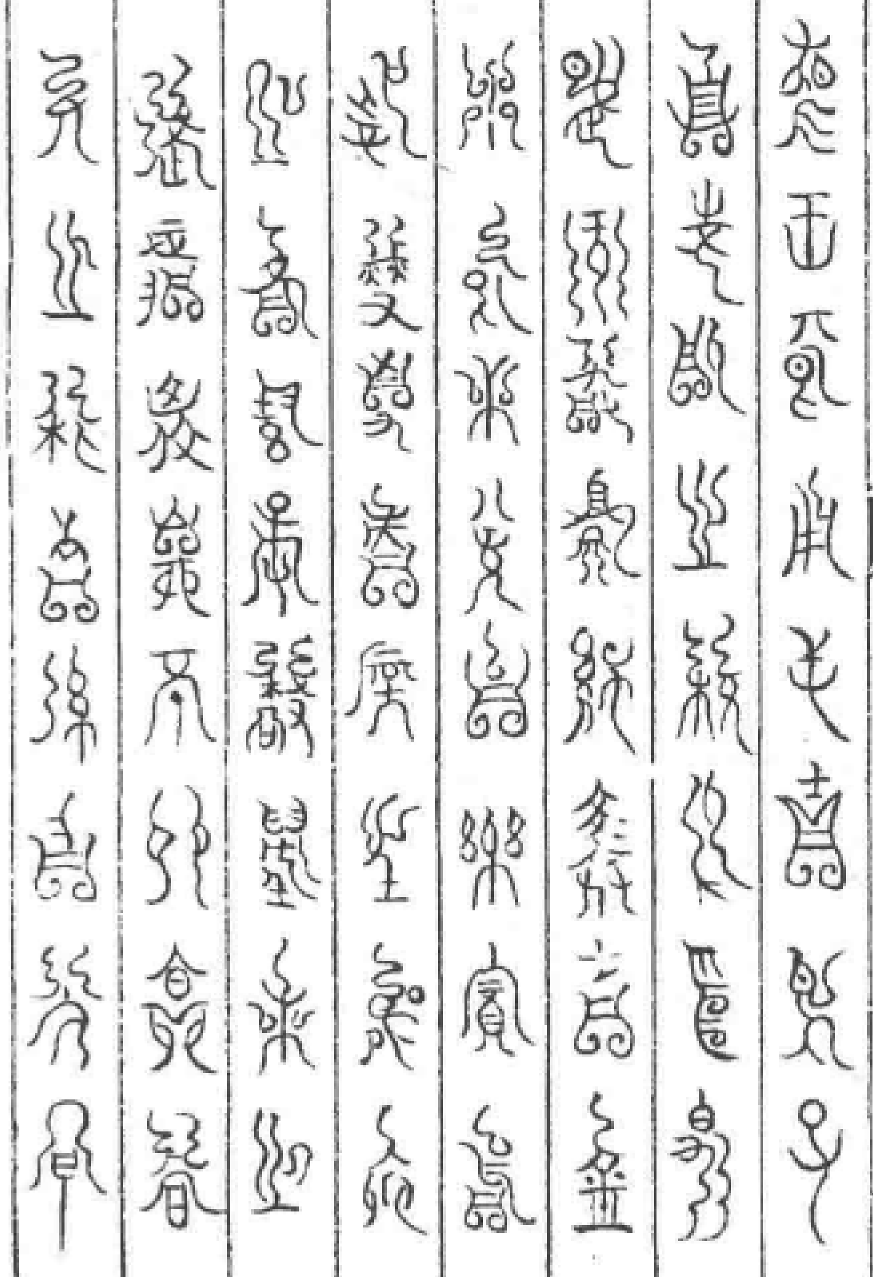
喜而賓客
其怡鼓之
夙暮不忘
為公子孫
萬葉無疆
用之協相

周蛟篆鍾高七寸六分、甬長四寸九分、徑一寸一分有旋。兩舞相距四寸八分、橫三寸七分。兩銑相距五寸五分、橫四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十有五斤。銘五十二字字極古

[illegible]

間作鳶鶴蚊螭之形其銘不可辨識者凡九字曰惟正月仲春吉日者、猶僕麟鳳銘言孜十月也蓋正月之吉適得仲春之節、故謹其時而言之昔張懷瓘在翰林時見古鐘、紀夏禹之績、皆紫金鈿以大篆神彩驚人此鐘款識蓋亦鈿金篆也是鐘甬旋比他鐘為鏤尤劇瑰妙、當甬旋之間、設環象獸形爾雅所謂旋當甬之中央、為環、飾之以獸曰旋蟲者是也爾甬後旋之制、或變為龍螭虎紐與夫圜琮之類蓋制作不純于古者如此（博古圖）

商鐘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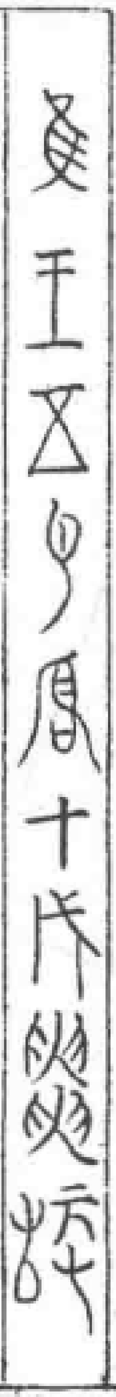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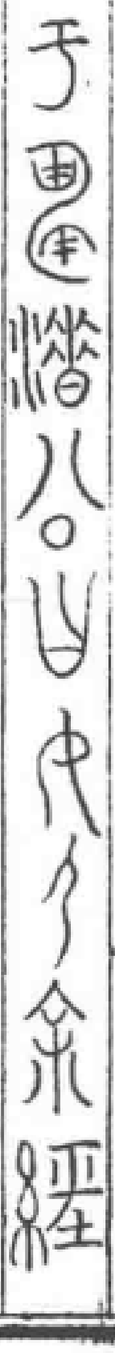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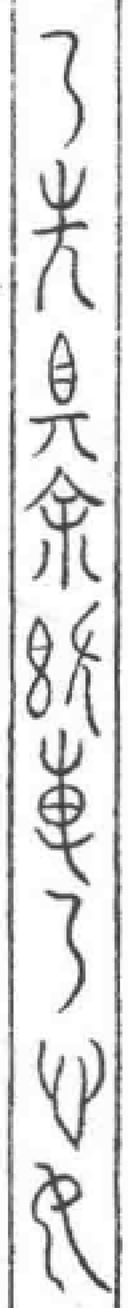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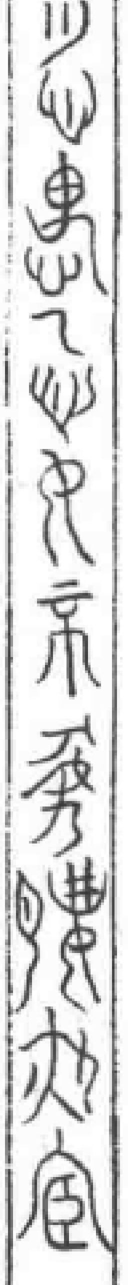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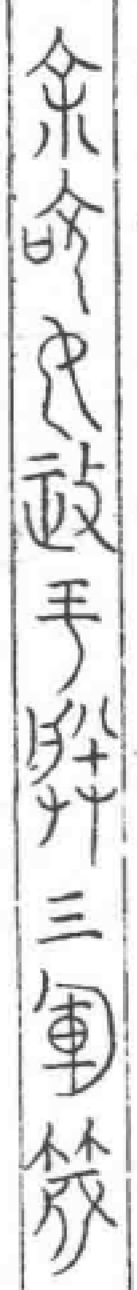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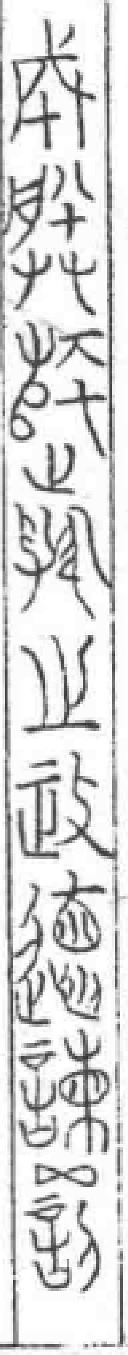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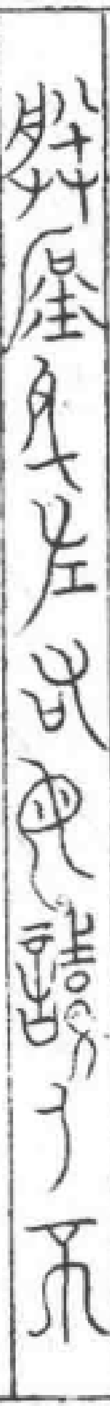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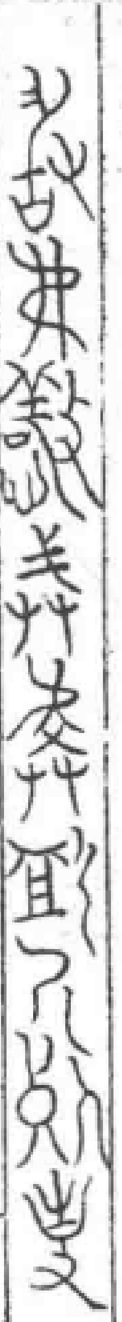
惟王夾鐘春吉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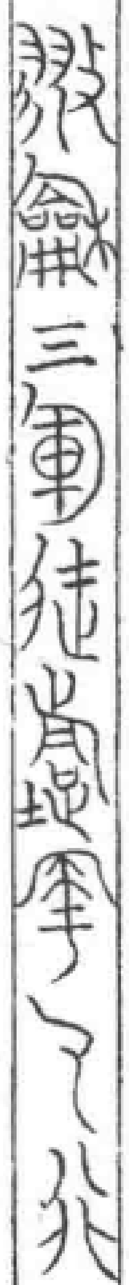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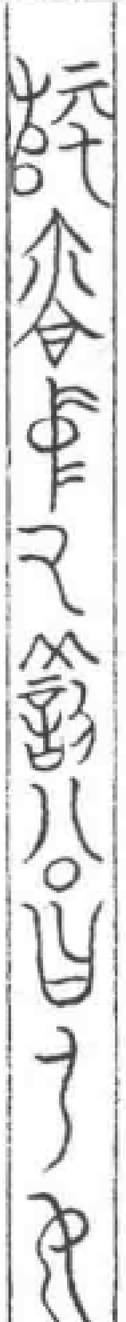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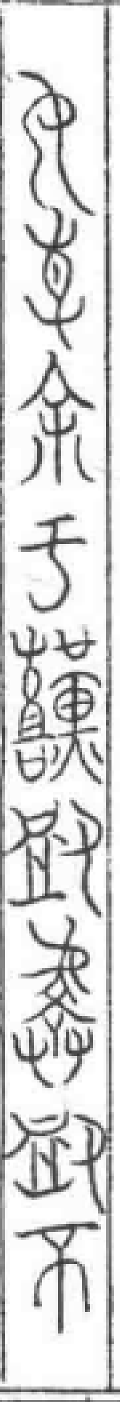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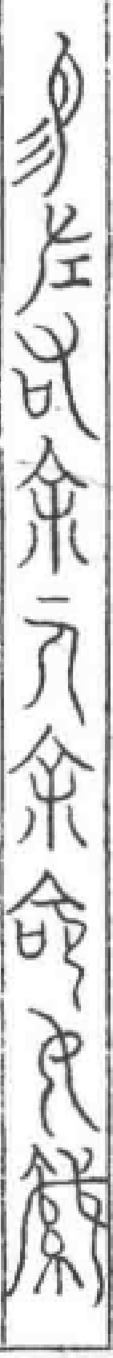
昭鐘鼓之數受繼命
九州喜悦隆澤吉金
用召和欣以樂賓客
於茉純魯侯望能全
之格韻孔協萬年之
後世　自安爲余同
安之利玄孫以介眉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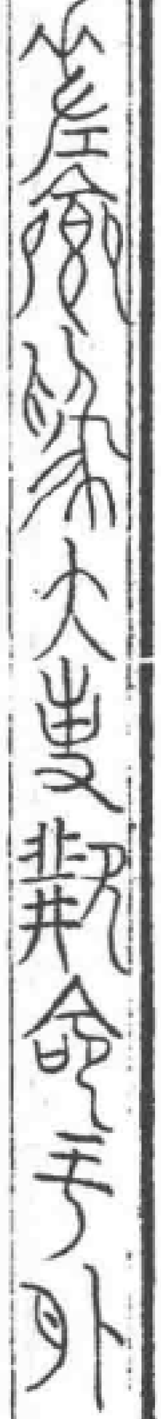
右藏董武子家銘內惟一家未詳

周齊侯鎛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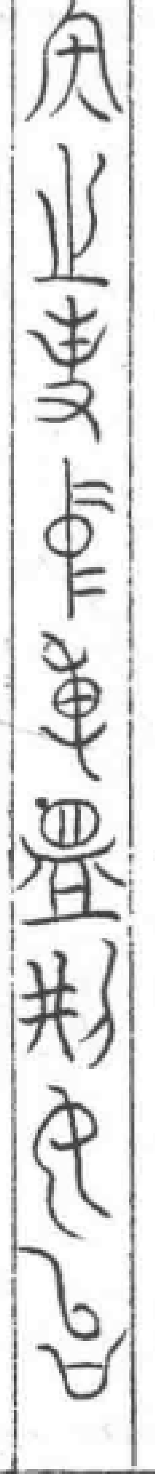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

于淄陲公曰汝〻及〻余經

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

忠畏忌汝衣墜夙夜宦

执而政事余弘厭乃心

余命汝政于朕三軍肅

成朕師旟之政德諫罰

朕庶民左右毋諱反不

敢弗儆戒虔卹乃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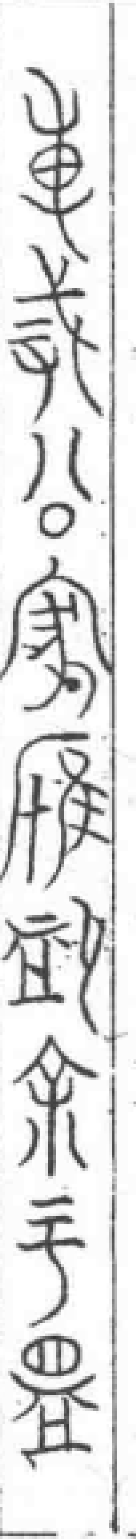
穆和三軍徒衙雩乃行

師慎中乃罰公曰〻及汝

汝敷余于艱卹虔卹不

錫左右余一人余命汝緘

差饗為大事繼命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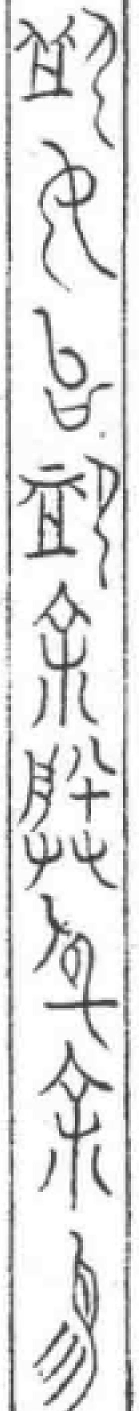
内之事中𣪘盄刑汝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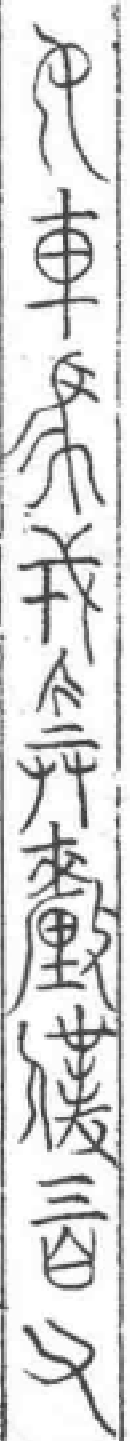
𣪘戒公家應卹余于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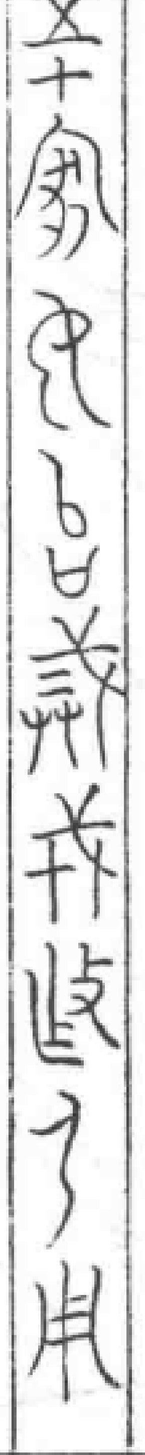
卹汝以卹余朕身余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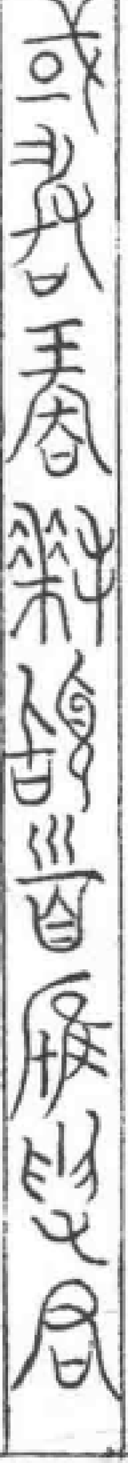
汝車馬戎兵釐僕百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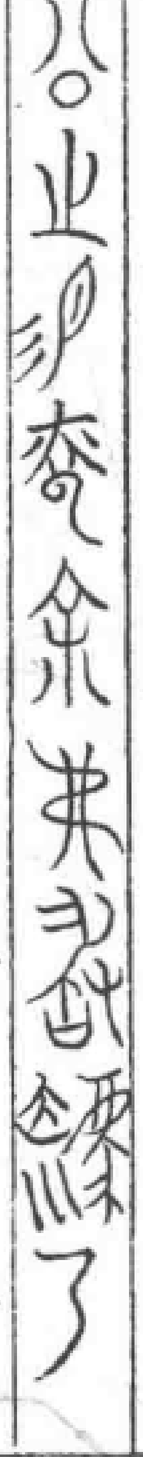
五十家汝以戒戎作及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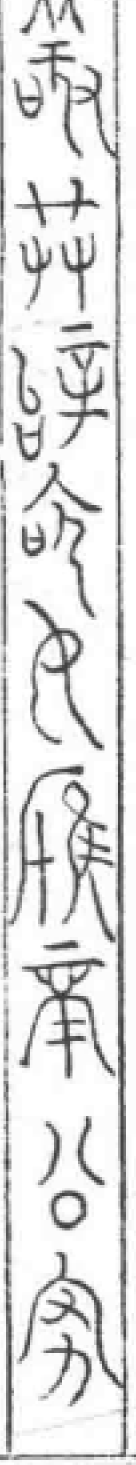
或敢再拜稽首應受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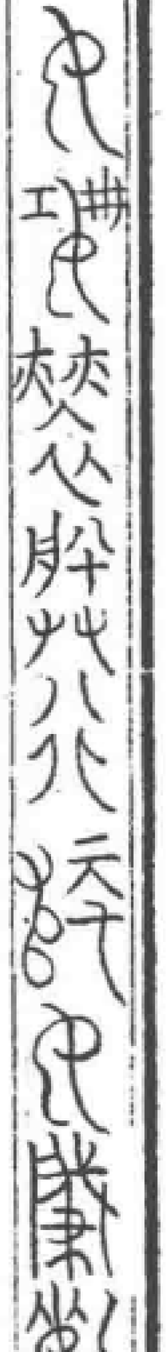
公之錫光余弗敢廢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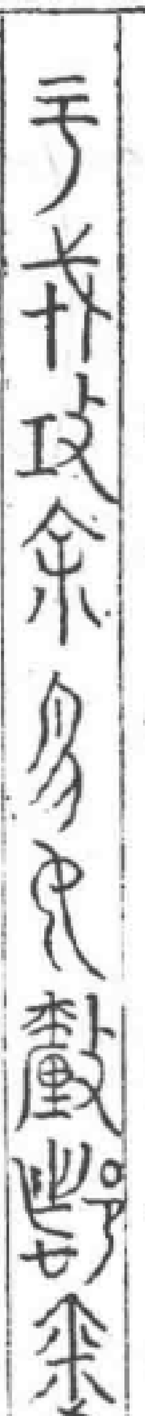
敬共辝命汝應格公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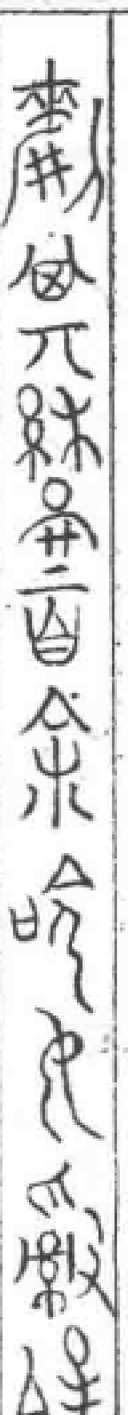
汝恐格朕行師汝肇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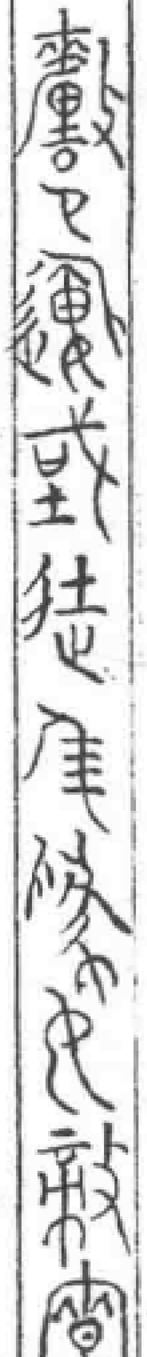
于戎攻余錫汝釐都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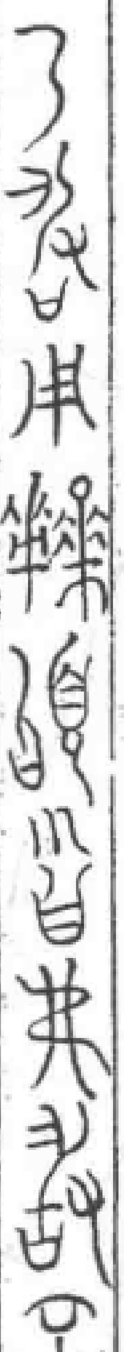
爵其縣二百余命汝治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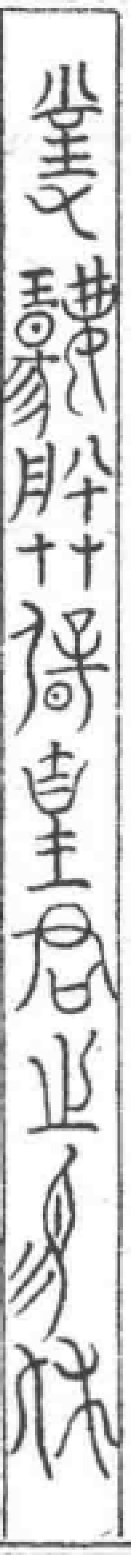
釐造國徒三千爲汝敵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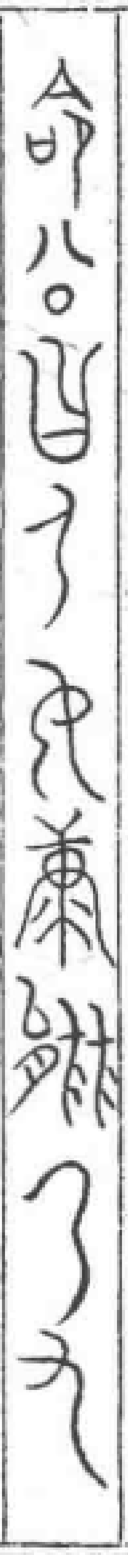
乃敢用拜稽首弗敢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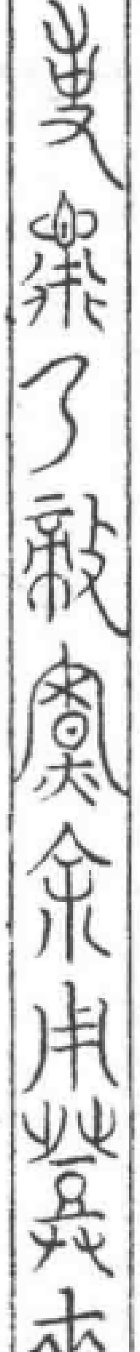
對揚朕辟皇君之錫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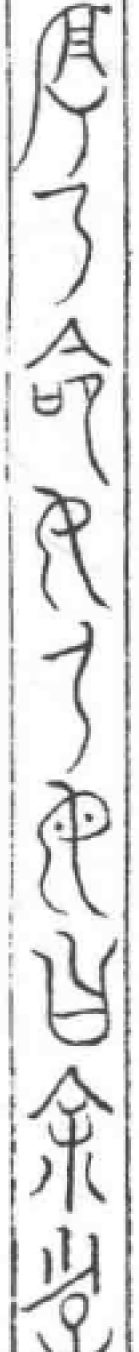
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



事率乃敵寮余用登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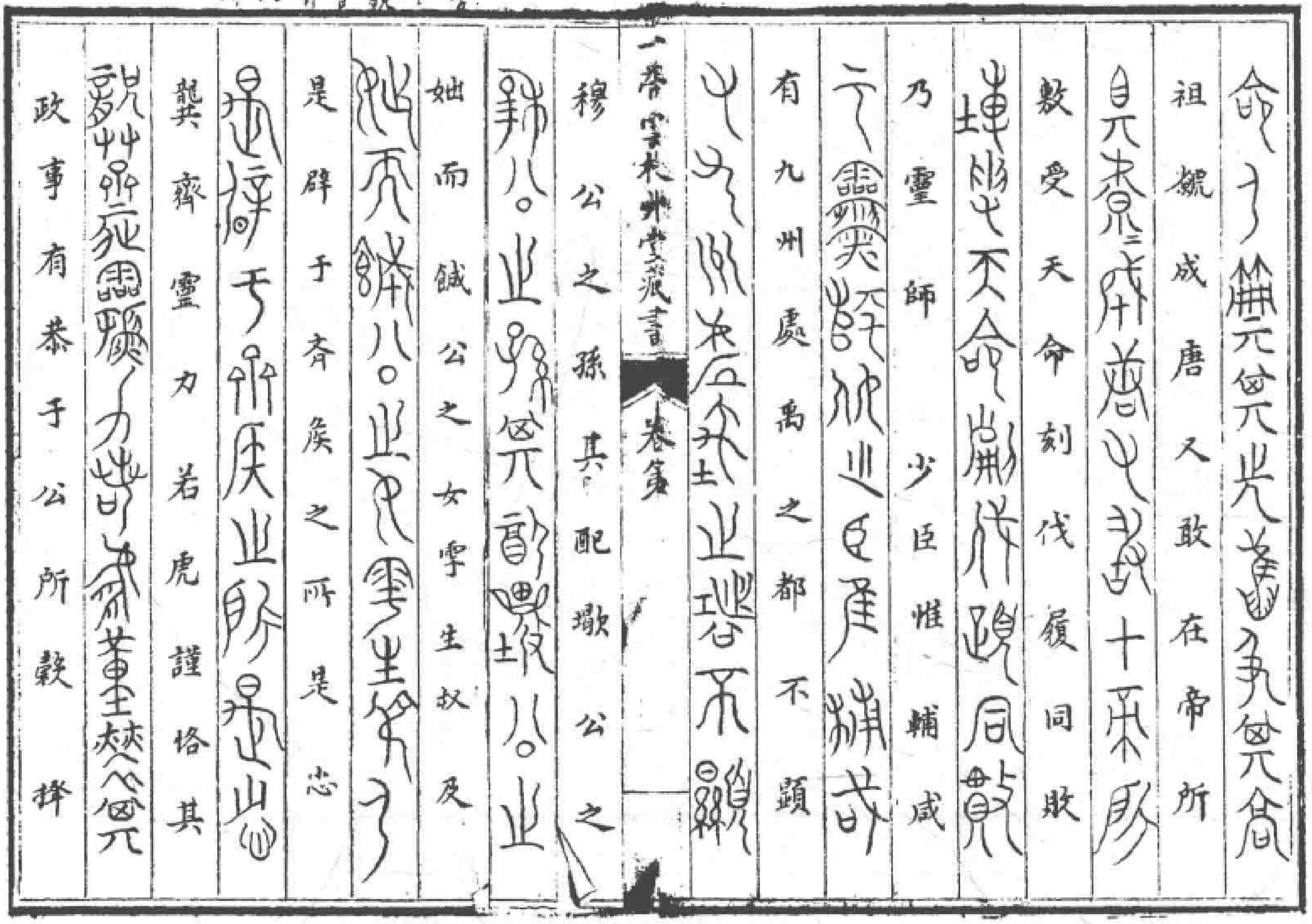


厚乃命汝及毋曰余小子



命及典其先舊及其高

[illegible]



祖虩成唐又敢在帝所

敷受天命刻伐履同敗

乃靈師　少臣惟輔咸

有九州處禹之都不顯

穆公之孫其配墽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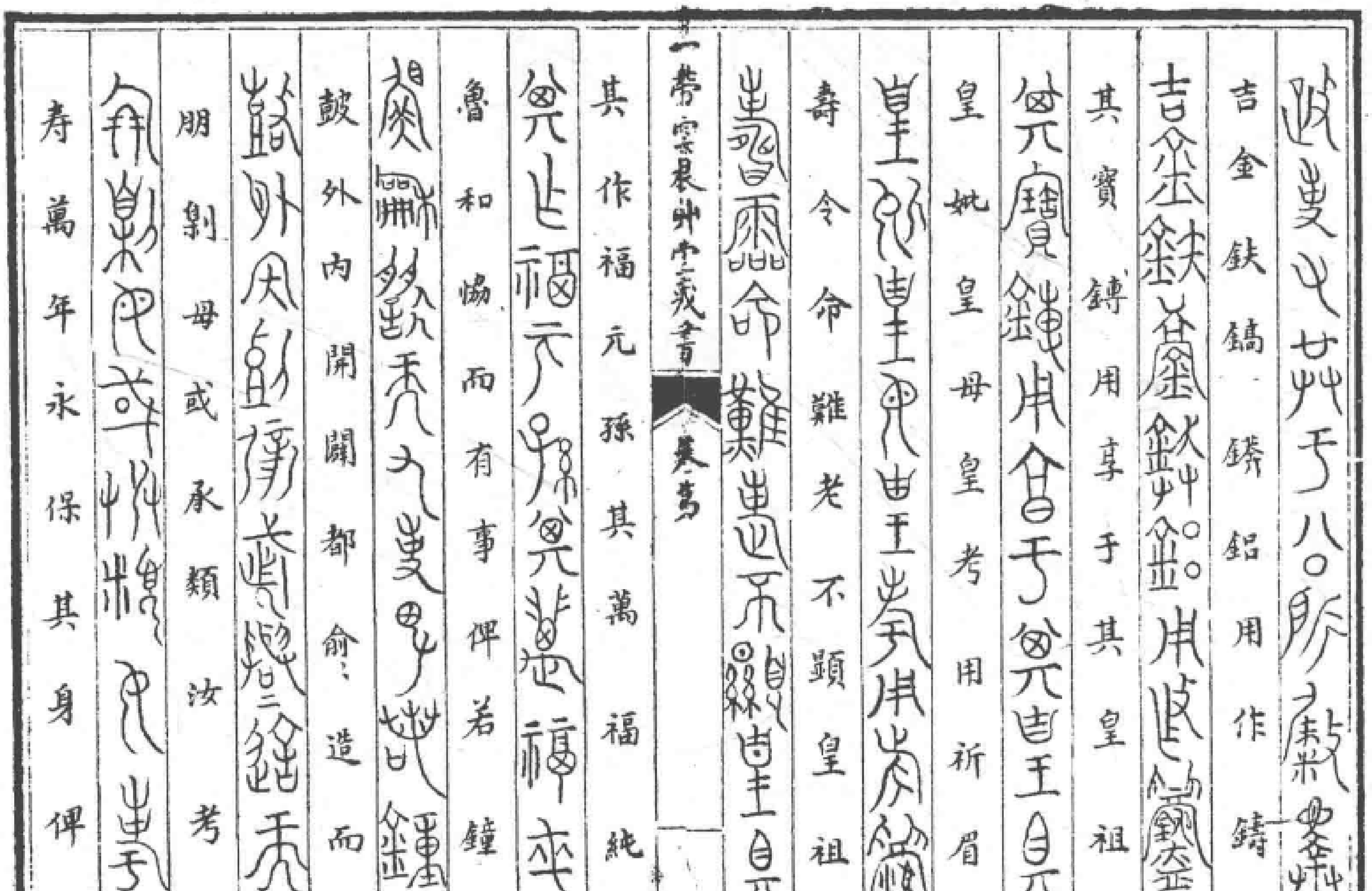
妣而鍼公之女雩生叔及

是辟于齊侯之所是忠

龔齊靈力若虎謹恪其

政事有恭于公所穀擇

[illegible]



吉金鈇鎬鏷鋁用作鑄

其寶鎛用享于其皇祖

皇妣皇母皇考用祈眉

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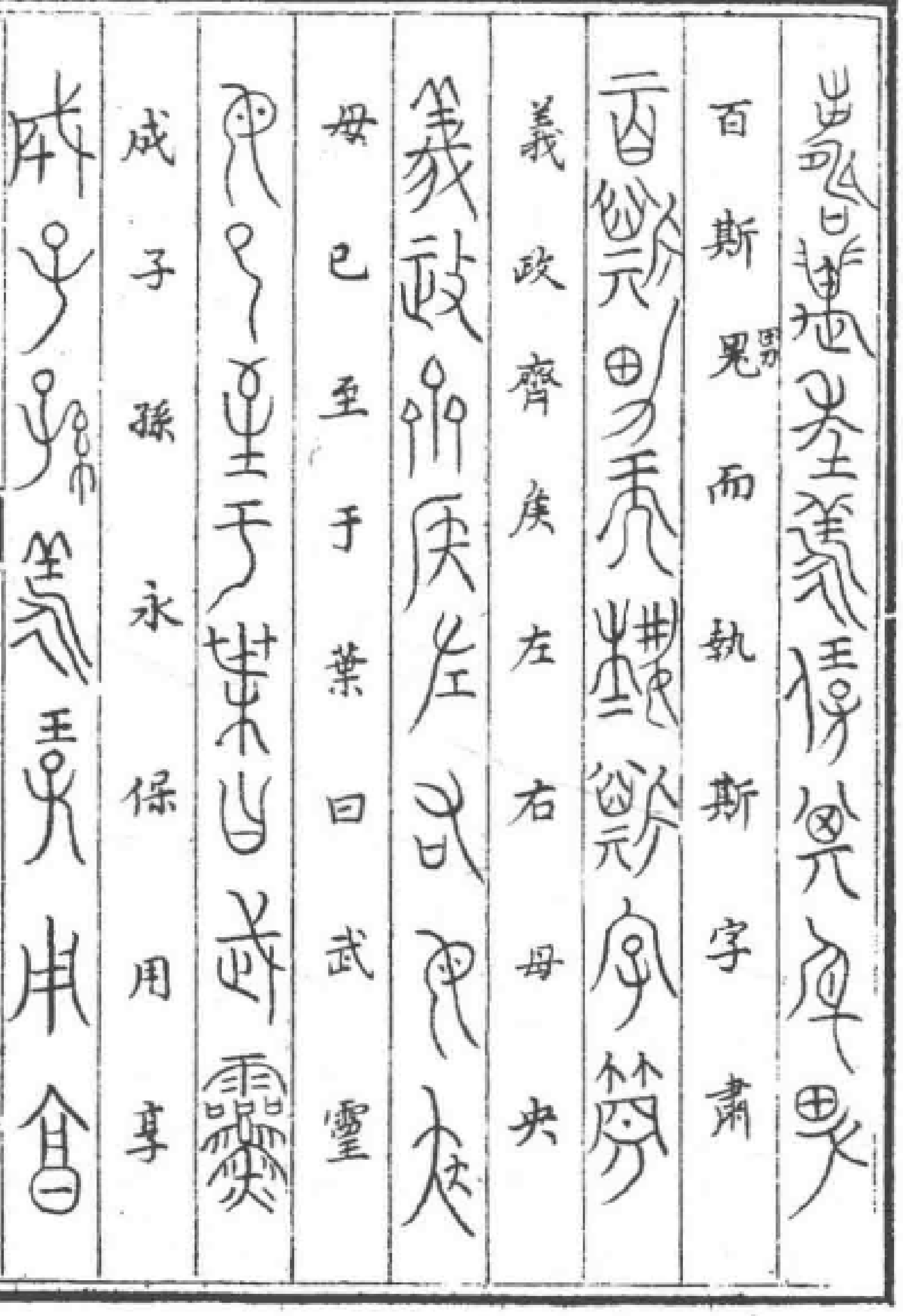
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

魯和協而有事俾若鐘

鼓外內開闢都俞〻造而

朋剸毋或承類汝考

壽萬年永保其身俾



百斯男而埶斯字肅

義政齊庚左右毋央

毋已至于葉曰武霝

成子孫永保用享

右釋文凡百餘字原本摹文譌缺一畫逕正者凡一十三處

其餘薛氏款識字體細為校正原書本乃

[illegible]書補完不既而字字之校是此鐘款文

[illegible]原款乃鍾款之字但十行之字以

目不住可見人[illegible]觀覺繁文密之面目都失

字亦清本鍾款也[illegible]兩本翻刻摹仿原字

校前通篇字字摹清本字日識面翻晴鍾

[illegible]所映展閱不一快

宣和五年青州臨淄縣民於齊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數十種

[illegible]鍾上[illegible]

[illegible]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鍾頂四周[illegible]

其間鍾十枚有款識尤奇最多者幾五百字今世所見鼎鍾銘未有踰於此者初鍾既出州以獻諸朝又命工圖其形製及臨倣此銘刻石既非善工而字有漫滅處皆以意增損之以此頗失真今余所藏乃就鍾上摸拓者最得其真也（鍾鼎款識）

右高一尺七寸五分鈕高二寸一分闊二寸三分兩舞相距一尺一寸八分橫九寸四分兩銑相距一尺四寸七分橫一尺二寸三分重一百二十二斤八兩銘四百九十二字

是器今為其銘文有曰師于淄陲按太公呂望周封于爽鳩之墟營丘之地是為齊郡今臨淄是也曰命汝政于朕三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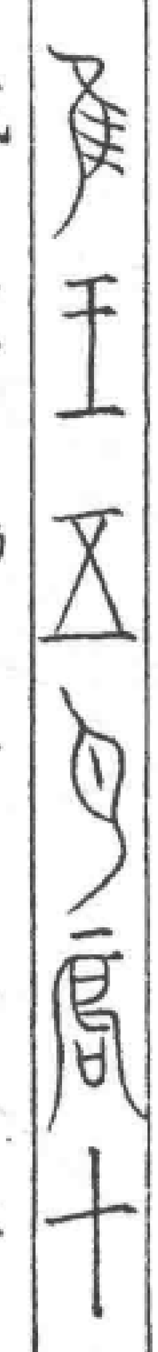
肅成朕師旟之政州申以誥戒之辭也曰咸有九州則齊之封域有所謂臨淄東萊東海高密膠東太山樂安濟南平原蓋九州也曰處禹之都者齊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有功封於申呂故言處禹之都也曰不顯穆公之孫其配墩公之妣而鍼公之女者蓋古之㚔器不獨銘其功業而又及其配偶之事是猶詩言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皆紀其當時婚姻異姓之國也曰擇吉金用作鑄其寶鎛者鎛鍾屬也王安石觧其字以謂厚以厚物為大薄以薄物為小鎛從薄訓小故也國語曰細鈞有鍾無鎛尚大故也大鈞有鎛

無鐘爲細故也以此推之則鎛比特鐘爲小比編鐘爲大今此鐘銘曰鎛攷其形制乃大於鐘蓋春秋之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等衰制度無復先王之法而妄自夸大耳以周官制器則首言鐘師而以鎛師爲之次是其小大自異而此制器之時蓋齊之中世其實周鐘也詳其銘或受錫者三一曰錫汝釐都其縣三百國徒三千二曰錫汝車馬戎都釐僕二百有五十家三曰錫乃吉金鈇鎬錯鏐銎鑪乃用作鎛其實鐘或蓋齊之巨臣以勲庸顯者其錫蕃庶如此其銘之鋪張又如此此臧武仲所謂作彝器銘功烈以示子孫以昭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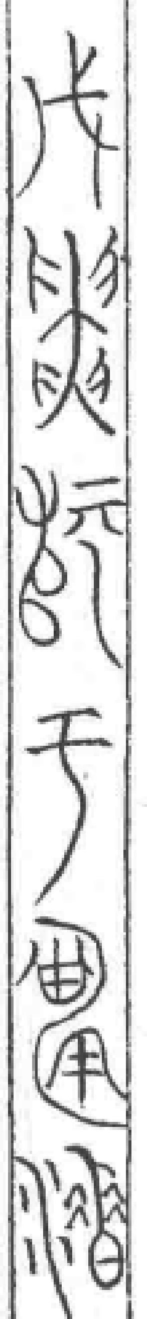
者也齊之中世桓公之業替爲文字之傳尚復粲然可觀若此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信矣（博古圖）

齊侯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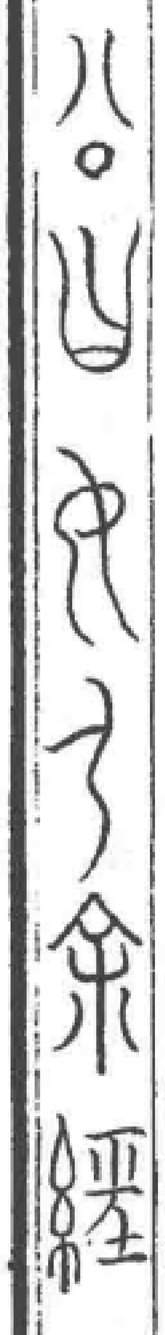
惟王五月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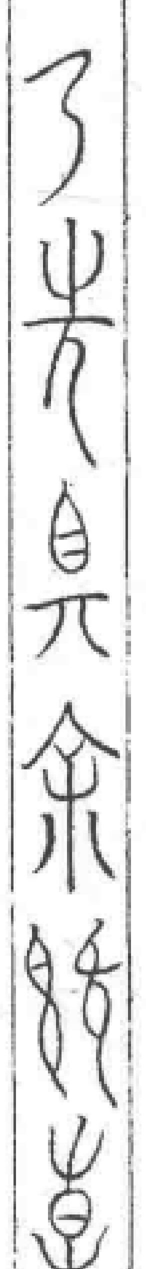
戊寅師于淄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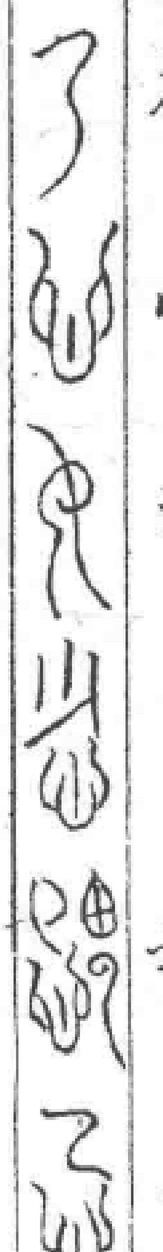
公曰汝及余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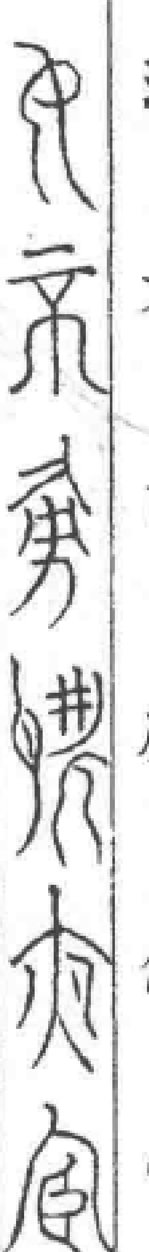
乃先祖余既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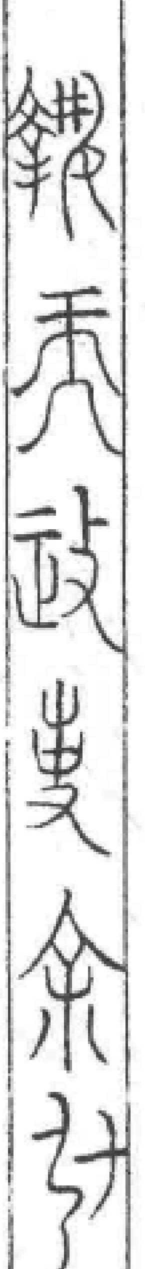
乃心汝小心媿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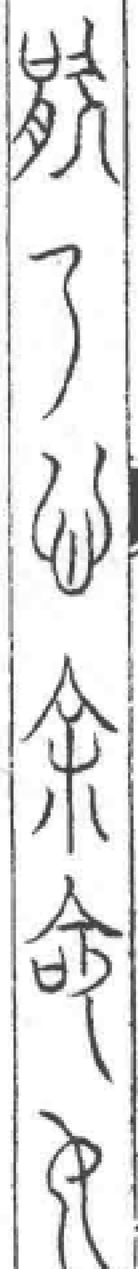
汝不墜夙夜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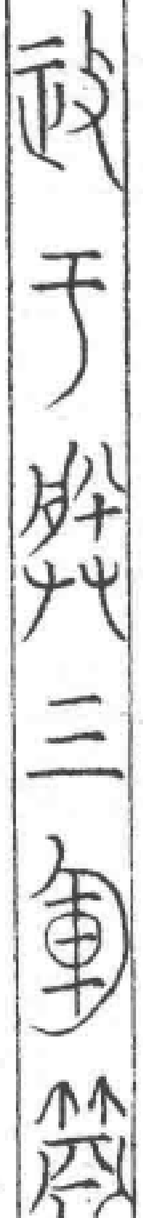
執而政事余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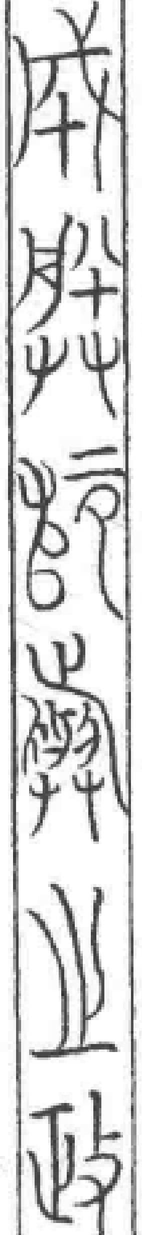
猒乃心余命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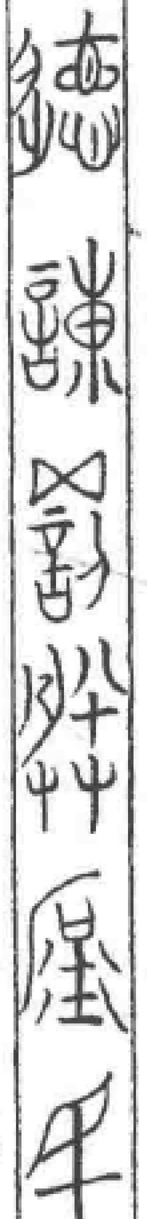
政于朕三軍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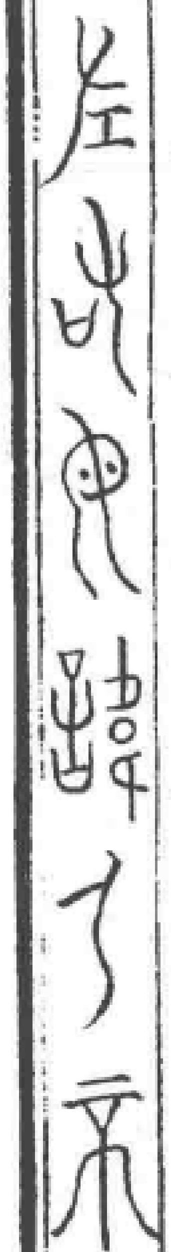
成朕師旗之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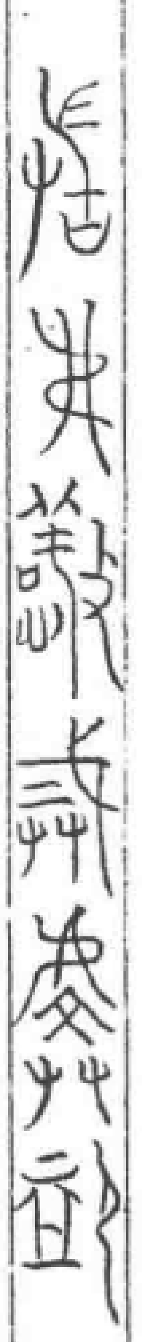
德諫罰朕庶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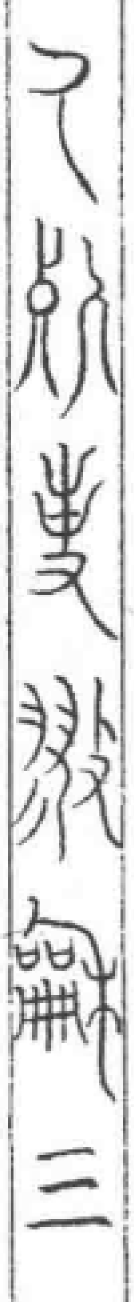
左右毋諱及不



敢弗敬戒虔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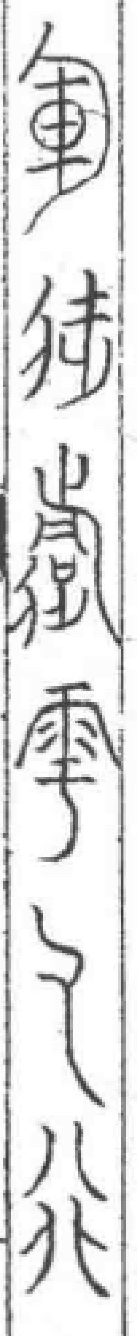
故死事穆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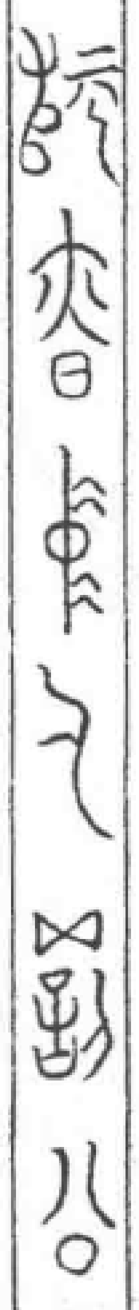
右第一器高一尺五分甬長三十七分徑一寸二分兩舞相距四寸五分橫三寸二分銘八十五字重二十八斤

齊侯鐘二博古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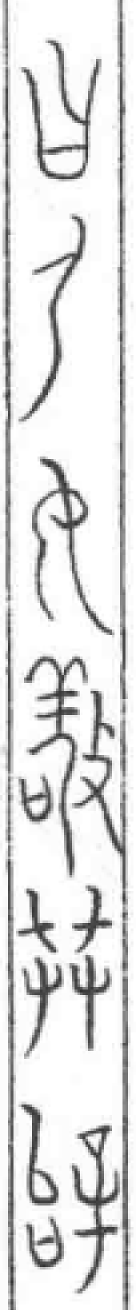
軍徒衘雩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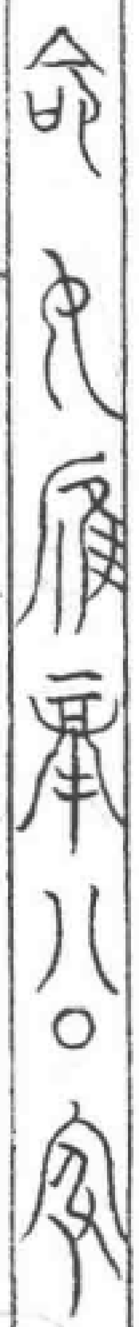
師慎中乃罰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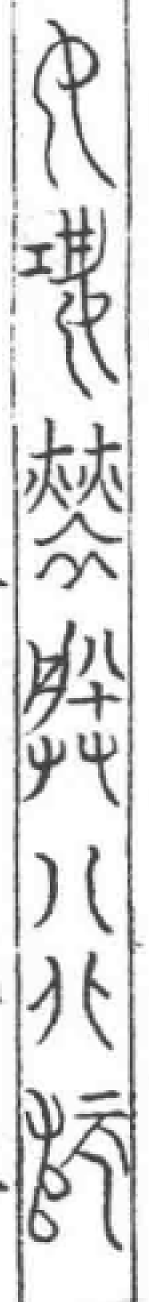
曰及汝敬恭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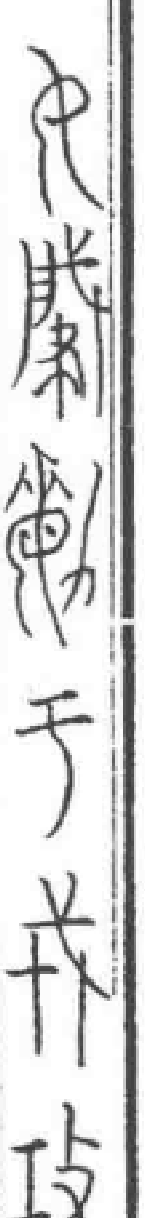
命汝應格公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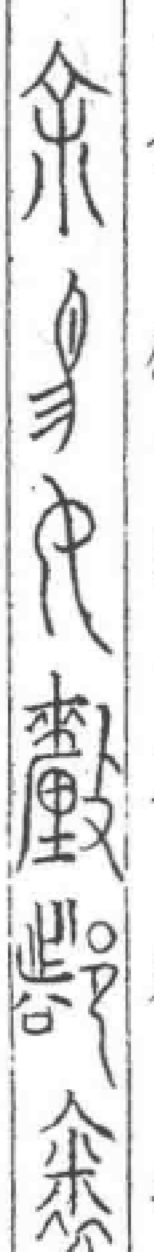
汝恐恪朕行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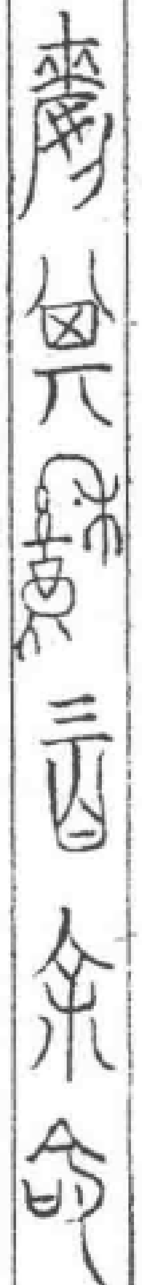
汝肇敏于戎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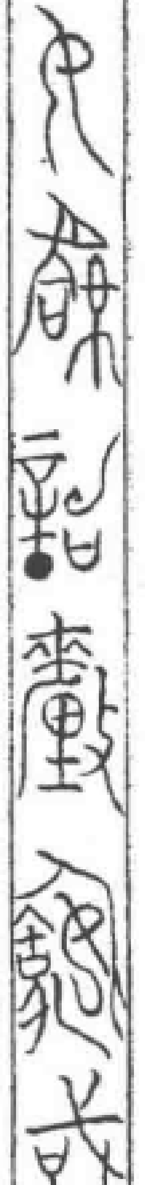
余錫汝釐都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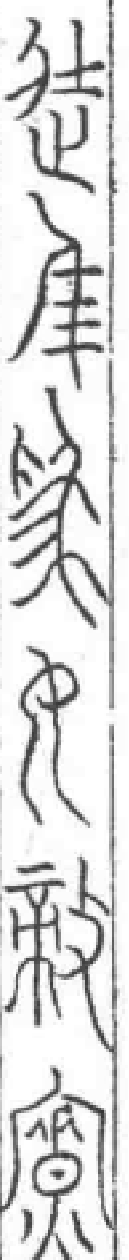
爵其縣二百余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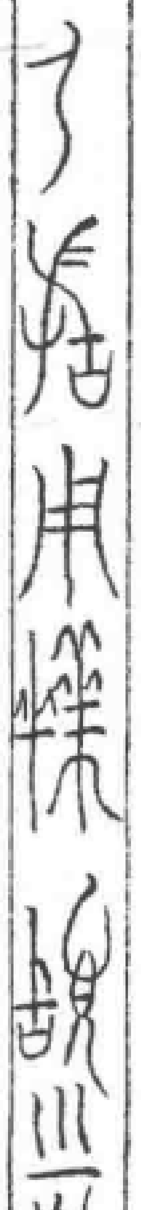
汝司辭釐造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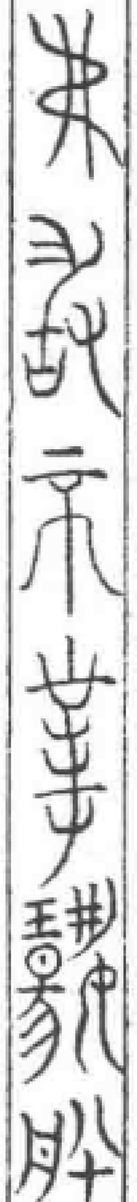
徒三千為汝敵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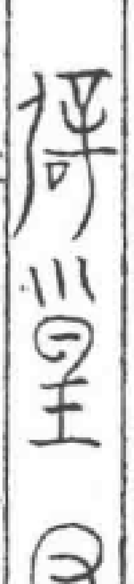
及敢用拜稽首



弗敢不對揚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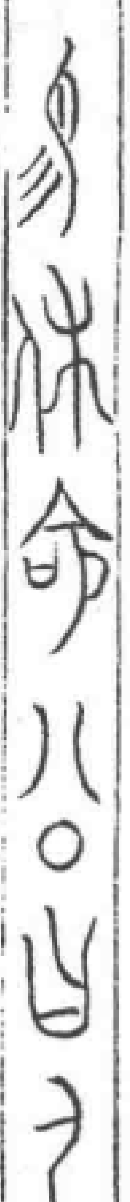


辟皇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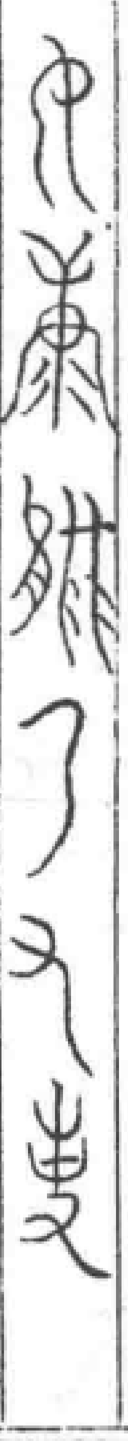


齊侯鐘博古圖列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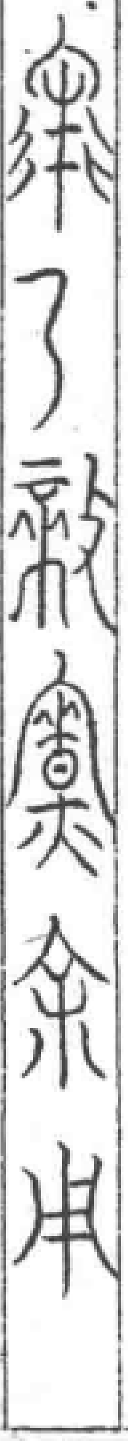
錫休命公曰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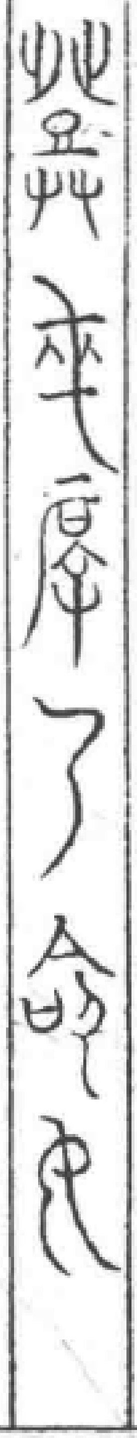
汝康能乃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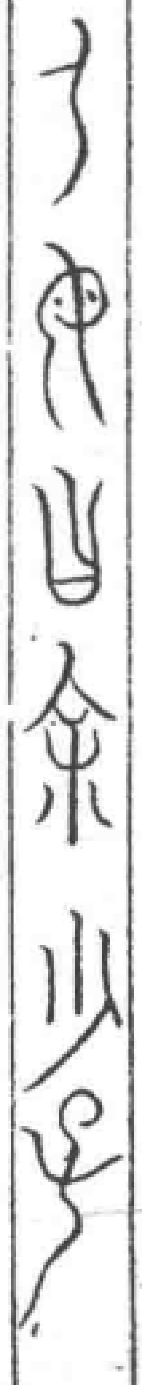
率乃敵寮余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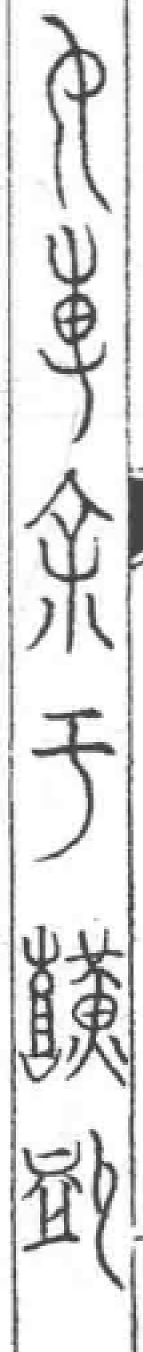
登純厚乃命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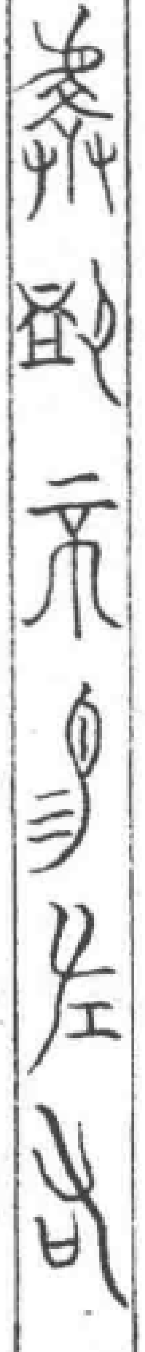
及毋曰余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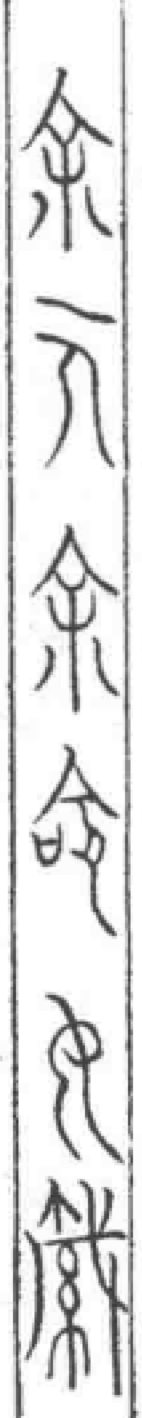
汝敷余于艱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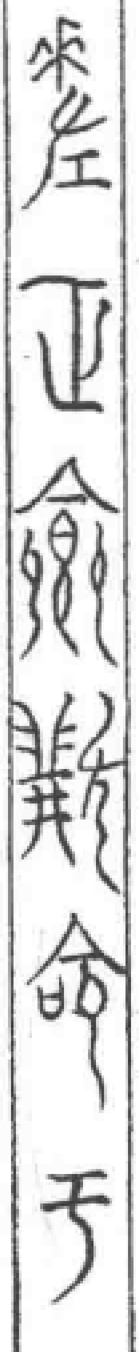
虔卹不錫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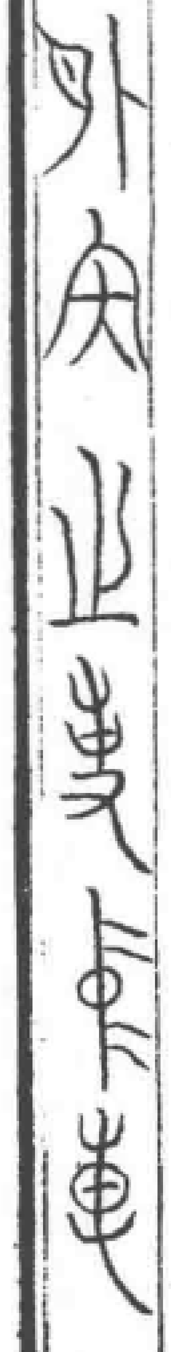
余一人余命汝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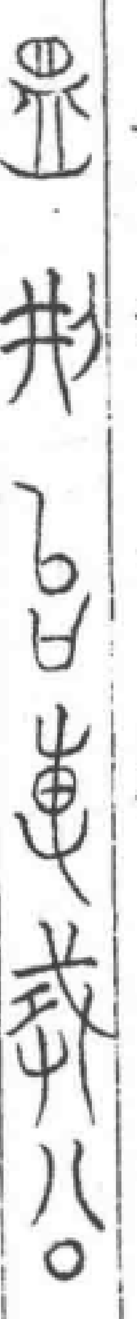
差正饔繼命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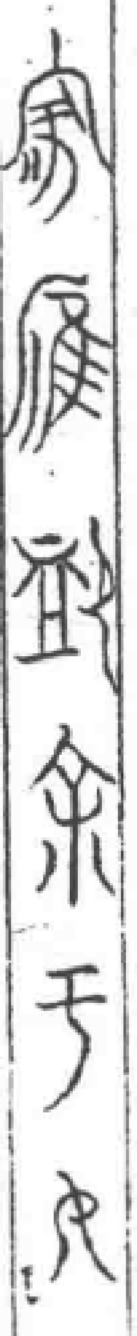
外內之事中敷



盄刑以敷戒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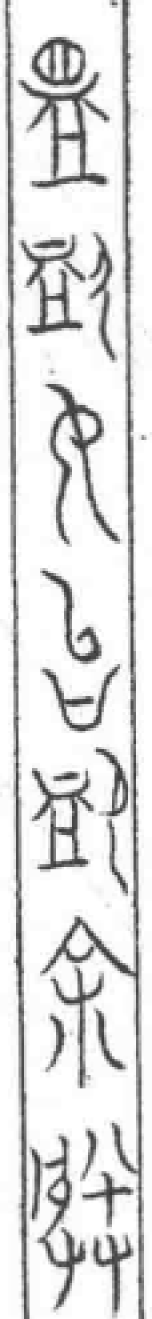


家應卹余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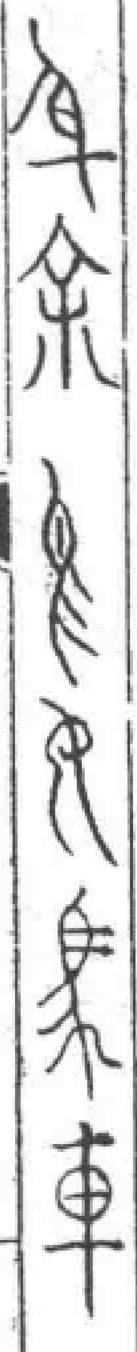


齊侯鐘（博古圖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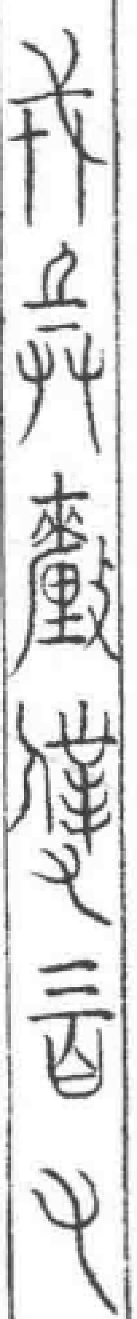
盄卹汝以卹余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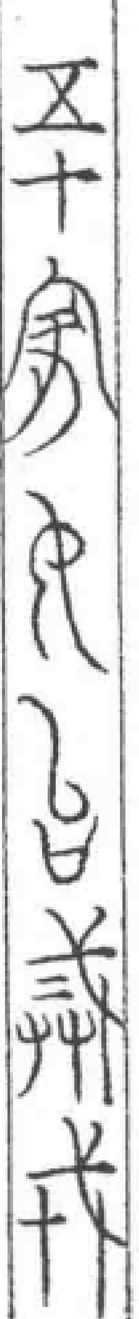
身余錫汝馬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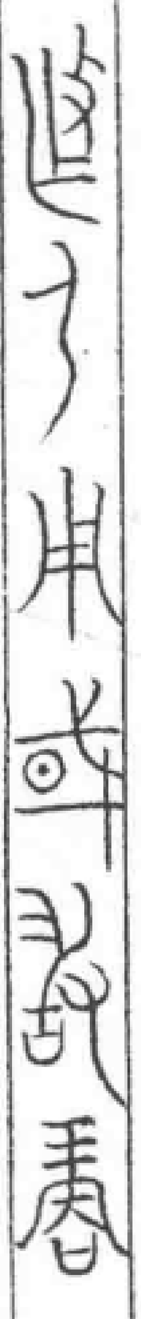
戎兵奮僕三百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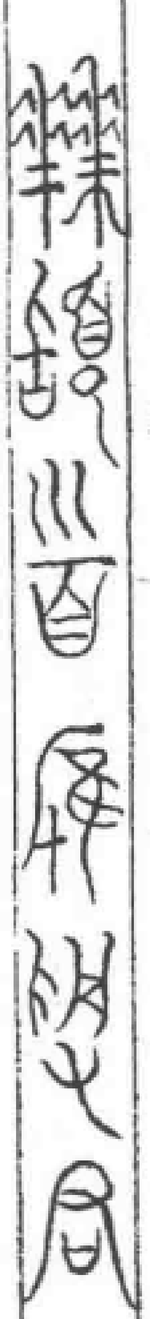
五十家汝以戒戎



作及用或敢再



拜稽首應受君



公之錫光余弗

敢廢乃命及典

其先舊及其高

祖虩〻成唐又敢

在帝所敷受天

齊侯鐘五

命刻伐履司敗

乃靈師伿小臣

惟輔咸有九州

處禹之都不顯

穆公之孫其配

墽公之妣而鍼

公之女雩生叔

夊是辟于齊侯

之所是小心龔

齋靈力若虎謹

恪其政事有恭

于桓武靈公之

所桓武靈公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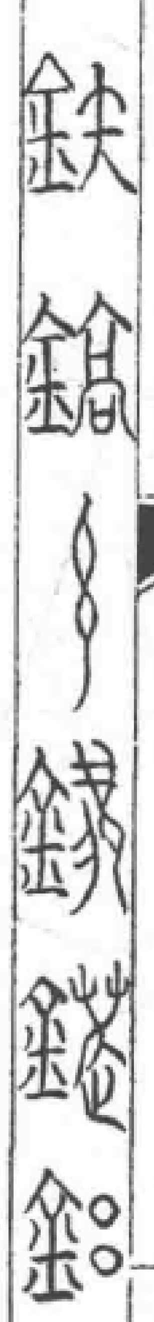
乃吉金

第二器高一尺一寸六分甬長四寸五分徑寸兩舞相距六寸五分橫四寸六分銘七十三字重三十一斤有半

第三器高一尺二分甬長五寸五分徑一寸三分有旋兩舞相距七寸橫五寸六分兩銑相距七寸五分橫五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三十五斤銘八十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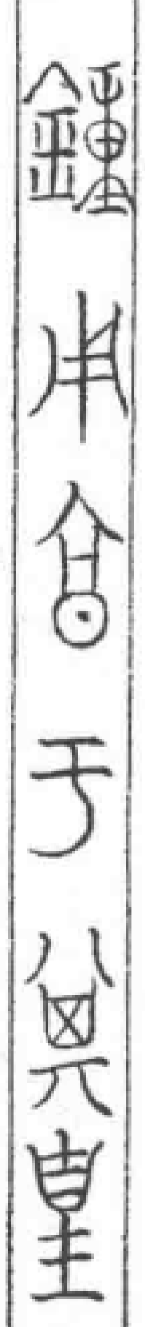
齊侯鐘六（博古圖列第四）

鈇鎬玄鏐鏻鋁



乃用作鑄其寶

鐘用享于其皇



祖皇妣皇母皇

考用祈眉壽令

命（犾）難老不顯皇

祖其作福元孫

其萬福純魯和

協而九事畏若

鐘鼓外內開闢

都二俞二造而朋剸

毋或承類

第四器高九寸三分甬長五寸四分徑一寸二分有旋兩舞相距五寸八分橫五寸兩銑相距六寸二分橫五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三十斤銘七十二字

右四器形制皆相肖但巨細不等自第一器至第四器其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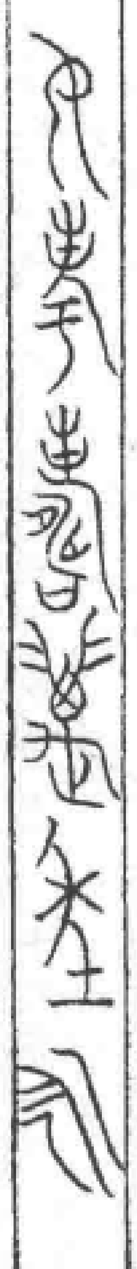
播[illegible]曰未拙
音韻録音案欽
鎛混與銘与鐘
同積稽謂之
鎛貫曰依類之
鎛鐘謂為秋堂
研加儒之沒云鎛
書又呈之美未益
言辭錄諸乎
為同鐘宜鐘

丈叔致初疑當合為一、及得齊侯鎛鐘銘觀之則辭語先後果與今所次者適相脗合有曰刻伐履司敗乃靈師伹少臣惟輔、咸有九州、處禹之都至於錫乃吉金則次三之鐘辭也有曰鈇鎬玄鏐鏻鋁、乃用作鑄其寶鐘至於毋或承類則次四之鐘辭也合四鐘之辭至是語而止矣此又或詳或略之不同也是鐘齊物也齊自太公望得國而周天子使召康公命之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王室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皆得而正之故自太公流澤之久迄于桓公凡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而卒以覇焉是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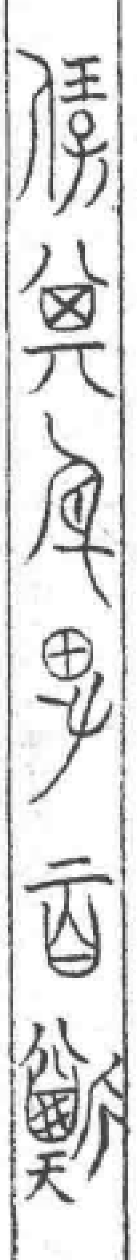
必首稱於桓公者其以此也至於言封域之出處世次之先後錫賚之多寡此不復論蓋已具於齊侯鎛鐘矣（博古圖）

齊侯鐘七（以下至十三鐘博古圖俱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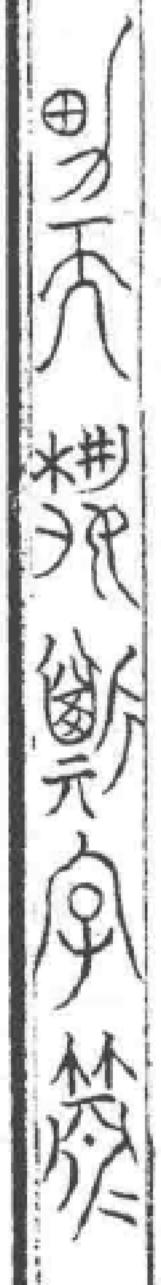
汝考壽萬年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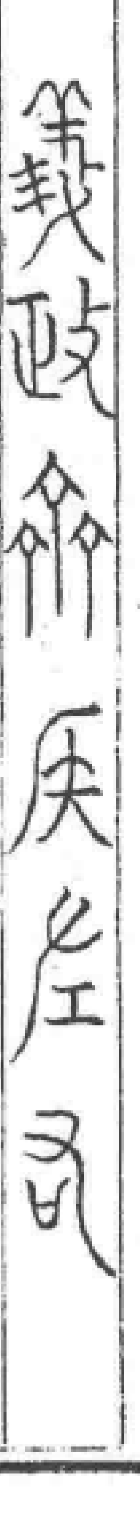
保其身俾百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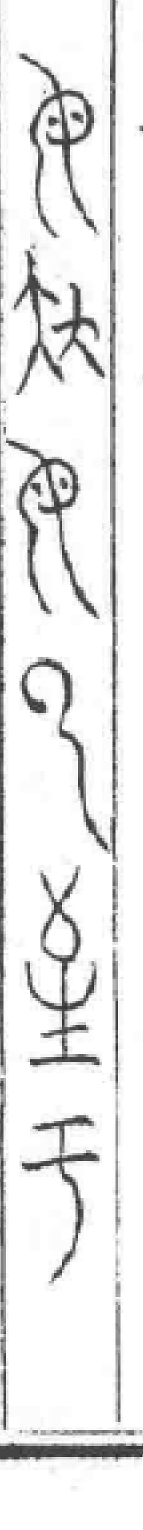
男而執斯字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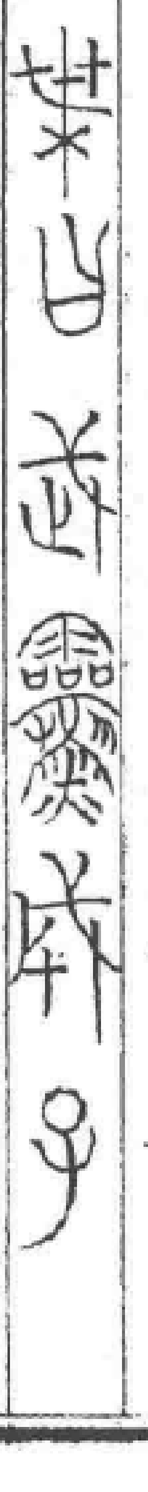
義政齊侯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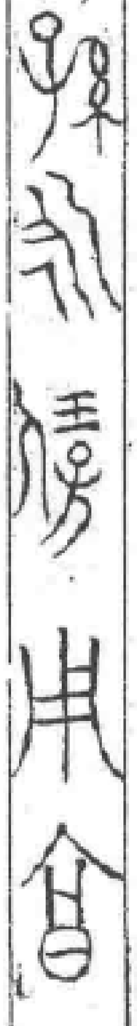
母夫毋已至于



葉曰武靈成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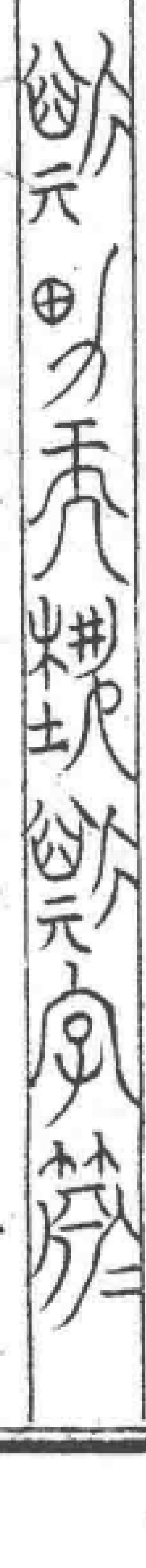


孫永保用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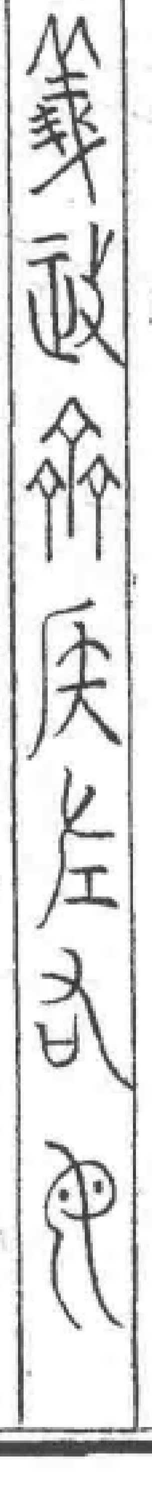


齊侯鐘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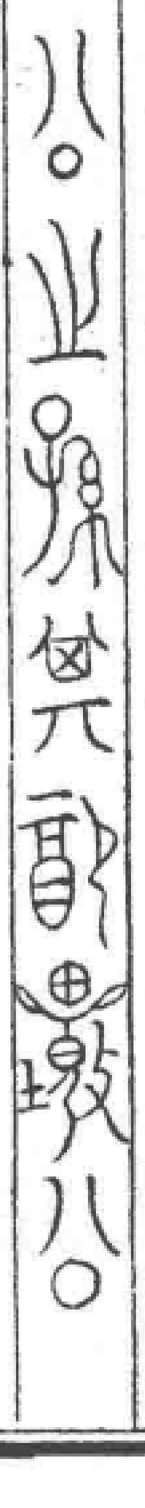
斯男而執斯字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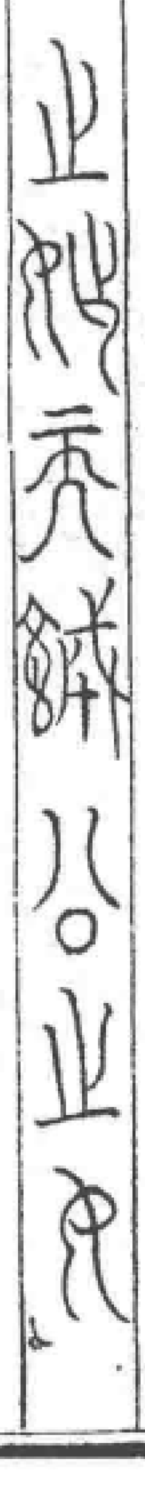
義政齊侯左右毋



公之孫其配蔵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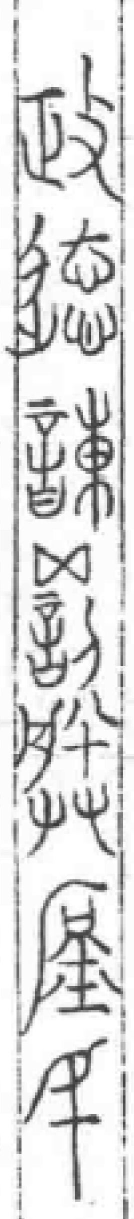


之妣而鍼公之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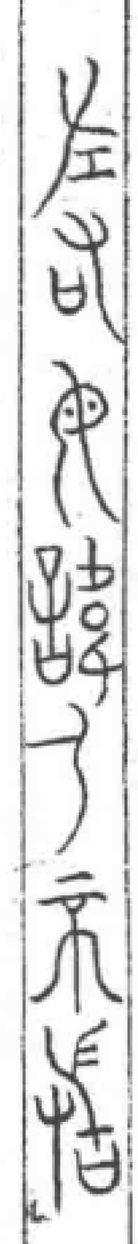


齊侯鐘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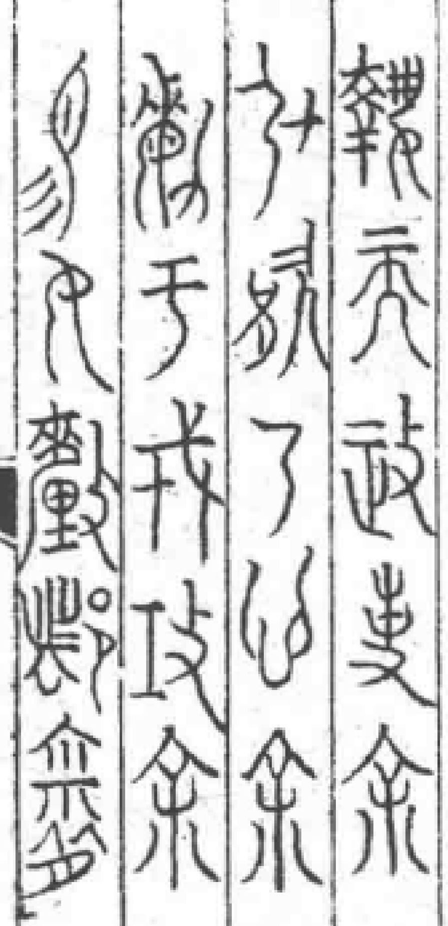
政德罰朕庶民



左右毋諱及不敢



齊侯鐘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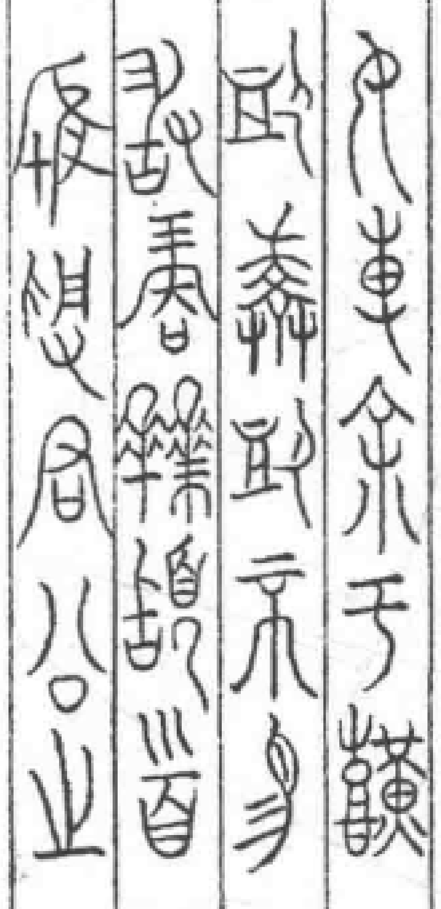
執而政事余

弘猒乃心余

敏于戎攻余

錫汝釐都肩

齊侯鐘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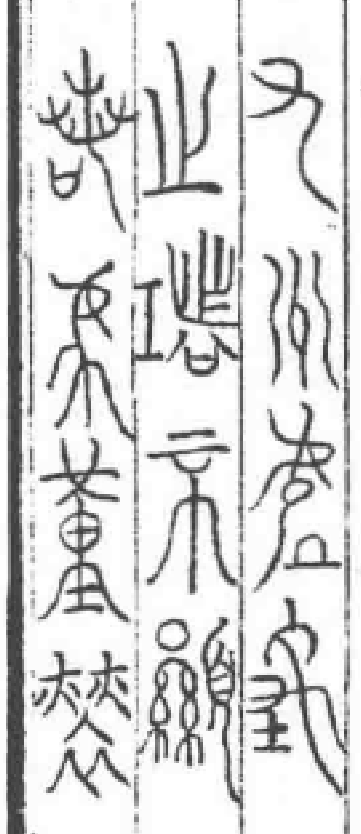
汝敷余于艱

卹虔卹不易

敢再拜稽首

應受君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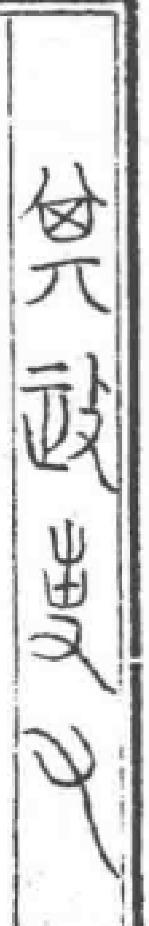
齊侯鐘十二



九州處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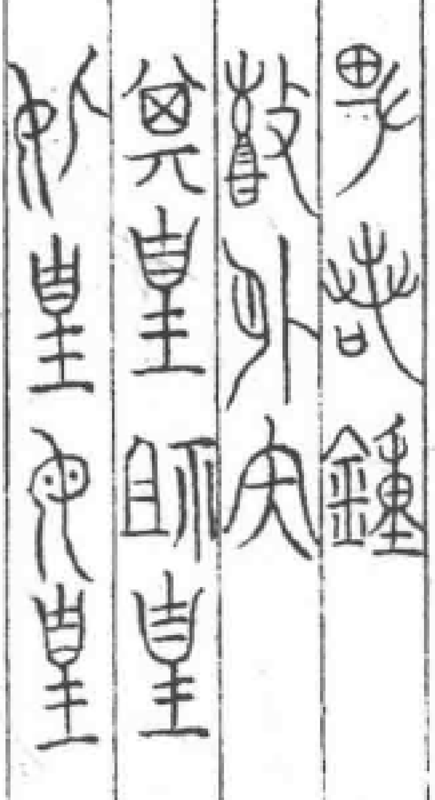
之都不顯

若虎謹恪



其政事有

齊侯鐘十三



俾若鐘

鼓外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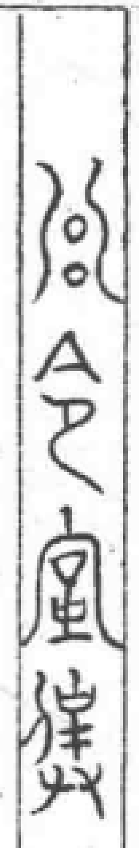
其皇祖皇

妣皇母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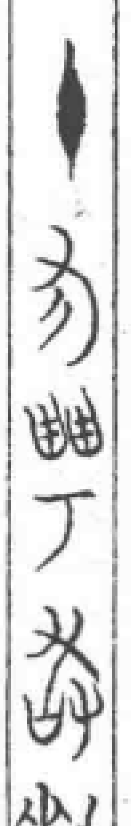
右鐘銘十有三乃齊侯鎛鐘銘分以銘之其文辭比齊侯鎛鐘銘亦有詳略不同者（鎛見款識）

周聘鐘

宮令宰僕錫聘鐘



十有二聘敢拜稽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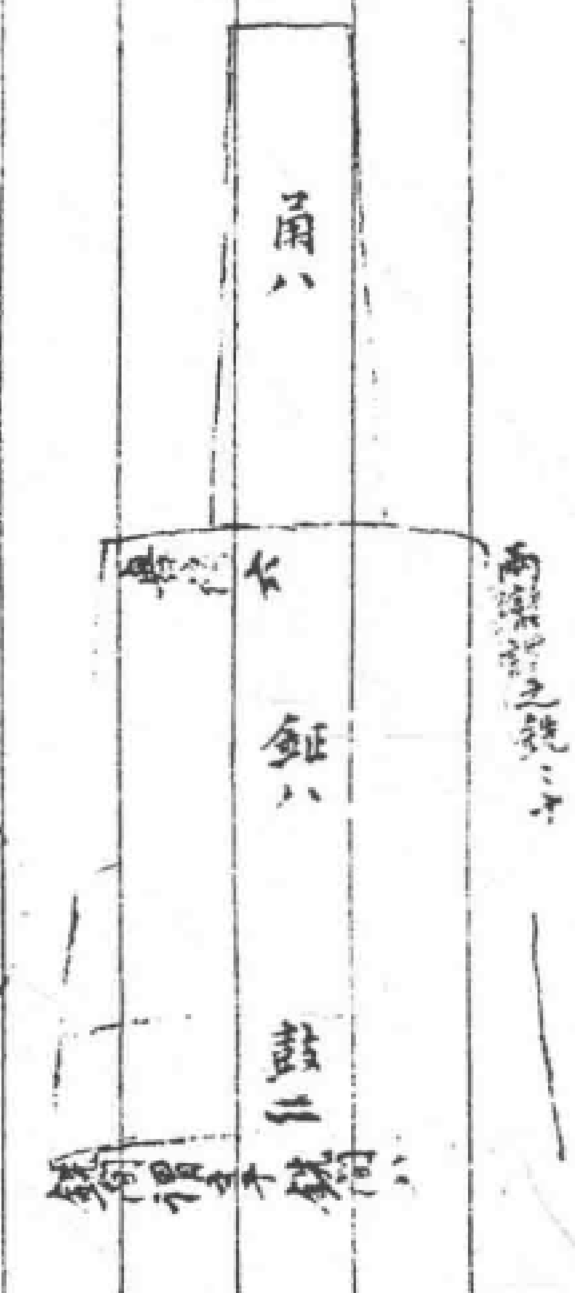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二分甬長四寸七分徑一寸一分兩舞相距七寸五分横五寸三分兩銑相距七寸九分横五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銘一十五字在昔人臣有功於國者必昭其功而勒諸金石故若魏絳和戎而獲五利則賜之樂而始具金石之奏是也夫編鐘之數十六而聘之所錫十有二足知其

為分方應月律者如此耳若夫名氏所出典籍缺漏蓋無得而考焉傳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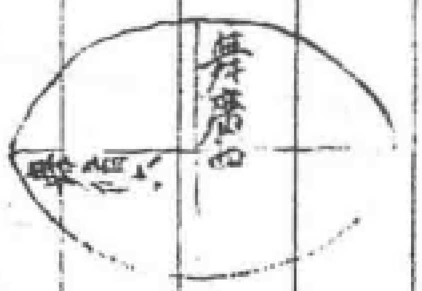
周禮冬官考工記鳧氏

鳧氏為鍾兩欒謂之銑（注銑鍾口兩角古應律之鍾狀如今之鈴不圜故有兩角也）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注此四者鍾體也鄭云于鍾脣之上袪也鼓所擊處俞氏曰舞在鉦上聲震動于此故云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注此二者鍾柄也薛氏曰体所以出聲柄所以垂體甬出舞上取其盡而有繼之義故云甬衡平也居甬上又小於甬）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注屬鍾柄所以懸之也鄭云旋蟲者旋以蟲為飾也薛氏曰旋言其文之回旋幹言其强而能屬鍾也）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注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鄭云枚鍾乳也每處有九面三十六）于上之攠謂之隧（注攠所擊之處攠弊也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間去二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注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脩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為脩從為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為之間則舞間之方恒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鍾之大數以律為度廣長與圜徑假設之耳）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注并衡數也）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所為衡圍（注衡居甬上又小）參分其甬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注令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當甬之中央是其正）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注說猶意也）鍾已厚則石（注太厚則聲不發）已薄則播（太薄則聲散）侈則柞（注柞讀為咋咋然之咋聲太外也）弇則鬱（注聲不舒揚）長甬則震（注鍾掉則聲不正）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注言若此則不石不播也）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注淺則躁躁易竭也）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注深則安安難息）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注厚鍾厚深謂窐之也此隧指所擊之處初鑄即深而圜之以擬擊也鄭氏曰隧遂通如鏡取火日中鍾受擊處圜形微起光明似鏡深高也猶覲禮為壇深四尺之深鄭謂窐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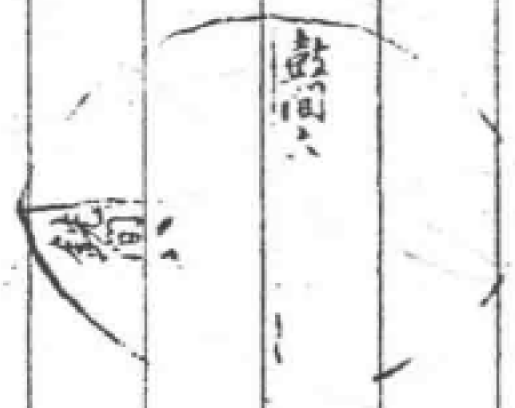
鐘


甬八
舞脩六
鉦八
鼓二
兩欒謂之銑二十
銑間十六

鐘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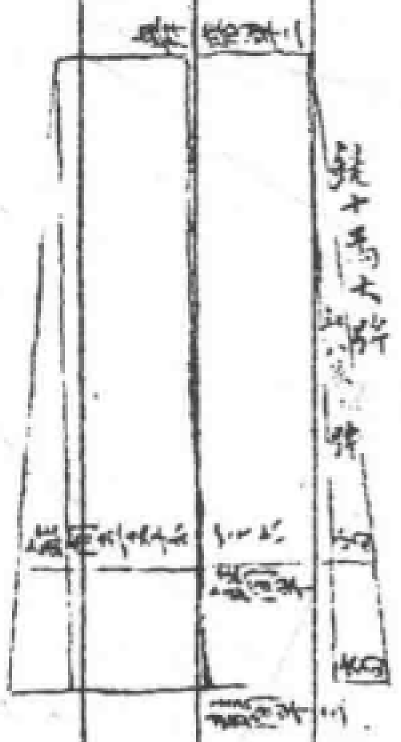


鐘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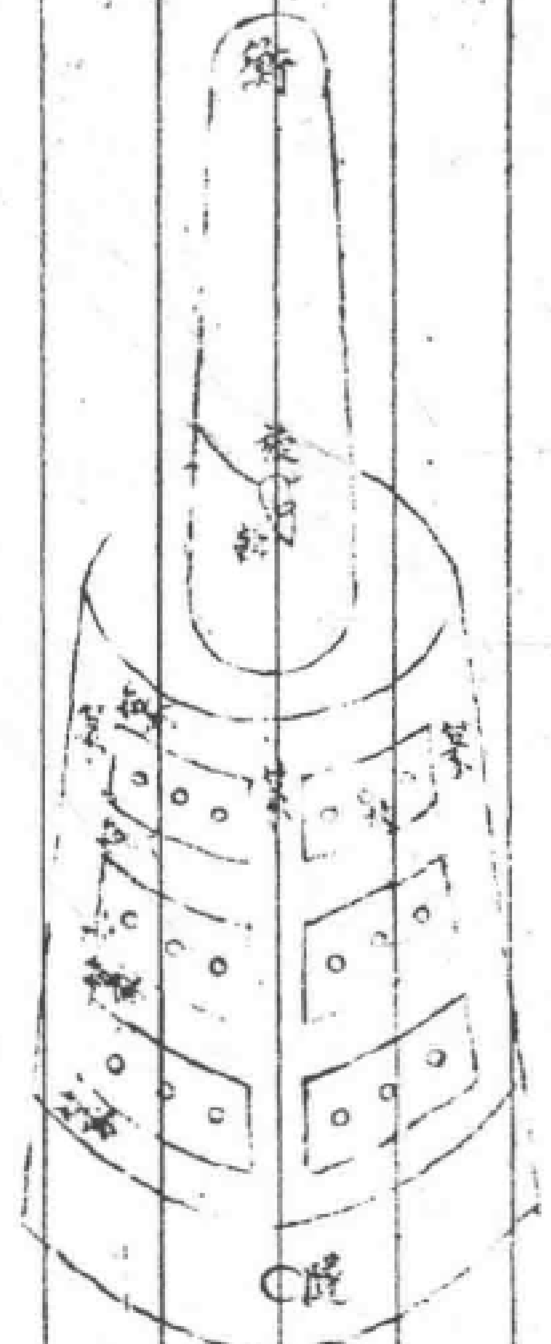


鉦間數用句股比例求之

以從十爲大弦股三減餘爲半二倍數一爲大句股八爲小弦異乘同除以大句一乘小弦八得八爲實以大弦十爲法除之得小句十分一之八是爲鉦減舞廣半之較數以小句與舞廣半和之得二又十分一之八是爲鉦間半之數倍之以得鉦間之數爲五又十分一之六矣


銑十爲大弦
鉦八爲小弦

衡旋幹篆枚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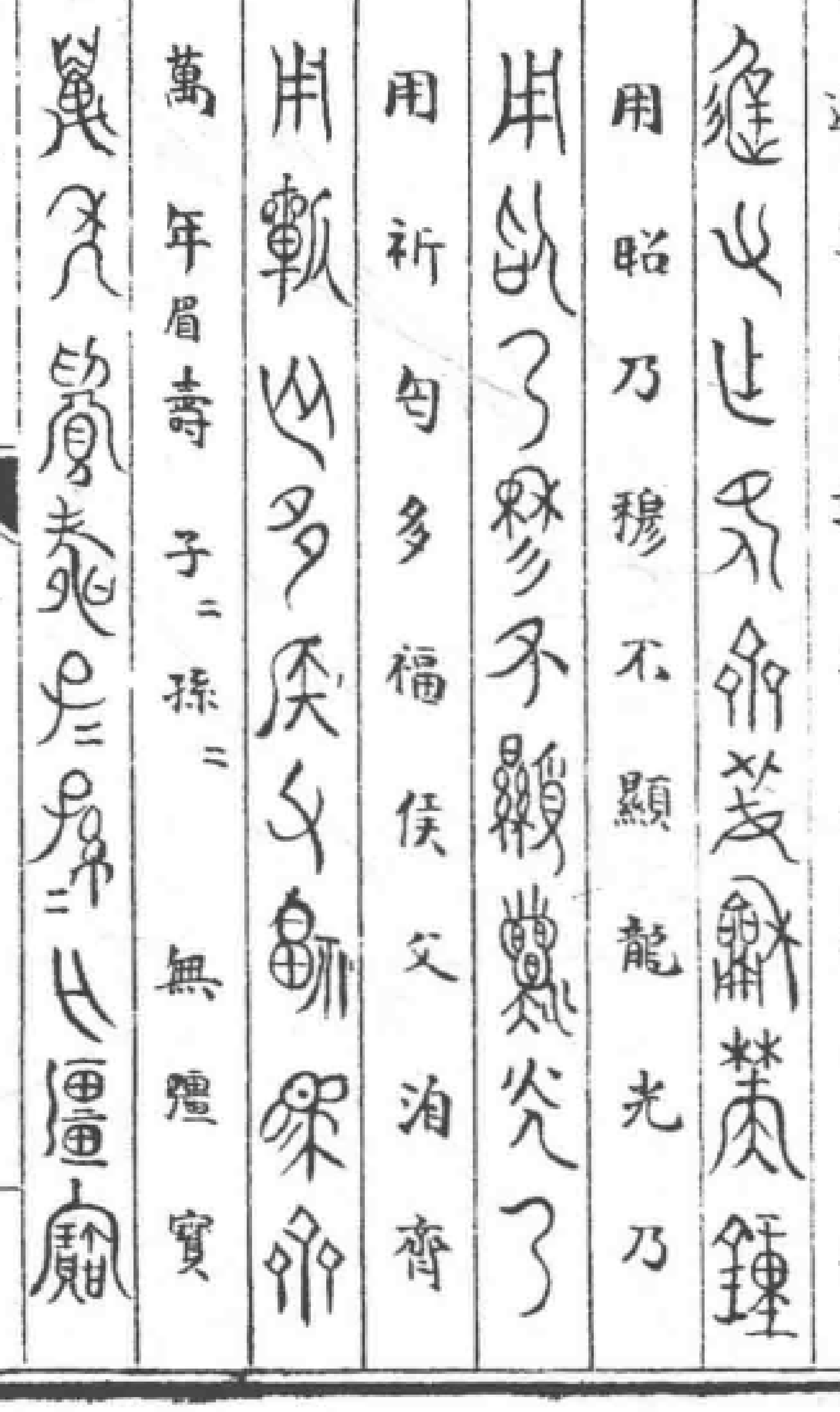
（歐陽氏集古録言古鍾用懸側出之音好聲病此故旋不設於鍾體而設於甬又不繞甬設之而設於甬之一面意深遠矣）

程氏瑤田葺翁通藝録鳧氏爲鍾圖説曰古鍾羨而不圜故有兩欒在鍾旁言其有稜欒欒然兩欒謂之銑鍾是以有兩銑也銑判鍾體爲兩面面之上體曰鉦其下體曰鼓鼓所以受擊者鉦之言正也鼓上爲鍾之正體矣體有兩面故有兩鉦兩鼓也凡物有兩斯有閒是故有上下然後有上下之閒有前後然後有前後之閒有左右然後有左右之閒鍾有兩銑兩鉦兩鼓於是乎有銑閒鉦閒鼓閒也十分其銑者命其鍾體之長爲十分而因以爲度鍾之法去其下體之二分餘八分在上者爲鉦其二分則鼓也銑閒謂之于明鍾脣于于然曲當兩銑之閒故謂之銑閒銑閒者鍾口

之大徑凡圜中所含直觸兩邊之數謂之徑步算家之率所謂徑一圍三也橢圜有羨有歛故徑有大小鐘口大徑謂所羨者之徑大徑橫小徑縱于上謂之鼓兩鼓相觸以為鐘口小徑是之謂鼓閒何以不名于閒也于言鐘脣于曲非鐘體之名且自兩銑而中趨之皆其于曲處非若兩鼓適當小徑之所觸此鼓閒之所由名也以其鉦為之銑閒去二分以為之鼓閒銑閒八鼓閒六也鼓上謂之鉦鉦閒者兩鉦之閒與鼓交接處觸兩鉦之下際蓋鼓閒既準鐘口則鉦閒亦準其在下者可知鉦上謂之舞舞覆也謂鐘頂其脩六所羨之徑去二分則廣之徑四也舞覆在上者一而已故但有脩廣之數不得以閒命之鐘口空無物可指以寫其縱橫大小之徑於是指其兩銑之下端與其兩鼓之下端而命之曰銑閒鼓閒以斯知古人命名之義或虛或實出於自然而不可易也如此夫鐘之長有其數鐘口之縱橫有其數鐘頂之脩廣有其數則鐘體之度全而鳧氏為鐘乃可以鑠金從事矣鉦閒不言數者鼓閒六舞廣四介其中者有定形不必知也無已則以句股法求之當五又十分一之六矣鐘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吾友戴東原補注云篆也枚也皆在鉦余謂篆之設於鉦也交午為之橫四縱三中含扁方空者六空設三枚三六十八枚兩鉦凡三十六枚枚之上下左右皆有篆故曰篆閒謂之枚也枚隆起有光故又謂之景焉鼓中所擊處為于上之攠攠謂之隧者鄭氏云窐而生光有似夫隧也鐘已厚則石小鐘尤易石故大鐘之厚取節於鼓閒小鐘之厚取節於鉦閒鉦閒小於鼓閒也鄭氏言鉦閒鼓閒皆六則大鐘小鐘之厚相等記奚必別言之乎鐘大者謂體太博則鐘形短如銑十分銑閒亦十分或九分也鐘小者謂體太狹則鐘形長如銑十分銑閒則六分或七分也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甬之數八也以其長為之圜圜謂與舞交接處準銑閒鼓閒亦指其在下者以命名命名之法一器中不得異也其端謂之衡衡平也與鐘脣之于相應為義于則不能正平矣參分甬之圜去一以為衡圜甬體上小下大畧準鐘體為之鐘縣謂之旋所以懸鐘者設於甬上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其設旋處也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蠡與螺通文子所謂聖人法蠡蚌而閉戶是也螺小者謂之蜁蝸郭璞江賦所謂鸚螺蜁蝸是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為金枘於甬上以貫於懸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為聲病此古鐘所以側懸也旋轉不已日久則刓敝滋甚故孟子以城

門之軌譬之旋蟲謂之斡余謂斡當為斡蓋所以制旋者旋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其端必有物以制之按說文斡揚雄杜林說皆以為軺車輪斡斡或作𨏥說文𨏥車軸端鍵也或作轄急就篇注轄豎貫軸頭制轂之鐵也天問斡維焉繫戴東原注云斡所以制旋轉者鍾之旋蟲蓋亦是物與斡旋二字後人連文本諸此矣

周遟父鐘



遟父作姬齊姜和⿱林英鐘

用昭乃穆不顯龍光乃

用祈匄多福侯父洎齊

萬年眉壽子〻孫〻無疆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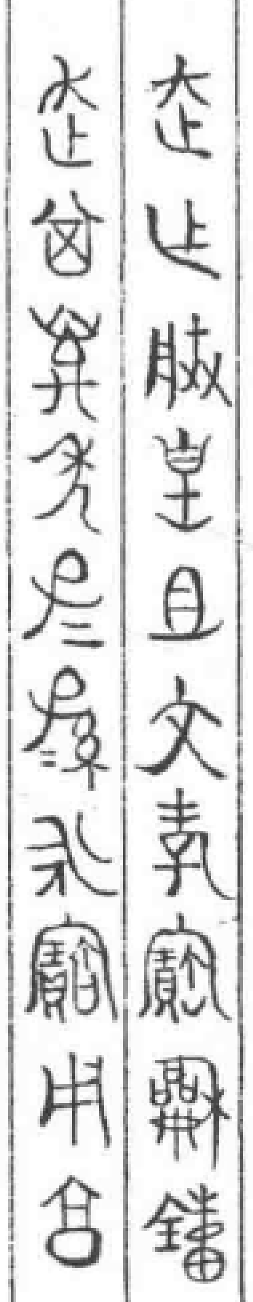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二寸甬長六寸徑一寸五分兩舞相距九寸橫六寸七分兩銑相距一尺三分橫七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四分重四十五斤銘四十字是鐘遟父為姬齊姜作也曰用昭乃穆穆不顯龍光則穆穆以言其欽和不顯以言其甚顯而龍光者又言其承天子之寵光也詩言為龍為光是矣蓋鐘樂之大者樂所以示其和而銘之所載又以形容其和之之德福以類應故祈此多福亦求福不回之意也是其所以為子孫無疆之傳焉（博古圖）

六藝之一録卷第十四

錢塘 倪濤 撰

金器欵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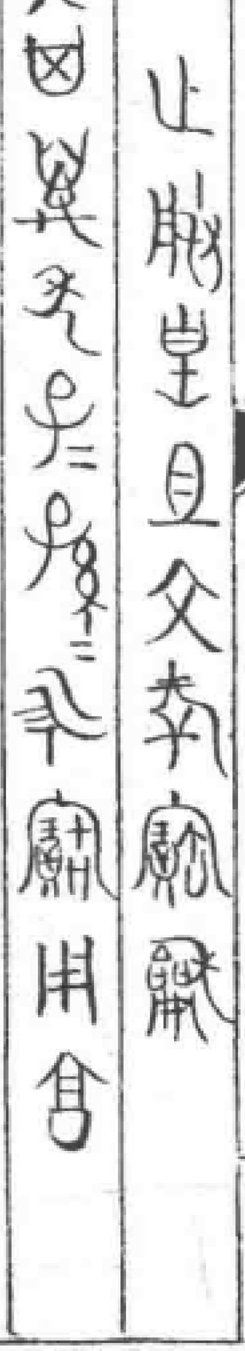
周寶和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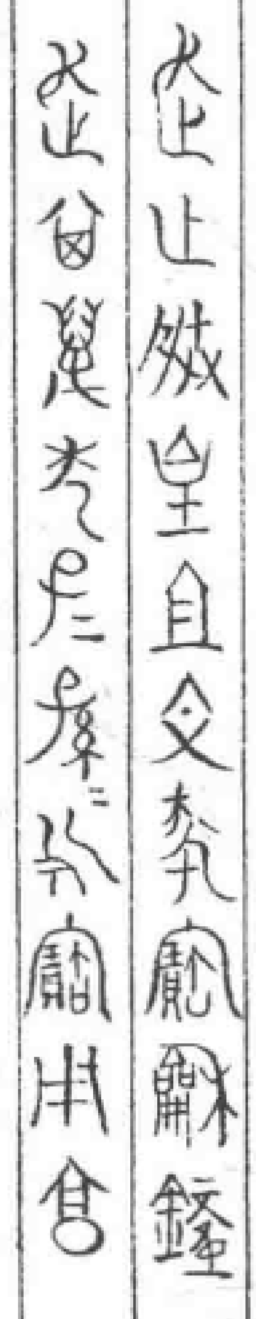
走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鐘

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周寶和鐘二



周寶和鐘三（銘識同前）



第一器高一尺二寸甬長五寸二分徑一寸九分兩舞相距八寸三分橫六寸兩銑相距九寸七分橫七寸一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重三十四斤銘二十二字

第二器高一尺二寸六分甬長五寸八分徑一寸二分兩舞相距八寸九分橫六寸二分兩銑相去一尺五分橫七寸五分三十六枚各長一寸五分重三十二斤銘二十二字

第三器高一尺一寸二分甬長五寸二分徑一寸七分兩舞相距八寸橫五寸六分兩銑相距九寸三分橫六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九分重三十二斤銘二十二字

右三器皆銘曰走夫走自卑之辭如司馬遷所謂牛馬走是也且孤寡不穀侯王自稱之耳曰文考者如書楚晉衛或侯或王皆以文稱蓋以德立國者必曰文以功立國者必曰武是則稱文者特不一也然此鐘制樣皆周物豈以追享文王

而作歟在周之時於后稷曰思文於文王曰文考於太姒曰文母稱其德也今曰皇祖文考則宜在成康之後作樂以承祖宗時耳（博古圖）

景祐中修大樂冶工給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於腹因存而不毀即寶龢鐘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等奉詔修樂皆以朴鐘為非及得寶龢其狀正與朴鐘同乃知朴為有法也（集古錄）

右寶龢鐘銘藏太常凡四鐘欵識並同初景祐間李照修雅

樂所鑄鐘其形皆圓與古製頗異時又別詔胡瑗自以管法製鐘磬會官帑中獲此鐘其形如鈴而不圓馮元等按其款識以為漢魏時器于是令瑗倣其狀作新鐘一縣十六枚然不復奏御但藏諸樂府而已今按此銘文字皆古文為周以前所作無疑而元以為漢魏時器蓋失之矣（金石錄）

右二鐘銘皆曰走作朕皇考寶龢鐘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按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以此銘考之視以萬年蓋周器也走之名於經傳無見蓋昔人自以稱謂猶孤寡不穀臣僕愚鄙皆謙損之辭故司馬遷自稱曰太史公牛馬走班固自稱曰走（漢書作僕文選作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說者謂以猶今自稱下走之類此器所謂走者如此然則走之號非獨始于漢蓋亦上矣此銘上言走下言朕與左氏所謂吾祖也我知之同意其曰皇祖文考者按左氏衛莊公之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此所謂皇祖文考者亦猶衛侯所謂皇祖文王也走者周之宗室亦文王後故稱文王曰皇祖昔武王伐商以造周嘗稱文王曰文考至其子孫距文王遠矣猶曰考者蓋推本而言之至若磨之文考尊師艅之文考奭戠之文考敦但曰文考而不曰皇

祖其皆周初之器乎與此鐘異矣是鐘於于鼓之間飾以雙鳳側著一字亦象鳳形若周鳥鐘之制昔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蓋在周文王之世而君奭有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亦思鳳鳥之至皆有懷於文王鸑鷟鳳類也二鐘飾之其鸑鷟歟所謂作寶龢鐘者按國語泠州鳩之論鐘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作樂所以成政也故秦銘勲鐘名曰昭和鐘而此名曰寶龢鐘意蓋若此文王以徽柔懿恭之德修和有夏後世於礼樂聲容之間皆象其德故相禮於清廟則曰肅雝作樂於鐘則謂之寶龢龢平則久克成厥政宜子子孫孫寶用以傳久也（東觀餘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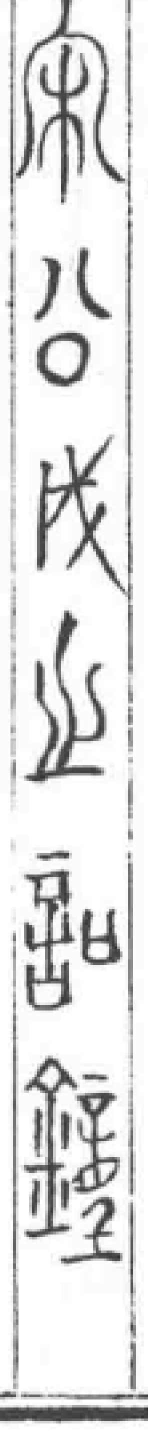
寶龢鐘高八寸一分衡甬高四寸四分兩鼓雖七寸七分横五寸五分兩欒距八寸九分横六寸六分重十斤五兩祕閣寶龢鐘銘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鐘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呂氏說曰太史公稱牛馬走其後班固蔡邕亦皆以走自見於書蓋卑以自謂託於此也或謂托於下走自漢如此周人未嘗有以（此）嘗孜之夫以作宗器薦之祖廟宜刻名以自列其曰走為賤稱非言慎名礼此昔人所慎也走自是者名以別支子況於子孫其可以名廢耶古人於書走足[illegible]疋

同文在今其有据者於此又如不可据者尚多此皆未有可考也禮官曰銘稱皇祖文考謂祖文王也世數雖遠蓋推本原不然昔人衞莊公曰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古人稱文祖文考不必舉謚如襄公曰文祖則可以考矣豈必文王之子而謂文考以其皇祖孫考又不可附其說古器刻銘若屢作文考尊師龢作文考彝散作文考敦豈皆以文王享子且諸侯不可得適天子其得通天下而享之非周制也（廣川書跋）

寶龢鐘二與前一器同制而較小礼官考其權量度數其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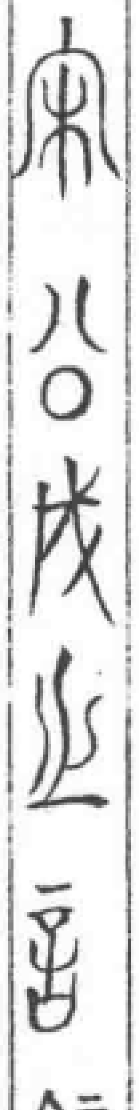
七寸五分衡甬高四二寸分兩舞相距七寸橫五寸三分兩欒相距八寸四分橫六寸重十三斤十二兩以今太府法制求之如此其鐘以雙鳳為飾又其旁刻字作鳳形若鳥鍾飾鳥為名舊號鳳鍾古著字本象形故凡有形之物必寫象以見欲其有識也至於形不可得與無形象而可求則凡有意可會有事可指皆為別類以見若其事可假其聲可諧其意可轉而相授皆字之變也嘗考古文鳳字但畫鳳尾為之亦篆轉以為朋司馬彪曰鵬者鳳也然則鳳形為銘知為鳳也或曰周之興鸑鷟鳴于岐陽疏周人著瑞以示後世此余不得而知也（廣川書跋）

周宋公䛐鐘一



第一器高一尺三寸六分鈕高三寸九分闊九寸五分兩舞相距一尺橫六寸六分兩銑相距一尺一寸七分橫九寸四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三十三斤銘六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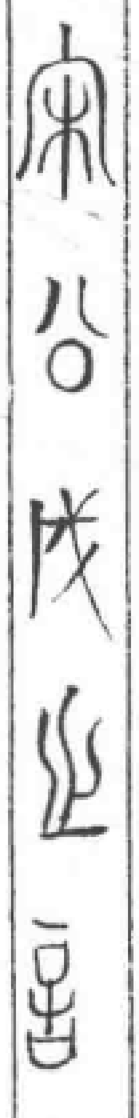
周宋公䛐鐘二



第二器高一尺二寸八分鈕高三寸九分闊九寸三分　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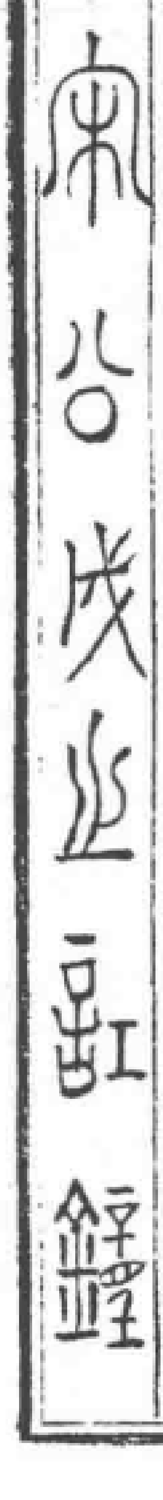
舞相距九寸五分橫七寸五分兩銑相距一尺一寸三分橫九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三十二斤銘六字

宋公䛐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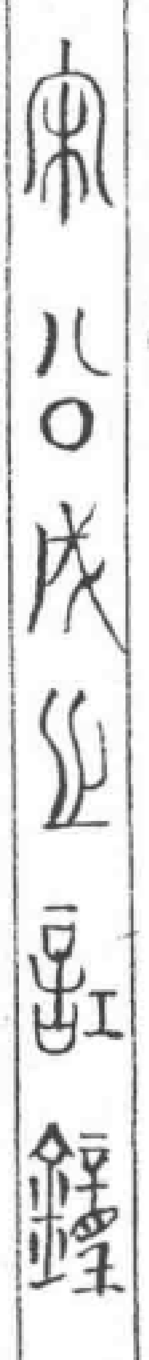
第三器高一尺二寸鈕高三寸八分闊八寸四分兩舞相距八寸橫六寸五分兩銑相距一尺橫七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二十六斤有半銘六字

宋公䛐鐘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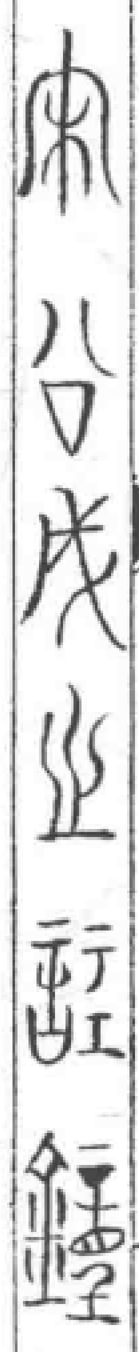
第四器高一尺二寸二分鈕高三寸七分闊八寸八分兩舞相距九寸一分橫七寸一分兩銑相距一尺五分橫八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二十八斤八兩銘六字

宋公䥶鐘五



第五器高一尺一寸鈕高三寸七分濶八寸七分兩舞相距七寸五分橫五寸五分兩銑相距九寸一分橫六寸七分枚二十六各長四分重十有八斤一十兩銘六字

宋公䥶鐘六



第六器高一尺三分鈕高三寸九分闊八寸六分兩舞相距七寸一分橫五寸一分兩銑相距八寸六分橫六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十有六斤有半銘六字

右六器銘畧無小異皆曰宋公成之䥶鐘夫歷代之樂顓帝曰六莖帝嚳曰五英黃帝曰雲門堯曰大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商曰大濩周曰大武夫䥶字與莖通用則䥶鐘者是為顓帝之樂宋者商之後二王之後得用天子礼樂則歷代之樂章故當有之蓋此鐘者特其一代之名耳宋自微子有國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剔公成則所謂宋公成者不知其為誰也惟太祖有天下实起睢陽故號大宋是六鐘既出於宋地而銘文又有曰宋公成則其於受命之邦出為太平之符者正其時歟由是作樂之初特詔大晟府取是為式遂成有宋一代之樂焉當知古今符命莫不各有所感召云（博古圖）

銘曰宋公成之䥶鐘按史記平公名成當周簡王時共公卒華元魚石立少子成是為平公立四十四年當魯昭公時見書春秋宋本商後而商出自帝顓頊当高陽氏之世樂號六

莖今考于書曰䥶樂名其字與莖同列子以為瑩其实一也宋均曰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比說恐不然古人以英為華以莖為實高辛氏既發其英則高陽氏實之于莖所以反本流根以宣暢其和氣使天下咸得而遂焉夫是故以名云當周之世樂用六代獨不見英莖之作於時疑宋為商後于其國而用之以存其礼樂茲故得而作也嘗考之襄公世作商頌以祀成湯故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其輯之辭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夫以校而輯之則考父所作也大史遷曰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

夫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作商頌韓詩章句曰商頌美襄公作也馬昭曰宋為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于郊冥者興於先王故詩詠契之德宋無圜丘之禮惟以郊為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曰大禘夫能祀契湯商宋有道則其臣宜作歌頌以薦之廟是宋用商之禮樂其作頌者無可怪也考其詩大禘春初則祭用殷也食嘗有樂則禮用殷也錯衡三詩同之非周制也鞉鼓楹貫於宣王時考父效之如考父不作頌且謂晞尹甫吉者何哉余故謂頌成湯作莖樂則宋之制得以考矣天子方作大成樂以紹百王絕業故嘗求鐘之制不得周之舊鐘存者衆矣側乘則陸而不應橫貫則扶攫而不得定考擊備設則震掉而或不得盡其音声有司患之翌日制詔丞相御史以誙鐘為正故今鐘得調焉乃下詔曰得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非天相之其能盡感德之事哉（廣川書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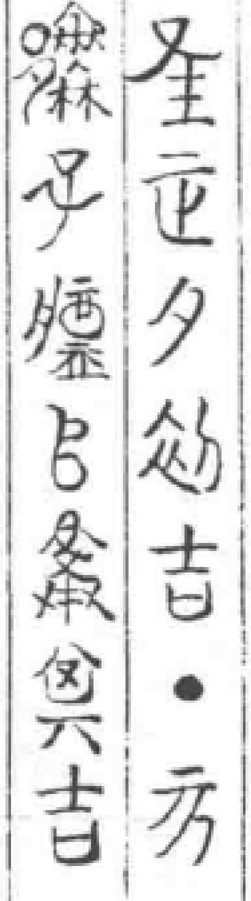
右宋誙鐘六其銘致曰宋公成之誙鐘崇寧三年甲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内府考其文則宋鐘原其出則宋地也聖詔有曰得英誙之器於受命之邦即此鐘也是時帝作大晟即取以為鐘法謹按樂緯叶圖徵曰帝顓樂曰六莖

宋均注曰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也誙即古文莖繇帝顓而後歷帝嚳唐虞夏商以及于周六莖之制其傳可謂遠矣然周備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皆存特五英六誙無之惟宋商之後故宋公猶得其傳成者平公名也宋自微子二十六世而至平公其名始見於魯昭公之十年春秋書曰宋公成與此鐘銘合而其立也以周簡王之十年乙酉歲距皇朝崇寧甲申九一千六百八十年而是誙鐘之器出于受命之邦適丁聖上駿惠先烈登崇耆英制作之盛際也大晟既成神人以和治音洋洋際天蟠地豈特為五行之道立根莖哉且莖鐘雖鑄自宋公而實帝顓之樂今也地不愛其寶為時而出蓋以昭聖上盛德茂功比隆五帝夏商以還弗足儷也又古鐘之得於今者惟周為衆其制類多上設衡甬旁傳旋蟲或內實而側垂之或仰通而中貫之率皆振掉弗安惟誙鐘也雙螭蹲踞以為平紐大晟之鐘實取則焉故其垂之也正其鼓之也和而無振掉弗安之患此其制作所以過于三代也非五帝之樂何以及此（東觀餘論）

周許子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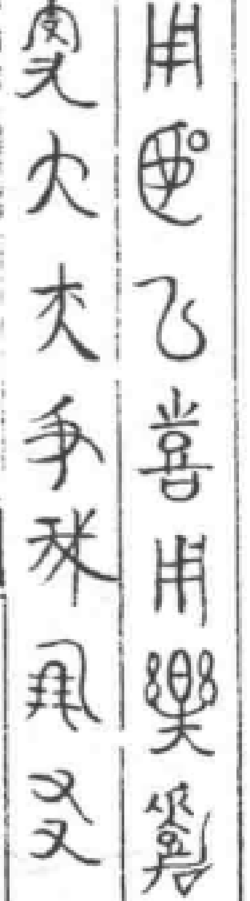
金自作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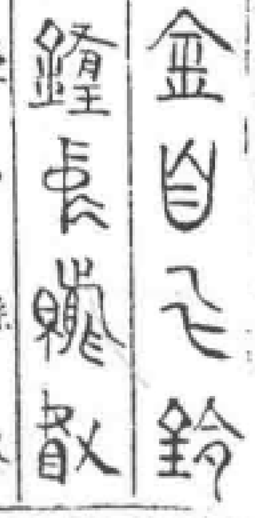
惟正月初吉丁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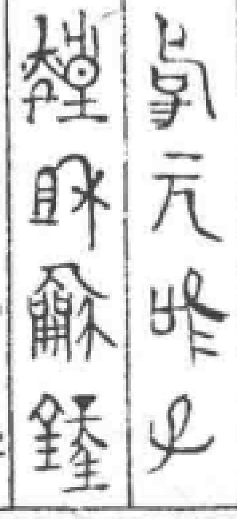
許子將以擇其吉

用以喜用樂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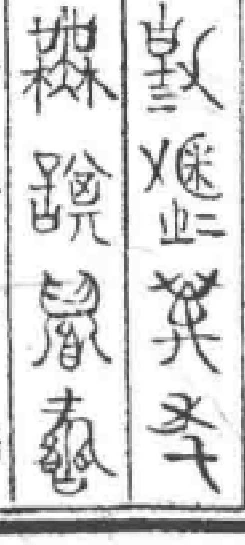




（鐘中繇戲揚元鳴孔）



（煌穆和鐘數二越二萬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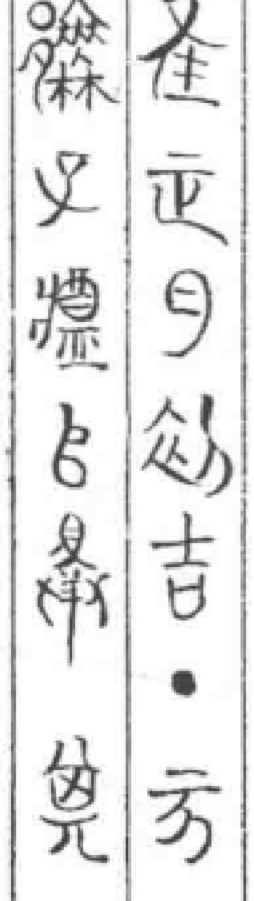


（無諆眉壽毋已子二孫二）

賓大夫及我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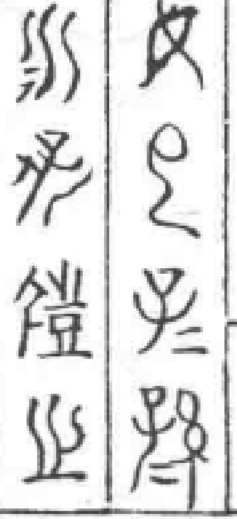
許子鐘二

惟正月初吉丁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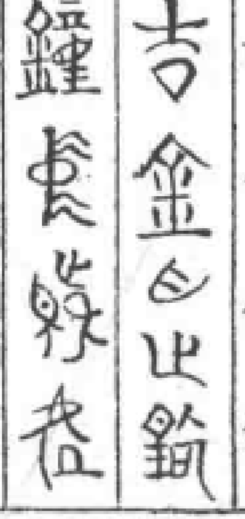


許子將以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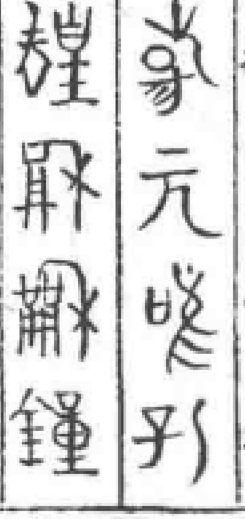
用以喜用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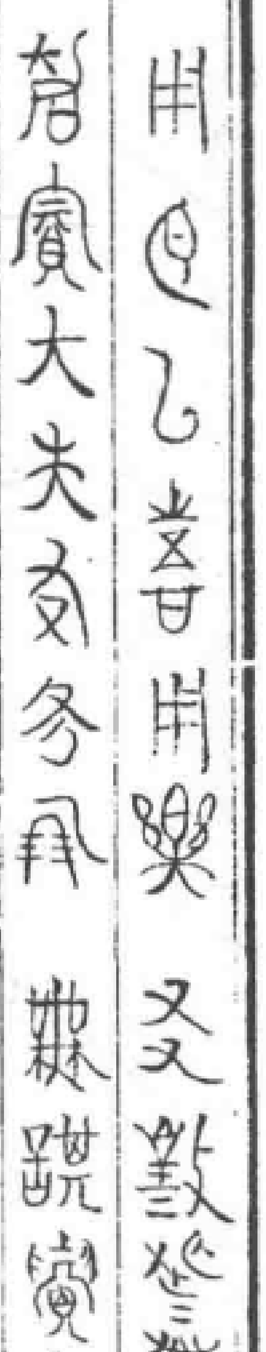
（永保鼓之吉金自作·鈴）



（鐘中繇戲揚元鳴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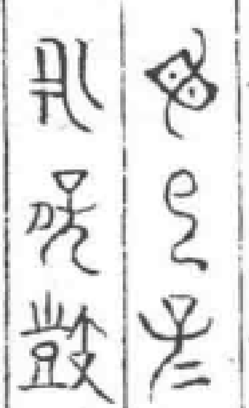


（煌穆和鐘友數越萬年）



嘉賓大夫及我朋

（無諆眉壽毋已子二孫二）



（永保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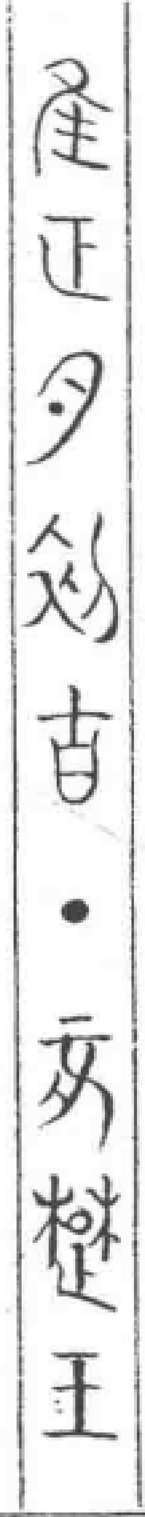
攷古録云按史記鄭悼公元年鄦公　鄭於楚徐廣曰鄦音許

公卽許靈也（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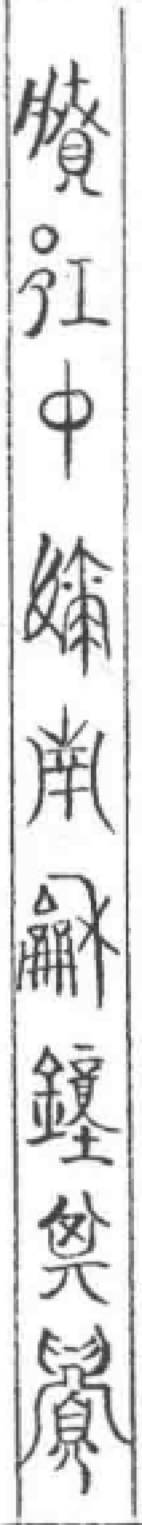
銘六十有五字鄦音許文異而音義同（考古圖）

周楚卬仲南和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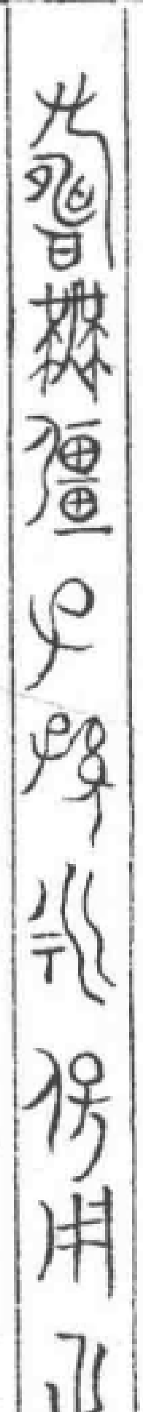
惟正月初吉丁亥楚王



媵卬仲妳南和鐘其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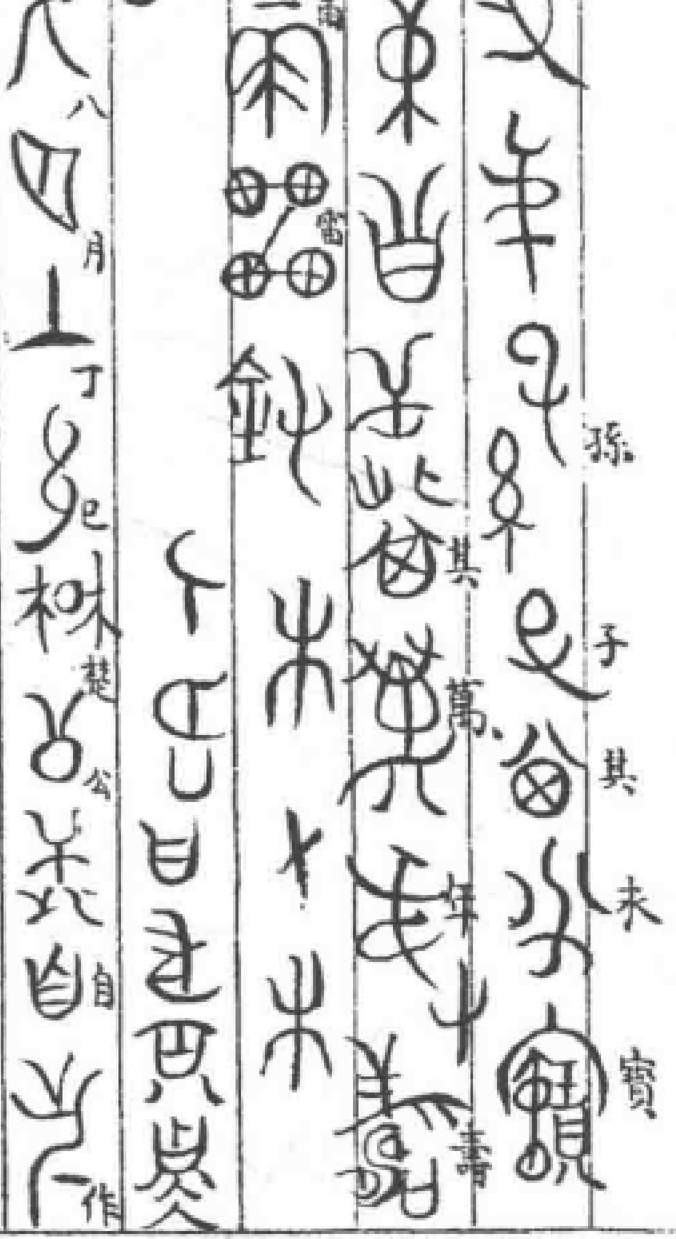


壽無疆子孫永寶用之



銘二十有九字按類篇云媵送女也嫡娣也蓋楚之送女之器謂之南和鐘者樂縣在南也（考古圖）

周楚公鐘


孫子其永寶

其萬年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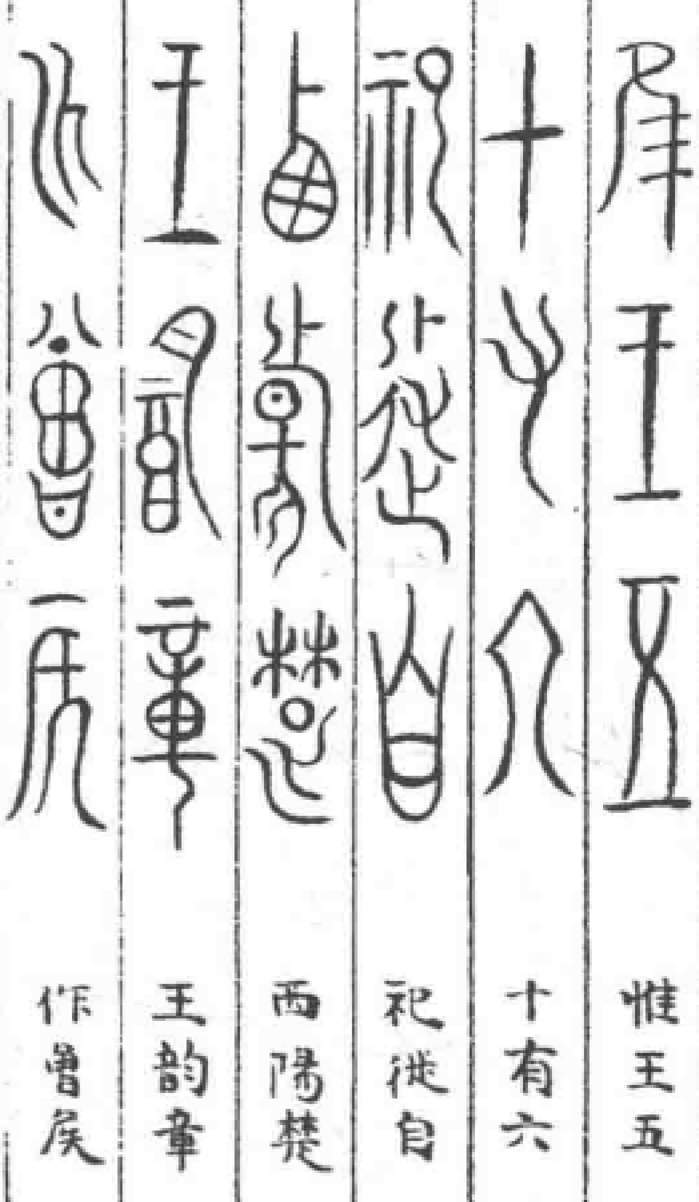
夜雨雷

八月丁巳楚公自作

右楚鐘銘政和三年獲於鄂州嘉魚縣以獻字畫奇怪友人王壽卿魯翁得其墨本見遺按銘文云楚公（下一字不可識必其名也）自作按楚自周成王時封熊繹以子男田居楚至熊渠乃立其

三子為王後復去其王號至熊通始自立為楚武王則是楚未嘗稱公不知此鐘為何人作也（金石録）

周魯侯鐘一


惟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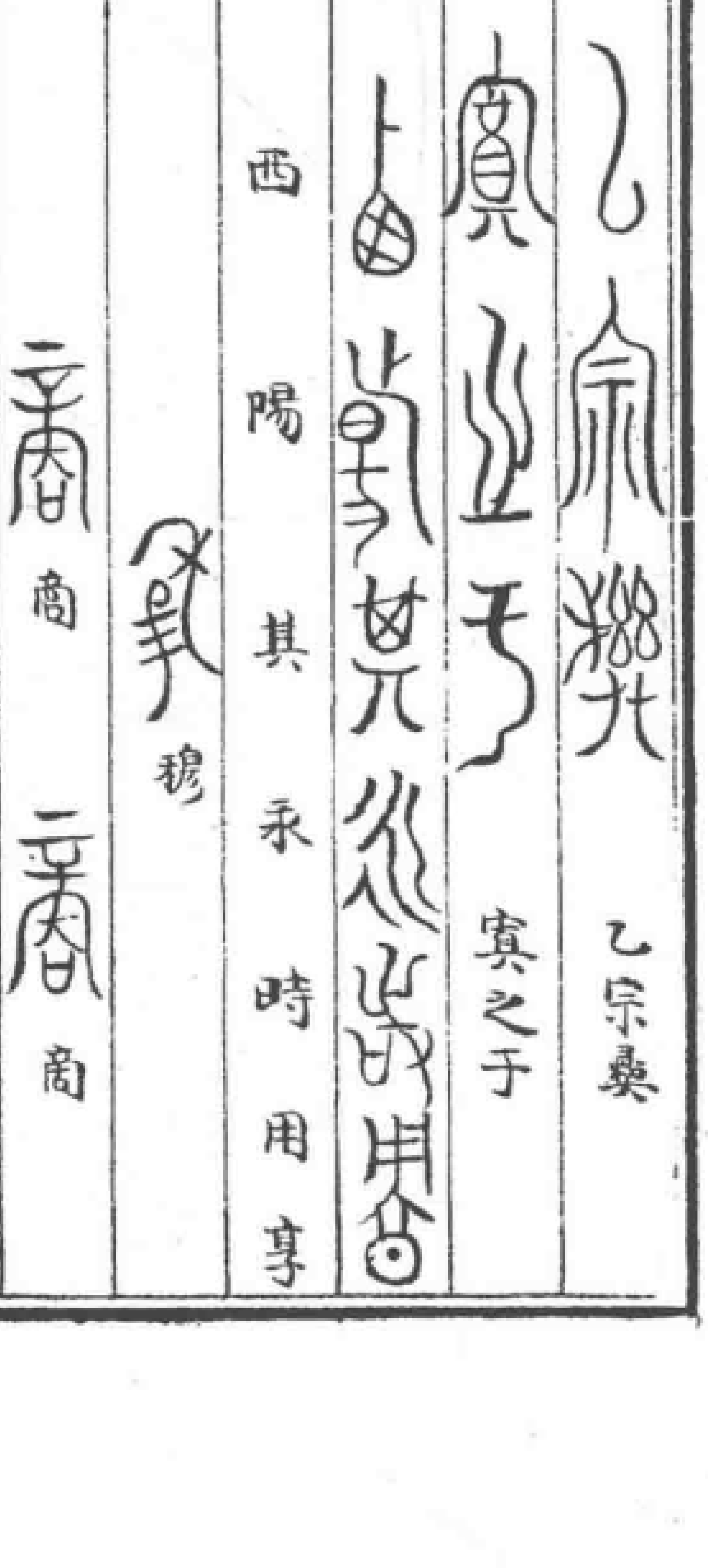
十有六

祀徙自

西陽楚

王韵章

作魯侯


乙宗彝

賓之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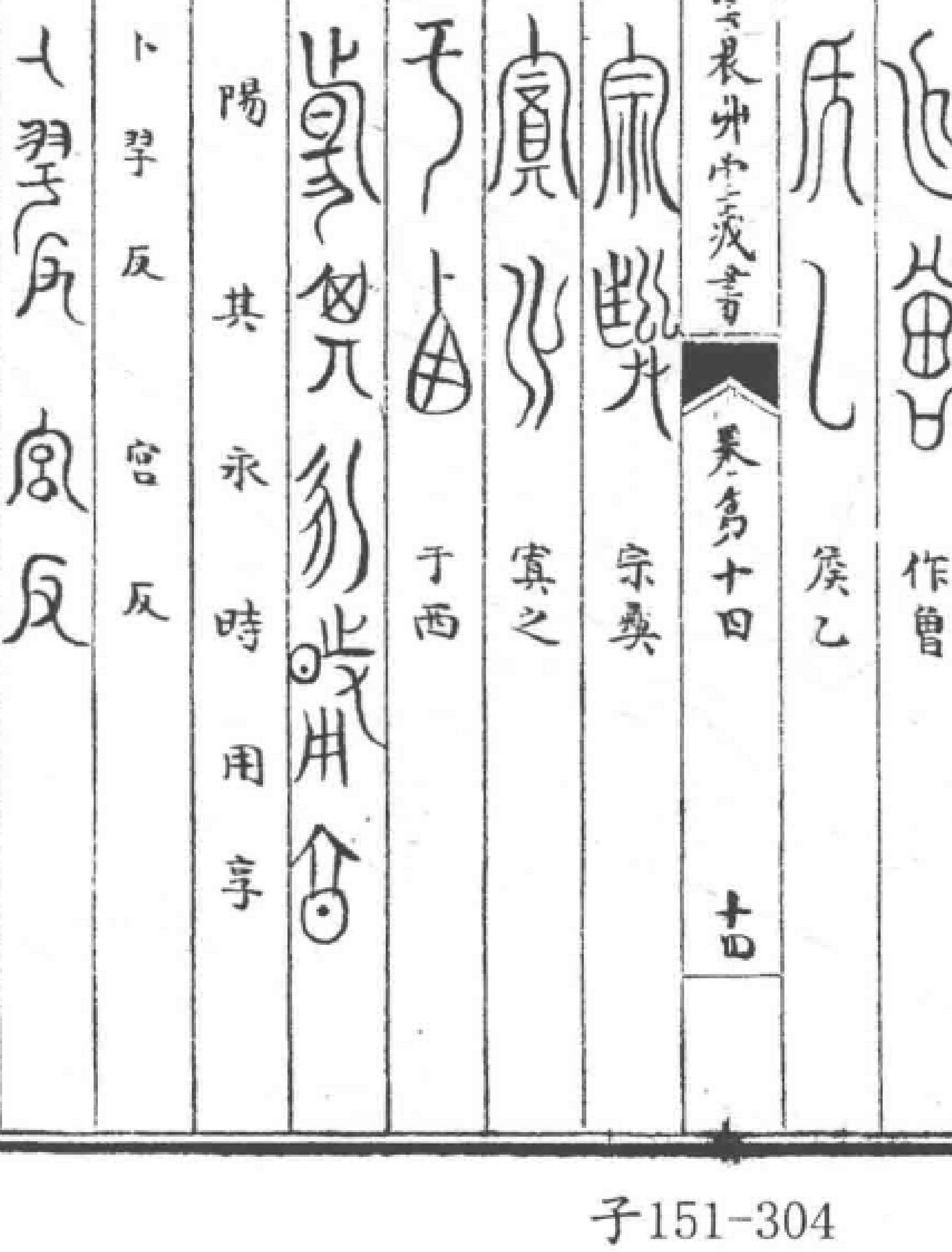
西陽其永時用享

穆

商

商

魯侯鐘二


作魯

侯乙

宗彝

賓之

于西

陽其永時用享

卜羿反宫反

右二銘前一器藏方城范氏皆得於安陸前鐘銘後有一穆字兩商字後鐘銘後亦有卜羿反宫反五字其義未曉然恐

宮商乃二鐘之聲律耳（鐘鼎欵識）

古楚鐘銘藏方城范氏云惟王五十六祀楚王（下一字不可識）章按楚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又其名為章然則此鐘為惠王作無疑也方是時王室衰弱六國争雄楚尤強大遂不用周之正朔嗚呼可謂僭矣鐘後有兩商字一犧字其義未曉（金石録）

周鐘

銘二十字頗類儛古圖所載周蚊篆鐘而此又奇怪不可識然考其制作當是周物無疑（紹興古器評）

周烏鐘

秘閣烏鐘自上降出其高八寸二分口徑六寸三分其重若干鐘之制甚質鼓間容六舞間容四于間不及鼓二無旋蟲繞獸疑周初之器文未譌也其銘作烏形秘閣謂書烏為象以自别鼎余考古文大抵皆畫也畫以象形則古之所謂書如此昔籀文烏象烏形而點目以烏目可見烏目不可辨象文曰從烏而鳴亦烏之聲也古人制字可以類得之矣或曰流火伏屋為烏此周受命之符也鼎著以烏或宜本於此余考彝鼎鳳鼎皆以銘器安知烏非以其名著耶（廣川書跋）

景鐘

御府藏大鐘不知其出何時銘曰景鐘景祐中諸儒議樂出自上方參考度量初得其器圖之其高三尺二寸徑一尺二寸其下刻識皆滅沒不可辨或曰此古景鐘也有功則銘其上古人貴於書名金石謂此也後世鴞金之功既廢世或不能知其制矣管子曰黄帝作五鐘以正五聲所以分五行也而有景鐘則景鐘自是寶器若夫晉人之銘魏顆自為晉景公鐘不知其制與古同異許慎辨鍾為酒器而鐘為樂器今考景鐘和鐘其銘皆作鍾不從童也惟寶和鐘作鐘是知古人於此不一其書矣當漢世書文已譌而鐘鼎或藏厚地壙

匈閣未出慎不得見之故論書如此（廣川書跋）

古鐘

右古鐘銘五十二字臧宗室仲爰家象形書不可盡識以其書奇古故列於諸器銘之首後又得一鐘銘文正同一鐸銘字畫亦相類皆録于後（金石録）

虢州古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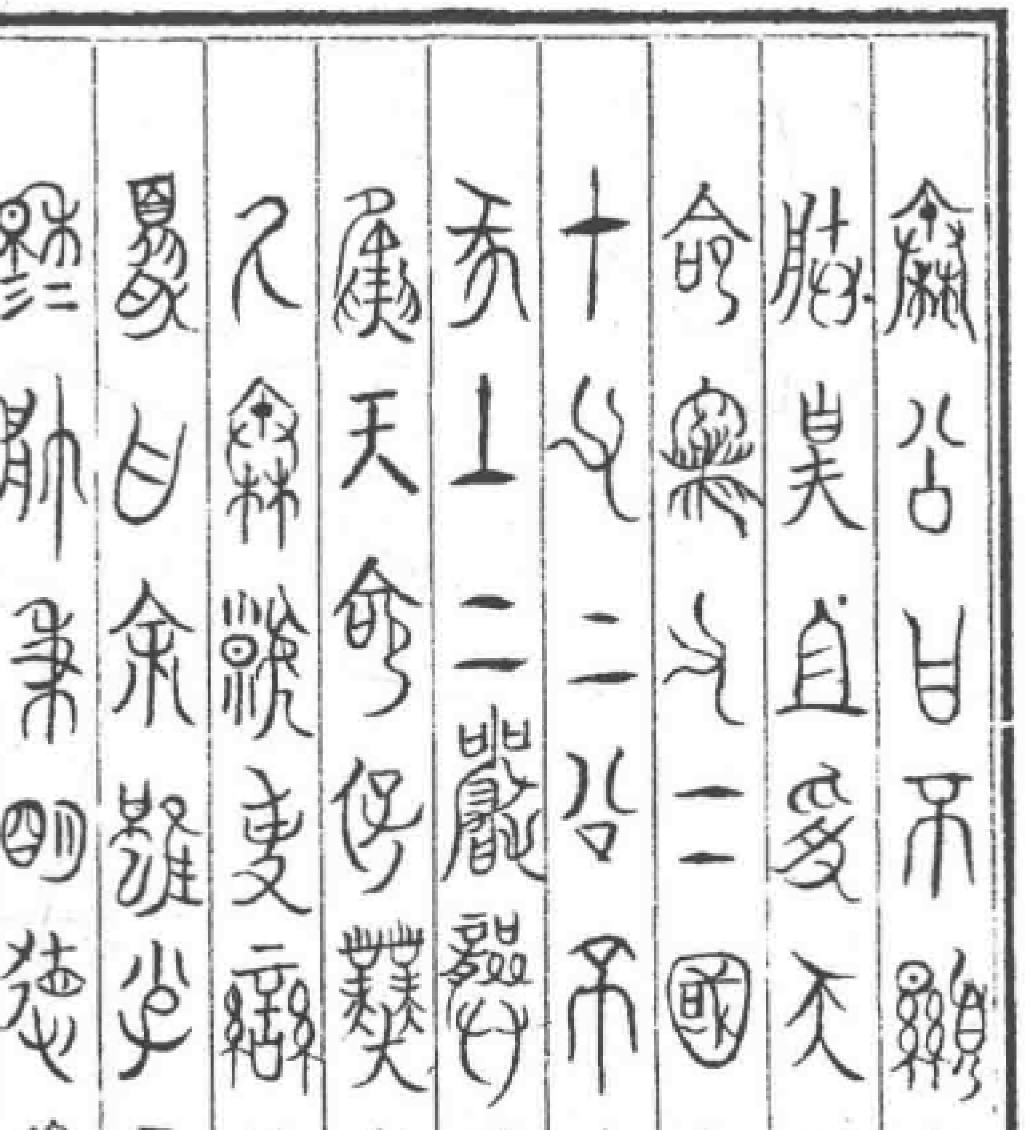
虢州所上古鐘其高三尺二寸有奇口徑八寸三甃其頂徑一尺六寸銘曰王叔伯高作其字磨滅不可復識皇祐三年改造樂律參內出古鐘命有司考詳聲韻安定胡瑗得古鐘

四參定尺度明年樂成還之御府迺俾工圖之因得其名以傳廣川董其書其後曰考鍾之制於古有稽其度量或不能合者又往往其器皆出三代有識可證蓋書之亡失不能備書則器之幸存猶有明訓是不可按圖而盡也今考其制在上無枚其擊無隧銑甬雖備而祛鼓不辨有舞外承有衡上列無旋蟲統獸以飾其外此其異於經也夫金尚羽其器有六以樂論者皆鍾也故曰中者為宮其大為鎛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曰錞如鍾為鐃如鈴為鐸此古人所用以和樂者也今其制則然矣此殆周人所謂錞于者耶故曰以金錞和鼓

于寶謂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于下以芒當心跪注以手震芒其聲如雷當寶之世其器與法猶世習之不廢故得備列于此宜其考擊不受而無攠隧也漢什邡縣段祖得鍾高三尺二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圜如甬史臣不能盡攷故書如此不知其器可考亦異此說矣方後周時本玉斗以家度則蔡邕古龠合校晉前尺大一寸八釐其法與今泰尺適等則徑至八寸有奇者以徑一圍三校之當三尺四寸矣此或周節樂之器也（廣川書跋）

秦昭和鐘（鈍鼎款識作周盄和鐘）

[illegible]


秦公曰不顯

朕皇祖受天

命奄有下國

十有二公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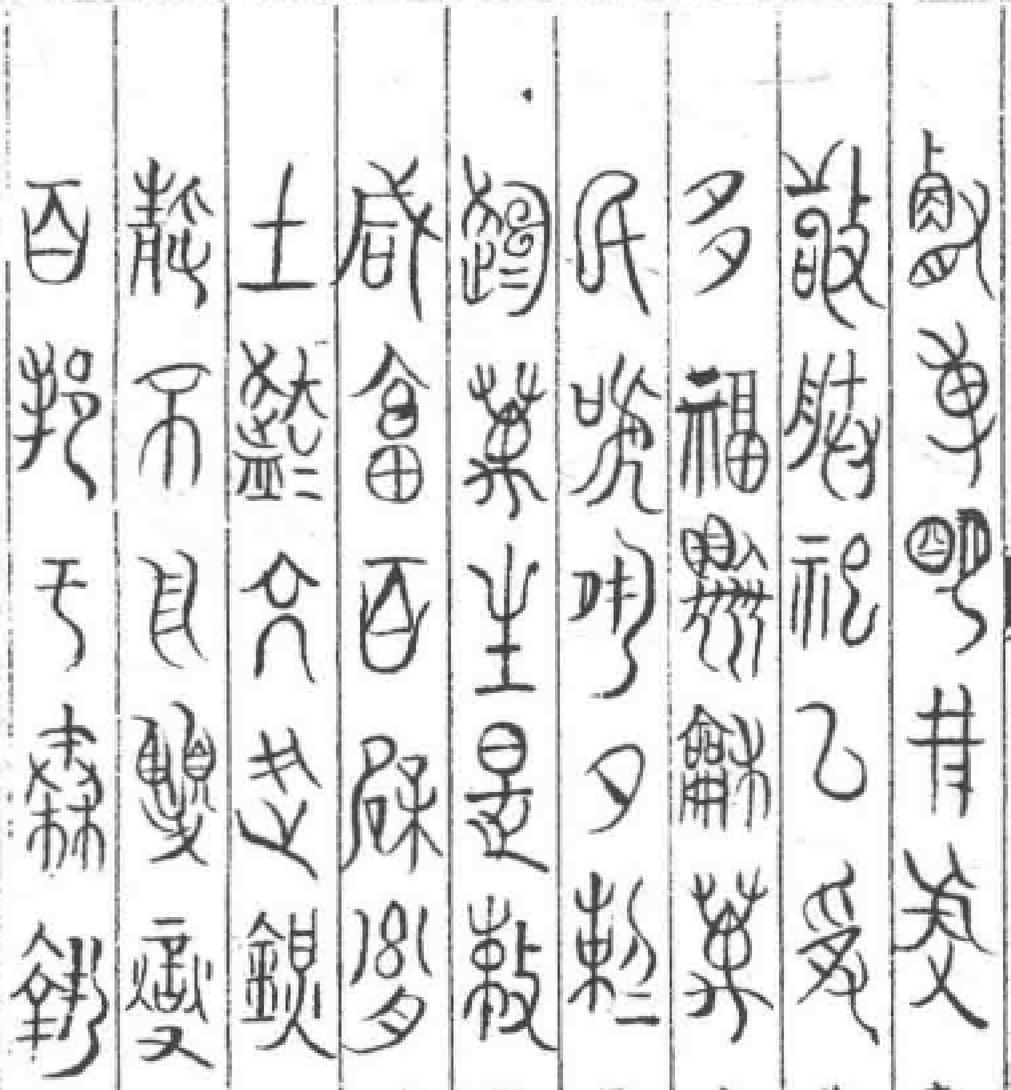
墜上帝嚴恭

寅天命保業

故秦虩事蠻

夏曰余雖小子

穆=師秉明德


叡敷明刑虔

敬朕祀以受

多福協和萬

民呼夙夕剌=

趞萬生是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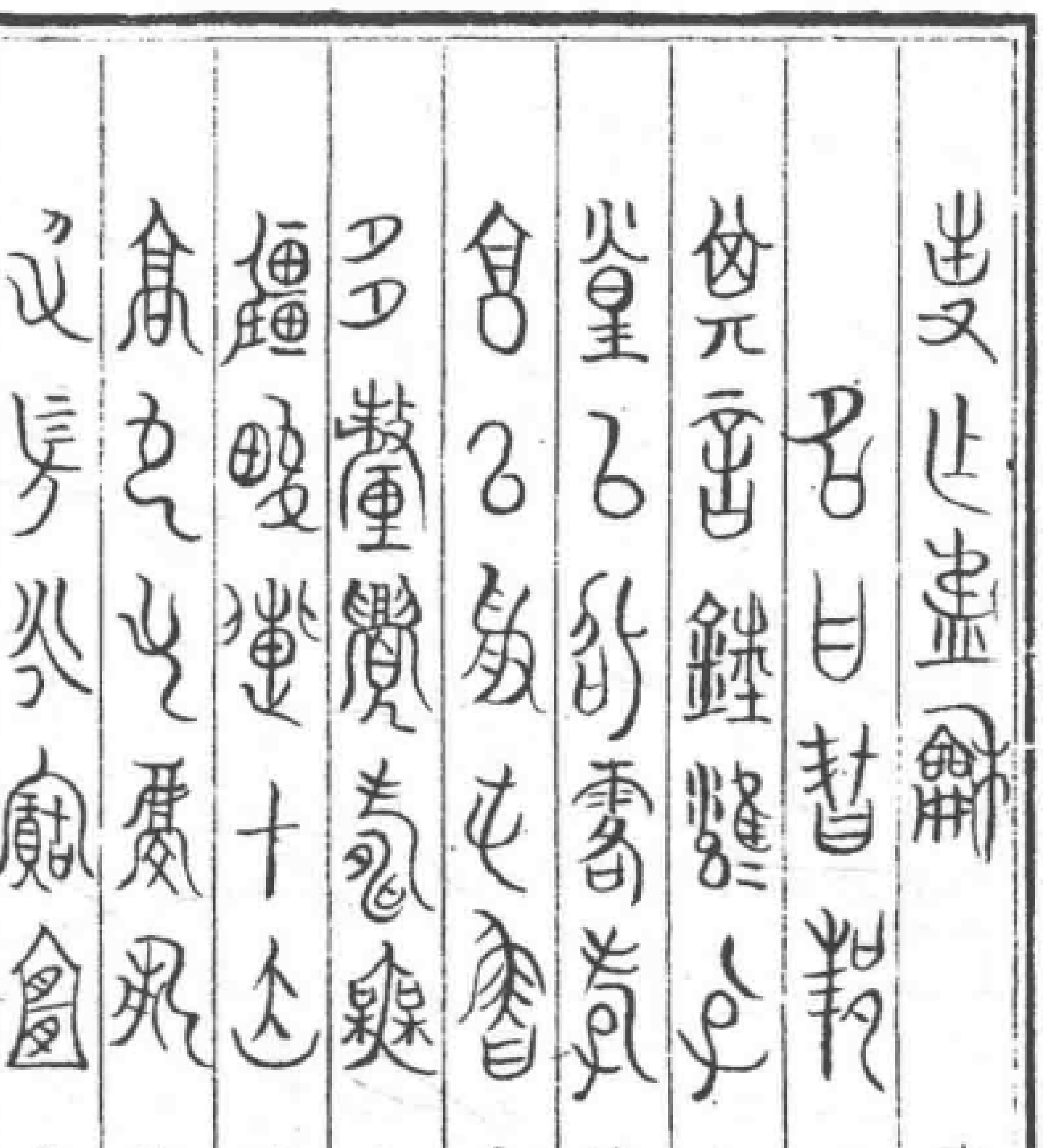
咸蓄百辟徜

士趞=文武鎮

靜不廷醜燮

百辟士秦執

盡音[illegible]



事作盉和

名曰晢邦

其音銑〻雝〻孔

煌以昭格孝

享以受純魯

多釐眉壽無

疆畯疐在位

高弘有慶溥

及四方永寶宜

此鐘銘一百四十二字藏在御府皇祐間嘗模其文以賜公卿楊南仲為圖刻石者也（鐘鼎款識）

右秦昭和鐘銘曰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按秦本紀云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為大夫仲卒莊公立卒襄公文公寧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公於本紀云襄公始立為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為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為十二公而銘鐘者當為景公也故並列之以諸侯博識君諸子

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書（題跋六一）

古秦鐘銘云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以為太史公史記於秦本紀云襄公始列為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為共公時所作也據本紀自襄公為始則桓公為十二公而銘鐘者為景公也余按秦本紀云自非子為周附庸邑于秦至秦仲始為大夫仲死子莊公伐破西（戎）於是予之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卒子襄公代立犬戎之難襄公有功周室於是平王始封襄公為

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遂能攻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而詩美襄公亦以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蓋秦仲初未嘗稱公莊公雖追稱公然猶為西垂大夫未立國至襄公始國為諸侯矣則銘所謂奄有下國十有二公者當自襄公為始然則銘斯鐘者其景公歟（金石錄）

秦昭和鐘銘秦公曰丕顯朕皇考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墜上帝嚴龔夤天命保大業故秦虩事（或釋作使字）蠻夏曰余雖小子穆穆師表明德叡敷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綏

和萬民虩（同虩）夙夕剌剌𧻚𧻚（說文曰𧻚田易居也羽元反或以文或作桓）萬生是敕咸畜百辟胤士趫趫（善緣木走之才讀若王子蹻）文武鎮靜不廷優優𥄎（音避）燮（古文燮從言猶文燮從羊羊音飪讀若溼秦文作燮从辛）百邦於秦執事匲（古文簋字）味鍾故日𨑨（柯額反枝柯也古文與格同）邦其音銑銑雝雝孔煌（文作其書光雝銑雝孔煌）以昭客（說文音落謂零落也楚詞曰水凍于零澤音鵅鐸顏之推以零音賂今此字當作格古今字異）也孝享以受毛魯（古文作旅）多釐眉壽無疆畯疐在位高引有慶匍（楊南仲匍作薄借讀今以文考定當為撫）百四方永寶用宜　秦味鍾皇祐元年春自內府降出俾考正樂律官臣圖其狀以黍尺度之口徑衡尺有五寸縮尺有三寸九分深二尺六寸二分項徑衡尺有二寸縮尺有一寸柄高八寸銘曰秦公奄有下國考秦之先蓋秦嬴受地西戎為國附庸至秦仲始大逮襄公賜岐西地名在諸侯其世數可考而知也今曰丕顯皇祖十有二公則秦公不自列於世矣史自襄公後十二公為景公自非子始邑則十二公後當為成公自秦仲十二公則為桓公秦至成公世號為強大其稱受命蓋追本所始而諸侯有國則推大前世卒以公爵自列周自后稷十五王又諸先王不窋（音朮）非王而後世以王號推之則秦嬴稱公可以知矣嗚呼味鍾之作吾知其在成公之世矣楊南仲乃謂襄公十二世為

為桓公非子之後十二世為宣公非也（廣川書跋）

此鍾蓋慶曆中葉翰林清臣守長安所得上之大樂攷之昔中大呂胡恢題云世家言秦侯至穆公十三世而中間出子遇殺豈不得列於世數耶歐陽文忠題云据史記年表始秦仲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鍾則為共公時作也據本紀如襄公至桓公為十二公此鍾則為景公時作也予按本紀周孝王命非子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嬴生秦侯次公伯秦仲莊公襄公文公靖（史記作竫）公不立寧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以銘所謂十二公攷之若以非子始為附庸則至成公為十二公若以秦公（仲）始為周大夫襄公始為諸侯則如歐陽說至康公以桓公為十二公然據銘曰丕顯朕皇祖奄有下國十有二公言皇祖奄有下國蓋謂始有土之君則當以非子為始雖曰附庸蓋亦國也況有周錫命分土之文得不為奄有下國乎自非子至成公十有二世則是鍾為成公作無疑矣又所謂十有二公蓋自始祖而下至今為公之數而歐陽公以為十二公者先公也而言作鍾者為十三世亦非也集錄之首

稱秦公曰則知見為君者固自稱公春秋時列國皆然不必言先公方謂之公也（東觀餘論）

秦鐘

銘十六字是器字畫皆作鸞鵠蚊螭之形頗類周蚊篆鐘銘多有不可辨識角此周制短而無疵且無鉦鼓枚篆之飾形製若鐸而絕小按周鳧氏所鑄有所謂大鐘有所謂小鐘爾雅謂大鐘曰鏞中曰剽小曰棧而不言其量數樂律所有之數由此觀之鐘豈棧之屬歟（紹興古器評）

漢周陽侯鐘

畔邑家　畔邑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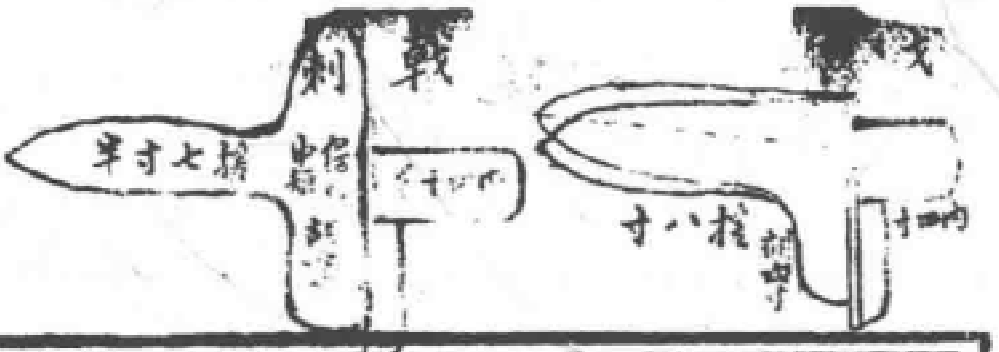
今周陽家金鐘一　今周陽家金鐘一

容十斗重卌八斤　容十升重卌八斤

第卌　第卌

右藏歐陽公家銘曰、周陽家金鐘、漢器亦有周陽侯甗蓋一時器也、（鐘鼎款識）

右鐘銘、藏歐陽公家、銘曰畔邑家今周陽家金鐘容十斗重三十八斤第四十云、（金石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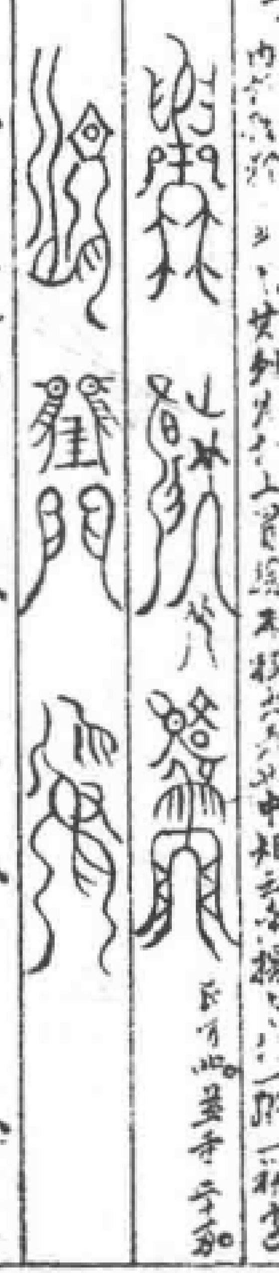
六藝之一錄卷第十五

錢塘　倪濤　撰

金器款識

戛琱戈

[illegible]



右琱戈銘、舊藏龍眠李伯時家、鈿嵌金為文、不可盡識、江西漕使蔣宣卿云、後三字乃作琱戈、王仲庚以琱為用、誤矣、然第一字主字無疑、下二字未詳、庾肩吾書品論曰、蛟脚晉舒鵠首仰立正此書也（鐘鼎款識）

戛鉤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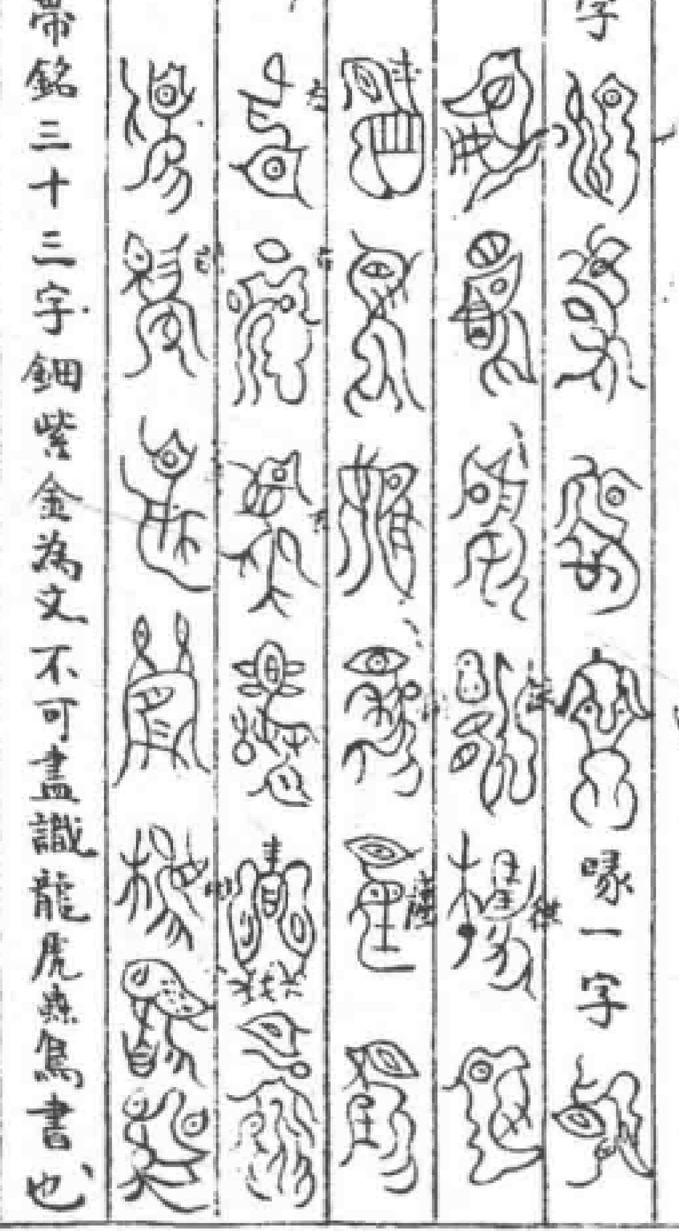
尾四字

喙一字

鉤腹

二十

八字



右鉤帶銘三十三字、鈿嵌金為文、不可盡識、龍虎燕鳥書也、

庾肩吾書品論曰魚猶捨鳳鳥已分蟲仁義起於麒麟威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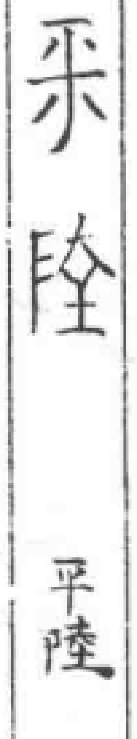
[illegible]

發於龍虎蓋此數也肩吾雖稽古而為此說乃未之見鈿金為寶篆寶出遂古張懷瓘書錄云往在翰林見古銅鍾三枚高二尺許有古文三百餘字紀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似大篆神彩驚人（鍾鼎）

商鳥篆戈

銘一字曰戈如飛鳥之形蓋商初接虞夏之器也（鍾鼎款識）

周平陸戈



平陸

右戈銘曰平陸古器物銘云藏淄川民間（鍾鼎款識）

冊戈

右冊之戈其銘曰冊其質則銅按周官考工記冶氏戈之制有內有胡有援鄭氏曰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援直刃也今詳此戈之制兩旁有刃橫置而末銳若劍鋒者所謂援也援之下如磬折稍刓而漸直若牛頭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有可接柲之蹟者所謂內也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為直刃禮圖從而繪之若矛槊然誤矣蓋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用以刺也是以衛而弗從故冶氏之職又云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鄭氏亦

云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以啄人則不入句謂胡曲多以啄人則創不決既謂之啄則若鳥咮然不容其刃端上向而直也也今觀夏商彝器銘款有作人形執戈者倚戈者其戈皆橫如斧鉞而銳若鳥咮又胡垂柲直正與此戈之制周此最可証云其銘曰冊者蓋人名也按陶弘景刀劍錄夏孔甲之劍銘一字曰甲今內府所藏公非之鼎其銘曰非公孫蕢之鼎其銘曰蕢文亦皆一則知冊者亦人名其字象形比他銘識尤古質蓋夏商之器也夫兵器率用利鐵而此戈乃銅為之又今人得古刀劍矛戟矢鏃之類率皆銅者按宋史公秦始

皇本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應劭注曰古者以銅為兵又按春秋傳僖十六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遂以鑄三鍾杜預注曰古者以銅為兵夫五金皆兵也然秦之金人及古鍾皆用銅則秦所銷之兵與楚盟鄭毋鑄兵之金皆銅可知矣應杜之說誠然又按山海經中山西二百里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曰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者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

治用以為純鉤（越王句踐寶劍）之劍近汲冢中得劍一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為干將者亦（商五字）皆非鐵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為兵器也又按刀劍錄夏少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各鑄銅劍一其文曰定光則古之兵器用銅蓋無疑矣況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確乎有常若士君子之行是以昔人上之又況形范正工冶巧火齊得剝脫砥礪其銛至可以劘玉雖楚鐵劍之利亦無以加顧三代金工鍊液之法亡矣今人所不能為也則古兵用銅而後世不復為者亦奚足怪（東觀餘論）

臨淄戟

或得戟於臨淄故城趙氏售之臨淄故全齊以兵威雄四方征戰不息其兵利器堅固宜有傳於後其銘曰（闕）書文猶為科斗形蓋周之未衰也戟有鉤其曲甚利或謂矛戟以衝陷入物洞胸貫腋以利相尚今其狀如鉤旁出而內向者此於用不亦廢哉豈為鐓者固如此耶余嘗讀字林鐓平底也蓋矛亦銅也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銳底曰鐏平底曰鐓以其平底鐓地故謂鐓則鐓者戟之末其與戟並存也昔欒樂乘槐木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王何以擊子之斷其右肩齊人以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古者戈戟之屬為之句兵殳矛之屬為刺兵蓋戈有胡孑戟有句援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則戟有堅其重則句韋者所用也昔楚授師孑焉以伐隨故曰句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孑或謂之鏔（音移）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其大者謂之曼胡其曲者謂之句戈戟曼胡今見古戟有無刃而句者此其異也（廣川書跋）

古篆戟

跋李伯時所藏篆戟文云龍眠道人於市人處得全銅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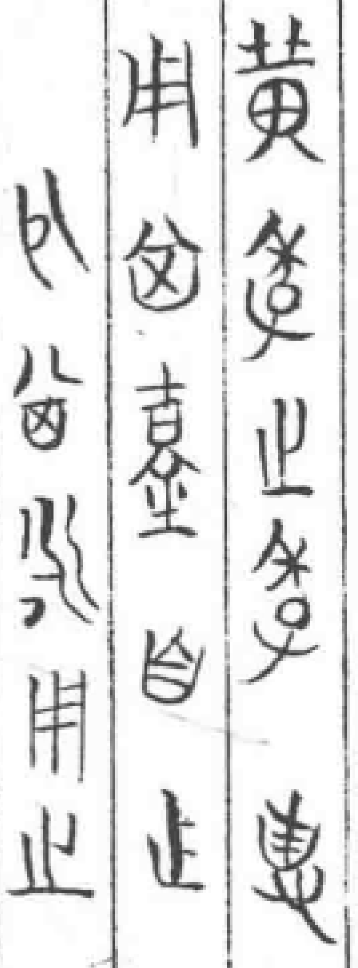
制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蟲書妙絕於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玄度僧夢英皆妄作耳（山谷題跋）

古鎗銘

田仲方得古銅器於白馬河岸說者傳以為龍枕疑陵寢中器也宣和五年余來閩中與仲方會長安因示余龍枕考其制有首龍也其旁刻鏤雜有花草蟲獸足分類屆其識曰亞㕣考之古字嘗讀為亞鎗蓋古文尚書鎗從㕣鎗為倉古文從㕣如此漢制東宮給銅龍頭鎗則此器也其曰亞者鎗亦非一當有序而陳者昔人因火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乃曰鎗

被燒失脚觀此便知鎗為有足器矣可以信也（廣川書跋）

周黃季舟



黃季之季

用其吉金自作

舟其永用之

右銘曰黃季之季用其吉金自作舟其永用之舟亦酒器以著沈湎之義（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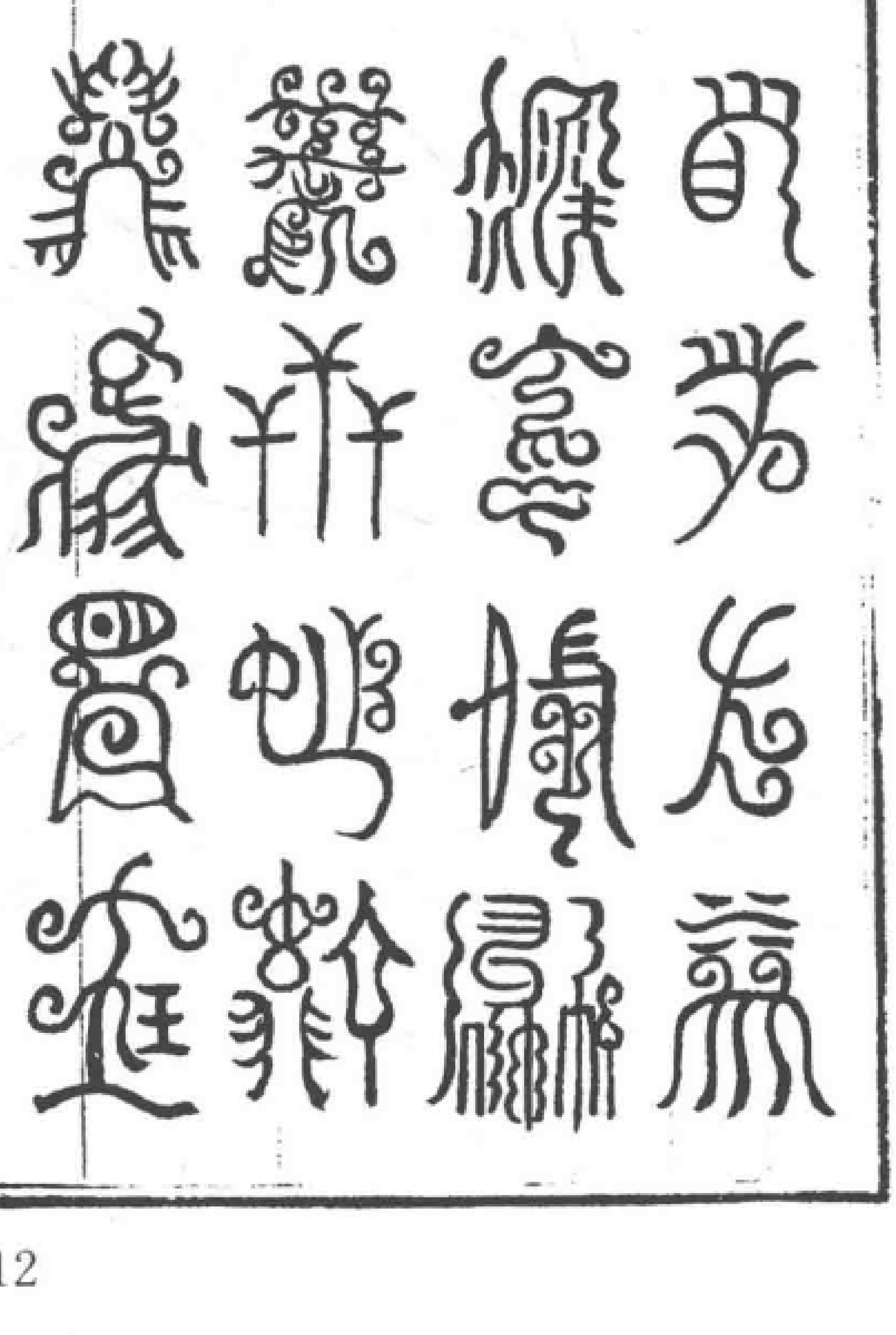
周車罍

銘一字為挽車形車軼則致敗而酒之流足以敗德器以載銘銘以立為義視其器而求其義則知古人所以制作豈徒然哉是器以犧首為耳為鼻腹著饕餮下作垂花蟲鏤隱起間錯雲雷與宣和博古所載犧首罍大略相似實周器也（古器評）

周帛女奩

器與蓋銘共六字帛女疑宮女之主繪帛者然考之周官初無此名豈非自周之東典礼不存因其職而命之歟況奩者粧奩之具宜乎以帛女自銘也（紹興古器評）

封比干墓銅槃



右林左泉

後岡前道

萬世之寧

茲焉是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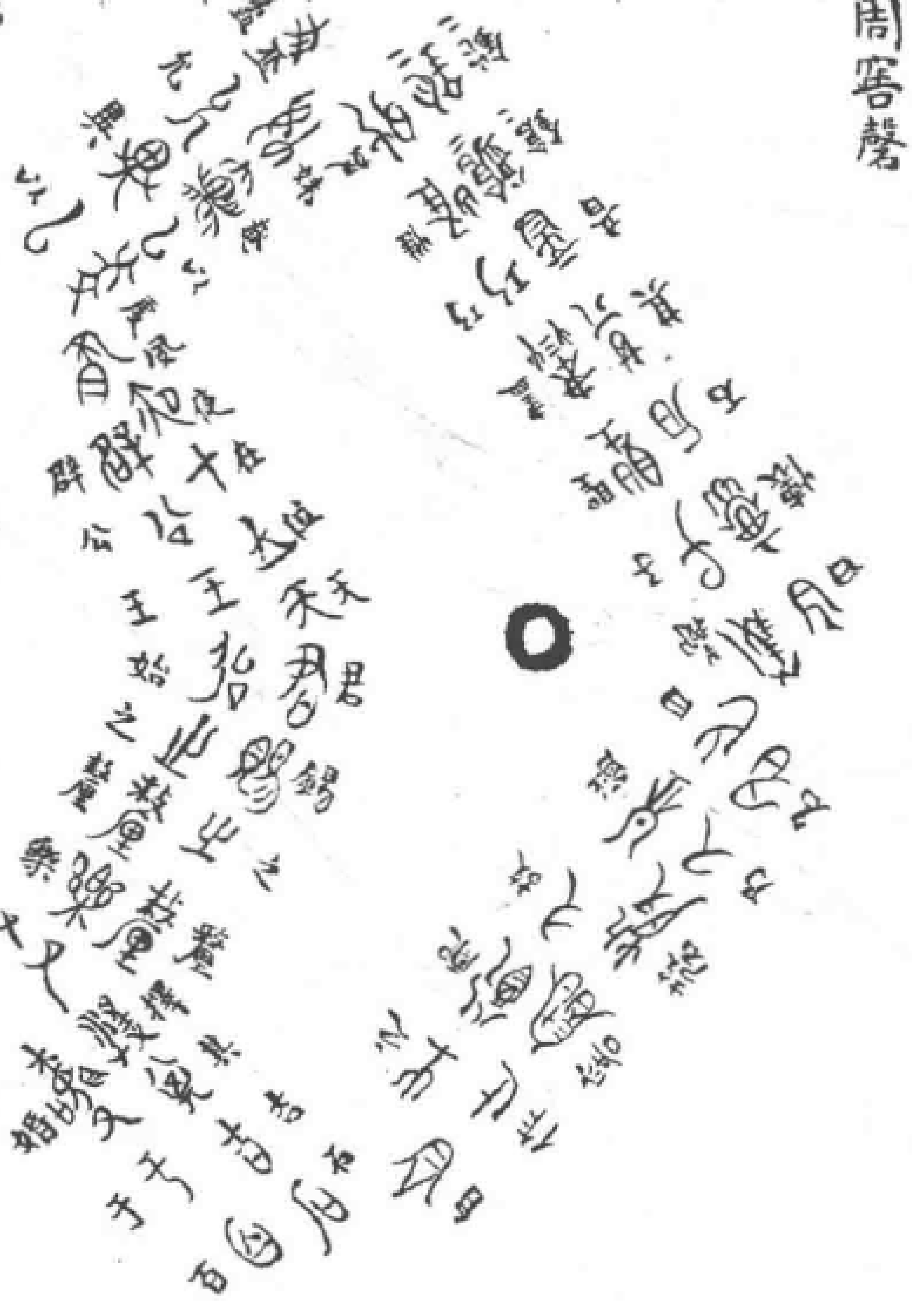
右開元四年游子武之奇于偃師耕得之也（鍾鼎款識）

比干墓在汲縣西北十五里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世以為

孔子書體勢與周穆王吉日癸巳類先聖所篆比干墓銅盤銘文曰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開元中為耕者所得不傳矣（七修類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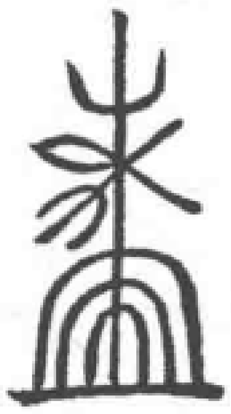
比干銅盤銘今在汲縣北十五里比干墓上衛輝府志曰周武王封比干墓銅盤銘碑石殘斷字畫失真萬曆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摹汝帖立石於墓前薛尚功鍾鼎款識言唐開元中偃師縣土人耕地得此盤篆之甚奇古其釋文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一作前岡後道藏一作寧一作寧茲一作於寶一作保今考之張邦基墨莊漫錄曰政和間朝廷求三代鼎彝器程唐為陝西提點茶馬李朝孺為陝西轉運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長三寸許上圓而銳下闊而方厚半指玉色明瑩以盤獻之於朝玉留秦州軍資庫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孺退出其盤其玉久在秦庫近年王庶知秦州日取之而去初寬居之嘗見之為余言之然則此盤之得自鳳翔不自偃師即其為何代之物不可知而比干殷人必無塟鳳翔之理也疑以傳疑姑存之編首云爾（金石文字記）

周窖磬



此銘五十七字擇其吉石乃用潤澤之澤古人用字固不拘耳（鐘鼎款識）

周鳳棲鐸



右銘一字作鳳棲木之狀是器鐸也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九樂舞必振鐸以為之節也（鐘鼎款識）

秦

金人銘

李次升示余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為郡縣

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謂得之印中金人胸下余考之此秦金人銘也何以至此昔秦以長狄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餘以為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于阿房宮前當漢而徙之未央宮王莽嘗鐫其膺文則此銘知不得傳矣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宮符堅取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為泉其一適至陝而墜河流湧起然金狄亡矣為此書者其自秦權而成之寄于金人然字奇而古猶在銅鍰伯仲閒也（廣川書跋）

秦權

廿六年皇帝盡（二十六年皇帝盡）

并兼天下諸侯（兼并天下諸侯）

黔首大安立號（黔首大安立號）

爲皇帝乃詔丞（為皇帝乃詔丞）

相狀綰法度量（相狀綰法度量）

則不壹歉疑者（則不壹歉疑者）

皆明壹之（皆明壹之）

元年制詔丞相（元年制詔丞相）

斯去疾法度量（斯去疾法度量）

盡始皇帝爲之皆（盡始皇帝為之皆）

有刻辭焉今襲（有刻辭焉今襲）

號而刻辭不稱始（號而刻辭不稱始）

皇帝其於久遠也（皇帝其於久遠也）

如後嗣爲之者不（如後嗣為之者不）

稱成功盛德刻（稱成功盛德刻）

此詔故刻左使（此銘故刻左使）

毋疑（毋疑）

右權銘今世人家所藏秦權最多銘文皆同余所得者凡四銘其二不知所從得其一藏王禹玉丞相家皆銅權也其一近歲出於濟州以石為之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載秘閣校理文同家有二銘其一乃銅環上有銘循環刻之不知為何器余嘗考之亦權也按班固漢書律曆志五權之制圜而環之今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周而復始無窮已也孟康注以謂錘之形如環也然古權亦有與今秤錘相似者蓋形製不一各從其便爾（金石錄）

秦權銘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

為皇帝乃詔丞相疾綰法度量劃不壹歉欵者皆壹明之此始皇帝詔也又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銘故刻左使無疑此二世詔也昔開皇二年長安得秦稱權旁有銅塗鐫字即此銘也家訓所傳則從鼎而此從貝為異許慎說文兼有二字蓋籀書文異壹從壺昆吾圜器其從吉聲也壹為專非數也其以權量專明之所以一度量于天下秦無道則甚矣其制法立器蓋不苟如此字尤奇古如三代鼎彝舊文顏之推嘗被

詔寫讀謂史記隗林當從權作狀書傳久遠或轉譌至此今世得此銘者其器不一皆法制之物故得著焉（廣川書跋）

李元吉得秦權銘前詔與世所見盡同其後詔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無疑則與世所見字異其後又曰平陽斤平陽陽為晋邑則所置隸守也按史記秦紀二世元年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請具詔書刻石因明白矣此詔今見於金石不一其詞故自不同太史公所記亦其一也按權一物具前後詔書皆刻金為之古者鐫刻金石看其法漢後惟見刻石有存於今而刻金之工殆絕世不得傳然世亦有鈞同此而無刻字秦雖亂法立制其權量固同天下而刻銘疑內府所守其餘官府具得受之故能備前後詔然今時所見猶有數器皆刻此銘當其時其在四方應官府所在得受以為制此詔在民間以此為數而準取其平未必盡有刻也（上仝）

秦度量

右秦度量銘二按顏氏家訓隋開皇二年之推與李德林見長安官庫中所藏秦鐵称權旁有鐫銘二其文正與此二銘同推因言司馬遷秦始皇本紀書丞相隗林當依此銘作隗狀遂録二銘載之家訓余之得此二銘也迺在秘閣校理文同家同罰人自言嘗遊長安買得此二物其上刻二銘出以示余其一乃銅鍰不知為何器其上有銘循環刻之乃前一銘也其一乃銅方版可三四寸許所刻乃後一銘也余考其文與家訓所載正同然之推所見是鐵称權而同所得乃二銅器余意秦時茲二銘刻於器物者非一也及後又於集賢

校理陸經家得一銅版所刻與前一銘亦同益知其然也故并録之云（集古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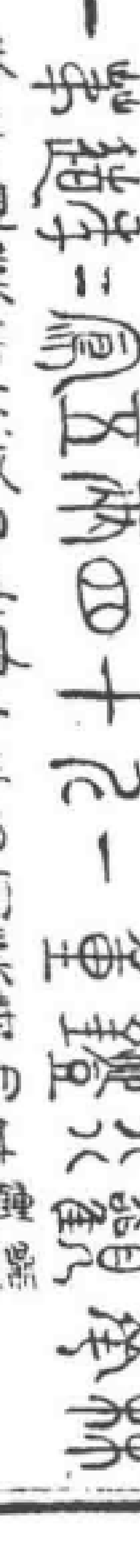
秦銅鍰

京兆田氏世得銅鍰一其其制即始皇帝權銘又得方版總三寸有奇校以漢度得五寸其刻銘則秦二世詔也牲時文與可得此二物蓋其一時所制而鍰為前詔方為後詔疑兩代異器偶相合於此余考之即古規榘之器也古者定法立制始於權平於衡衡運生規規為矩規榘自是器名故以爲方圓之法後世不知其法徒守其名率至不知規榘所在此其

為方圓者且得有法數度量可考於其間耶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為規榘以得天下之方圓則不可無器以寄其法使人就而正也韓子曰規有磨荀子曰五寸之渠盖天下之方夫規之圓也其至於磨則失其圓也此名法之所守也榘方也不失其方故能盡夫天下之方古之制器左旋見規右折見榘規榘準繩四者皆器也故曰大匠與人規榘使知方圓之法至於棄規榘委繩墨而得方圓平直者吾弗知也（廣川書跋）

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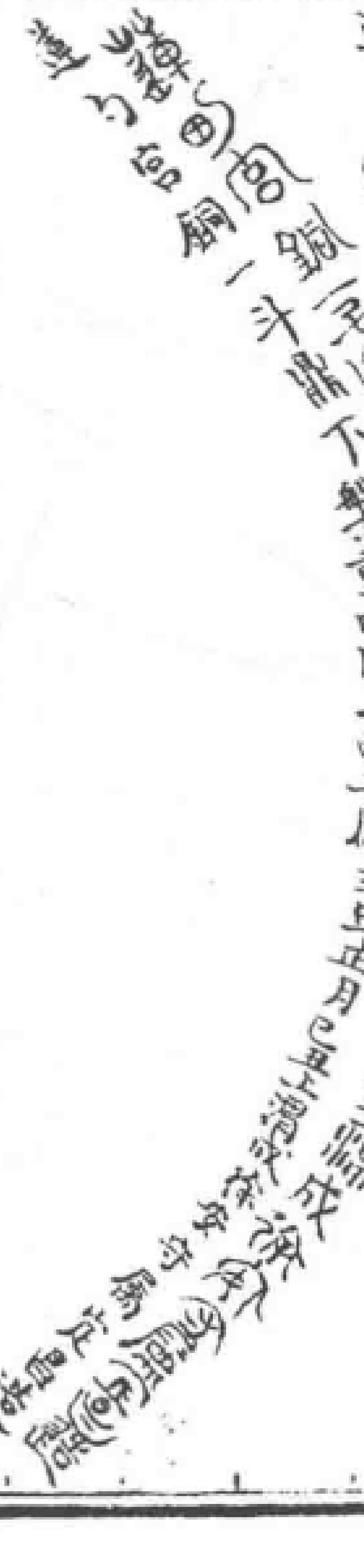
林華宀觀行鐙



林華觀漢書不載曰五鳳二年乃前漢時物耳（鐘鼎款識）

劉原父帖近又獲一銅器刻其側曰林華觀行鐙重一斤十四兩五鳳二年造第一今附墨本上呈

蓮勺爐



古林華宮行鐙銘一蓮勺宮銅博山爐下盤銘一皆漢五鳳

中造、林華宮漢書不載、宣帝本紀云、困於蓮勺鹵中、注云、縣也、亦不云有宮、蓋秦漢離宮別館、不可勝數、非因事見之、則史家不能備載也、余所集録古文、自周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久而不獲、每以為恨、嘉祐中、友人劉原父出、為永興守、長安秦漢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没於荒、基敗塚、往往為耕夫牧豎得之、遂復傳於人間、而原父又雅喜藏古器、由此所獲頗多、而以余方集古文、故每以其銘刻為遺、既獲此二銘、其後又得谷口銅甬銘、乃甘露中造、由是、始有前漢時字、以足余之所闕、而大償其素願。焉、余所集録

[illegible]

既傳、而為日滋久、求之亦勞、得於人者頗多、而最後成余志者原父也、故特志之（集古錄）

漢谷口銅甬

谷口銅甬

容十斗

始元四年

南方

左馮翊造

谷口銅甬容十斗

重卌斤甘露元年

十月計掾章平

左馮翊府

川方[illegible]南

右漢谷口銅甬、原父在長安時得之、其前銘曰、谷口銅甬容十、其下滅兩字、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後銘云、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甘露元年計掾章平左馮翊府下、滅一字、原父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始元甘露皆宣帝年號也、余所集錄十卷、前漢時文字、惟此與林華行鐙、蓮勺博山爐、盤銘爾、（集古錄）

右谷口銅甬銘、舊藏劉原父家、一器而再刻銘、始歐陽公集錄金石遺文、自三代以來法書皆備、獨無西漢文字、求之累年不獲、會原父守長安、故都多古物奇器、原父好奇博識、皆購求藏去、最後得斯器、及行鐙、博山香鼎、摹其銘文以遺歐

陽公於是西漢之書、始傳於世矣、蓋收藏古物、實始於原父、而集録前代遺文、亦自文忠公發之、後來學者、稍稍知搜抉奇古、皆二公之力也（金石録）

銅甬銘曰、谷口銅甬、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馮翊府、容十斗、重四十斤。劉原父以校今權量、容勝三斗、重勝十四斤爾。漢武以累黍定律。至宣帝時。權量審矣。考之於古、其斛銘曰、律嘉量、方尺而圜其外。庣（音挑）旁九釐五豪、冥百六十二寸。其權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劉歆以魏量校之斛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則魏斛大於漢斛。梁陳以古升五升

為斗。周則以五升當官斗一升三合四勺矣。一斗實重六斤十二兩。公孫宏依漢志修秤尺、與律權石等、梁陳因之、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為斤。隋氏不用律制、但以古三升制為一升、古三斤制為一斤。傳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為一。（廣川書跋）

上林榮宮鐙

上林榮宮銅鴈足鐙下有槃并重八斤黃龍元年民工李常造

上林榮宮銅鴈足鐙下有槃并重六斤黃龍元年民工李常造

古世世　百廿

裘如晦帖　煜頃嘗謂周秦東漢、往往有銘傳於世、間獨西漢無有、王原叔言、州（華）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購得之、乃好事者所為、非漢字也。侍坐語及、公亦謂家集所闕、西漢字耳、煜守丹陽日、蘇氏者出古物有銅雁足鐙、制作精巧、因辨其刻、則黃龍元年所造、其言榮宮、二史闕未始槩見、遂摹之、欲寄左右、以為集古録之一事、會悲（書）若不果、昨偶閱篋見之、謹以上獻、亦聞原父於秦漢中得西漢數器、不知文字與此類不、煜再拜、治平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後三年、予出守亳社

而裘如晦以疾卒于京師、明年、原甫卒于南都、二人皆年壯氣盛、相次以歿、而予獨巋然而存也、熙寧壬子四月（集古録）

首山宮鐙

蒲反宮嵩銅鴈足八寸蓋重六斤永始四年二月工賈慶造

蒲反首山宮銅鴈足八寸蓋重六斤永始四年二月工賈慶造

攷古云、藏京兆李氏、銘云、蒲反首山宮銅鴈足燈也（鐘鼎款識）

廩丘宮鐙

右漢廩丘宮鐙銘、得于澶淵、云廩丘宮銅鐙重二十斤八兩甘露三年工郭批都吏李定造、蓋宣帝時物也、所謂廩丘宮

者不見於史蓋秦漢離宮別館所在有之故史家不能盡記

廩丘在漢屬東郡（金石錄）

甘泉內者鐙

甘泉 甘泉

內者 內者

內者元康二年三月河東安邑守嗇夫王軒造重

廿斤十兩

右銘藏京兆陳氏銘曰、甘泉內者、下槃文云、內者元康二年三月河東安邑守者宣王軒造也（鍾鼎款識）

龍虎鹿盧鐙

宜子孫吉 宜子孫吉

銘云宜子孫吉上有龍虎為之飾（鍾鼎款識）

嘗見漢鑑多以宜君公宜侯王宜子孫為銘皆善頌之辭也

是器髹䰍形上設關紐及其背屹立以為鐙虛其腹容水以沃爐制作銘載真漢物也（紹興古器評）

耿氏鐙

延光四年二月耿氏

乍鐙比二工張褭造

銘云延光四年二月耿氏作鐙比二工張褭造金作漢隸可愛也（鍾鼎款識）

延光四年所作兩漢器物銘存於今者皆是篆文獨此鐙用隸（洪氏隸續）

羊鐙

熙寧中得於鳳翔盤座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二升銘十有二字曰仲父作尊鬲子子孫孫永寶用蓋仰以承燭羊銅同制即羊燈也（紹興古器評）

有柄鳳龜燈（銘見後攷古圖）

此鐙以鳳為柄龜為趺上下有銘皆四字（考古圖）

甘泉上林宮行鐙（銘見後攷古圖）

銘云河東為甘泉上林宮造行鐙重六斤十兩五鳳二年王回夫山工誼作第二

車宮丞燭槃

車宮銅丞燭槃重三斤八兩五鳳四年造 扶

車宮銅丞燭槃重三斤八兩五鳳四年造 扶

攷古云車宮不知何所銘曰車宮丞燭盤也（鍾鼎款識）

齊安爐

葳 戾

[illegible]

齊安宮銅熏爐容五升其蓋重五斤六兩神爵四年

曲官嗇夫中佐史工司馬讓造第百卌一　廿三

齊安宮銅熏爐容五升其蓋重五斤六兩神爵四年

曲官嗇夫中佐史工司馬讓造第一百卌一　廿三

右器藏廬江李氏攷古云齊安宮未可攷（鐘鼎款識）

博山爐

天興子孫　天興子孫

富貴昌宜　富貴昌宜

右銘藏廬江李氏攷古云重一斤七兩中閒符葉有文曰天興中子孫、又曰富貴昌宜、按漢故事曰太子服用則銅博山香炉也（鐘鼎款識）

丞相府漏壺

廿一斤十二兩六年三月己亥年史神工譚正丞相府

二十一斤十二兩六年三月己亥年史神工譚正丞相府

銘二十有二字、視其銘文則漢器也（考古圖）

武安侯鈁

武安侯家銅鈁容一石二斗重卌二斤第一

武安侯家銅鈁一容一石二斗重四十二斤第一

[illegible]

右武安侯家器銘、不知所從得、按漢書景帝後三年、封田蚡武安侯、又楚思王子授、元壽元始中、再封武安侯、銘無年月、未知果誰所作、又按帝紀楚懷王時嘗封高祖為武安侯、然驗其刻畫、疑非高祖時器（金石錄）

館陶釜

河東所造　河東所造

三斗銅慶　三斗銅慶

釜重十二斤　釜重十二斤

長信賜　長信賜

館陶家　館陶家

第二　第二

右銅釜銘云、長信賜館陶家、按漢書外戚傳竇皇后女嫖封館陶長公主、又百官公卿表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張晏注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也、居長信、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則曰長樂少府、然則景帝時宮名長信、則竇太后居是宮無疑、銘雖無年月、然知其為竇太后賜館陶公主、亦無疑也、（金石錄）

館陶家釜

軹家容三斗重四斤廿朱

軹　家　容　三斗　重　四　斤　廿　銖

銘一十有九字按軹家不可攷釜甑皆漢器也（攷古圖）

軹家甗

軹家容四斗五升重十斤一兩九朱

三年工丙造第五

軹家容四斗五升重十斤一兩九銖

三年工丙造　第五

銘曰軹家甗軹家釜銘文同俱藏京兆孫氏（鍾鼎款識）

平周鉦

平周金銅正

平周金銅正

平定五年受

平定五年受

右銅鉦銘云平周金銅鉦重十六斤八兩背文云平定五年受圜陰士大夫頗疑前代年號無為平定者余嘗考之蓋非年號也按西漢地里志書平周平定圜陰三縣皆屬西河郡圜陰復以授平定故再刻銘爾所謂五年者當是景帝以前未有年號時也前世既無平定年號而三縣皆隸西河故知其如此又漢書地理志圜陰王莽改曰方陰顔師古曰圜字本作圁縣在圁水之陰因以為名王莽改為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為圜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爾其說出於酈道元注水經今按茲器漢時所刻乃為圜字然則師古何所依據遂以為圁乎恐亦臆說也（金石錄）

律管

六宮始建國元年正月

六宮始建國元年正月

癸酉朔日制

癸酉朔日制

古律管銘藏晁無咎學士家云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按晉書律曆志律古以竹或玉為之平帝時王莽始易以銅又漢書莽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二說皆合也（金石錄）

六藝之一錄卷第十六

錢塘　倪濤　撰

金器款識

漢書言府弩機

延光三年閏月書言　延光元年閏月書言
府佐六石鐖工郭鍛　府作六石鐖郭工鍜
賢令唐玄丞耿侖　賢令唐守丞射來
鉅史訓宝　鉅史訓主

右高三寸八分長四寸三分闊二寸一分重一斤一十兩銘

二十七字曰延光三年閏月書言府作按延光三年盖東漢孝安皇帝卽位之十九年也是年歲在甲子閏在十月不言十月而言閏月繼閏則知十月也書言府者所謂言則左史書之之義天祿石渠之爲也蓋漢之武庫隨府有之如省者是也又若工若令若丞若史皆銘之於機則知除戎器戒不虞昔人尤在所慎者是機之形方且密而紋鏤細若絲縷縮結明可類此以閱邦國者非特於前書孝宣之際以示後人（博古上圖）

有新權銘

[illegible]

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按漢制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爲斤一百二十故謂之權石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令肉倍好者權與物鈞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數此元始定制也莽號新室權銘既著之矣方晉之末校尉王和掘得圜石其銘如是當時以爲瑞參軍讀咸曰王莽時物也故以是傳之不知所存有幾而此銘蓋一時所同制也（廣川書跋）

新莽候鉦

候鉦四十二字闕二字王莽地皇二年所作紹興中出於金

州、此器所書有波畫字、尤清勁與漢末筆法無異孰謂新都隸字、皆古拙乎（洪适隸續）

威斗

張永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啟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銘大司徒甄邯之墓（南史何承天傳）

新銅枓

韓玉汝家有一銅枓、其銘曰、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葉夢得避）

[illegible]

[illegible]

（着錄）

新銅鉦

紹興中、郭浩知金州、田夫耕得一鉦、其銘曰、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〻（隸釋）

董氏二洗

一欵其右曰董氏雅好一欵其左曰董氏冨貴（隸續）

中平欵洗

欵識一行云、中平三年八月造作用冨貴（隸續）

漢修官二鐵盆

乾道中陸務觀監漢嘉郡得之字畫無篆體蓋東漢初年所作（隸續）

漢鹽鐵盆

在巫山縣貴銅直直攝邑事堂下有大鹽盆有欵識蓋漢時物也其末曰永平二年（輿地碑目）

漢虎符

葉森曾見先師吾真白收虎符一丈有一尺五寸廣四寸上刻首下平一面作虎蹲在上下有漢欵識字云第一至第五皆面上作身通垂下有磨滅不可辨刻首二邊有字刊年月

[illegible]

磨滅難辨（雲煙過眼錄）

魏五熟釜

文帝在東宮賜鍾繇五熟釜為之銘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唯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〻楷兹度矩（魏志）

（鍾繇傳）

蜀孔明釜

毛杜史言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郎熟釜下有諸葛行篆字鄉民以為中有實物乃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丹鉛錄）

晉銅澡槃

晉武帝作欵識云泰始元年閏月七日右尚方治御府故二斗五升銅澡槃重九斤八兩第二字甚小而適勁（隸續）

燕慕容雋銅馬銘

慕容廆有駿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雋光壽元年四十九矣、而駿逸不虧、雋奇之、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為銘贊、鐫頌其傍、象成而馬死矣、（水經注）

夏銅鼓

陳叔夏得銅鼓甚大、銘曰龍升元年七月大匠渙換龍昇為

[illegible]紀年　[illegible]紀年　[illegible]紀年

大夏紀年而鼓金似西南夷所作崔鴻十六國書、赫連勃々以銅為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前、疑即此也、（廣川書跋）

古錫趺篆文

初上（齊高帝）在淮陰、修理城、得古錫趺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省事、獨曰、何須辨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高帝曰、卿勿妄言、（南史紀僧真傳）

金革帶鈎篆文

吉士瞻為荊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伏康防池、得一金革鈎、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鈎、且公且侯、（南史吉士瞻傳）

無為觀鐵磬文

右道州銘曰、永明四年五月五日造鐵磬十二枚、（輿地碑目）

梁甘露寺鐵鑊文

天監十八年造以供佛者佛字皆作仏、（天下金石志）

唐棲霞寺銅像背記

景龍二年（輿地碑目）

唐景龍觀鐘銘

景龍觀者、中宗所作、景雲二年、睿宗為之鑄鐘製銘也、字正書、而稍兼篆體奇偉可觀、鐘今在西安府城鐘樓、（石墨鐫華）

興和[illegible]紀年

景龍觀唐中宗所起、睿宗復為鍊銅鑄鐘而銘之、中宗是醒寐不知昏曉者、睿宗以臨淄幸登天位、當再世牝晨淫穢天地、不思反政、而復祭東宮、幾成太平之亂、亦是剛耳不聞雷霆者、何事鐘耶、今在西安鐘樓、余嘗手摹其文、睿宗御製銘辭、書復古雅拙樸、在唐以上、是楷法兼篆分者、惜姓名未著、其源出自興和年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而制之以雅、故為勝耳、余收金石文數百種、除彝器款識、惟此為金耳、（金石史）

景雲二年九月、睿宗御書、今在西安府鐘樓上、初唐人作字

尚有八分遺意、正書之中往々雜出篆體、無論歐虞諸子、即睿宗書亦如此、猶之初唐律詩稍似古風平仄不甚穩順、開元以後書法日盛而古意遂亡遂以篆楷為必不相通分為兩部然而雲之从出宮之从己象之从勿靜之从自處之从业鼎之从析书益之从横非此皆見行於今代者而不察其為篆也詩篇書法日以圓熟而俗筆生焉亦世代升降之一端矣（金石文字記）

唐真源觀鐘銘

明皇撰并八分書天寶三年六月（金石錄）

唐明皇書太子亨題亳州（金石略）

唐通元觀銅鐘銘

開元十五年陳郡袁懷先撰（輿地碑目）

唐紫極觀鐘銘

饒州紫極觀有唐鐘刻銘其上曰天寶九載前監察御史貶樂平尉李逢年銘鄉貢進士薛彥偉述序給事郎行參軍趙從一書（容齋隨筆）

唐紫極觀鐘銘二

在饒州天寶九載上官經野文（輿地碑目）

紫極宮鐘銘沙門大紀書（墨池編）

唐曲阿縣奉鄉觀鐘銘

般度善正書開元間齊書曲阿縣奉鄉觀鐘銘（書史會要）

唐常覺寺銅鐘銘

天寶四載袁迴撰并八分書（金石錄）

唐寧照寺鐘銘

右武盡禮筆法精勁當時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稱之見於文字者豈其工書如盡禮者往〻皆是特今人罕見爾余每得唐人書未嘗不歎今人之廢學也（集古錄）

唐居士武承恭撰文林郎武盡禮書寺僧鑄大鐘以景龍三年立此銘（集古錄目）

景龍三年邢州（金石略）

唐太清宮鐘銘

馮宿撰柳公權行書太和五年十二月（金石錄）

唐永泰寺鐘銘

大歷元年崔巨撰秀集書（金石錄）

唐萬年寺鐘銘

魏大空書（碑帖考）

唐護聖寺鐘銘

龍紀二年節度使顧彥暉銘（輿地碑目）

唐南山寺題鐘

龍紀元年（輿地碑目）

唐銅柱

貞元四年嶺南都護本管經略使馬總於漢所立銅柱之處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舊唐書馬總傳）

唐鐵馬鞭刻字

鐵馬鞭長慶二年義成軍節度使曹華進獻曰得之汴水有

[illegible]

字刻云貞觀五年尉遲敬德李昌符詩云漢將臨沅得馬鞭

鄂侯名字蘚雖鐫（李昌符詩集）

南唐銅牌篆

沈彬將葬穴其處乃古冢也其間獲一銅牌上鐫篆文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爇留待沈彬來（江南野史）

南漢銅佛識

昭州光孝寺銅佛一軀五代偽劉時所鑄後有識云維大漢大寶四年（輿地碑目）

吳越武肅王鐵券

唐遣中使焦楚鍠賚鐵券至券文曰維乾隆（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判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德懋策勛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偽為昏鏡水狂謀惡跡漸染齊人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氣祲清其化也疫癘休征於越於囿途之上師無私焉保

[illegible]

餘杭於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奬王室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板（版）中以誓辭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王謝表曰臣鏐言伏承恩旨賜臣金書鐵券一道恕臣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illegible]券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鐫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逮及束

髮每自揣量是何功恭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懷初護末豈期初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渥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不死雖君親烏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為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東此而賈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十國春秋）

楚銅柱文

楚武穆王阮威服諸蠻于溪州界立銅柱為表高丈二尺命李弘皐銘之弘皐為文曰粤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

楚王名天策府學士弘皐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緒綿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于南夏者乎今五溪賴寧群師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或昭恩德敢繼前烈為吾紀焉弘皐承教濡毫敬載厥事蓋聞牂牁接境五溪遺風上古以之要服中世漸爾羈縻部號溪夫相名姎氏漢則宋均父筆靖溪山唐則楊興師遂開辰境通來豪右時從陸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己溪州彭仕然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恩立威識恩知勸故能立三四代長百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必不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間隙俄至動搖王每示含弘常加姑息漸為邊患深入郊圻擾掠耕桑侵暴辰澧疆吏告逼郡人失寧非萌作偽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大創丕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猷纘武穆王之令謨冊命吾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聲名又當昭泰眷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切命土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勍率諸部將士以偏師鉦鼓之聲震

動溪谷彼乃棄州保險結阻憑高惟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勍虔遵廟筭密運神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莫通糧糗乏轉輸之路　因甘矜恤彭師暠為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携崇虎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為乃依前奏授彭仕然溪州刺史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員錫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于平岸溪之將佐銜恩向立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鍔士無告勞肅清五溪震讋百越居平濃理保乂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流湍勿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德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垂予子孫庇爾族類鐵碑可立可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弘皐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辭曰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誕今鑄柱庇群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平我師輕躡如春冰溪人畏威思納質棄汗歸

朝求立誓（石山記作淺山畏威乃感惠納貢歸朝永立誓今從廖道南楚紀）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十國春秋）

宋賈似道祭器銘

賈師憲丞相祭器銘曰唯景定三年正月乙丑詔太傅丞相賈公似道奕世勲勞再造王室其賜家廟于行都乃作俎豆俟奉時薦萬子孫永寶之余嘗得其一器其銘如此（志雅堂襍抄）

廖瑩中酒器銘

賈師憲庚申歲自江上奏功而歸凡其家從行諸客皆推恩賈廖郡玉瑩中以從戎之勞轉官之外復特賜黃金百兩廖

遂用之鑄匜盤以為酒器且俾楊尚書平舟棟作篆古勒銘于器云皇帝御極之三十七年國有大功一相為駢曰余瑩中與適節旃余定手扶余從手牽白公何以敵脇是穿奇勝單坪受降馬前公一何勇敵一何恐余託濟南公飯余共損漢倒江一洗膻渣彼徒羨矣公歸余從內金唯精上賞唯重文昌孫子是寶是用誰其銘之史臣楊棟余嘗得銘墨本因又書之（仝上）

南漢光孝寺鐵塔文

廣州府光孝寺有鐵塔一乃劉鋹所造上有文曰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敕有司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七層并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　有慶祈鳳歷無疆萬方咸底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善資三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讚謹記後列中宮姓名（池北偶談）

武林鐘鼎文

淨慈寺鐘洪武十一年十一月造宋濂銘（芝園後集）

尊勝寺鐘舊在鳳凰山尊勝寺淳熙改元曾覿篆銘（客杭日記）

上天竺鳴陽樓鐘舊在寺左鐘樓刻紹興七年二月鑄賜住持慧如管領明成化間從懸鎮海樓（天竺山志）

開寶仁王寺鐘在七寶山寺內刻端平元年尚方鑄賜

唐鐘舊在三茅寧壽觀唐常州澄清觀女冠王玉仙造河東薛泚銘紹興中賜於觀後從入禁中（咸淳臨安志）

宋鼎舊在三茅寧壽觀宋孝建元年八月作有銘紹興中賜於觀（咸淳臨安志）

金塗塔舊在鳳凰山錢武肅王宮中其文用金錯（朱彝尊金塗塔跋）

鐵井闌在六和塔錢武肅王刻八卦於上（吳越備史）

淨慈寺鐵鍋在寺內有禎明二年造題款（西湖志）

西天元興寺鐘題名（右鐘在烏龍廟）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

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和寧忠獻王脫ゝ為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時以開山住持僧西天髙達摩寔理板的達之請于延祐乙未春三月建西天寺至正壬辰燬于火戊戌王之子儀同三司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頒行宣政院事節制諸軍便宜行事達識帖睦兒顧瞻感慨捐俸爲創以繼先制更扁山曰清平寺曰西天元興同祈皇帝萬歲皇后齊年皇太子千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提點僧公哥古魯住持智明普照大師依仁屹刺識已講主監造朝列大夫同知浙江東道宣慰使司副元帥于應辰大元至正

十八年十月初三日置

書史會要云達識帖睦通字九成康里人官至江浙行省封太尉知讀書能詩大字學釋溥光小字殊有骨力

屬太鴻元西天元興寺鐘題名跋云西天元興寺在吳山西南清平山之東与鳳凰山相接宋故宮芙蓉殿止元仁宗延祐六年己未江浙行省中書左丞相贈太師和寧忠獻王康里脫ゝ為西僧高達摩寔理板的達建初扁曰西天至正十六年壬辰燬于火子達識帖木邇仍為是職捐俸爲創以繼先志扁山曰清平寺曰西天元興寺僧公哥古魯依仁屹刺識已等題紀其事於鐘上蓋鑄鐘之年即創寺之年也按元史康里脫ゝ世祖時入宿衛於武宗仁宗有定策功曾輔武宗為中書右丞相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出為江浙行省左丞相開杭城通江河以便商旅明詩復齋作元史闡幽惜其澤不廣于天下而獨被于吾浙賢相不盡其用仁宗之過也其子達識帖睦邇以至正七年來為行省平章兼知行樞密院許以便宜行事是時江淮盜起便為達識帖木邇者解和民人訓練軍實繕城池以固圉延將材以禦敵收苗軍之用而撫以威信識淮張之詐而討以大義則紅巾可無躪浙之虞

白駒可無據杭之禍奈何賄賂滋彰庸懦滋甚始則倚完者為重以拒士誠終則受士誠之欺而殲完者卒致藏者沸狼禾中飲鴆生無功以報國死何面以見父烏在一寺之建能繼先志耶晉禮部師泰玩齋集有建寺碑載高達摩寔理板的達居山中久一旦拂袖去莫知所之後有見之泰隴間者蓋已百餘歲矣達識帖睦邇重建時又於殿左翼屋西楹奉祠先生到雨供祀皆可補此記之缺夏大理時正成化杭州府志云宋故宮寢殿基為尊勝寺和寧門基為般若寺後殿基為小仙林寺垂拱殿基為報國寺与元興而五至正壬辰

七月冦至郭万户乞羅木橋東營与對敵市民咸登望江亭以觀冦退命軍士焚之是寺之燬即至正十六年士誠逼杭達識帖睦邇棄城潛遁時也既燬而鐘僅及期月士信且拆白塔以築城五寺又遂湮矣今遺址已不可考獨鐘存萬松嶺烏龍社廟中題字陽文在欒間上下俱鑄作篆古字吾友丁處士敬身拓得墨本命予考證予嘗登鳳山之原空林習井綱同蒼凉不謂鐘簴尚留兩朝廢興之感備焉故為之書

雲雷文　黃目　弩機銘

禮書言罍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器祭中畫雷有作

鬼神伐鼓之狀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為飾如己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回者雷字也古文回為雷象回旋之聲其銅罍之飾皆一己一回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罍字作櫑蓋古人以此飾罍後世字失傳耳（夢溪筆談）

禮書所載黃彝乃畫人目為飾謂之黃目予遊關中得古銅黃彝殊不然其刻畫甚繁大體似繆篆又如欄楯間所畫回波曲水之文中間有二目如大彈丸突起煌〻然所謂黃目也視其文髣髴有牙角口吻之象或謂黃目乃自是一物又予

昔年在姑熟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銅鉦刻其底曰諸葛士全茖鉦茖即古落字也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將名耳鉦間鑄一物有羊角頭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時術士所畫符傍有兩字乃大篆飛廉字篆文亦古怪則鉦間所圖盖飛廉也飛廉神獸之名淮南轉運使韓持正亦有一鉦所圖飛廉及篆字與此亦同以此驗之則黃目疑亦是一物飛廉之類其形狀如字非字如畫非畫恐古人必有深理大抵先王之器皆不茍為昔夏后鑄鼎以知神姦殆亦此類恨未能深究其理是必有所謂也（仝上）

鄆州發地得一銅弩機甚大製作極工其側有刻文曰臂師虞士耳師張柔史傳無此色目人不知何代物也（仝上）

古器說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焉後世由漢武帝汾脽得寶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又于扶風亦得鼎欵識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有南單于者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者逮魏晉六朝隋唐亦數〻言獲古鼎器梁劉之遴好古愛奇在荆州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于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

者初不大以為事獨國朝來寖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公為之倡而成于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坡数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長安號多古簋敦鏡尊彜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文忠公喜集徃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録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欵由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扇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寔善書性喜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聞見者作為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

圖傳流至元符間太上皇即位憲章古始耿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攷古作宣和殿博古圖録凡所藏者為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金錢数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于是天下塜墓破伐殆盡矣獨政和間為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数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鐘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于是湖望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前代嘗有旨以所藏列崇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瑣閣密窺聽臣寮訪諸左右知其為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喜於人物而百官弗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物非殊特蓋亦不収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録且累数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後又剏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等諸閣咸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尚考驗者俄遇僭亂側聞都邑方傾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敵虜嘗夫以孔父子產之

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辭牛鼎象樽之規模龍瓿雁燈之典雅散落不存言之可為吁邑至于圖録規模則班、尚在期流傳以不朽云作古器說（鐵圍山叢談）

李伯時好鍾鼎古文奇字

李伯時公麟雅好鍾鼎古文奇字自夏商以來以先後次第之聞一器則捐千金不少靳所蓄日富俱為圖記蔡天啓嘗得商祖丁彝李尤寶愛因作詩以贈云上追虞姒亦易爾下者始罷周秦間造端宏大可畦絕徃〻世俗遺譏訕益寔録也（能改齋漫録）

跋瞿公巽所藏古器

周秦古器銘皆科斗文字其文章爾雅朝夕玩之可以披剥華偽自見至情雖戲弄翰墨不為無補（山谷題跋）

古器篆刻

劉原父技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蹟宛然所謂金石刻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鳥跡自然之狀宗室仲忽李公麟收購亦多余皆嘗賞閱如楚鍾刻字則端逸遠爲秦篆咸可冠方今法書之首（襄陽志林）

安州所獻六器銘

右六器銘重和戊戌歲安州孝感縣民耕地得之自言于州州

以獻諸朝凡方鼎三圜鼎二甗一皆形製精妙款識奇古按此銘文多者至百餘字其義頗難通又稱作父己父己實彝若非商末即周初器也（金石錄）

古器辨

鼎屬七甲鼎乙鼎非鼎乃甗也益甗之類丙鼎中有人形蓋古子孫字丁鼎戊鼎中文製兩目之間非鼻乃父字耳上兩目乃古瞿字蓋其人曰瞿父也己敦也古盛黍稷器儀禮所謂金敦非鼎也庚此漢人香爐耳非鼎也鍾屬四其三是鍾最後丁號者柄差長當是鉦也尊爵屬四甲是卣中尊也中有人形亦古子孫字乙爵也文曰祖甲丙爵丁爵鑑二甲其文曰仙山並照智水齊明花朝艷彩月夜流明龍盤五瑞鸞舞雙精傳聞仁壽始驗銷兵文體乃唐人鏡其澧製亦不甚古乙銘曰青羊作鏡四夷服多賀國安人民（一字不明）胡虜殄滅天下得一兩暘節五資（上二字不明）長保二親（下一字不明）凡三十字內有三字不明乃此漢鑑勝前一鑑遠甚註云乙銘不可曉致之博古圖漢有青蓋鑑銘青羊作青蓋又宜子孫鑑銘五資作五穀熟（東觀餘論）

鍾鼎銘識

三代鍾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款識唯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多茫昧難讀說者以為古文質朴三盤五誥雖詰曲聱牙尚可精求其義自武王周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祭射侯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衛禮至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予敢止孔悝鼎銘曰六月

丁亥公格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觧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扶風美陽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諸銘未嘗不絜然何為傳于今者無緒乃爾漢去周未遠武宣以來郡國每獲一鼎至於薦告宗廟郡臣上壽竇出憲征南單于遺以古鼎容五斗其銘同仲山甫鼎其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憲乃上之蓋以其難得故也今世去漢千年而器寶之出不可勝計又為不可曉已（洪适）

石本古器物銘

右石本古器物銘余既集録公私所藏三代秦漢諸器欵識略盡乃除去重複取刻畫完好者得三百餘銘皆模刻于石又取墨本聯為四大軸附入録中近世士大夫間有以古器銘入石者然往〻十得一二不若余所有之富也（金石録）

鍾鼎字書

鍾鼎篆韻七卷皇朝薛尚功集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書所録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　考古圖十卷皇朝呂大臨撰裒諸家所藏三代秦漢尊彝鼎敦之屬繪之于幅而辨論形制文字　博古圖說十一卷皇朝黃伯思撰　宣和博古圖三十卷皇朝王楚撰集三代秦漢彝器繪其形範辨其欵識增多於呂氏考古十倍矣　鍾鼎欵識二十卷皇朝薛尚功編考古博古之類也然尤為詳備（晁氏讀書志）

薛尚功欵識法帖十卷（尚功字用敏錢塘人僉書定江軍節度判官廳事）碑在江州署中亦有翻刊者字加肥　薛尚功重廣鍾鼎篆韻七卷江州公使庫板一卷象形奇字一卷　王楚鍾鼎篆韻七卷衡州本字火所出在薛字前　呂大臨考古圖十卷有黑白兩樣（學古編）

古銅器

宋高陽張世南宦遊紀聞云辨傳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辨古器則有所謂欵識臘茶色朱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為真古其製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饕餮蛟螭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蟾兔雙魚蟠虺如意圓絡盤雲百乳鼻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

獸足夔足百獸三螭從草瑞草篆帶（註錄于後下同）星帶（有註）輔乳（有註）碎乳（有註）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鶚耳壺之類是也

篆帶若蚪結之勢　星帶四旁飾以星象　輔乳鍾名用以節樂者　碎乳鍾名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

如有欵識則以欵識名如周叔液鼎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有註）鼎尊罍彝舟（有註）卣瓶爵斗（有註）巵觶（有註）角（有註）桮敦簠（有註）簋（有註）豆獻（有註）錠（有註）斝觚鬲（有註）鍑（有註）盉（有註）壺（有註）盦（有註）瓿（有註）鋪（有註）壂（有註）鑑（有註）匜（有註）盤洗盆鋗（有註）杅磬錞鐸鉦（有註）鐃戚鐓（有註）奩鑑（即鑑）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筆杖頭蹲龍（有註）鳩車（有註）提梁龜蛇硯滴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槩難於盡備然知此者亦思過半矣

鍾大曰特中曰鎛小曰編　舟類洗而有耳　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也有攀蓋足類壺　斗有耳有流有足流即觜也　觶之豉切酒觴也　角類爵而無柱　簠其形方簋類鼎而矮蓋有四足　獻牛偃切無底甑也　錠徒徑切又都定切　鬲形制同鼎漢志謂空足曰鬲　鍑才有切玉篇云似釜而大其肯類小瓮而有環　盉戶戈切又胡卧切盛五味之器也似鼎而有蓋有觜有執攀　瓿蒲後切類壺而矮　鋪類豆鋪陳薦獻之義　壂類釜　鑑盛水器上方如斗鏤底如風窓下設盤以盛之　匜代支切沃盥器　鋗呼玄切類洗玉篇云小盆也　鉦類鍾而矮　鐓飾物柄者　蹲龍宮廟東輿之飾或云闌楯間物　鳩車兒戲之具　壺其類有四曰圓曰匾曰方曰温　盦於含切覆蓋也似洗樣而腰大有足有提攀

所謂欵識乃分二義欵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

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間歲月寖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為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制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為真古器也

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古鍾鼎彝器辨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作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嘗見夏琱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欵以其刻畫者成凹

也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痕則是偽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為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為水土蒸潤亦盡至有鉏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硃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煑之良久斑愈見偽者以漆調朱為之易辨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上古銅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偽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所謂識紋款紋亦不同識乃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鍾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用楷書唐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蹇字其字凹入也漢已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為決非三代物也款乃花紋以為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古人作事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

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細如髮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宛〻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淺深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為三也今設有古器款稍或模糊必是偽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偽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生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釅醋調細碙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臘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稍緩即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為水銀所匱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鬨不能逃識者之見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為非但辨其體制款文顏色臭味足矣

夫二書之論銅器固已粲然具備然清修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錄以求其源委如薛尚功款識法帖及重廣鍾鼎

說七卷者宣和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俅嘯堂集古錄黃睿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等書皆當熟味編參而斷之以經庶可言精鑒也（輟耕録）

呂氏考古圖叙

考古非玩物也六一翁劉邍父翁年捕摭至趙明誠金石集錄浩如煙海夏彝商簋紀甗秦匜鑄物肖形俾今人智巧營之未必不更精麗奇偉徬以典刑峻嚴辭語靜深相去不知迥隔幾屢凡物興替各有時鼎淪而泗水波劍藏而牛斗射其間人力不容穗雖然其器亡其書存可也器之實傳或變書之流傳匪窮汲郡呂公裒諸大家所藏尊卣敦盉之屬繪為巨編兵後多磨滅吾弟異備又廣呂公好古素志屬羅兄更翁臨本且更翁刻以傳世并採諸老辯證附左方用心良苦世俗爭嗜畫至狀蟲魚花草畫雅知愛誰肯掛眼是器凡格把玩真若是身周旋揖讓三代間奇哉維先秦器物標綴典尚多安得摸取曲阜之履岐陽之鼓兌戈和弓封父繁弱輯為全書時〻觀覽并滌胸次俗氣　大德己亥冬至古迂陳才子謹題

予嗜古凡花卉泉石遊心經目間冥搜歷覽未盡留意及得先

秦璽洗鋗釪奇物多珍襲不釋手偶閱汲郡呂先生舊輯考古圖十卷慨慕古先聖賢制作大意真若隔世胃次芥蒂不能屏棄命友臨本刊誤刻傳且採諸君子辯證附其下或嗟予刻精蜀狗之器者予曰物生而有象物成而有器〻即道〻即器本不相離也輪輿軫輻寓天地也權衡斗量寓律呂也深衣十三幅寓朞而閏也錯然而陳維理之存敬寄而虛維德之居豈徒器乎哉是以觀湯盤者知日新之義觀周杖者知嗜慾之失觀叔向讒鼎者知昧爽丕顯之勤聖賢君子或因是洗心若都為器則世方熙〻攘〻與接為構古道且弗責而爭但器乎爭刻此以淑好古者　大德己亥陽復日茶陵陳翼子翼甫識

古禮器圖象統譜宣和而呂與叔考古圖創作元祐間寔標赤幟探江海而遺河漢謂翁本何余既序刻宣和圖譜爰溯本始並鐫是編蓋參兩譜或器一而欵殊或文同而釋異或彼爭而此合或後略而前詳要以古文簡奧時代遞遷數千載之下諸賢懸解一一獨鑒辟則鈞天廣樂五節相宣各成條理寧渠規止大韶遂替英莖可勿奏乎且考古未多洗玉池所藏玉玩暨秦漢鐙爐諸品又博古所無者豈宣和抹搬爾

邪將後贊衰廣有是也刻戊輒并数言首簡諸具博古序中

不復論次新都汪昌業識

薛尚功摹鐘鼎彝器欵識真蹟跋

鍾鼎欵識法帖二十卷趙孟頫鑒定

集金石錄者多矣尚功所編尤為精詣況其墨蹟乎予舊於山陰錢德平家屢閱之誠奇書也至正元年十二月甲子鑒書博士柯九思書於吴氏遊學齋

錢塘薛尚功摹集三代彝鼎欵識文凡廿弓較其器之墨跡筆精墨妙過之又其討論有出於博古考古諸書之外前輩博

雅精詣如此彼囿而不學竊好古之名自比於米顛者得不有媿方外張天雨老學齋觀

予讀薛尚功集古金石文嘗歎其博又見謝長源所收尚功寫本乃知金石刻僅得其半而寫本字畫為精夫學至於博而精豈特論藝文而已至正元年後五月廿二日臨武幹玉倫徒克莊在武林驛書

嘯堂集古錄

景春沈君居樂圃坊與余同里閈且嘗同游可村賀先生之門一日過景春所居出嘯堂集古錄見示嘗試觀之由秦以前三代之器若敦槃尊彝鼎鍾甬推之屬無所不有每列一器必摹其欵識而以楷書辨之刻畫甚精好不類刊本讀之者文從字順如游商周之庭而寓目焉可謂奇矣坐客皆嘖、稱歎予謂景春平生寡嗜慾酷好收書有别業在閶門西去城僅数里景春嘗居之人有挾書求售者至必勞來之飲食之酬之善價於是奇書多歸沈氏集古錄其一也昔人有以千金市馬者得駿骨與五百金逾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景春嗜書與昔之嗜馬者何以異哉吴中多好古博雅君子將以載酒問奇字者踵門而來景春不寂寞矣客曰然請

書之元統改元十一月廿又六日吴郡千文傳題

六藝之一錄卷第十七

錢塘　倪濤　撰

金器款識

宋呂與叔考古圖（已見者不録）

考古圖記

莊周氏謂儒者逐迹喪真學不善變故為輪扁之說芻狗之喻重以漁父盜跖詩禮發冢之言極其詆訾大學不知變信有罪矣變而不知止於中其敝殆有甚焉以學為偽以智為鑿以仁為姑息以禮為虛飾蕩然不知聖人之可尊先王之可法克己從義謂之失性是古非今謂之亂政至於坑殺學士燔爇詩書盡愚天下之民而後慊由是觀之二者之學其害孰多堯舜禹皋陶之言皆曰稽古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古者雖先王之陳迹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迹也制度法象之所寓聖人之精義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不得變者豈芻狗輪扁之謂哉漢承秦火之餘上視三代如更晝夜夢覺之變雖遺編斷簡僅存二三然世移俗革人亡書殘不復想見先王之緒餘至人謦欬不意數千百年後尊彝鼎敦之器猶出於山巖屋壁隴畝墟墓之間形制文字且非世所能知況能知所用

乎當天下無事時好事者蓄之徒為耳目奇異玩好之具而已噫天之果喪斯文也則是器也胡為而出哉予於士大夫之家所閱多矣每得傳摹圖寫寖盈卷軸尚病窾啓未能深考暇日論次成書非敢以器為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　元祐七年二月汲郡呂大臨記

庚鼎　辛鼎　癸鼎（廬江李氏）　欵識題跋俱見前

晉姜鼎（臨江劉氏）　集古録作韓城鼎　欵識及劉原父釋文俱見前

太常博士豫章楊南仲釋

隹（惟）（古字多省偏旁鄭司農說周禮云四者書云但為義又云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位為立是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隹（同上）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叚（敢）（今作敢者籀文者進取也从叏故叏敔為敢）妄寧巠（經）[illegible]（疑雝）明德宣𨛫（疑鄙者隸作邲）我猷用[illegible]匽辝辟娒（疑作毋[illegible]从女而象乳子形故疑為毋而繇讀為繇）[illegible]久光剌虔不墜（疑冢字讀為墜）譜（諸）（魯字古作表即旅字古文旅作來而省者字用宋為敎蓋古文魯旅省二字通用故疑為譜）𨘋（覃）享（享）自（師）辥我萬民亂遷我沪（疑昜字昜者篆文蜥蜴形故疑為昜而讀為錫賜皆以敹假借也）囟（囟或鹵字者中象鹽形象胃中穀形故疑囟胃二字）胃（胃上）賷千兩勿灋文侯顯令昪（疑畀字畀者从斗在甲下廾今但用左古者尚右玆斗在甲下為畀故昪疑為畀不忠借為俾讀）事毋（疑）

字讀為貫毋音冠象穿貫寶貨形貫字从二串或即毋字今

毛詩有串夷字俗用為串穿之串說文不載豈非串字之省

也故疑徧通九从辵彳贊為貫衜故字多通用陟征錄字疑鯀湯醴叔受父吉金用乍

作寶尊鼎用康㬩疑兩夏字古語二字相屬者多為一字書之若秦鐘銘有小子字亡方回方之字

是也由古两字故疑為两字𡚱綏讀為綏說文無妥字蓋古綏字省小其從相承讀如婑故疑為綏褱綏

切為于晉姜用旂疑旂字讀為祈旂音假若鼓文皆作斤古之旌旂悉載於車故疑斬即旂字而从

車借讀為祈近嘗有得鼓蓋田者二銘皆用鄭万考馬之文故知然也綽綰眉疑釁字讀為眉壽今䀦為許刃而釁

芑之釁音門用之為𧶬詩鳧鷖在亹文者為亹易係辭文讀如尾亹門尾眉𧶬相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徐鉉所謂如

㠯亦音留亹亦音門乃辭音仍它皆做此是也主亹眉古亦同音故秦鐘銘亦有此字壽均璧𠬪為

為者毋從也从爪而象其形故疑為爲丕杯萬年無疆疆用高享用德眈字疑允

書所無而於文勢宜為允蓋用刪省較也係囟其孫子舊是利

𠂤字不可識者猶十一二今皆所不傳以小篆參求之不

能彷彿以今擬之其間或當時書者鑄器者不能無謬誤矣

公誠鼎（臨江劉氏）　集古錄作商旅鼎　款識見前

按惟王十有四月古器多有是文或云十有三月或云十有

九月疑飼王居憂雖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也呆（款識作保）誰或

宮名如西雝之類集古云雝公不知為何人原父謂古丁字

通用蓋古字簡略以意求之則得爾（款識丁作于）

蕢鼎（秘閣）　款識見前

右銘一字古蕢字全象蕢形疑人名若公孫蕢之類周景王

十三年鄭獻公蕢立

娟氏鼎（河南）　款識題跋俱見前

東宮方鼎（扶風乞伏氏）　款識見前

王子吳飤鼎（河南文氏）　款識題跋俱見前

宋君夫人餗釪鼎（秘閣）　款識見前

按釪字疑作鈃者王子吳飤鼎从鼎此從金又干字與幵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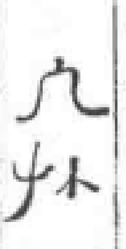
筆畫相似而不類亦未可考

乙鼎（河南文氏）　款識見前　鍾鼎款識作商乙毛鼎

按鼎銘乙下一字不可識考其形制文字及所從得蓋商器也

饕餮鼎（鄭卲寶氏）　鍾鼎款識作商象形饕餮鼎　題跋見前

丁父鬲（廬江李氏）



孫（丁父）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有半深三寸二分徑四寸有半容二

升銘三字　李氏錄云爾雅款足曰鬲此器自腹所容通足

間若股髀然三體合為一丁父所作商器也鏡叔鬲及秘閣

所藏二周鬲有間足為款者有自下空為款者皆圜而不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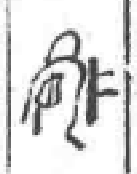
三體與此火異

父己鬲（京兆呂氏） 款識見前

魏叔鬲 款識見前

某父鬲（河南張氏） 款識見前

匕旅鬲（河南文氏）


（按周㒒功敦銘內鴻字工作匕疑此作工旅鬲）

右得於京兆高一尺深五寸八分徑四寸容五升銘二字

按此器銘有匕字李氏所藏父己自有非匕乃其半皆不可攷古文鐘字作非似以近之形制有款足故名曰鬲其文皆隱起作獸面亦饕餮象然有柄有流流口作牛首蓋有連環系

于柄與他鬲小異

周伯熟父圜旅甗（內藏） 鐘鼎款識作伯溫父甗款識見前

仲信父方旅甗（內藏） 款識題跋俱見前

庚甗 款識見前 鐘鼎款識作南庚甗

按古甗皆下體連鬲此器殊小銘文（庚午為應妙夔）惟辨字不可訓

釋

散季敦 款識見前

以太初歷推之文王受命歲在庚午九年而終歲在己卯書曰惟九年大統未集武王即位之四年敦文曰惟王四年蓋

武王也是年一月辛卯朔書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二日也旁死魄是歲二月後有閏自一月至八月小盡者四故八月丁亥朔與敦文合武王之時散氏惟閎宜生季疑其字也

㝨敦（臨江劉氏） 款識見前 跋語與博古圖同

郉敦（一臨江劉氏 一京兆孫氏） 款識見前

按此敦二器同制同文則知古人作器勒銘非一物器器皆有是銘也郉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為古考作祭器也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弟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晉射從木） 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

室者皆謂之榭（爾雅云） 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咸僖公之比二傳云藏禮樂之器非也後有戠敦云王格于太室牧敦云格大室亦廟也古者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祭之且獻君行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毛伯內門立中庭右祝郉者毛伯執政之上卿也入廟門中其庭立祝與郉皆在其右也王呼內史策命郉者內史掌諸侯孤卿大夫之策命也王曰者史執策皆王命以告郉也亦芾同見牽黃鑾旂所

錫車䡅𠧟黃者馬齊色也部拜稽首用作皇考龔伯寶尊敦者所謂受書以歸奠于其廟也此策命之禮所圖器多有是辭故詳釋之 按集古作毛伯敦云劉原父致按其事謂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此云宜榭為宣王之榭則非矣

伯庶父敦（臨江劉氏） 欵識見前

按此器稱王姞舟姜稱姞婦辭也王姞夫之母也作器者乃庶父未詳或謂王姞者王父之姊妹然王父姊妹當從人屑則有歸宗又殤祔祭可也亦不容制器以祭

周敦（內府藏） 鍾鼎欵識作幸辟父敦 欵識見前

雁侯敦（扶風伏氏） 欵識見前

按雁古鴈字謂雁侯或其名字婦人以字配姓如伯姬仲子之類此云姬遺母者（疑）雁侯之妾母遺必字也姓加字上與伯姬仲子不同母字又在其下不知何義

虢姜敦（咸陽王氏） 欵識見前

伯百父敦（臨江劉氏） 欵識見前 博古圖作周姜敦（作伯同父敦） 鍾鼎欵識

按此敦與諸敦形制全異厺一作囧蓋一作目皆當作百字

中言父旅敦（臨江劉氏） 言作㦰 博古圖作仲㐭父 欵識見前

戠敦（河南張氏）（廣韻戠之翼切） 欵識及題跋前半俱見前

蔡傳士華云晉文公城濮之戰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而敦文有曰楚徒者乃以楚之徒兵錫之禮諸侯不相遺俘天王得以錫侯國

牧敦（京兆范氏） 欵識及題跋前半俱見前

司服所掌五冕無虎冕先儒釋虎之章宗彝為首宗彝有虎蜼（音誄）故謂之虎以是考之虎冕即虎冕也如荀卿云天子山冕山冕即龍袞也有山龍之文故或曰山冕或曰龍袞皆舉一物以名其服

己丁敦（曾氏） 欵識見前

叔高父旅簋（臨江劉氏） 欵識見前 以旅字集古錄作賛

寅簋（睢陽王氏） 欵識見前

師奐父旅簋（一河南張氏 一開封劉氏） 欵識見前 博古圖作師寏父簋

小子師簋（丹陽蘇氏） 欵識見前 博古圖作太卹望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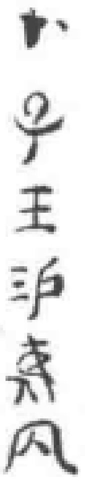
太公缶（內府藏） 欵識題跋俱見前 鍾鼎欵識作太公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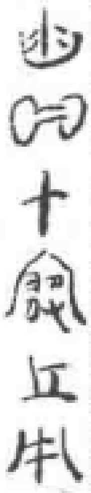
弡中匜（臨江劉氏） 集古錄作張仲医 諸俱作弡仲賈医 廣川書跋東觀餘欵識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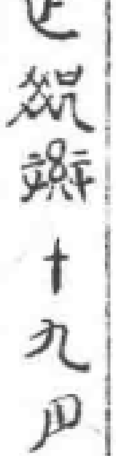
史剢匜（青壬乇伏氏） 扶風 欵識見前 鍾鼎欵識作史梨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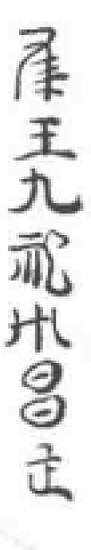
杜嬬鋪（盧江李氏） 款識題跋俱見前（博古圖作劉公鋪鍾鼎款識作劉公簠）

商兄癸彝（潁川韓氏）


丁子王錫〇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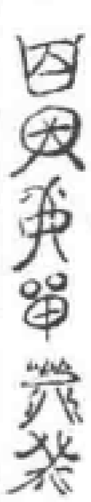

中貝十 公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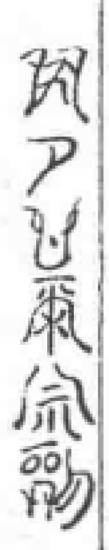

作兄彝十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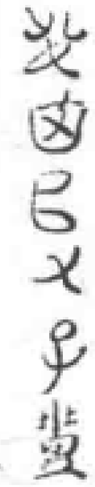

惟王九祀世昌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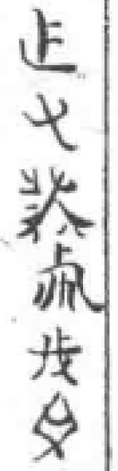
右得於鄴高七寸腹徑三寸有奇口徑火差蓋底皆有銘〻皆廿有六字 按河亶甲居相即鄴郡其文又稱九祀為商器無疑云兄癸者商以兄弟相及之辭也故祀其先王或稱祖如祖丁自之類或稱父若父辛旅彝之類或稱兄若此彝之類商人質無謚皆以甲乙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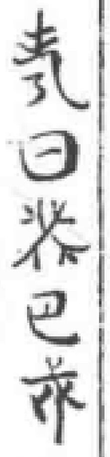
單𢍉癸彝（河南張氏）


因冥奭單𢍉癸


夙夕饗爾宗珮


〇其以父子豊


作父癸旅


考曰癸乙乃

右得於河南河清高五寸有半深四寸三分縮三寸二分衡三寸九分銘二十九字 按此器與商癸彝相似以有提梁今不存初河濱岸崩閒得十數物今所存者此彝外尚有五物形制多不同今列于後皆曰單作從彝疑五物者為此彝陪設故謂之從彝以器不著其名故皆附于後又有𢍉字當作𢍉蓋隸古字筆畫必有火差（音跛又音閒）愚按廣韻𨑳子下但作駩同字下都同當止音同

單𢍉從彝一（河南張氏 若方鼎而無足）

單𢍉從彝二（同上 若甗而無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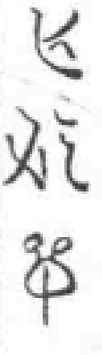
單𢍉從彝三

單𢍉從彝四（盧江李氏 與伯致盉同）

單𢍉從彝五（河南張氏 乃甗而有跣底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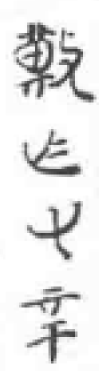
以上款識俱見前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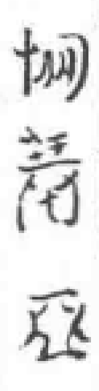
單從彝（東平榮氏）


乚作剐從𢍉單

右得於河南河清高六寸一分深五寸一分徑五寸有半容二斗二合銘三字

父辛旅彝（秘閣）


與作父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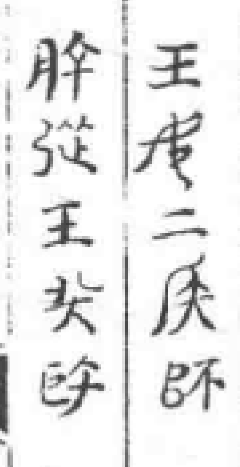

旅彝亞

按此器與單彝父癸彝相類兩耳之間皆犬首為飾公食大
夫禮云士設俎魚右牛南腊腸胃亞之亞也在正俎之次則
此彝之設亦在其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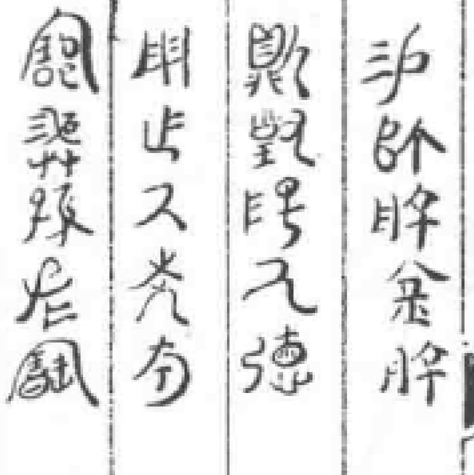
單伯彝（河南文氏）　款識見前　鍾鼎款識作畐伯彝

按此器與諸彝小異兩耳及腹間為鼻皆有垂環文有[illegible]字
从三口而一畫在下不知何字或云為品字

師艅象彝（睢陽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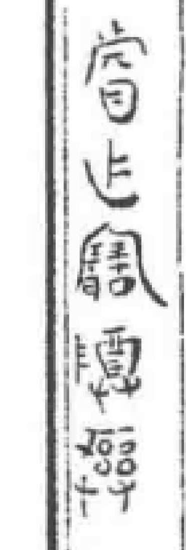
王汝工侯師
艅從王然夫（鉏）



錫師艅金艅
則對揚乃德
用作父文考
寶彝孫子寶

右得於京兆高六寸七分深五寸三分徑六寸二分容二升
七合銘三十有二字　按此器略如今禮圖所載其腹文為
象禮有象尊而不聞象彝攷記有脫畧

鬳彝（新平張氏）（鬳與盧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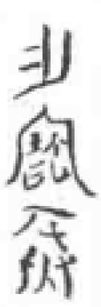


盧作寶尊彝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有半徑七寸四分容五升七合銘五
字

五彝（新平張氏）　款識見前

帚彝（廬江李氏）



作寶彝

右得於新鄭高四寸四分深三寸五分徑六寸容三升六合
銘三字　按此器與鬳彝五彝相類兩耳飾以虎首蓋帚彝
也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

篆帶彝（京兆田氏）　款識見前

祖丁彝（丹陽蔡氏）　（博古圖作商瞿祖丁卣　款識見前　題跋見前）

父己人形彝（廬江李氏）　（款識見前　鍾鼎款識作子孫父己彝）

主父己足跡彝（廬江李氏）　款識見前

自祖丁彝而下三彝字純作畫象蓋造書之始其象形者如
此後世爾文漸更筆畫此便於書其文有若大小人形者蓋
謂孫與子小者孫大者子如稱子孫永寶用之類未詳若足
跡者如以𠃊又手形之為左右也李氏又有一疊為左足跡
疑古之左右字如此

虢叔彝（京兆田氏）　款識見前

父癸方彝（京兆呂氏）　鐘鼎款識作商言父癸彝　款識見前

父丁彝　鐘鼎款識作商乙曰父丁彝　款識見前

桑司徒從卣（開封劉氏）　款識見前

按此器三耳必有提梁今不存其文作盇㽞二字上从𠬞从從下字从向从比未知何字推其義當作從卣所加於比未詳樂氏為宋大夫則宋器也詩書所稱卣所以盛賜鬯也爾雅曰卣中尊也其制大於彝彝亦盛鬯如二癸彝父辛彝之類皆與卣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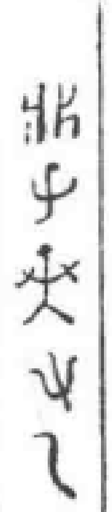
田卣（新平張氏）　款識見前

立戈父己卣（洛陽曾氏）　款識見前

持戈父癸卣（廬江李氏）　鐘鼎款識作子父癸卣　款識見前

按此器作人持戈形人如己丁敦文戈如父己卣文未詳其義

父乙卣　鐘鼎款識有子孫父乙卣文與此相似



析（常作祈）子孫父乙

按廬江李氏所藏人形父己卣文作非字又為大小二人形相重此器亦然惟改非為𣂔疑皆析子父己之文省也彼曰父己此曰父乙蓋兄弟行也

[illegible]

禾父己卣（東平榮氏）　款識見前

父己足跡卣（廬江李氏）　鐘鼎款識作足跡父乙卣　款識見前

按所圖古器有敦作父辛旅彝有單𦉢作父癸旅彝有鬲文曰父丁有彝文曰父己曰主父己曰父丁有卣文曰祖丁又有鬲文曰父己而李氏錄又記所傳有曰父甲者有曰父乙者如父丁又稱惟王六祀則凡稱甲乙以祖父加之者疑皆商器也商人尚質為其祖考作祭器者猶稱父也李氏所藏主父己彝有足跡此卣亦然疑一人所作也其形制與丁父鬲略相似

中朝事後中尊（睢陽王氏）　博古圖作高克尊款識見前

按周禮籩人掌朝事之籩醢人掌朝事之豆司尊彝祼皆用彝春祠夏禴朝踐兩獻尊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追享朝享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四時之祀惟烝嘗饋食祠禴追朝皆不饋食止有籩豆之薦故謂之朝踐詩云籩豆有踐踐行列也朝踐即朝事也其籩加麷蕡故知不饋食也既祼然後迎尸尸入乃薦朝事之籩豆而有獻此朝事所用尊也祠禴朝踐用獻尊追朝朝踐用大尊先儒謂獻為犧音娑云飾以翡翠不知何所據大尊為瓦尊即瓦大也今觀此尊

環頸飾以山、而腹文若龍虵相蟠糾謂之山尊、則追朝再獻所用、非朝事也、又非犧尊、凡大皆不可考、竊意獻尊不以為飾名尊、則斯尊也或是其物、中中者、二仲也、後中者尊在後列而居中也

按古字傳古釋作光、此釋作中、故尊名不同

名中丁父壺（廬江李氏） 傳古圖作仲丁壺 欵識見前

李氏錄云、周景王燕晉文伯尊、以魯壺用饗也周官司尊彝秋、嘗稹獻用兩壺尊、用祀也、公食大夫禮門內用兩圜壺方記曰、敬則用祭器故祀饗無用也

父丁爵（廬江李氏） 鍾鼎欵識作子父丁爵 欵識見前

己舉爵（廬江李氏） 欵識見前

主人舉爵（新平張氏） 欵識見前

中爵（開封劉氏） 欵識見前

言父爵 欵識見前

單爵（河南劉氏） 欵識見前

按此二爵與前所圖父丁以下三爵形制大同而器質火文飾士虞禮三獻主人洗受（爵受）則無足主婦洗足爵有足而無文賓長洗總（總）爵則如展之總其文在中也言父爵有足無文蓋足爵也單爵及後篆帶爵環腹有篆飾如帶蓋清爵也繐爵猶未純古如前三爵口腹閒徧為篆飾乃吉爵也

篆帶爵（雎陽王氏）

丙

右不知所從得銘一字在左柱

癸舉（新平張氏） 銘識見前

癸豆（新平張氏） 欵識見前 鍾鼎欵識作周宰姪寧豆

伯玉敦盉（河南文氏） 欵識見前

伯盞饋盦（河南許氏） 欵識李致俱見前

伯戔頪盤（河南許氏） 欵識見前

史孫鉼盤（京兆田氏） 欵識見前

按此器盤也文云作 疑古盤字象形

張伯旅匜（臨江劉氏） 欵識見前

李姬匜（河南文氏） 欵識見前

仲姞旅匜（廬江李氏） 傳古圖作義母匜 欵識見前

季姜盂（雎陽王氏） 欵識見前

走鍾（太常） 傳古圖作寶和鍾 銘識見前

遲父鍾（太常） 欵識見前

[illegible]

鄦子鐘（丹陽蘇氏）　鐘鼎欵識作許子鐘

按史記鄭悼公元年鄦公惡鄭於楚徐廣曰鄦音許靈公也

左史傳魯成公五年許靈公愬鄭伯於楚鄭悼公如楚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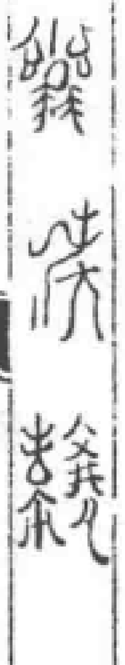
勝以是推之許靈公即鄦公鄦許文異而音則同

秦銘勳鐘（內藏）　鐘鼎欵識作周盄和鐘博古圖作秦昭和鐘　銘識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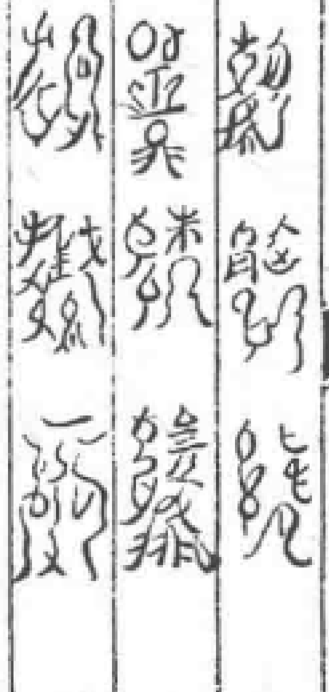
楚邛仲嬭南和鐘（眉山蘇氏）　銘識見前

甹鐘（河南寇氏）　博古圖作聘鐘　銘識見前

戈



金文象形篆



庚肩吾所謂

蚊腳旁低鵠

頭仰立者也

右得於壽陽紫金山漢淮南王之故宮度之刃廣寸半內長

四寸半胡長六寸援七寸半胡有銘六字蟲鳥書黃金文

李氏錄云考工記冶氏為戟廣寸有半內三之胡四之援（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五之倨句中矩今所度正應考工記戟胡橫貫

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也鄭氏云戈曰句孑戟一曰雞

鳴子積揷之微斜向上也揚雄方言曰句孑戟楚謂之戈王

[illegible]

[illegible]

莽時甄豐文字部六曰蟲鳥書以題幡信晉王愔文字志亦

有蟲書象形（張懷瓘書錄一段已見前夏鈎帶跋）

按呂氏所載銘文與前鐘鼎欵識字法不同未知孰是故

並錄之但此銘所載八字而跋亦云有銘六字又未知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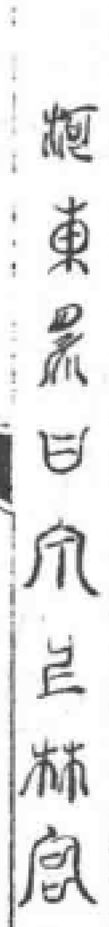
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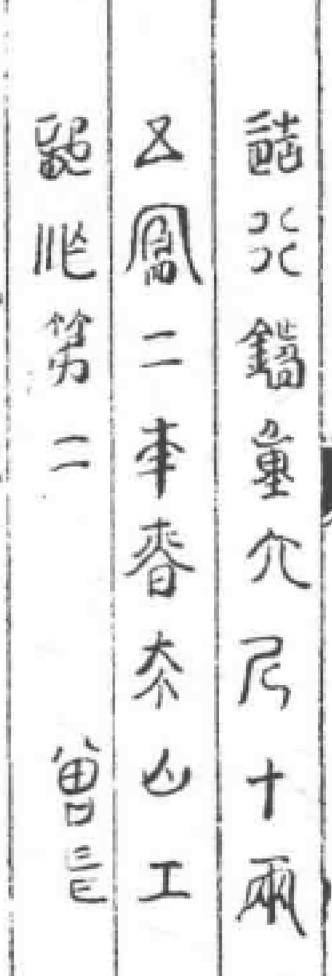
[illegible]

秦漢器

首山宮鴈足鐙（京兆李氏）　銘識見前

甘泉上林宮行鐙　銘識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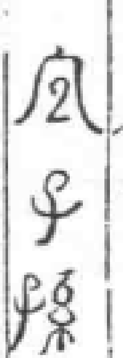
甘泉內者鐙（京兆陳氏）　銘識見前

車宮承燭盤（京兆毋氏）　銘識見前

有柄鳳𨌤鐙（京兆薛氏）　跋語見前

三　三

龍虎鹿盧鐙（廬江李氏）



二燈形制一體一有龍虎文為飾銘三字

雙魚四錢大洗（內藏）

大富貴昌宜長樂　大富貴昌宜長樂

右不知所從得徑尺有七寸深八寸四分銘七字有雙魚四

古錢菱花為飾

雙魚洗（一洗內藏二洗盧江李氏）

宜子孫

一洗不知所從得二洗得於新鄭形制與大洗同而差小皆有

宜子孫三字旁有雙魚為飾按舊禮圖云洗承槃棄水之器

其為畫水紋菱花及魚以飾之唐會要云上元二年高宗命

韋弘機營東都上陽宮於澗曲疏建陰殿掘得古銅器似盆

而淺中有隱起雙鯉之象魚間有四篆字長宜子孫與此器

同皆漢器也

秦權（河南李氏　河南王氏）　銘識并釋文俱見前

銘一百有二字又有三字曰号踊局　始言金石刻而卒止

言刻石抹推之文云故刻左則史記石字當為左字丞相去

疾徐廣作塵非曰姓馮

丞相府漏壺（丹陽蘇氏）　銘識見前

好時供廚鼎（盧江李氏）　銘識見前

後耳匾鼎（新平張氏）　銘識見前　鍾鼎欵識鼎作鼒

高奴鼎（宋氏）　銘識見前

周陽侯甗鍑（河南文氏）

周陽侯家銅三習離

甗鍑容五斗重十

八斤介兩侯家國五

李五四國輸第四

按說文鍑大口釜也鍑上有甗故曰甗鍑言三習離者習重

也其制三重（習一作摺疊也）離字未詳疑讀為离漢恩澤侯表有周

陽侯上淮南王長舅趙兼孝文元封六年免孝景太后弟田

勝孝景後三年封傳子祖元狩三年免文曰侯治國五年自

以侯受國嗣位之年數也此疑宣帝時器七字皆未可考

大官銅鍊（睢陽王氏）

介官銅鍊容一斛建

虐十九斤工服鑄造

嗇工色書工臨或色

頭呈介曠隨觸營鄉　背

按此器形制如壺而謂之銅鍾未詳或云鍾或从重字與銅鍾同釜鍾量器也

軹家釜（京兆孫氏） 銘識見前

軹家甗（京兆孫氏） 銘識見前

泰安宮熏爐（盧江李氏） 銘識見前

博山香爐（盧江李氏） 銘識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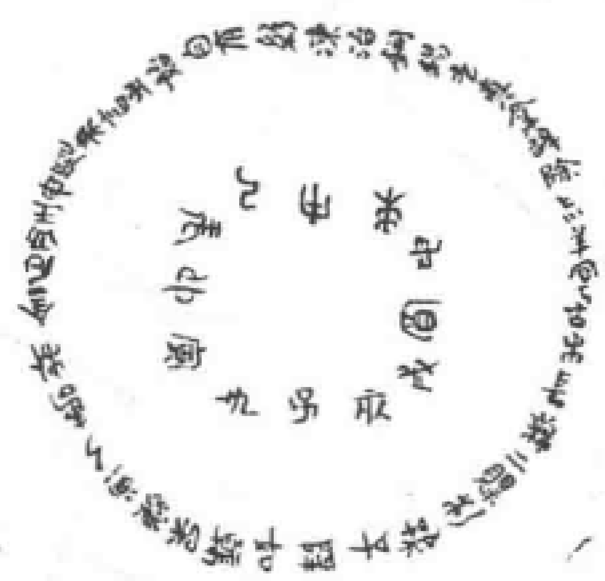
按漢朝故事諸王出閤則賜博山香爐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服用則有博山香爐一云爐象海中博山下有槃貯水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回環此器世多有之形制大小不一

六藝之一錄卷第十八

錢塘 倪濤 撰

金器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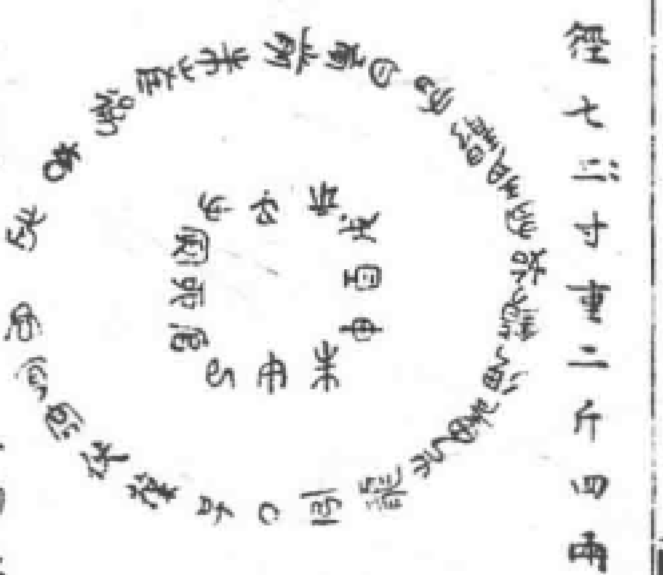
漢十二辰鑑二器



內層 巳午未 申酉戌 亥子丑 寅卯辰

外層 壽□金石西王母飛來言之始有紀錄治銅錫去其滓辟除不祥宜古木長葆二親利孫子辟□□衆樂典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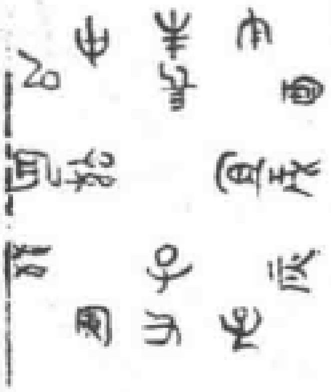
徑七寸重二斤四兩銘五十五字



內層 巳午未 申酉戌 亥子丑 寅卯辰

外層 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宜官秩子○○○之里保鏡始

徑六寸重一斤三兩銘三十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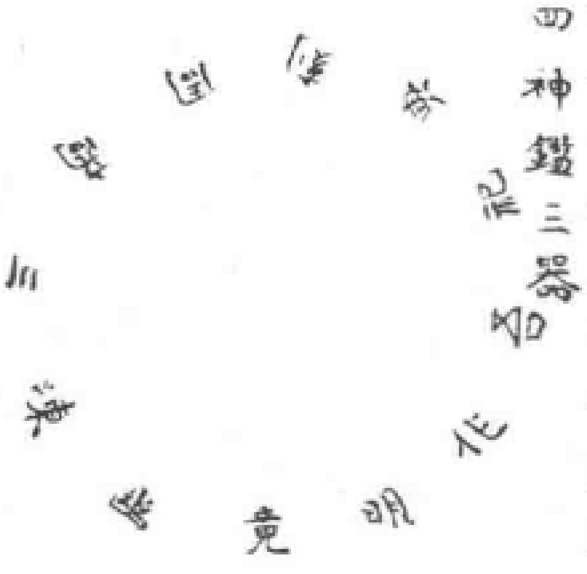


內層 長宜子孫

外層 午未申 酉戌亥 子丑寅 卯辰巳

徑六寸一分重一斤三兩銘一十六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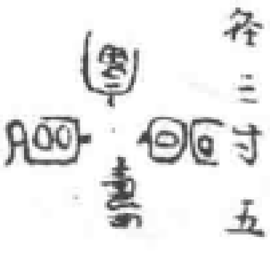
漢四神鑑三器



吾作明鏡幽錬三商周刻典祀

徑三尺八寸重九兩三分銘十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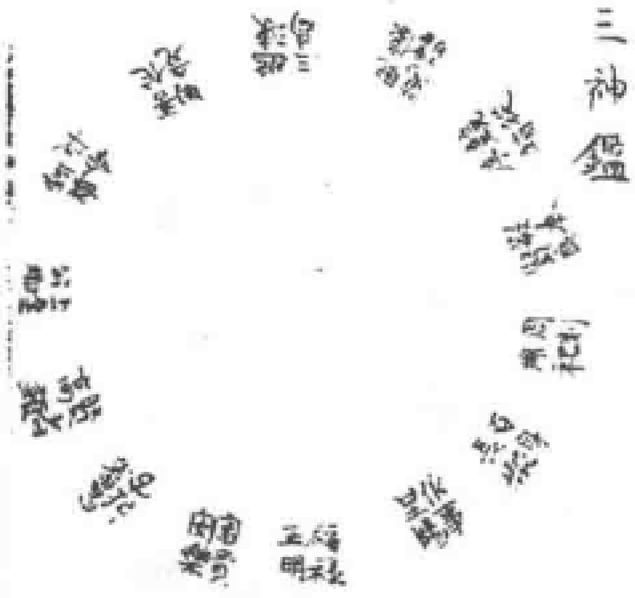
徑三寸五分重五兩有半銘二字



富壽高官

徑三寸一分重三兩一錢銘四字

漢三神鑑



吾作明鏡　幽錬三商，配像

萬彊　競從序道　敬奉賢良

周刻刪祀　百身長樂　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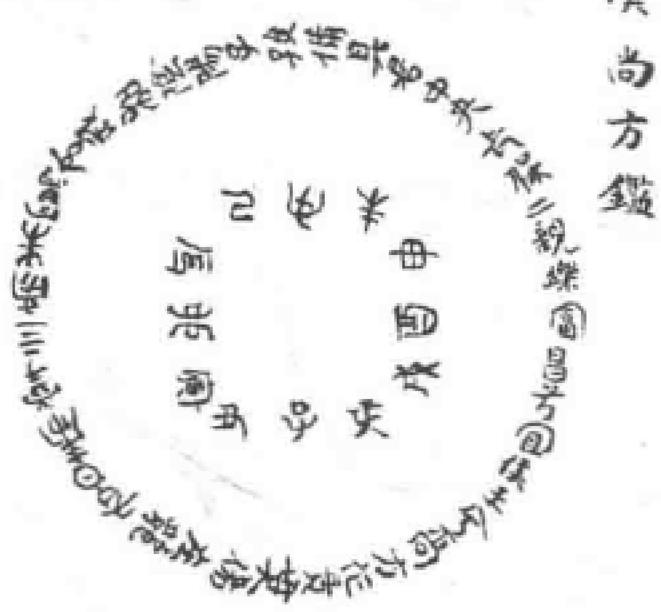
主陽　福祿正明　富貴安樂

子孫繁昌　賢者高顯　士至

公卿　與師命長

徑五寸重一斤兩有半銘五十六字

漢尚方鑑



內層　巳午未　申酉戌　亥子

丑　寅卯辰

外層　尚方作鏡毋大傷　左龍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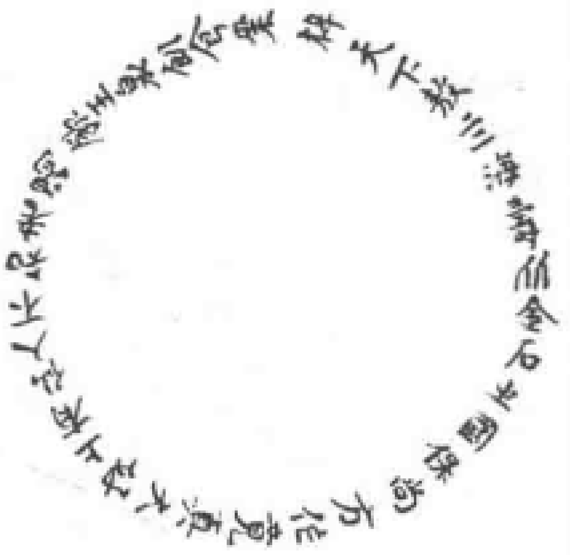
虎掌四旁朱鳥玄武和陰陽子孫

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兮

宜侯王兮

徑六寸重一斤四兩銘五十三字

漢尚方鑑二



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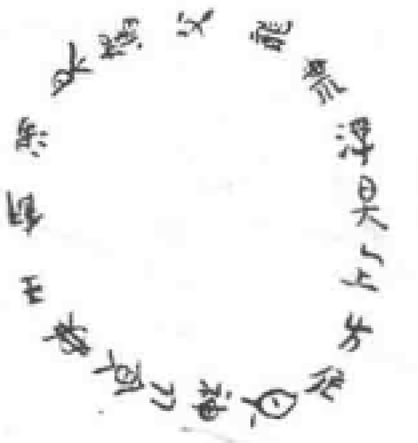
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　枠天

下敖四海壽比金石之國保

徑四寸三分重十二兩有半銘

三十五字

漢神人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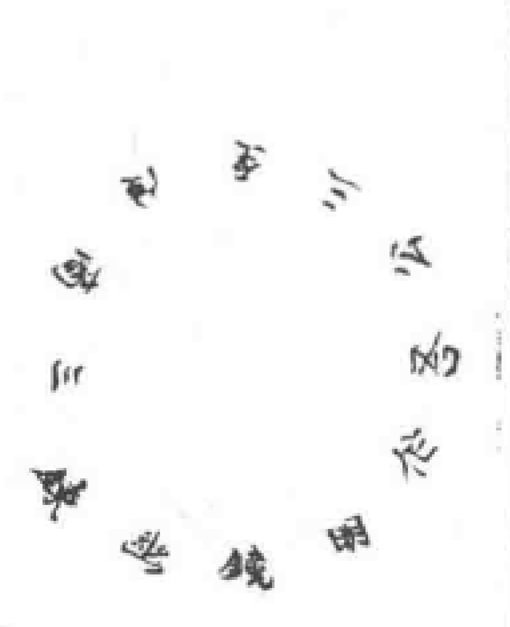
上方作鏡神人食夫王飲渴

泉駕文龍乘浮昇

徑四寸二分重七兩有半銘

十八字

漢神像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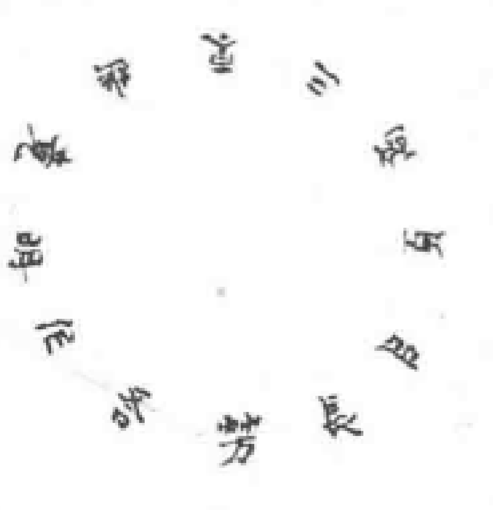


吾作明鏡幽錬三商位至三公

徑三寸七分重六兩一分

銘十二字

漢神人三獸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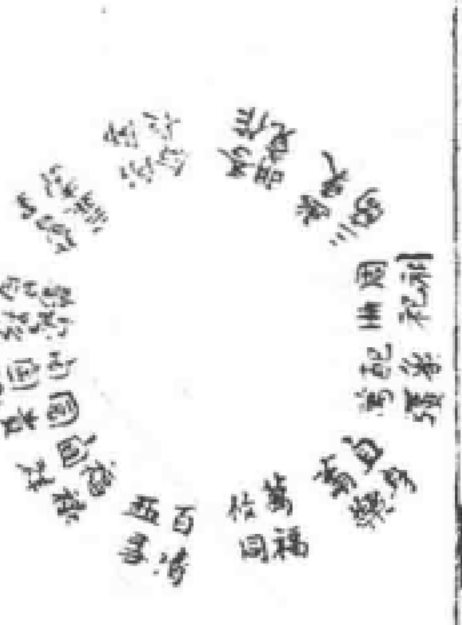


吾作明鏡幽錬三商貝以長芳

徑三寸六分重五兩三分

銘十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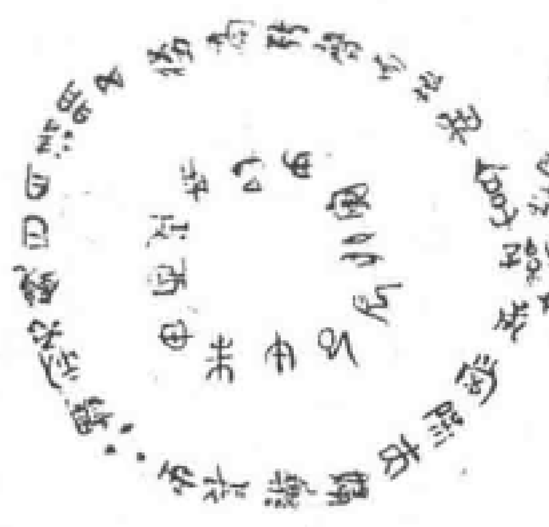
漢卌禮鑑



吾作明鏡幽錬三高周刻卌祀配象萬彊自身康樂萬福攸同百清並友福祿宜祥富貴安寧子孫蕃昌增年益壽所師命長

徑四寸五分重十有二兩有半銘四十八字

漢長生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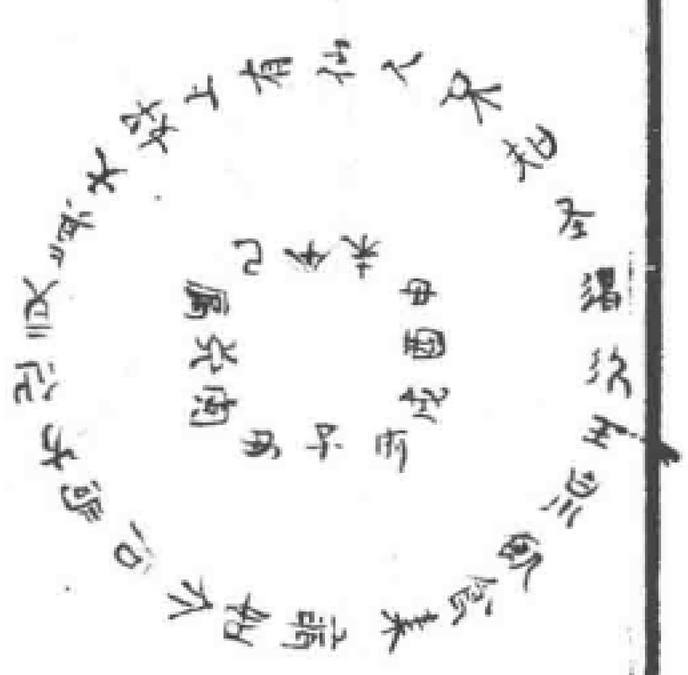


內層　巳午未　申酉戌亥子丑　寅卯辰

外層　□調刻治鏡　日月清明○五得高羽聲天地和合子孫成常保夫婦樂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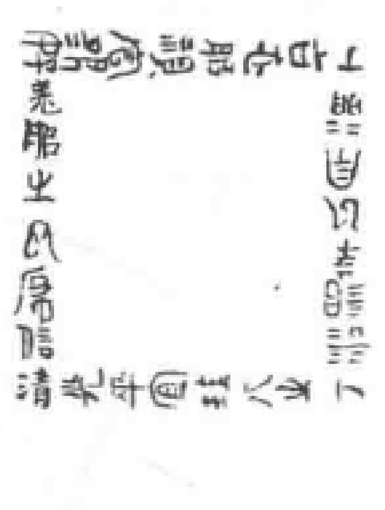
徑五寸三分重十有五兩一分銘四十字

漢仙人不老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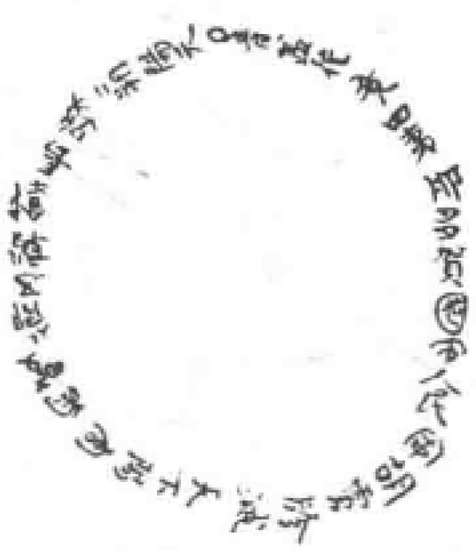
內層　巳午未　申酉戌亥子丑　寅卯辰　外層　尚作鏡真大好　中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壽如介石徑五寸八分重十兩三分銘三十七字

漢服美鑑



光年宜佳○之○○○○以為韶○　○衣服觀容貌容　美服之以為信清　徑六寸重一斤三、兩銘二十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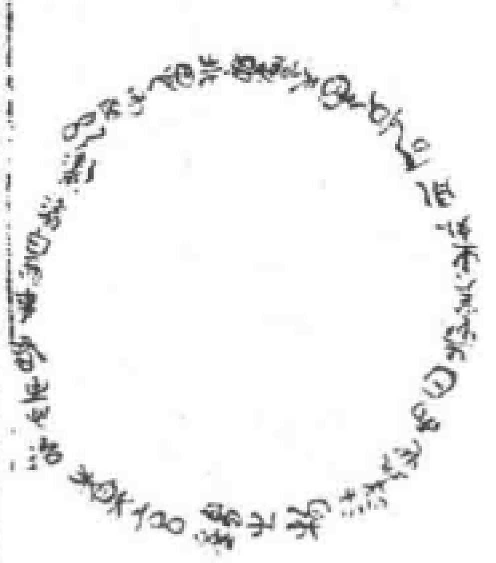
漢青蓋鑑



青蓋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安胡虜殄滅天下陽風雨時節五穀熟長孫〻翱陽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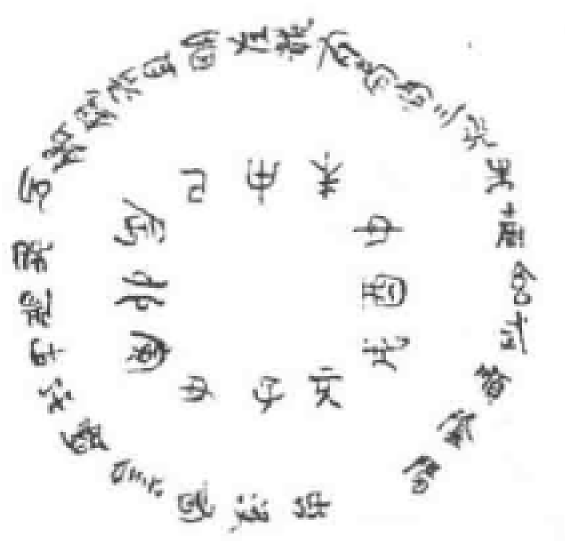
徑四寸八分重十兩三分銘三十四字

漢清白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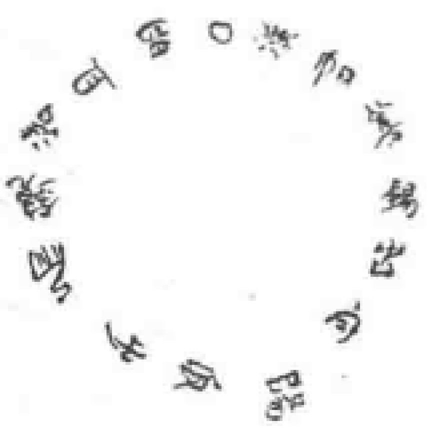


徑五寸八分重一斤四兩銘三十四字

漢清明鑑一



漢清明鑑二



內層　亥子丑　寅卯辰巳午未　申酉戌

外層　古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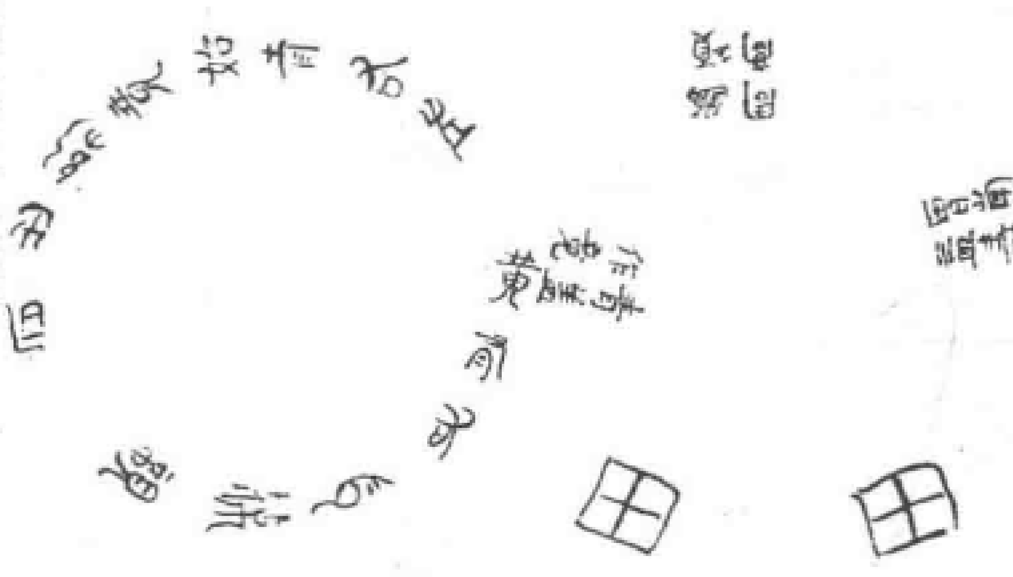
徑四寸八分重一十二兩銘四十一字

漢有善銅出白陽取之為鏡清且明

徑三寸七分重七兩三分銘一十四字

幽頌周商鑑

漢始青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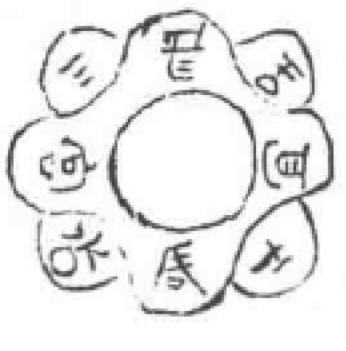
幽頌周商　青盖作鏡○○○○　○○○○增年益壽

徑六寸六分重九兩三錢銘二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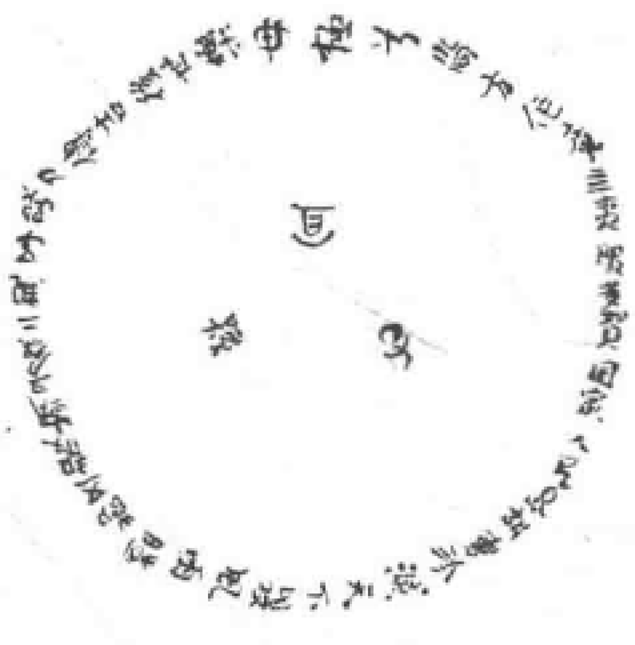
○司出紀鏡始青右左○黃有右長葆親

徑四寸一分重八兩銘一十六字

宜君公鑑



尚方宜子孫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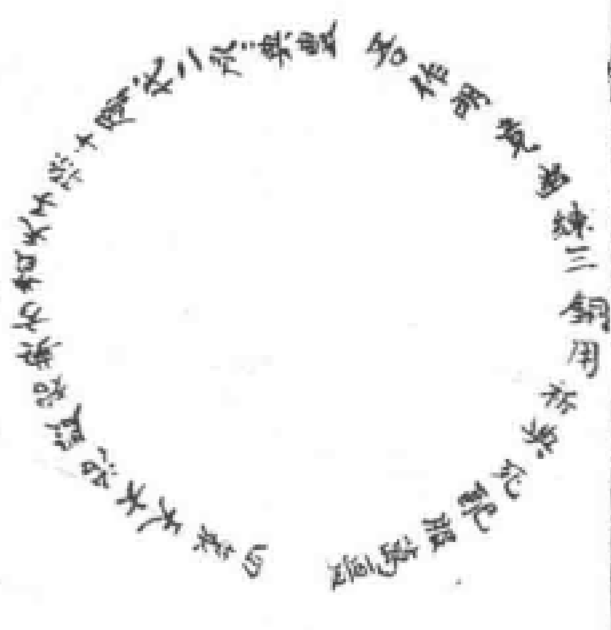
宜官長君士至三公

徑三寸九分重七兩三分銘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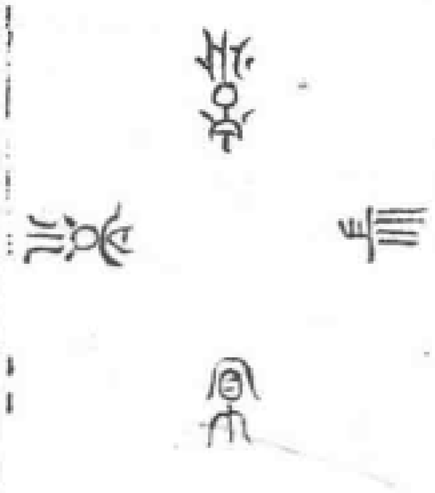
尚方作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谷熟長保二親子孫力傳言後世樂無極兮　內層　宜子孫

徑五寸八分重一十三兩有半銘四十六字

宜官鑑



長宜子孫鑑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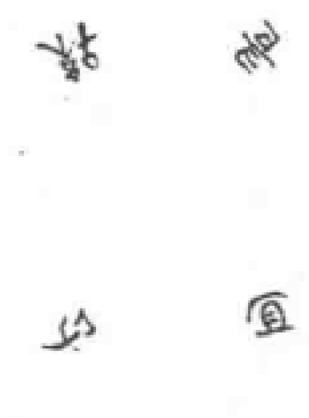
吾作明鏡幽錬三銅用祈典祀配服萬疆　四象天大治殿

徑三寸四分重四兩三錢銘四十字

長宜子孫

徑四寸六分重一十四兩銘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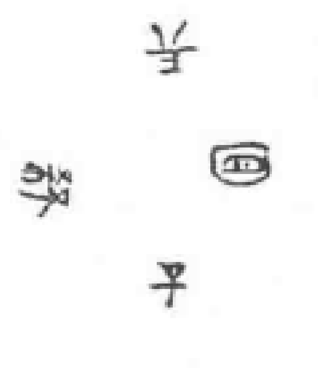
長宜子孫鑑



長宜子孫

徑五寸二分重二十三兩有半銘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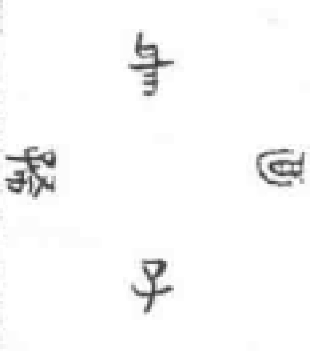
長宜子孫鑑



長宜子孫

徑五十九分重一十五兩銘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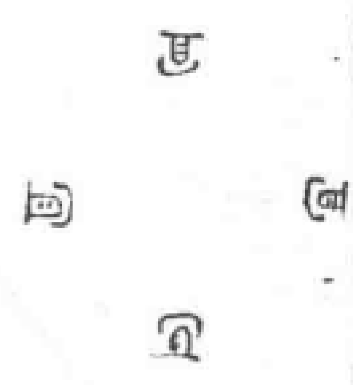
長宜子孫鑑



長宜子孫

徑六寸重一斤十有三兩銘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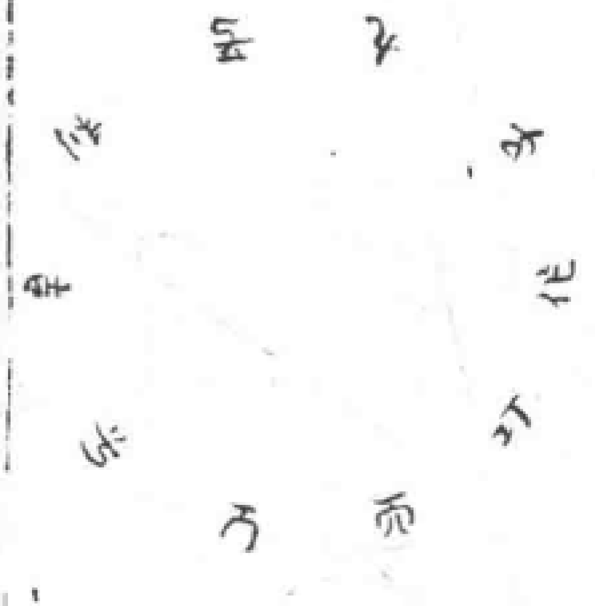
四宜鑑



四宜字

徑四寸五分重一十有兩有半銘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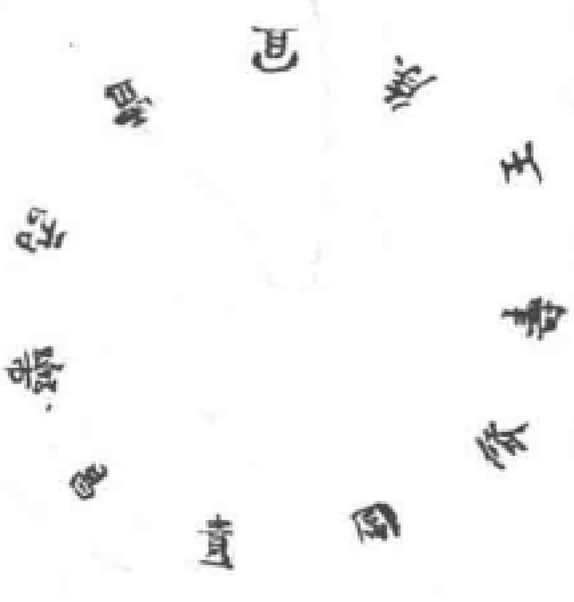
九子鑑



九子作巧而工兮吉利兮

徑四寸三分重一十兩有半銘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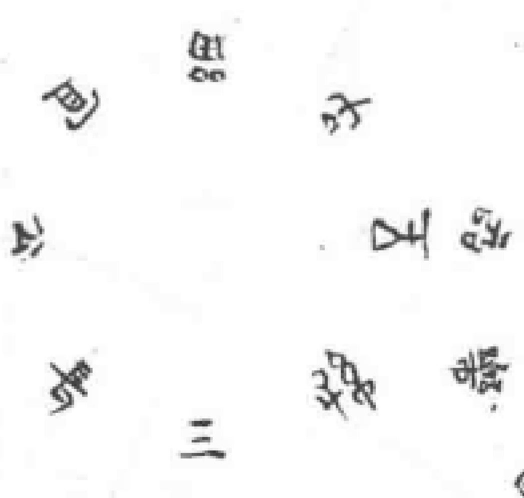
宜侯王鑑



宜侯王壽倚富貴昌樂喬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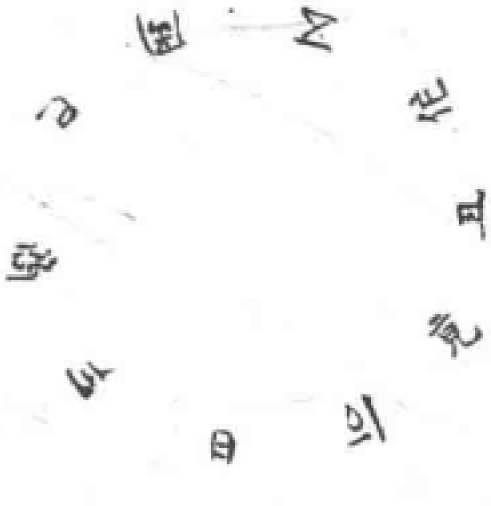
徑四寸四分重一斤銘一十一字

十六花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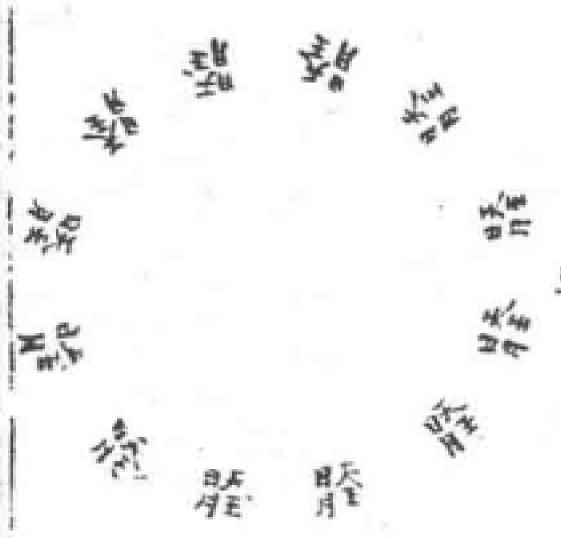
徑六寸八分重二斤十有五兩銘八字

漢蟠螭鑑



徑三寸七分重六兩銘一十字

漢海獸鑑



徑九寸四分重一斤一兩銘四十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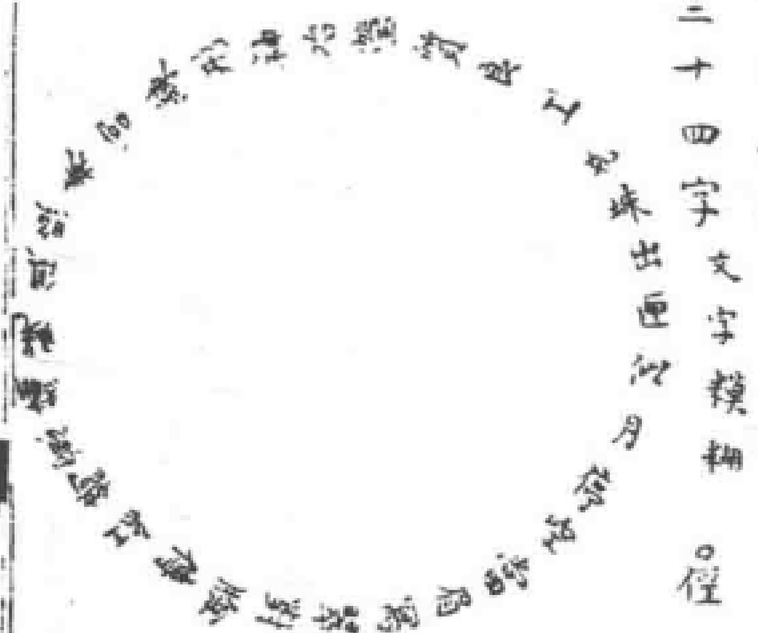
漢鼉龍鑑

銘曰青盖　徑三寸六分重四兩七錢銘二字

隋十六符鐵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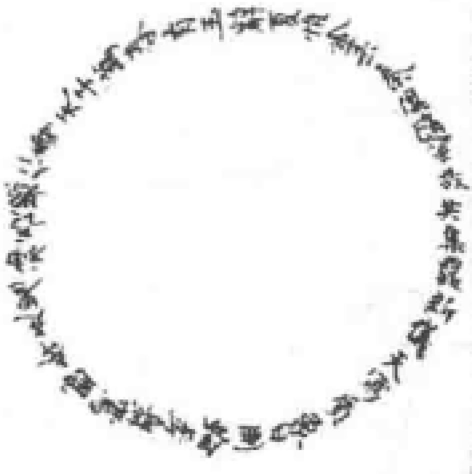
銘三十四字（文字模糊）　徑七寸九分重一斤十有一兩

唐瑩質鑑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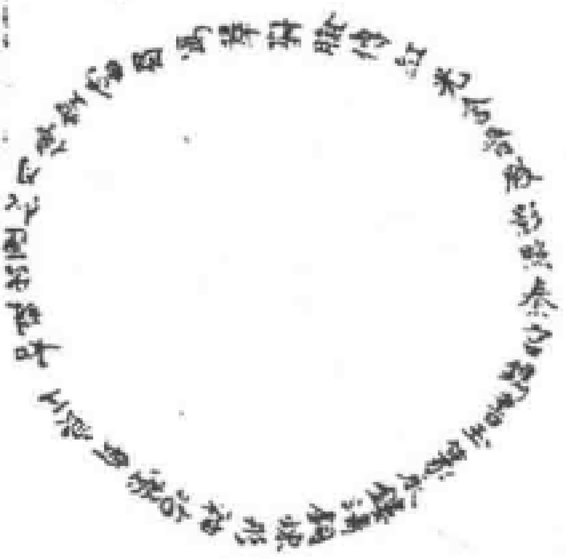


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
寫翠對臉傳紅綺窗繡幌
俱照秦宮鍊形神冶瑩質
良工
徑四寸五分重一斤有半
銘三十二字

唐萬春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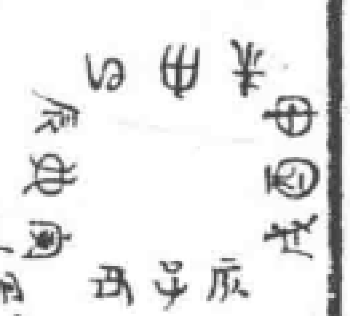
唐瑩質鑑一



有玉辭夏惟金去秦俱隨革
故共集鼎新儀天寫質象日
開輪率舞鸞鳳奔走鬼神長
懸仁壽天子萬春
徑八寸八分重八斤銘四十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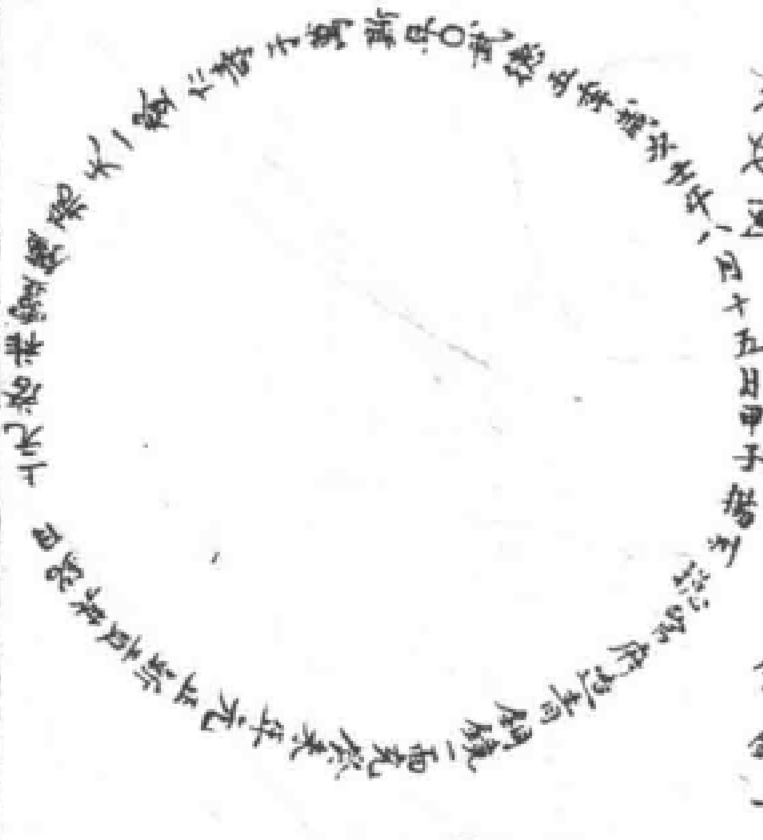
光含晉殿影照秦宮鑄書玉
篆永鏤清銅鍊形神冶瑩質
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
眉寫翠對臉傳紅
徑七寸八分重三斤七兩銘
四十字

唐十二辰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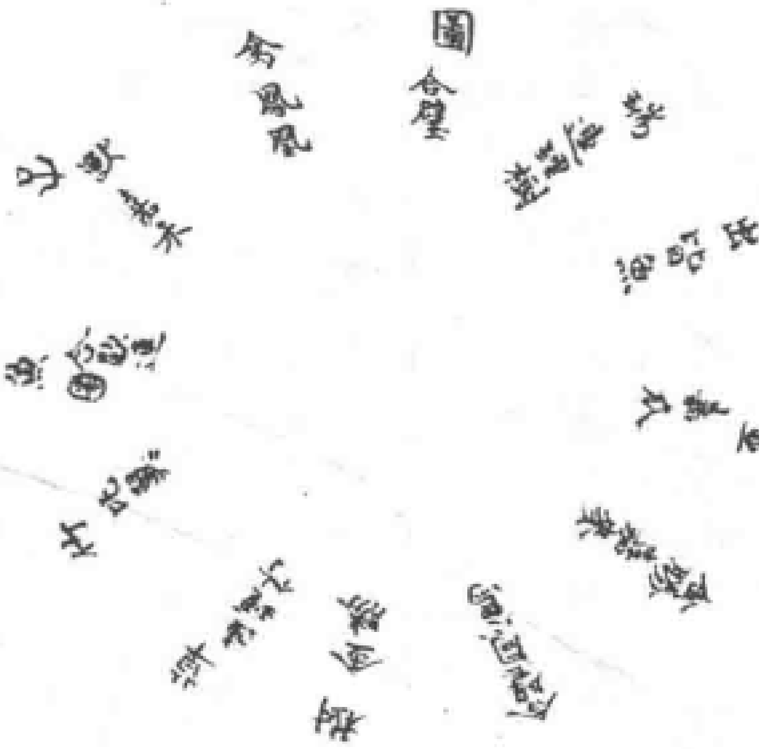
亥子丑　寅卯辰　巳午未
申酉戌
徑四寸九分重十有五兩一
分銘十二字

唐武德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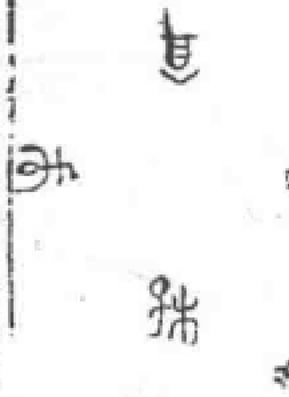
徑九寸五分重五斤
五兩銘五十三字

唐瑞圖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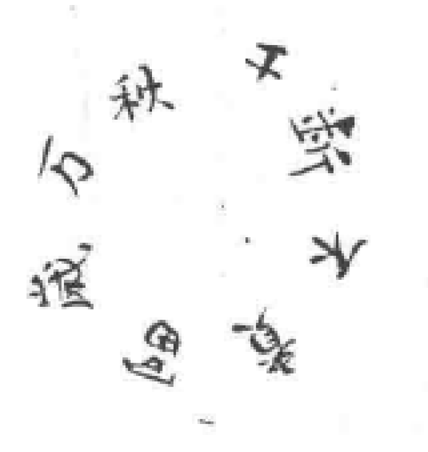
徑六寸五分重二斤二
兩銘四十三字　內層
合璧鳳皇嘉禾合歡連
比翼連理竹金勝同心
鳥嘉麥嘉瓜比目魚連
理樹（並附子圖）含獸魚竹草
樹合璧金勝並出瑞圖

唐長宜子孫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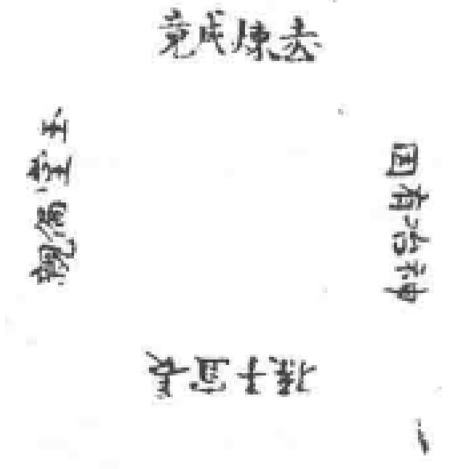
徑七寸五分重二斤二兩銘四
字
長宜子孫

唐千秋萬鐵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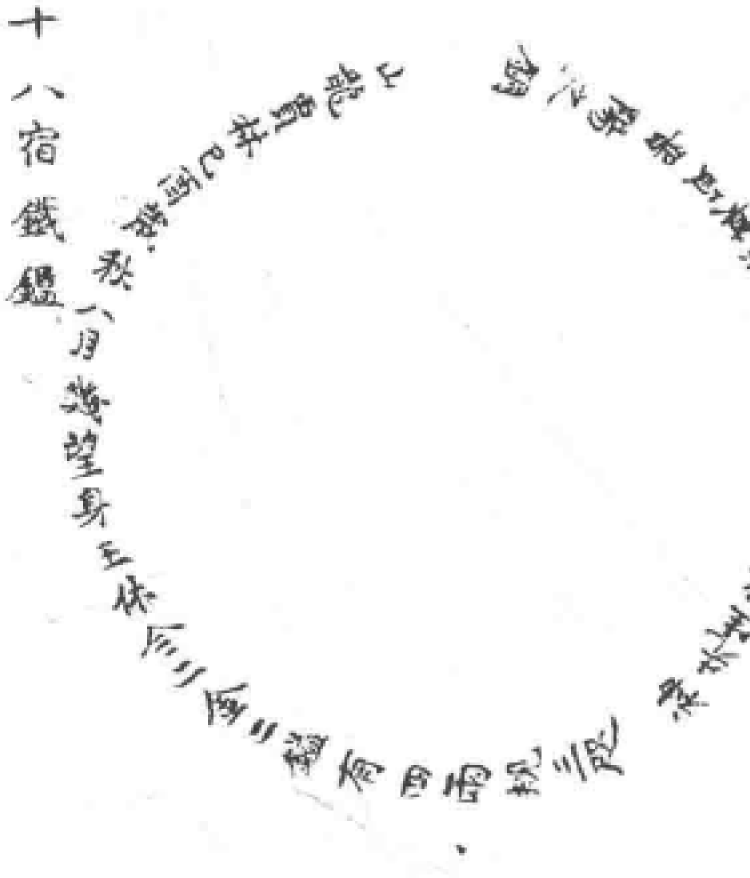
徑七寸六分重三斤十五兩銘八字

唐玉堂鐵鑑



徑一尺一寸六分重九斤有半銘一十六字

唐晉陽龍鐵鑑



徑八寸三分重二斤十四兩銘四十六字

唐二十八宿鐵鑑

○徑七寸八分重二斤五兩銘六十二字左旋十二月分二十八宿名

唐八卦鐵鑑二器

一徑八寸重三斤六兩銘二十二字（未詳） 一徑七寸二分重二斤十有一兩銘二十八字（二十八宿名）

唐十二辰鐵鑑 徑七寸九分重三斤十一兩銘二十四字

唐日月鐵鑑 徑五寸八分重十有一兩銘四十字第四層十二辰十二字第五層二十八宿二十八字（以上俱博古圖）

鳳皇對舞鏡

何都巡出古鏡背龜紐以蓮葉承之左右彈琴仙人一鳳凰對舞蒂有銘曰對鳳皇舞鑄黃金蒂陰陽各有配日月恒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心同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

千春（西溪叢語）

八柱鏡

李畸之一鏡背有八柱十二獸面微凸蒂有銘云尚方佳貢大毋傷左龍右虎辟牛羊朱雀玄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上仝）

鍾鏡

近見一鏡如鍾樣背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後走有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字恐甲午字謎也（上仝）

夾鏡

近得一夾鏡大鼻叩之中虛有冠劍四人一題忠臣伍子胥一吳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婦人云越王二女皆小隸字製作奇古沈存中云夾鏡最難得（仝上）

黃山谷曰余家有古鏡背銘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取為鏡清且明左龍右虎補之不知丹陽何語問東坡亦不解後見神僊隱訣云銅一名丹陽又一銘云尚方作鏡真大巧上有僊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浮雲天下敖四海壽如金石佳且好東坡云清如明如而也若左傳星隕如雨余又有一鏡云

蔡氏作鏡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刻治六官悉皆在長保二親利子孫傳之後世樂無極大鼻〻上有八篆文中有魯國二字可識奇古如鼎鐘樣亦深入字惟背上者突出又見一鏡背花妙麗又有真字飛霜四篆字鏡名耶人名耶不可得而辨

長安任中宣家素蓄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篆文云水銀飛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鶩洞庭風浪洶然同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持去夢回亟視匣中已失所在（龍城錄）

西王母鏡

銘六句各七字篆法精工（墨林快事）

騶氏二鏡銘

銘七言五句二鏡雖有大小而銘文無異同惟大鏡有兩人相鄉坐其旁小隸云東王公西王母黃長壽審定以為漢器其說見東觀餘論（隸續）

李氏鏡

銘亦七言五句與騶氏鏡相類（隸續）

冊禮鏡

漢凡有冊立必周制其器具故鏡各有銘〻四十八字（墨林快事）

亞錫鏡

銘三十四字（仝上）

侯王鏡

銘五句各七言末足以宜侯王兮四字（仝上）

羞服鏡

銘有云覩衣服視容貌羞服之以為信羞訓為好楚騷之法乃謂之服羞鏡誤矣（墨林快事）

丹陽鏡

銘四十二字外周四句各七字（墨林快事）

日月鏡

銘四句各七字釋者目為清明鏡（上仝）

文龍鏡

銘三言六句（上仝）

右旋鏡

十二辰皆左旋惟此右旋銘二十六字亦右旋篆法奇麗是漢人最傑之作（上仝）

象日鏡

銘十句計四十字詳其語意為隋物無疑故曰長懸仁壽釋者以為唐不合矣（上仝）

傳空鏡

此唐鏡也銘十句四十字（上仝）

傳空小鏡

此鏡視大者小三寸三分銘字少其八（上仝）

九子鏡

銘用十字筆畫甚雅唐物也（上仝）

八花鑑

回文類聚載唐婦人所作轉輪鈎枝八花鑑銘云花上八字枝間八字環旋讀之四字為句通用為韻其盤屈糾結為八枝者左旋讀之自篇字起至詞字止當就支脂韻右旋讀之自詞字起至篇字止當就先仙字韻辭不具錄（池北偶談）

六藝之一錄卷第十九

錢塘　倪濤　撰

金器款識

周景王錢

寶　貨

國語曰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王弗聽卒鑄之　前漢食貨志曰景王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

秦半兩錢

半　兩

前漢食貨志曰秦兼天下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漢八銖錢（文同）顧烜曰高后時既患莢錢之輕又苦秦錢之重故更鑄八銖錢舊譜曰重八銖文曰半兩　漢四銖錢（文同）前漢食貨志曰孝文五年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　漢半兩錢（文同）前漢武帝紀曰建元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顔師古曰又新鑄作也李孝美曰張台說半兩之品甚衆有傳形者有肉郭者有對文者有隱起字者

漢莢錢

漢　興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　顧烜曰今世猶有小錢重一銖半文曰漢興小篆文

漢三銖錢

三　銖

漢書食貨志曰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多即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有司言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

漢五銖錢

五　銖

前漢武帝紀曰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食貨志曰有

司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磨取鋊張台曰此錢品數最多有傳形者名蜀錢肉好有郭者名梁錢背文四出者名角錢及有赤側當兩女錢之類文皆五銖又于此外有穿上一星至五星穿下一星穿上下各一星漫面穿傍一星至三星五字之內上下各一星背上或有小字或有王字穿上橫文穿下橫文穿面四角決文穿背四角決文有郭無郭闊緣細緣不可窮盡

洪遵曰余按五銖沿漢迄隋因革不一品目尤夥文四出謂之角錢去內郭謂之女錢狹小其制謂之稚錢三面無

郭謂之白錢有反其文名傳形者有輪郭去畫名對文者有上下其字名奇品者以至赤側當兩鵝眼雞目四柱兩柱之類其品甚衆

鍾官赤側錢（文同）史記平準書曰武帝鑄五銖錢郡國多姦鑄錢〻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錢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其後二歲赤側錢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于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多既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食貨志曰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

後漢五銖錢（文同）光武帝紀曰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注曰武帝始為五銖錢王莽時廢今始行之後漢五行志曰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于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也明當復也述遂誅滅

後漢四出文錢（文同）後漢靈帝紀曰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獻帝春秋曰靈帝作角錢錢猶五銖錢而有四道連于邊輪識者以為妖徵竊言錢有四道京師〻皆破壞此錢四出散于四方乎遂如其言舊譜曰徑寸一

分重四銖文曰五銖背文四出俗謂之角錢

魏五銖錢（文同）晉書食貨志曰魏明帝世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于事為便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

蜀傳形五銖錢（文全）顧烜曰劉備鑄直百錢傳形五銖今所謂蜀錢即傳形五銖也舊譜曰劉備與直百同時鑄文字輕重大小與漢五銖無異但五字居左銖字居右謂之傳形

涼五銖錢（文同）晉書張軌傳曰太府參軍索輔言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太始中河西荒廢

遂不用錢裂疋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獘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用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〻遂大行人賴其利

宋當兩大錢（文同）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六月初行大錢一當細錢兩既而錢形不一民弗之便明年五月己卯罷當兩大錢舊譜曰重八銖文曰五銖　梁五銖錢（文同）隋書食貨志曰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張台曰五銖錢皆無好郭唯此一種有之　梁公式女錢（文同）隋書食貨志曰梁武帝又別鑄五銖除其肉郭謂之女錢張台曰背有好郭者謂之公式女錢背無好郭者正謂之女錢蓋聽民私鑄有不精也

梁五銖鐵錢（文同）梁書武帝紀曰普通四年冬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顧烜曰五銖鐵錢徑一寸一分文曰五銖背為四出之文　梁四柱錢（文同）梁書敬帝紀曰太平二年夏四月己卯鑄四柱錢一准二十壬辰改一準十丙申復閉細錢　陳五銖錢（文同）陳書文帝紀曰天嘉三年閏二月改鑄五銖錢隋書食貨志曰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後魏五銖錢（文同）魏書食食貨

志曰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　西魏五銖錢（文同）北史西魏文帝大統六年二月鑄五銖錢十二年三月鑄五銖錢舊譜曰以赤銅鑄　隋白錢（文同）隋書高祖紀曰開皇元年九月行五銖錢食貨志曰高祖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舊譜曰徑一寸重一銖六黍肉郭平闊用蠟和鑄故其色白

左右五銖錢（文同）洪遵曰余按此錢形製麤薄面文曰五銖肉漫好闊僅有輪郭背文亦曰五銖肉郭夷坦側置其字徑寸重二銖三參又一品面文曰五銖錢幕文以五銖字上下之徑七分重二銖四參（以下六品不知年代）　兩柱錢（文同）隋書食貨志曰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但兩柱重而鵝眼輕　女錢（文同）隋書食貨志曰梁五帝鑄五銖錢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五銖女錢太平百錢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親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洪遵曰余按此錢謂之五銖女鑄梁武新鑄亦曰女錢蓋梁之前已有女錢矣　雉錢（文仝）顧烜曰徑八分半重四銖文曰五銖源流出于五銖但少狹小今東境謂為雉錢三吳皆用之小者至徑六分重二銖半世有射雉戲

用此錢也　對文錢（同文）顧烜曰對文錢剪五銖之所成也民利古錢多銅剪鑿取其輪郭所餘甚輕小今世行之其源始未聞也　五朱錢顧烜曰徑七分半重三銖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錢但少遷異以銖為朱三吳屬縣行之亦差少

蜀直百錢

直
百

顧烜曰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刘備鑄零陵先賢傳曰刘初偹办攻刘璋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諸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不足備甚憂之刘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布備從之數月之間

府庫充實

蜀直百五銖錢

五
直　百
銖

顧烜曰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直百刘巴說刘備鑄直百錢傳形五銖此又近之未知孰是張台曰今自巴蜀至于襄漢此錢甚多皆是昭烈舊地断在不疑李孝美曰皇朝宗正少卿趙安易使蜀以蜀用鐵錢甚賤物價益貴因上言

請如刘備時鑄大錢當百洪遵曰余按此錢封氏列不知年代品然考諸家之說則刘備所鑄審矣

吳大金泉五百錢

五
内　巿
百

吳志曰孫權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舊譜曰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百

吳大泉當千錢

泉
内　當
子

吳志曰孫權赤烏元年鑄當千大泉舊譜曰徑寸四分重十六銖文曰大泉當千

宋四銖錢

四
銖

宋書文帝紀曰元嘉七年冬十月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

宋孝建錢

孝　四
建　銖

顧烜曰孝建元年鑄四銖錢一邊為孝建一邊為四銖舊譜曰徑八分半重四銖文曰孝建背文曰四銖孝建則薤葉四銖則大篆其後稍去四銖專為孝建漸至薄小文字夷漫至明帝泰始二年罷焉

宋二銖錢

二　銖

宋書顔竣傳曰前廢帝即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今

之剪鑿者謂之耒子舊譜曰此錢文曰銖二重如其文

宋景和錢

景　和

顧烜曰宋中廢帝景和元年鑄重二銖文曰景和

宋鵝眼錢

小直　一　閒　小真　一　泉

顧烜曰宋中廢帝景和元年鑄沈慶之既申前議放百姓鑄遂轉輕僞亦有錢形大如鵝眼故謂鵝眼錢以綫貫之乃適投水中不沉隨手碎壞不可料數尺帛斗米動踰一萬

梁大吉錢

大　五　吉　銖

顧烜曰普通四年鑄大吉鐵錢大小輕重如五銖文曰五銖

大吉背文四出

梁大通錢

大　五　通　銖

顧烜曰普通四年鑄大通鐵錢大小輕重如五銖文曰五銖

大通背文四出

梁大富錢

大　五　富　銖

顧烜曰普通四年鑄大富鐵錢大小輕重如五銖文曰五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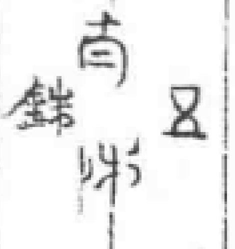
大富背文四出

陳大貨六銖錢

大　六　貨　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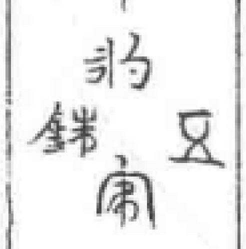
陳書宣帝紀曰大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徐氏曰當時謠言大貨六銖錢叉腰哭天子葢篆書六字類人之叉腰耳

魏太和五銖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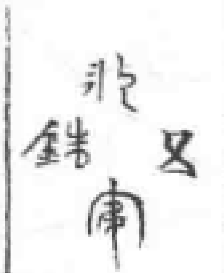
後魏食貨志曰魏初至于太和錢貨無所用也高祖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諸鎮皆通行之在所遣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煉無所和雜

魏永安五銖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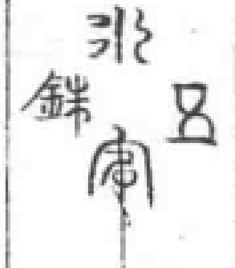
後魏食貨志曰孝莊永安二年秋詔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舊譜曰徑九分文曰永安五銖重如其文

魏永安土字錢



面文永安五銖幕文有一土字徑九分重二銖四參銅色純赤輪閞皆完計後魏所鑄洪遵曰東西魏皆鑄永安五銖故存于今甚多其品有三面文獨曰永安五銖者幕文土字者背文四出者背文四出名令公百爐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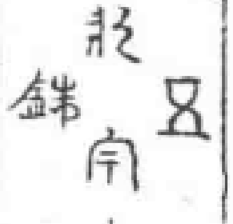
東魏永安五銖錢



隋書食貨志曰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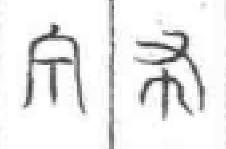
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佐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以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

東魏令公百爐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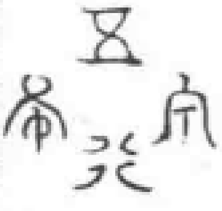
丘悅三國典畧曰西魏大統七年正月東魏有崔衡永安錢置渤海王高歡前歡世子澄乃令百爐別鑄比錢鄴中號令公百爐錢封氏曰背文四出

後周布泉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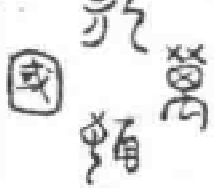
後周書武帝紀曰保定元年秋七月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舊譜曰徑寸其文左曰布右曰泉皆玉筯篆非男錢也

後周大布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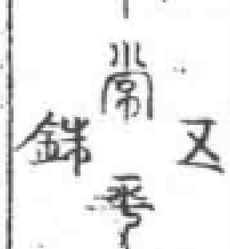
後周書武帝紀曰建德三年六月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並行張台曰此錢小者至徑六分其舊錢之文上五下行左大右布又有大布字翻在上下者

後周永通萬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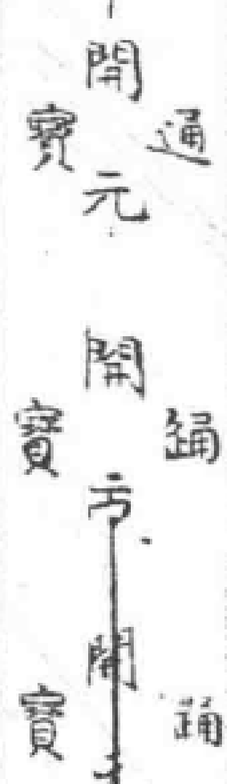
後周書宣帝紀曰大象元年十一月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並行

北齊常平五銖錢



隋書食貨志曰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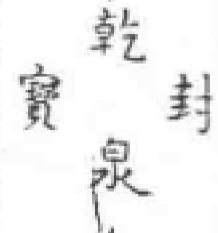
唐開元錢



新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裴寂一鑪以鑄

舊唐書食貨志曰開元錢之文歐陽詢制詞其字含八分及隸体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廻環讀之其義亦通俗謂之開通元寶錢鄭虔會粹曰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跡故錢上有掐文

唐乾封錢



舊唐書食貨志曰乾封元年封岳之後改造新錢文曰乾封

泉寶初開元錢俗謂之開通元寶錢及鑄新錢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尋寤錢文之誤却用舊錢

唐乾元十當錢

重　乾元　寶

唐書食貨志曰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十當錢

唐重輪錢（文同上）

唐肅宗實錄曰乾元二年九月戊辰新鑄大錢其文依乾元重寶而重其輪以別之一當五十

唐小乾元錢（文同上）

釜光襲曰乾元二年新鑄小錢一當一

唐大歷錢

歷　大元　寶

張台曰大歷是代宗年號計此時所鑄銅色昏濁字畫遒劲

唐建中錢

通　建中　寶

唐書食貨志曰建中初戶部侍郎韓洄以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十鑪鑄錢十萬二千緡德宗從之

唐新開元錢背文

舊譜曰武宗會昌年鑄時初廢天下佛寺宰相李德裕奏請以廢寺銅鐘佛像僧尼瓶碗等所在本道鑄錢揚州節度使李紳乃于新錢背加昌字以表年號而進之有勅遂勅鑄錢之所各以本州郡名為背文於是京兆府以京字在穿上洛

陽以洛字在穿上揚州改以揚字在穿上西川以益字在穿上藍田縣以藍字在穿右襄州以襄字在穿上江陵府以荆字在穿右越州以越字在穿下宣州以宣字在穿左江西以洪字在穿上湖南以潭字在穿左兖州以兖字在穿上浙西以潤字在穿上鄂州以鄂字在穿上平州以平字在穿上興元府以興字在穿上梁州以梁字在穿右廣州以廣字在穿右東川以梓字在穿上福州以福字在穿上丹州以丹字在穿上桂陽監以桂字在穿右

唐咸通錢

通　咸玄　寶

舊譜曰唐咸通十一年桂陽監鑄錢官王彤進新鑄錢文曰咸通玄寶尋有勅停廢不行

後唐天成錢

成　天元　寶

洪遵曰此錢徑七分重三銖六參文曰天成元寶計當時所鑄而五代史後唐紀不載

晉天福錢

福　天元　寶

宋白續通典曰晉天福三年十一月詔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許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為文左環讀之委鹽鐵鑄樣頒下諸道每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

漢漢通錢

通　漢元　寶

蘇耆開譚錄曰漢乾祐中以晉室鼓鑄錢幣偽濫非一乃禁銅貨悉歸公帑洪遵曰此錢徑寸重三銖六參文曰漢通元寶字文明坦製作頗精蓋懲天福之弊則漢代所鑄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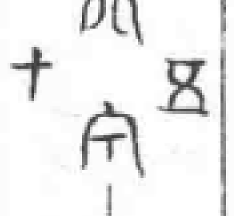
周周通錢

通　周元　寶

蘇耆開譚錄曰世宗朝鑄周通元寶錢于後殿設巨鑪數十親觀鼓鑄李孝美曰徑寸重五銖文曰周通元寶形製精妙與唐開元錢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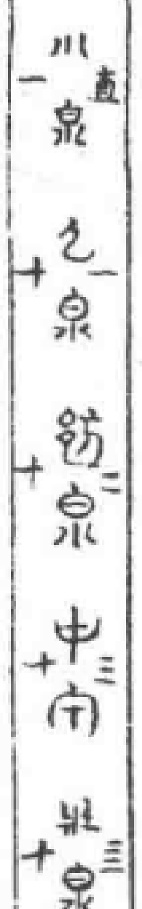
偽品

大錢



漢書食貨志曰王莽居攝變漢制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

小錢五等



前漢食貨志曰王莽作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

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么錢一十（顏師古曰次么小也）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文質周郭倣漢五銖錢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有敢挾者為惑眾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于市道抵罪者不可稱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

貨泉錢

貨 泉

前漢書食貨志曰王莽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又以大錢行久恐民挾不止迺令且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挾大錢矣宋書符瑞志曰莽忌漢而錢文有金乃鑄貨泉以易之旣而光武起于舂陵之白水鄉貨泉之文爲白水真人也

得壹錢

壹 得元 寶

唐書食貨志曰史思明據東都鑄得元寶錢徑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

順天錢

天 順元 寶

唐書食貨志曰史思明惡得一非長久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李孝美曰二錢大小如一但順天重而得一輕耳

永通錢

泉 永通 寶

泉 永通 貨

泉 永通 貨

五代史南唐世家曰李景困于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洪遵曰此錢有三品字八分書者徑寸五分重八銖七參背面肉好背有周郭篆文者徑寸三分重五銖七參輪郭重厚銅色昏暗又有面為篆文背為龍鳳形者（名龍鳳重輪錢）背李氏所鑄也

開元錢

通 開元 寶

陶岳貨志錄曰元宗時兵屢挫帑藏虛竭韓熙載上疏請以

鐵為錢其錢之大小一如開元通寶亦文如之徐鉉篆其文比于舊錢稍大而輪郭深闊既而是錢大行公私以為便

唐國錢

通　唐國　寶

十國紀年唐史曰元宗以周師南伐及割地歲貢方物府藏空竭錢貨益少遂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錢一

大唐錢

通　大唐　寶

馬令南唐書曰元宗鑄大唐通寶錢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斃極為輕小

永平錢

平　永元　寶

前蜀世家曰王建武成三年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為永平

通正錢

正　通元　寶

前蜀世家曰王建永平五年改元通正

天漢錢

漢　天元　寶

前蜀世家曰王建通正元年十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

光天錢

天　光元　寶

前蜀世家曰王建天漢元年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

乾德錢

德　乾元　寶

前蜀世家曰王建卒子衍立明年改元乾德

咸康錢

康　咸元　寶

前蜀世家曰王衍乾德七年改元曰咸康

廣政錢

廣政通寶

後蜀世家曰孟昶明德五年改元曰廣政

乹亨錢

乹亨重寶

南漢世家曰梁貞明三年刘龑即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乹亨

乾封錢

乹封泉寶

楚世家曰高郁諷馬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

天策錢

天策府寶

董逌曰馬殷據湖南八州地建天策府因鑄天策府寶

閩鐵錢

開元通寶

陶岳貨泉錄曰王審知鑄大鐵錢闊寸餘甚麤重亦以開元

通寶為文仍以五百文為貫俗謂之銠死貿與銅錢並行

永隆錢

永隆通寶

閩世家曰王延羲立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

天德錢

天德通寶

閩史曰王延政天德二鑄天德通寶大鐵錢一當百

大興錢

大興平寶

董逌曰張台云馮洪所鑄

應天錢

應天元寶　方

董逌曰幽州刘守光鑄而文曰應天元寶背文曰方

不知年代品

平當錢

五 平 當 銖

泉志曰徑九分重三銖肉郭夷坦當字湮漫或云漢代所鑄

四出錢

五 內 十 宍

泉志曰徑寸一分重三銖六參面背文皆四出字畫漫昧大泉五十本王莽所鑄初無四出之說

大泉五銖錢

五 内 爪 銖

張台曰在顧氏所見七種異錢之內大小輕重未聞

太元貨泉錢

貨 太 元 宍

李孝美曰此錢徑七分半重四銖其文上曰太下曰元右曰貨左曰泉太元則真書貨泉則小篆形製不至佳

通行貨泉錢

通 行 泉 寶

泉志曰徑八分半重二銖七參銅質簡古字含八分體

續銖錢

續 銖

舊譜曰形製頗類五銖面文無好郭其文右曰續左曰珠

定平錢

一 平 百

隋書食貨志曰梁武帝時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定平一百

傳形半兩錢

兩 半

泉志曰字文坦明背面皆無輪郭徑八分重二銖一參

六藝之一録卷第二十

錢塘　倪濤　撰

金器欵識

不知年代品

太平錢

百　百　百

太平　太平　太平

銖　錢　銖

隋書食貨志曰梁武帝時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太平百錢舊譜曰錢有三種大篆小篆隸書文皆曰太平百錢但字有古今形有大小又有水波文及龜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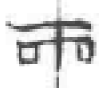
兩畵錢

兩　兩

敦志曰、此錢重四銖徑一寸三分微有外輪背面無好郭其文篆書右曰兩左曰畵形質大抵似半兩制作古異源流莫知董逌曰考字書無畵字又不與篆合按釋真觀書曰劉愛辭親披緇剪髮乃知此自梵書中出其以緇為畵又省文也

此錢疑在南梁北齊間

一文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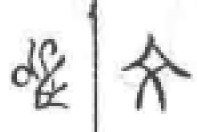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泉志曰舊譜謂之一文審求其義了不不可得然未知何所稽也董逌曰考古文此字為巨泉蓋圜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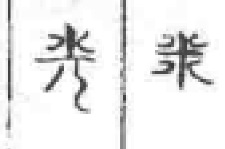
四曲文錢



舊譜曰形製類半兩肉好無輪敦面有四曲文外向有二字

右類文字左不可識

永光錢



徐氏曰文曰永光

五金錢

五　金

泉志曰徑八分重三銖六參字文明澈製作甚精

大朝錢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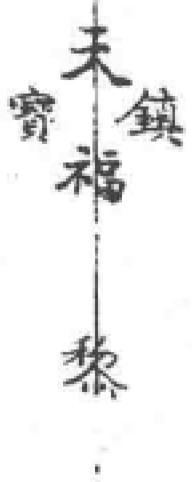
合　　金

朝

李孝美曰此錢徑寸五分重十五銖其文真書曰大朝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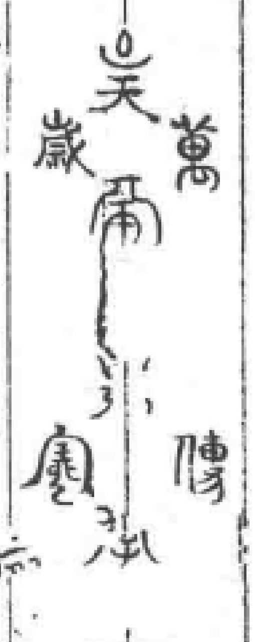
肉好背面皆有周郭

天鎮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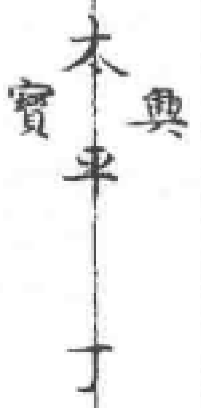
董逌曰天福石晉年號當時所鑄自有天福鎮寶錢見晉氏舊史李孝美曰此錢徑八分重四銖六黍文曰天鎮福寶背文有一黎字在穿上字体形製與石晉天福錢殊不相侔

萬歲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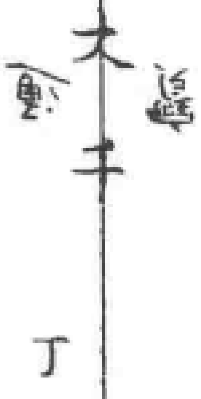
李孝美曰此錢徑寸二分重十三銖面文繆篆曰泉帝萬歲背文繆篆曰忠孝傳家肉好背有周郭

大興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八分重四銖面文曰大興平寶復有一丁字在背文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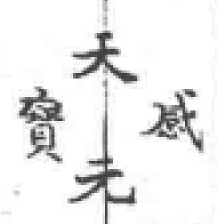
大千錢



泉志曰此錢徑八分重三銖六參文曰大千通寶倒置通寶字千字疑當作平歲久漫滅爾背文有一丁字在通字之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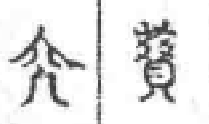
製作字体肖大興平寶錢

天感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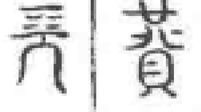
泉志曰此錢文曰天感元寶字画遒勁頃歲獲此尋逸之

古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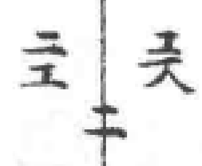
李孝美曰此錢徑寸一分重十銖面有兩字不可識肉好有周郭皆夷漫如半兩錢狀

古文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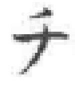
泉志曰徑一寸重四銖五參背文夷漫面肉坦平微有輪郭頗類圜法

三字錢



泉志曰三字錢徑寸一分重三銖三參面背肉形皆平外無周郭制作簡古字画夷漫叵辨亦圜法別種也

千字錢



李孝美曰徑寸六分重十銖面文右邉有一千字体如遼錢疑其同出而未得依據肉好皆有周郭

太興錢

興
太平
寶

董逌曰文曰太興平寶疑五代僭僞之所鑄

外國品

因墀國錢

永
天壽
吉

王子年拾遺記曰因墀國在西域之北晋武帝時献玉錢千

緡其形如環〻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字

和同錢

開
稐同
珍

神功錢

開
神功
珍

萬年錢

通
萬年
寶

隆平錢

永
隆平
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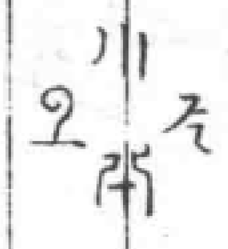
舊譜曰日本國錢四品並徑寸重五銖其文隸書一曰和同開珍二曰神功開珍三曰萬年通寶四曰隆平永寶其國延歷中鑄

乹文錢

文
乹
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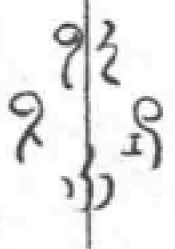
國朝會要曰太平興國九年日本國僧奝然等浮海而至云其國用銅錢文乹曰文寶

屋馱國錢



徐氏曰徑七分厚薄肉好不異中夏字若梵書不可復識

吐蕃國錢



毅素曰此錢徑寸重五銖肉好精巧不減中國以銅為之皆胡字不可識背文如開元錢有甲文詢于衆人謂之胡錢

倭國錢

通
延喜
寶

賛寧傳載曰倭國在東海中正朔一同中夏年號天慶天歷其國用錢文曰延喜通寶

景福壹[illegible]
道與宗[illegible]
應歷壹[illegible]

梵字錢

罷 嶅貉 鎗

泉志曰此錢徑八分重三銖六參銅色純赤文不可辨大抵類厭勝吐蕃錢

天贊錢

贊 天通 寶

五代史四方附錄曰契丹主阿保机僭號名年曰天贊泉志曰此錢徑九分

應歷錢

重 應歷 寶

董逌曰北朝錢文曰應歷重寶趙至忠北庭雜記曰偽穆宗德光之子改元應歷

重熙錢

趙至忠北庭雜記曰聖宗卒少主宗真立改元景福一年又改重熙泉志曰此錢徑九分重三銖文曰重熙通寶

清寧錢

寧 清通 寶

陳昉北庭須知曰契丹主洪基改元清寧泉志曰此錢徑九分重三銖文曰清寧通寶

大康錢

康 大通 寶

徐競高麗圖經曰契丹咸雍十年改大康至十年改元大安泉志曰此泉徑九分重二銖四參以大康通寶為識

大安錢

安 大通 寶

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曰契丹主天祐年號大安泉志曰此

錢徑八分重二銖八參文曰大安元寶

壽昌錢

昌 壽元 寶

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曰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泉志曰此錢徑九分重二銖四參文曰壽昌元寶

乾統錢

統 乾元 寶

洪遵通書曰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為乾統泉志曰此錢徑寸重三銖二參文曰乾遼（統）元寶

天慶錢

慶 天 元 寶

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曰契丹主天祚年號天慶泉志曰此錢徑九分重二銖四參文曰天慶元寶

千秋錢

萬 千 秋 歲

李孝美曰此錢徑三分文曰千秋萬歲今甚易得蓋常歲虜使入貢人多博易得耳董逌曰遼國錢蓋近世所為

海東三錢

東 燃 跡 寶

東 海 通 寶

東 海 重 寶

泉志曰余按雞林類事云高麗所鑄有通寶重寶之文今世所見凡三種通寶錢有二篆字及真行体重寶真書製作頗精並徑九分重三銖六參

三韓錢

通 三 韓 寶

孫穆雞林類事高麗倣本朝鑄錢以錢交易但其國人與海賈未以為便其錢規模與中國同皆以海東通寶或海東重寶三韓通寶為記

東國錢

重 東 國 寶

泉志曰此錢徑寸重二銖四參文曰東國重寶輪郭渾重字畫明坦計高麗所鑄

闍婆國梵書錢

三朝國史曰闍婆國在南海中其國翦銀葉為錢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錢諸蕃風俗云其國以銅銀錫鐵鍮雜鑄為錢其錢六十四箇為一兩

交趾國黎字錢

黎

國朝會要曰祕書丞諸正臣言前通判廣州竊見蕃商多往交州貿市齎黎字及砂鑞錢至州頗紊中國之法

神奇厭勝品

太平錢

日 吉 平 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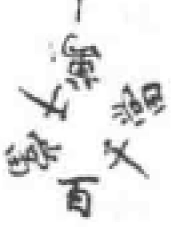
南齊祥瑞志曰世祖治盆城又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

廣宗郡錢

歸于聖帝

三國典略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正月即位十月廣宗郡獻瑞錢文曰歸于聖帝

偽趙錢



晉書載記石勒傳曰泰始中建德校尉王和掘得一鼎容四斗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〻當萬因此令公私行錢

應元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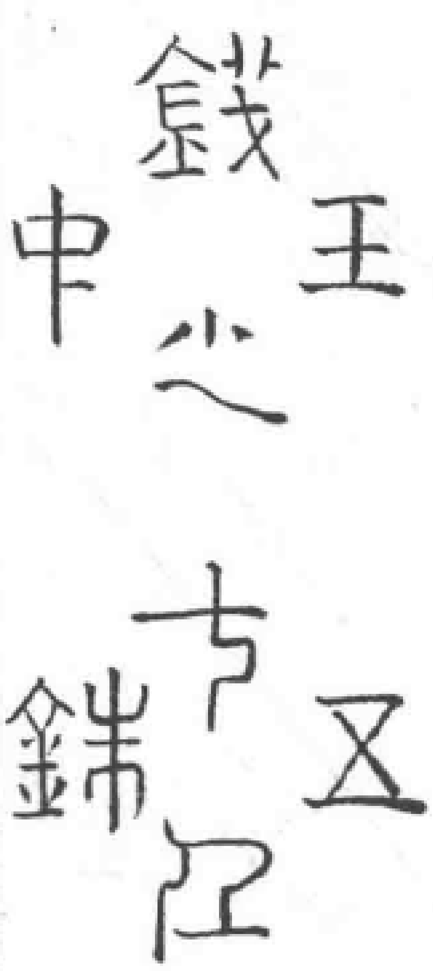
應元保運

犹括筆談曰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發地得一餅封鐍甚固破之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不以為異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與錢文符同本觀乃以其錢表獻

科斗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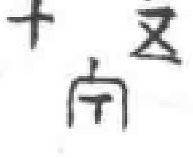
趙抃成都記曰唐乾符中蜀州郡刺史李師泰理第于錦浦里北門西與李永祠鄰距宅之北地形漸高商走西南與祠相接于其堂北鑿地五六尺得大冢甎甓甚固得金錢于甎外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一寸七八分圓而無孔去緣二分有隱起規規內面各科斗書二十一字其緣甚薄有刃焉督後者以白師泰師泰命弃金錢復瘞之

臺主衣庫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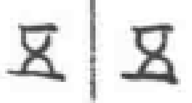
顧烜曰中王之錢臺主衣庫今有此錢徑四寸重八兩面文曰中王之錢背文曰五銖七千舊譜曰徑四寸重八兩面文曰中王之錢背文曰五銖乇千敦素曰所謂乇字者古萬字也此錢〻中最大蓋謂一當五銖之千萬固嘗讀其面文為錢中之王背文為五銖千萬于理為勝封氏曰面為隸書背為篆書

北斗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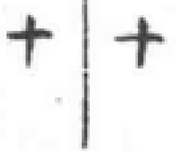


舊譜曰文曰大泉五十背為北斗之狀

雙五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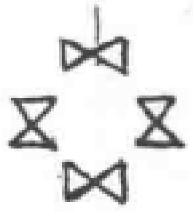


雙十錢



顧烜曰柄文日月文井文雙五文雙十五銖並音異今世見有（柄文日月文井文三品無字闕之）

四五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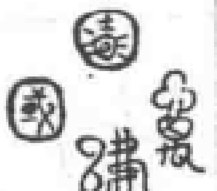


泉志曰此錢顧烜所載四傍皆篆書五字董逌謂之四五錢

明月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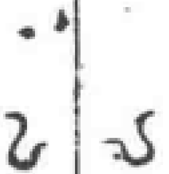
徐氏曰此錢文曰明月

萬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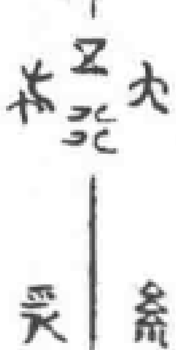
泉志曰此錢徑寸六分重十三銖面文平地作水文一字類梵書不可識或曰日字背文為星官月兔雲鶴龜形慶善郎中守儀真得之郡圃土中

龍文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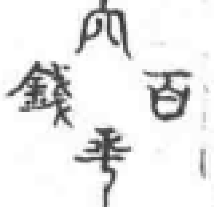
敦素曰徑九分重三銖兩傍有文如日月皆不可識

三雀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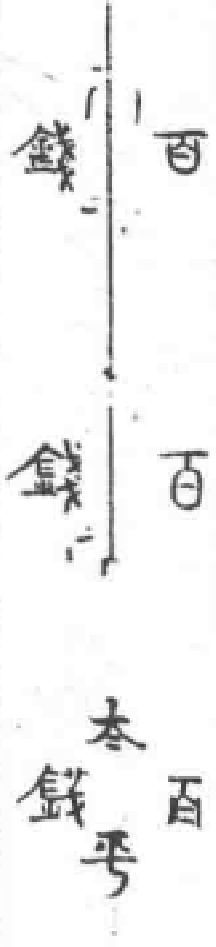
舊譜曰徑寸三分重十銖背面緣上皆作三雀銜花面文曰五行大布背文有野草閒花之狀

龜背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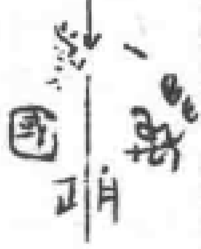
顧烜曰四文龜背錢今有此錢徑一寸重六銖文曰太平百錢背文隱起為龜形舊譜曰龜背文錢背為龜甲隱起之形

水波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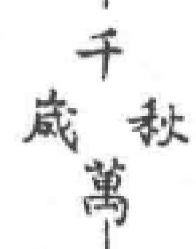
顧烜曰太平四文錢背有水波紋者三種並徑一寸重六銖文曰太平百錢大体類前條太平四文但製作微為瓌壯而背有波紋耳舊譜曰水波紋錢大篆小篆隸書三種

玄武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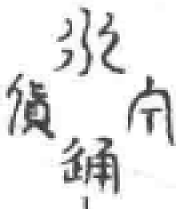
李孝美曰此錢徑寸二分重八銖文曰永通萬國背文為玄武星斂之象

千秋錢



李孝美曰徑寸九分重二十四銖面文曰千秋萬歲背文為龍鳳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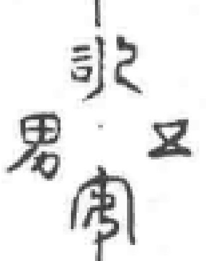
龍鳳重輪錢



泉志曰此錢徑寸三分重七銖二參背文重輪內形渾厚面文篆書曰永通泉貨背為龍鳳盤繞之象

厭勝品

永安五男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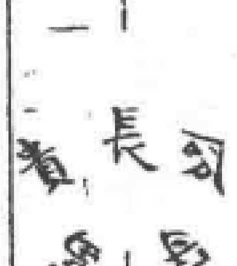
舊譜曰徑二寸三分厚一分重十八銖上下輪郭之間皆作粟文面上四出文文曰永安五男背作四神之狀又有日月相待對者李孝美曰按所見者徑寸二分背面皆四出有粟

文面文曰永安五男篆文與後魏永安五銖相似唯男字真書耳

福慶錢

舊譜曰徑寸二分半重一銖肉好背面皆有周郭亦有徑寸四分重十八銖者文曰伍男貳女參公玖卿好郭邊作連珠方千外分為八分若箕形其二三五九皆作大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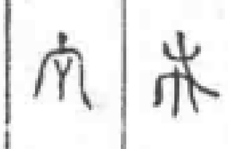
撒帳錢



舊譜曰徑寸重六銖肉好背面皆有周郭其形五出穿亦隨之文曰長命守富貴背面皆為五出文若角錢狀景隆中〻宗出降睿宗女荊山公主特鑄此錢用以撒帳勑近臣及修文館學士拾錢其銀錢則散貯絹中金錢每十文即繫一綵條學士皆作却扇詩其最近御坐者所獲居多有學士考功員外武平一既出逢韋巨源蘇味道各執平一將在燭下云員外事僕射者主欲有所取以手探平一懷盡而後已李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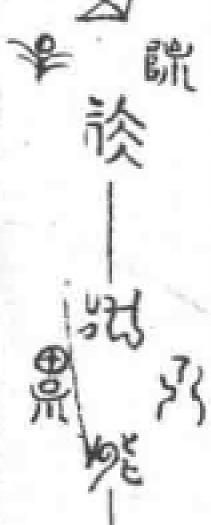
美曰頃見此錢于汝海王霖家形製文字皆如舊譜所說但蓋差大而銅鑄耳

男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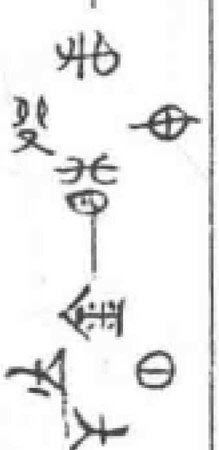
舊譜曰徑寸重四銖縣針書文曰布泉世人謂之男錢言佩之則生男也敦素曰徑寸一分形製精巧字体與貨泉略同疑王莽時鑄後周亦有布泉字皆玉筯與此相並殊不侔也

辟兵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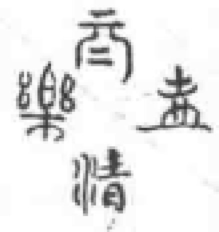
舊譜曰徑八主重三銖背面皆有周郭又有兩重于方穿之中復更有小穿邪正安之疑若八角然其文一面曰去殃除凶一面曰辟兵莫當皆篆字其間有八柱郭外仍有小柄

千金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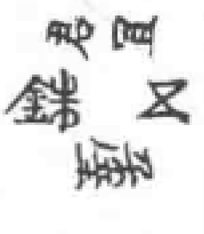
舊譜曰形製輕重類辟兵錢其文一面曰長毋相忘一面曰日入千金錢間亦有八柱

豐樂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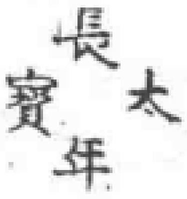
舊譜曰徑八分重二銖五黍面文有四字皆科斗書其可識者豐樂肉好背面皆有周郭李孝美曰此錢文曰天清豐樂

君宜侯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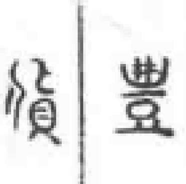
舊譜曰此錢徑寸重如其文文有六字曰君宜侯王五銖並篆書背面但有肉郭而無好郭形製與漢五銖同而不甚精

長年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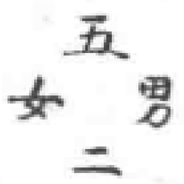
舊譜曰徑七分欵文曰長年太寶

富錢



晉書石勒載記曰勒鑄豐貨錢舊譜曰徑寸重四銖文曰豐貨世人謂之富錢言收此錢令人豐富

五男二女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七分厚一分半重十銖背面有字皆曰五

男二女

天下太平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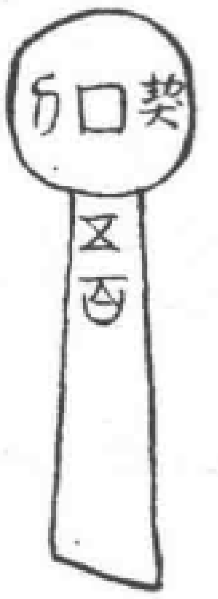
天 尚 下 平

李孝美曰天下太平錢二品大小不等面文皆曰天下太平背文並隱起大者徑寸重六銖為持梃人傍有躍龍之狀而平地作水文小者徑八分重五銖為五男二女戲弄之象而平地作毬路文疑亦厭勝之流也洪遵曰此二錢今世有之又有二種其一面文亦曰天下太平背文為四人持兵仗之象而平地作水文徑八分重三銖六參又有一種面文亦曰

天下太平背為九子母之形平地作毬路文徑八分重二銖四參

刀布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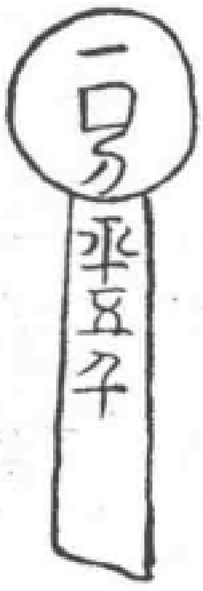
契刀



前漢食貨志曰王莽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張晏曰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顧烜曰契刀五百非勤刀為此四字刀上但有契刀之字而無五百張台曰台有此錢但薄于錯刀柄上文曰五百張顧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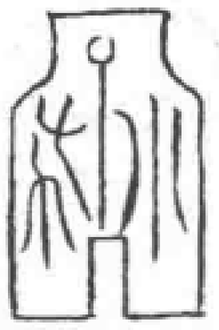
說並未見有柄者其文鋪成若錯刀之陷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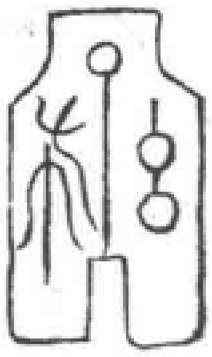
漢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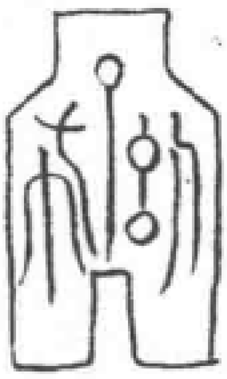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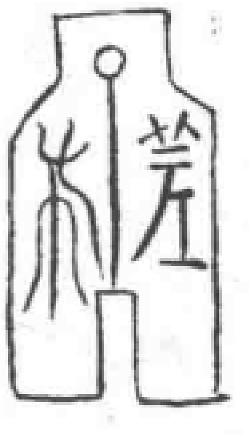
前漢食貨志曰王莽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荀悅漢紀曰居攝二年夏四月更造錯刀、一直五千與五銖並行張晏曰刻之作字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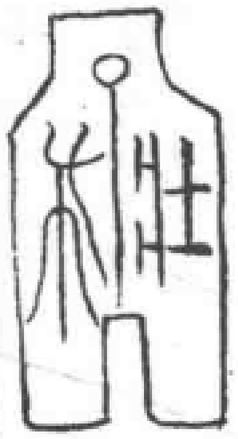
十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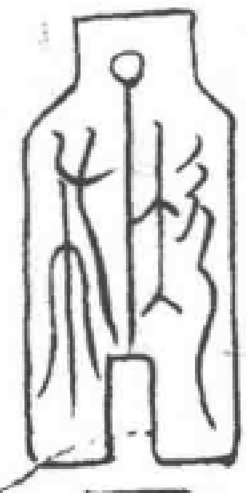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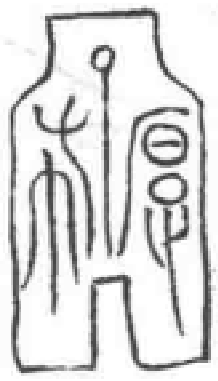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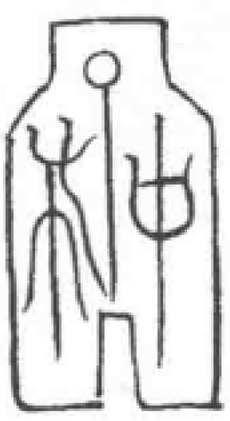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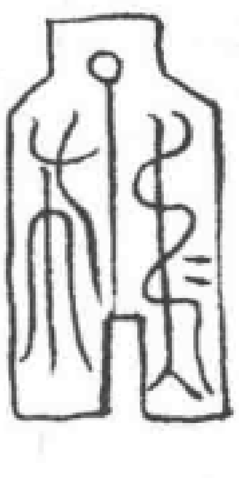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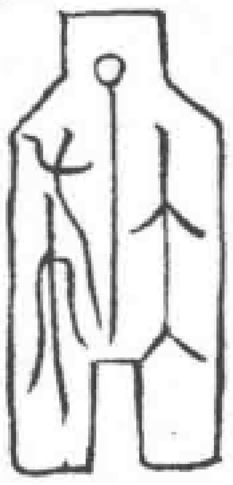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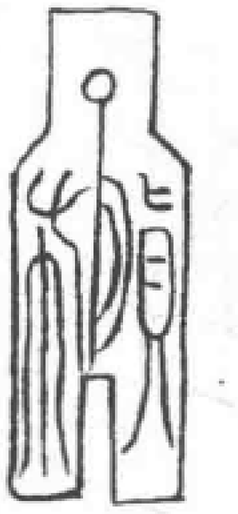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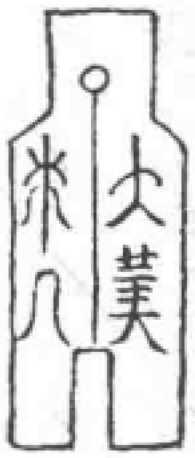
前漢書食貨志曰王莽鑄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直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

貨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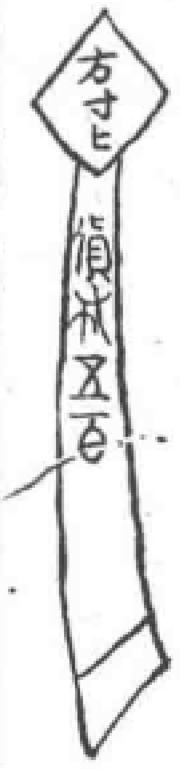
前漢食貨志曰王莽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與貨泉並行

大黃布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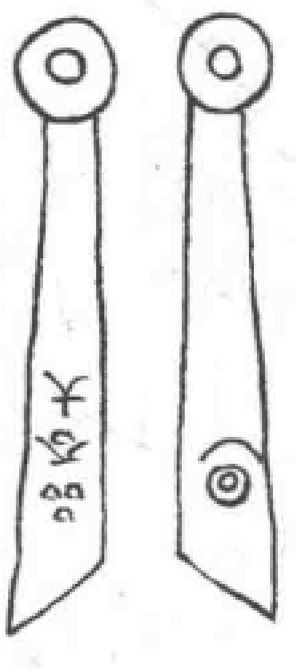
舊譜曰重七銖長二寸三分文曰大黃布刀張台曰此亦王莽所鑄文曰大黃布刀莽自言黃虞之後又改年帝定安泰后爲黃室主則大黃莽之自稱也意者豈非莽之初謂刀布一物後分爲二耶

蒙城古刀



宣和五年郭侯爲亳州蒙城令村人得之田中柄端有寸方十三字彷彿隸書背有方孔不透身形如刀文曰貨布五百疑王莽所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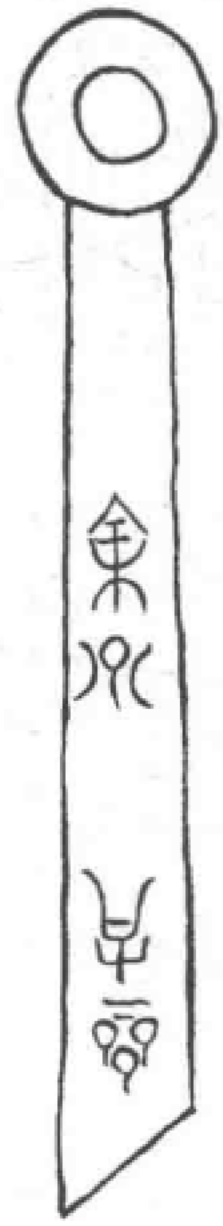
長平古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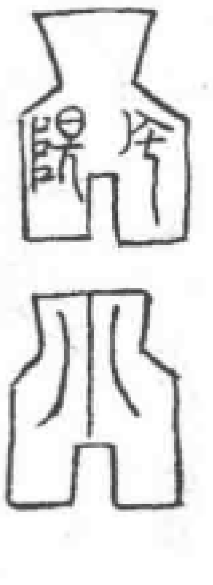
舊譜曰天寶元年西河郡別駕李幼奇于長平溪澗中所得狀如小刀長二寸四分濶五分柄長二寸濶四分柄端有孔挖長四寸七分背面俱有字不可識

沂州銀刀

嘉祐雜志曰王公和學士罷沂州得銀刀一有齊大公否九字九字中闕不相屬刀上又有隱起圜形疑是九府圜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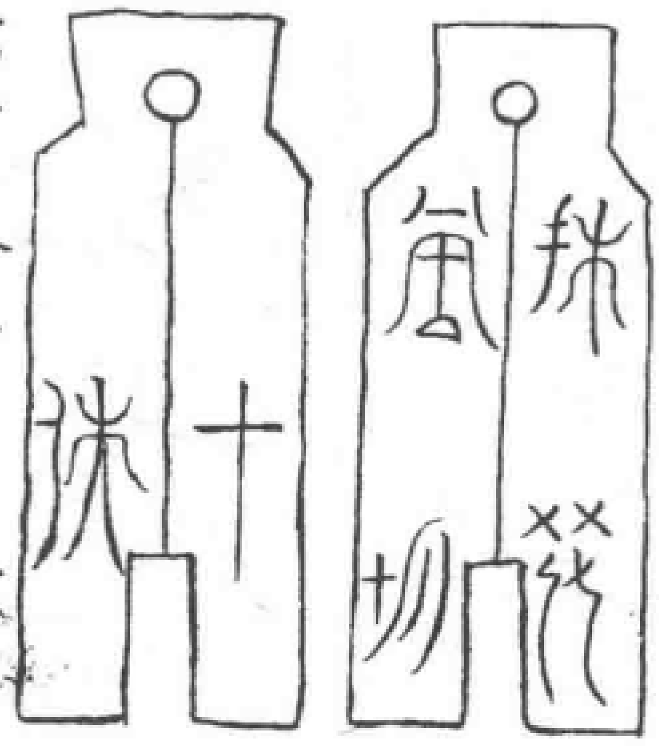
長平異布



舊譜曰亦幼奇所得也長寸一分下廣九分者長五寸廣五分向上漸闊無好足枝長四分間廣三分面有兩字類科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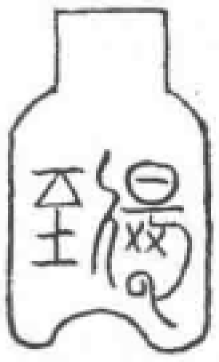
書背有三道文不可識

異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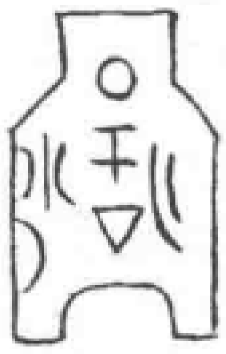
舊譜曰長四寸一分上廣寸二分下廣寸五分首長六分廣寸好徑五分足枝長寸二分間廣四分重十二銖狀如貨布面文四字背文兩字不可識李孝美曰按所見古布多矣唯此一品極大而形製特與大黃布刀相似舊譜以謂狀如貨泉有所未盡

異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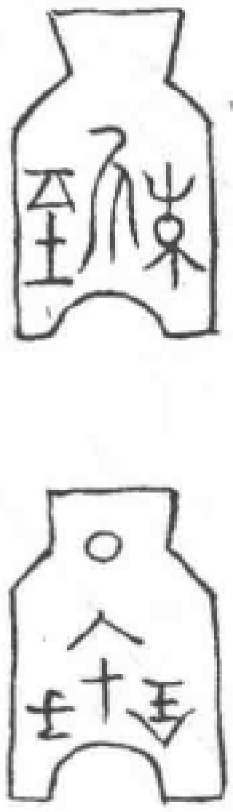
舊譜曰長寸八分肩廣寸下廣寸一分足間廣五分正圜無好及周郭重十二銖面文五字不可識

異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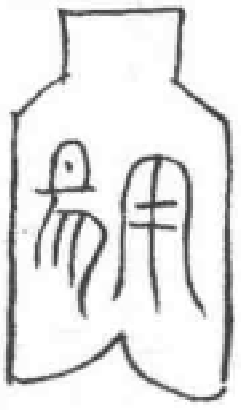
舊譜曰長寸七分肩廣寸足間廣六分有好形製與上布相類面文三字其左邊一字與中心一字亦類上布右邊及中心字而倒正不同亦有無好者

異布二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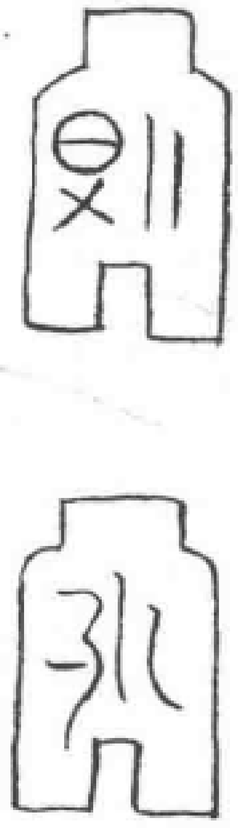
舊譜曰長短廣狹與上二布相似文字

異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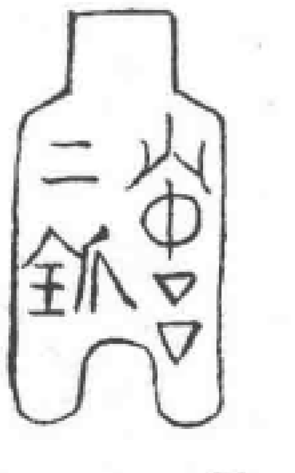
張台曰長寸七分半肩廣八分足間二分有肉郭面文兩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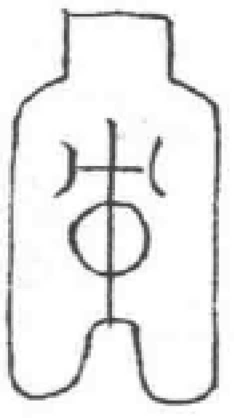
異布



張台曰長寸六分肩廣八分首廣五分足間廣二分重六銖背面然一字面文如日下安乂字又兩畫長短不齊背文如了傍加竪斜画與上布皆于賓鼎尉王鑄處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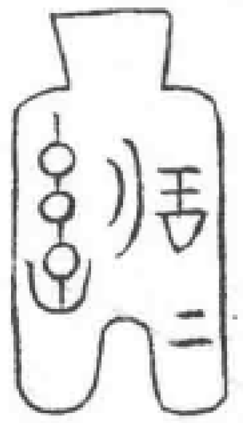
異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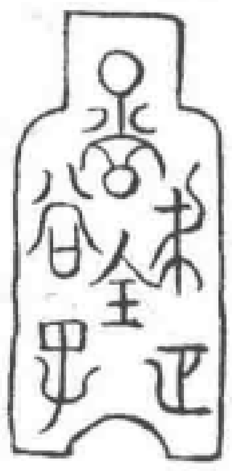
張台曰長二寸一分肩廣寸三分首廣九分足枝長六分間廣四分半重二十八銖面文四字有如二字者金邊安瓜者山下安中者兩口相重者背文一字與面文右邊向上者同形質〻朴厚不曾磨鑢於檢校膳部李涿處見之

異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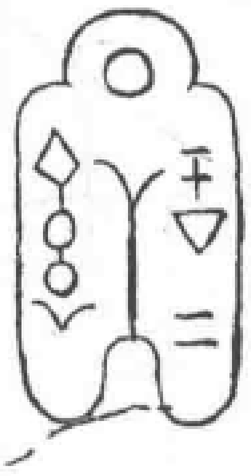
李孝美曰按此布長短廣狹輕重與上布相類面文六字亦同但倒正相異復無背文耳

異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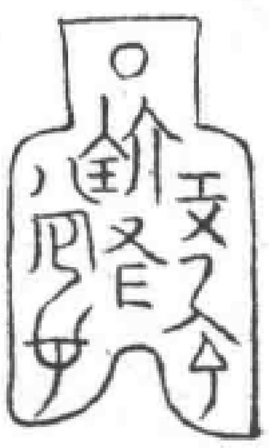
李孝美曰按此布長二寸上廣寸二分下廣寸三分首長七分廣七分足間廣五分正圜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面文六字亦不可識

異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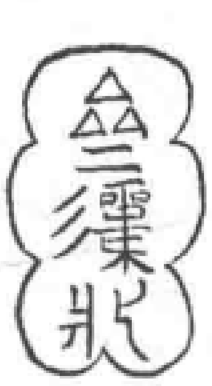
洪遵曰余按此布長二寸肩廣四分首廣六分半足枝長五分間廣四分半重十三銖八參正圜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面文四字

異布



洪遵曰按此布長二寸二分肩廣四分半首廣八分足枝長五分半間廣如之正圜重十六銖七參面文不可識

古銅片



舊譜曰咸通八年兗海觀察鄭漢章奏百姓於野內掘得古銅片四千九百五十五片詔翰林驗云上有齊歸化三字按其形製及文篆外莫之覩亦古布流也

以上俱泉志

朱祐辨文考制

家藏漢錢　半兩　五銖　二器皆青綠色土古也得之褒貴半兩錢重六分四厘五銖錢重八分徑皆一寸　辨曰

前漢篆半兩五銖工鑄甚精　考曰前漢錢也孝文五年更秦半兩錢為四銖文仍半兩至孝武元狩四年盗鑄益多錢輕物貴有司請更為皮幣銷半兩錢鑄三銖錢後以三銖輕易作姦廼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鎔

家藏漢錢　大泉五十　契刀五百　二器皆青緑色土古也得之襄貴大泉重一錢九分徑一寸二分契刀重三錢八分圜徑一寸柄長二寸　辨曰漢篆大泉五十契刀五百說文契字從大漢書契亦從大兹從木　考曰前漢錢

也莽居攝変漢制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又造契刀其圜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

家藏漢錢　大布黄人　器青緑色土古也得之襄貴長二寸四分重三錢八分　辨曰柳葉篆大布黄人　考曰莽即真以刘字有金刀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更作寶貨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錢貨六品銀貨三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大布次布弟布壮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布小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一千矣兹布銖兩長廣如漢書而文多黄人二字

家藏漢錢　貨布　貨泉　二器皆青緑色土古也貨布得之郡氏重四錢長廣如漢書貨泉得之襄村祇重八分徑一寸　辨曰柳葉篆貨布貨泉工鑄亦精　考曰中漢錢也莽偽天鳯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

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二品並行

家藏漢錢　大泉當千　器青黒色土古也得之舊縣賈人重一錢八分徑一寸五分　辨曰大篆大泉當千工鑄甚劣　考曰漢末錢也孫權據江東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即此

家藏宇文周錢　五行大布　永通萬國　二器皆青色土土古也得之襄貴五行錢重六分徑寸一分永通錢重八分徑寸三分　辨曰小篆五行大布永通萬國　考曰宇文

氏錢也武帝建德三年六月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

吳中有書賈來廣陵出古錢三百餘見示刀布正偽諸品皆備汪君祓江拓其文凡四以遺予一曰千秋萬歲面有龍鳳形一曰長生保命面有北斗及男女對立狀一曰斬妖伏邪面有立神一蹲虎一篆符一一曰龜鶴齊壽面無文蓋古厭勝錢也暇日裝潢成冊為詩題後并邀祓江同作　翠墨手拓圜輪文空齋寶氣歙浮雲我有蕭愚子和齋嗜好與世殊猶薰雪蘚留跡卿鈫眼造自何代誰云〻千秋萬歲僅著録

景嚴好事資前聞（千秋萬歲錢見洪遵泉志）其三吉語擅蒼雅白藉神力通殷勤下土蟣臣但稽首長生大帝保命君子鉼鮮崇光景絕（宋周希稷詩詠家鮮崇吐于鉼）縞衣青純年平分反觀陽幕得奇質（儲華谷云）（錢以有字處為陰無字處為陽）龍飛鳳騰霄虎翰乙斗匡首戴聲迴環揄袂交孱永為匹世間兒女劍心忪雨冷重屏夢蕭瑟乞將後魏五男錢遠勝淮南萬畢術擲之未足慰寒人佩此端能已愁疾壯夫也復愛虛名叩齒清思坐幽室裝成一日百迴看探囊尚有雕蟲筆　汪為山亦贈予厭勝錢拓本文曰金玉滿堂篆書面有雙龍繞之上有柄作片雲形大徑二寸續裝于冊更為賦詩　金玉滿堂語見之老氏書所貴在能守盈縮相乘除胃脯武連騎舐痔乃得車黃綠走權要極意為佃漁轉瞬領軍屋鎖淵集蔓魅得失鄭人夢此足發軒渠錢環篆四字〻偃披蕤如善祝兼寓規陳義難齟齬片雲抱廓外山氣鬱不舒日冠月有珥陰噐紛騰拏水衡駭未都詩客何由儲紙劳脫輕影一再結相與于故人意不淺緬想創物初不貪為寶無悔亦無譽（厲鶚樊榭山房集）

續泉志序

吾友胡君一日盡出所弃古錢示余中指一大錢曰此新莽

貨泉之鎔也今幾二千年矣土花活碧重暈掩質明光其光可鑑轉以贈予且曰漢書食貨志曰冶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模也昔花山馬街齋氏有大泉五十泉鎔朱太史竹垞為之銘并著跋語題之曰范古之冶器者以木曰模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竹曰范偏旁點畫訓詁極嚴太史喜尚新異易鎔為范雖范亦可通範禮少儀云左右軌范乃飲揭子太公經矩范之動成敗之效也皆取法式之意然究不若鎔字于鼓鑄之義為更切當耳君之博識類如此乃復縱觀所著續洪文安泉志辨齊太公杏為齊太公貨定量主衣庫

錢文中王之錢為錢中之王正訛補缺無慮數十百條蓋君夙善篆籀之學目精炯然凝神注想擘肌分理不爽毫髮經行巷陌間見古錢輒摩挲宛轉忽忽如有忘及既得之或釋一名或解一字惟呼拉友朋共加欣賞其耽癡成癖又如此錢凡若干品大者完輪周郭方圜肉好小者繁星破墨難可名狀君故多才工於摹搨伸紙破墨色香具足暇則纂歷代之規制考記傳之逸文屬夷僭國神奇厭勝靡不該載取精之弘用力之勤洪顧烜唐封演宋董逌杜鎬輩莫有能過也且君家食貧頗有囊空之嘆而是纍纍者又非可以為潤屋

之資潤身之殖居之寶之吾甚惑焉雖然君無以古錢之見棄于時勿過于用為足深慨也以君儲蓄之富稍稍流布豈必輕相衒耀窃恐好事者按圖求之君即欲自珍惜而有不可得者矣　乾隆元年月日仁和趙一清

六藝之一錄卷二十一

錢塘倪濤撰

金器款式

梁陶弘景古今刀劍錄

夏禹子帝啓在位十年以八月庚戌鑄一銅劍其長三尺九寸藏之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為星辰背記山川日月

孔甲在位三十一年以九年歲次甲辰採牛首山鐵鑄一劍名曰夾古文篆書

殷太甲在位三十一年以四年歲次甲子鑄一劍文曰定光古文篆書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以元年歲次戊午鑄一劍長三尺銘曰照膽古文篆書

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劍各投五嶽銘曰鎮嶽尚方古文篆書

簡王兔在位十四年以元年歲次癸酉鑄一劍長三尺銘曰駿大篆書

秦昭王稷在位五十二年以元年歲次丙午鑄一劍長三尺銘

曰識、大篆書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歲次丁巳、採北祇銅、鑄二劍、銘曰定秦、小篆書、李斯刻、埋在阿房宮閣下、一在觀臺下、長三尺六寸、

前漢劉季在位十二、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鑄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及貴、常服之、此即斬蛇劍也、

文帝恒在位二十三年、以初元十六年、歲次庚午鑄三劍、長三尺三寸、銘曰神龜、多用龜形、以應大橫之兆、帝崩、命入玄宮、

武帝徹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歲次乙巳、鑄八劍、長三尺

六寸、銘曰八服、小篆書、嵩恒霍華泰山五嶽皆埋之、

宣帝詢在位二十五年、以本始四年、鑄二劍、長三尺、一曰毛、一曰貴、以足下有毛、故為之、皆小篆書、

平帝衎在位五年、以元始元年歲次辛酉、掘得一劍、上有帝名、因服之、大篆書、

王莽在偽位十七年、以建國五年歲次庚午、造威斗及神劍、皆煉五色石為之、銘曰神勝萬里伏、小篆書、長三尺六寸、

更始劉聖公在偽位二年、自造一劍、銘曰更國、小篆書、

後漢光武秀在位三十三年、未貴時、在南陽鄣山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書、帝常服之、

順帝保在位十九年、以永建元年、鑄一劍、長三尺四寸、銘曰安漢小篆書、後改年號、

靈帝宏、在位二十二年、以建寧三年、鑄四劍、文曰中興、一劍無故自失、並小篆書、

魏武帝曹操以建安二十年、於幽谷得一劍、長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銘曰孟德、王常服之、

蜀主劉備、以章武元年歲次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服、一與太子禪、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

與諸葛亮、一與關羽、一與張飛、一與趙雲、並是亮書、皆作風角處所有、令蒲元造刀五萬口、皆連環及刃口列七十二鍊、柄中通之、兼有二字、

房子容曰、唐人尚書郎李章武本名方古、貞元季年為東平帥、李師古判官、因理第掘得一劍、上有章武字、方古博物、亞張茂先、亦曰蜀相諸葛孔明所佩劍也、乃改名、師古為奏請改為章武、蓋蜀主八劍之一也、

吳主孫權以黃武五年、採武昌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鋼越炭作之、文曰大吳、小篆書、

孫亮以建興二年鑄一劍、文曰流光、小篆書、
孫皓以建衡元年鑄一劍、文曰皇帝吳王、小篆書
晉武帝司馬炎以咸寧元年、造八千口刀、銘曰司馬、
懷帝熾以永嘉元年造一劍、長五尺、銘曰步光、小篆書
成帝衍以咸和元年造十三口刀、銘曰興國、
穆帝聃以永和五年於房山造五口劍、銘曰五方單符、隸書、
孝武帝昌明以太元元年、於華山頂埋一劍、銘曰神劍、隸書
宋武帝劉裕以永初元年鑄一刀、銘其背曰定國、小篆書、長四
尺、後入於梁、

少帝義符以景平元年造一刀、銘曰五色、小篆書、
前廢帝子業、以景和二年於蔣山頂造一劍、銘曰永昌、篆書、
後廢帝昱以元徽元年掘得一刀、銘曰上血其光照一室、帝奇
之、至五年七月帝使楊玉伏織女、玉伏女不得、懼死用以殺
帝果如銘、故知吉凶其徵先見矣、
齊高帝蕭道成以建元二年造一刀、銘曰定業、長五尺、篆書、自
制之、五
明帝鸞以建武二年造一刀、銘曰朝儀、長四尺、小篆書、
梁皇帝以天監二年即位、至普通中、歲在庚子、帝命弘景造神

劍十三口、用金銀銅錫鐵五色合為之、長短各依劍術法文
諸小國刀劍
前趙劉淵以元熙二年造一刀、長三尺九寸、文曰滅賊、隸書、
後趙石勒以建平二年、造一刀、用五百金工、用萬人頭尖、長三
尺六寸、銘曰建平、隸書、勒未貴時、耕地得一刀、銘曰石氏昌
篆書、
石季龍以建武十四年造一刀、長五尺、銘曰皇帝石氏、隸書、
後蜀李雄以晏平元年、造刀五百口、文曰騰馬、隸書、
前涼張寔造刀百口、無故刀盡失、文曰霸、

後魏昭成帝拓拔犍以建國元年於赤治城鑄刺刀十口、金鏤
赤治字、
道武帝珪以登國元年於嵩阿鑄一劍、曰鎮山、隸書、
明元帝嗣以泰常元年造一劍、長四尺、銘背曰泰常、至真君元
年有道士繼天師為帝造劍、長三尺六寸、隸書曰真君、因改
元
宣武帝恪以景明元年於白鹿山造一刀、文曰白鹿、隸書、
前秦苻堅以甘露四年造一刀、用五千工、銘曰神術、隸書、
前燕慕容儁以元璽元年、造二十八口刀、銘曰二十八將、隸書、

後燕慕容垂以建興元年、造二刀、長七尺、一雄一雌、隸書、若別

處之則鳴、

後秦姚萇以建初元（年）造一刀、銘曰中山、長三尺七寸、隸書、

西秦乞伏國仁、以建義三年造一刀、銘曰建義、隸書、

後涼呂光以麟嘉元年造一刀、銘背曰麟嘉、長三尺七寸

南燕慕容玄明以建平元年作刀四口、文曰建平、隸書、

西涼李暠以永建元年造珠碧刀一口、銘曰百勝、隸書、

北涼沮渠蒙遜、以永安三年造刀百口、銘曰永安、隸書、

夏赫連勃（勃）以龍昇二年造五口刀、背刀有龍雀環、兼金鏤作一

龍形、長三尺九寸、銘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

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宋王劉裕破

長安、得此刀、後入於梁、

吳將刀

周瑜作南郡太守、造一刀、背上有溫冠將軍字、八分書、

蔣欽拜列郡司馬、造一刀、文曰司馬、隸書、

周幼平拏曹公勝、拜平虜將軍、因造一刀、銘背曰幼平、

潘文拜偏將軍、為擒關羽、拜固陵太守、因造一刀、銘曰固陵

朱理居少受征討、黃武中累功拜安國將軍、作一佩刀、文曰安

國、

蜀將刀

關羽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都山鐵為二刀、銘曰萬人、及

羽敗、羽惜刀、投之水中、

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鍊赤朱山鐵為一刀、銘曰新亭侯蜀

大將也、後被范彊所殺、彊將此刀入於吳

魏將刀

鍾會克蜀、於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乙、會死入帳下王伯昇

伯昇後渡江刀遂飛入水

袁紹在黎陽、夢有一神、授一寶刀、及覺果在臥所、銘曰思召、紹

解之曰思召、紹字也

以上俱刀劍錄

太公劍銘

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

晉裴昇文身劍銘

器以利表、實以名舉良劍耿介體大經武陸斷玄犀、水截輕羽、循斯象七德是輔、

晉張協太阿劍銘

太阿之劍、世濟其美、淬以清波、鈸以越砥、如玉斯曜、若影在

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古劍銘

神鋒燭天氣沖斗、青冰出匣蒼龍吼、魑魅魍魎看勿走、乾坤造化在吾手、

古劍銘二

昆吾之精、太阿之靈、嵯峨三尺、離離七星、剸犀截犍、斷蛟海清、烈士壯心、誰有不平、

唐劍銘

貞觀 逢季秋重陽吉日造、 百鍊精鋼、淨掃妖氛、

以上侯鯖網珊瑚

茂陵寶劍銘

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西京雜記）

十

火字劍

昔漁者于江濱、見雷公逐一小黃蛇、擊殺之、化為劍、背有火字、許旌陽斬蛇第三劍、蓋至寶也、今在張伯雨處、（雲烟過眼錄）

印文

漢舊儀曰、諸侯王、黃金橐駝紐、文曰璽、列侯黃金龜紐、文曰之印、丞相大將軍黃金印龜紐、文曰章、御史大夫章匈奴單于黃金印橐駝紐、文曰章、御史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皆銅印鼻紐、文曰印章、二百石以上、皆為通官印、（太平御覽）

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師古曰、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漢書藝文志）

王莽篡位、莽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己、夏處南山藏薄冰、

文穎曰、祉、福祚也、冠存己、欲襲代也、應劭曰、夏處南山、就

陰涼也、藏薄冰、亦以除暑也、

二曰肅聖寶繼

應劭曰、莽自謂承聖舜後、能肅敬得天寶龜以立、宗欲繼其緒、

三曰德封昌圖

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封、當遂昌熾、受天下圖籍發覺、宗自殺、（漢書王莽傳）

璽書拜馬援伏波將軍、注、東觀記、援上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

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後漢書馬援傳）

王溥、即王吉之後也、傭書於洛、美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廪、九族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其為善而得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庾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軍壘門、故曰軍門、中主簿也、積善降福、明神之

報也（拾遺錄）

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令人擿之、墮地為圓石、顥令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上之、藏之秘府、後議郎汝南樊宏、校書東觀、表上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博物志）

荆門軍圖經、關將軍廟在當陽縣玉水山、紹興初、有潭州人得其印于水者、二十有三年、寺僧法源白于高使君、得公牒之、潭取之歸于寺、其文為壽亭侯印四字、方廣一寸有半、其上有穿、穿有環、廣如其印、又其上、並二環、各廣七分、加其半以為之長、色皆剛瑩、異常銅環、古所以佩也、三十有二年、艮齋謝先生自夷陵考試回、嘗見之、荆門太守王公銖云、余幼時侍先公為湖南提舉常平時、得觀之、印方二寸餘、細字上有雙環、闊可六七分、篆不古、非漢魏間字體、莫可推曉、或云晉宋以下、別有封壽亭侯、亦未可知、予以慶元中、因職事、嘗于左藏封椿庫見之、如其制、又有閔南司馬一印、字皆作疊篆、不知何時在左藏、則是別有此二印也、毗陵人張騊千里好古、嘗云、建炎二年六月、復州寶相禪院斜修城木于三門前大樹下、劚四尺餘、得此印、環上刻建安二十年壽亭侯

印、金環上却無此字、又與荆門軍所載不同、（雲麓漫抄）

嘉泰壬戌、予道經姑蘇、於常賣翁得故紙一幅、陳脆碎破、上有印文方四寸餘、朱色未落、云六合大同之印、按鄴侯傳、唐肅宗在靈武、徵天下兵、所鑄、頃常收拓本、漢軏上刻此篆文、本朝丞相李昉書其下、謂家藏是印文、而失之矣、乾德乙丑歲也、（蘆浦筆記）

論印

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多見故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

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王球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顏魯公官誥、尚書省印、可攷其訛、

漢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於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以印章為官職信令、故如此耳、自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者、故後宋印文皆大謬、

白文印皆用漢篆、平方正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

三字印、古一邊一字、左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處與為一字處相等、不可兩字中斷、

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畧有空、後二字無空、須當空一畫地別之、字有有腳無腳、故言及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分、非法度也、

軒齋等印、古無此式、惟唐相李泌有端居室三字印、白文、玉印、或可照例、終是白文非古法、不若只從朱文、

朱文印用雜篆體、不可大怪、擇其近人情、免費詞說可也、

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工字、及漢器工并碑蓋、印章等字最為第一、

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隨俗用雜篆及朱文、

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

朱文印不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為相去處、免印出與邊相倚、無意思耳、字宜細、四傍有出筆、皆帶邊、邊須細於字、邊若一體、印出時四邊虛紙昂起、未免邊肥於字也、非見多者、不能曉此、

多有人依款識字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時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時却又無印、學者頗此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辨其媺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印其實、手執之卩節音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樸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失詞耳、

道號、唐人雖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道號作印用也、三字屋扁唐却有法、

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

凡印僕有古人印式二冊、一為官印、一為私印、具列所以實為

甚詳不若嘯堂集古録所載只具音釋也

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為正也二名者可廻文寫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廻文寫名印内不可著氏字若曰姓某私印不可印文墨只宜封書亦不可廻文寫名印内不可著氏字表德可加氏字亦當詳審之

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為正式近人欲并加姓氏于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己却不可入印人多

好古不論其原不為俗辭可也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兼無印字者皆非名印蓋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耳漢張長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右一字左二字）唐呂溫字化光有印曰呂化光亦三字表德印式（幼君西漢王式弟子化光見柳文呂衡州也）

諸印文下有空處懸之最佳不可妄意伸開或加屈曲務欲塡滿若寫得有道理自然不覺空也字多無空不必問此

王球嘯堂集古録二卷正文共一百紙序跋在外其閒有古文印數十有一曰夏禹係漢巫厭水災法印世俗傳有渡水佩禹字法此印乃漢篆所以知之又一印曰孔夫音誤是孫兹

二字又有滕公墓銘鬱〻作兩字書且妄為剥落狀然考之古法疊字只作二小畫附其下秦時大夫猶是以夫字加二小畫況此疊文者乎偽無疑矣　古印式二冊即漢官威儀無印本僕自集成者後人若不得見只於嘯堂集古録十數枚亦可為法（已上俱學古篇）

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一規矩方圓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趙彥衛曰古印文作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之米印倉敖印近之矣自有紙始用朱字間

有為白字者通典云北齊有木印長一尺廣二寸五分背上為鼻紐長九寸厚一寸廣九分腹下隱起篆文曰督攝萬機惟以印籍縫今猷合縫條印蓋原於此秦有八體書三曰刻符、即古所謂繆篆五曰摹印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為一體徐鍇謂符者竹而中刻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為一體摹印曲屈塡密則秦篆文也子良誤合之　宣和譜四卷楊克一書譜一卷（又名集古印格）王厚之復齋印譜顏叔夏古印譜二卷姜夔集古印譜一卷吾衍古印文二卷趙孟頫印史二卷（輟耕録）

東皋雜録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隷隷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碑

則類與身皆篆也慎按三代鍾鼎文有欵識隱起而凸曰欵以象陽中陷而凹曰識以象陰刻之印章則陽文曰朱文陰白曰白文蓋古今金石同一例也（丹鉛總錄）

楊氏集古印譜敘

浦城楊遵雅性好古畜古印甚富慮夫物之有形必有終變也乃捆摭其家與好事所藏模其文為集古印譜由尚方小璽王侯將軍都尉太守所佩印丞長史令宰丞尉騎督軍曲軍司馬等所綰與夫漢叔孫通衛青等所懷炳炳𦦙𦦙然何其多也稽時世先後書制度形象考前代官制辨古文籀篆分隸之同異又何其精且博也噫方其磨礱以成形欵識以成文佩之組藏之匣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固不期於湮淪散棄瓦壠畋塚之間草莽所翳沒兵火所掘蝕耕夫牧子之所弃刓、又豈期於隆好者以為奇異之玩也噫予物之顯晦有時抑又有幸不幸者耶豈久而必有相得者亦理之常也抑是以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不汲汲於外也或謂今之好古者聚物斯譜有焉予曰不然徒為之磐汾陰之鼎泰璽漢鈕曲阜之履歷世傳以為寶亭尚賴其用哉亦云工古而已是譜也工下數千載間考其制訂其文如見其人其善以勸其惡

以戒亡但為玩好具而已也襄陰王沂師魯撰

楊氏集古印譜序

予家舊藏王子弁嘯堂集古錄列古印刻式三十有七後遊杭識竹房吾子行得學古編其所收益富當時視為該博乃今見浦城楊侯宗道印譜絕出二書遠甚展卷披閱使人慨然有懷古之意予觀周官職金所掌之物皆揭而璽之鄭氏謂璽者印也則三代未嘗無印特世遠湮沒非若彝器重大而可以久傳者也然則虞卿之所棄藴秦之所佩殆亦周之遺制與漢去古未遠其制作必有自來斯譜之所以不易得也盍亦錄梓而行諸世俾好事者得有所考焉宗道其勉之京口俞希魯識

題楊氏手摹集古印譜後

右集古印譜四冊其一署曰上之上皆官印印文百有六其二曰上之下亦官印文如一冊而益其十有四其三曰下之上皆私印文如二冊而復益其五十有七其四曰下之下亦私印文視三冊而損其五十有二下之下尾又有吾氏摹印篆官私具一百五十六去其重複八十四而取其七十有二復綴以收附私印百有十六連詩文題跋所識印十五凡七百

三十一篇譜以印印紙光采粲然旁書形鈕之制若玉若瑪瑙若銅若銀若塗金若塗銀官則曰某代某官私則曰某姓若名字至為詳悉惟吾氏所摹直以墨拓于紙而已譜始集于浦城楊遵宗道脩載襄陰王公師魯番陽周公伯溫金華王公子充京口俞公希魯所撰文後歸吳郡陸友友仁則有高郵龔璛先生及內翰虞文靖公揭文安公為賦衛青印玉詩文可為左驗今藏西平沐府余為前軍左都督李公手摹一過公覧而愛之遂裝潢以藏之簠簋然余觀王球嘯堂集古録吳興趙文敏公印史太末吾先生印式錢塘葉景脩漢

唐篆刻圖書韻釋皆未若此譜為詳蓋漢有摹印篆其法平方正直繁則減除少則增續與隸相通漢晉印章皆除官擇日封拜者必鑄以授之軍中急於行令故印文多鑿官重者或兩刻成文虛爵者或正其文填以金銀人名私印多刻非鑄六朝而降叅用陽文終非古法唐用陽文始屈曲盤迴如所謂繆篆而古法漸廢至宋終無知者故宋印皆大繆元官私印亦用陽文作偽殆自文敏如學古編三十五舉其自十八舉以下皆辯論印篆苟取是譜而證之槩可見矣都督公知而好之其尚友古人之意為何如哉若余所言目眊手拙

以戊寅歲七月戊戌肇工八月壬子畢手歷十有七日而僅得其髣髴云乃書而識之會稽萍居道士唐愚士拜手謹書

吳氏印譜序

印章之來尚矣制式之等鈕綬之別雖各有異所以傳令示信一也是編自漢至晉凡諸印章捜訪殆盡一一摹搨類聚品列沿革始末標註其下不惟千百年之遺文舊典古雅朴厚之意粲然在目而當時設官分職廢置之由亦從可攷焉吳氏孟思素以篆隸名而是編皆其手録尤可寶也能君仲章得之以示余故書此而歸之至正二十五年五月甲子豫章

揭汯書

顧氏集古印譜序

顧氏集古印譜成屬予序其事余曰唯唯余按古者印璽皆尊卑通名昔魯襄公在楚季　子使公冶問璽書是不獨天子稱璽矣唯天子稱璽者乃秦漢故事天子六璽皆玉螭虎鈕其文亦殊用武都紫泥封之為信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槖駝鈕文曰璽然則又不獨天子稱璽矣乃今顧氏譜有荆王之璽蓋足徵云列侯丞相將軍印則皆用黃金鈕皆龜文列侯者曰印將軍者曰章　中二千石印銀鈕亦龜文曰

章而千石六百石四百石印銅鈕鼻文曰印禮儀志又云印璽王玉押銀鏤文貴人長主文銅鏤漢武帝太初元年謂漢以土德王土數五故更印章以五字凡不足五字者用之字足之議郎樊衡因張顏上鵲中印其文為忠孝侯印字乃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然堯舜時有此官今雖無可考見當時君臣乃輙為置官置印由是以觀是三代未嘗無印而印璽尊卑通名信矣故公署者為官印私家者為私印而世代沿革制度同異或玉或金或銀或銅或瑪瑙或寶石或磁或塗金或塗銀或商金或錯銀其鈕或用螭用虎用豸用獸用槖

駝用龜用羊用馬用狻猊用辟邪用輪用鞮用連環用瓦用覆斗用鼻唯所欲用矣而其文篆古樸奇妙皆古人精神心法之所寓者非譜無以示千百世後矣然古無印譜有印譜自宋宣和始宣和譜今不傳而後王厚之順伯亦傳之已而王球子弁子有嘯堂集古錄趙文敏子昂有印史太末吾衍子行氏有學古印式縉浦城楊遵宗道氏有集古印譜錢塘葉景脩氏有漢唐篆刻圖書韻釋諸家惟楊遵氏為最多然亦堇堇上七百三十一方晚近世詩文印記亦附矣然皆摹本而長洲沈潤卿始以順伯子昂錢舜舉子行及子行弟子吳孟思所摹及其所未摹者作刻譜以傳近古杭郎叔寶氏七修類藁中亦刻數十方然綜諸家數尚不及千矣而摹刻俱為失真刻石則朱白難辨上海顧氏稱世家三世以博雅傳自御醫公世安氏搜購始及光祿君汝由鴻臚君汝脩大理君汝和光祿子天錫歷祖孫父子兄弟綿遠矣而搜購遠近不遺餘力乃堇堇得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銅印一千六百有奇然較之諸家所傳則三倍矣顧氏兄弟嘗曰六經尚矣六經之外唯有彝鼎款識彝鼎款識之外唯有秦漢碑版鏤刻此皆古人心畫神蹟所寄然歲久風日蝕剝者無幾而金

石版鏤皆摹拓重翻未免失真多矣唯茲印章用墨用硃用善楮印而譜之庶後之人尚得親見古人典刑神蹟所寄心畫所傳無殊耳提面命也已又嘗語余曰余家自御醫府君而下世嗜畜古人名蹟故商周彝鼎之屬及法書名畫金玉印章之類堇堇凡數十種矣一罹倭變遷徙流離再遭時艱獄辭連染故三世所畜一旦歸於有力而印章堇存亦未敢保其不它物聚散有數人無與焉而使之泯滅不傳可惜也故作是譜譜凡二十本噫其意蓋深遠矣譜式首尚方璽即秦始皇九字璽也次荆王之璽之類次官印次私印私印以

沈約謂為前後而始朱氏尊國姓也集印者太原王常幼安氏隆慶六年壬申夏五月望日四明沈明臣序

王穉楊氏印譜贊

太樸既散人文肇興厥叔字畫用代結繩維鳥跡科斗詁厓縱横邈哉邈矣莫覩其名迨乎篆籀繼作體制情狀參造化以成形或勒諸鐘鼎或刻諸印璽或簡策是載或琬琰是發垂諸後世昭如日星然而璽印之制始自秦斯縣漢暨覩率世遵代承方寸之廣斷玉鏤金字奇而畫精龜螭其鈕紫藍其綬而尊卑等殺因之以明或用之公府或用之私家封泥署紙信施令行

嗟物有不朽歷綵襍蟠齡流傳人間雖土石蝕剝而質猶堅貞有若上方殿中長樂未央都尉司馬徵侯列卿有若叔孫通公孫弘周昌韋賢賈山衛青公私所用若此等類不可悉穪浦城楊君博學多能遐搜旁摭忘寢食以留情拓其文朱膏墨凝會粹而譜之歲輯月增古欵異識厘分而類幷譬如殘圭斷璧舉手可掬又如貯金而滿篋一開卷閲古人之精神炳然猶生番陽周公題辭以發揮語意渾成金華王穉推演其義續為之贊如組豆之著銘博雅之士尚於茲有徵

楊氏印譜題辭

印譜題辭

周璫輯攷古勒璽款印已昭似產樸可稽公署私家名號收拾鏤印鋁金紐形為鬼纂篆詰屈體勢詭奇纖穠紛蟠中畫體揮其成周萬堂生貞系儒米集譜彙類可稽千載之缺指掌于茲製纂想見其當數識淋漓鼎彝雜然古君子鄉圖亮之番周伯溫爲楊宗兆之巽書

六藝之一録卷第二十二

錢塘 倪濤 撰

金器欵識

集古印譜 太原王常延年編 武陵顧從德汝脩校

漢小璽

長樂未央 銅印

王印

樂安王章 銅印塗金龜鈕

漢和帝改千乘王寵國為樂安王晉初封皇子鑒惠帝封齊王冏子永皆為樂安王前漢表云諸侯王金璽盭綬漢舊儀云諸侯王金印橐駝鈕文曰璽刻曰某王之璽晉志云凡王金印龜鈕鍊朱綬盖改用龜鈕不復言璽矣此印鈕龜而文曰章決非劉寵國所佩宜晉以假司馬鑒或司馬永耶

公印

京兆郡開國公章 銅印塗金龜鈕

兩漢無五等爵曹操自封魏公而開國之號始見於晉令文帝黄初二年始封王之子為鄉公其後以為定制宋齊因之梁陳置九等郡有王嗣王藩王開國郡縣公開國縣侯開國縣伯子男其秩皆一品

侯印

冠軍侯印 銅印塗金龜鈕

前漢武帝以霍去病征匈奴有功冠三軍封冠軍侯

正義侯印 銅印塗金龜鈕

平都侯印 銅印商金銀龜鈕

平都侯印 銅印龜鈕

漢平都侯國屬豫章郡

綏武侯印 銅印駝鈕

臨淄侯印 銅印龜鈕 漢臨淄屬齊郡

廣平侯印 銅印辟邪鈕

漢光武建武二年封吴漢為廣平侯食彔廣平漳曲周廣年四縣廣平故城在洺州永年縣永年即廣平避隋煬帝諱因改焉

巨野侯章 銅印塗金龜鈕

濟州巨野縣禹貢大野澤在其東北兩漢屬山陽郡

烏程侯印 銅印龜鈕 漢烏程屬會稽郡

武平侯印 銅印塗金龜鈕

漢武平縣屬陳國獻帝建元中曹操為大將軍武平侯

昌邑侯印　銅印

陽晉侯印　銅印龜鈕、晉陽屬太原郡

歸趙侯印　銅印龜鈕

晉紀劉元海族子曜以元帝大興元年僭帝位改國號曰趙據有關中又大興二年石勒據襄僭位亦改國號曰趙此必二胡以來封降者

赤泉侯印、銅印

都鄉侯印、銅印塗金龜鈕

漢承秦制侯功大者食禄小者食鄉得臣其吏民皆為列後侯後漢始有大縣侯小縣侯鄉亭侯之等差如建武中封趙王相二子為鄉侯建初中封栩十子為亭侯之類又鄉亭名有名號如誅梁冀行封尹勳為宜陽都鄉侯郭渭為鄴都亭侯魏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庶子為鄉侯公之庶子為亭侯後定制凡王公侯伯子男六等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又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通典品秩魏諸國王侯伯子男等一品諸縣侯三鄉品鄉侯四品亭侯五品關內侯六品及考漢制常山有為鄉侯國安帝建光元年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

都鄉侯印　銅印辟邪鈕

武陽亭侯　銅印塗金龜鈕

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漢因之大率縣方百里

宜都亭侯　銅印

門亭侯

陽平亭侯

長貴亭侯　銅印塗金龜鈕

平都亭侯　銅印鼻鈕

南亭侯印

柱亭侯印　銅印塗金龜鈕

都亭侯印　銅印塗金龜鈕

後漢皇后紀獻帝母王夫人兄斌興平元年封都亭侯注云凡言都亭者並城內亭也漢法大縣侯位視三公小縣侯位視上卿鄉縣亭侯視中二千石也

漢都亭侯印　銅印盤螭鈕

安昌亭侯　銅印塗金龜鈕

制度守畫極佳趙子昂學士於都下得之按漢志蔡錄徹侯

之號或取其縣蕭何酇侯是也或取其鄉公孫弘平津侯是也或取其亭關雲長壽亭侯是也

關內侯印二　一玉印鼻鈕（見欣賞編）　一玉印龜鈕

秦爵廿等二十徹侯十九關內侯居京師而無國邑後漢志云無土寄食所在縣民租多少各有户數為限漢靈帝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　按關內侯不應有玉印即有恐出偽造或王厚之誤銅為玉也

關內侯印九十　銅印　塗金龜鈕者十六　龜鈕者三

關中侯印四　銅印　龜鈕者二　塗金龜鈕者二

建安廿年曹孟德始制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制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而關中侯爵十七級金印紫綬不食租虛封耳

關外侯印　銅印龜鈕

黃初定制關外侯爵十六級銅印龜鈕墨綬

高安縣開國侯章　銅印龜鈕

楊宗道印譜云文之上有金鈿五字云輔國將軍章蓋古之虛爵也高安屬筠州輔國將軍後漢置晉宋皆有之

故成平侯私印　銅印辟邪鈕

廣城侯

順陽侯家印信　銅印橐佗鈕

漢成帝建始二年正月封膠東王子童為順陽侯章帝建初四年封衛尉馬廖為順陽侯

將軍印

大將軍印章

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晉以為卿號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世祖中興吳漢以大將軍為大司馬景丹為驃騎將軍位在公下及前後左右襍號將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

左大將軍章　銅印鼻鈕

偏將軍印二　銅印　一鼻鈕　一索鈕

按婁白石印譜云老子有曰偏將軍處左則其來尚矣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內

設大將外置司馬五人大將軍卅五人偏將軍百卅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又有校尉司馬候當士吏士累至千三百五十萬人於是賜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師大尹為偏將軍盖莽天鳳元年置卒正連師大尹職如太守凡新室太守皆號偏將軍也更始以光武為太常偏將軍光武為偏將軍無印得定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吳漢家貧販馬為業聞世祖長者獨欲歸心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後漢初自寇恂馮異等以偏將軍見於史者數十人其後凡魏晉南北皆有之後魏北齊品甚卑止列於從九品按漢舊儀比二

千石以上

中部偏將軍章

左衛將軍　銅印龜鈕

漢舊儀云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

折衛將軍章

鷹揚將軍章二　銅印　一亀鈕　一商金亀鈕

振武將軍章　銅印亀鈕

凌江將軍章　銅印商銀亀鈕

廣武將軍章　銅印塗金亀鈕

將軍章　銅印亀鈕

武將軍印

冠軍將軍

龍驤將軍章二　銅印塗金亀鈕其一文亦鈿金此虛爵也

平西將軍　銅印亀鈕

晉周處為平西將軍沈約宋書臨川王義慶為平西將軍後齊四平將軍正三品梁以四平四翊為廿班陳四平品第三秩中二千石歲義興周孝侯廟廟祝世掌之

建武將軍章　銅印亀鈕

漢韓安國王晏並為之蜀志劉封傳文帝善孟達姿才遂授此官

超武將軍之印　銅印獸鈕

梁大通二年再序將軍號為二十四班有安夷超武綏邊等號

伏波將軍　銅印亀鈕

按伏波將軍前漢路博德後漢馬援陳登夏侯惇魏滿寵甄像孫禮盧欽晉孫秀葛洪陶延皆為此官魏晉宋五品後魏北齊從五品梁四班後周五命其名其人不一而印公濟記此印據犬文內嚮直以為馬新息所假印恐未必然使犬文

外徼尚可立說為路或為馬侯先所假者內向者乃其常援既正之後自不應復誤據內向便為馬侯未至為論又謂伏波云者止博德與援考之不審矣印文大而巧鈕不合制疑六朝後物也

河南邵博論曰客有行雲陽嵯峨山中得古印寸餘塗金駝印鈕其文曰伏波將軍印蓋漢印字用五土數也然漢有兩伏波前邳離路博德也後將軍新息馬援也予考其篆畫知其為馬援印馬按世祖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徵側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詔拜馬援伏波將軍討之而東觀記載援當時所上書曰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文外向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以路博德在援之前未經是正其印犬文外向無疑此印犬文內向是後改正者為援印也明矣以漢百官志考之將軍不常置皆主征伐事訖則已曰大將軍驃騎前後左右將軍其名其人不一而以伏波者止博德與援也蓋皆水戰援既南征將樓船二千艘戰士二萬餘斬五千級降以萬計斬其魁傳首京師方其殺牛釃酒勞饗軍士官

屬慷慨相與語其意氣盛矣當時萬里之外一軍之中視此方寸印為何如者豈亦料此後千餘歲委於荊棘瓦礫之地為牛童馬卒之所得好事者百金可贖也又況不以功業取富貴欲其區區傲天下而垂後世斯惑矣

揚烈將軍章

綏邊將軍章　銅印龜鈕

安夷將軍章　銅印龜鈕

虎伏將軍之印

征虜將軍章　銅印塗金龜鈕

古者寄軍政於六卿故周禮大馬司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左傳晉獻公作三軍公將上軍禮記稱衛彌牟為將軍文子史記齊公以穰苴為將軍此將軍之名其來尚矣後漢建武中祭遵為征虜將軍廉潔奉公光武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漢末孫賁張飛亦為之魏志太祖以臨菑侯植行征虜將軍桓範劉勳亦授此官雍丘縣有魏征虜將軍王思賢碑吳孫皎虞察皆為之沈約宋書征虜世

歸金紫將軍

奮武將軍章　銅印龜鈕

按史記年表漢元帝永光二年七月太常任千秋為奮武將軍擊西羌吳志孫章東郡民彭材李玉作亂衆萬餘賀齊討平誅其首惡餘皆降承其精健者為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

寧朔將軍章　銅印龜鈕

揚烈將軍之印 二

討虜將軍

建安五年曹操表孫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

安東將軍章

裨將軍張賽　銅印鼻鈕

將印

殿中中郎將印

中郎將秦官漢因之掌三署凡郎官主吏直執戟宿衛諸殿中

武衛次飛武賁將印

後漢曹公為丞相有武衛營魏文帝置武衛將軍以主禁旅

牙門將印章　銅印塗金龜鈕

魏黃初置冠服與將軍同王隱晉書云陸機少襲父爵為牙門將

牙門將之章　銅印塗金龜鈕

牙門將印章 三　銅印　龜鈕者一　塗金龜鈕者一　鼻鈕者一

部曲將印 十六　俱銅印鼻鈕

部下有曲曰部曲者總言之也其餘將軍亦有部曲以領兵

晉武帝太始元年罷部曲將納質任

督印

騎督之印 五　銅印　塗金龜鈕者四　鼻鈕者一

魏晉第五品有騎督高貴鄉公紀騎督敬琰魏志騎督偏將軍路蕃楊宗道印譜云晉彭祈碑陰題名其官屬有騎督步督散督之號

千人督印　銅印鼻鈕

部曲督印 三　俱銅印鼻鈕

東漢志大將軍有長史司馬皆一人職參謀議掾屬二十九人其領軍皆有部曲孫皓天紀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晉紀李庠傳趙欽將有異志委庠以心膂表為部曲督晉世祖武帝咸寧五年除部曲督以下質任

騎部曲督 三　銅印鼻鈕

晉書朱伺自騎部督加綏夷都尉以功封亭侯領騎督

副部曲督　銅印鼻鈕

司馬督印

按通志鹵簿略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

左右各六行

軍印

護軍印章　銅印鼻鈕

按護軍都尉秦官漢元狩四年屬大司馬哀帝更名司寇平
帝更名護軍晉永昌元年省護軍幷領軍大寧元年復置領
護各領營兵

行營左護軍印　銅印鼻鈕

行營右護軍印　銅印螭鈕

行營右護軍

澹如護軍章

討穢貊軍印　銅印龜鈕

尉印

都尉　銅印龜鈕

東漢百官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景
帝二年更名都尉

殿中都尉五　銅印　龜鈕者四　塗金龜鈕者一

魏晉有此官晉武帝遺詔差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楊駿令
得持兵仗出入

駙馬都尉六　銅印　塗金龜鈕三　細商金龜鈕一　龜鈕二

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武帝亦以宗室外
戚為奉車駙馬騎三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為晉王以參軍
為奉車都尉、掾屬為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為騎都尉皆奉
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尚公主者
劉惔温桓皆為之

奉車都尉二　銅印　塗金龜鈕一　錯銀龜鈕一

前漢百官志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皆武
帝初置秩比二千石後漢百官志奉車都尉比二千石掌御
乘輿駙馬都尉掌駙馬騎都尉監羽林騎右屬光祿勳皆二
千石漢宣帝地二年以霍山為車奉車都尉領尚書事

騎都尉印三　銅印龜鈕

武猛都尉二　銅印瓦鈕

漢何進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又魏橫海將軍
碑載呂君歷武猛都尉考其時乃建安中也

參軍都尉　銅印龜鈕

廣漢屬國都尉　銅印穿鈕

廣漢屬益州後漢志云故北郡都尉屬蜀郡安帝時以為屬國別領三城

巧工都尉　銅印龜鈕

校尉之印章二　銅印龜鈕

東漢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司隸校尉　銅印龜鈕

漢武帝初置司校隸尉後漢亦置之所部河南尹河內左扶風右馮翊京兆尹河東弘農凡七郡治河南洛陽無所不糾

唯不察三公廷議九卿上朝賀慶公卿凡司隸所屬有從事史十二人其都從事史置為雄劇主察百官之犯法者魏晉司隸與兩漢司隸同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不絕席隋煬帝置司隸臺有大夫一人掌諸巡察薛道衡為司隸大夫別駕二人分察

武猛校尉　銅印龜鈕

建安中吳潘璋為武猛校尉魏齊王芳嘗祀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庭韋以建安二年死事也魏有武猛中郎將校都尉宜其屬耶

建威偏將校尉　漢威武將校尉

綏民校尉　銅印鼻鈕

今道州有漢故綏民校尉騎都尉桂陽曲紅瀧陽長熊君碑篆額與此印無異

折尉之印章　銅印龜鈕

故鄣尉印　銅印鼻鈕

西漢表云縣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故鄣秦鄣郡所治東漢屬丹陽郡吳興記曰中平年分縣南置安吉縣光和末張角亂此鄉守險助國漢嘉之故立縣

吳尉之印　銅印鼻鈕

周太伯自號句吳武王求其後因封吳國秦置會稽郡項梁初起吳中使籍斬會稽守殷通即此地也西漢因之後漢分吳等十三城置吳郡陳置吳州隋改蘇州

鬲左尉印　銅印鼻鈕

通志略云尉漢諸縣皆有之長安有四尉分為左右部後漢令長國相亦皆有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追捕盜賊按察姦宄署諸曹掾史鬲屬平原郡夏時有鬲君滅浞立少康

海陵左尉　銅印鼻鈕

臨津左尉　銅印鼻鈕　臨津屬韓州

姑臧右尉　銅印鼻鈕　東漢姑臧屬北地郡南山谷水所出

雲陽右尉　銅印鼻鈕　雲陽屬左馮翊魏屬北地隋屬京兆

原陽右尉　銅印鼻鈕

杜陵右尉　銅印鼻銅

王翁主尉　銅印鼻鈕

按史記齊厲王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女為厲王后王不爱紀氏女太后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毋令諸姬得近王欲王爱后也索隱云諸王女曰翁主稱母姓故謂之紀翁主而此印為王女家臣明矣

司馬印

殿中司馬六　銅印鼻鈕

魏晉始有殿中司馬蓋環衛之官大駕出則居華蓋後乘輿前楯弩間與殿中都尉校尉共一行

殿中太醫司馬　銅印鼻鈕

强弩司馬　銅印鼻鈕

晉文王初起晉臺置中衛及衛將軍而二衛始置前驅由基强弩為三部司馬燕置强弩將軍後周亦有强弩司馬

虎步司馬　銅印鼻鈕

虎步司馬又有加挫鋒二字言所部虎步之兵勇猛可挫其軍鋒也鋒字當從夆今從丰漢逢童子碑逢字亦然

虎步挫鋒司馬　銅印瓦鈕

虎步搜捷司馬　銅印鼻鈕

虎步都尉司馬　銅印穿鈕上刻建武元年正月給

按史漢光武晉惠帝元帝趙石虎燕慕容忠齊明帝魏北海王顥皆改元建武光武即位在六月晉惠改元在七月晉元在三月慕容忠在六月齊明帝在十月北海王顥在五月當是石虎時印也

陷陳司馬　銅印瓦鈕

陳古陣字漢安帝元初中任尚募陷陣士擊羌零建安間樂進于禁皆嘗為陷陣都尉

武力司馬　無當司馬

中衛司馬　銅印鼻鈕　教賜司馬

建安司馬　龍驤司馬之印

方俗司馬　方俗破虜司馬

漆園司馬　銅印鼻鈕　木工司馬

常山漆園司馬　銅印鼻鈕　軍候司馬亦軍司馬之貳

巧工司馬　銅印鼻鈕

按趙德夫金石録云偽趙建武元年西門豹殿基記有巧工司馬臣張由等監近歳臨淄縣人耕地得巧工司馬印遍考史傳皆無此官僅見此碑所載耳

軍司馬印九　銅印鼻鈕

軍司馬尚矣周禮下大夫四人晉悼公以魏絳張老為中軍司馬後漢志大將軍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其不置校尉者但軍司馬一人前漢楊敞給事大

将軍幕府為軍司馬後漢吳汎鄭衆班勇徐幹董卓夏侯尚皆嘗為之魏晉宋後周亦有此官

前将軍軍司馬　銅印鼻鈕

左将軍軍司馬　銅印鼻鈕

蜀先主建安中為左将軍以龐義為左将軍軍司馬

軍假司馬九　銅印鼻鈕

漢志軍假司馬為軍司馬副貳蕭望之遣御史按韓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數事

假司馬印八　銅印鼻鈕

前漢班超以假司馬使西域

謞假司馬二　銅印鼻鈕

左将軍假司馬　　後将軍假司馬

別部司馬十一　銅印　鼻鈕者九　瓦鈕者二

東漢志軍司馬比千石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度尚傳抗徐為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又張超從朱雋征黃巾為別部司馬

左将別部司馬　銅印瓦鈕

右将別部司馬　銅印鼻鈕

後将別部司馬　銅印瓦鈕

軍曲

軍曲　銅印臺鈕

大将軍五部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軍曲候秩六百石假候又為軍候之貳門有門候

候印

軍曲候印十　俱銅印鼻鈕

軍曲候之印　銅印龜鈕

楊宗道印譜云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印章以五字張晏云漢

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若丞相則曰丞相之印章諸
卿及守相不足五字者亦以之字足之

軍假侯印　四　銅印鼻鈕

强弩假侯　銅印鼻鈕

北軍中侯　二　銅印穿鈕

漢書百官志北軍中候一人秩六百石掌監五營員吏七人
候自得辟

濟南侯印　聚降尉右前侯

大夫印

繡衣執法大夫印　銅印龜鈕

文七作三行大夫作而盖嶧山碑之篆法漢武時侍御史又
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理大獄而不常置後漢有御史中丞
指法二人以佐大夫

太守印

隴東太守章　銅印龜鈕

吳孟思云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
人郡守秩二千石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帝中元二年更
郡守為太守西魏隴東郡後改為隴州

上黨太守章　銅印索鈕

東漢郡國志上黨郡秦置雒陽北千五百里長子銅鞮三十城

義興太守章　銅印龜鈕

晉志惠帝永興元年以周玘創義討石冰割吳興之陽羡并
長城縣之北鄉置義鄉國山臨津并陽羡又分丹陽之永世
置永平及永世凡六縣立義興郡以表玘之功屬揚州

宜陽太守章　銅印龜鈕

宜陽縣兩漢及晉皆屬弘農郡後魏置宜陽郡開皇初郡廢
屬河南郡

義城太守章　銅印龜鈕

隋志襄陽郡穀城縣舊義城郡後周廢

史印

右將軍會稽内史印　銅印斗鈕中空刻印兩面合漢丁為之
者中央文朽處乃丁柄穿食小點

晉永和八年王羲之自護軍右將軍代王述為會稽内史唐
太宗貞觀四年虞世南書孔子廟碑成刻石以拓本進呈太
宗加愛賜以此印是印歸虞

司徒左長史印　銅印鼻鈕

東漢百官志司徒公一人世祖即位為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字長史一人千石晉志云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秩千石而魏志孫詠為司徒左長史則魏已加左右非始于晉也

西平郡長史印　銅印龟鈕

前漢表郡有丞邊郡又有長史秩皆六百石古今注建武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丞職

龍驤將軍長史　銅印羊鈕

宣惠長史之印

司馬史印　銅印鼻鈕

東漢志大將軍下長史司馬各一人本注曰司馬主兵如太尉又曰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大抵掌治其事者為令副貳為丞主書記者為史凡司馬皆千石而史不言其秩又晉函簿次司馬皆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

令印

太子率更令印

率更令秦官顏師古曰常知漏刻故曰率更漢因之有丞主簿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而屬詹事後漢因之為太子少傅屬官魏因之晉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銅印墨綬

典祠令印　銅印鼻鈕

通志職官略東晉元帝太興元年始置九分食一王國有傅友典書令丞文學郎中尉大農左右常侍內史將軍典祠典衛學官令治書中尉世子庶子陵廟牧長謁者中大夫舍人典府等鍾嶸詩品有宋典祠令任曇緒

中年令印　銅印鼻鈕

漢制列侯所食邑曰國皇太子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中年在鄭州榮陽

江都令印　銅印鼻鈕　東漢屬廣陵郡

故道令印　銅印鼻鈕　屬武都郡出曹參世家

斄令之印　銅印鼻鈕　斄音胎屬右扶風一名武功

封丘令印　銅印瓦鈕　東漢屬陳留郡

穀城令印　銅印鼻鈕　東漢穀城屬東郡

新城令印　銅印鼻鈕　東漢屬河南尹

尋陽令印　銅印鼻鈕　漢屬廣江郡

居巢令印　銅印鼻鈕　東漢志有居巢侯國屬廬江郡

尚界令印　銅印鼻鈕

尚　令印

新豐令印　銅印鼻鈕屬雒陽

永新令印　銅印鼻鈕

阜陵令印　銅印鼻鈕西漢屬零陵郡

金城令印　銅印鼻鈕漢晉皆屬金城郡

樊令之印　銅印鼻鈕　前漢屬東平國後漢晉屬任城國

下相令印　銅印鼻鈕　秦屬泗水郡漢屬淮陽東漢屬下邳

高安令印　銅印鼻鈕　晉安帝義熙初分沮陽縣置

安寧令印　銅印鼻鈕　按漢志安寧侯國屬豫章郡

安豐令印　銅印鼻鈕　前漢屬六安國後漢屬廬江郡

丞印

受降太尉丞

太守丞印

漢志郡志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秩六百石

弋陽郡丞之印　銅印亀鈕

魏分汝南江夏郡置弋陽郡

立義丞印　銅印瓦鈕

前漢表凡校尉都尉皆有丞漢建安中龐德為立義將軍吳孫和以丘幹為立義都尉

平尹丞印　軍司馬丞印　銅印鼻鈕

橫海侯丞　銅印鼻鈕　軍曲侯丞印　銅印龜鈕

樂浪前尉丞　銅印鼻鈕　木禾丞印

容城丞印　銅印瓦鈕

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後漢縣諸曹略如郡員

寧陽丞印　銅印鼻鈕

祋栩丞印　銅印鼻鈕　漢左馮翊有祋栩縣景帝二年置

農前丞印　農府丞印　銅印壇鈕

多睦子家丞　銅印鼻鈕

漢列侯有家丞而王莽置五等爵有公侯伯子男莽盡封王氏五服皆以睦為號姚媯田陳之封亦然其封小功之屬為子多睦子必莽小功之屬也然莽所改縣如建睦加睦弘睦季睦以睦為名者十有三未聞多睦蓋以縣封者皆期親侯國若子男之封地鄉亭故志所不錄也而莽雖於始建國四年授諸侯茅土以圖簿未定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故初睦侯姚恂始睦侯媯昌雖侯亦不見他志子男未有分地無足疑也

梁旁家丞　銅印鼻鈕

東漢百官志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大夫凡五官中興以來食邑千戶以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滿千戶不置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馬門大夫

長印

永昌長印　銅印鼻鈕　晉零陵郡有永昌縣

前漢表縣城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宣威長印　銅印鼻鈕　趙寧長印　銅印鼻鈕

武德長印　銅印鼻鈕　東漢屬河內郡

睢陵長印　銅印鼻鈕　東漢屬下邳國

州陵長印　銅印鼻鈕　屬南郡王莽改為江夏東漢復為州陵

堵陽長印　銅印鼻鈕　東漢屬南陽郡

封德長印　銅印鼻鈕　廣化長印

廣陽長印　綏通長印

封溪長印　銅印瓦鈕　文極古拙字皆隸法

防東長印　銅印鼻鈕　東漢山陽郡有防東縣

新昌長印　銅印鼻鈕　西漢屬遼東郡

新豐長印二　銅印鼻鈕　屬京兆漢高祖七年置

按西京雜記云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帝乃作新豐移諸舊人實之太上皇乃悅高祖常祭枌榆之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竟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

沮長之印　銅印鼻鈕　漢臨沮屬南郡後周置沮州

故鄣長印二　銅印鼻鈕　秦鄣郡故城故漢以名縣

寧長印　銅印鼻鈕　浦陽長印

玄平長印　銅印鼻鈕　萬安長印

津梧長印　銅印鼻鈕、晉屬九真郡

昌邑長印　銅印鼻鈕　漢屬山陽郡

餘杭長印　銅印鼻鈕　屬吳郡

沛祠祀長　銅印鼻鈕

西漢志王國有祠祀長本注曰祠祀比四百石又韋玄成傳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合百六十七所則沛國宜有此官也又按景帝中元六年更太祝名為祠祀高帝紀班固贊曰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祠祀實高祖所置也

稲農左長　彭城醫長　銅印鼻鈕

府印

中蔵府印

東漢百官志中蔵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丞一人

事印

司隸從事　銅印鼻鈕

後漢志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

立義從事

立義行事　銅印鼻鈕

孟恩印譜云後漢有立義將軍西域志車師後王穀燉煌行事注行事謂行長史事漢桂陽太守周憬碑陰有故行事耒陽華夏蜀志馬騰為軍行事領部衆又南朝以郡太守行州事者皆稱行事

相印

東德侯相　銅印瓦鈕

列侯所食縣為侯國每國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注曰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但納租于後以戶數為限

廣望侯相　永　山國相印

長社侯相　銅印鼻鈕　東漢有長社侯國屬潁川郡

宰印

就都亭宰印　銅印鼻鈕

王莽傳始建國元年改縣令長曰宰漢志蜀郡廣都縣莽曰就都亭又莽傳縣以亭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

佐印

郡五官佐　銅印塗金鋭鈕

漢制五官掾秩百石洲郡有掾皆自辟除之蘭亭詩有郡五

官佐謝懌

士印

偏將軍中士　銅印龜鈕

使者印

萬安使者章

父老印

漢三老印信　銅印龜鈕

漢高帝紀二年詔舉民年五十以上脩行能率衆為善者置以為鄉三老鄉各一人擇鄉三老一人以為縣三老與縣丞

尉以事相教勿復徭戍

里中父兄私印　銅印鼻鈕

倉印

倉印　銅印　銅甚薄分其長而三文隆中其一段比印倍厚為鈕色如碧玉鈕左一淺竅不透右

按漢制太倉令丞主管受郡國轉漕穀

蠻夷王印

部落王章　銅印龜鈕

西漢百官志四夷國王率衆王歸義侯邑君邑長皆有丞比郡縣

晉歸義夷王二　銅印塗金橐佗鈕

晉歸義羌王　銅印塗金兎鈕

蠻夷君印

晉蠻夷率善邑君

漢青衣道夷長令田內屬安帝增令田爵號為奉通邑君魏東夷傳有率善邑君今曰晉蠻夷者南蠻通曰蠻夷也

蠻夷侯印

蠻夷邑侯

蠻夷長印

漢率衆長

漢歸義胡師長　銅印兎鈕

東漢書稽胡散居離石以西安定以東

晉率善胡秋長

姜堯章云歷代印文皆不稱代惟率善今則曰魏率善某官

晉率善某官

蠻夷邑長印

漢叟邑長　銅印獸鈕

尚書牧誓注有蜀叟孔穎達曰叟蜀夷之別名漢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助之

漢夷邑長　銅印駝鈕

漢青羌邑長　銅印駝鈕

羌乃三苗姜姓之裔又西戎牧人散處三河之間

魏率善羌邑長

晉率善羌邑長　銅印駝鈕

晉率善氐邑長　銅印駝鈕

氐西南夷種散處廣漢之西

晉率善胡邑長　銅印駝鈕

晋鮮卑率善邑長　銅印駝鈕

晋烏桓率善邑長　銅印駝鈕

晋高句驪率善邑長　銅印駝鈕

東漢鮮卑郡鮮卑山在柳郡城界

東漢高驪屬玄菟郡遼山遼水所出

蠻夷仟長印

漢仟長印　銅印駝鈕

漢匈奴各自置仟佰長仟長者千人之長也

漢叟仟長

魏率善叟仟長　銅印駝鈕

魏率善胡仟長　銅印駝鈕

晋率善胡仟長　銅印駝鈕

晋屠各率善仟長　銅印駝鈕

晋蠻夷率善仟長　銅印砣鈕

漢書槃弧之後歸蠻夷今曰蠻夷者南蠻之通稱也其地多蛇砣故為砣鈕

蠻夷佰長印

漢歸義胡佰長　銅印環鈕

魏率善羌佰長　銅印鼻鈕

魏率善氐佰長　銅印駝鈕

魏率善胡佰長　銅印駝鈕

魏烏丸率善佰長　銅印駝鈕

魏屠各率善佰長　銅印駝鈕

晋率善羌佰長　銅印駝鈕

晋率善氐佰長　銅印駝鈕

晋匈奴率善佰長　銅印駝鈕

六藝之一録卷第二十三

錢塘　倪濤　撰

金器款識

集古印譜

上平私印

東富（鼻鈕）　東（壇鈕）　東里忠（壇鈕）　東門陽（辟邪鈕）

同典閔（辟鈕）　中山（鼻鈕）　中昌私印（龜鈕）　中猛之印（鼻鈕）

中涫之印（鼻鈕）　中弘之印（龜鈕）　中翁游印　中犢之印

中寄之印　中長之印（兩面印）　中山壽王　忠譚（鼻鈕）

种子印（兩面印）　終賞

戎張之印　臣張（兩面印）　弓義（鼻鈕）　弓曾之印（龜鈕）

馮彊（龜鈕）　馮私印（鼻鈕）　馮郎私印（鼻鈕）　馮伯私印（鼻鈕）

馮龍之印（壇鈕）　馮黨（鼻鈕）　馮昌之印（龜鈕）　馮絫（壇鈕）

馮循信印（龜鈕）　馮張私印（鼻鈕）　馮慶（鼻鈕）　馮相如（壇鈕）

馮始（壇鈕）　馮舍（壇鈕）　馮登私印（鼻鈕）　馮封私印（龜鈕）

馮政印信（瓦鈕）　馮德（龜鈕）　馮從私印　馮之印

馮廣之印　馮陽私印（龜鈕）　馮虎　馮萬方（龜鈕）

馮推（鼻鈕）　馮中　臣中印（兩面）

馮　馮膺印（兩面）

馮照　臣照　馮照言事　馮照白牋　馮祖高　白記印（六面）

公孟（龜鈕）　公何中印　公陽教印（鼻鈕）　公丘晏印（鼻鈕）

公秉武印　公秉舜印　公孫弘印（鼻鈕漢丞相）

公孫弘印（鼻鈕）　公孫喜印（鼻鈕）　公孫喜（壇鈕）　公孫樂（龜鈕）

公孫樂印　公孫福印（鼻鈕）　公孫壽印（鼻鈕）　公孫充印（鼻鈕）

公孫寶印（鼻鈕）　公孫　印（龜鈕）　公孫明　公孫昌

公孫留　公孫稚君　公孫寬　公孫買（朱文）

公孫功印（獸鈕）　公孫買　公孫

公孫胡印　公孫壯印（兩面）　公孫賈　公孫仲孺印（兩面）

公孫孝　公孫兄（兩面印兄與況同）　工里彈印（龜鈕）　攻生單印

冡成（獸鈕）　逄廣　宗（壇鈕）

宗嬰　臣嬰印（兩面）　鍾龍高印　鍾龍未猜印（兩面）

鍾書（鼻鈕）　鍾離宮印　龍當時印（龜鈕）　庸理

雎護之印（龜鈕）　雎役私印（龜鈕）　雎傳私印　從通私印（鼻鈕）

從平樂印　從志私印　封宜之印（鼻鈕）　江充私印（獸鈕）

江師呂印（龜鈕）　江元之印（鼻鈕）　江師周印（龜鈕）　龐危（壇鈕）

龐壽（鼻鈕）　龐廣私印（龜鈕）　龐寬　龐賢私印

龐育印信（鼻鈕）　龐子孟印　龐利主印（子母印）　羆（壇鈕）
睢真　錡强良（鼻鈕）　錡義之印（鼻鈕）　錡衍（壇鈕）
錡常私印（鼻鈕）　甲戎私印　夷殺大（壇鈕）　私匡私印（龜鈕）
伊寛私記宜身至前迫事毋閒願君自發封完印信（鼻鈕）
遺登（鼻鈕）　之馬宇印（壇鈕）　時寛印　司馬（魚鈕）
司馬之印（龜鈕）　司馬良印　司馬將印（獸鈕）　司馬大印（瓦鈕）
司馬滿印（鼻鈕）　司馬馬（壇鈕）　司馬福印（龜鈕）　司馬安印
司馬術印（龜鈕）　司馬譚印　司馬昌　司馬（獸鈕）
司馬豎（双鴛鴦鈕）　司馬延年（鼻鈕）　司馬昭印

司馬胡印　司馬翁印（兩面印）　司馬客印　司馬客印（兩面印）
司空定　其長壽印（龜鈕）　綦崇（塗金辟邪印）
綦毋肆　綦毋少公（兩面印）　熙子私印（龜鈕）　醫醒君（鼻鈕）
韋順（壇鈕）　邋䕶印（獸鈕）　余長樂印（鼻鈕）　胥農（鼻鈕）
胥農之印　徐福（鼻鈕）　徐　之印（龜鈕）　徐德之印（鼻鈕）
徐尚之印（鼻鈕）　徐林之印（鼻鈕）　徐就私印（獸鈕）　徐就私印（鼻鈕）
徐壽（鼻鈕）　徐哉（壇鈕）　徐慱（獸鈕）　徐最之印（龜鈕）
徐獲私印（鼻鈕）　徐獲私印　徐萬之印（鼻鈕）　徐順（龜鈕）
徐平之印（鼻鈕）　徐慶私印（鼻鈕）　徐毋早（鼻鈕）　徐朝（壇鈕）

徐忘之印　徐蓋之印（龜鈕）　徐亮（鼻鈕）　徐中公印
徐子公印（瓦鈕）　徐君年　徐　私印　徐茲卿
徐望　徐强　徐伐私印　徐　之印
徐登（鼻鈕）　徐登　徐志敏（雙鼻鈕）　徐延年印（鼻鈕）
徐松（鼻鈕）　徐　信印封完
徐常私印　徐常　元尹（辟邪鈕子母印）
徐賈　賈無恙（兩面印）　徐福　徐兄（兩面印）
徐明　常（兩面印）
徐絪　臣絪　徐絪言事　徐絪白牋　徐思宗　白記（六面印）

徐執之　徐執之白牋　徐執之啟事　執之言疏
執之白疏　完（六面印）
閭護印　閭譚私印　閭丘猛（壇鈕）　閭丘譚印
諸吳之印　諸葛恭印　虞林私印（鼻鈕）　虞弘（鼻鈕）
虞女印（鼻鈕女汝同）　虞陽印（鼻鈕）　虞子賴印（鼻鈕）　虞儉（鼻鈕）
虞永之印信　虞羈私印　虞禹之印　虞譚私印
虞負　虞武之印　虞子游印（獸鈕子母印）
虞貞之　臣貞之印　虞貞之白牋　虞貞之白事　虞仲仁　白記（六面印）
毋利（壇鈕）　于信之印（龜鈕）　瞿寶之印（龜鈕）　儒光之印（龜鈕）

朱聖人印（鼻鈕）　朱市人印　朱強（龜鈕）　朱譚私印（龜鈕）
朱宣（鼻鈕）　朱被私印（鼻鈕）　朱（鼻鈕）　朱隱印（獸鈕）
朱臨（龜鈕）　朱段（壇鈕）　朱回（壇鈕）　朱方（鼻鈕）
朱息私印（鼻鈕）　朱尚（壇鈕）　朱園私印（龜鈕）　朱成（獸鈕）
朱國（鼻鈕）　朱廣之印（鼻鈕）　朱祿私印　朱逢之印
朱長孺　朱有　朱憲私印
朱　私印　朱子高印（子母印）　朱四　小（兩面印）
朱象　臣象　朱象嚴　朱象白事　朱績之　白記（六面印）
蒲宮（鼻鈕）　蒲　印（龜鈕）　胡福之印（鼻鈕）　胡世之印（鼻鈕）

胡慶私印（龜鈕）　胡豐私印（龜鈕）　胡禹之印　胡從之印
胡義　胡戎私印　胡欽之印　荼廣年印（鼻鈕）
荼駮　吾丘王孫　吳商印（鼻鈕）　吳商私印（壇鈕）
吳雲之印（鼻鈕）　吳樂成印（鼻鈕）　吳定之印（鼻鈕）　吳通（鼻鈕）
吳置之印（鼻鈕）　吳宮（壇鈕）　吳同私印（鼻鈕）　吳根之印（龜鈕）
吳慶（鼻鈕）　吳昌私印（龜鈕）　吳富私印　吳
吳中君印　吳讓私印　吳歸之　吳公孫印
吳崇伯永（鼻鈕）　吳永私印（塗金辟邪鈕）　吳
吳柯　吳兄（兩面印）　吳臭　臣臭（兩面印）

吳　吳耒（兩面印）　吳遂成印　臣遂成（兩面印）
吳　日利（兩面印）　吳順　日利（兩面印）
盧建印（鼻鈕）　虞利（壇鈕）　蘇順私印（鼻鈕）　蘇常私印（龜鈕）
蘇馮印信（辟邪鈕）　蘓豪印信（辟邪鈕）　蘇賞（鼻鈕）　蘇奉（龜鈕）
蘓饒私印（鼻鈕）　蘓張奴（龜鈕）　蘇遂印（龜鈕）　蘇枚（壇鈕）
蘇伐（鼻鈕）　蘓溫之印（鼻鈕）　蘇千秋　蘓趙
蘇豆之印（獅鈕）　蘇充之印　蘇（壇鈕）　蘇富（鼻鈕）
蘇問（壇鈕）　蘇（壇鈕）　蘇文（壇鈕）　蘇（鼻鈕）
蘇廣　臣廣（兩面印）　蘇休　蘓瘦（兩面印）

齊翔私印　齊取（獸鈕）　齊癸　日利（兩面印）
奚福之印（鼻鈕）　畦靚（龜鈕）　豹奴之印　隗勝私印（鼻鈕）
隗徹（鼻鈕）　梅當私印（鼻鈕）　雷比干　雷翁伯（兩面印）
來任之印（鼻鈕）　台　真理私印（龜鈕）　真宮之印（鼻鈕）
真　新貨私印　新青（鼻鈕）　新成堂印（龜鈕）
新成輔國　新垣福印（鼻鈕）　新垣重印（獸鈕）　辛富之印（龜鈕）
辛承私印（塗金辟邪鈕）　臣聖（鼻鈕臣雖未必是姓但依韻次之）
臣則　臣絢（辟邪鈕）　臣充漢（龜鈕）　臣舒（鼻鈕）
臣閣（鼻鈕）　臣封（龜鈕）　臣奇（壇鈕）　臣始（壇鈕）

臣　臣賀　臣數　臣豐（瓦鈕二上有水波文）

臣充國　臣安漢　臣平（兩面印一面無文）　臣如意（兩面印一面無文）

臣鍾文（螭鈕）　仁同成　神通印（龜鈕）　親意　月（兩面印）

申潨私印（辟邪鈕）　申隆私印（龜鈕）　申世之印（鼻鈕）　申徒昇君（壇鈕）

申徒　印（龜鈕）　身相印（龜鈕）　陳賀之印　陳棼私印（鼻鈕）

陳受私印（鼻鈕）　陳　私印（鼻鈕）　陳中君印（鼻鈕）　陳公望印（鼻鈕）

陳幼卿（鼻鈕）　陳襃　陳襃私印（龜鈕）　陳衆（鼻鈕）

陳衆私印（鼻鈕）　陳譚（龜鈕）　陳譚私印（獸鈕）　陳（鼻鈕）

陳歆私印（獸鈕）　陳章私印（鼻鈕）　陳宗（獸鈕）　陳賢（鼻鈕）

陳鳳（鼻鈕）　陳秋之印（鼻鈕）　陳意印（鼻鈕）　陳崇私印（鼻鈕）

陳勝（龜鈕）　陳常私印（鼻鈕）　陳參私印（瓦鈕）　陳立私印

陳農之印　陳聖之印　陳　之印　陳述之印

陳横信印　陳王（龜鈕）　陳衛士印（辟邪鈕）　陳琴印信（鼻鈕）

陳意（鼻鈕）　陳從　陳翁（兩面印）

陳戍　陳小季（兩面印）

陳安載　陳安載白牋　安載言疏　安　白事臣安　白記（六面印）

秦調（鼻鈕）　秦衆之印（鼻鈕）　秦　秦循之印

淳于章印（瓦鈕）　淳于強印（鼻鈕）　淳于德　淳于寬（壇鈕）

淳于光　臣光（兩面印）　淳于游　淳于直來（兩面印）

淳于君　淳于武（兩面印）　文營（鼻鈕）　閭人長公

閭王孫　閭未（兩面印）　君　之印　殷延年印（鼻鈕）

殷駿私印（獸鈕）　殷光（龜鈕）　殷讓（鼻鈕）　殷賽私印

殷歆私印（龜鈕）　原親之印（鼻鈕）　原市私印（鼻鈕）　原憙（龜鈕）

原豕（鼻鈕）　原遺　日利（兩面印）

原未央　臣未央（兩面印）　袁延印信（辟邪鈕）　袁延年印（辟邪鈕）

袁信私印　袁寧（辟邪鈕）　袁誕（辟邪鈕）

袁興私印　袁君（子母印）　榬溫舒印　榬慶私印

榬無害印　爰閭奴（龜鈕）　爰龍（龜鈕）　樊農私印（獸鈕）

樊良私印（獸鈕）　樊相之印　樊孝迪印（龜鈕）　藩弘（鼻鈕）

樊彭祖印　番忘之印　季孺（兩面印）　孫常私印（龜鈕）

孫鄉（鼻鈕）　孫並私印（鼻鈕）　孫獲私印（獸鈕）　孫霸（鼻鈕）

孫息私印（龜鈕）　孫延年印（龜鈕）　孫延年印（龜鈕）　孫尚之印（龜鈕）

孫廣私印（鼻鈕）　孫充之印（龜鈕）　孫横之印（鼻鈕）　孫　私印（鼻鈕）

孫　人（壇鈕）　孫　之印（鼻鈕）　孫長君　孫次長印

孫竟私印　孫賜　孫延　孫弘之印

孫參私印　孫宣　孫欽私印　孫　之印

孫良私印　孫毅印信　孫摯印信　孫康邦（馬鈕）
孫坤　孫賢（壇鈕）　孫（壇鈕）　孫習（壇鈕）
孫辟疆　孫長君（兩面印）　敦昌私印（鼻鈕）
脉　之印　脉少公印（兩面印）　寒章　寒翁伯（兩面印）
韓定國印（鼻鈕）　韓定國（龜鈕）　韓順私印（龜鈕）　韓陽（龜鈕）
韓敞之印（鼻鈕）　韓顧（龜鈕）　韓武之印（龜鈕）　韓從信印（龜鈕）
韓普（龜鈕）　韓欽私印（辟邪鈕）　韓喜之印（鼻鈕）　韓子麗印（龜鈕）
韓護私印（鼻鈕）　韓安世印（鼻鈕）　韓柱印（鼻鈕）　韓義（獸鈕）
韓萬私印（鼻鈕）　韓霸私印　韓未　韓戊印

韓昌利　臣昌利（兩面印）　安宮印（龜鈕）　安宮（壇印）
干安之印（鼻鈕）　干拾（柄鈕）　干已林印（鼻鈕）　干奴之印
干褒
檀祇　臣祇　檀祇白牋　檀祇白疏　祇言疏　白記（六面印）
桓晏私印（鼻鈕）　桓平翁印　桓護私印　丸步之印
丸　之印　欒小孫印（鼻鈕）　潘武之印（辟邪鈕）　潘商之印（鼻鈕）
潘慶銅印（鼻鈕）　潘　之印　潘遷之印（辟邪鈕）　潘政私印（鼻鈕）
闞敞私印　班玉之印　顏舜私印（鼻鈕）　菅禹（獸鈕）
菅譚（鼻鈕）　菅輔私印　山千秋印

下平私印
千萬　天禹說印　燕次翁（鼻鈕）　燕客（鼻鈕）
田宮私印（龜鈕）　田孝（龜鈕）　田衆（鼻鈕）　田霸（鼻鈕）
田蒼（壇鈕）　田順（壇鈕）　田崇私印（龜鈕）　田禹
田步昌印　田　私印（龜鈕）　田貴（壇鈕）　田護宗
田應　田翁主（兩面印）　田長（兩面印一面無文）
鮮于賢（龜鈕）　鮮于文　錢傅之印（鼻鈕）
錢郡　臣郡　錢郡白牋　錢郡白事　錢郡言疏　白記（六面印）
錢超　錢超白事　錢君瑜（六面印三面文不可摹）

宣政私印　宣　宣仲卿（兩面印）　專從（壇鈕）
專（壇鈕）　專（壇鈕）　專軵右（壇鈕）　專（壇鈕）
專（壇鈕）　專智（壇鈕）　專（壇鈕）　專同（壇鈕）
專繯（壇鈕）　員慶私印（龜鈕）　權僨信印（鼻鈕）　蕭定之印（龜鈕）
刀珎印信（辟邪鈕）　聊廣國（辟邪鈕）　焦博私印　焦武（龜鈕）
焦義之印（龜鈕）　椒欽私印（龜鈕）　昭晉信印（龜鈕）　苗傅
苗默私印　茅卿信印（虎鈕）　鮑青（壇印）　高弘之印（鼻鈕）
高秉之印（鼻鈕）　高成（鼻鈕）　高子（鼻鈕）　高進私印（龜鈕）
高忠臣印（龜鈕）　高禹私印（鼻鈕）　高牟（辟邪鈕）　高綸私印（龜鈕）

高閑私印（鼻鈕） 高循私印 高青辟 高慈印信（辟邪鈕）
高登（鼻鈕）
高熊 臣熊 高熊印信 高熊言事 高季虎 白記（六面印）
毛定之印（鼻鈕） 毛豐（龜鈕） 毛玄私印 毛伯聲（鼻鈕）
毛緩 毛忘之印（鼻鈕）
姚嬌 臣嬌 姚嬌言事 嬌言疏 姚世長 姚嬌（六面印）
陶憲（鼻鈕） 陶建之印（龜鈕） 陶守 日利（兩面印）
曹宗私印（龜鈕） 曹之當印（鼻鈕） 曹元私印（鼻鈕） 曹充之印（鼻鈕）
曹安國印（鼻鈕） 曹（壇鈕） 曹霸 曹籍

曹裘印信 曹遂 曹植私印 曹慶
曹（壇鈕） 曹防（龜鈕） 操秉之印 柯農私印
柯彊（兩面印一面無文） 羅歆印信（鼻鈕） 何奉之印（龜鈕） 苛異（螭鈕）
和衆 麻定私印 麻贑 麻長卿（龜鈕子母印）
車成則 車成長孺（兩面印） 家靜之印（鼻鈕） 薛衆私印
陽宗（壇鈕） 陽成平印（鼻鈕） 陽成遂印（龜鈕） 陽成安印（龜鈕）
陽成勝（鼻鈕） 陽成張 臣張（兩面印） 楊廣（鼻鈕）
楊廣印信 陽廣昌印（瓦鈕） 楊隆私印（鼻鈕） 楊宮私印（鼻鈕）
楊宣明印（鼻鈕） 楊尊私印（獸鈕） 楊穫私印（獸鈕） 楊不侵印（鼻鈕）

楊臭（壇鈕） 楊始昌印（鼻鈕） 楊林（獸鈕） 楊部之印（龜鈕）
楊禹私印（鼻鈕） 楊賜私印（鼻鈕） 楊（壇鈕） 楊豐信印
楊後之印 楊輔之印 楊桐名印（瓦鈕） 楊壽（鼻鈕）
楊翕私印（龜鈕） 楊尚之印 楊方之印 楊智私印
楊守 楊封 楊孝私印 楊少翁印
楊世節印 楊義之印 臣義（兩面印） 良廣
良章私印（龜鈕） 良佐（龜首為鈕） 涼閔信印 涼儉印信
梁福私印（鼻鈕） 梁寬（壇鈕） 梁車（壇鈕） 香隆私印
商鳳私印（龜鈕） 商竝私印（龜鈕） 商湯（鼻鈕） 方沖（龜鈕）

方括之印（鼻鈕） 方過私印 方慶之印（鼻鈕）
方倫 臣倫 方倫白事 方倫言事 方伯 白記（銀六面印）
章常之印 疆郎寶印（鼻鈕） 長樂（鼻鈕） 長孫
長（壇印） 長（壇鈕） 長（壇鈕） 長（壇鈕）
長（壇鈕） 萇地行印（獸鈕） 萇益私印（鼻鈕） 萇賁私印（鼻鈕）
萇博之印（鼻鈕） 張宗私印（龜鈕） 張千秋（鼻鈕） 張千秋印
張林私印（鼻鈕） 張林（魚鈕） 張林 張延年印（龜鈕）
張奉之印（鼻鈕） 張衡私印 張勳之印 張大私印（鼻鈕）
張光 張光（龜鈕） 張恭之印（鼻鈕） 張從

張廣私印　張廣印信（龜鈕）　張慱印　張愽私印（龜鈕）
張豊私印（龜鈕）　張豊（鼻鈕）　張賢（獸鈕）　張賢（獸鈕）
張舜私印（鼻鈕）　張遂（鼻鈕）　張遂　張幼君
張幼君　張調（鼻鈕）　張調私印（龜鈕）　張野林印
張萬之印（鼻鈕）　張則私印（鼻鈕）　張田印（鼻鈕）　張定（壇鈕）
張宜王（鼻鈕）　張顧私印（鼻鈕）　張宮私印（鼻鈕）　張傳私印（鼻鈕）
張　之印（獸鈕）　張客之印（鼻鈕）　張竟（龜鈕）　張利印（鼻鈕）
張　私印（鼻鈕）　張　（鼻鈕）　張歆私印（辟邪鈕）　張汝
張　之印（鼻鈕）　張衆　張常　印（獸鈕）　張横之印（鼻鈕）
張縱（鼻鈕）　張長壽印（鼻鈕）　張柱（鼻鈕）　張己（壇鈕）
張垣（龜鈕）　張且（壇鈕）　張信印（龜鈕）　張賜之（壇鈕）
張尊私印（鼻鈕）　張譊印信　張買臣印　張青直印（龜鈕）
張況私印（鼻鈕）　張生印　張建私印　張留住印
張休私印　張廣明印　張譚私印　張嚴
張宕　張車家（壇鈕）　張不閔（壇鈕）　張喜（壇鈕）
張係（鼻鈕）　張如私印　張長兄（龜鈕）　張宣私印
張放私印　張剛　張和（壇鈕）　張益部（鼻鈕）
張惲私印　張世印　張賽私印（鼻鈕）　張議私印（龜鈕）

張滿（亭鈕）　張相（鼻鈕）　張常樂印　張輔（鼻鈕）
張常（鼻鈕）　張雄印信（辟邪鈕）　張元印信　張滑印信
張趙（龜鈕）　張淮（辟邪鈕）　張造（龜鈕）
張廣德　張廣德（銀兩面印一面字傍作龍虎狀）
張直　日利（兩面印）　張徒　張徒之印（兩面印）
張幺　臣幺（兩面印）　張忌　張忌之印（兩面印）
張忘　臣忘（兩面印）　張成宗印　臣宗（兩面印）
張庶罘　臣庶罘（兩面印）　張乙　張（兩面印）
張建　臣建（兩面印）　張不害　臣不害（兩面印）
張震　臣震　張震言事　張震白牋　張震白疏　張震（六面印）
張霸　臣霸啟　張霸白牋　張霸啟事　霸白　書完（六面印）
莊吉（壇鈕）　莊駘之印（鼻鈕）　莊壽之印　莊印
莊弘印　莊　莊愽私印　莊視印
莊生之印　臣光（兩面印）　莊隣里　日貴（兩面印）
莊虜　莊孟（兩面印）
莊緒之　臣緒之　緒之言疏　緒之白疏　莊緒之白牋
白記（六面印）　常賀　常（兩面印）　槍愽
匡席手（鼻鈕）　匡元　印（龜鈕）　匡去疾

王貢之印（龜鈕）　王陵私印（鼻鈕）　王蔡　王興之印
王豊（鼻鈕）　王齋印（龜鈕）　王立私印（鼻鈕）　王毋辟印（鼻鈕）
王吉　王讓私印（獸鈕）　王　之印（鼻鈕）　王就私印（鼻鈕）
王曠私印（鼻鈕）　王梗（壇鈕）　王任之印（獸鈕）　王得意印
王鳳私印（龜鈕）　王鳳之印　王有之印（鼻鈕）　王田私印
王商之印（鼻鈕）　王昌私印（鼻鈕）　王昌　王安之印（龜鈕）
王順私印　王成私印（獸鈕）　王成之印（鼻鈕）　王　順印
王禹私印（龜鈕）　王脁之印（鼻鈕）　王常私印　王閎私印（辟邪鈕）
王長之印（鼻鈕）　王良私印（龜鈕）　王平私印（龜鈕）　王衆私印

王湯之印（龜鈕）　王忠（鼻鈕）　王忠私印（獸鈕）　王忠之印（龜鈕）
王談（壇鈕）　王福　王敞私印（瓦鈕）　王羌
王部之印　王將私印（龜鈕）　王賽私印　王應私印（鼻鈕）
王滿之印（龜鈕）　王史害（鼻鈕）　王廣山（鼻鈕）　王賁（壇鈕）
王博私印（龜鈕）　王克國印　王山私印（壇鈕）　王臣（壇鈕）
王頂　王恁私印　王必（壇鈕）　王充功印（鼻鈕）
王延私印（龜鈕）　王則私印　王僕之印　王德之印
王德印（鼻鈕）　王慶之印　王　之印　王調私印（龜鈕）
王調私印（鼻鈕）　王廣之印（鼻鈕）　王廣　王勳私印

王勳私印（獸鈕）　王林（壇鈕）　王林之印（鼻鈕）　王臨（龜鈕）
王臨私印（獸鈕）　王竝私印（龜鈕）　王誼私印（龜鈕）　王得福（鼻鈕）
王戎私印（龜鈕）　王通之印（龜鈕）　王春　王廣德印
王順　王容之印（龜鈕）　王匡印信（龜鈕）　王　（壇鈕）
王芬私印　王延年印　王粥　王勝之印
王息（壇鈕）　王　（壇鈕）　王　（壇鈕）　王　（壇鈕）
王賢（壇鈕）　王　（壇鈕）　王巵私印　王巵　王巵（子母印）
王躬印信　王躬　白方（辟邪鈕子母印）
王青（兩面印一面作虎狀）　王拓之印　王同成印（兩面印）

王辟　日利（兩面印）　王則　臣則（兩面印）
王始昌　臣始昌（兩面印）　王疾已　臣疾已（兩面印）
王變　王安樂（兩面印）　王　安　臣　安（兩面印）
王買之　王游（兩面印）　王捐之　臣捐之（兩面印）
王長樂　臣長樂（兩面印）　王孫導
强萬厓印　唐涇私印（龜鈕）　唐忘之印　唐任
唐蓋印（鼻鈕）　唐後之印　唐誤印（鼻鈕）
唐赤　日利（兩面印）　郎蒲（鼻鈕）　桑成私印
桑尚私印（伏熊鈕）　康賀私印（鼻鈕）　黄通私印（銀印龜鈕）　黄厚澤（瓦鈕）

黃汎名印（鼻鈕） 黃之私印/（龜鈕） 黃竝私印（龜鈕） 黃君生印（壇鈕）

黃諂（鼻鈕） 黃章之印（龜鈕） 黃堂私印（龜鈕） 黃師憲印（鼻鈕）

黃請 臣請 黃請白牋 黃請白事 黃君 白記（六面印）

皇佼之印（龜鈕） 皇延私印（鼻鈕） 皇受私印（鼻鈕） 皇伊印信

皇（壇印） 厄克（龜鈕） 薰廣印信（辟邪鈕） 彭寅亮印（鼻鈕）

彭龔信印 彭靚（龜鈕） 彭如意印 彭長公印（子母印）

平宗道印（鼻鈕） 榮長私印（鼻鈕） 榮昌里印（鼻鈕） 榮歆

生臨私印（鼻鈕） 生予（壇鈕） 生 爭同

爭不識印 行羊子（鼻鈕） 成馮私印（龜鈕） 成猛私印（鼻鈕）

成當（龜鈕） 成常之印（鼻鈕） 成吉私印（鼻鈕） 成政私印（鼻鈕）

成豊私印（龜鈕） 成臨私印（鼻鈕） 成直（壇印） 成延年（鼻鈕）

成道之印（鼻鈕） 成儒（鼻鈕） 成公籍（壇鈕） 成方信印

成功慶功 成安横印（鼻鈕） 成安 成功諺印（辟邪鈕）

成公衛 臣衛（兩面印） 程仁私印 程長年

程千秋 程憲私印 程侍之印 程克之印

程中君印 程敖 程張孺印（鼻鈕） 程客（鼻鈕）

程翕私印 程安世（鼻鈕） 程戎私印 程詳（獸鈕）

程疵 臣疵（兩面印） 程者杼 程卿（兩面印）

邢明 邢衆私印 邢（壇鈕） 邢門私印

邢立忠印（鼻鈕） 邢貴私印 邢 公印（辟邪鈕子母印）

經 孫印 邢淑印信（龜鈕） 邢 私印（鼻鈕） 邢浩之印（辟邪鈕）

丁請俣印（龜鈕） 丁宮（鼻鈕） 丁建之印（鼻鈕） 丁 私印（獸鈕）

丁田 丁少翁 丁田（兩面印傍刻其一）

繒崖信印（瓦鈕） 曽恭 滕權印（連環鈕） 恒参（壇鈕）

恒宗私印（瓦鈕） 劉覆（銀印） 劉友私印（鼻鈕） 劉偃之印（鼻鈕）

劉彊之印（辟邪鈕） 劉帶之印（龜鈕） 劉璋印（龜鈕） 劉杏印信（鼻鈕）

劉隱祿印（龜鈕） 劉馬兒（龜鈕） 劉卿（鼻鈕） 劉黨（龜鈕）

劉勲私印（鼻鈕） 劉勲私印（龜鈕） 劉鮮私印（鼻鈕） 劉光私印（辟邪鈕）

劉光（龜鈕） 劉閭（錢鈕錢上作魚及鴛鴦之文） 劉常（鼻鈕）

劉勝私印（瓦鈕） 劉俠君印 劉放私印（獸鈕） 劉慶

劉保之印（辟邪鈕） 劉昌劉日 劉寬白事（瓦鈕） 劉汙（辟邪鈕）

劉年（鼻鈕） 劉儀印信（辟邪鈕） 劉 印信（辟邪鈕） 劉渠印信

劉沈印信 劉沈私印 劉贛之印（龜鈕子母印又一印文同刻異）

劉明 劉子張（兩面印） 劉未央 臣未央（兩面印）

劉旦白事 臣旦 劉旦白 劉君平 白記（六面印一面文不可摹）

游況私印（辟邪鈕） 游忌（壇鈕） 繇通之印（鼻鈕） 牛賞私印（鼻鈕）

牛曾漢印　牛意　牛長子（兩面印）　廖國（鼻鈕）
周昌信印　周充之印（鼻鈕）　周中公印（鼻鈕）　周明印（龜鈕）
周横之印（鼻鈕）　周孝（龜鈕）　周世之印（鼻鈕）　周遺（鼻鈕）
周林私印（龜鈕）　周普之印（龜鈕）　周（鼻鈕）　周慶（龜鈕）
周相私印（鼻鈕）　周中倩印（鼻鈕）　周焦和印（鼻鈕）　周賢私印
周常富　周翁孺印　周一閭私印　周桂之印
周光之印　周光之印　周鄗之印　周嘉曾印（鼻印）
周（壇鈕）　周當時　周長公（兩面印）
周賡　臣賡　周賡印信　賡言疏　周賡言事　周賡（六面印）

䭔遂之印（鼻鈕）　丘常（鼻鈕）　丘廣之印　鄒通之印（鼻鈕）
鄒涑印章　鄒忘之印（鼻鈕）　鄒部私部（鼻鈕）
罘夜敞印　罘夜張印　年私印　侯德之印（龜鈕）
侯羊子印（鼻鈕）　侯史通印（鼻鈕）　侯登之印（鼻鈕）　侯柳私印（鼻鈕）
侯友之印（龜鈕）　侯魁之印（龜鈕）　侯奉德印（鼻鈕）　侯（壇鈕）
侯脣之印（鼻鈕）　侯史宗印（龜鈕）　侯安私印（鼻鈕）　侯吳之印（龜鈕）
侯臨私印（鼻鈕）　侯蒼信印　侯農私印　侯益有印
侯受之印　侯宣私印　侯立私印　歐可（鼻鈕）
樛親（鼻鈕）　樛長漢（鼻鈕）

林將私印（鼻鈕）　林循印　任千秋印　任信印（龜鈕）
任月私印（龜鈕）　任護衆印（鼻鈕）　任政私印（龜鈕）　任湯私印（鼻鈕）
任彊私印（鼻鈕）　任彊信印（鼻鈕）　任柏堇印（鼻鈕）　任廣（壇鈕）
任癸（龜鈕）　任奉之印　任駕私印　任氏家印（龜鈕）
任　金遂　金閡封完（輪鈕鈕兩面皆有文如漢鏡銘）
金（壇鈕）　陰如玉印　陰夫人　陰熹印信（辟邪鈕）
陰小甲　日利（兩面印）　陰芒　臣芒（兩面印）
譚禹（鼻鈕）　譚印　譚宜生　南郭音印（獸鈕）
聃翁孫印（龜鈕）　聃廣之印（鼻鈕）　邯鄲淳　子叔（兩面印）

閻未央印（鼻鈕）　閻壽私印（鼻鈕）　閻丙（壇鈕）　閻晏印信
閻晟印信（獸鈕）　閻多私印　廉望之　臣望之（兩面印）
漁汝印（龜鈕）　嚴寵印信（龜鈕）　嚴弘印信　嚴弘（兩面印）

六藝之一錄卷第二十四

錢塘　倪濤　撰

金器款識

集古印譜

上聲私印

董廣私印（鼻鈕）　董戎之印　董稚君（鼻鈕）　董霸（龜鈕）

董柏印（鼻鈕）　董意私印（鼻鈕）　董意（鼻鈕）　董積（龜鈕）

董　私印（獸鈕）　董　印（鼻鈕）　董平聖印（龜鈕）　董耳（壇鈕）

董　私印（鼻鈕）　董殷（龜鈕）　董徐來　臣徐來（兩面印）

孔賢私印（鼻鈕）　孔信私印（龜鈕）　孔鳴（壇鈕）　孔奉世（龜鈕）

孔荼　孔遇（兩面印一面不可摹）　孔齡　臣齡（兩面印）

倚全印信（龜鈕）　靡父樂陽　靡父中孺（兩面印）　蟣逢私印（鼻鈕）

蔿勝　蔿（兩面印）　紀林之印（鼻鈕）　紀冬成（獸鈕）

紀忠印（鼻鈕）　紀豊（瓦鈕）　紀功　紀福

以彤私印（龜鈕）　史收私印（鼻鈕）　史勢（鼻鈕）　史豊私印（獸鈕）

史隆私印（鼻鈕）　史卯（壇鈕）　史戎私印（龜鈕）　史憙私印（獸鈕）

史抑之印（鼻鈕）　史周私印（辟邪鈕）　史祿私印（鼻鈕）　史護衆印（鼻鈕）

史咸私印（鼻鈕）　史明　史　之印　史褒私印（鼻鈕）

史　私印（鼻鈕）　史上私印　史充私印　史寬之印（鼻鈕）

史瑋（辟邪鈕）　李歷（銀印龜鈕）　李宗之印（鼻鈕）　李宗私印（鼻鈕）

李廣　李宮（鼻鈕）　李宮之印（龜鈕）　李就印信

李朔之印　李延壽（鼻鈕）　李延壽（鼻鈕）　李譚（龜鈕）

李譚私印（鼻鈕）　李業私印（辟邪鈕）　李忠（龜鈕）　李從之

李育私印（龜鈕）　李彊印（瓦鈕）　李武彊印（鼻鈕）　李貫

李音私印　李廣術（鼻鈕）　李封私印（鼻鈕）　李福（鼻鈕）

李福（龜鈕）　李福私印　李宜（鼻鈕）　李乃始（龜鈕）

李晃印信（辟邪鈕）　李遲印信（龜鈕）　李常宜印（鼻鈕）　李强（鼻鈕）

李弗（壇鈕）　李欽私印（龜鈕）　李柱之印（鼻鈕）　李犢私印（鼻鈕）

李臨私印（辟邪鈕）　李延（龜鈕）　李春私印（鼻鈕）　李賜私印（鼻鈕）

李惲（龜鈕）　李參（龜鈕）　李瑋（龜鈕）　李尊（鼻鈕）

李赦私印（鼻鈕）　李壽王（龜鈕）　李莘君印（龜鈕）　李勳私印（鼻鈕）

李慶之印（鼻鈕）　李錄私印（龜鈕）　李豊私印（龜鈕）　李逢私印（龜鈕）

李談（鼻鈕）　李（覆斗鈕）　李長（以鉤為鈕）　李去疾

李定國（龜鈕）　李守（鼻鈕）　李萌私印（辟邪鈕）　李吉印（鼻鈕）

李高君（鼻鈕）　李嬰（壇鈕）　李助（龜鈕）　李（覆斗鈕）

李任私印（龜鈕）　李利孺（鼻鈕）　李益壽印（龜鈕）　李贛私印（鼻鈕）

李馭私印（鼻鈕）　李周私印　李隆（壇印）　李隆私印（獸鈕）
李宣私印（龜鈕）　李戎　李禹信印（鼻鈕）　李樂私印（鼻鈕）
李憙私印（獸鈕）　李充之印（鼻鈕）　李充私印（鼻鈕）　李褒私印（龜鈕）
李褒印信（龜鈕）　李脩之印（鼻鈕）　李同之印（壇鈕）　李崇私印（辟邪鈕）
李棠私印（辟邪鈕）　李順（龜鈕）　李安印信（覆斗鈕）
李安（辟邪鈕）　李義之印（獸鈕）　李偃之印（鼻鈕）　李平
李昌國　李定私印（鼻鈕）　李應（辟邪鈕）　李貢（辟邪鈕）
李裴印信　李湛印信（辟邪鈕）　李張私印　李長賓（獸鈕子母印）
李固印信　李固自記　固印（辟邪鈕子母印）

李踝　臣踝（兩面印）　李孝　日利（兩面印）
李虎　臣虎（兩面印）　李舜之印　李長卿（兩面印）
李德（兩面印一面文不可摹）　李堂　李中公（兩面印）
李赦　臣赦（兩面印）
李浴　臣浴　李浴言事　浴言疏　白記（六面印一面文不可摹）
李建　臣建　李建印信　李建言事　李建言疏　李建（六面印）
閻長卿（龜鈕）　呂齡（壇鈕）　呂黨（壇鈕）　呂黑（壇鈕）
呂舉私印（辟邪鈕）　呂未私印（鼻鈕）　呂洛巴（龜鈕）　呂嬰（鼻鈕）
呂良（鼻鈕）　呂常有印（鼻鈕）　呂封私印（鼻鈕）　呂鋘印信（辟邪鈕）

呂咸之印（鼻鈕）　呂傳中印　呂遂君印　呂審之印（鼻鈕）
呂審私印（鼻鈕）　呂脩印信（辟邪鈕）　呂宕印信　汝（鼻鈕）
汝騅（壇鈕）　汝充私印
褚孺　臣孺　褚孺白牋　褚孺言事　褚彥子　白記（六面印）
許何（龜鈕）　許輔私印（辟邪鈕）　許攸（龜鈕）　許寬私印（獸鈕）
許賞（龜鈕）　許帶私印（獸鈕）　許宗印（鼻鈕）　許　之印
許章之章　許戎夫印　許長卿　許蓋之（兩面印）
許豪印信　許豪世聖（兩面印）　楚忌（壇鈕）　宮光之印（鼻鈕）
羽明之印（龜鈕）　武並（鼻鈕）　輔勳私印（龜鈕）　庚忠印（鼻鈕）

杜尊之印（獸鈕印鼻鈕）　杜尊之印（瓦鈕）　杜褒私印（龜鈕）
杜長私印（獸鈕）　杜子恩印（龜鈕）　杜汝私印（龜鈕）　杜　之印
杜宏私印（鼻鈕）　杜明（鼻鈕）　杜磯（鼻鈕）　杜政私印（鼻鈕）
杜得之印（鼻鈕）　杜汝智印　杜文之印（龜鈕）
杜閫之印　杜長孫（獸鈕子母印）　杜利　臣利（兩面印）
杜青　日利（兩面印）　杜義　臣義（兩面印）
杜戍　臣戍（兩面印）　魯柱宗　魯山信印（鼻鈕）
魯隆（鼻鈕）　魯並（瓦鈕）　魯輗信印（鼻鈕）　魯禧印信
魯妨　日利（兩面印）　堵輔之印（鼻鈕）　伍重之印（鼻鈕）

五京之印（辟邪鈕）　若成樂（兩面印一面文不可摹）　鹿萬（鼻鈕）
補郎私印（龜鈕）　每當時印（龜鈕）　尹祿之印（鼻鈕）　尹常私印（鼻鈕）
尹崇私印（鼻鈕）　尹崇之印（鼻鈕）　尹崇（鼻鈕）　尹熹（龜鈕）
尹忠之印（鼻鈕）　尹忠私印　尹守私印（龜鈕）　尹守私印（龜鈕）
尹未央印（鼻鈕）　尹　（鼻鈕）　尹恩（鼻鈕）　尹千秋印（龜鈕）
尹視（壇鈕）　尹異衆印（鼻鈕）　尹閏私印（龜鈕）　尹什（壇鈕）
尹徹（鼻鈕）　尹徒　富（龜鈕）　尹嬰（壇鈕）　尹義（壇鈕）
尹茂（鼻鈕）　尹容私印（鼻鈕）　尹同之印　尹恭私印
尹宮之印　尹光之印　尹中翁　日利（塗金辟邪鈕子母印）

尹當時印　尹巨猜（龜鈕子母印）　尹章之印　尹章（鼻鈕子母印）
尹文之印　尹寘之印（兩面印）　尹童　臣童（兩面印）
尹春　臣春（兩面印）　尹悈　日利（兩面印）
阮生之印　阮常（鼻鈕）　反湲之鈕（龜鈕）　苑愽私印（鼻鈕）
管音私印（鼻鈕）　管戎　管况私印
管巳之印　管巳之印（兩面印）　蕳須（鼻鈕）　展光信印（鼻鈕）
淺　（壇鈕）　趙武（龜鈕）　趙武私印　趙武私印（龜鈕）
趙文（龜鈕）　趙輔將印（鼻鈕）　趙勝（壇鈕）　趙青弓印（鼻鈕）
趙嬰　趙吉（鼻鈕）　趙長私印（鼻鈕）　趙置（鼻鈕）

趙蒲私印（鼻鈕）　趙　（龜鈕）　趙中印（鼻鈕）　汝、趙旋私印（鼻鈕）
趙竝私印（龜鈕）　趙廣漢印（龜鈕）　趙熟（鼻鈕）　趙放私印（龜鈕）
趙仁印（鼻鈕）　趙成私印（龜鈕）　趙宗兒（龜鈕）　趙安漢印（鼻鈕）
趙安漢（鼻鈕）　趙定之印（鼻鈕）　趙定（龜鈕）　趙賢私印（獸鈕）
趙賢之印（鼻鈕）　趙昌之印（鼻鈕）　趙胥私印（鼻鈕）　趙茂印信（龜鈕）
趙與之印信（辟邪鈕）　趙萌私印（龜鈕）　趙廣信印　趙駿私印（鼻鈕）
趙可之印（龜鈕）　趙廣都（龜鈕）　趙　（壇印）　趙輔私印（獸鈕）
趙邊（鼻鈕）　趙常有（龜鈕）　趙戎私印（龜鈕）　趙遂私印（鼻鈕）
趙駱臣（壇鈕）　趙宗私印（龜鈕）　趙柱之印（鼻鈕）　趙憲（龜鈕）

趙宣（辟邪鈕）　趙　（鼻鈕）　趙駘（壇鈕）　趙閎私印（龜鈕）
趙致（壇鈕）　趙樂之印（鼻鈕）　趙陳留印（龜鈕）　趙愽（獸鈕）
趙延　趙三孺印　趙彭私印（鼻鈕）　趙延壽印
趙子公印、　趙涼私印　趙豎　趙弘之印
趙長史　趙護私印　趙相夫印　趙守私印（龜鈕）
趙成　趙高臣　趙隆私印　趙世之印
趙生印　趙進私印（辟邪鈕）　趙徼（龜鈕）　趙當時（兩面印一面無文）
趙益昌　趙長孟（兩面印）　趙定　臣定（兩面印）
趙未　臣未（兩面印）　趙徹　趙唐胄（兩面印）

趙始 臣始（兩面印） 趙鼻 臣鼻（兩面印）

趙偉之 臣偉之 趙偉之白事 白記（六面印二面文不可摹）

鮑來 鮑賞 常（兩面印） 浩賢（獸鈕）

草中（龜鈕） 草王橋（鼻鈕） 左禁之印（龜鈕） 左禁之印

左右印信（鼻鈕） 左就之印（龜鈕） 左萬之印（鼻鈕） 左敞之印（鼻鈕）

左光之印（鼻鈕） 左相私印（鼻鈕） 左猛（獸鈕） 左隆私印

左護（獸鈕） 左護信印（鼻鈕） 左忘（龜鈕） 左賓私印（鼻鈕）

左千秋印（鼻鈕） 左戎私印（鼻鈕） 左德私印（鼻鈕） 左壽之印（鼻鈕）

左勲私印（龜鈕） 左忠私印（鼻鈕） 左居之印（龜鈕） 左歆私印（龜鈕）

左豊私印（龜鈕） 左與印（鼻鈕） 左良私印 左安之印

左君 左（壇鈕） 左相 左少卿（兩面印）

馬聖（龜鈕） 馬嘉（鼻鈕） 馬適僑印（龜鈕） 馬適恢印（龜鈕）

馬廣（鼻鈕） 馬廣私印（辟邪鈕） 馬款（鼻鈕） 馬史彊印（壇鈕）

馬建私印（龜鈕） 馬奴（壇鈕） 馬充私印（獸鈕） 馬充之印（龜鈕）

馬福（鼻鈕） 馬敞（龜鈕） 馬守私印（龜鈕） 馬慧（壇鈕）

馬塔（鼻鈕） 馬依私印（龜鈕） 馬強（龜鈕） 馬戎（獸鈕）

馬史弘印 馬永之印 馬封私印 馬適衡印

馬超之印（龜鈕） 馬豎 馬宗之印（龜鈕）

馬廣之印 馬子僑（獸鈕子母印） 馬奴印 臣奴（兩面印）

馬趙里 臣趙里（兩面印） 賈期（龜鈕） 賈棣（鼻鈕）

賈人（壇鈕） 賈譚私印（龜鈕） 賈都（壇鈕） 賈想私印（龜鈕）

賈意（壇鈕） 賈尼（壇鈕） 賈郢（壇鈕） 賈臨官印（鼻鈕）

賈林（獸鈕） 賈望之（鼻鈕） 賈常之印 賈承（龜鈕）

賈勲 賈純私印 賈懷印信 賈山之印（兩面印）

蔣石私印（辟邪鈕） 蔣易之印 廣卿記印（龜鈕） 丙危（虎鈕）

丙充國（兩面印一面無文） 邴閔之印 景賸（盤螭鈕） 景昭（盤螭鈕）

荇不意 荇在吾（兩面印） 冷循私印（鼻鈕） 冷相私印（龜鈕）

冷橋私印（鼻鈕） 冷竟私印（龜鈕） 冷福之印 耿吸（龜鈕）

耿子公印（鼻鈕） 耿昌印（龜鈕） 耿曷敞印（龜鈕） 耿康私印（龜鈕）

耿臣（鼻鈕） 耿丁（鼻鈕） 耿荆臣（鼻鈕） 耿寂（兩面印一面無文）

耿覃 耿幼公（兩面印） 𨑳初宮印（鼻鈕） 𨑳（壇鈕）

項憲私印（獸鈕） 迥充印（獸鈕） 昊宮之印（鼻鈕） 昊寬（鼻鈕）

有史廷印 柳顧（鼻鈕） 柳游私印 屋文私印（龜鈕）

狗未央印（獸鈕） 沈請史印（獸鈕） 沈性 沈延年印（鼻鈕）

沈順私印 沈霸 沈子卿（兩面印） 陝護私印（鼻鈕）

陝親信印（鼻鈕） 范蓋（鼻鈕） 范横印（鼻鈕） 范異印（鼻鈕）

范王孫　范章私印　范章之印（獸鈕）　范相私印（鼻鈕）
范昌私印（鼻鈕）　范恢私印（龜鈕）　范羸　范齊印
范中御印　范彪　范詩（龜鈕）
范之印　范王孫（兩面印）　范饒　范少公（兩面印）
范裔（日利兩面印）　范　之印　范君蒙（印富印）
去聱私印
宋昌之印（龜鈕）　宋忠（鼻鈕）　宋章印（獸鈕）　宋澤（鼻鈕）
宋未央（龜鈕）　宋未央印（壇、鈕）　宋輔私印（鼻鈕）　宋福印（鼻鈕）
宋　私印（龜鈕）　宋石車（覆斗鈕）　宋長（鼻鈕）　宋丁（龜鈕）

宋貞之印（鼻鈕）　宋冨人印　宋獲私印　宋
宋唯印　宋臣（覆斗鈕）　宋克武印
宋左私印　宋左之印（龜鈕子母印）　宋崇私印　宋偉私印（辟邪鈕子母印）
趙國襄國宋彥字子　白方（龜鈕子母印）
宋耀印信　宋耀子母印　宋胡　臣胡（兩面印）
宋母何　臣母何（兩面印）　宋　之印　臣　（兩面印）
宋當時（兩面印一面無文）　宋可置（兩面印一面無文）
貴臣　被祿私印　被充（日利兩面印）
逯湛之印　次延年印　季通印　肆延之印

吏宗私印（辟邪鈕）　字長孺　貴明私印（鼻鈕）　魏款銀印（龜鈕）
魏山私印（鼻鈕）　魏宣私印（龜鈕）　魏奴之印（龜鈕）　魏屛之印（龜鈕）
魏賢　魏聖私印　魏章印（龜鈕）　魏章私印（辟邪鈕）
魏尚私印（龜鈕）　魏閒私印（辟邪鈕）　魏剛　魏升印信（鼻鈕）
魏小女　臣小女（兩面印）　貴宗（鼻鈕）　署　印（龜鈕）
論璟私印　傅輔之印（龜鈕）　傅壽私印（龜鈕）　傅賞（辟邪鈕）
傅華之印信（駝鈕）　傅挐（杞鈕）　傅國孺　傅堂之印（辟邪鈕）
傅慶　傅道　傅當　路況私印（龜鈕）
路並（龜鈕）　路賞（鼻鈕）　路横私印（鼻鈕）　路革之印

路信私印　免諱私印　顧聖之印（鼻鈕）　悟明極印（鼻鈕）
素霸（龜鈕）　捕衡私印　步輔私印（龜鈕）　步重私印（獸鈕）
步暘私印　惠玉（瓦鈕）　衛育之印　衛卯
衛騰　衛王孫（兩面印）　茍猛印　茍君生（龜鈕子母印）
世高　泰史林印（鼻鈕）　盖五印（龜鈕）　盖黨
大利　大專　蔡宗（鼻鈕）　蔡延（鼻鈕）
蔡友印（鼻鈕）　蔡賞私印（鼻鈕）　蔡譚（鼻鈕）　蔡已私印（鼻鈕）
蔡王私印（龜鈕）　蔡　信印（鼻鈕）　蔡塱　蔡孟私印
蔡喜　蔡參私印　蔡相私印

蔡中　蔡（兩面印）　賴政私印（獸鈕）　鮮辰私印（鼻鈕）
鮮通私印（鼻鈕）　鮮音私印（龜鈕）　鮮倚之印　鮮乃（龜鈕）
鮮乙始印（鼻鈕）　鮮犖（辟邪鈕）　鮮廣國　臣廣國印（兩面印）
鮮弓始　臣弓始（兩面印）　鮮遂　臣遂（兩面印）
內宜之印（鼻鈕）內利唯印（鼻鈕）戴禁（鼻鈕）　戴賢之印（龜鈕）
戴中君　戴中安　戴昌之印　戴褒
戴音（鼻鈕）　戴霸　戴翁壹（兩面印）
閻（壇鈕）　閻褒（鼻鈕）　晉忘　晉長兄（兩面印）
靳忠私印（龜鈕）　靳進（龜鈕）　靳望之印　靳平之印（龜鈕）

靳捐之印　靳賓之印（辟邪鈕　子母印）靳寄（兩面印一面無文）
萬毋（鼻鈕）　萬章私印（鼻鈕）　萬崇私印（鼻鈕）　萬農私印（龜鈕）
萬施（壇鈕）　萬延年（鼻鈕）　萬僑之印（鼻鈕）　萬武印（鼻鈕）
建中吾（壇鈕）獻之（虎鈕）　憲丘宮印（鼻鈕）　憲丘音印
艮當　睢唯印（龜鈕）　貫曠私印　段丁（壇印）
段毋方印（鼻鈕）段禁（龜鈕）　段長樂（龜鈕）　段寄之印（鼻鈕）
段沖（辟邪鈕）段朝印　段建（壇印）　段弘私印
段進印信　段惠君　段部中（兩面印）
段干唐　臣唐（兩面印）　戕　君印　單丑之印（鼻鈕）

單尊之印（鼻鈕）　單衆私印（龜鈕）　單默私印　單門東（鼻鈕）
單門段（壇鈕）　肖雲（壇鈕）　肖安國　肖（壇鈕）
肖同（壇鈕）　肖（壇鈕）　肖（壇鈕）　肖扐（壇鈕）
肖（壇鈕）壇　肖（壇鈕）　名輔（鼻鈕）　名音之印（鼻鈕）
名異之印（鼻鈕）　名譚私印（鼻鈕）　名（鼻鈕）　名奉之印
名柳　名李（兩面印）　郘縱私印（鼻鈕）　郘克之印（龜鈕）
郘魏印信（辟邪鈕）　少年唯郘（鼻鈕）　少內（鼻鈕）　部衡私印（鼻鈕）
操安之印（鼻鈕）　暴不害印（鼻鈕）　賀異之印（鼻鈕）　過安
過禁　過少孺（兩面印）　謝野私印（辟邪鈕）　謝盖私印（鼻鈕）

謝橫私印（龜鈕）　謝　私印（鼻鈕）　謝丹印　謝遂印
謝之印章　夏君　智印（銀印塗金辟邪鈕）　夏禹
夏壽（龜鈕）　夏寬（龜鈕）　夏昌（鼻鈕）　夏意（壇鈕）
夏憲（獸鈕）　夏係（鼻鈕）　夏饒（壇鈕）　夏表私印（龜鈕）
夏政（鼻鈕）　夏終私印　夏　印信（辟邪鈕）
夏寬　夏翁伯（兩面印）　夏侯登印　夏侯池
射充之印（鼻鈕）　華輔之印（辟邪鈕）　華未央印　向得私印（鼻鈕）
暢曾（龜鈕）　尚彊印（鼻鈕）　尚　（鼻鈕）　尚章（鼻鈕）
上雄　印　亢過之印（鼻鈕）　敫琰私印

鏡欽　鏡欽長孟（兩面印）　慶東（龜鈕）　慶福之印（龜鈕）

慶武私印（鼻鈕）　慶經私印（龜鈕）　慶丹　臣丹（兩面印）

孟昌（鼻鈕）　孟張之印（鼻鈕）　孟奉（鼻鈕）　孟忠私印（鼻鈕）

孟明之印　孟圻　孟賞　孟將來

孟常私印（鼻鈕）　孟常私印　孟起

孟寄之印　臣寄（兩面印）　孟欽　臣欽（兩面印）

鄭循私印（龜鈕）　鄭戎私印（龜鈕）　鄭武（熊鈕）　鄭斯之印

鄭充國印　鄭之純印（鼻鈕）　鄭嬰之印（鼻鈕）　鄭赦印

鄭志私印　鄭志私印（辟邪鈕）　鄭秞　鄭廣德印（龜鈕）

鄭丙之印　鄭賓（辟邪鈕）（子母印）　鄭禹　鄭長卿（兩面印）

盛並私印　定武私印（鼻鈕）　定廣之印（鼻鈕）

定林之印　定長兄印（兩面印）　勝屠勲印（鼻鈕）　應昌（鼻鈕）

應戎私印（龜鈕）　應　應說印信　鄧鎮私印（龜鈕）

鄧順之印（鼻鈕）　鄧縱私印（鼻鈕）　鄧之國印（龜鈕）　鄧（壇鈕）

鄧尼（壇鈕）　富宕之印（龜鈕）　富逢喜印（龜鈕）　富美之印（鼻鈕）

富參之印（辟邪鈕）　富賢私印　富昌（壇鈕）　富生（壇鈕）

授異眾印（鼻鈕）　寇霸私印（鼻鈕）　賀喜之印（鼻鈕）

賀充國印　賀孺卿（兩面印）　賓雲私印（鼻鈕）　幼安私印

繆登　關樂印（鼻鈕）　監心　日利（兩面印）

入聲私印

瀆弘之印（鼻鈕）　谷弘私印（龜鈕）　鹿豪私印（鼻鈕）　卜　印

沐　印　服贛之印（龜鈕）　陸然（兔鈕）　陸旺私印（鼻鈕）

陸定之印　小陸　去疑（兩面印）

陸譪　臣譪　譪言事（六面印三面文不可摹）

鞠願之印　畜容　臣容（兩面印）

畜意　畜梁（兩面印）　郜成之印　臣成（兩面印）

郜長私印（鼻鈕）　郁偒禹印　曲宮慎私（鼻鈕）　續志（壇鈕）

續常有（鼻鈕）　續平、　續猛（兩面印）　樂忠私印（鼻鈕）

樂慱（龜鈕）　樂貧印信　樂未央印（鼻鈕）　樂隆私印（辟邪鈕）

樂並私印（龜鈕）　樂昌私印（龜鈕）　樂君（壇鈕）　樂荼（壇鈕）

樂癸之印　臣癸（兩面印）　樂通　日利（兩面印）

樂喜（兩面印一面無文）　朴周（壇鈕）　卯車

卯（壇鈕）　卯官（壇鈕）　壹元私印（龜鈕）　栗賞之印（鼻鈕）

畢俠君印（龜鈕）　畢當私印（鼻鈕）　乙忠之印（鼻鈕）　律子公印（瓦鈕）

弗讋（龜鈕）　屈丁之印　屈賀私印（鼻鈕）　詘強之印（鼻鈕）

沒未央印（鼻鈕）　杜勝　薛宣　薛悝（龜鈕）

薛平信印（鼻鈕）　薛任印鼻鈕　薛中君鼻鈕　薛穆辟邪鈕
薛政印信
薛葛　臣葛　薛葛白疏　薛葛言事　薛葛白事　完（六面印）
郄齊亀鈕　郄彊亀鈕　駱賞私印亀鈕
駱貸印信　駱貸　仲雅辟邪鈕子母印
郄賀私印（鼻鈕）　郄譚私印（亀鈕）　郄延年印（鼻鈕）　郄常生印亀鈕
郄賞　郄艾　白方兩面印　索隆亀鈕
霍高鼻鈕　霍穆辟邪鈕　霍充私印（亀鈕）
霍閎　日利兩面印　藿武鼻鈕　郭常印鼻鈕

郭常私印　郭常　郭德之印　郭遵辟邪鈕
郭廣成印（亀鈕）　郭將信印（鼻鈕）　郭張成印（壇鈕）　郭彭私印亀鈕
郭勝獸鈕　郭璣亀鈕　郭瑞印（鼻鈕）　郭颯印信（辟邪鈕）
郭安漢印（亀鈕）　郭宮鼻鈕　郭訾壇鈕　郭顥辟邪鈕
郭樂鼻鈕　郭友私印亀鈕　郭願鼻鈕　郭世之印鼻鈕
郭忠之印　郭光私印　郭武之印（亀鈕）　郭武辟邪鈕
郭硪印　郭調私印　郭冬居瓦鈕　郭豊私印
郭充世亀鈕　郭悍壇鈕　郭意信、印（瓦鈕）　郭良印信
平昌郭湯私印亀鈕　郭福印信（亀鈕）　郭訢印信（辟邪鈕）

郭詩印信（辟邪鈕）　郭蒲（兩面印一面無文）　郭定（兩面印一面無文）
郭母屠　郭中兄兩面印　郭登　郭功子兩面印
郭秋　臣秋兩面印　雒功私印（亀鈕）　自可之印鼻鈕
白平私印（亀鈕）　白威私印（鼻鈕）　伯嘉私印（鼻鈕）　伯有初印（鼻鈕）
伯從亀鈕　柏陽信印　客孫廣德（亀鈕）　宅師緤印
翟應鼻鈕　翟並私印（鼻鈕）　翟通亀鈕　翟當時鼻鈕
益長之印（鼻鈕）　益彊私印（亀鈕）　石萬獸鈕　石除息印亀鈕
石勝亀鈕　石、辟邪鈕　石之印（鼻鈕）　石詡私印亀鈕
石生辟邪鈕　石尚　日利兩面印

石益之印　臣益兩面印　籍　壇鈕
籍　臣市閑兩面印　椑之印（鼻鈕）　椑朗印信
菻故之　菻禁　耀衰私印（亀鈕）　戚戎私信鼻鈕
戚冊鼻鈕　戚官利印　戚檥　臣檥兩面印
殖廣亀鈕　則長之印　臣長兩面印
勤尊瓦鈕　浥安　聶横鼻鈕　聶馭
聶攸私印　妾胥亀鈕　妾志鼻鈕
未識私印及子孫日利單字象形等印
子孫圖印古篆　父乙子孫二二（古篆 音不同）　宜爾子孫

子孫世昌　宜子孫（銅印龜鈕）　日利（印四鼻鈕者一瓦鈕者一龜鈕者二大小亦不同）

日利大（銅印鼻鈕）　日貞（銅印鼻鈕）　日光（銅印獸鈕）　常利（銅印龜鈕）

出利（銅印鼻鈕）　利出（銅印鼻鈕）　利行　出日入利

出入大年　白方（印二銅印一壇鈕大小篆法不同）

出入大吉　日利長年兩面印　日利（兩面印四一面俱不不可摹但篆法不同）

常利　利出兩面印　日　出入大利兩面印

遵銅印鼻鈕　安銅印壇鈕　雕銅印壇鈕　萬銅印鼻鈕

浮銅印鼻鈕　市銅印壇鈕　義銅印鼻鈕　浮銅印壇鈕

彝銅印鼻鈕　張銅印鼻鈕　生銅印壇鈕　和銅印壇鈕

爾印二一方一圓大小亦不同　紀銅印龜鈕　昌銅印鼻鈕

頓銅印龜鈕　安銅印壇鈕　共銅印壇鈕　僊銅印壇鈕

兊銅印壇鈕　桐銅印壇鈕　讓銅印鼻鈕　通銅印鼻鈕

構銅印兎鈕　用銅印壇鈕

右止錄印譜之有釋者

朱楒夏辬文考制

周人伏虎鈕二印　家藏

東郎子賓　故國之印　故子雲

右二印皆伏虎鈕中函一小印前一印臘茶色瑩潔如玉中小印不存方七分弱厚三分鈕高三分得之南陽後一印黑色亦瑩潔內小印如銀方八分高厚如前小印方七分得之棗陽縣　考曰周印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惟其所好斯印也詳其文義蓋周末失國之君印也

漢印

官印龜鈕　關內侯印　家藏

器塗金如新得之穀城縣耕夫方一寸二分厚五分鈕高八分　考曰史記列傳春申君黃歇上秦昭王書曰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此關內侯之始見于書傳者也漢以降以之封

有功者至隋唐不復見焉

官印瓦鈕　象林右尉　家藏

官印鼻鈕　羽林監印　曾氏藏

前器純綠土古色得之襄西村氓方一寸奇後器茶色世古也不知所從得方一寸弱　考曰象林日南郡之屬縣也漢制大縣尉二人秩四百石茲印右尉大縣四百石之尉也與王順伯印譜雲陽右尉印同羽林監監字平聲漢宣帝令中郎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至後漢乃有羽林左右監各一人六百石是印無左右字前漢二千石監也

私印龜鈕　夏暹　家藏

私印虎鈕　辟登私印　左泉吳氏藏

二器皆青綠土古也前印得之南陽方五分厚三分鈕高三分後印得之西安府方六分厚四分鈕高五分　考曰前漢人私印也秦漢之際龍虎龜鈕上下通用斯印文制皆古必前漢物也

官印獸鈕　漢率善胡長　家藏

器黑色間綠水古也得之穀城村坻方一寸厚四分鈕高八分　考曰武帝紀太初元年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凡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是印文五蓋太初後降胡所佩服者

晉

官印虺鈕　晉蠻夷率善佰長　家藏

器純綠水古也得之穀城村坻方一寸厚二分五釐鈕高五分　考曰魏晉之際氐羌蠻夷最號強盛當時率羈縻之而已是印文篆頗類漢印蓋司馬氏之初以假蠻夷君長者

六朝

六面印　曹氏藏

章騫　臣騫　章騫白牋　章騫白事　章長表　白記

器青綠色土古也不知所從得方八分鈕高三分　考曰此與王順伯印譜鴻照六面印制同蓋六朝物也順伯以為漢印非也賞鑒者必自辨之

是編所載僅十印耳而有七印顧譜所未載故錄之然以前二印為周印則亦未的

稽古齋印譜序

余友吳立峯先生好奇而嗜古學譜而識遠其所藏圖史書畫多世所罕見而尤聚古銅章至三千有奇什襲藏者久之既復印以為譜將以行世而屬余以序余固未足以知之也夫珠玉金貝耳目玩好之物雖庸夫牧豎皆知其為可貴列鼎彝盤敦於前而知其為商為夏為周為秦則雖少君之神及見栢寢之所陳有不能信其真與妄者矣又況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楮僅存者欽然篆刻之學書法所自出而不足以為名古人用心多有出于是者及其工之既精藝成而悔傳之易世第以為某之圖記而已正不詳其出何人手也今先生所蓄至于累千考其人則國史正傳可見者十之六七稽其代則秦漢魏晉隋唐千七百餘歲按其文則官爵郡邑香奩家記銅龜私印古文奇字無不備具即使李斯程邈韋仲將許士宗李陽冰之徒今時尚在尚能記憶其所為手

定者耶以漢之許慎去古未遠又博訪通人集為說文一書而徐内史猶苦其偏傍奧密不可意知宋歐陽公文章妙天下而其所編集古録劉原父猶以為考究不無餘憾然則先生譜以行世其或以為金玉珠貝或謂之敦槃彝鼎定其所可知揔以俟夫博古者鑒之而已雖然古文閲世而復出後人倣古而變化更千七百餘年之後安知不復有如先生之好古而博識者出而益廣之則先生什襲之初心閲世之雅意與世俱永豈必秦漢遺文不長存也哉

半偈老人章撫功題

稽古齋鑒藏圖書序

獲古銅印章三千有奇其間自漢迄唐有官有爵有名而無字其篆文有鳥跡有蟲魚有鐘鼎有大小篆有急就章皆屈曲纏繞類古文奇字而其色皆朱緑青黄相錯類剝其母皆以發光老者按鑄金自夏始官有印自秦始金章龜鈕自漢始而漢制惟皇太子乃用之官吏印文以五字餘則否自餘不亭侯放龜龜有左顧之祥自是私為記者競相倣效間亦有盤龍螭虎皆漢式也夫倉頡之室岣嶁之碑既漫漶而不可讀夏之鼎商之彝周之甗雖足以供玩好而不適于用獨圖書用古文字而漢世去斯邈未遠其珊戈鉤帶之文獨能造其妙于精微之表今攷其點畫運腕與刀之意真與書法相切劘此足以徵古人道藝入神豈碑印記多自書自刊之物傳斯藝傳藝傳斯名傳豈古人寓意之所在歟將自愛其書自重其名留為世玩歟余嘗按其名氏稽之史傳卓然知名者蓋數百人其他亦往往散在逸史第漢唐迄今更千七百有餘歲作之者既非一人閲之者又非一時聚之者亦非一朝一夕之力而余幸而獲之類有數存乎其間因列為印譜公諸同好俾稽古之士咸鑒觀焉雖然東漢馬援拜伏波將軍以所假印文伏字不同上書薦曉古文字者是正郡國印章而宣帝時張敞以鼎刻顯敞受齋學復不知

齋師為何人自漢已失其傳如此又況千七百餘歲之遠能一一辨其源流哉相印有經經復有一十二家願質之博君閣子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初秋長沙吳觀均立峯氏識

稽古齋印譜凡例

一印章古稱繆篆不根六書故筆畫或增或減惟巧布置唐宋及今咸因之觀者當心悟其妙取其精而熟其法方稱大雅方為善學

一雲間顧氏印藪盛行于世其後太原王常復增廣其數以授新安吳元維氏命曰印統視印藪益工且詳矣然慮其久而

散逸於是乃模其文以壽諸梓雖刻畫精工不差銖黍而於古人精微奧渺之處恐有楮筆所不能盡傳者不若即以原印成譜之不失真也好古者自當有識微之別矣

一圖章計三千方有奇今以天干編次自甲至癸分為十集每集約三百方以便檢閱

一每集中俱以官印居先私印附後所以別官私之義而朝代之前後品級之崇卑不計也博雅者自能辨之

一圖章內篆文易識者不必註釋其有古篆難辨者不敢強為音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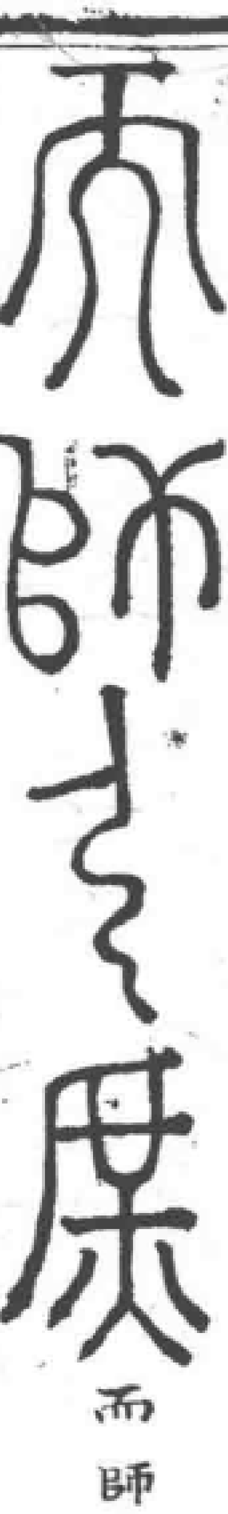
一官印內如軍假司馬別部司馬部曲將印之類雖字義雷同而篆文各別章法互異各臻其妙今並列之以俟採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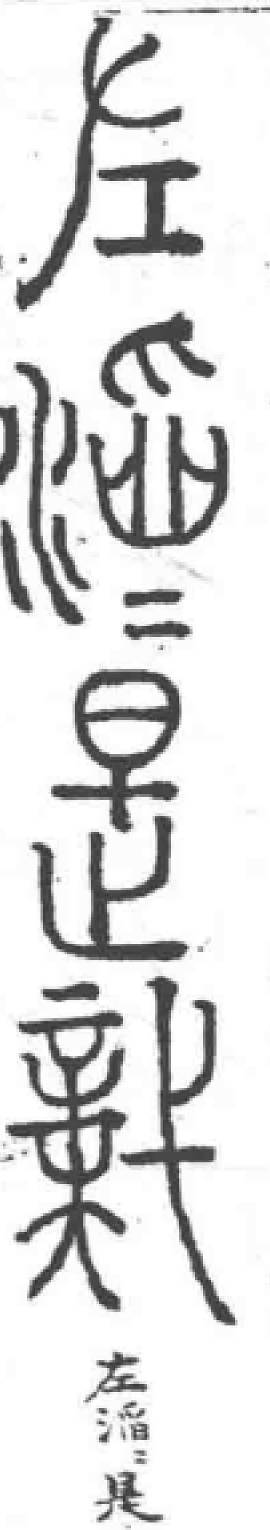
六藝之一錄卷第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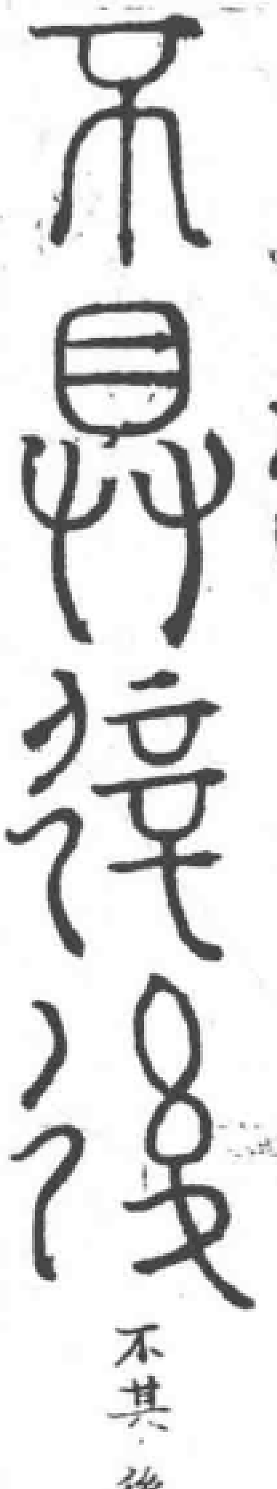
錢塘 倪濤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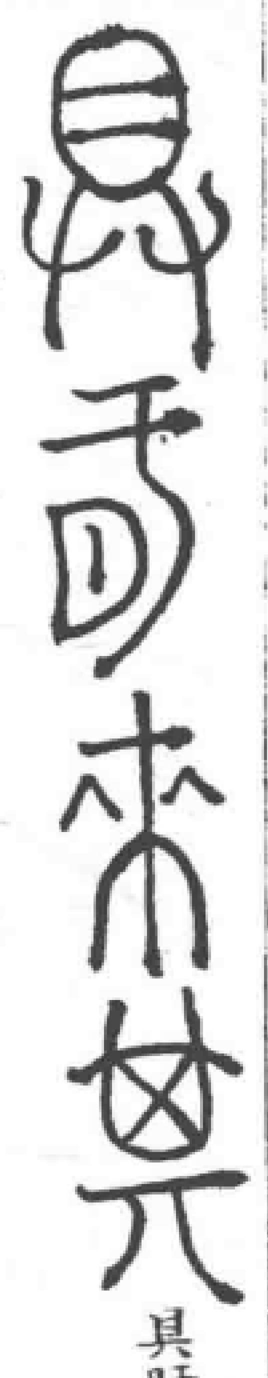
石刻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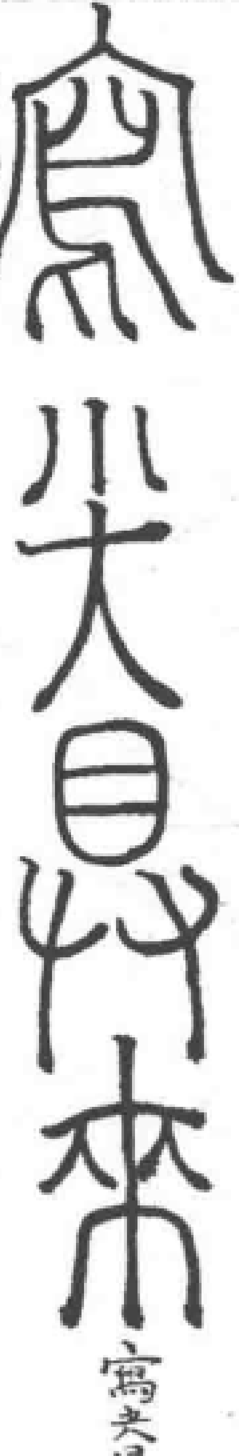
岐陽石鼓（鐘鼎款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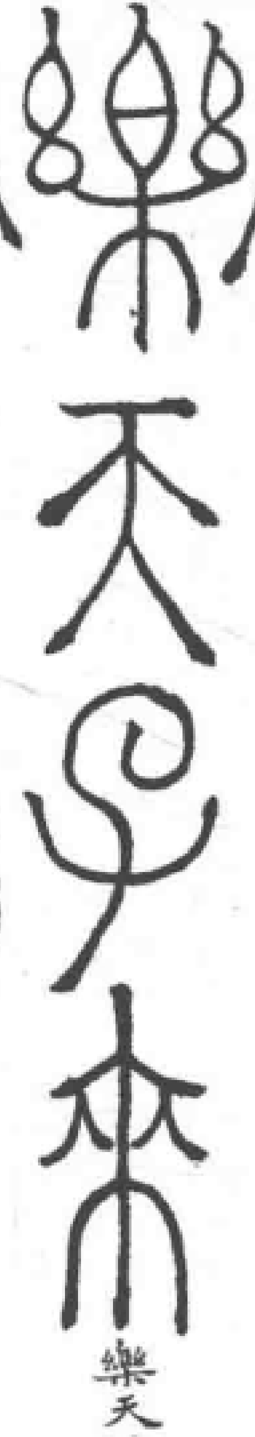

而師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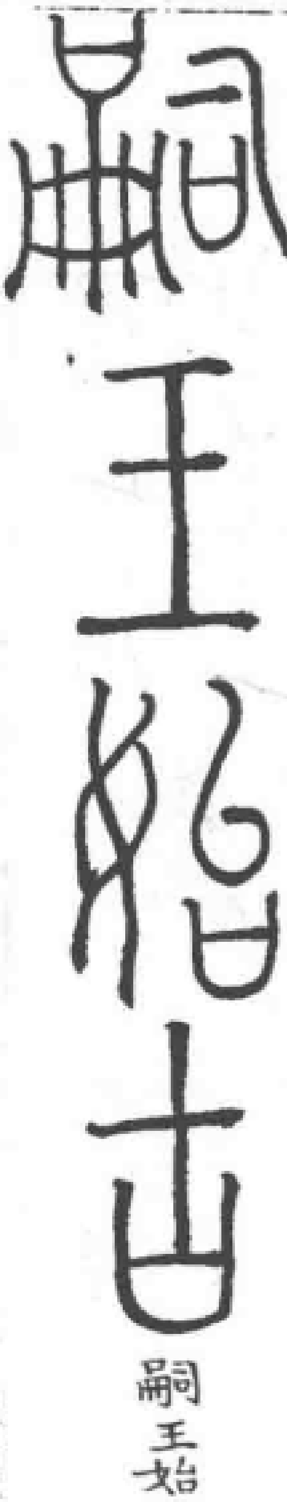

左滔〻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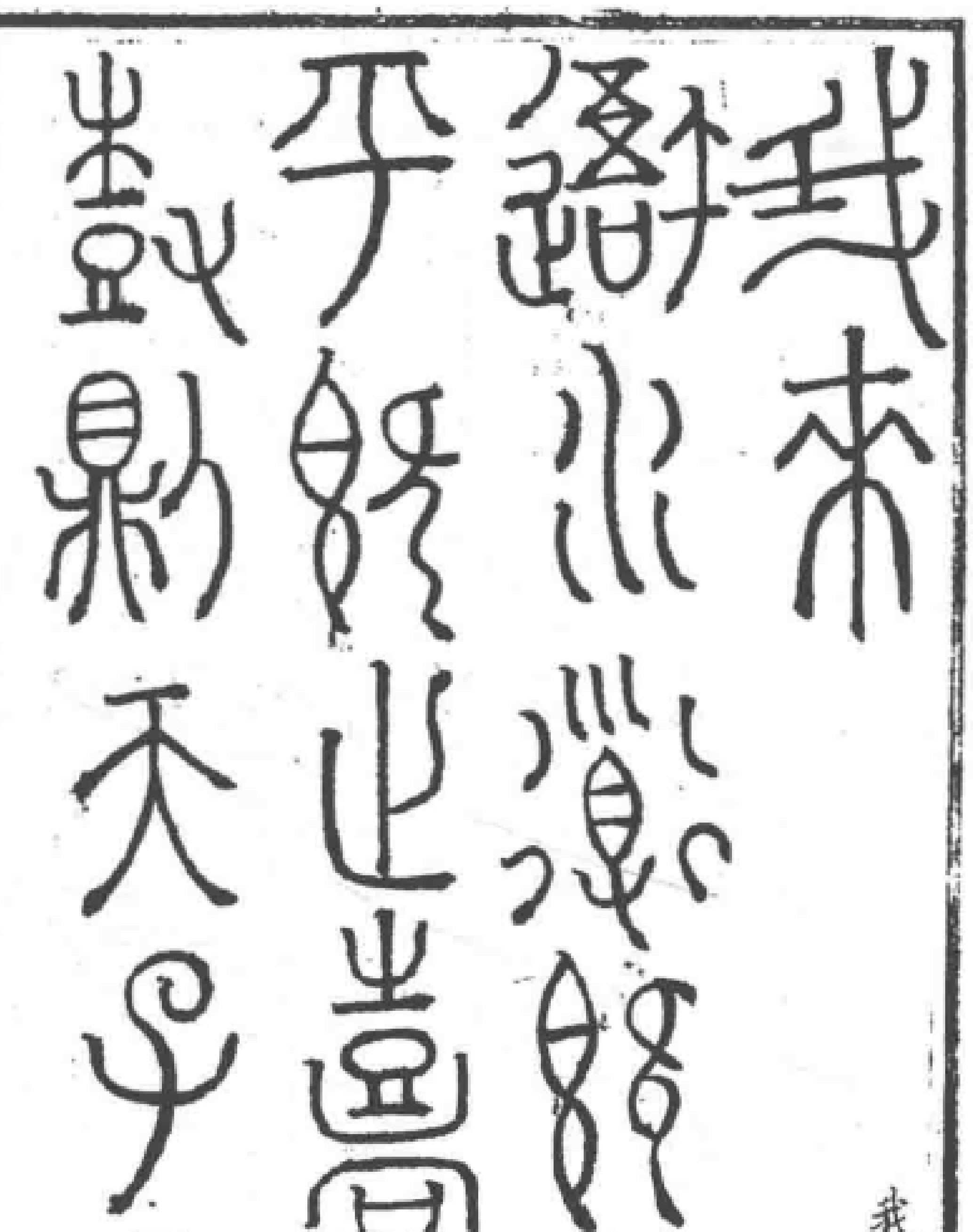

不其後


具肝來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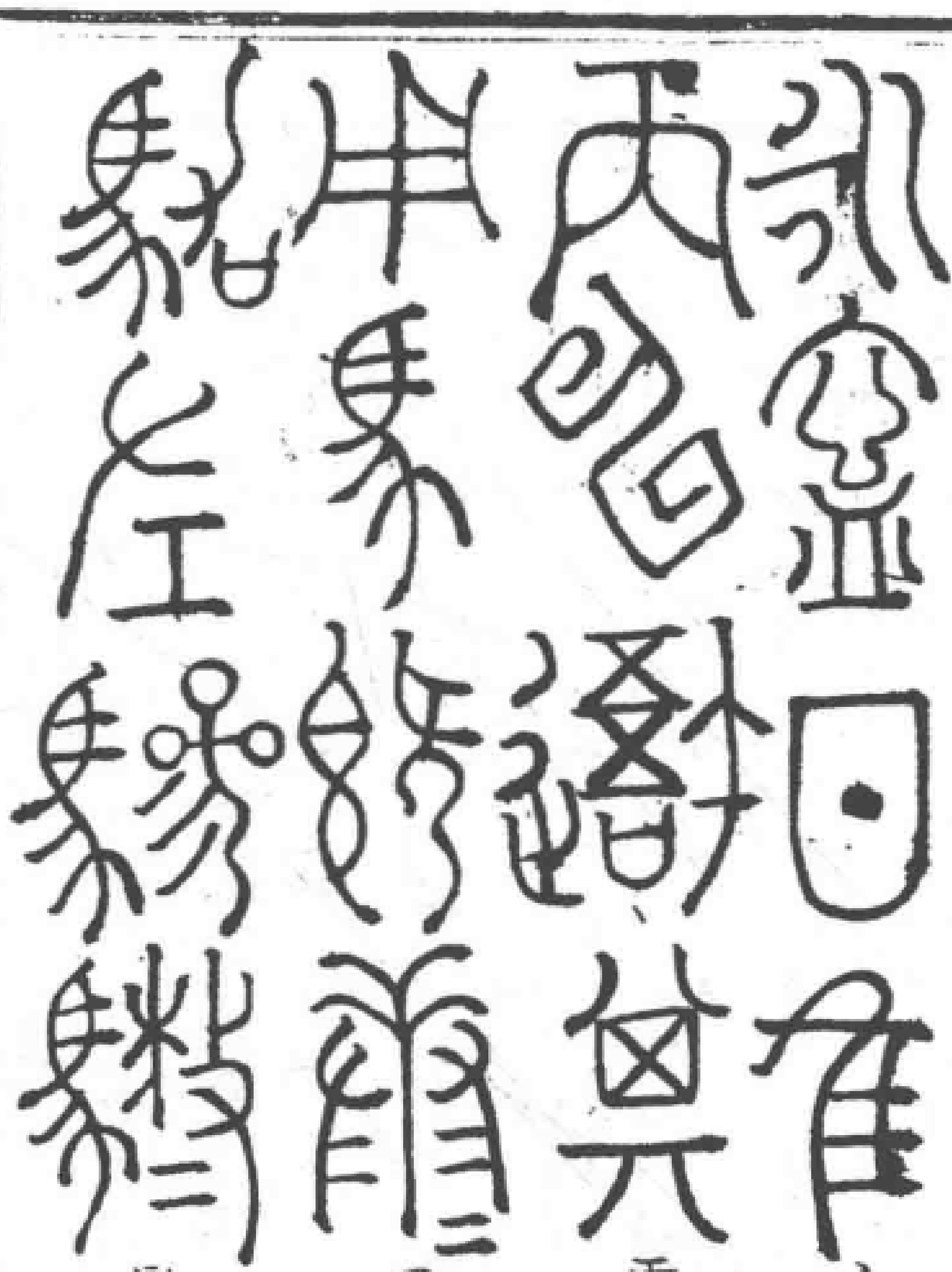

寫之具來


樂天子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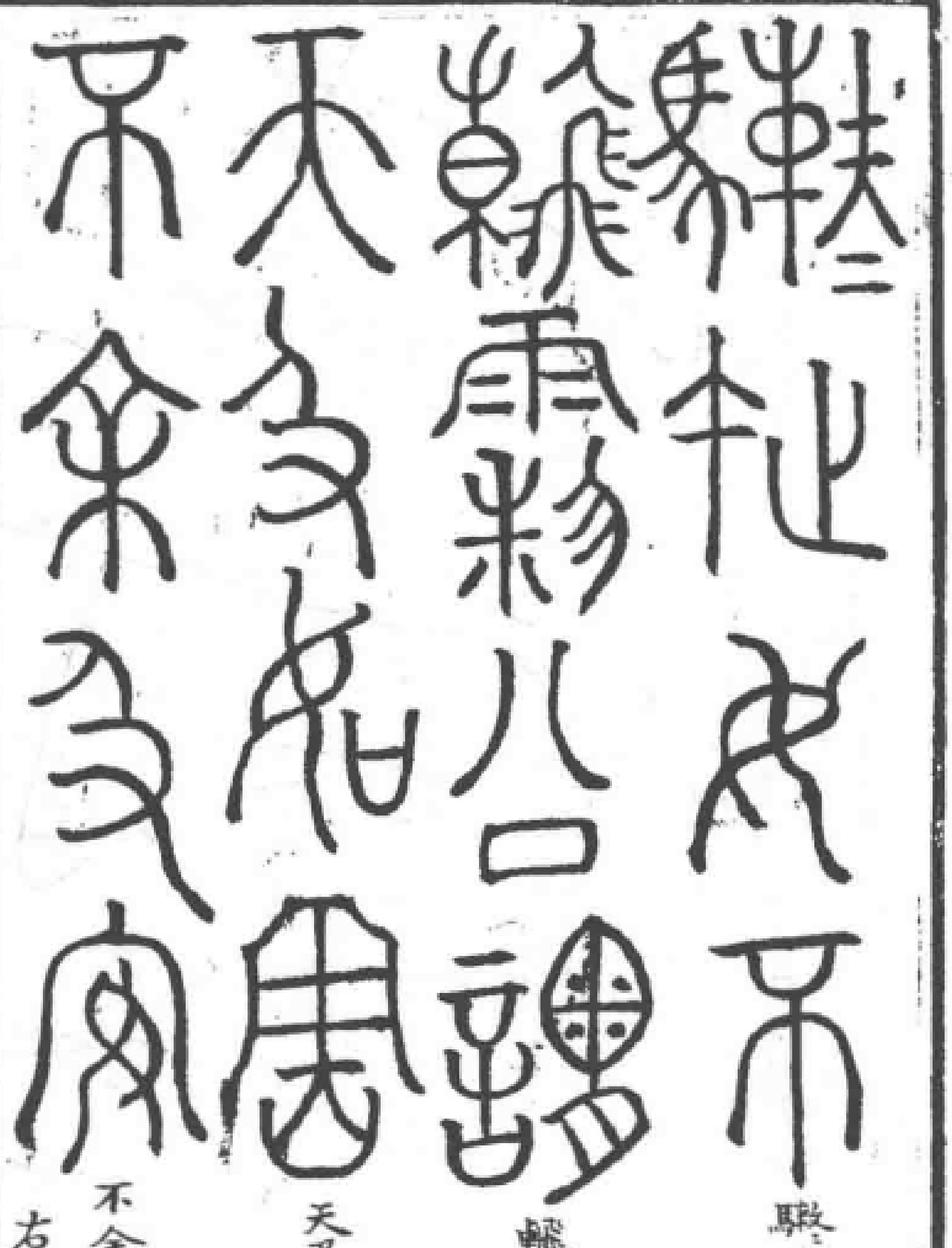

嗣王始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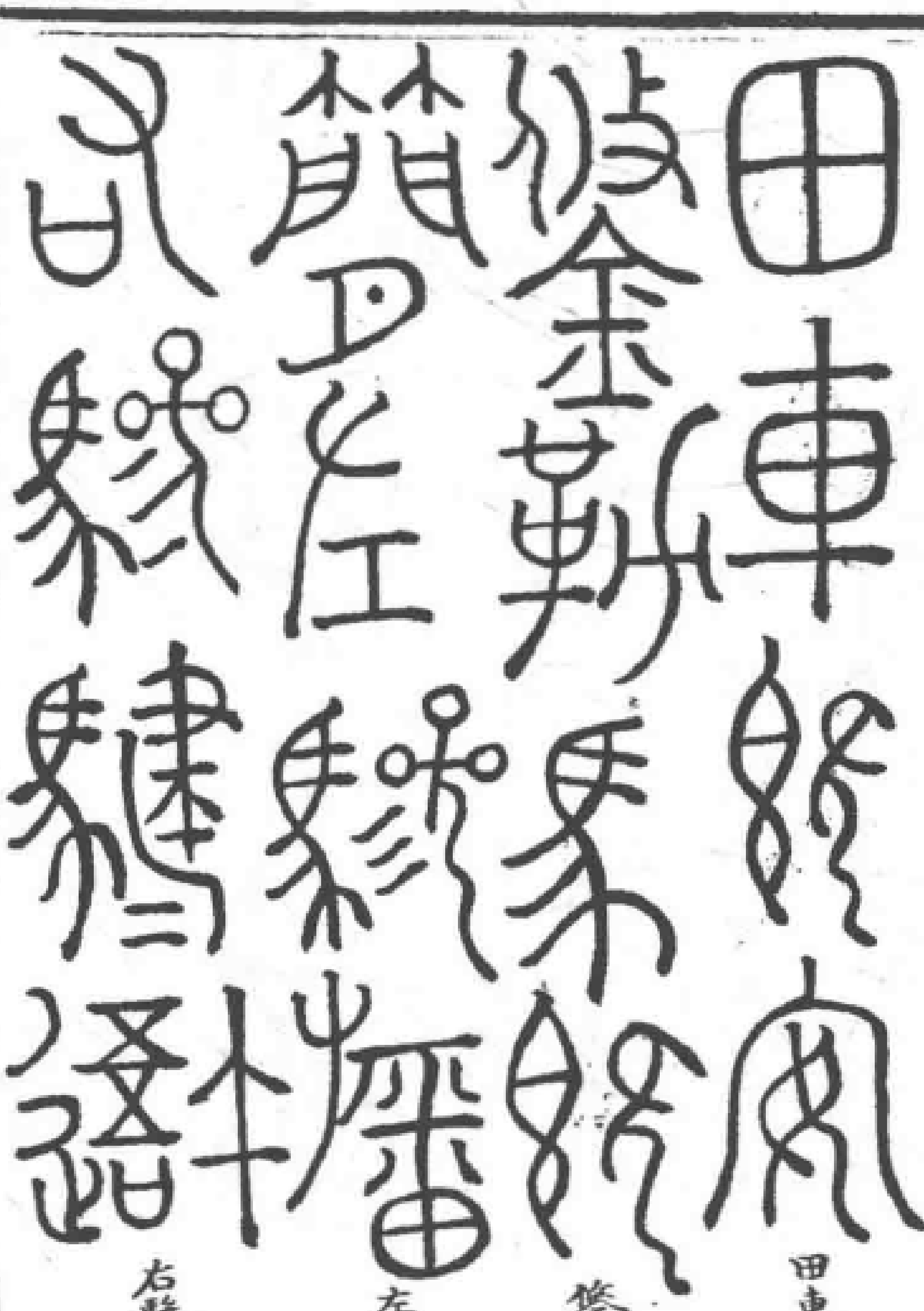
我來
右第一鼓
我水道既
平既止嘉
樹則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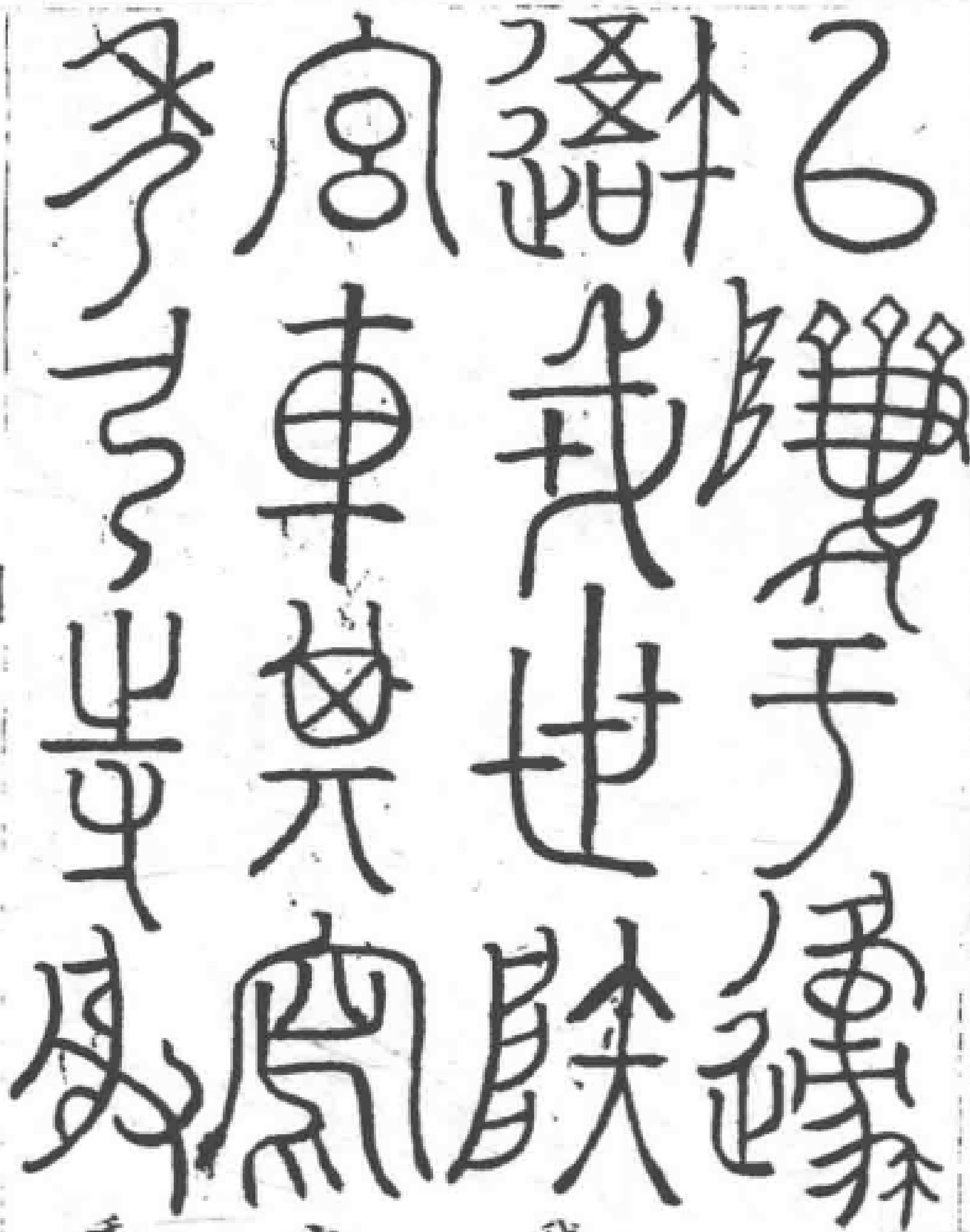
永寧日維
丙申我其
用馬既康二
駱左驂駿二



騤〻壯女不
騛霝公謂
天及如周
不余及
右第二鼓



田車既安
鋚勒馬既
左驂騝二
右驂騝二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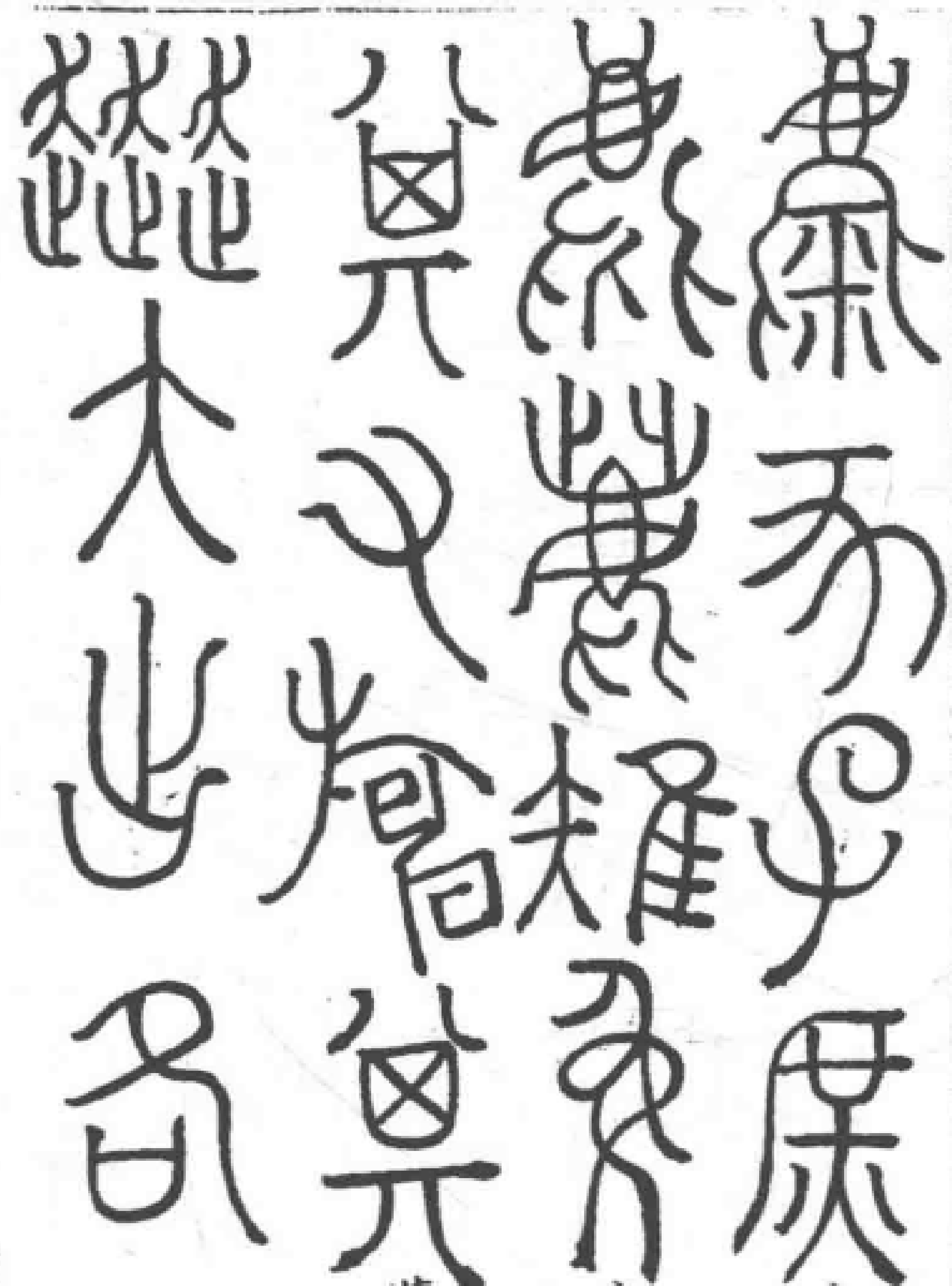


以隮于原

我戎世陕

宮車其寫

秀弓寺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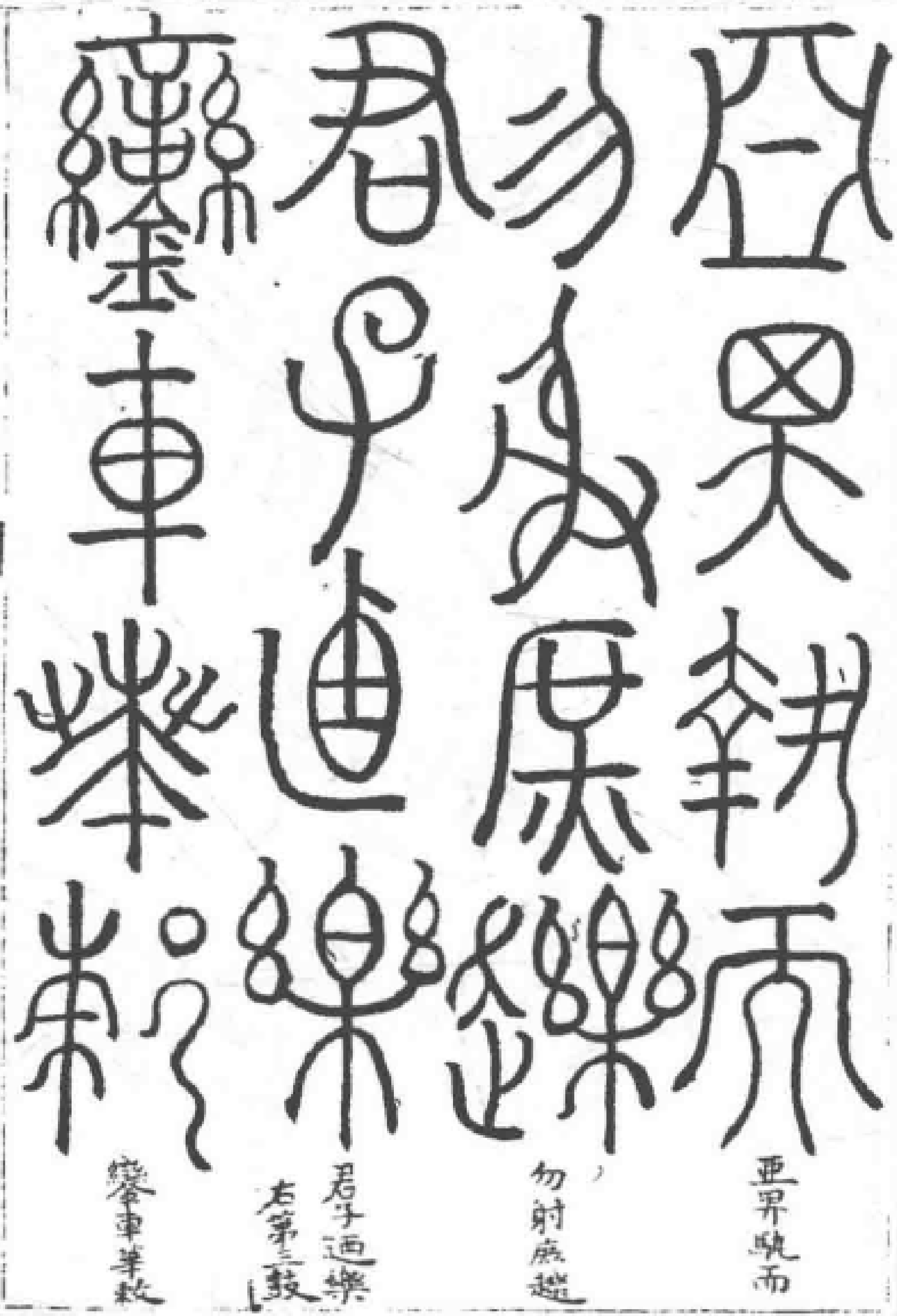


麋豕孔庶

麀鹿雉兔

其又旃其

大出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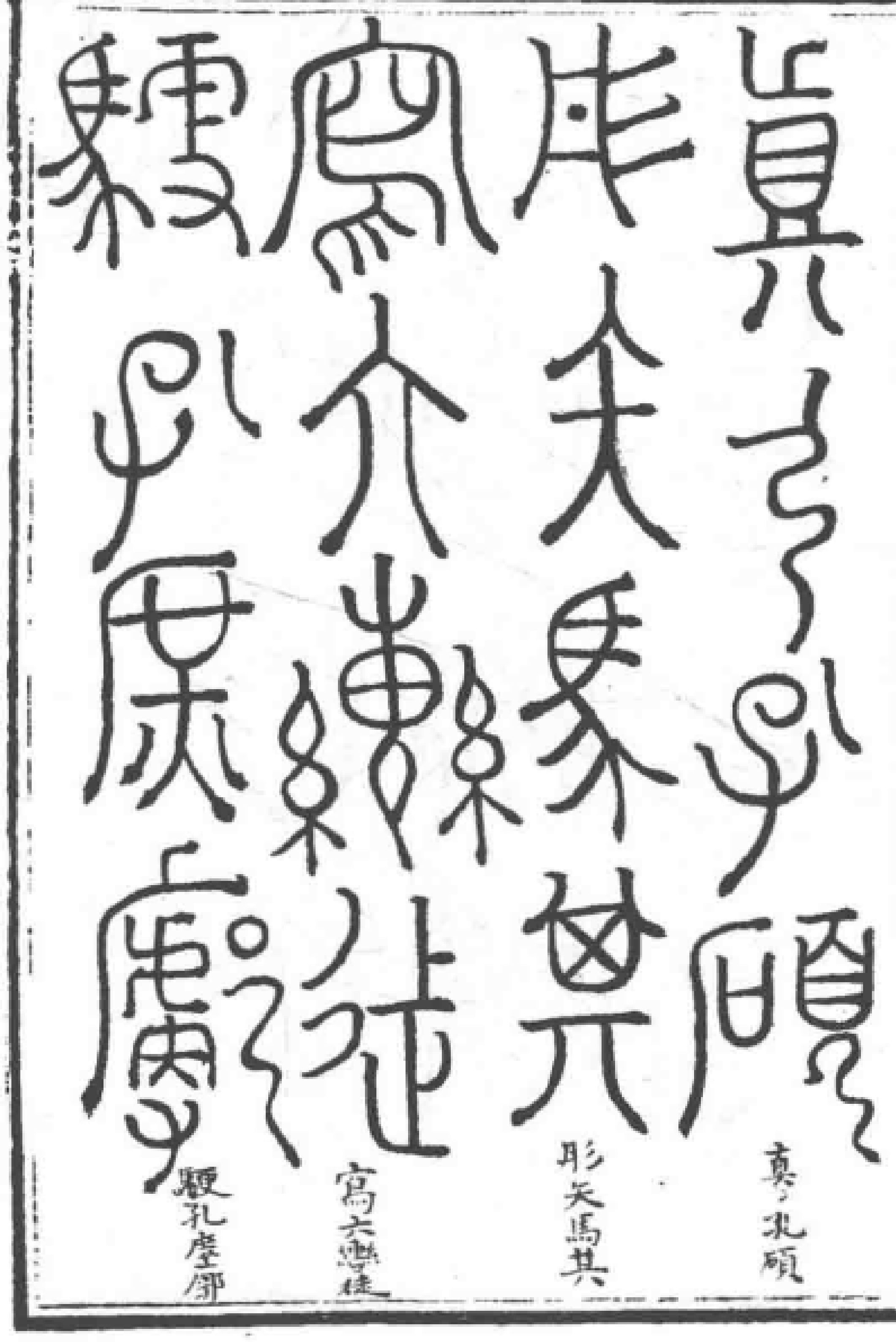
亞昇馳而

勿射庶遊

君子迺樂

右第三鼓

鑾車華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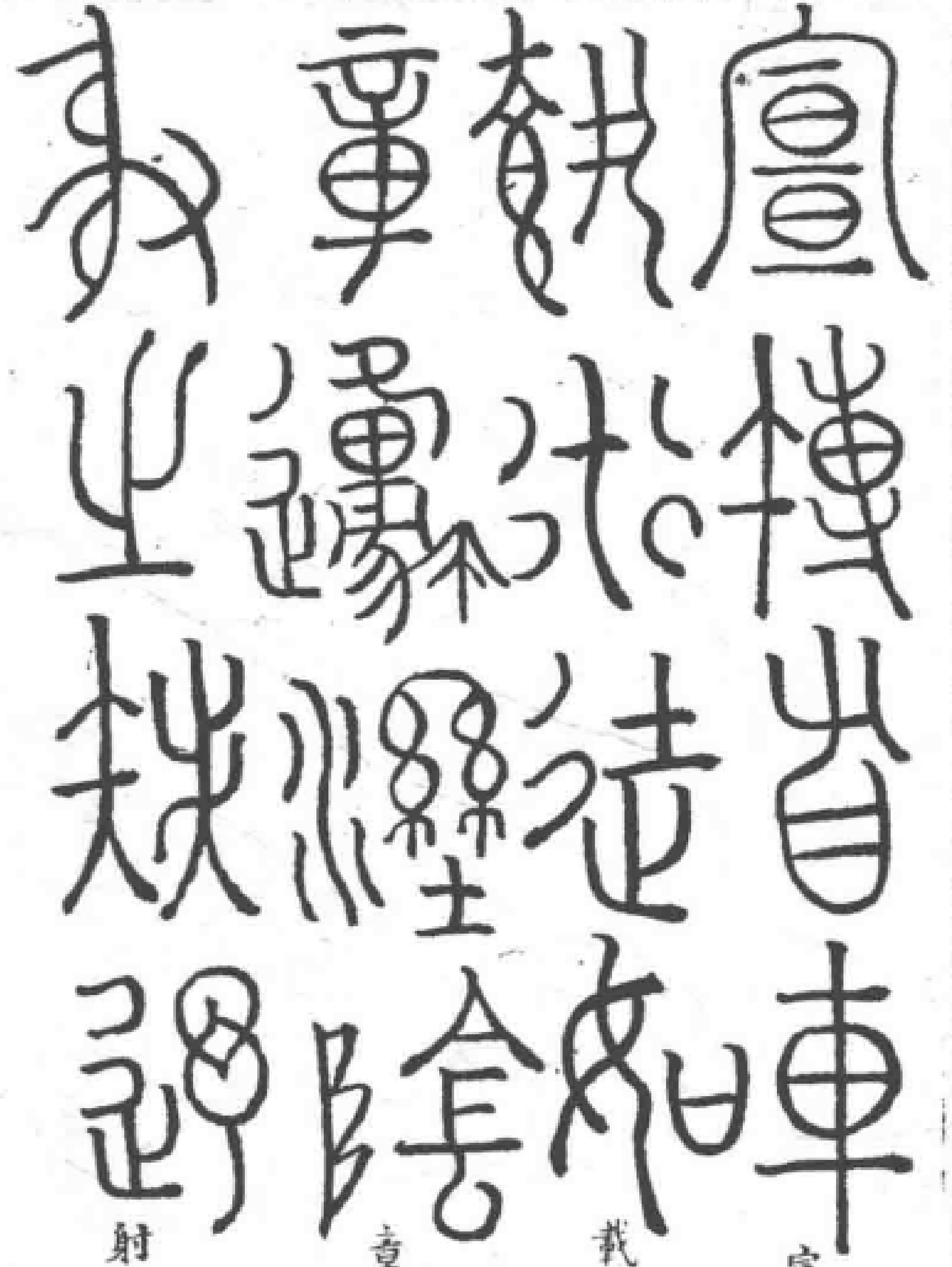


眞〻孔碩

彤矢馬其

寫六轡徒

驟孔座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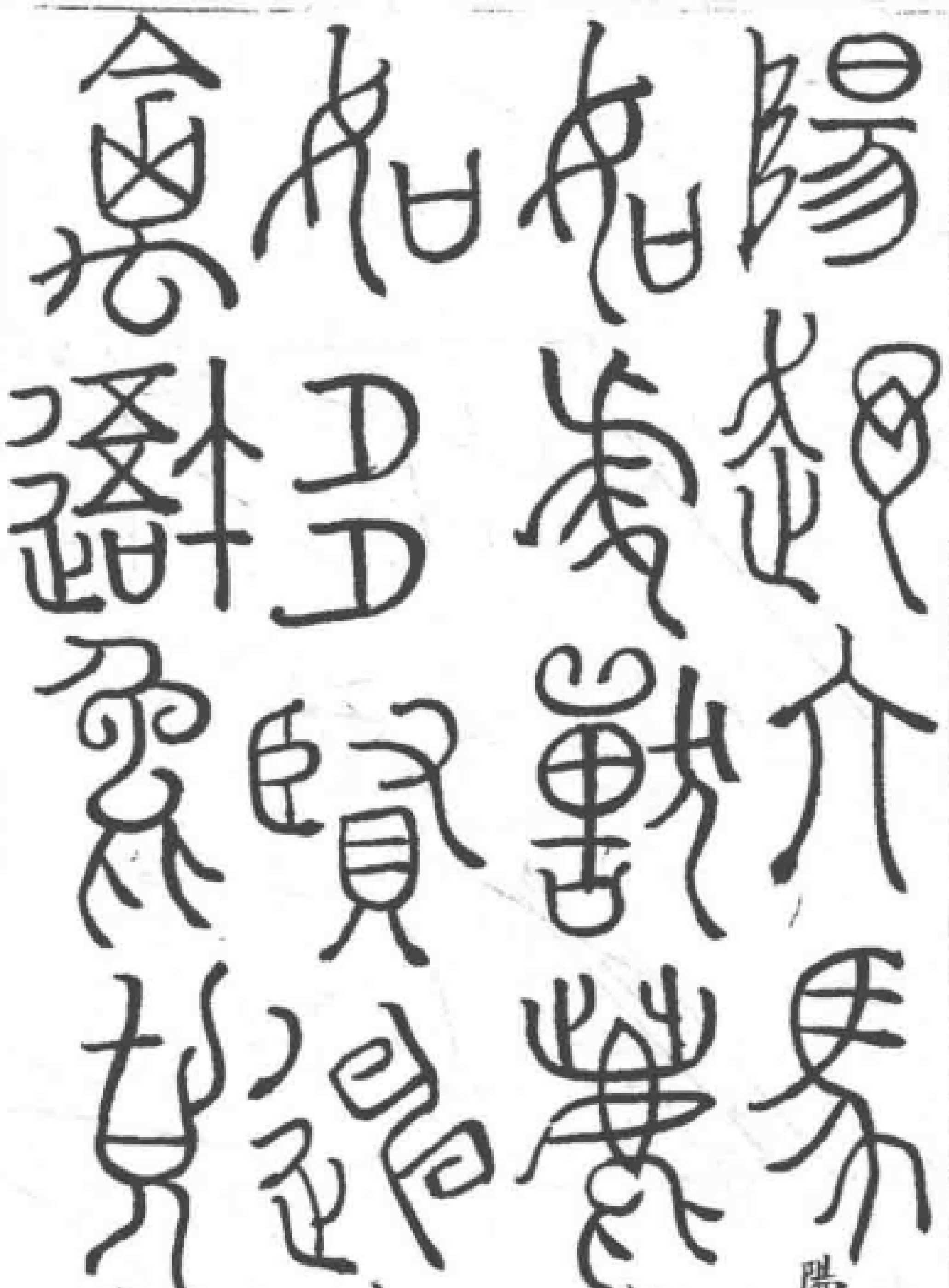


宣搏首車

載道徒如

章源溼陰

射之䟆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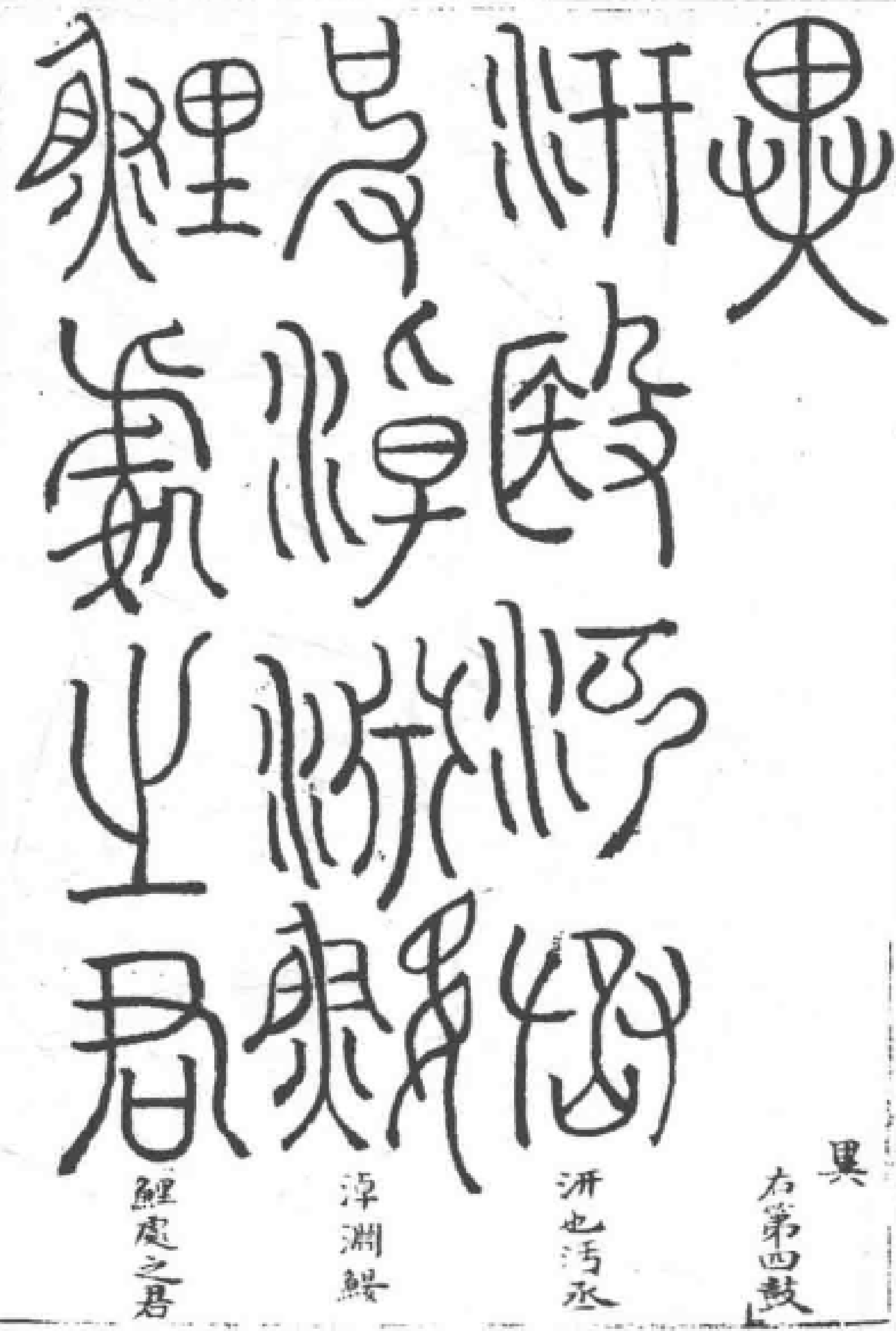


陽趕六馬

如虎獸鹿

如多賢

禽我虔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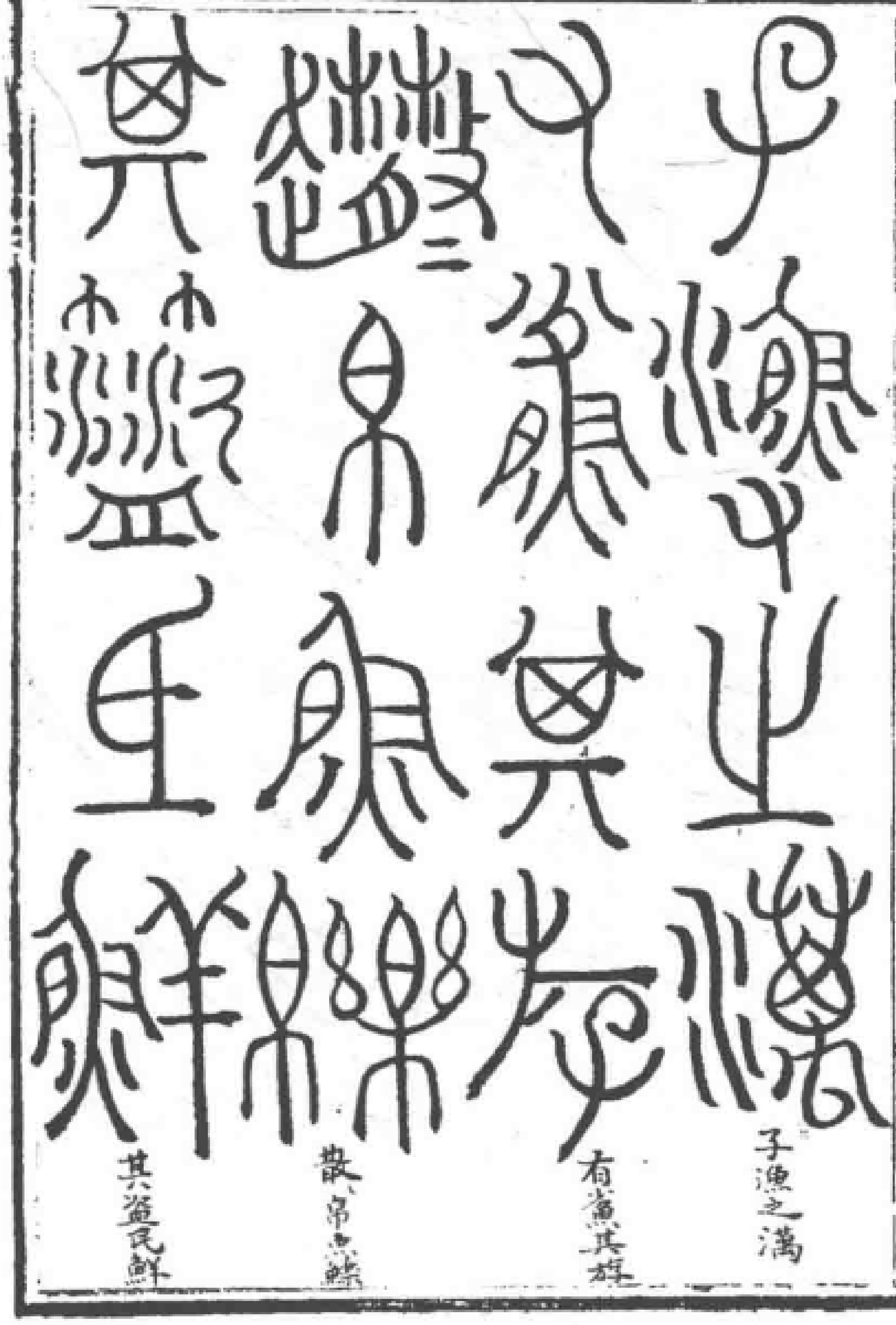
異

右第四鼓

汧也沔丞

淳淵鰋

鯉處之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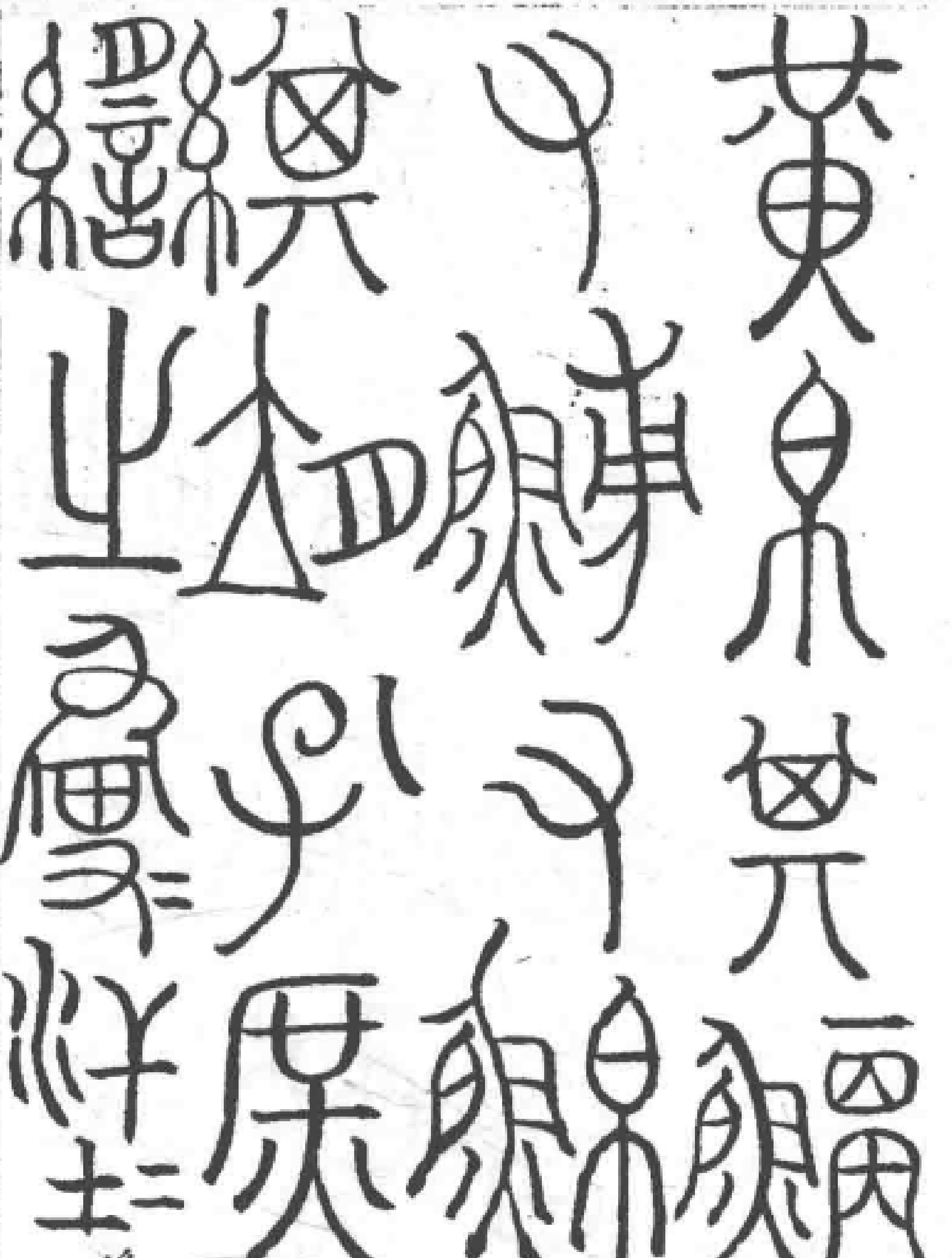


子漁之澫

有鯊其斿

散帛魚鱳

其盜民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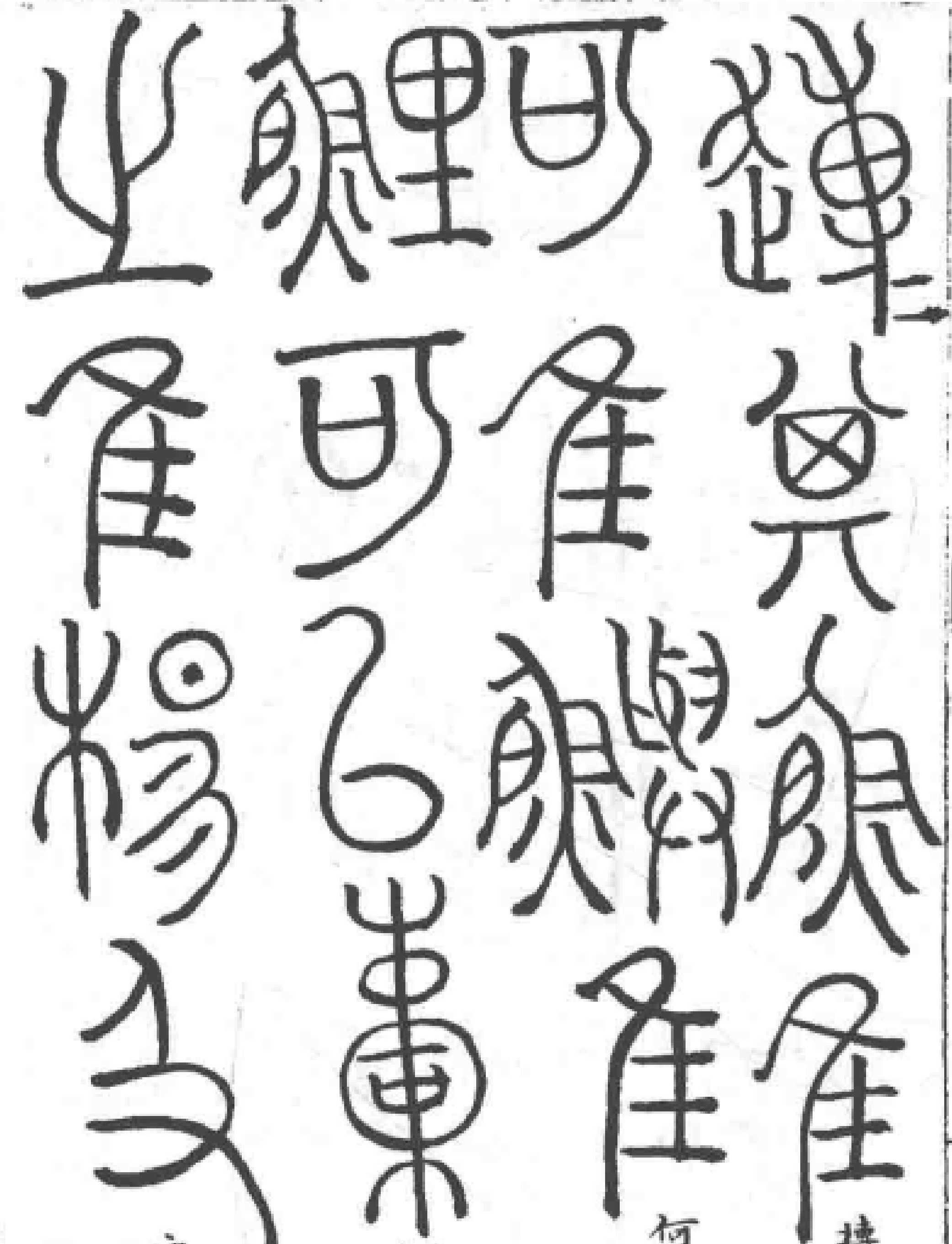


黃帛其鯿

有鱮有鮊

其朔孔庶

緜之慶垚



搏二其魚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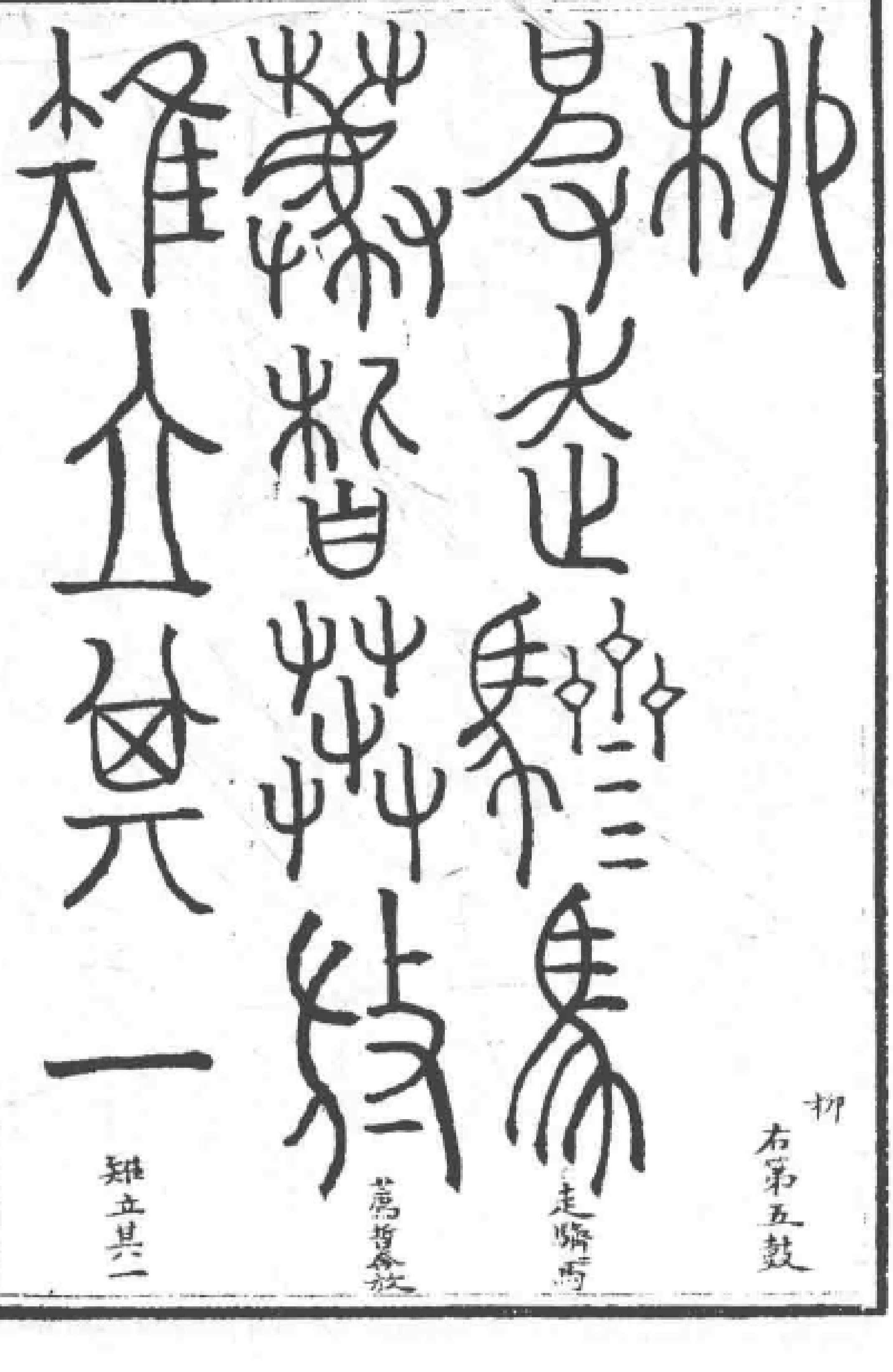
何維鱮惟

鯉何以常

之惟楊及

柳

右第五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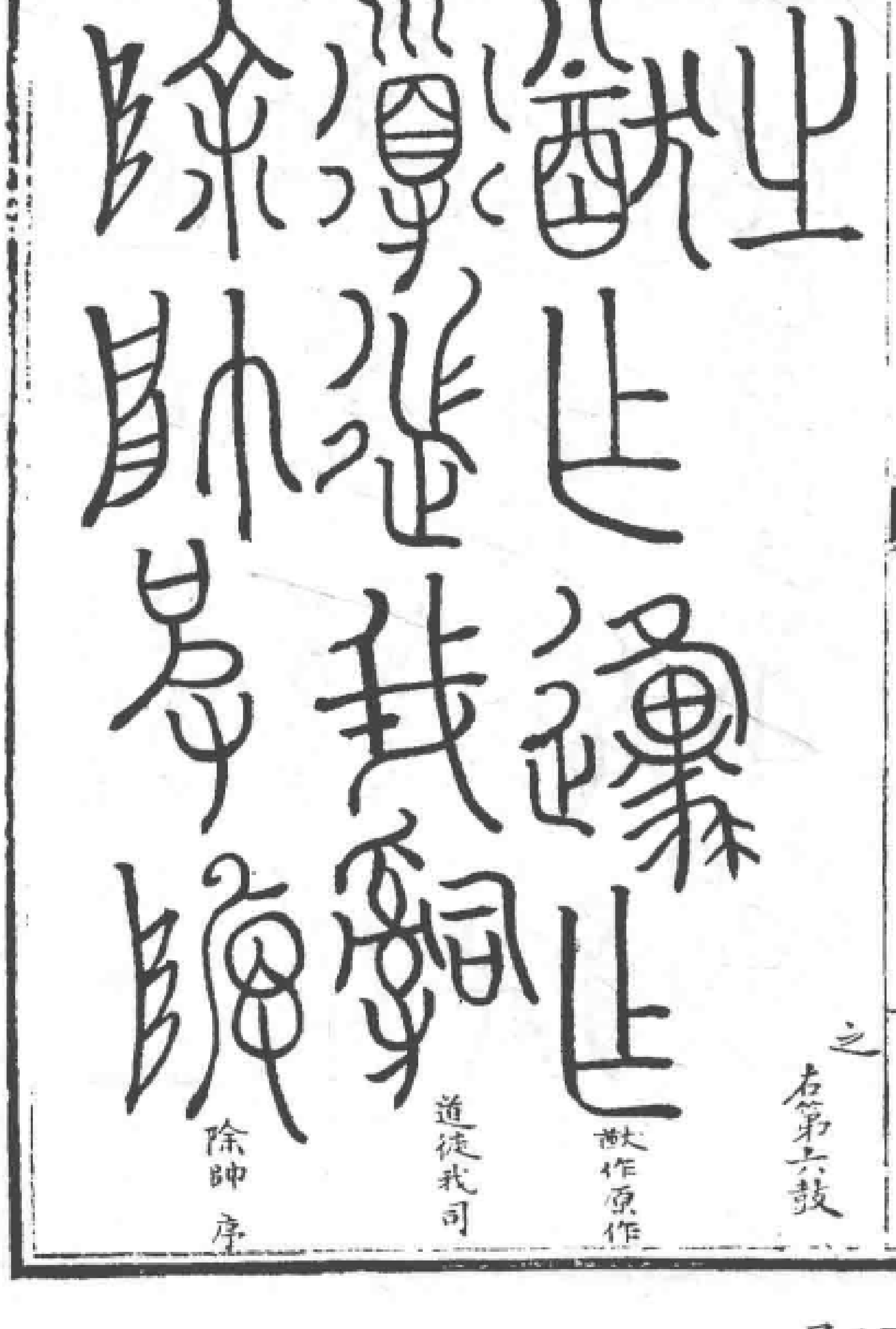
走騎雨

薦皆奔放

雉立其一

之

右第六鼓



猷作原作

道徒我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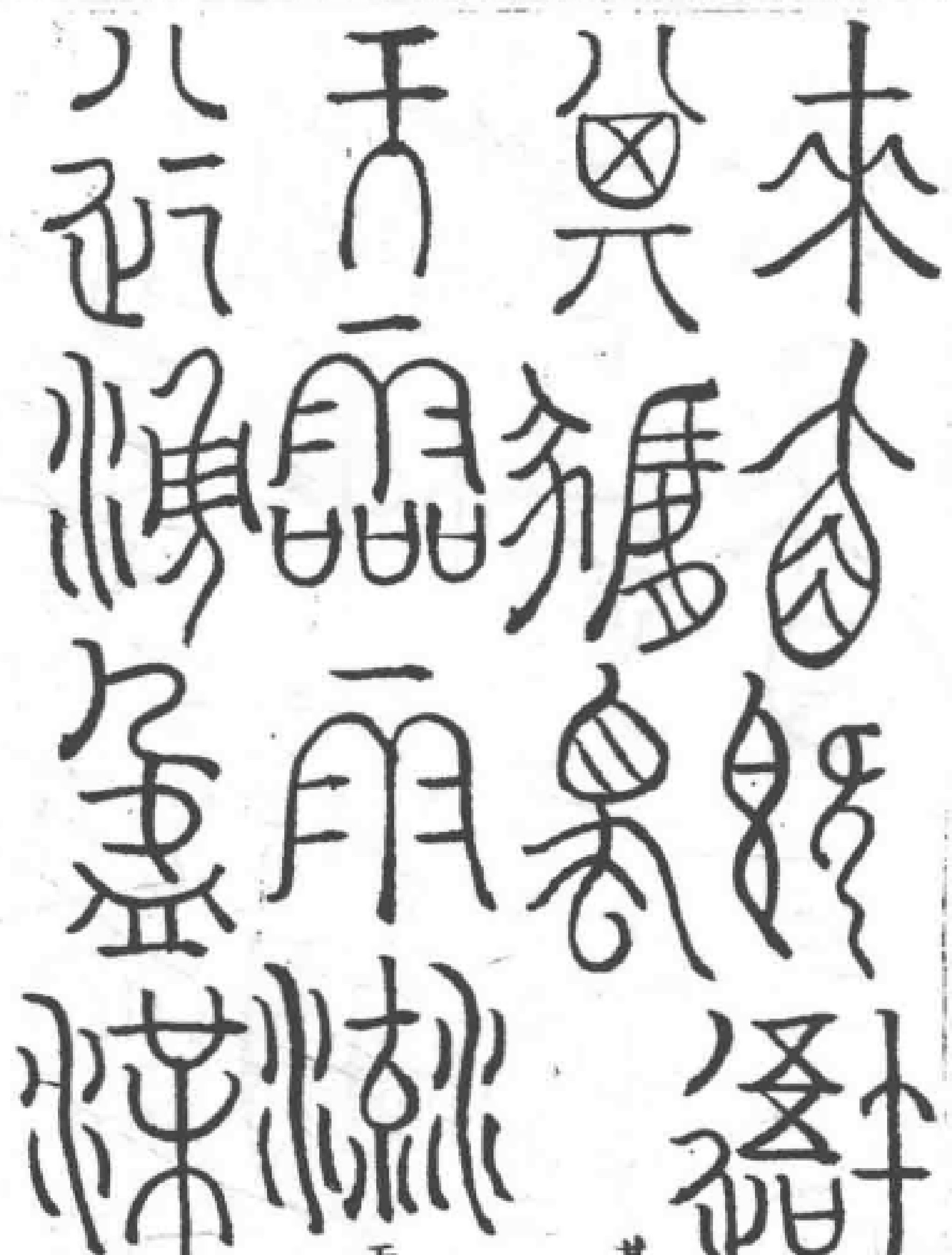
除帥庠

𥝢為世里
𢼸徹逌舍
栗柞棫其
槃格庸鳴

亞若其華
所斿憂盛
道百樹合
源
右第七鼓

我車既工
我馬既同
我車既好
孫、其来趩

走、雙即我
即時、我麀、
麀趚毆其
樸其、射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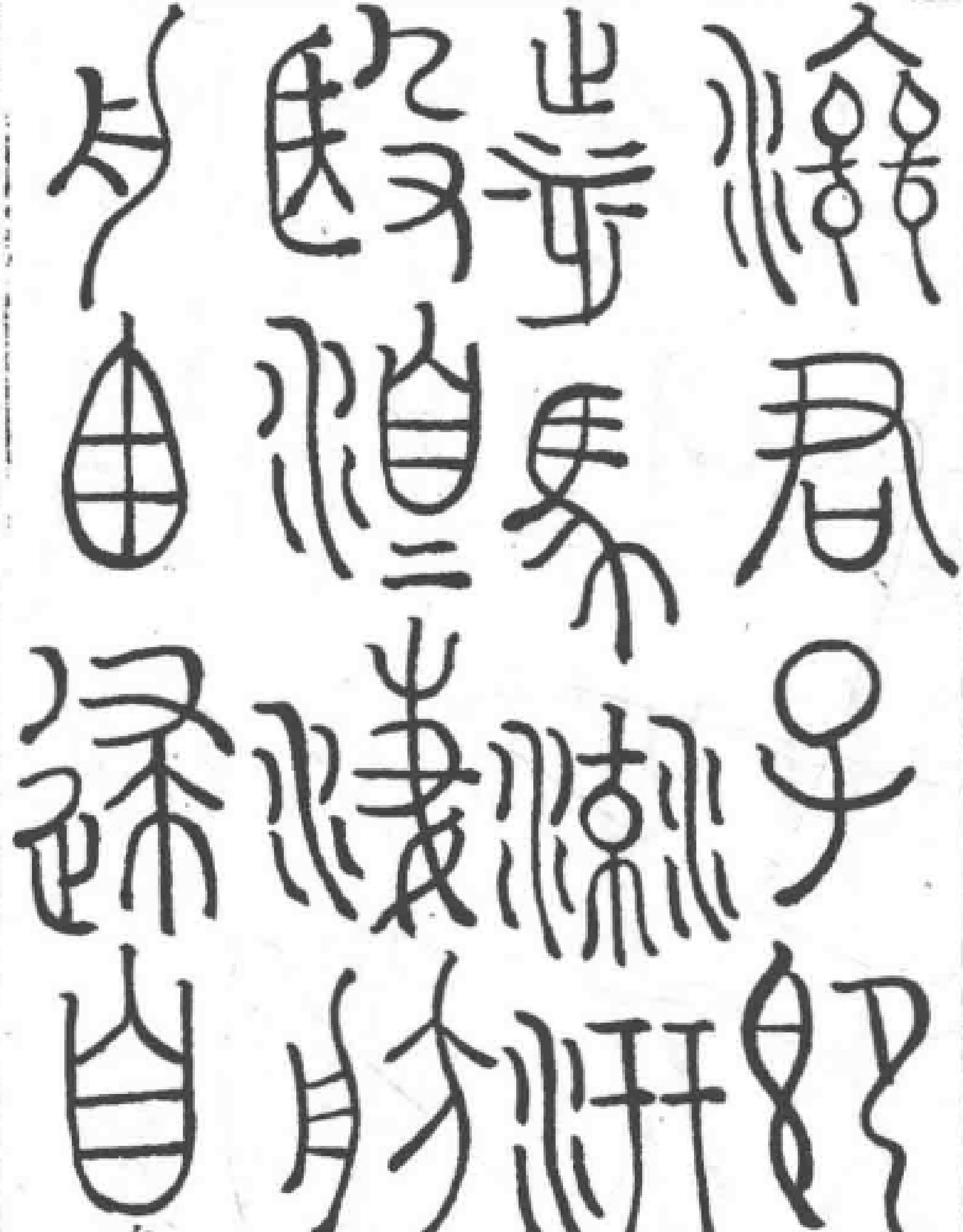
來首既我

其、蜀

右第八鼓

天全雨流

迄湧盈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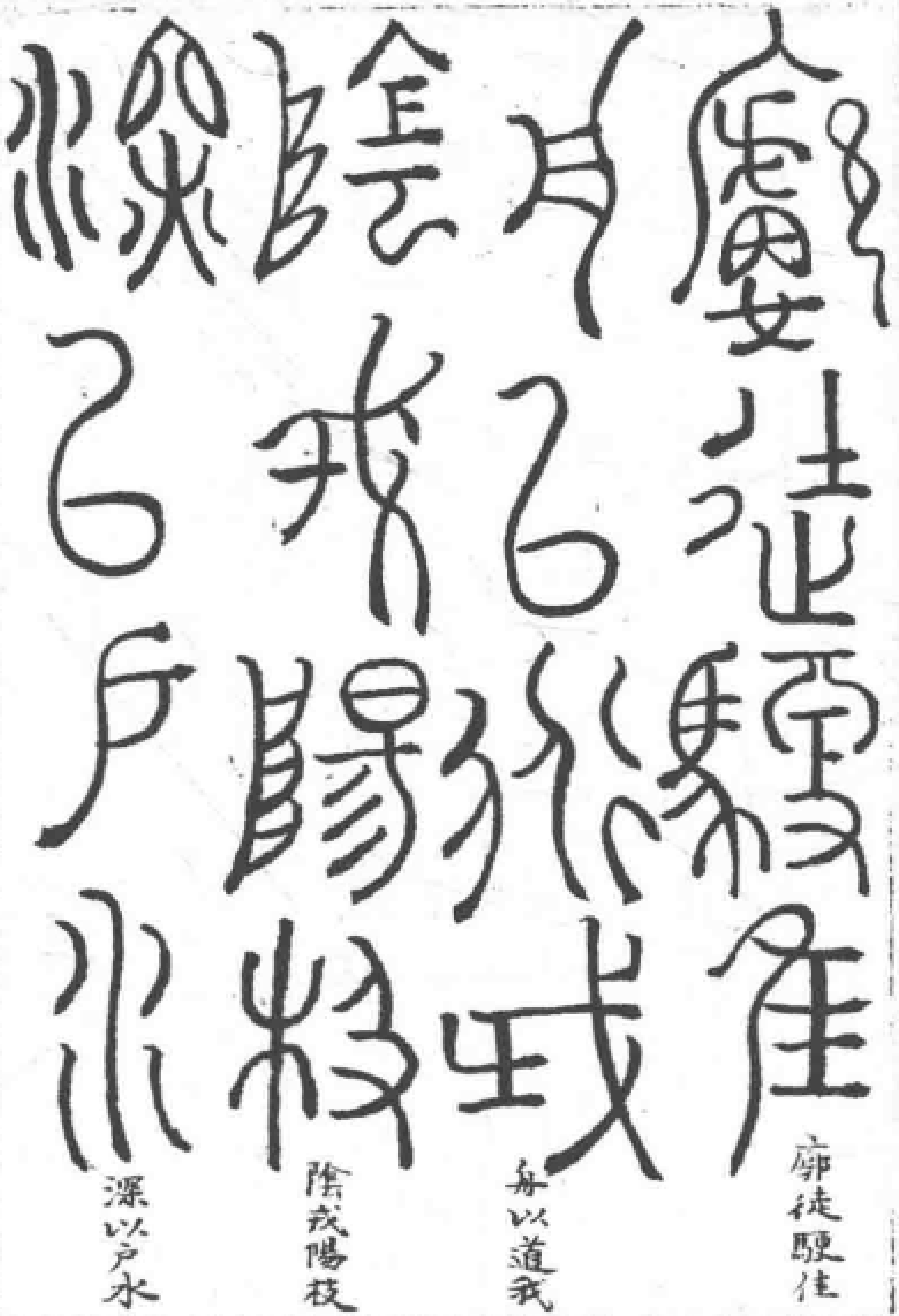


滋君子即

涉馬流汧

也泊二漁船

舟思歸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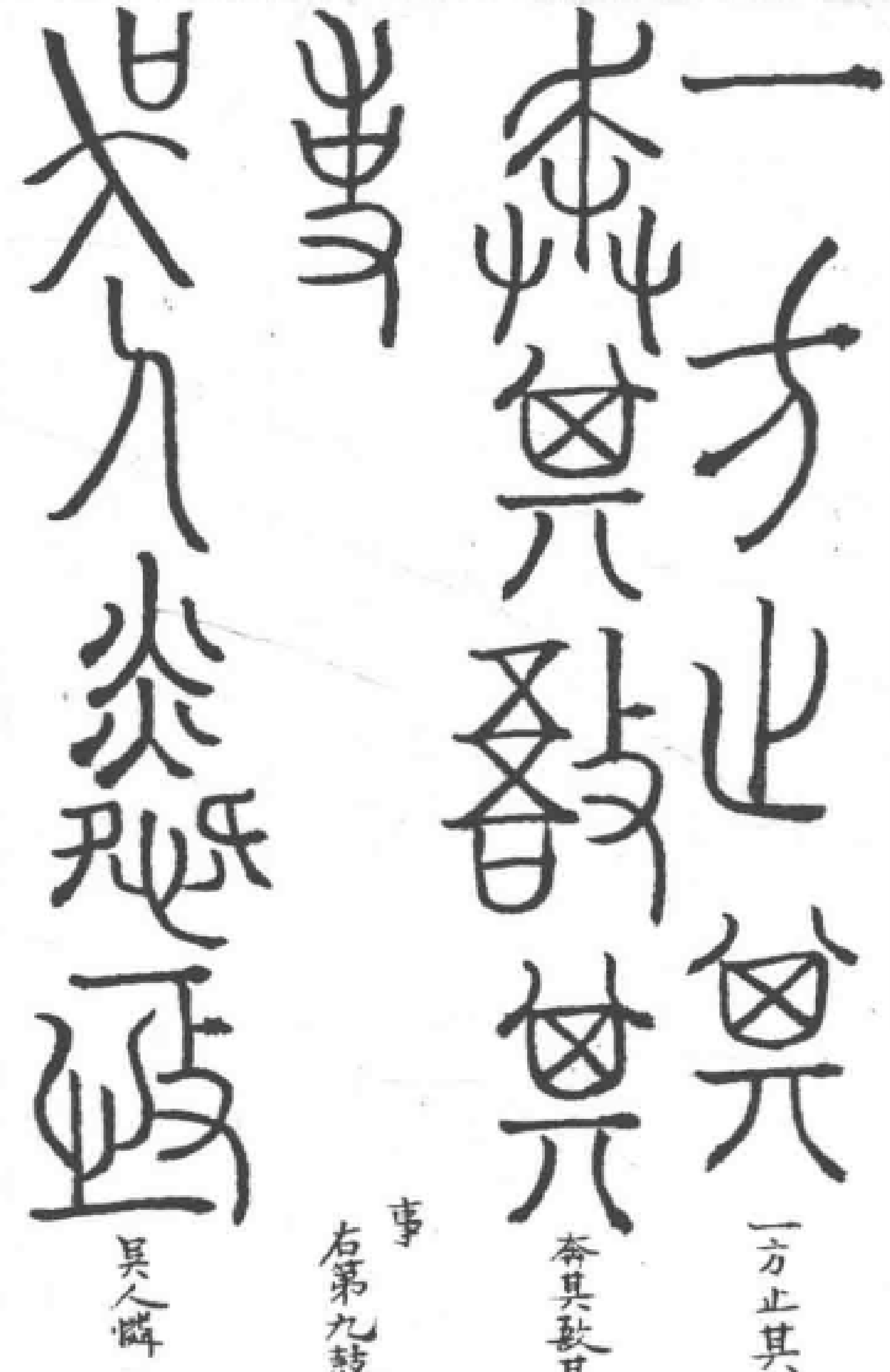


廓徒騪隹

舟以道我

陰戎陽校

深以戶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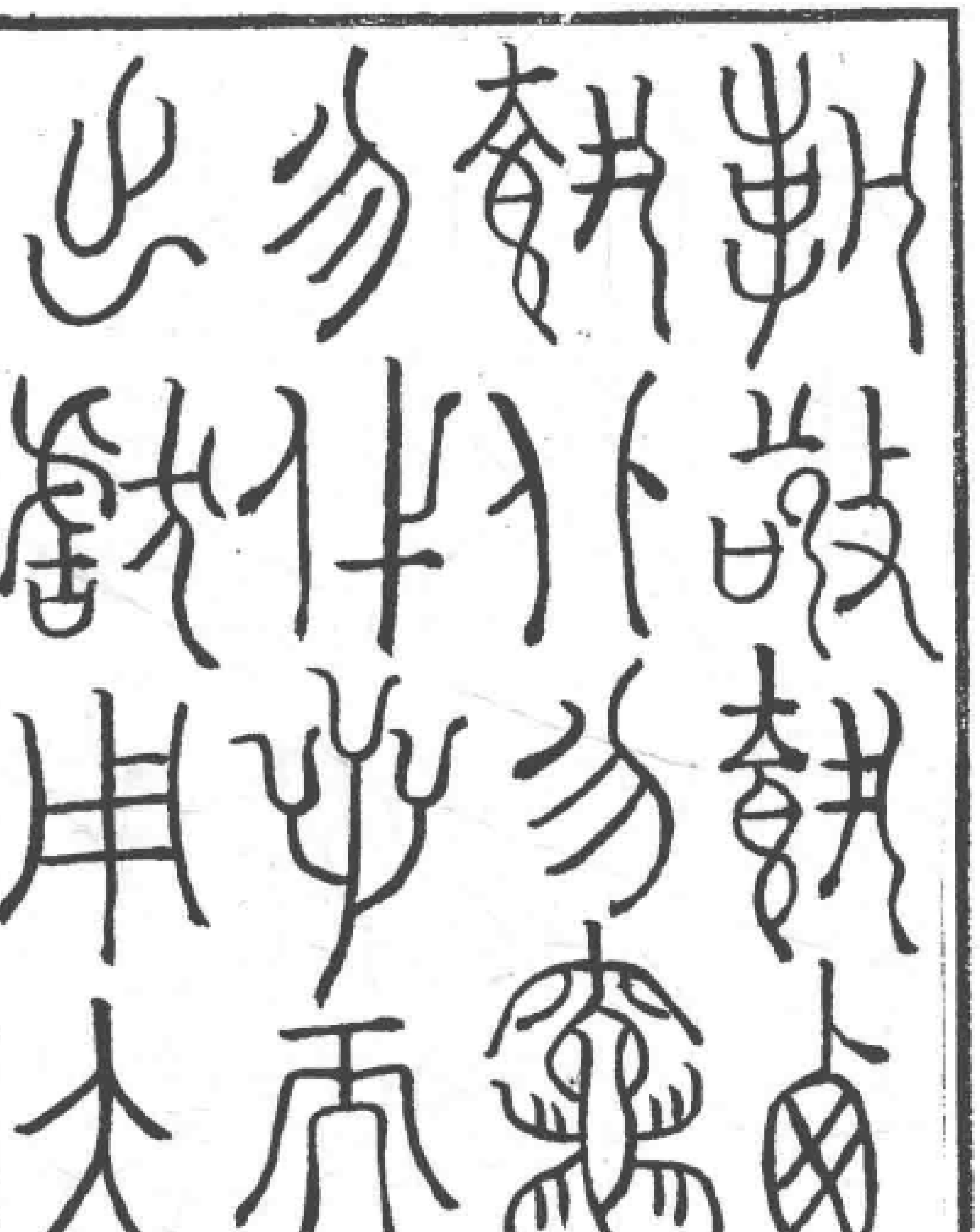
一方止其

奔其鼓其

事

右第九鼓

吳人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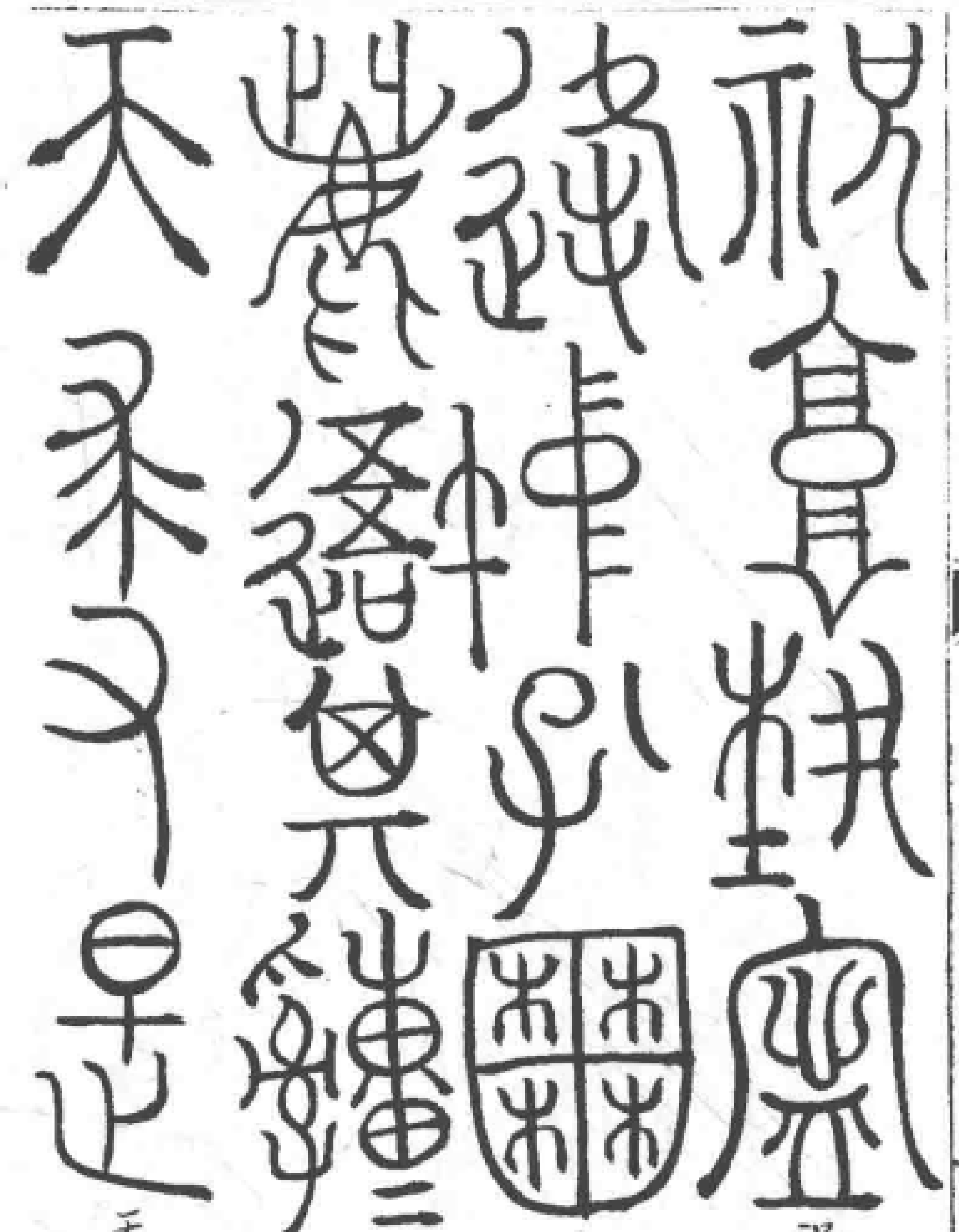


敕敵載西

載芴奄

勿伐之而

出獻用人



祝高執亭

逢中孔囿

鹿我其䡈

天來有是

右第十鼓

右岐陽石鼓周宣王大史籀歲月深遠剝落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于右也

六藝之一録卷第二十六

錢塘倪濤撰

石刻文字

石鼓文考

𨖹車既工𨖹馬既同　遊車既工遊馬既同

章云遊石本作𨖹薛氏音我工鄭氏籀文攻字眉山蘇氏石鼓詩亦作攻潘云按詩車攻傳攻堅緻也同齊也物馬齊其力

𨖹車既好𨖹馬既駘　遊貞既好遊馬既駘

章云好石本作孜騂鄭音琁今作樢鄭云恐是籀文騧字騧北野良馬名潘云騂從馬乍聲疑與阜音義同詩車攻田車既好四牡孔阜說者謂阜盛大也

君子員〻邋〻員斿　君子員〻邋〻員斿

章云員石本作鼎說文員音云益也邋鄭通作獵字員又云

麀鹿速〻君子之求　麀鹿速〻君子之求

章云麀牝鹿速〻疾行貌田狩之所求潘云速速或曰鹿之足迹

□□角弓〻茲以寺　○〻角弓〻茲吕寺

章云首石本作周鄭云恐當作鹵鹵弓即庚弓也薛作首鄭

其來大即我敺
其樸其〻趩〻
射其豬蜀

作首周禮庚弓利射侯與弋弓薛作及吕吉以字下同潘云首今按古文作鹵寺諸家皆作時然下文别有時字或音待

𨖹敺其特其來趩〻　遊敺其時其來趩〻

章云特薛鄭皆作孫字施云以碑本孜之字雖磨滅髣髴是時字趩丑亦反說文行聲也一曰不行貌潘云趩有重文

趩〻即敺即時麀鹿趚〻（趚〻）　趩〻即語即時麀鹿趚〻

施云趩薛鄭本皆有此字碑磨滅不可辨矣鄭云䨇今作贊未詳音義石本有重文遬今作敔與禁禦之禦同章云遬薛作我趚薛作趚鄭作趚直離反並無重文潘云趚音憲[illegible]作复皆有重文其義未詳或曰趚走意雙聚多也遬與遫小異疑非我字或音棗趚子亦反有重文

其來大即𨖹敺其樸其□遺〻即其豬蜀

潘云遺徒鹿反續也豬或作貐或音豚蜀恐犢字蓋蜀有獨音施云王氏集諸家釋音末四字皆不著宿得於北方及薛氏本下三字甚明岐城石刻亦載

右第一鼓薛氏楊氏次居八鄭氏次居三施氏次居一（獵碣）

（考異）潘云今按古文苑其序姑從施氏然舊說第五鼓言漁獵而歸第六鼓言治道似乎失先後次序若左右

相易、始于西北、以第六爲第一、第五爲第十、則先後之序得矣、然亦未可必也、可讀者十有六句、餘未詳、凡六十四字、此鼓舊本、鹵上有孫字、遺上有來字、今漫滅文十一行、行六字、成文作重文者十、闕一、（周秦刻石釋音）按薛氏本、即遫即時下、又有遫字、恐屬衍文、古文苑本、麀鹿趚趚下、脫其來大即遴五字、潘氏音訓有之、今鼓文其尖來三字尚顯、遫字亦存、又歐其樸下、古文苑有來射其來鹵既遴七字、施氏本歐其樸、來射句、置其來鹵下、而無既字、今攷此鼓凡十一行、重文不計、行每六字、則薛氏章氏施本字數皆溢、未足據矣、樸雖從木、疑古與僕通、然未敢臆定也

汧殹沔丞皮淖淵（汧殹沔〻丞〻皮淖淵）

王氏云、汧音牽、水名、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渭、殹即也字、見詛楚文、及秦斤、鄭樵因此指爲秦物、潘云、按医翳皆從殹、已見古書、非始於秦也、郭氏曰、讀如緊、語助、沔籀作沔、有重文、鄭氏云、沔讀作緜、蓋用平聲叶韵、鄭氏云、丞字見秦權、郭氏云讀如烝進也、詩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王肅云、烝衆也、皮石本作皮、王氏云、籀文皮字、借作被、音文曰、皮被淖淵、與尚書導菏澤被孟豬之被同義、郭音披、淖淵、水之深處也

鰋鯉處之君子漁之（鰋鯉處〻君子漁〻）

潘云、鰋鯉皆魚名、鄭氏音鰋鮎也、處鄭氏讀作居、蓋取叶韵

章云、籀文魚字從廾、今省作魚、

澫又𩵦其斿𨔘（澫又𩵦其斿𨔘〻）

鄭云、澫即曼、从萬、通作曼、章云、漫漫水之彌茫處也、潘云、澫疑有重文、又通作有、籀文者、下同、見詛楚文、𩵦今作鯊、魚名所加反、𨔘薛氏作散、即𨔘字、有重文、或音汕、叶平聲、相干反

帛魚皪〻其盜氐鮮（帛魚皪〻其盜氐鮮）

章云、帛以白從水、古文泊字、今省、水之淺處也、步各反、下同

鄭云、皪音洛、集韵白色也、薛作皪、字說文皪盧各反、魚名、潘云、盜鄭氏亦作菹、讀與沮同、施氏云、按說文側余反、醢也、氐與禮反、章云、皪即皪字、音歷、的皪白㒵、言泊中之魚、皪皪然潔白也、潘云、帛即白字、言白魚皪皪然、潔白登之于俎、甚鮮也、

黃帛其鯾又鱄又鮊（黃帛其鯾又鱄又鮊）

章云、黃泊、水濁而淺處、鄭氏云、鯾即鯿字、卑連反、或音鯿魚、名、薛作鯾、鱄鄭氏云、今作鮒、音附、郭云並呼反、今從鱄、鮊鄭

其魚隹可隹鱮隹

鯉可以○之隹楊及

氏作鮊音白潘云鮊舊音白今按叶韻音綿

其𦂈孔庶臠之𩤕二（其斿孔庶□之□𩤕二）

薛云胡郭氏作脠乞及反博雅膜謂之脠鄭氏豆字潘云施

氏作豆薛云臠郭氏云籀文臠字鄭云臠謨官反施綱也潘

云臠或作䜌奕王若反相如大人賦休奕奔走或音使

𩤕二汗二搏

薛云汗郭氏謂籀文洋字鄭云音汗今作澣趕鄭氏音博或

云即遘字

其魚隹可隹鱮隹鯉可以橐之隹楊及柳

薛云隹通作維可通作何橐說文符霄反鄭氏與標同舊本

音貫眉山蘇氏石鼓詩作何以貫之潘云橐从缶橐从者聲

也包裹承著之義非謂穿之也蘇氏詩云何以貫之恐譌誤

右第二鼓薛氏楊氏次居五○鄭氏次居一○（獵碣攷異）

施云十鼓中唯此完好無一字磨滅成文可讀然字多

假借世既遐遠不能盡知故義亦有不通處更俟博雅

君子辨而釋之庶可補雅頌之亡逸矣潘云成文者十

有七句凡六十字

文九行行七字末行五字成文作重文者六無闕字（周秦刻石）

避○之陕宮車

其寫秀弓

射

（釋音）按潘氏音訓洒有重文驗鼓文無之疑丕字屬上

句

田車孔安鋚勒□□𩤕□既簡左驂旛二

右驂騝二𣪘以隮于邍（田車孔安鋚勒馮□□□□左驂旛二右驂騝二□以隮于原）

薛云按詩傳輶車田獵驅送之車取其輕捷也鋚郭云大么

反鋚首銅也廣韻音條絲頭銅飾潘云勒下馬字非全文但

偏旁從馬闕左邊當有重文或作馯馯簡選也薛云詩騧驪

是驂注驂兩騑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

之騑鄭云旛妨圓反旌旗總名旛旛取其輕舉貌騝居言反

爾雅騝騮馬黃脊或云紀偃反壯健貌隮升也潘云邍古原

字

𢦏戎止陕宮車其寫秀弓寺射

施云鄭本戎字作我下有陣止二字今考碑本戎世二字上

下相承不容有陣止二字于其間世陕陕字薛云薛作陕施

疑為跌字潘云陕疑作陸章云宮車輦車也周禮輦車用于

宮中秀與綉同繡弓戎弓也穀梁傳弓繡質質靶也戎弓繡

其質示武中有文言田狩之時宮車寫而不用戎弓時施于

射方言發稅舍車也舍音寫史記秦每破諸侯舍放其宮室

其□□又□方□□ 櫟□□□出各亞 □□吳□孰□□時 多□□ 逌樂

讀如御

𤔔夲又𠩺麀鹿雉兔（其□□□□□麀鹿□□）

章云言所護多品

其𤔔又𨑥其□䌛□大□出各亞□□

吳□孰而多戎多庶鑠鑠君子逌樂

章云𠩺鄭作紳潘云未詳𨑥鄭云今作奔或作走施云汗

簡作亞古孝經作惡亞古字通用章云吳薛作界鄭疑作思

字碧落碑思作㽞郭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白澤獸

名邋說文即擊反動也郭云走也鄭氏云與轢同或云即谷

反逌薛氏作迺鄭氏作逌按漢書地理志鄠水逌同丕行壽

奚倫逌敘即古攸字

右第三鼓薛氏楊氏施氏次居三〇鄭氏次居四〇（獵碣次異）

潘云可讀者十有五句餘不成文凡六十五字

文十行行七字末行六字成文作重文者四闕七（周秦刻石釋音）

按止陕二字鼓文甚明下按宮車字潘恢也讀陕爲陸

近是鄭漁仲以陕爲陣又顛倒其文置止字下連升道

則以止字誤世字施武子又疑陕爲跌于是字數溢出

與鼓文不合矣

䡅囚車奔□□□ 和章□□□□

□□鑾車𦥑𨐔眞□〇〇（□車□□□□）

章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从鸞從金省章云

按經史多作鸞左傳錫鸞和鈴詩八鸞瑲瑲是也𦥑施云說

文呼骨反疾也薛作華字鄭云即擇字潘云敕說文𥳑字或

音速眞（眞鄭）鄭云即塡字亦作鎮

□弓□𩏂彤矢□□ （□彤矢□）

章云彤弓朱弓也孔氏以彤弓爲周禮之唐弓大弓碩大也

或曰碩實也筋角膠木各得其所則弓體實潘云彤弓彤矢

天子以錫有功諸侯詩彤弓弨兮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

百是也

□（潘氏作四）𥎦其□介𦃃□□（四馬其寫六轡〇驁）

古文范作驁驁鄭云五到反章云讀若遇諸家本並驁字上

闕一字無重文

𤔔𩢲𠃧𡰪𩨷□宣搏（𤔔𩢲□□𩨷〇宣搏）

章云𨑥諸家本皆作徒字驂鄭云今作馭𩨷薛作廓鄭云亦

作郭或云即廓字諸家本實見詛楚文今作宣上闕一字施

云宿本並不見重文岐城刻本亦無

𦥑車𢦏□我徒□章𩍐𩍐陰陽

○○如虎獸鹿
○○○多賢䍃禽
○○○○究異

𩠐鄭云即首字詩所謂首車鸞鑣田狩之車也章云𩠐籀文載字衍令作道字溼鄭云令作濕逼作隰徒從也徒從辵布如文章然原高陸也隰卑濕也其高低向背皆有陰陽公劉詩相彼陰陽度其原隰

趍二六馬射之䢜二（趍趍六馬射之䢜䢜）

趍鄭云即趨字七走反詩趣維趣馬潘云有重文䢜郭云籀文旋古作㫃小異鄭云旋與李商隱旋字相近疑即旋字借作鏃耳潘云有重文章云趍今作徐六馬天子所駕趣趣然調和閑習射則矢鏃之發舒徐不迫言皆合禮有一發五豝之意

□□如虎獸鹿如□□□多賢䍃禽□□䜌𢇛究異

章云獸猶禽謂搏取之也四方有不順王命者禽其魁而獸獮之如虎搏鹿不勞餘力也迹鄭氏作狗兔薛本作鹿施云字磨滅不可辨

右第四鼓薛氏楊氏施氏次皆四鄭氏次居五（獵碣考異）

章云言策命諸臣潘云言田獵之事其文可讀者僅七句凡五十三字

君子即涉涉馬
○汧殹洎洎
○○舫

○○自鄜徒馭
湯湯○隹舟以行或
陰或陽

柀深○○○一方

文十行行六字末行五字成文作重文者九闕七（周秦刻石釋音）

□□□天霝雨□𣶃（○○○霝雨○𣶃）

章云霝詩靈雨既零毛氏注靈善也𣶃今省作流見說文

𣶃湶盈渫瀞（○○盈渫瀞）

章云盈說文盈字渫鄭云今作渫私列反瀞鄭云今作滋靜云濕潘云五字今磨滅不可辨惟渫字僅存其半

君子即涉馬□流汧殹洎洎淒舫舟由逮

涉施云即涉字涉見義雲章章云汧殹即前章所謂言君子將乘馬涉水而歸汧水流汎不可流舫符望反兩舟並也由逮

作迿字鄭作西云見尹彝或作由逯鄭云即歸字或作逯云此上二十餘字今剝落不可考

□□自鄜徒馭湯湯隹舟以行或陰或陽

鄜鄭作鄜籀文鄭作鄜湯章云音傷前言乘馬以涉水濕不可次言並舟而歸路或悠長令徒馭衆多當維繫其舟遵道而行水北為陽南為陰或從水之陽或從水之陰皆可歸也潘云陰或二字今亦闕陽字僅存其半予家藏墨本尚有之

柀深以戶□亐水一方

章云柀薛氏作枝鄭云即楫字按于水一方足上文或陰或

[illegible]

陽意也施云薛鄭本以字作有、戶字碑本磨滅不可辨

[illegible]口口止其奔其敔其事

施云吏古文字事字見說文今僅存下數畫

右第五鼓薛氏楊氏次居九鄭氏次居八（獵碣考異）

章云言漁狩而歸潘云可讀者僅三句餘皆磨滅不成

文凡二十六字

文十一行行六字成文作重文者四闕十三（周秦刻石釋音）

猷乍[illegible]乍[illegible]遄我[illegible]除帥[illegible]阪[illegible]草為世

里[illegible][illegible]道[illegible]樂[illegible]椒其[illegible][illegible]亞箬

其[illegible]為所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日[illegible]日路（[illegible]）

章云籀文乍與作通、遄薛鄭作徒字、甌作遄字、嗣鄭作治[illegible]

施氏謂古文孝經治字與此小異、陓音序、甌作阪音反莫[illegible]

音莽郭氏云、恐是莽草之相糾者居糾反、鄭作莫、或作草[illegible]

未審孰是、微薛作徼、遒薛作迺、樂薛作栗、尙書栗作㮚、與此

相類、說文省作㮚、椒鄭作𣎵、或作朴、椐說文讀作賊、方老反、薛

作格、䕢薛作䕢、或云蓮字、箬薛鄭俱作若、𣜩薛作華、鄭作

云、況于反、蓼薛作憂、鄭作蔓、蔓郭作蓺、合薛音合、鄭云疑即

盒字、音饗、施云世三十也、文曰為三十里、以三十為世書家

[illegible]

謂之會意、佛書謂之二合、若字書卅乃蘇合反、非世字也、合

上從五字、其文尚可辨、非從合也、又薛鄭本下有㣇字、今碑

本無此字、

右第六鼓、薛氏楊氏次居七、鄭氏次居二（獵碣考異）

鄭云、言除道也、施云此鼓乃向傳師皇祐間所搜訪而

得之者、每行僅存四字、自四字而上、磨滅者、傳師磨去

刻當時得之之由、故今所存皆斷續不成文、鄭樵乃以

猷作原、作導、遄我治、除帥彼阪、莫為世里十六字為此

辭、蓋鄭所見乃遺文之摹刻者、不知其本未嘗相屬[illegible]

潘云、每行僅存四字、其上皆闕二三字、蓋五代之亂棄[illegible]

落民間、穴中、以為臼、故今所存皆斷續不成文、凡四

一字

文十二行行五字、末行二字、成文作重文者二、闕十（周秦刻石釋音）

而師[illegible]庶左驂二[illegible][illegible]不具[illegible][illegible]具[illegible]來

其[illegible][illegible]具來[illegible][illegible]天子來嗣王始古我來

章云、而上有闕文、施云、鄭本師下有弓矢孔左驂字、今本磨

滅、𢧢說文古熾字、相類、奪下薛本有𢆉字、闕音肝、鄭作肝、音

吁、𠬢薛作𢍁、鄭作矢、恐是大小二字、鍾鼎款識多此類

日隹丙申

避避……遄

昃……其一之

右第七鼓薛氏楊氏次居一鄭氏次居九（獵碣考異）

潘云、今剝落僅存十有四字、皆不成文、

文十行、行七字、末行三字、歳文作重文者三、闕四十二、（周秦刻石釋音）按施氏以𡗜爲小大二字、小大具來、即書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之義、鄭作矢囿、非、薛作夫尤謬

昃盍鑾鑾豕騎督𦱤𢾊雉立其一止

章云騎鄭作剞、𦰩薛鄭作鷹、𦱤薛作奔、鄭云即若字、古諾字、

𢾊施云、說文與徹同、薛作放音非也、宿二本下有未止字、本作之

右第八鼓薛氏楊氏次居六鄭氏次居七（獵碣考異）

施云此鼓最磨滅、僅存十三字、不復成文、潘云予家藏本止有徹字存、今并剝落矣

文五行、行五字、作重文者一、闕多、不成文（周秦刻石釋音）

衛水濼既平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

章云、衛上闕一字、喜薛作嘉、施云、說文喜字如此、寫大意言水既疏導、民可樹藝、地可井界、天子之心、爲之安寧、喜樹二字、未必連屬也

日隹丙申

北勿重勿代

戜……

遵其用遬

馬既由……

左驂……

不𩁹霝……天子……來如……

施云宿本丙申下二字尚可辨

衛其用遬豕既是秏肅騎騎

章云、申重也、敕戒也、按文篤上闕一字

左驂驁驁驖驖扯也

施云、驁五到反、馬怒也、扯說文𩣞字與此相類、章云、驁鄭音遨扯郭氏云、于一反、摘鄭氏云、疑即撻字、潘云、驁有重文

不𩁹霝公歸天子來敄□□不來敄

郭云𩁹文𩁹从飛霝、恐是籀文𩁹字、鄭云、即沴字、𩁹今省作周、施云說文害字

右第九鼓薛氏楊氏次居二鄭氏次居十（獵碣考異）

施云、上下皆磨滅不成文、章云、言除道、潘云、可讀者惟七句、凡五十二字

文十五行、行五字、末行四字成文、作重文者七、闕二十一（周秦刻石釋音）

吳人憐亟（吳人慈恐）

王云、吳通作虞、鄭云、汧水出於吳山、故曰（謂）于汧而狩于吳也、施云、其說恐未然、慈亦作憐、潘云、按二說王爲優

朝夕敬載西載北勿龠勿代

而之。用大視音
親宮

逢中關孔鹿逝
其。籀大。。
是

敉薛作敉鄭作朝奄鄭云見盄和鐘通作掩伏薛作戊鄭作伏

𠀠而止敔串安祝亯埶盈

鄭云𠀠即𡴀字，章云或作果字，碑已磨滅，𣪊薛作獻，鄭作狩，

亯薛作高，章云按碧落碑高字同此，鄭云亯作亨，埶薛作執，

章云說文埶與藝同，亦作社，潘云寧或作厲，

𢓊車𠬝𡈈𣼥𤕫𢁡其𩁹天子永是

章云籀文囿作𡈈，見說文，潘云或作田字，古文苑本鹿鹿下有慶慶二字，𩁹鄭云即畦字，見邢𢼽麃敦，潘云有重文，

右第十鼓，薛氏楊氏次居十，鄭氏次居六。（獵碣考異）

潘云今僅存二十三字。

文十行，行八字，末行二字成文，作重文者五，闕三十五。（周秦刻石釋音）

按勿𩰫勿伐疑是勿翦勿伐四字，盄和鐘文𩰫多二畫，與此微不同，假則薛本所書最顯也。

按石鼓籀文雖與大篆小異，然離鐘鼎款識未遠，其為三代之物信矣。而諸家或疑之，篤于鄉至謂宇文周所刻，誠僭父之言也。十鼓向闕其一，皇祐間始得之。歐陽永叔見之最早，文存四百六十五字爾。薛尚功則云歲

月深遠，缺蝕殆盡，今款識所載，乃得之前人刻石者，方之永叔，僅二字。胡世將資古六云，所見者先世藏本，在集古之前，僅盈九字，至潘恒山作音訓時，止存三百八十有六字而已。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考第三鼓潘氏音訓有避衆既簡句，古文苑脫避字，有衆字，用脩不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口鶩句，鶩上脫一字，古文苑本鶩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更以六轡沃若。第五鼓霝雨上古文苑有淒淒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東攻狩于東，故云駕言徂東，東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於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為臼，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字，強之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益從御嘽嘽，會同有繹，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雅同文，尤可異者，鼓有界文，郭氏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用修遂以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欺人甚矣。攷賓之石鼓歌

中云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賔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缺亦已多矣賔之不應為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糢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因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夫用修之本既得自賔之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子瞻子由又不應為是言也

杜子美詩有曰陳蒼石鼓久已訛韋蘇州詩有曰風雨缺訛苔蘚澀而韓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又曰年深豈免有缺畫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張生之紙本以為難得也吳立夫詩亦云岐右石鼓天下觀駱駝載歸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文裕亦不敢信田石鼓而推之用修他所攻證吾亦不能已於疑無惑乎陳晦伯有正楊一編矣

以上俱日下舊聞

石鼓文（廣川書跋本）

避（我字下同）車既工（通攻）避馬既同避車既好避馬既䮫（鄭音賣郭云恐是籀文騆字）君子鼑鼑（古文員字）邋邋（良涉反通作獵）員斿麀鹿速速君子之求口口卣（薛作首鄭作莤郭云恐當作卣）弓（薛作叉）亏（趙本有此）兹呂（古以字）寺（詩家皆作時）避殹其特（薛鄭皆作㹅字）其來趩趩（丑亦反）𧺼𧺼（許建反一本重此）癸癸（音義未詳石本有重文郎）避（今作敔與禁禦之禦同）卽時麀鹿趚趚（陳知反薛作趚趚）其來卣（薛作首鄭云卣亦作逌）既（趙本無此字）避歐其樸其來遺遺（趙本有此二字）射（一本作遬音致譽同）其獝（音義未詳）蜀

右一（薛作辛文鄭作丙戈）

汧殹（古也字又郭云讀如繫語助也）沔沔（鄭叶作綿籀作泛）烝（郭云讀如蒸）皮（籀文皮字借作被音）淖㴊鰋（鄭音鰋）鯉處（鄭叶作居）之君子漁（籀文之魚從寸）之澫澫（鄭云即漫字呂萬通作是）又（通有）鯊（所加反今作鯊）其斿（今作游）𧼑𧼑（薛作敝鄭作蹴相閑反）帛（古文泊字下同）魚鱳鱳（音洛薛作䋣）其盩（鄭云盩亦作盩讀與俎豆之俎同）氐鮮黃帛其鯾（卑連反鄭作鯿）又鱄又鮊（鄭云即鮊音白）其胡（乞及反鄭本作豆）臠（謨官反籀文臠字）之𩻡𩻡（丞若反）浧浧（籀文洋字）𧽒𧽒（鄭作博即適字）其魚隹（通維下同）可（通何下同）隹鱮隹鯉可呂橐（符霄反）之隹楊及栁

右二（薛作戊文鄭作甲文）

田車既安鋚（郭云大么反音條）勒䮰䮰（一作馬）口[illegible]（一作從）既簡左驂旛旛

右騶騝騝（渠秊反）遊以隮于遵（古原字）遊戈世阬（鄭作阬薛作陕籒文今作陸又趙本作止射）宮車其寫（讀如卸）秀弓寺（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口又（作有）旃（鄭云今作紳）其口趪（鄭云奔或作走）大（鄭本有𡈼字在大字上古直字也）口出各亞（施云汗簡作亞古孝經作惡）口口罘（薛作畀字鄭疑思字郭云恐是臭字古老切大白澤也）口執而勿射口庶趚趚（郎擊切鄭云與鱳同）君子逌（石本作逌薛作逌郭鄭云逌今作攸）樂

右三（薛作丙文鄭作丁文）

口口鑾車寏（石本作寏說文作𢍏乎骨反薛作寏字鄭云拜字）敕眞（鄭云即填亦作鎮）口、口弓孔碩彤矢口口口（諸本作四）馬其寫六轡騖騖（鄭云五到反讀若遨諸家竝闕一字無重）文廷（諸家作徒）駛（鄭作馭）孔庶鄜（薛作郭）宣（古宣字）搏搏𠷎（鄭云即茁字）車載衎（籒文道字）囗徒如章遼遷（通作隰）陰陽趚趚（七走反即趨字）六馬射之𥎦（籒文族字）（鄭云借作鏃字）迖（令作徐）如虎獸鹿（諸本作麃）如口口口多賢迪（鄭云令作狗）禽遊兔（薛作麀一作昆）允異

右四（薛作丁文鄭作戊文言策命諸臣）

口口口天（一本無此天字有淒淒二字）霝雨口𣶃（令者作流）迄湧盍（止遙反一作盈）渫（鄭云令作瀼）㴱（鄭作𣿅郭云濕私列反）君子卽步（涉）口口𣶃汧殹也泊泊淒淒口口舫舟囱（薛作𢘆或作白）逌（鄭云即歸字或作遝）口口自廓（薛郭作廓鄭籒文作鄜）徒駿湯湯隹（通雒）舟巳衍或陰或陽極（其輒反鄭云即楫字薛作枝）淺巳戶（一本無此）口于水一方勿口口止其奔其敔（鄭云今作禦）口口其叓（古文事字）

右五（薛作壬文鄭作辛文言漁狩而歸）

口猷乍（籒文通作）遶乍口衛（即導字）遄我嗣（鄭作治字）口除帥皮被陓（音序郭作）阪口䓝（薛作䒫音莽郭云恐是芇居蚪反鄭本作䒫今者作莫）爲卅（石本作卋施卅三十也蘇合反非世字也）里口微微（薛作微鄭云未詳音義）微（一本無此重文）逌（薛作逌鄭云逌作攸）圁（薛作罟鄭云亦作圁）口櫐（古臬字）柞棫其口𣞶格（讀作皓方老反薛作格字）盧盧（薛作虜鄭云未詳音義）鳴口亞箬（薛郭作籒文若字鄭作箬）其𦭽（薛作𦭽鄭云亦𦭽）口爲所斿𩣞（薛作䓝鄭云今作䓝）口藍（郭作𧐗云籒文盤字今有）衛吉對樹口合（薛鄭音合鄭云疑即盦字音響又模本下有𣓁字非）

右六（薛作庚文鄭作乙文言除道）

口口口而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弓矢孔（鄭本有此三字）庶左驂（此字鄭本有）口口滔滔是戴（說文古𢦏字與此相類）口口口口不具奪（薛本有碑字闕）（音）口口口後具肝（薛作肝鄭作旰音呼）來口口口其寫矢（石本作𥎦薛作夫鄭作矢）具口口口來樂天子（施云鄭本子下有來字）口口口嗣王始古我口口來

右七（薛作申文鄭作壬文）

𢽸（被）走驕驕（鄭音劇）馬薦（鄭云今者作薦）哲若（石本作𢳣薛作奔鄭云即若字古諾字從此）敚（施云說文與微同薛作𢼸音非也）雉立其一之（施云宿二本下皆有止字按此本作之字）

右八（薛作巳文鄭作庚文）

施云此鼓最磨滅僅存十三字不復成文

避水口衛（導）旣平旣止喜（薛作嘉）樹劇則里天子永寍日佳（維）丙

申□□遊其用衛馬既申敕肅肅（施本作康康）□駕左驂馶馶（五到反）
□□騝騝（鄭作遨）扯（子一反鄭云疑即撻字）□女（通汝）不□輪（郭云籀文輪从飛鄭音同）
霧（薛作霚鄭云恐是籀文霚字）公謂天余及如周（石本作𡨦施云害字鄭云今省作周）不余及

右九（薛作乙文鄭作癸文言除道）

吳（通作虞）人㤅（亦作憐）亟（薛亟字）朝（石本作勒薛作敕字鄭云即朝字）夕敬□載卤（即西字）
載北勿奄勿伏（薛作戊字鄭作伏字）芈（鄭云即蚩字或云即畢字）而出□獻（薛作獻字鄭作狩字）
用□□□□□□大祝□□□亯（薛作高字鄭云今作享）□□埶（薛作執說文埶與藝同鄭云亦作社）寍（寧同）逢中孔囿（籀文囿字）麀鹿（舊本鹿字在上）麌麌遊□其□
麀鹿轓轓（鄭云即噇字）天（別本作大）□□□□求又□□□□□□

是□□

右十（薛作癸文鄭作巳文）

石鼓文（金薤琳瑯本）

□□□□而師□□□□□□□□□□□庶左□□𦣻□
滔滔是熾□□□□不具奪□□□□□肝來□□□□□
具□□□□樂天子□□□嗣□□□□□□來□□□□

右一文十行行七字重文者一共闕五十二字

我水既□我道既平我□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日維丙申
□□□□我其用道我馬既陳敕□康康駕彼□□左驂馶馶

□□遨遨扯□□女不□□□輸靇□□我公謂天子余及如
□□□害不余及

右二文十五行行五字末行四字重文者六共闕二十二字

田車既安鋚勒駻駻□從既簡左驂旛旛右驂騝騝我以隮于
原我□戎止射宮車其寫秀弓寺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原
有紳其□奔大□出各亞□□昇□執而勿射多庶趍趍君子
攸樂（鋚音條趍與驟同）

右三文十行行七字末行字重文者四共闕七字

□□鑾車華敕真真□弓孔碩彤矢四馬其寫六轡鶩鶩徒馭

孔庶廓宣搏搏首車載道徒如章原溼陰趕趕六馬射止族族
□如虎獸鹿如□□多賢𧼪禽□□我兔允異（真音填趕同徐）

右四文十行行六字末行五字重文者五共闕八字

汧也沔丞彼淖淵鰋鯉處之君子□漁之瀟又𩺰其斿趯帛魚
鱳鱳其𩸀氐鮮黃白其鰱又鱄又鮊其朔孔庶䜌之慶慶涇涇
趯趯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橐之維楊及柳（趯初子反鱳音洛鱄音敷鮊音綿慶丑若反涇音汧趯音甫）

右五文九行行七字末行五字重文者四共闕一字

原缺

右六文五行行五字闕不成文

口猷作原作口導遄我治口除帥彼阪口莽為丗里口微微戠

迺罟口栗柞棫其口樂格庸庸鳴口亞若其華口為所斿夏口

盩導㫖樹口合（模本下有猕字非阼音　序丗讀若三十戭闕音）

右七文十一行、行五字末行二字重文者二共闕十一字

我車既工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阜君子員員獵獵員斿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口口角弓弓茲以時我敺其特其來趩趩

𧾍𧾍㚇㚇即我即時麀鹿趚趚其來大有我敺其僕其來遺遺

射其豬豬蜀（工攻通角音調趩同犭　𧾍音憲㚇音黄豬音委）

右八文十一行行六字重文者九共闕二字

口口口天零雨雩流迄口口渫滋君子口即涉馬口流口也洎

洎口口口口口口口自廓徒馭口口維舟以道或陰或陽

揖深以口口口于水一方口口口其奔口口口口事

右九文十一行行六字共闕三十一字

吳人憐亟口口口載西載北口口口而口口用口口口口

口口大祝享口口口執寧逢中囿孔口麀口口口口瞳瞳

大口口口口求又口口口口口是口口

右十文十行行八字末行二字共闕三十九字

六藝之一録卷第二十七

錢唐　倪濤　撰

石刻文字

石鼓文　賦　詩

周伯温石鼓賦　予嘗攷古石刻、而岐陽石鼓為第一、每讀韋韓蘇三君子之歌、心益奇之、訪諸士大夫具在京師、欲往一覩而無由也、皇上踐阼之始年、有詔置石鼓太學、遂列於宣聖廟之兩塾、尊之也、明年改元皇慶、余列國子生、撫玩之、心獲償所願、夫以三代遺物、置庠序中、盛典也、韓詩有云聖恩

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蓋欲而不得、故冀之於乎、韓公不得見于昔時、而吾輩得見于今日、何幸如之、輒為賦曰、周有石鼓今在辟雍、列橋門而甲乙相揮映于西東、紛質理之泐蝕、偉形制之穹崇、有文秩秩、有詞渢渢、法皇頡之妙畫、續小雅之變風、蔚兮九天之儀鳳、蜿兮六合之神龍、欣獸魚之物庶、嘉車馬之攻同、歷歷兮瑤株森竦于元圃、依依兮神雲隱見于蒼穹、嗟追琢之渾厚、或制作于天工、於赫宣王、弘振頹綱、四國既遂、百職既張、嗟茲農暇、載飾戎行、踵武前人、蒐于岐陽、史籀才藝、當時俊良、播于聲詩、勒之琳瑯、其形之

不一者因樸質之自然、其數盡于十者、考治極而功、戰國暴秦而籍晦者抑貞介遠其汙辱歷兩漢六朝而不泯沒者、必神物為之護防、歲紀茲茲顯于李唐韋韓歌之靄其有芬迄宋宣和、斯遷于梁、金人襲沒、遂歸朔方、維天子之龍飛、睠文運之日昌、誕降德音、輦登上庠、文石重藉周軒　旁六經彝訓、因時表章、大比曠典、因時舉揚、遐邇縱觀、陳迹復彰、嗟夫、九州之鼎、已沉淪而不可得、岣嶁之石、又漫滅而不復有、維斯文為至寶、寶終古之罕偶、惜捃摭之有遺、不見稱於魯叟、何人之蚩蚩、窪一為曰、　文存、庸詔永久後乎此者、

豈無祖龍之頌功、茂陵之封禪、亦皆埋仆于榛莽、雖萬一之或傳、適足以著其君之無取、然則石鼓之周流於世者、天非徒壽之、蓋以寄古文於不朽也、乃作詩曰、刻石鼓兮周賢王之學兮自我皇、紛胄子兮樂未央、日詠歌兮揚揚、維大道兮無疆、齊地久兮天長、維斯鼓兮作配、勿壞兮勿傷、保億齡兮於耿光、（鐵網珊瑚）

李丙奎石鼓賦　偉周宣之中興、鐫石鼓而勒成、頌鬼神之守護、復過元和之太平、遡所來之何從、實韓門之張生、愚嘗玩其辭、考其義、義雖密而辭嚴、與車攻而同意、惟字體之瑰奇、非科斗而非隸、所恨者雨淋日炙之既久、而其中可辨知遯之非我、僅百中之一二、其幸存而未泯、宜退之之鋪張以眩耀于當世、謂刪詩謂西行之迹、使至寶為道旁之棄、言有大而實夸、遂有來以歐陽子之議、安知棄之者非三百篇之刪餘、又安知為之者非出于後來之好事、（文翰類選）

羅曾石鼓賦　岐山石鼓、或謂周成王時故物、又或以為宣王、後來北方學者、乃以有為宇文周所作者、蓋未有可考也、觀其文往往與車攻吉日之詩相表裏、故知其為宣王作無疑、讀昌黎石鼓之歌、誦坡公岐山之詠、遂依托為之賦、其辭

曰、子盍觀乎鳳翔八觀之一乎、岐山蒼蒼、西周故彊、昔人伊誰、內修外攘、予嘗訪遺踪於岐下、得故物于榛荒曰、蒔龍刹落、雨墨淋漓者、秦嶧山之碑乎、細筋入骨、玉樹交柯者、漢原廟之彝乎、章殘字缺、讀不能句、快劍斫斷生蛟鼉、非秦人詛楚人之辭乎、蓋歐陽不能語其妙、而子雲不能識其奇也、於是摩挲徙倚、沉吟久之、然後喟然歎曰、我馬既同者、車攻之徂東也、其魚魴鱮者、吉日之宴語也、彼頑然者不可扣之鳴兮、吾知其為宣王之石鼓也、方其明堂受朝、岐邑講蒐萬里無塵、四海一秋、天戈麾日、凝雲不流、勒駿功于石鼓、將永鎮

於岐周異銅仙之可移、空回首于萬牛、嗟惟此石、俛仰千秋、橫奇寳于道側、微博雅其誰顧、或龍騰而水躍、或鸞下而鳳翥、雖字體不可知其誰之筆兮、意作誦必當時之吉甫、曾編詩之不見収兮、亦何恨無人乎李杜、於是慨然援筆磨蒼崖之壁、洮秋空之露、取昌黎慨嘆之言、而作石鼓之賦

韋應物石鼓歌　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澁、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掃白黑分、忽開滿卷不可識、驚潛動植走云云、飛端委蛇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書遺此天地間、精意長存世冥漠、秦家祖龍還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法古猶好傳、持來比此殊懸隔、（韋蘇州集）

韓愈石鼓歌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凌遲四海沸、宣王奮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簡選篆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燒、鬼物守護煩撝訶、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

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収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量度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寳存豈多、氊包席裹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貼平不頗、大廈深檐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于事、詎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娑、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征戰罷、無人収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於乎吾意其蹉跎、（昌黎集）

蘇軾石鼓歌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鉗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强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古器

縱橫猶識鼎、衆星錯落僅名斗、糢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稂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氷斯同鷇鷇、憶昔周宣歌鴻鴈、當時史籀變科斗、厭亂人才思聖賢、中興天為生耆耇、東征徐方闞虓虎、北伐犬戎隨指嗾、象胥雜遝貢狼鹿、方召聯翩賜圭卣、遂因鼙鼓思將帥、豈為考擊煩矇瞍、何人作頌比崧高、萬古斯文齊岣嶁、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代無甲乙、豈有文字記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來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六經既以委灰塵、此鼓亦應隨擊掊、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沉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污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工令鬼守、興亡百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嘆息、人生安得如汝壽、（東坡居士集）

蘇轍石鼓歌　岐山之陽石為鼓、叩之不鳴懸無簴、以為無用百無直、以為有用萬物祖、置身無用有用間、自託周宣誰敢侮、宣王沒後墳壠平、秦野蒼茫不知處、周人舊物惟存此

文武遺民盡因虜、鼎鐘無在鑄戈戟、宮殿已倒生禾黍、厲宣子孫竄四方、昭穆錯亂不存譜、時有過客悲先生、綢繆牖戶徹桑土、思宣不見幸鼓存、由鼓求宣近為愈、彼皆有用世所好、天地能生不能主、君看項籍猛如狼、身死未冷割為脯、馬童楊善豈不仁、待汝封侯非怨汝、何況外物固已輕、毛擒翡翠尾執麈、惟有蒼石于此時、獨以無用不見數、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因風雨、遭亂既以無用全、有用還為太平取、古人不見見遺物、如見方召與申甫、文非科斗可窮詰、簡編不載無訓詁、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亦如老人遭暴橫、頤下髭脫口齒語、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方鱮、魴鱮豈厭居溪谷、自投網罟入君俎、柳條柔弱長百尺、挽之不斷細如縷、以柳貫魚、魚、不傷、貫不傷魚、魚、樂死登之廟中鬼神格、錫汝豐年多稌黍、宣王用兵征四國、北摧犬戎南服楚、將帥用命士卒驩、死生不顧闞虓虎、問之何術能使然、撫之如子敬如父、弱柳貫魚魚弗違、仁人在上民不怒、請看石鼓非徒然、長笑泰山刻秦語、（欒城集）

梅堯臣雷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祭酒吳公作　石鼓作自周宣王宣王發憤蒐岐陽、我車我馬攻既良、射夫其同弓

矢張舫舟又漁縛鰅魴、何以貫之維柳楊、從官執筆言成章、書在鼓腹鐫刻藏歷秦漢魏下及唐、無人着眼来形相、村童戯坐老死喪世復一世如鳥翔、惟開元和韓侍郎、始得紙本歌且詳、欲以氊衣歸上庠、大官姱阿馳肯將、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剥文失行、近人偶見安碓床、云鼓作臼刳中央、心喜遺篆猶在旁、以臼易臼庸何傷、以石補空恐舂粱、神物會合居一方、雷氏有子胡而長、日模月倣志　强、聚完辨外經星霜、四百六十飛鳳凰、書成大軸緑錦裝、偏斜曲直筋骨藏、攜之謁我巧趋蹌、我無别識心彷徨、雖與乃父非故鄉、少與乃父同杯觴、老向太學鬢已蒼、樂子好古親縹緗、誰能千載師史倉、勤此冷淡何肝腸、而今祭酒裨聖皇、五經新石立兩廊、我欲効韓非癡狂、載致出闕無所障、至寶宜列孔子堂、固勝朽敝堆屋墻、然須雷生往度量、坐車累載令相當、誠非急務煩紀綱、太平得有朝廷光、山水大字肇已嘗、於此豈不同扺糠、海隅異獸乘舟航、連日道路費芻糧、又與茲器殊柔剛、感慨作詩聊激昂、願因諫疏投皂囊、夜觀奎壁正吐芒、天有河鼓亦焜煌、持此負鼎干成湯、（宛陵集）

張耒瓦器易石鼓文歌　周綱既季宣王作、提劍揮呵天地廓、躬来吉日差我馬、夜觀雲漢憂民瘼、桓桓方召執弓鉞、蕩蕩申韓賜圭爵、北驅獫狁走豺狼、南伐徐夷斬鯨鰐、明堂車馬走争先、清廟笙鏞户載樂、岐陽大獵紀功成、十鼓巖巖萬夫鑿、千年兵火變朝市、後世紙筆傳寔漢、迹荒事遠貴者寡、晴風霜月多摧剝、君誠嗜古更過我、易以瓦器尤奇卓、滿盤蒼玉列我前、制古形奇異雕琢、羲黄已亡巧偽起、采椽土木消純朴、何為獲此古古器、經歷萬世遭搜掠、寥寥墨翟骨已朽、尚有遺風傳隱約、又疑晏子矯齊俗、陶土團泥從儉薄、或云古者宗廟器、斥棄金玉先誠確、是時此物參鼎俎、黄杼土鼓誠為樂、嗚呼二物信奇絶、賴有吾徒與提握、不然烏瓦與荒碑、坐見塵埃就零落（宛丘集）

洪适石鼓詩　天作高山太王荒、鸑鷟一鳴周翦商、郊廟卜年大蒐講、諸侯歛袵尊天王、六月中興純祖武、薄伐太原恢境土、石崖可鑿詩可鐫、千載神光薄西滸、橐駞輓入大梁都、壁水湛湛河出圖、中間兩鼓備章句、日惟丙申不模糊、左驂秀弓射麋豕、有魴有鯉君子漁、光和石經屹相望、詛楚登嶧非吾徒、辛壬癸甲雁分翅、橋門觀者堵墻如、星沉東壁干戈起、首下足上天倒置、景鍾糜碎九鼎飛、王迹皇風吁掃地、誰

與扛石舁從幽燕、兵車亂載包無氊、敵大觿角小小圖、為礎為砧多歷年、宣和殿中國復古、冠以車攻次十鼓、韓詩歐跋盡兼收、雲章剖判定魚魯、先君辛苦朔方歸、文犀拱璧棄弗攜、一編十襲自鐍秘、更有司馬鳳翔碑、我生不辰今已老、岐陽三雍身不到、匆匆北使接浙行、在耶亡耶問無報、整齊篆籀飾牙籤、簡揲篇詠勞窮探、致主有心歌小雅、汗顏無術下登三、（盤洲集）

張養浩石鼓詩　粵自鴻蒙剖元秘、天祚有熊炎帝繼、伏剛覃思神與凝、摹收三千之書契、蒼姬一變史籀出、鯨攫鰲呿鳳鸞捩、嬴秦自帝不古師、遂使姦斯愚叔世、當時玉筯天下獨、爾後爭奇古文棄、末流諸子相祖述、刓樸遺淳趍姿媚、我嘗慨此愧跡淺、一髮空危萬鈞係、竭來庠序觀石鼓、玉立儼然三代器、細思伊始將安庸、或謂宣王章獵事、且疑且信邈難詰、日月居陰欲食既、半為雷電下取將、僅餘二百七十二、貞堅不墮刼火灰、蒼古猶含太初氣、世間鐘鼎丸礫如、隻辭千金未為貴、昌黎作歌恨才薄、坡老來觀惜時異、區區流轉又幾朝、終不能忘見天意、若令好事堪把玩、攘竊空應窮萬計、平生漫有博物名、迫視不能詳一字、沉吟獨立西風前、喬

木荒煙日西墜（歸田類藁）

揭徯斯石鼓詩　孔廟頹墻下、周宣石鼓眠、苔分敵火迹、雨洗篆蝸涎、野老偷為臼、居人打賣錢、有形終易盡、流落漫堪憐（秋宜集）

宋褧送汪編修出知餘姚州賦得石鼓作　翳昔中興王振武岐陽蒐、臣工作歌詩、紀績用闡幽、琢石製為鼓、深刻將垂休、澤堅不少磷、文字粲以周、古拙出史籀、蟠錯紛蛟虯、穩駝護轉徙、逮閱三千秋、天朝尤寶惜、移置宮墻陬、栖息得所托、珍秘價莫酬、使者瑚璉器、出守趍東甌、敦樸且貴重、華采殆罕儔、旌麾暫補外、廊廟行見收、亦若此鼓然、置之崑崙邱（燕石集）

馬臻文廟石鼓詩　獵碣鐫功事惘然、摩娑壞石卧寒烟、昌黎已道文殘缺、又後昌黎五百年、（霞外集）

吳師道賦得石鼓送達兼善出守紹興作　石刻三代遺、獨數岐陽蒐、剝落卧榛莽、奇寶誰見收、金源亦好事、䮕載來薊邱、宜知橋門鎮、天為興邦留、吾老幸摩娑、考古思西周、使君精篆法、聲華振皇州、足追史籀制、惜值車攻休、騑騑五馬來、東向會稽遊、會稽豈無碑、頌述徒夸浮、願言宣仁化、樹績垂

千秋、（吳禮部集）

吳萊荅陳彥理遺石經寄詩索石鼓文作　橫山先生多古玩、太學石經分我半、魏公世藏資州本、金石録中還散亂、當時愛奇巧收拾、筆畫昭回映雲漢、流傳到我真不遠、虬甲鳳毛真可悅、自從得此未有報、岐右石鼓天下觀、昔則皷大今斷臼、駱駝載歸石盡爛、倉沮以後即史籀、先代遺寶列圭瓚、中郎變篆生八分、二者不敵何足筭、先生嗜書出法帖、青銅堊壁手脫腎、漆書科斗不通俗、蛇蚓蟠結强塗竄、先生博學抱聖經、焚膏繼晷目躭玩、韋編鐵擿只紙傳、鄒魯精髓合淹

貫、國子門開塵沒城、蓬萊閣廢草堆岸、春秋徒聞壁可假、道德詎信鵞能換、古今所重在周典、周史面目極崴數、聖心不死不在石、日月行天旦復旦、吾家故紙本不惜、驪頷有珠吾欲鍛、向來見辱亦云然、焦尾之餘爭免爨、先生安坐幸勿躁、歲晚相逢笑拍案、屏除許事不須說、好與吾儒峙楨幹、（吳淵穎集）

顔文昭石鼓詩　古文不可見、籀也遺芬芳、去今二千載、字畫猶端莊、缺落雖不完、閒亦存數行、如逢冠劒士、濟濟遊巖廊、想見當時盛、會朝坐明堂、僎隸皆正人、從知史臣良、況在文武日口口、寧少志西旅、貢厥獒召公、遠為防、周宣中興主

羽獵思外攘口哉詞語間未及口口荒趙君博雅士好古能收藏起我口口口題詩增慨慷（鐵網珊瑚）

盧元質詩　羲皇妙心畫人文始昭宣後聖更有作載籍日粲然成周逮中葉宣王振其頹宏綱用勿墜厥德未為愆伻哉岐陽獵伐石工磨鐫方前固云邁揆後信猶賢嬴秦一何愚盡滅古簡編翻刻李斯文乃欲垂萬年豈謂不旋踵掃迹如雲烟孔壁遂啟藏口口亦偶全於今二千載口口盛流傳要知文字行白日麗中天口口蕩無存人心復口口先賢聖去我遠魯魚失真銓安得周召徒為倡麟趾篇（鐵網珊瑚）

唐之淳石鼓詩　郡學舊辟雍中有岐陽鼓古今所聞十左右各惟五離離大星隕兀兀壞雲補禦禦營竈減落落陳沙聚質若切元玉製若覆冷釜氣若鎔五金文若斷釵股孤峯劃秋瘦千巚耀春嫵森嚴列戈矛爾雅冠章甫簷冰淨懸溜海暖浪掀舞摧舟半折軸敗舫或遺艫小龍彭蠡歸大鵬扶搖舉斷苔明碎錦古墨漬潤礎思昔委秦郊雷電驚草莽來牛礪其角鑿臼加以杵幸今依黌宮星日照廊廡圭壁邀其儀俎豆與之伍脫非天意憐或是神明祜深簷白晝永老屋祥鸞翥晴迷畫戰陰冷濕宮墻雨諸生獲請解髦士資訓詁

啟鑰煩監閽搨本利商賈韋詞表姬周韓語懷李杜雄章迭鏗鍧遺恨寄酸楚紛紜梅蘇作詰屈吾鄭譜稱評雖靡定彷像詎非古鼂生千載下匏繫三江滸神徒馳周南足不出城府適從遼碣役遂出幽燕侶平生慕奇聞一日獲佳覩初臨色逾莊欲抑氣斯沮如親至京都揖讓申與甫如親與田獵搏攫兕與虎如虞蔡覓腹烹太牢肥羜如洗蜩蟬耳聆笙磬祝敔羈愁破昏憯喜氣浹眉宇時維躔壽星歲甲在疆圉天寒號鴟梟城荒茂禾黍宗周本予懷覽古亦天與摩挲重圖訓蹠蹐愧庠序聊陳曹鄶風式繼韓韋武（萍居稾）

程敏政石鼓詩　岐陽埋沒草離離汴省燕都石屢移一代文章存鳥跡百年風雨蝕龜皮摩挲尚識宗周器題跋誰鐫蒙古辭却愛勝游黃叔度孔庭懷古立多時（篁墩文集）

李東陽石鼓歌　昔聞石鼓在太學鼓形穹窿石磐磑髫年釋褐隨班行未識研覃與揚搉始官翰林歲分獻晚以代祀觀尤數我思古人不可見健筆雄詞稱超卓宣王謨烈繼成康況有文章存古樸是時風俗蓋渾灝其臣拜誦俱堅確勒功太廟告中興講武岐陽猶獵較於時旋凱奏鐃歌于時颸言播聲樂靈祇地不愛圖書列石天然謝雕琢垂垂股折屋漏痕隱隱昏星露芒角初如淮徐振師旅壯士當場鳴劍槊又如申甫端冠紳揖相聯階舞干羽年深歲長世運改誰向鴻荒究綿邈嬴劉以後無此文直與混沌分清濁驟看筆勢尋風骨細剔苔痕認班駁原拋野擲墮榛菅冬經雪霜夏氷雹疑隊大鼎存銘識似毀明堂露榱桷當時十鼓一為臼猶幸農家事舂簸愛惜應勞神護呵搜尋不厭山磽确暗中摸索亦可知辨口尚煩泣楚璞聖朝天子方好儒森列戟門護重幄聞之興慕見興敬以手摩挲防擊撲我生學篆希前蹤下視俗書羞齪齪家藏舊本出梨棗楷墨輕虛不　行年七十始研求老臂支撐目昏眊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太原宋生生好奇鐵筆為予親刻劃吁嗟往者不復還庶免方來盡漫剥請從祭酒告諸生誦此衣冠日薰濯（懷麓堂集）

何景明石鼓歌　我來太學謁孔廟下觀戟門石鼓陳之罘詛楚已埋沒此石照耀垂千春苔昏蘚澀讀難下蟲雕鳥剥細不分古畫詰曲蛟龍隱石氣慘淡煙霧紛周王功勲史籀筆敉石細落岐陽濱中興氣象豈復覩大篆意格誰曾聞先秦文字稍近古兩漢摹搨多失真六朝以來尚靡麗鍾王往

往稱通神唐愈宋軾遞歌嘆長歌險韻何悲辛大觀之間入汴國君王好藝崇斯文高駝巨艦遠載至金填玉篏傳相珍靖康乘輿忽播蕩保和玩物隨煙塵神驅鬼守散復聚至寶豈得空沉淪文皇北來定燕鼎不置太廟留成均博士無煩上書請書生頗得親講詢虛廊素壁安置穩大厦長檐覆蓋新不隨鐘鼎怨磨滅已與琬琰爭嶙峋平生博覽愛古跡世上墨本徒紛紜此雖殘缺歲已久尚覺隻字輕千緡璧池日月動華家奎閣星斗羅貞珉嗚呼孔廟在萬世此石與廟長無湮（大復集）

王家屏太學石鼓歌　我聞周宣狩岐陽其時中興王業昌作詩刻字傳永久辭高二雅文三倉遺碣纍纍至今在鬼護神呵更顯晦自岐徙汴復入燕幸遭珍重休明代鴻都石經久已訛此鼓完好曾不頗文廟之中戟門畔幾回剔蘚摩挲因知至寶非容易合令安頓森嚴地今皇文治邁成周講求自是詞臣事誰人得此韓孟才斡旋風雲天漢來惟有岣嶁一片石千秋萬古共崔嵬（復宿山房集）

朱國祚石鼓歌　橋門左右獵碣十形如古礎相排連寔中式與螢臼似抱質可敵瑶琨堅傳聞書自太史籀比與大篆尤瑰妍其辭典奧儷二雅彷彿吉日車攻篇周京遺製衆所信疑義莫定文成宣紛綸雖滋翟鄭議審視終異秦斤權下逮宇文豈能爾彝堂所見毋乃偏嗚呼神物不易覩三代舊跡稀流傳巫咸告辭熊相詛裕陵寶惜今棄捐比干銘折衡州瓌穆滿書從壇山巔會稽窆石字茫昧岣嶁筆跡文糾纏掎摭非乏好奇士千搜萬索無真詮詎若石鼓離復合陳倉入汴還留燕氊包席裹橐駝背塵蒙露濯瓜牛涎置諸太學始皇慶于今又歷二百年深檐五丈簃蓋護不受長雨闌風顛我來摩娑輒終日證以郭薛施潘箋凝思斷桐來自蜀叩

之定有聲淵淵文殘非因硬黃搨劃缺反摵鈞金填長廊無人起題壁回視落景棠梨懸（介石齋集）

郭天中石鼓詩　鼓非石實者星文非鼓勒者銘焚外書刪外經經雅頌書典刑隸秦漢經睒庭篆籠鳥藍溲青臼謝杵舂殺佇嵌辭金波畫零我拜手神之聽

六藝之一録卷第二十八

石刻文字

錢唐　倪濤　撰

石鼓文題跋

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七畧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甄豊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傳焉蓋諷宣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法書要録）

石鼓文開闔古文暢其戚鋭但折直勁迅有如鏤鐵而端委

旁逸又婉潤焉若取于詩人則雅頌之作也亦所謂楷隷曽高字書淵藪使放小學者漁獵其中（張懷瓘書斷）

史籀周宣王史官著大篆教學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時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吏部侍郎蘇勗叙記卷首云世咸言筆蹟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即其文也（述書賦注）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嵗久訛闕然遺跡尚有可觀而歴代紀地理志者不存紀録尤可嘆惜（元和郡縣志）

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獵碣共有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也年代斯遠字多訛闕舊存岐山石鼓村今移置鳳翔府夫子廟（周氏法書苑）

石鼓文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予所集録文之古者莫先於

此然其可疑者三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及千歳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時藏書最多其志所録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録遠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

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集古錄）

觀石鼓文愛其古蹟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父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意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蔡襄石鼓文跋）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山谷題跋）

岐陽十鼓周宣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剝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于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型尚在

按岐陽十鼓乃周宣王內修外攘明堂受朝岐邑講蒐海宇廓清之日勤駿功于十鼓以永鎮于岐周者也其曰我馬既同車攻之徂東也其曰佳魚魴鱮吉日之宴語也其文高字古雖龍騰虬躍鸞下鳳翥亦不能擬其萬一誠楊修不能妙其語子雲不能識其奇者矣摩娑徙倚之餘雖字體不知伊誰之筆作誦者必當時之吉甫也嶧山之碑原廟之奧孰有過于斯焉（鍾鼎款識）

右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歐陽文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

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為可疑余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麄石如今世以為碓臼者性既堅頑而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亦易剝缺又往往為人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遠事事有理類如此況此文字畫奇古决非周以後所能到文忠公亦以為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金石錄）

古之石刻存於今者惟石鼓也本露處於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日輦置於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櫺護之其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磑者古篆刻缺可辨者幾希（墨客揮犀）

石鼓文舊在岐陽孔子廟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大觀中自鳳翔遷入辟雍後入保和殿（諸道石刻錄）

歐陽集古所錄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三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今資古所錄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磨滅不可識者十二三蓋余先世所藏本猶在集古之前也國朝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予嘗見之辟雍廢徙置禁中而岐下有摹本殊失古意併錄之以見三代書蹤非後世摹寫所能及也（資古紹志錄）

石鼓周宣王時物在孔子廟東坡先生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籀史變蝌蚪則石鼓之字蓋蝌蚪之變韓愈有蝌蚪書後記云李陽氷之子服之授予以其家蝌蚪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且曰古書得其依據蓋可讀如是則退之宜識科斗書者而石鼓歌乃云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蚪先生今詩乃能通其六句則先生爲精于字學矣歐陽集古跋尾蓋謂韋應物以爲文王之鼓韓退之好古不妄者爲可信然未嘗載其文至子由和先生詩乃云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鱮先生詩注其文云維魴維鯉而子由云魴鱮豈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史冊無載石鼓之事宣王之詩其見於經所作者有曰仍叔有曰尹吉甫今石鼓上無名氏故又云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也（趙彦東坡詩注）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制考之鼓也三代之制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勲褒于兵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生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績唐世諸儒以石鼓爲無所据至謂田獵之碣蓋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古唐乃得于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爲雅頌亦恨不得在六經使學者肆業及之其驚潛動蟄金絕鐵索特以其書傳爾頗未暇掎摭其文列之部類中後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具文隱顯未盡缺落徵詞索事或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校獵受朝宣暢威靈懾讋夷夏故愈謂此爲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爲文王鼓當時文已不辨故論各異出也嘗攷於書田獵雖歲行之至於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三公後世以爲絕典然則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作史籀書竇蒙以爲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詩因考合前說且曰諷田獵之所作也愈應物其書藉之則有據矣然爲諷爲美其知不得全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於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方楚合諸侯求大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于岐山以合諸侯況小雅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則不得爲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据以此便謂宣王未可信也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蝌斗書則謂篆爲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

有籀書張懷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而籀文蓋以其名自著宣王世史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得以定為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當時以為重禮故後世不得泯沒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為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曰選徒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記年於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侯而脗大命亦一見于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嘗怪

自漢以往好奇者不道此書迺不得秦文若者猶得人入録藏之當漢號史書以刻畫奇崛蓋亦不得盡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于唐中世得之乃謂勒勲以告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鼓之謌自杜甫尚歎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不知耶曰麐之衆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係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為成王頌何前世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傳再見而

車攻之獵詩以為敖此可謂無所據乎此余攷于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我說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廣川書跋）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為有可疑者三惟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賛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況蘇勗載記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鼓稱為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三公也（能改齋漫錄）

石鼓文唐張彥遠法書録載處士張懷瓘書斷叙籀文周太

史史籀作其跡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蹟記云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所據也韋左司應物歌云周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剥苔蘚澀飛喘委蛇相糺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韓退之又從而作歌云周綱凌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峩辭嚴義密讀難曉如此至寶存豈多豈亦以浩為證乎歐陽公云言與雅頌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能作言固同矣但篆畫行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今位置窘澀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尚存

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畧相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器欵惟字忝鼓刻惟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蓋字畫無三代醇古之氣吾是以云前輩尚疑繫辭非夫子所作僕于此書直謂非史籒跡也（翟耆年籒史）

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数盈十蓋紀周宣田獵之事即史籒之迹也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勉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迹尚有可觀紀地理者不存紀録尤為可惜按志此言則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蘇勉歐陽虞褚四子實為之先隋以前

未聞也故歐文忠雖甚重其筆畫謂非史籒不能為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自周至隋数千百載何以無人采録耶開元以後張懷瓘韋應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詳考其語實皆臆度以言無有明著其說得諸何書傳諸何人者宜乎歐公之不信也若夫實泉張懷瓘所著則特詳矣泉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石尋毀失懷瓘書斷曰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即史籒體與古文小異其迹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語亦皆臆度之言耶或其嘗有所本也歐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者過半即韓歌所謂牧童敲火牛礪角年深豈免有闕訛者也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者車攻語也有曰其魚維何維魴及鯉何以摽之惟楊及柳則兼記田漁也凡此数語之可讀者又蘇文忠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夫其語既與車攻詩合而其所記田漁又與車攻相似且其字體又為大篆而籒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数者若皆可以歸諸宣王則無怪乎說者云然也然古字有可參例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

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自爾則古語偶同車攻安得便云宣詩也惟其字正作籒體似為可證而大篆未必創于史籒古載又有可考也舍此二說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則謂此鼓不為宣鼓而當為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杜預之為若言也雖不曰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即石鼓所奠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宣王同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自鎬出

洛也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為車攻之辭亦已明矣鼓辭不為車攻之辭則何所據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遠事之出于傳疑者不敢不存其舊等之其為可疑焉且從一據之明者而主之猶愈于泛漫臆度也故予惟擬舉之言既能明記岐蒐為成王之蒐則其不能明記此蒐之有鼓雖為不備若較之唐語絕無的據而專用籀體定為宣王之物者其說差有本祖也古田獵與後世不同名為從田其實閱武其事則登獸數獲其意則致衆而耀武故武王初集大統因伐獸而陳天命以鎮撫在位之諸侯已遂識之于策者所以揚威傳遠使来今共見焉爾也此古人講武識事之深意也然則岐陽之記蒐也以鼓武成之記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雖異而託物傳遠則一意也（程大昌雍錄）

古今常言刻石起于秦世泰山鄒嶧是其事矣然方秦皇之議刻山也其羣臣上議已曰古之帝者猶刻金石以日為紀明刻石之與刻金其所自来皆在秦前矣若夫伐石為鼓不可考擊而遂刻文其上則三代之前無有非誠無也世遠故也古之刻金者如湯盤栒鼎即其最著者矣而盤之與鼎皆鑄金為之則遂可盛可烹皆適於用見者但玩其辭不駭其

異也今其此鼓則石為之質既已不可考擊而專著其辭故人莫明其用且驚且疑也然而武城識政于策之為物宜其可為用器也與盖古人託物見意不主乎物而主乎所勒之辭故在盤在鼎在策皆無間也今其伐石為鼓則意又可料矣田漁必用衆致衆必以鼓因其鼓之久用而斲石象之因以記事焉是其託物為久正與鑄金刻金共一意也故　秦臣之言銘刻者遂兼舉金石也古來託物記事決不止於盤鼎三物矣而此三物偶傳于後焉耳後漢橋玄之廟石鉦石鉞以及石鼓而蔡邕與為銘辭則曰是用鏤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之勳焉邕之謂勳者盖橋嘗尅平鮮卑也鉦鉞鼓三者皆軍旅間用器而三器同為一辭則古來識事于石豈必專為鼓形顧岐陽田漁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辭焉耳而他器自可類推也漢距三代未遠古制猶有存者邕最知古故能模肖古制與橋勲為明而石鼓源流賴之以存也詩了典刑老成配對而言邕其兼之可尚也矣（同上）

世傳大篆起于史籀是謂宣王之前未有此體故唐世諸人因其體之為籀也而遂指之為宣鼓其亦近似而實有可疑也安知成王之世籀體不已有萌而史籀亦其家述此體者

與蓋藝文志記史籀兩學曰史籀十五篇蒼頡一篇顔師古之於釋籀則曰史籀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於釋蒼頡篇則曰上七章李斯作爰歴六章趙高所作也晉人衛常曰斯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名爲小篆則小篆固出于大篆矣至其對鳥跡立論則遂通指篆籀以爲古文子孫矣不曰史籀別爲一種也常之說曰宣王時史籀自著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則知史籀之體名爲大篆者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剏也王莽時甄豊考定六書自不立籀書一體其一曰古文則古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秦篆也秦篆即小篆也是甄豊六書元無籀體而豊也亦不能即古文體中別白何者之爲籀體也則謂籀體剏始於籀者未必確也又如汲冢遺書字體最古而自易經以至魏之安釐字體数四其變世但見其體爲数體而無能言何體之始于何世也則世人豈可關大篆之爲籀體而即謂鼓字之爲籀書籀書之爲宣王時物也此予所以不安於唐人之論而詳此審是也（同上）

鼓之數十先時散棄于鳳翔之野鄭餘慶取寘夫子廟中尚亾其一國朝皇祐四年向傳師求諸民間得之而後十鼓乃

足當張懐瓘之爲書斷也其登載能書人姓名至盧藏用而止考其時則元宗以後人也其曰石鼓文即奇字之存者矣則此時鼓石尚在也至竇泉但見墨本而曰石尋毀失則在鄭餘慶未嘗寘廟之前矣至韓退之則曰十鼓只載數駱駝則是因餘慶收徙而其石得存也（餘慶與韓同仕憲宗朝）紹興壬子福唐鄭昂得洪慶善所遺石鼓墨本即用退之石鼓詩韵次和謝之其自跋曰昂貢隸辟雍時常徘徊鼓下以舊本校之字又差訛矣寇難以来不知何在莆田鄭樵著石鼓考其文多至数百千言謂鼓入辟雍及保和殿皆與昂同或得之於昂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語多不審予嘗論辨正之文多不錄（同上）

韓退之但得墨本而詩之其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是也及東坡蘇氏則親見石鼓矣其詩曰冬十二月歳辛丑我初從政在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龍蛇走強推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是也東坡初仕鳳翔府推官石鼓在焉故得而親見之也予之取古辭而叙辨石鼓也非獨不曾見石鼓亦復不見墨本獨因鄭樵模寫其字之可曉者而隨用其見以爲之辨南劒州州學以鄭本鋟木予既得版本遂隨事而爲之辨紹興辛亥有以墨本見示者

建康秦丞相家藏本也點畫模糊皆不可讀而其猶可曉解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此即東坡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鄭樵南劍本其成字而粗可讀者比東坡又多特不知鄭本所傳奚自耳東坡自記其所覽曰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蓋東坡仕岐而於鼓上見之其曰何以貫之維楊及柳而鄭本乃作標蓋疑鄭本不真也又有異者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間向傳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傳師自跋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形半壞而書體是遂易去小鼓而寘其所得之鼓又不知何世何年好事者悵其不足而擬為一鼓以補足之也（同上）

石鼓十篇大抵為畋狩而作甲言畋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言狩乙癸言除道皆言為畋狩而除道戊言策命諸臣己言高祖而皆有事於畋狩也辛言畋狩而歸也十篇而次成十日者後人之次也石鼓不見稱于前代至唐始出于岐陽先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取置于鳳翔之夫子廟中堂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而得之十鼓于是乎足信知神異之物終自合耳大觀中置之辟雍後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否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作蓋本韓退之之歌也韋應物又謂文王之鼓至宣王而刻詩不知二公之言何所據見然前代皆患其文難讀樵今所得除漫滅之外字字可曉但其文不備故有得而成辭者有不得而成辭者焉然篆書之始大槩有三皇頡之後始用古文史籀之後始用大篆秦人之後始用小篆樵自續汗簡攷古尚書篆分音之韵作象類之書其于古今文字粗識變更觀此十篇皆是秦篆秦篆者小篆也簡近而易曉其間有可疑者若以此為殹以丞為丞之類是也及考之銘器殹見于秦斤丞見于秦權正如作越語者豈不知其人生于越作秦篆者豈不知其人生于秦乎秦篆本于籀籀本于古文石鼓之書間用古文者以篆書之所本也秦人雖擬小篆實因古文籀書加減之取成類耳其不得而加減者用舊文也或曰石鼓固秦文也知為何代文乎曰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故知此則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或曰文則爾也石鼓何義乎曰古人制器猶作字也必有取象若尊若彝若爵之類是也皆是作

鳥獸形而自其口注其受大者則取諸畜獸其受小者則取諸禽鳥先儒不達理于尊彝則妄造不適用之器而畫以鳥獸形爵雖象而不適用宣和間得地中之器為多放于古而鑄祭器因以賜大臣其制作不類于常祀之器應知先儒之說多虛文也近陸氏所作禮象庶幾于古乎其于禮圖固有間矣欵識之用則亦如是而取諸器物商人之識多以盤周人之識多以鼎盤鼎雖適用之器然為銘識之盤鼎不必識于用也但象其器之形耳石鼓之作殆此類也嗚呼鼎鬲遠矣世變風移石鼓者其立碑之漸欤然觀今中原人所得地

中之物多是盤鼎鍾鬲南粵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銅鼓其間有有文字者有無文字者然皆作鼓形此由其風俗之所用也南粵多銅錫故其鼓以銅岐周多美石故其鼓以石此又由其土地之所出也或言楚蜀之地中間亦得石鼓者南粵與楚蜀北連岐雍宜其所習尚者多同歟（鄭樵石鼓考序）

石鼓文攷三卷鄭樵撰其說以為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書錄解題）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勗李嗣真張懷瓘竇臮竇蒙徐浩咸以為史籀筆蹟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叙歷代書亦厠之蒼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為尤詳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錄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說為無所考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者作釋音且為之序乃摘丞殹二字以為見于秦斤秦權而指以為秦鼓僞劉詞臣馬定國以宇文泰嘗蒐岐陽而指以為後周物嗚呼二子固不足為石鼓重輕然近人稍有惑其說者故予不得不辯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為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

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王時去宣王為未遠而文細刻淺過于石鼓遠甚由始出于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顏真卿干祿字刻於大歷九年顯暴于世工人以為衣食業摹拓為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訛闕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畧而不道三疑以謂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湮于瓦礫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為多三代彝器或得于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元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

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沉泉壤近世始出于人間不可謂不稱于前人不錄于隋氏而指為近世偽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于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錄乃復顯于世及觀蘇勗叙記尤喜予言之為得也則夫隋世之不錄又無足疑者況唐之文籍視今為甚備而學者不敢為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于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為文王時鼓宣王時刻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于大篆丞𣪘二字見于秦

器固無害況丞字從山取山高奉丞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于秦也唐初去宇文周為甚近事語尚在于長老耳使文帝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況蘇勗之祖邳公綽用事于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嗚呼三代石刻存于世者壇山吉日癸巳刻與此耳而吉日癸巳無所考據獨此鼓昔人稱說如是之詳其字畫奇古足以追想三代遺風而學者因可以知篆隷之所自出好異者又附會異說而詆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具鼓形字刻于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磑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博士時請于祭酒欲以數橐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于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而足之大觀中歸于京師詔以金填其文以示貴重且絕摹拓之患初致之辟雍後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須濟河遇大風重不可致者皆棄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則拓本留于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可輕議也哉紹興己卯歲予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裝治成帙因取薛尚功

鄭樵二音參校異同并攷覈字書而是正之書于帙之後其不知者姑而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質焉（王厚之復齋碑錄）

石鼓詛楚音皆直寶文閣臨川王順伯所為書也公稽古成癖至忘渴饑石鼓考辨尤為精詣蓋自南渡以還故家之藏絕不多見況摹有精粗故亦艱得往本參校同異宿乘傳海濱賓朋罕至時尋翰墨拂洗吏塵以先後得于北方及石林葉氏本訂其筆意粗得一二乃畧做古人入行足成是書如詛楚文山谷先生浮休張公皆嘗有釋王氏尋訪未獲比歲里居得石林三文音釋頗備又傳從互市得朝那碑陰有畢

造記徙置宋城縣治是歲蓋紹興八年也先一歲為丁巳金人既廢劉豫至己未正月嘗歸我河南陝西地碑云歲在敦牂則戊午歲也其意亦不肯用彼年號故為此閒歲月皆弃錄之異時中原掃清猶可按圖問此石之在否也嗚呼自周至戰國遺文見於金石者不過三數祐陵悉萃之保和實護甚至至用金填鼓文以絕摹拓一旦四海橫流泯焉無復遺踪良可哀歎此書之刻使好古者相與讀之猶足想絕學于千載穆王吉日癸巳諸家所記皆言在趙州州廨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歸內府矣其說為信因附末卷庶廣異聞第石林諸跋其閒亦有謬舛而無別本可證不容臆決姑竢知者正之嘉定六年重五日吳興施宿書（石鼓音）

岐陽蒐狩實肇中興之美勒石紀功詞章渾厚足以補詩雅之遺佚（古文苑序）

周宣王狩於岐陽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鄭樵各為之音釋王厚之攷正而集錄之施宿又參以諸家之本訂以石鼓籀文真刻壽梓于淮東倉司其辨證訓釋蓋亦詳備按此編孫巨源得于僧寺佛書龕中以為唐人所錄甯爾則又在薛鄭之前二三百年矣詳考其文字畫音訓多與鄭本合

豈鄭為音釋時嘗得其本參校耶惟甲乙之次與薛鄭本俱不同今合諸家之說并摘經傳與可為證者載于下（古文苑注）

歐陽氏有石鼓三疑終則曰觀其字畫高妙非史籀不能作眉山蘇氏石鼓詩則曰勛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又曰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强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詞觀之則石鼓為宣王時物不必多辨矣（同上）

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朱子詩傳遺說）

岐陽石鼓之十章實雅頌之遺文殘闕磨滅或者得之千載之後而有周之全文尚可考蓋因蒐狩講武之作也（羣書考索）

左傳云周成王蒐于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于岐陽騁雄俊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何煒煌是也唐蘇氏載紀云石鼓文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昔周宣歌鴻雁方召聯翩賜圭卣不知韋詩云周文安所據乎歐陽永叔云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談而難信況傳紀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此說也梅聖俞亦

有詩云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剥文失行兵人偶見安碓牀云鼓作臼剜中央心喜遺篆猶在傍以臼易臼庸何傷神物會合居一方此與延平寶劍何異哉（韻語陽秋）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韋應物韓退之皆為歌詩以詠之歐陽永叔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漢魏以後凡碑大書深刻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刻淺宣得尚存然以余論之古物埋沒不見於世者多矣陵谷遷變此鼓或埋于土中或淪于水濱或隱蔽于幽僻之地至唐始見于世物雖古風日雨雪所侵未久摸打者亦未多故缺譌尚寡不可知也（庚谿詩話）

大都國子監文廟石鼓十枚其一已無字其一但存數字今漸磨滅其一不知何代人鑿為臼而字却稍完此鼓據傳聞徽宗時自京兆移至汴梁貴重之以黄金實其字金人得汴梁竒玩悉輦至燕京移者初不以此鼓為何物但見其以金塗字必貴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撫家後為大興府學大德之末集為大都教授得此鼓于泥土草萊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數後助教成均言于時宰得兵部差大車十乘載之于今國子學大成門内左右壁下各五枚為磚壇以

承之又為疏櫺而扃鐍之使可觀而不可近然三十年來摹搨者多字畫比當時已多漫滅者然移來時已不能如薛尚功鐘鼎欵文所載者多矣大抵石方刓而高畧似鼓耳不盡如鼓也（道園學古録）

史籀石鼓文薛尚功法帖所載字完于真本多故不更具真本在燕都舊城文廟鄭樵音不可信（學古編）

石鼓文前人音辨多矣然皆以斷文連屬曲取意義其字有不可識者亦強為之辭質諸真刻或前後相遠十餘字何其陋耶余舊藏甲秀堂小譜圖畫鼓形隨缺補字以意想像則我車既攻維揚及柳之句不止乎此因取真刻置几上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參以薛氏欵識及古文苑等書隱度成章因影得表其闕文不敢以己意填補依穆天子傳例補以圍方其有重文亦注于石不可識者闕音惟鄭樵音訓最為乖謬因削去不用昔淳熙間揚文昺以詛楚石鼓泰山嶧山碑作周秦刻石釋音其琅琊之碑不類秦文亦與叔入似未盡善今皆刪定止存泰山嶧山刻字併二世詔文正詛楚絆（縒）還遂二字共成一卷仍以周秦刻石為題號云至大戊申十二月魯郡吾衍序（周秦刻石釋音序）

六藝之一錄卷第二十九

錢塘 倪濤 撰

石刻文字

石鼓文題跋

溫彥威使三京得僞劉詞臣馬定國文云石鼓非周宣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也史大統十一年獵於白水遂西狩岐陽（姚氏殘語）

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茌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辨子卿姓馬氏名定國茌平人（中州集）

石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羣疑翟氏評周宣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于維字疑其不類古款于以可疑其意不逮筆于柳帛君庶等字疑其從長引短以取稱夾漈疑秦篆茌平馬氏疑宇文周所為（天傭先生集）

石鼓文始不見稱于前代自唐韋應物韓昌黎以為周宣王時史籀作後人因之遂紛然附會以資博古殊無稽據余謂宣王中興田狩選徒備見于車攻吉日之詩當時刻石宜不舍此而他取也昌黎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豈吉日車攻乃星宿而石鼓文反比羲娥乎況書取秦誓詩錄駟鐵車鄰等篇使秦地有石鼓文孔子何乃刪去而遺之乎設若誠為宣王故物距今二千餘年秦漢碑碣往往磨滅殆盡豈石鼓露立野處膚刻細文而獨不盡泯乎歐陽文忠公固疑其為宣王時事而鄭夾漈博考字學以為先秦之書溫彥威使三京又知其為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所作則非史籀書文明矣不然乃好事者蹈襲雅詩模倣籀文以欺後世如張霸僞古文書張天爵作三墳皆此類也天台熊仁本識（石鼓論）

岐陽石鼓唐韋應物韓退之謂為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為成王鼓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及獨歐陽永叔以為可疑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獨存趙明誠謂秦以前碑如此鼓又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堅頑難壞殊未然也至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所作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為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

命緯為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章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會雨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于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為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倣書則詩體倣詩亦無疑觀武帝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亦其一証也況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出三代者皆鍾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惟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為周穆王時書詛楚文以為春秋時書世傳比干吳季子墓碑雖皆刻石前哲已辨其偽漢書郊祀志起火昊顓頊歷三代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刻石前此未聞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為始始皇所以刻石者亦傳國璽有以先之耳韓韋臆度之語要不足據（焦竑筆乘）

金人馬定國嘗致石鼓字畫以為宇文周時所造作辨餘萬言余按元魏景明三年帝躬承弧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勒銘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紀所載今世尚有碑刻其詞有云慨岐陽之未訓又有彼岐陽由此觀之石決非宇文周之物也（陸友仁硯北雜志）

古篆之見于世者石鼓也非獨其筆畫之古雅規制之渾厚三代遺風宛然可挹或以為宇文周時所作者志無疑也（謝肇淛五雜俎）

鄭漁仲謂石鼓有秦權文亦周時先有此文而秦權用之耳金馬子卿謂是宇文時造焦弱侯以蘇綽傳魏文十一年狩岐陽考武保定元年又狩岐陽命綽倣大誥則詩體倣詩可知然當時何以不刻年月豈故為此迷後世耶（通雅）

草不隸、本篆、出于籀石鼓籀書蔚有奇秀學者不可不厭觀焉或問石鼓顯于李唐韓退之韋應物以為周文王宣王時歐陽永叔蘇子瞻謂非史籀不能作而夾漈以為秦文信乎曰以漆文知之（衍極）

石鼓文十其辭類風雅然多磨滅不可辨世傳周宣王獵碣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從開封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豈物之顯晦自有時耶鼓之所自先儒辨證已詳固不敢妄議然其文曰天子永寧則為臣下祈祝之辭無疑又曰公謂天子則似是畿內諸侯從王于狩臣述其君語天子之言可鼓之時世雖不可必但其字畫高古非秦漢以下所及而習篆籀者不可不知也迪自為諸生往來鼓傍每撫玩弗忍去距今三十餘年昔之所存者今又

已摩滅數字不知後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為之愛護哉間取鄭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數子之說考訂其音訓刻諸石俾習篆籀者有所稽云至元己卯五月甲申奉訓大夫國子司業潘廸書（石鼓文音訓）

烏乎三代之文字存于今者惟禹治水文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夫子比干盤銘延陵墓碣及法帖所載皇頡文二十八字間見商周彝款識而已夫蒼夏之文漫不可考吉日癸巳延陵墓碣數字而已比干盤銘世復罕用商周款識又不可得法帖所載翻摹失真然嚴正婉潤端姿旁逸銛利鈎

殺自然而無涯生動而神馮機發秀出惟石鼓文焉耳矣竇泉所謂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者哉言也惜其歲久剝落至唐始顯遂至紛々疑議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籀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今寔千有九百餘年理豈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況其右之質頑性堅若世為碓磑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中謂是秦篆因其以殹為也見于秦斤以丞為丞見于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為帝亦可為王秦自惠文稱王始皇

稱帝以為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殹丞字正當從山取奉丞高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獵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詩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溫彥威使三宗以為後周文帝獵于岐陽所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而云也尤為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唐以來苟能書者如斯冰蝯邕諸人皆名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詩詞嚴古尤非古北朝時所能到者且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

此不足疑三也故今斷然以為宣王田狩之詩而史籀之書也蓋宣王田狩岐陽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于一時若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者其詞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修備之詞一也麀鹿麌麌麀鹿趚々獸多之詞同也車攻曰四牡龐々四牡奕々吉日亦曰四牡孔阜蓋即石鼓趕々六馬四馬其馮之謂也它如駕言徂東駕行言狩即我其用道之謂也曰之子于苗即君子之求之謂也曰選徒囂々徒御不驚即徒馭孔庶避从既簡之謂也曰建旐設旄悠々旆旌即其旃馬存之謂也其曰赤芾金舄即華勅填々

之謂也曰會同有繹即來樂天子之謂也曰次拾既佽弓矢既調即秀弓孔碩彤矢〻〻之謂也曰兩驂不倚不失其馳即左驂旛〻右驂騝〻之謂也曰助我舉柴即我庶允異之謂也曰大庖不盈即我公謂大書不余友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即君子乃樂天子永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即日維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既好即田車既安我車既好之謂也曰從其羣醜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即我以隮于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來遺〻之謂也曰儦〻俟〻即麀田若攴之謂也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即秀弓時

射〻之旋〻之謂也曰漆沮之從即于水一方之謂也曰遭此大兕即我毆其特之謂也又況石鼓漫滅者其文繁而不殺不若車攻二詩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刪削也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定為三百十一篇此類是也若以不見收録而遂疑之則論語所引素以為絢兮偏其反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前人音辨者多皆有得失或前後相遠者有之或多寡不同者有之歐陽集古所録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胡世將資古所録雖後出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吾衍氏比資古又加三字余得宋時搨本雖不能

如集古資古吾氏所載然比今世所有者極為精好因裝潢成軸每鼓後以釋文補之其闕文依吾氏潘迪補以圍方朱書杜甫以下諸賢詩文時一觀焉則儼如對古人矣時洪武乙丑夏五月朔後學趙古則書（鐵網珊瑚）

石鼓文隋唐以前未見紀録自蘇勗而下名公闓人稱述者始衆或以為周宣王時太史籀所書或以為秦人之篆或比為西魏後周之制作評論紛更莫之適從雖歐陽文忠公之博古猶未免以其文細刻淺歷年深久而不漫滅為疑焉余友趙君撝謙獨能貶畧舊文辨正浮議定為籀文而不惑其高

見遠識可謂度越前人什百矣然前人皆以十鼓為十篇余則以為一詩而十章不知撝謙以為然否嗟乎自周宣王時逮今二千餘年石鼓之顯晦每有關于世運之興衰今自變故以來其存殁未可知而璮包肇運金填櫝護固不可復得乃得吾撝謙訂正而發揮之其亦籀文之幸也與吳但跋（同上）

岐陽石鼓文周史籀所作昔人以為宣王時物銛利鉤殺為大篆之祖自後别為十有三源分泒衍而見錯出若李斯崔駰蔡邕李陽冰諸前烈以篆名家者率本于此昌黎韓公眉

山蘇公詠歌深致重馬舜江趙先生搨讖得古刻完本裝潢成軸躬為音注參考互訂用車攻吉月詩比類而同之至謂周雅偶刪削蓋昔人所未發之旨所書篆隸渾厚高古如見史籀于千載之上觀人文以化天下者舍搨讖其誰哉時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鄉貢進士將仕佐郎廣信府儒學教授四明鄭真識（同上）

石鼓凡十相傳為周宣王時史籀小篆歲久刻淺字多不可識非秦漢以來之人所能為也（格古要論）

宣王時石鼓文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並行（潛溪集）

右石鼓文十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于後在今北京國子監此刻鄭夾漈定為秦篆歐陽公集古録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細淺刻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余謂石鼓文決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為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歷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裁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也三代鍾鼎自秦之為前未嘗見稱於世而後來田夫牧子往〻出之荒野埋沒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獨致疑於石鼓哉（東里集）

石鼓文并音訓在今北京國子監先聖廟門內始余欲求之而未知鼓之所在永樂七年來北京乃見之於此欲摹拓其文未暇及而歸後四年扈從再至又明年始摹得之深加愛惜乃令工人裝潢成卷并録韋韓蘇之詩歐陽公王順伯跋尾於後以藏於家蓋自宣王至今二千二百六十餘年矣而猶存此刻信物之奇古莫有先於此者然考其文之所存則其漫滅剝落已十之八九當歐陽公為集古録時尚存四百五十六字後二百二十八年當元後至元巳卯國子司業潘

廸為音訓時所存猶三百三十九字當時已惜其剝落之甚又後有七十有六年至今永樂十二年甲午則僅餘二百七十八字矣就二百七十八字中皆缺難辨字或存半體証以音訓而後可識者又九十八字蓋其歲月益深則摹滅益甚加以摹拓椎擊之多其不能無損缺亦理勢然也昔王順伯居宋南渡後不獲見此鼓而甚貴其文以為難得況至於今又二百餘年其可寶貴當何如也故并述其年歲之久近其文之多寡使後乎今者得以此參考（素齋集）

右石鼓文宋代搨本洪武中藏於餘姚儒者趙古則後歸于

家石鼓昔人論之詳矣趙氏跋謂溫彥威使三秦以石鼓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而斷其繆妄予按姚氏殘語云彥威使三秦此得之偽劉詞臣馬定國然亦非也金元好問編中州詩定國小傳云仕金翰林學士考石鼓字畫定為宇文周時所造作文辨之為有餘言元天台劉仁本為石鼓論本之定國而斷其非史籀之書二子繆妄固不俟言跋復謂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繆稱如是而以其言為可信予觀應物退之其去後周似為遼闊勗貞觀時仕吏部侍郎視後周則誠未遠又按李嗣真書後品張懷瓘書斷亦皆以

石鼓為史籀書嗣真高宗時人而懷瓘老於開元則稱石鼓為籀書者始於蘇氏繼於李張而退之直據之耳古則字撝謙宋宗室之後讀書博古尤精字學所著有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二書嘗仕廣東瓊山教諭卒於官（金薤琳瑯）

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于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其一鼓已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予近見傳師跋謂數內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於閭里果獲一鼓字雖半缺驗之書體真得其蹟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乃知第十鼓其先蓋嘗有偽為者至傳師而真鼓始復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向跋邪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京師詔以金填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取之至元乃輦至京師置於國學廟門之下予按胡氏將資古錄云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禁中即保和殿也若王鄭之未知

其遷徙存亡蓋當是時北方非中國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又觀之虞伯生云金人得汴梁鼓亦北徙留王宣撫宅々後為大興府學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置之國學大成門內則淪入濟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說皆不足信不知二王何從而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即元之舊地予官禮部時嘗命工搨之字多漫滅較之宋本僅十之二三而已（仝上）

石鼓詩在太學湍迪有奇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予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蓋全文也嘗刻之木以傳矣

然都元敬金薤琳瑯劉梅國廣文運所収仍是殘闕四百九十四字今蓋亦未見此也（丹鉛錄）

石鼓文韋應物以為周宣王臣史籀作韓退之蘇子瞻皆以為然而後或以為後周宇文時所刻則疑之界之甚矣予按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蝌斗籀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可疑一也觀孔子篆比干墓及吴季札墓尚是科斗則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又按南史襄陽人伐古塚得玉鏡竹簡古書江淹以蝌蚪字推之知為宣王時物則宣王時用科斗書可知矣鞏豊云岐本周地平

王東遷以賜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田獵是詩之作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地秦地也字秦字也其為秦物可知此說有理予竊信之書以俟知者（同上）

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為韋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模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元潘迪氏音訓一碑二百年前物也惜夫遺墜字無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苑此文特軋卷首良錄年歷遠在音訓之先然迪所遺墜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多有音釋與古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之外見其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為深慊又迪所訓釋君子員員邋邋員斿二句牽合紕繆重堪嗤鄙原古人書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點更不復書此易耳見迪既誤讀君子員員邋邋員斿遂復臆釋云員員衆多貌邋邋旌旗搖動貌此豈特文法大戾書例亦大昧矣君子員員或何訓詁邋邋員斿或何語言不知妄作乃所謂鄙書燕說也一偶若此餘奚取哉慎昔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語慎曰爾為石鼓文奚乎則舉潘薛鄭三家者對先生曰否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諸家斯下矣然本隻字存將恐久而遂失之也當為繼絕表微手書上石

又作歌一首蓋冊書未竟而先生已棄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維耳言未墜手澤莫續天固愛寶奈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錄為一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韋應物韓退之蘇子瞻歌三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末藏之齋閣以無忘先生之教云（升菴集）

慎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賓泉所云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休傳胡世將所云岐下有摹即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於太學作歌紀之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鼓音皆言其文可見者四百七

十有四梅聖俞贈逸老以石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凰以兹今所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有神物護持耶得之不啻實玉大弓矣歐陽公獨言漢桓靈世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疑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謂隋氏藏書最多其所志所錄自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具而獨無石鼓遺文缺細不宜如此嗚呼歐陽公所見繆矣隋藝文志所收固博矣寧無絓萬而漏一乎試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歐陽公雖復生亦必心服焉後周吏部侍郎蘇勖云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此可證一也唐章懷太子賢注漢書鄧騭傳遺元二之災引岐陽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此可證二也高宗時李嗣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鬼哭稟〻史籀湮沒陳倉籍甚此可證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周太史〻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縣李斯小篆兼采其意此可證四也徐浩古跡記云史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邕並為曠絕此可證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久已訛此可證六也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

石表功兮煒煌〻喘息逶迤相扎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證七也至德中竇臮述書賦云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之狀也若生動而神凭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又云周秦漢之三賢今日驗之所先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其弟蒙注云史籀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上篆文今見打本此可證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稱贊至矣歐陽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何合八公紀述及韓而九〻徵至而不肯得矣歐九泉不讀書耶此公蓋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所作河圖洛書不足信何有于石鼓乎東坡之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所好者耶他若周越法書苑樂史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錄王深甫故跡遺文張師正倦遊錄胡世將資古紹志錄所云云不暇縷〻可覆視也宋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筆致于府學之門廡護以一本櫺鄭樵石鼓音云鼓亡其一皇祐四年　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于是乎足梅聖俞贈雷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吳祭酒長詩畧云我欲效韓非痴狂至寶宜列孔子堂其後徽宗大觀中始移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元人移之太學

刻潘迪釋文今以畢先師之志遂詳述其說以郢正於海內大方家云（同上）

石鼓文字畫奇古皆云史籀書不知何時徙置北太學門廡下字畫漫過半矣升菴得唐人拓本于李文正所凡七百二字蓋全文於潘迪音訓間有異同然無從復考（金石古文）

蘇公石鼓歌乃鳳翔八觀詩之一公為鳳翔推官因覧古遺跡賦詩非若昌黎見紙本而作也故其詩曰舊聞石鼓今見之而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見東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釋兼具升菴集中稱六百七十五字完好無譌丹鉛錄

又云得唐人拓本凡七百二字蓋全文不覺自相矛盾大石鼓宋初已亡其一止有九枚皇祐間向傳師始求得之歐陽永叔云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梅舜俞詩亦云四百六十飛鳳凰東坡官鳳翔日又在永叔舜俞之後郎有手拓本亦不過四百六十餘字而已豈得全文具備乎然則用修特欺人罔世之辭爾既易以今文傳之秦人無識遂以楊本載入陝西志又從而刻石臨朐馮汝言嫡古詩紀亦用其文學者所當駁正也（異蝶齋小牘）

石鼓詩辭與三百篇同文者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二句爾楊用修增益之于是六轡沃若我來自東會同有繹或舉式文忠率左右嘗同者不一又竄入尚書歸格藝祖之文自來諸家釋石鼓未嘗有是文也（鴻雪錄）

石鼓詩先儒辨論至多蓋風雅之遺鼓今在北監予為國子司業時慮其日泐也欲為鑰之而不果別有樹碑一元司業潘迪以今文寫之仍其舊闕潘仕大德間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時嘗謂石鼓其一已無字其一惟存數字潘虞相去不遠其言如此今去之又將二百年石可知矣詩之存者頗賴諸家文字集錄以傳石顧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

仲捜訪剖釋靡餘力矣咸存斷闕焉歐陽公集古所錄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僅多九字乃稱先世藏本在集古錄之前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視資古又前矣又前之則韓文公所見紙本已謂毫髮備盡復有年深闕畫之歎韋應物亦謂風雨闕訛而杜工部直云陳倉石鼓久已訛其上下世數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尤號博雅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闕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款識諸作斯亦勤矣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每鼓列行裁分為十而章句次第又與諸家不

何子行介士未嘗入燕止於畫中見鼓爾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乃爾耶此詩出於修撰揚用修慎若所從來果有的據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闕疑之為愈也（金臺紀聞）

石鼓文辭既深典出入雅頌而書法淳質足史籀亦其為宣王田獵之語可據歐陽公獨以臆見疑之為書家諸學士股擊始無地可容若以夫子之所不應刪則非也詩固有夫子之所未盡見者此石今猶在太學而人不知護持豈亦所謂舍周鼎而寶康瓠者耶（弇州山人稿）

史籀取倉頡形意損益古文或同或異轉相配合加之銛利鈎殺為大篆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書以其官名故謂之史書以別小篆故謂之大篆今之石鼓文是也（游鶴堂墨藪）

石鼓文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置保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之靖康分裂之後拓本絕不可得至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於後置北京國學于是搨本日以廣而字畫之存者僅三之一耳且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一驗也若今之轉摹者則謬甚矣（同上）

岐陽石鼓文有謂周宣王獵碣者惟董程二氏以左傳成有

岐陽之蒐證之鑿〻有據其畧曰考之書天子大蒐會諸侯施命令非常事也史不得無書若宣王蒐岐郎周史失之列國不得並逸胡後世無聞焉則為成王信矣其言真如嶽峙不可復撼第廣川有其學有其識有其辭而無其筆故不勝藤葛斜纏確論反晦耳鄭樵謂為秦惠文後及歐陽三疑皆瞽說迷謬不足與辨韋應物謂為文王之鼓宣王刻詩真如火君古强之徒曾目覩其事也何物又有馬子卿者以為宇文周時作一似無目者益大可笑樵右謂石鼓者立碑之漸千載名言至謂以石為鼓緣其土地之所出則非也古人制作尚象不為虛器豈止以地之所出苟且不法耶觀九州貢物攻玉制器無一不窮極奥澈以石為鼓何所取則乎今石鼓在太學聖廟戟門左右寶護無人冬輙篝火撫搨燬剝日甚余曾手摩其文與鼓形了不似其堅類玉故能久存然石形之自然火加琱琢旋轉刻文行字或六或七必華山前石之堅潤者與此無異想當時因有佳石即刻置蒐所而已第文無不典字無不雅民休王遊自加實愛此三代有道之長也非以後世竭力徵石造天無秘刻能繡嫡篆籀置守妄意垂遠然不一轉盼旋雜野火能得鬼神呵護至今哉悲夫余

既其滿成而題曰周岐陽石古文欿以成王時物而不以鼓名足刊古今之謬（金石史）

鼓文出入雅頌書法淳質出周宣王史籀筆無疑都元敬楊用修王元美諸人辨之已詳余借得一本雖唐拓特甚真三代物也古人有以為秦物者已非又有以為宇文周物者尤可笑歐陽公最號博雅乃亦疑之遂令後人譏駁無地自容矣今石猶在太學門內余從李典籍又覓得此本漫滅視余借本尤甚而護持無人惜哉（石墨鐫華）

岐陽石鼓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

則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後搨本絕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書畫史）

東坡有手鉤石鼓文篆籀全音釋備遠勝潘迪等所錄（紫桃軒雜綴）

按古文苑所載石鼓文稱孫巨源得于佛書龕中蓋唐人所錄僅四百九十七言耳章樵為之考正集釋又薛尚功鄭樵潘迪諸家咸有音訓然有闕文非所增益楊用修自言受學于李文正公得蘇文忠舊本蓋七百餘字易以今文傳之陜西誌亦載此文其文悉與搨本同而字畫訓釋頗異（古詩紀注）

都城東北艮隅膺其坊曰崇教步其街曰成賢國子監在焉

國初本北平府學永樂二年改國子監左廟右學規制大備彝倫堂之松元許衡手植也廟門內之石鼓周宣王獵碣也其質石其形鼓其高二尺廣徑一尺有奇其數十其文籀其辭（頌）天子之田初潛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取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十數乃合宋大觀二年自京兆移汴梁初置辟雍後移置保和殿嵌金其字陰錯〻然靖康二年金人輦至燕剔取其金置鼓王宣撫家復移大興府學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為大都教授得之泥草中始移國學大成門內左右列焉石鼓自秦漢無傳者郡邑志

云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勉紀其事曰虞褚歐陽共稱古妙蓋顯聞于唐初自是表章代有矣唐自虞褚歐陽外則有蘇勗李嗣真張懷瓘竇臮徐浩杜甫韋應物韓愈宋則有薛尚功楊文昺歐陽修梅詢蘇軾黃庭堅張師正王順伯王應麟趙明誠鄭樵元則有楊桓熊朋來五衍潘迪吳萊周伯溫而我朝楊修撰慎以為鼓發聞已先晉王羲之唐章懷太子嘗言之言鼓者表厥攸始也言人人殊謂周宣王之鼓韓愈張懷瓘竇臮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焉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趙明

誠也謂成王之鼓程大昌董逌也謂宇文周作者馬子卿也鼓文今剝漫而可計数其方要當六百五十七言先所存無攷在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揚慎乃曰正德中存字僅三十餘據今搨本甲鼓字六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七戊鼓字一十二己鼓字四十一庚鼓字八壬鼓字三十八癸鼓字六共三百二十五字存惟辛鼓字無存者（帝京景物畧）

元初都城學廟燬于兵王檝取舊樞密院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岐陽石鼓列廡下石鼓迄今無恙檝功也（因樹屋書影）

石鼓凡十相傳為周宣王獵碣而唐韓退之作歌至云陋儒編詩不収入二雅褊迫無委蛇今讀其文皆淺近之辭殊不類東攻吉日之閎深也金史馬定國傳言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紀引據甚明楊用修最稱好古而亦曰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篇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予獨以其辭不足儕于二雅而疑之今在國子監先師廟戟門左右（金石文字記）

言獵碣者多指為宣王之鼓蓋緣文有我車既攻等語與小雅相似爾然古人句法相同毛詩中多有之不得執此以定其為宣王之鼓也又于岐有成陽之蒐則見于左氏傳可為明徵似三監既平破斧缺斨之後簡車定修戎備于先王肇基之地其文有曰害不余及亦猶鴟鴞之詩所云良敢侮予也（書學聖蔡）

岐陽石鼓文或謂周文王時作或謂宣王時作或謂秦惠文後始皇前所作或謂宇文周所作獨程氏大昌以左傳昭公四年椒舉稱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注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謂鼓當刻于此時可謂明徵矣董氏逌又引权向建置茅蕝一節更足發明其為成王制作益無足惑矣皇甫氏帝王世紀成王營洛邑後都豊鎬淮夷徐戎及奄叛乃大蒐岐陽東伐淮夷按此與左傳注先伐後蒐似相背矣然以愚論之武王克商嘗散牛歸馬戢于戈櫜弓矢示天下不復用意天下不復叛也無何祿父益兵三監煽亂殽函以東非復周有于是出既戢之干戈而復稱之收既税之牛馬而復駕之名既散之卒甲而復伍之就岐陽而講武即蒐田以用衆亦事理之不無者然則以文考之天子嗣王成王也公周公

也君子則邪甸侯衛及三事六官之屬其文則史臣之筆是時史佚作虎書魚書鳥書非頡禹之後至籀始更其文也如銅槃銘詛楚文體皆瑰異非蝌非古是周時諸文並行籀特其一種爾王氏采摹勒汝帖倉頡夏禹欵識封比干墓銅槃之後先次以岐陽石鼓然後列史籀書則未嘗以鼓文為籀書也若夫宣王東都之會雖見于詩其時玁狁蠻荊騤然不猜既用兵于鎬東之徐淮顧治兵于鎬西之吳汧非所以順人情而擣先聲矣鄭氏樵又以斤權文同目為秦作復以秦稱王說附會天子嗣王之文夫秦雖稱王未嘗自居帝制臣

下稱君亦未有稱公者況斤權之文雖刻于始皇之世亦必先有文而後有斤權文未必為斤權而作故止可曰見不可曰出也且何以知秦人必用其自製之字無一字沿襲且小篆始于始皇則前此亦用舊文矣至于十鼓其一為臼疑鄜餘變從置學宮時已然故昌黎詩云故人從事左右輔為我量度掘臼科也及五季都洛鳳翔學校荒穢土人因其已臼乃復臼之爾（公上）

程大昌雍錄極辨石鼓非宣王物予獨取之蓋後周之說固謬妄不足論即謂出于宣王及秦人者亦皆未詳本辭攷爾

予謂中興詩尚簡潔秦風辭多險峭而石鼓閎碩典雅頗近東山七月之遺響宜為成王之詩一也以為秦作似宜在平襄文之間蓋襄公始命有田獵之事而文公嘗東獵至汧渭又伐戎収地至岐爾時秦未嘗稱王安得嗣王天子之名乎二也秦故保西陲地遠鳥鼠若獵于岐陽是自西徂東不應言我來自東三也秦時才得列為諸侯獨以赤馬黃牛各三溪祠西畤竇雞之類安得有進獻用特歸格藝祖之禮四也且以為宣王詩則是時猶都鎬而岐在鎬西自岐畋罷還鎬又不當云駕言西歸也五也蓋成王伐奄歸而蒐于岐奄在

東方故曰我來自東凄〻零雨又曰駕言西歸此蓋追述歸時道路之艱苦有勞人恨士之思焉與東山極相類或即是周公所作當時始絀殷命淮徐煽亂方用兵之際故東伐淮踐奄歸復蒐岐以燿兵講武其云告于太祝即周禮太祝之職所謂軍歸獻社則前祝是也且周公無逸以嗣王稱成王立政又云告嗣天子王矣則所稱來嗣王始尤為成王無疑（匡林）

春秋左氏傳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氏注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竹書紀年成王六年大蒐于岐陽

又傳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蕝然則石鼓是成王物傳有明徵此廣川董氏洪隨程氏說然斷以為成王之鼓也夫春田曰蒐今繹其詞時則雷雨地則淖淵洪則舫舟草則若華木則楊柳名魚鱮々于水一方維舟以道或陰或陽春時景物宛然在目其為蒐于岐陽時作乎或乃以我車既攻二語同于小雅因定為宣王之鼓然詩三百篇々不當同有叔于田則大叔于田以別之有杕杜則有杕之杜以別之使果皆為宣王時作則于苗既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矣于蒐宜復仍用其辭詩人不若是之詰窘也惟因

二語與小雅同即此可辨其非宣王之鼓蓋鼓是成王文宣王中興紹其先志因而用其辭此所謂復古所謂展也大成云爾（茹古錄）

石鼓文不見錄于詩說者紛々要未探其本竊意古人著作或范金或刻石或作冊各有所施范金刻石者未必復書于冊太師所掌之詩皆書于冊而不及金石孔子特取太師所掌而序之宜于石刻未見錄也（炙硯錄）

十鼓自甲至癸諸家詮次先後不同匯山潘氏所序蓋依國學位置近見嘉定孫氏史序董逌本以潘氏第六鼓為第一鼓曰王命除道也第十鼓為第二鼓曰至岐陽而禱祃也第八鼓為第三鼓曰簡車馬也第一鼓為第四鼓曰六事之人師武臣力也第三鼓為第五鼓曰天子親田柴獲之盛也第四鼓為第六鼓曰田畢教獲也第二鼓為第七鼓曰陳魚也第七鼓為第八鼓曰先君包也第五鼓為第九鼓曰從流而歸也第九鼓為第十鼓曰班師休士也其義又與薛鄭諸公有別（責浦輯聞）

南京府學明德堂後有天發神讖碑石凡三截北京國學廟門有獵碣鼓凡十枚一為吳皇象書一為周史籀書皆篆學

之祖也鼓今在岐陽之野一徙而置鳳翔學宮再徙而置汴保和殿三徙而至燕王宣撫宅四徙而至今所當日保和殿中如詛楚文及文翁禮殿繪像咸在今存者惟此十鼓攷宇文懋昭大金志正隆三年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歲深久多為妖變悉令毀之而此十鼓獨無恙且剜為臼而文不傷剔其金而字猶在信有神物呵護者然（兩京求舊錄）

補遺

永樂之初餘與餘姚柴廣敬同被簡入翰林講學之暇因論及石鼓文廣敬為道其師趙撝謙得善本審定為周宣

王時詩史籀所書無疑永樂十一年予從太宗皇帝來北京乃得見石鼓於太學門下亟摹搨成卷間一展玩惜其訛闕已多時廣敬去世七八年欲求趙先生所藏卷一觀無繇補其闕文而不可得今稽勳員外郎柴蘭廣敬侄也忽持此卷示予閱之信為善本而趙先生之文援引切當辨論真覈真博雅君子哉廣敬純謹該洽不媿其師而蘭亦甚似之先生之所以教者可知矣卷留予閣中凡兩日、得從容觀覽俯仰今昔為之慨然（王文端公集）

周宣王石鼓文十其義與車攻吉日之詩相類而辭亦間有同者鼓距今垂二千三百餘年散而復合晦而復明意者神物護持如韓昌黎之所言哉不然何歷年之遠若是也宋薛氏尚功鄭氏樵施氏宿王氏厚之各為訓釋不能無議焉者如以時作峙矢作夬黍作霧外訛甚多不可殫舉然諸家皆為模本所誤石鼓蓋未之見也元潘氏迪取諸家說更為考訂間亦以姿作郎阪作陂夫迪親見之猶混魯魚刻諸家予滋躬詣鼓旁詳加摩玩之文漫剝者猶隱然有迹可辨也乃筆之以歸沈潛其義參攷諸說是者取之誤者正之其未詳者不敢強為之說鼓之所自諸家考辨已明不復容喙乃以王氏辨疑及古今歌咏附載於後以見是鼓也直為周宣之物好異者不煩嘵嘵云正德戊寅秋九月望古絳陶滋序（石鼓文正誤）

石鼓文據楊升菴慎金石古文載其全文謂得唐人所拓本於李文正公家余讀而驚嘆已録于京師古石考中然陸文裕深謂石鼓文經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搜訪靡餘力咸存斷缺歐陽公集古録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録僅多九字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録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近世吾衍子行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缺字列錢為文以求韋句又參以薛尚功諸本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如楊用修之所從來果有的據固是千古一快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闕疑之為愈然細讀十詩古致翩翩恐非用修所能辨然用修謂得之李文正家而文正懷麓堂稿絕不道及何也（孫承澤庚子銷夏錄）

余家有宋搨薛氏石鼓文自跋云右岐陽石鼓周宣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剝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於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刑尚在姑勤於此與

好事者共之辟帖余得之故内精工之甚恐後人並此不見矣（仝上）

六藝之一録卷三十

錢塘　倪濤　撰

石刻文字

蒼頡石室記

蒼頡藏書臺有碑文二十八字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任昉述異記）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為藏書室周時自無人識逮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金石略）

蒼頡陽虛山丹甲青文石刻上天垂命皇辟迭王　河圖玉板云蒼頡為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文祇二十八字景刻於陽虛之石室李斯止識八字曰上天垂命皇辟迭王今已不可尋矣

按為帝南巡作一句為音去聲言奉黄帝命而代之南巡也（升庵水集）

周初有於倉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辨其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通叔識十二字而不傳妄也或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適識之余不信也詳考二卯乃魅

謨所纂黑帝安和國主某文也、（上仝）

堯碑舜碣

崆峒山有堯碑舜碣、皆籀文、伏滔述帝功德銘曰、堯碑舜碣、歷古不昧、（釋適之金壺記）

石虹山堯碑

石虹山堯碑、在餘干縣、凡三十八字、（楊慎法帖神品目）

神禹岣嶁山碑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韓退之岣嶁山詩云、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猨猱悲、註曰、岣嶁者、衡山南嶽別峰之名、盛弘之荊州記曰、南嶽周迴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徐靈期南嶽記曰、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韓昌黎集）

衡山寔無此碑、韓詩所紀、蓋當時傳聞之誤、故其辭章自為疑詞以見微意、劉禹錫寄呂衡州溫、亦云、嘗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螭虎形、蓋亦得於傳聞也、（朱子韓文考異）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也、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為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為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岣嶁峰、又傳在衡山雲密峰、昔有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摸刻於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朱張三公求一見而不可得、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一奇矣、禹碑凡七十

七字與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丹鉛總錄）

禹碑在祝融峰、重刻者有二本、而隸釋亦微不同、大抵多以意會耳、非必盡能識之也、按昌黎歌科斗拳身薤倒披鸞漂鳳泊拏虬螭、是書形勢、亦誠有之、及讀盛弘之荊州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此碑沉埋已久、不當泰以蝌蚪之足、但銘辭雖古、未諳聖經、極類汲冢周書穆天子傳中語、豈三代之季好事者托大禹而刻之石耶、然宣王石鼓文、亦多類是、似史有不可曉者、予直以爲即秦以前文、摘勝作西京後人語而用修所謂龍畫傍分螺書匾刻、不啻倍嶧山瑯琊也、留此以冠諸刻、（弇州山人稿）

禹碑七十七字、在衡岳雲密峰、楊用修得之張僉憲云、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游南岳、脫其文、刻於岳麓書院、用修又刻於滇中安寧州、近世楊時喬又刻於棲霞山天闕巖子所收二本其一稍泐、跋數十字尤不可辨、隐隐有何致字、當是子一舊本、其一則楊時喬刻也、用修謂昌黎夢得晦翁南軒諸人皆求之不得、而已得之、以爲奇、而王元美復疑之、謂銘詞未諳聖經、類汲冢穆天子語、何也、用修金石古文并楊時喬皆注隸釋互有不同、元美亦有二本、釋亦不同、時喬本出自元美

後、元美所得、豈即何子一楊用修二刻耶、何其牴牾同也、但其文所謂龍畫螺書、鸞漂鳳泊、雖經摩刻、猶可想見古人情不得衡岳石工蹟耳、（石墨鐫華）

吳越春秋云、禹按黃帝中經見聖記在九疑、天柱號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玉字、禹乃南巡登衡嶽宛委山、得治水之記、今岣嶁山有禹科斗碑、向藏地中、韓退之劉夢得並有禹碑詩、皆聞而不及見、國朝嘉靖初、有人掘地得碑、遂摹榻傳世、楊用修沈鎰各有釋文、湛原明有跋、徐靈期南嶽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即此碑也、（誤蒼）

神禹碑、在湖廣衡州府北岣嶁峰、又云在衡山縣雲密峰、科斗文、唐韓愈詩、已謂事嚴跡密鬼莫窺、宋蜀士因樵夫引見搨得七十二字、皆不可曉、尋失所在、今摹本存、（古今書刻）

衡山禹碑、爲螺匾篆法、蓋神禹變伏羲龍畫而爲螺形也、（明辨）

（類函）

李豫亨曰、子嘗登岳麓山、見大禹碑文、其碑乃石壁數十丈鐫字如今刻、刻後字跡尚多、皆浸滅、不知刻自何人、乃科斗書、應是三代時人刻也、後人勒字後之浸滅處、刻曰右帝禹刻、寔非全文也、今見有楊升庵諸公譯文、大都依約其字文

耳、恐非窆見、大禹周流天下、鑿龍門、疏砥柱、皆無刻、而獨刻之岳麓何哉、

禹碑文曰、承帝曰嗟云云、凡七十七字、此豈唐虞語耶、其文與唐小說無異、因載於後、唐大曆中、有人獨至鳳凰臺、見一男子與一婦、相和而歌、聲徹雲際、歌罷、其人迎視、乃二獸、一頭豬而體特高、蔚有文彩、一類龍而小、兩體純黃色、其人驚走、遇行者語其故、共往、寂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竹策幾毀、文不可辨、惟首隸書、地出梓桐、偽夫厥衆、邪去立言、灌平獲誦、於古有文、下傳斯人、慈心勿用、童冠日輪、三十二

字、其視禹碑何異、觀此則益知其贗（金石史）

自韓以前、未見此碑、何子一始得之祝融峰下、手摹以傳、及衡山令搜訪、已迷其處、字奇而不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可斷其偽（金石文字記）

盧山上霄峰大禹刻石紀功碑

盧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緬然、與霄漢連接、秦始皇三十六年、嘆斯嶽遠、遂記爲上霄、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周廻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爲瓌異、上生林木、而飛禽罕集、言其

上有玉膏可採、所未詳也、耆舊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紀功、或言秦始皇所勒、然歲月已久、莫能辨之也（水經注）

盧山紫霄峰、石室極深險、人不可至、禹刻字大如掌、有好事有縋而下、摹得百餘字、字奇古不可辨、惟洪荒漾予乃攆六字可識云、（一統志）

石室極深險、有摹者得百餘字、僅鴻荒漾余乃攆六字可識、

在江西南康府西北廬山紫霄峯（古今書刻）

大禹巘刻字

大禹巘在湖廣黃州金簡峰、東吳越春秋云、禹傷父功不成

乃赴衡山、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攷其間有石高數丈、而中斷之、聽石下有水聲、號斷石源、崖上有刻字云、玉砌之水、如乳甘香、人得一啜、比久天長、（名山記）

禹篆

夏禹書十二字、見法帖、未詳出處、（金石略）

水經注云、會稽覆釜山亦有禹書、任昉述異記曰、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以紙摹之形類禹刻、（丹鉛總錄）

巫山峰頂古篆

巫山峰頂古冢邑人向蔦言云尚存、（法帖神品目）

峴嶁室題字

題峴嶁室字方一丈、其體四角垂芒雲脚書秦用刻符書有雲脚體、（帝王之聖記）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山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爲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

畫亦奇怪、上人謂壇山爲馬蹬山、以其已字形類也、慶曆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摹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遂命工鑿山、取其字龕於州廨之壁、閱者爲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集古錄）

右吉日癸巳字、世傳周穆王書、按穆王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此字筆畫反類小篆、又穆天子傳史記諸書皆不載、以此疑其非是、姑錄之以待識者、（金石錄）

穆王登贊皇山、以望臨城、置壇此山、謂之壇山、圖經云吉日癸巳、誌其日也、皇祐五年、武臣李忠祐爲守、命工鑿取其字、以別石加灰補之、俾方正、上題書曰、癸巳之記、龕之州廨、（復齋碑錄）

唐以前皆無所傳聞、而世定以爲穆王書、自宋景文和發之、且以穆天子傳爲證耳、然字畫奇古、信非秦漢以後遺迹、余始至汝南、同年生林處爲河北提舉學事、亟往求之、處見寄纔兩月、以書報曰、此字近詔取藏禁中、不可復得矣、此書初在贊皇山中、後武人爲守、鑿山取之、好事者常爲歎惜、今乃因得輦置嚴近、則前日未爲不幸、然余求之稍緩、几遂失之、故今尤爲可珍也、（葉石林跋）

諸家所記皆言在趙州州廨、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歸內府矣、其說爲信、因錄之以廣異聞、（施宿跋）

吉日字與周淮父卣、角頊父鼎、齊侯鎛鐘、諸款識合、字形多類石鼓、明誠已信石鼓爲周人書、不當於此而疑之、（宋濂潛溪集）

贊皇縣壇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字、曰吉日癸巳、筆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狀、地荒且僻、歷數千年鮮有知其奇古而往寓目者、雨漱風射、日銷月鑠、幾何其不遂湮沒、廣平宋公皇祐四年秋九月、自亳社之鎮鎮陽、趙其屬郡也、公過趙日、嘗訪此字於士大夫間、爾後郡守王君、使縣人尋訪得之巖石

之上、令劉莊者同留工鑿取、輦置歸我、時人始驚、觀者日至、噫、此刻埋沒、人不知識、因宋公一言、今遂出幽晦、取愛重於世、石雖不能言、其亦可謂得所遇矣、中祐昔聞其缺、近幸權守於此、而覩其真、且惟經歷之遠、一旦圯剝、或墜於地、失前賢絕之迹、迺俾闢石栅、庋括以堅木、鑱廳事右壁而陷置之、覆蓋固護、庶永存而無圮、時五年孟夏廿一日、權郡事李中祐記、

右吉日癸巳四字、相傳為周穆王書、刻贊皇縣壇山石上、晉衛夫人謂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蓋指此也、歐陽公集古錄、謂慶曆中、宋尚書祁在鎮陽、嘗摹此字、而趙州守將命工鑿山、龕其字州廨之壁、聞者嗟惜、趙明誠金石錄、謂穆王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此字反類小篆、而疑其非真、予家舊藏此刻、蓋宋搨本、有皇祐五年權郡事李中祐跋、以其罕傳、錄之如右、李跋謂皇祐四年宋公過趙尋訪得之、縣令劉莊督工鑿石、輦置歸我、則宋公之摹字在皇祐、而不在慶曆、縣令鑿取以歸於州、則龕置州廨者中祐、而鑿石非其人也、我朝宋學士景濂、嘗摹其字、重刻浦陽山房、仍自為跋、謂吉日字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鬲、齊侯鎛鐘、諸款識合、又謂字形多

類石鼓、明誠已信石鼓為周人書、不當於此而疑之、予觀李跋、既得其真、惜歐陽公之未見、而學士又考據精當、足以祛後人之惑、又按宋吳興施宿謂州廨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皆後人所當知者、故并著之、（金薤琳琅）

贊皇山中吉日癸巳字、乃周穆王書、其時代遠在宣王之前、然贊皇山石刻、乃是小篆、而宣王石鼓、却是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丹鉛總錄）

吉日癸巳字、在壇山、宋宋祁尋而摹之、縣令劉莊鑿取歸州、權郡事李中祐龕置廳事右壁、而為之跋、國朝宋濂考據款識、以為周穆王書無疑、而宋人施宿、乃謂州廨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然則濂所見、余所錄、豈皆後人拓本耶、濂曾摹刻浦陽山房、仍自為跋、余本有李跋、無宋跋、又非宋本、不可曉、（石墨鐫華）

三代刻、自岣嶁紫霄外、惟此碑乃穆王書無疑、宋學士重刻於浦陽山房二種、余求之未獲、今乃於元白中林堂見之、真令人冷然如在壇山岩邊也、嘉靖甲寅六月二十八日借歸、留蒼潤軒、逾旬、敬題之以還、（玄牘紀）

吉日癸巳、世傳周穆王登壇山、刻此四字於石、金石錄以為

三代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而此乃類小篆、疑而未信、今壇山在贊皇縣東北一十五里、而此石已移置縣之儒學戟門兩壁、（金石文字記）

比干墓字

清水東南歷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坶野矣、郡國志曰、朝歌縣南有牧野、竹書紀年曰、周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於坶野、詩所謂牧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太和中、高祖孝文皇帝南巡、親幸其墳、而加弔焉、刊石樹碑、列於墓隧矣、（水經注）

殷比干墓四字、在今衛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書、然隸書始於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古勁、其漢人書乎、（石公弼跋）

水經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塚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已中折、不知誰人所誌、大觀中、會稽石國佐有此四字比水經又闕其三字、畫清勁、乃東都盛時人所書者、汲碑如歐趙皆未之見、（隸續）

殷比干墓四字、水經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只四字、復不見、石公弼跋云、殷比干墓四字、在今衛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書、然隸始於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人書、（漢隸字原）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殷干干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爲孔子書、見舊搨本、體勢與周穆王吉日癸巳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爲古筆無疑、秦觀以爲唐人書、丹鉛續論以陶潛爲賛曰、夫子去止、爰詔作銘、似又以是而定夫子者也、但陶集未見、其賛其先聖所篆比干墓銅盤銘、開元中、因已爲耕者所得、此外不聞墓前有何古刻、續博物志又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干之墓七字、意此漢以

下之刻歟、（七修類藁）

此書程邈李斯之所不爲、而曰孔子手書、洪氏隸釋漢隸字源辨其謬矣、然以比干忠烈、尼父是其族孫、姑妄信之、亦足爲忠臣吐氣也、（石墨鐫華）

延陵墓字

篆書凡十字、曰烏乎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據張從申記、以爲孔子書、碑以堙埋、玄宗命殷仲容搨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於石、（集古錄目）

自前世以來、傳爲孔子書、故太白撰紫陽先生銘有延陵既

攷仲尼嗚乎之語字苑亦云李陽氷初師嶧山碑後見仲尼季札墓刻遂變化開闔若龍蛇蟠踞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比数此碑大曆十四年蕭定再刊本然必謂吾夫子書於何所據也（集古後錄）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曆中蕭定又刻於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劾刻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

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又况依倣為之者歟（秦淮海集）

延陵季子墓字世傳仲尼書今入淳化官帖中其字如書簡牘不類豐碑石柱工所刻也而書亦稍異於籀文疑當吳季子時書文宜盡從籀學不得有所異同又夫子未嘗至吳其書是非不可考也唐人於季墓側刻此十字張從申書其後而籀字極大不知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此竟誰當其傳哉李陽氷書篆掩數百年人嘗謂初學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是陽氷所從得法不可謂非古也此當自有妙處今人不到陽氷地安能議其是非所極哉（廣川書跋）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申記云舊石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摸搨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曆中蕭定又刊於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踪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歐陽文忠集）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困學紀聞）

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為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子作蜀子考篆文皆無之得曾南豐元豐中綱潤州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淛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為君字非季字也六一先生謂古以竹簡書今字濶盈尺必非孔子作然古法帖有魯司寇仲尼書僅存十有三字內有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行此題墓上要之夫子蓋嘗為是書爾（蘆浦筆記）

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鎮江人謂孔子書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按古法帖上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借夫子以欺後人罪莫大於此又且因君字作季字漢器蜀郡郡字半邊正與此君字同用此法也以季字音君字顯見其謬比干墓前有漢人篆碑亦有此說洪氏隸釋漢隸字原辨之甚明此不復具（學古編）

陶潛季札贊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季子有吳延陵君碑也此可證其為古無疑秦觀疑其出於唐人未考陶集乎

（升庵外集）

此書流傳已久故陶淵明季札贊云夫子戾止爰詔作銘唐張從申云舊石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摸搨大曆中蕭定重刻於石又有謂李陽氷學嶧山碑得此而後變化者據此數說則真仲尼書也歐陽公疑孔子未嘗至吳且其字大非古簡牘所宜又有謂延陵之墓四字後世妄增即黄長睿董廣川皆以為疑卒未有敢定其真偽者但淳化帖所収字小而鎮江石刻字大不倫不曉何故姑存之以俟博識君子（石墨鐫華）

吳季子碑或曰孔子未嘗至吳或曰吳子言子游從孔子孔子慕札高風寄題之今觀吳子二字頗小篆有陵之墓四字類大篆或云開元殷仲恭摸搨大曆中蕭和又刻於石楊升菴曰大小篆三代以前通行非始於秦也（書画史）

老子篆書道德經

周瀬鄉石室中有老子篆書道德經後漢蔡邕以類字證之

（釋適之金壺記）

佳城銘

葛洪雜記序夏侯嬰得佳城銘世無知者惟秦博士叔孫通能讀其文此科斗書也後世疑自孝惠時上推三千年當在

洪荒之世蓋未有書契今其文乃與秦小篆相類嘗考其銘此殆有數存者如大同古銘其事亦可推也後人不知世紀惟史記為據史記年自黄帝至堯舜纔二百年以世紀推次中間相挍幾數千年矣史特舉其至顯者失其序不能盡通然與佳城銘類故甄豊定為六書一曰古文則書壁書與此銘字矣是時傳者不可謂無據昔臨淄得銅棺前髁外隱起為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是古文餘同漢隸乃知書文相變不能迷古但數筋即改自然相合蓋惟中本有因變以出是夙智分也知釋氏海藏傳經千佛同說則知此矣（廣川）

書跋

楊升菴禹碑歌卷

禹碑歌

序曰慎少好古文家錙求遺刻逸跡罔不徧嘗讀劉禹錫寄呂衡州化光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以為碑刻莫古於此然劉寔未之目見蓋意之耳又讀韓退之岣嶁山詩云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漂鳳泊拏虎螭事嚴跡閟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據其詩語雖至其地亦未獲一見也宋朱晦翁與南軒二公遊南岳搜奇訪異形於詩文未有一言及於禹刻者使其見之豈應遺之其後朱子注韓文遂謂衡山寔無此碑予以茲益以為剥泐無跡徒致畫餅之悅耳吾友碧泉張子自楚憲拜表過家相晤執手謂予曰吾新得神禹碑刻子豈願見之乎出墨本巨軸則整然無刓起而展之笑與抃會其字方廣幾八寸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處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不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欝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

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字畫既奇文辭又古然好古如韓劉兩公不獲一見而歐陽永叔作集古錄趙明誠著金石錄鄭漁仲編金石考夏英公粹古篆韻未得收錄以篆學專門如楊桓張有周伯溫趙古則并其名未之省識予也生三千餘年之後得見諸公所未見以須耳瑰目亦厚幸矣哉乃知古人奇書石刻咸以為亡者未必亡而好古之士不必以晚生於世為恨也已往年在京得石鼓文完本今又得茲碑斯文在天地間真有神鬼靈怪呵護保持之而顯晦亦自有其時非人力歟賞歎之餘作禹碑歌一首雖不腆之詞不足望韓蘇二公之石鼓歌萬一然極是刻之仰止盡此碑之顯晦非予其誰宜為者且禹功倍蓰乎宣王而禹篆又超絕乎史籀附驥假龍於千古騰價爭光於二公寔倩茲乎

神禹碑在岣嶁尖祝融之峰凌朱炎龍畫旁分結構古螺書匾刻弋鋒銛萬八千丈不可上仙扃鬼閟幽以潛昌黎南遷曾一過紛披芙蓉褰水簾天柱夜瞰星辰下雲堂朝見陽煇暹退尋夏載赤石峻封埋古刻蒼苔黏拳蝌倒薤形已見鸞漂鳳泊辭何纖墨本流傳世應罕青字名狀人空瞻永叔明誠兩好事集古金石窮該兼胡為至寶反棄置捃摭磨蟻指

鳥蟾又聞朱張遊岳麓霽雪天風影裾鼓搜靈索祕跡欲徧恭倡擅和詩無厭七日崎嶇如有覩一字不逼那容謾非閻辰齒阻險絕定是藤葛迷窺覘好古予生恨太晚拜嘉君既情深忺老眼增明若發覆尺喙枈齡如交箱葦岳泰衡僅剖析欝塞俗從尤森嚴七十七字拏螭虎三千餘歲叢虵蚓文章顯晦由真宰風雷呵護從黔嬴（原讀嬴黔二字乙轉）君不見周王石鼓半已泐秦家詛楚全皆蝕此碑雖存豈易得祇恐羽化難留淹欲摹拓本鐫巖壁竊號小岣分别灪著書重訂金石考裝帖新耀瓚英鐵煙葦輕翰蟬拔揭煩君再寄雨飛鶴

跋禹碑

晉志云禹受綠字墨藪云禹作鐘鼎書尚書緯云元龜負文列於背神禹第之成九類任昉述異記云崆峒山有禹碣今淳化閣卷首有禹書十二字嗚呼禹功非惟萬世賴其制作亦文字之祖乎

再跋禹碑

劉禹錫韓退之體狀禹篆之形曰琅玕龍虎曰拳科倒薤曰鸞漂鳳泊皆未經目而徒想像之辭如唐人評右軍字獨鶴游天羣龍戲海之語泛而不切誇而無寔予獨愛唐崔融云

於鑠大禹顯允天德能畫傍分螺書匾刻非親見此碑深曉篆籀不能為此言所謂匾刻尤得其神南唐徐楚金謂篆書以螺匾為難郎螺書之遺法也非久於墨池筆塚間者亦不能賞予此鑒耳

三跋禹碑

禹碑釋文第十六句舊讀作南暴昌言予疑文義不貫字形亦不類思之不得是夕夢見魚首黃衣人指謂予曰此南瀆衍亨四字也寤而觀之形義兩協其所謂思之不通鬼神通之耶傳南山人楊慎

庚子銷夏記

夏禹衡岳碑

岣嶁碑余所藏有二本一乃嘉定壬申何致遊南嶽至祝融峯下遇樵者訪禹碑樵者言石壁有數十字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後渡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得古篆七十餘乃取隨行市曆碎而摹之歸獻長沙轉運曹彥約刻之岳麓書院者一乃湛甘泉先生重刻新泉精舍者其碑韓昌黎劉禹錫俱有詩稱不得見而歐陽集古錄趙氏金石錄鄭漁仲金石略俱未載其為真偽不可知然字畫奇古非近代人所能為

自可寶也

釋文有三家從楊慎其沈鎰楊廷相則各註其下

承帝曰咨（沈云嗟）翼輔佐（楊云頑）卿洲渚（沈云水處）與登鳥獸（楊云萬有）之門參身洪流（楊云一魚一池）而明發爾興久旅（沈云以此）忘家宿嶽麓庭智營神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楊云祇伸）禋鬱（沈云贏）塞昏徙南瀆衍（沈云暴言）衣制食備萬國其寧（楊云宇奠）竄（楊云鼠）舞永（沈云蒸）奔

周穆王壇山刻石

贊皇壇山吉日癸巳四字奇古之甚宋皇祐中宋祁尋而摹之縣令劉莊鑿取輦至州治權郡事李中祐龕置廳壁政和五年道君取入內府靖康之變遂不可問余從博古堂得一紙乃政和以前搨本後又得三紙一為贊皇翻刻本一為中書謝從寧刻本一為吳恭順惟英刻本聞宋景濂曾刻於浦陽書院未見其本古刻瘦勁而有天然之致非後人所能摹也

孔子季札墓題字

季札墓題字曰嗚呼有吳君子延陵之墓世傳為夫子書一

見於淳化帖一見於鎮江石刻即未敢定為夫子手書亦夫子原有此書而後人摹刻之如有若之似夫子余敬玩再四覺穆然有道之象非如武王之銅盤銘及夫子殷比干墓四字竟屬後人偽作比也昔李陽冰學篆初摹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闔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固知大聖人遺跡非尋常之書所能及也

六藝之一録卷第三十一

石刻文字

錢塘　倪濤　撰

秦詛楚文

又有秦嗣王敢（敢）用吉玉宣（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布忠告於不顯大沈久（厥）湫（巫咸本作不顯大神巫咸亞駝本作不顯大神亞駝）吕（以）底（底）楚王熊相之多臯皆我先君繆（穆）公及楚成王是寔（寔）繆（戮）力同心兩邦若（若）壹（壹）絆吕婚（婚）姻（姻）袗吕齊盟曰枼（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古文親字）卬（仰）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庸）回無道（道）淫失（佚）甚（耽）亂宣奓（古侈字）競從（縱）變輸（渝）盟制內之則（則）虣虐不姑（辜）刑戮孕婦（婦）幽剌敕戚拘圉其叔父寘者（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列（烈）威神而兼（兼）倍（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諸）侯之兵吕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我百㚤（姓）求蔑（蔑）灋（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圭玉羲（犧）牲述（遂）取倍（我）邊城新郢及鄔長敎倍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忍（音府巫咸本作意猶文億字）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吕偪倍邊竟（境）將欲復其兇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鞈（鞈）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吕自救也（巫咸本作殹古也字）亦應受（古受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劑（巫咸本作劑古制字）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之倍盟犯詛箸（著）者（諸）石章吕盟大神之威

神

湫淵

大沈故湫地志以爲在安定朝那秦并天下祠官所常奉大沈河沔江是爲四川牲用牛犢具圭幣其神爲中祠秦故就質雖用祝告然其制猶本堯舜舊典女几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五璧禱山少牢嬰毛一璧驪山太牢具巫祝舞嬰毛一璧今用宣璧而不言數有祝夫巫其禮已異當秦漢間湫淵之靈或喧呼輒與雲仁壽中直居湫水移於始平故興冊有靈應而朝那無聞

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璧今曰吉玉宣璧蓋取吉玉爲宣璧也（廣川書跋）

亞駝

王存又以亞爲烏今考鐘鼎銘亞或爲亞古人於書蓋假借從聲其書自當如此周禮曰其川滹池古文駝作駞字池故沱也詩曰江有沱其字本從後世不知書學故以沱爲滹以駝爲沱此宜讀恶池爲亞沱不足怪也烏池在周爲滹夷水

起北地東入河一名澽水九澤一也顧野王考其地在靈丘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丘則秦誓於此所以夸大其功而求定於晉也黄伯思學士以烏駝為在烏氏按烏氏在安定郡烏水所出觀秦方得晉地恐不盡寘於安定一郡故知在靈丘為是（同上）

巫咸

巫咸河在女丑北其神咸靈震擢得在祀典世圖其像右手摻青蛇左手摻赤蛇在保登山羣巫所以上下故安邑有巫咸祠其地袤五十二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誓在石章所以沈於此而告也石麤皴可礪當時不擇美石以傳豈誓神者有取於此將圖其可久而存哉變不得而泐也（同上）

古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逐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横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

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横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為横也（集古錄）

蘇東坡詛楚文詩　峥嶸開元寺髣髴祈年觀舊築掃成空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萬葉期不叛今其後嗣王乃敢搆多難刳胎殺無罪親族遭圉絆計其所稱訴何啻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謾遼哉千載後發我一笑粲公自註云碑獲於開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塟於雍橐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耶淮南王遷於蜀至雍道病卒則雍非長安此乃古雍也王注云聞詛楚文於學古者云有數本其文皆同惟神名異開元寺下所得乃詛於巫咸神者是數本中惟巫咸之文筆法最精其家無之唯有此詛於亞駝神一本詳其篆文乃先生詩中語也（施註蘇詩）

右秦詛楚文余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舊在鳳翔府廨今歸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於南京蔡氏其一

祀亞駝藏於洛陽劉氏秦以前遺跡見於今者絶少此文皆出於近世而刻畫宛好文詞字札奇古可喜元祐間張芸叟侍郎黃魯直學士皆以今文訓釋之然小有異同今盡録二家所釋於左方俾覽者詳焉（金石録）

秦誓文有三本傳於世岐陽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冊告亞駝岐陽之石在鳳翔府署朝那之石在南京蔡挺家亞駝之石在洛陽劉忱家其言述秦穆公與楚成王遂及熊相背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考之秦十八王當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横爭霸此詛正為懷王也懷王十一年李兊約五國以伐秦懷王為從長秦逆擊之皆引而歸今文云熊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是也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發兵攻秦敗於藍田文又云悉興其衆以逼我邊城是也惠王後十三年王遣庶長章拒楚師明年大敗之丹陽遂取楚漢中地六百里文又云克劑楚師復略我邊城是也或以為熊商時商與相聲相近而事非是或以為頃襄時頃襄王横立乃在秦昭王九年歷惠文武王至昭王是時楚已失郢微弱已甚秦何所畏而詛之哉或以熊相羋姓元和姓纂有熊相宜僚又有熊相祈為懷王將然亦非是熊相疑懷王名史記世

家作槐當時臆誤遂不可攷今存古本隨字辨釋録之於後

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布忞告於不（讀作丕）顯大沈久湫（久湫詩作故湫音子由反亞駝郎滹沱河也在并州巫咸在解州鹽池西南久湫在安定郡朝那湫也以下字多假借）㠯底楚王熊相之多辠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王之里讀作寔）繆（勠）力同心兩邦若壹絆㠯婚姻袗（音之忍反）㠯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卬（仰）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失（佚）甚（音眈）亂宣奓（古侈字）競從（縱）變輸（渝）盟刺內之剆（古則字下同）虣（音薄報反）虐不姑（巫咸亞駝並作辜字）刑戮孕敹（婦）幽刺款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者（讀作諸下同）寘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列威神而兼背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㠯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烕（音許劣反）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圭玉義犧牲述取俉（古我字）邊城新郢（音呈縣名）及鄔長敹俉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意（音於力反蕭也籒文億字）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㠯偪我邊競（境）將欲復其兇迹惟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鞼（讀作鞼）輸（音俞）棧輿禮使介老將之㠯自救也（巫咸亞駝作殹古也字）亦應學（讀作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古克字）劑（音遵為反爾雅云剪齊也巫咸作劑字古劑字亞駝作劑字）楚師（巫咸作克劑楚楚日復略我邊城無師字）

且復略我邉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箸著者石章㠯盟大神之威神（西溪叢語）

書詛楚文後云秦誓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郝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盡奇古間存鐘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歲久漸以刓缺因據舊本得其完書此秦人厎誓於神叙國之信作盟詛之載詞者也大沈故湫在朝那當漢安定郡方四十里巫咸祀在安邑巫咸山下臨鹽水亞駝則在晉為滹夷其傳曰周秦為著祀則厎而致信於

禮則然其在盟詛於主要誓大事在盟小事在詛若詛誓而求厭則惟後世末俗行之非古也秦楚之會著於書者不詳見不知其同盟者凡幾何歲而質於神者如是衆也當其時惟岐陽之盟最盛且顯餘不見於書今考其詞若出一時又不知其一日會盟安得親質秦都又遍朝那粟丘耶前世疑楚無熊相而秦楚初未相搆豈有相趣以十八世之盟誓哉然春秋時楚本熊穴後世以熊為號又以其傳自熊霜又謂熊相其間如熊相祺熊相宜傺熊相祈而姓書熊相為芊姓方其盟質於神楚亦再世失秦則詛盟宜非一人古者列國有書類不主名其告於神亦惟曰嗣王則楚以其姓此其稱也然自成王後其見於今者蓋平王以無忌取秦女昭王亡而秦使子蒲子虎赴難其在威懷間始合盟然則謂十八世者亦可得而見也今曰昔我穆公及楚成王親質大沈故湫夫以其時考之楚成王十三年而秦穆公立其相與假尊周者蓋二十三年雖不知其在何時親質然知其會盟之日最為長且久也然質於亞池安邑湫淵未知非一時其為詛且宗祝分致以告於神矣且楚自成王十八世為頃襄其偪襄時楚猶盛故秦以連衡為雄楚以約從為霸當此時天下諸

侯不歸秦則歸楚楚使諸侯析符求合亦可謂威強盛大宜秦人之畏也張儀以地詐楚則齊與楚合今視其詞則有新郇及郝是則尚於也其後秦虜屈匄楚悉國兵復與秦戰則所謂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而秦猶分漢中以和楚然則背犯盟而詛於神者此其為秦惠文時也懷王死頃襄王立當時猶以天下之勢在楚故謂楚之戊地漢中林郿可得而得山東河内可得而一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於是襄王復與諸侯約從則所謂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然則楚之詛楚為頃襄也嗚呼武關之詐則没而不書及郝長敗猶謂楚人

倍犯盟詛忘其神而公怨之其自以為求信於神者妄也然文辭簡古猶有三代餘習非之罘嶧山可況後先此其為可傳也（廣川書跋）

秦祀巫咸文俗謂之詛楚文揔二百六十二字滅及漫不可辨者三十四字以大沈久湫文相參其滅字適相補而以石文攷之可盡讀云（石林題跋）

治平中渭之耕者得之於朝那湫傍熙寧初蔡挺子正為渭帥乃徙置郡廨其辭正與巫咸文同而字體亦相類惟大沈久湫神名與後稱克劑楚師巫咸文云克劑楚師不同者二

字蓋亦當時同刻之文也（同上）

有巫咸大沈久（音故）湫亞（音參）駝三種辭則一也後人偽作先秦之文以先秦古器比較其篆全不相類其偽明矣篆文皇本從自世傳始皇謂與皐臭相似因去一畫不足為病在前亦有如此者嶧山數成等字皆與古異此碑用之及用秦權殹字作也蓋知見秦嶧山秦權而後創造者未必不欲人曰嶧山用此法誠古也其如辨者何（學古編）

右楚詛楚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亞駝其石皆出宋世說者謂初得巫咸文於鳳翔次得久湫文於渭又次得亞駝文於洛其詞則一惟告於神者殊號而異自石文之出黃魯直張芸叟皆有訓釋歐陽公董彥遠王順伯皆有論辨歐陽公謂以史記世家攷之自楚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而疑傳寫之誤董氏謂秦之詛楚為頃襄也其見亦同順伯云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從橫爭伯此詛為懷王也或以楚自成王十八世至頃襄王秦人之文不應數楚之世況頃襄立是時楚已微弱非秦所畏不應有詛兼以蘊生先順伯亦云熊相疑即懷王二說似為有見董氏又云其詞若出一時不知一日會盟安得親質三所宋

章樵云盟石告神當於其地巫咸在解州鹽池告文不應遠在古雍董氏疑其宗祝分致以告神順伯謂當時告神想不止是見於世者惟此而已此或得之于特疑其自秦至宋千有餘年皆沈之於水瘞之於地其字畫纖細理難完好唐人編古文苑雖皆載其辭而自宋以前薦紳君子曾無一言及之董氏謂歲久石漸刓闕因據舊本得其完書不知所謂舊本果出何時元吾子行博古士也以先秦古器比較此篆絕不相類以為後人偽作但宋世諸公發其筆跡無有異論予固不得而定之也（金薤琳琅）

秦泰山刻石

皇帝臨立作制明□□□□□廿□六□□并□□□不□□
□輙遠黎登茲□山□□□□從臣思迹本原□□□□□悳
□道□行諸産得宜□□□□

右文五行行十二字存者三十字闕三十字在石之西面

大義著明陲於後嗣□□□□皇帝躬聽既平下□□□□□
興夜寐建設長□□□□□

右文三行行十二字存者二十二字闕十四字在石之北面

□經宣達遠近畢理□□□□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
昭隔內外靡不清□□□□化□無窮□奉遺詔□□□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金石

右文六行行十二字存者四十一字闕二十六字在石之東面

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如□□為之者不稱成功□□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
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

右文七行行十二字存者五十一字闕六字在石之南面

（以上金薤琳瑯）

秦泰山刻石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小篆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滅先王之法而獨以己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按史記秦始皇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於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詔僅在所存數十字耳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云出於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余友江鄰幾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而四面皆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本鄰幾遺余也比今所傳嶧山碑本特為真者爾（集古錄）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今世傳泰山篆字可讀唯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莫可復見永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摹倚墨本以慶曆戊子歲

别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録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符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絶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撫揭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視之隱隱若有字痕刮磨垢蝕試令撫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撫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嶽上親以氈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爲完善蓋四面周圍皆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詞以史記證之文義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憑工匠所說與欽惟人多以二公爲信故亦不復詳間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於屢報乃爲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識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

字書之其毀缺處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註其下譜成猶壁間久幽沉晦之迹今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歲而後彰蓋可尚也（河間劉斯立泰山秦篆譜後序）

右秦泰山刻石大中祥符歲真宗皇帝東封兗州太守模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其後宋莒公摸刻於石歐陽公載於集古録者皆同蓋碑石爲四面其三面稍磨滅故不傳世所見者特二世詔書數十字而已大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絶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模以歸文雖殘闕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於是秦篆完本復傳世間矣以史記本紀考之頗多異同史云親巡遠方黎民而碑作親輙遠黎史云大義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於後世而碑作陲於後嗣史云皇帝躬聖而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而碑作體順史云施於後嗣而碑作昆嗣史云具刻詔書刻石而碑作金石刻皆足以正史氏之誤然則斯碑之可貴者豈特玩其字畫而已哉碑旣出斯立模其文刻石自爲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云（金石録）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曆庚子歲宋莒公惜其殘剝摹石於東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鄰幾治奉符患四方求者日至厭

於供命則又刻其字於縣廨按其文秦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父刻所立石詔書其叙廵狩以時不書封禪事立石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郡縣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如此則泰山刻石始皇帝所立始皇詔書刻其三面二世詔宜在其陰今石南面為二世詔書始皇帝刻詔書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石仆而後人起立植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此其故也河間劉跂嘗搜抉剔去其翳蝕處得字九十有八班班可知以史記考之其詞可讀明年余至

泰山就視其石高纔八九尺方面二尺餘以亂石培其下昔所建立蓋鑿石為穴下寘其中歲久推仆則後人累石固其趾以存至字則止此未可以久遠期也考其詞寴（音親）軓（音鄰）遠黎史作遠方黎民大義著明史作休明陲於後世而史作垂於後嗣皇帝躬聽史作躬聖男女體順史作理順且刻詔書金石皆史誤以詞可得證之然昭隔內外或謂為融古字相借不然則格與隔不可兼用也陲為邊陲若垂後世則當作垂說文甚辨慎不應偶見泰山篆字疑其字誤慎書雜以古字論檢押也曰施於後嗣石尤可考蓋為昆字昔衛宏嘗謂

古一字有兩名者就注之御史大夫則夫夫也莒公亦曰夫中有大如千人書千千今考禮記檀弓曰夫夫是也則字蓋如此此李斯所得據也大人員簪為夫則大夫同文義亦可知嗚呼三代書名至秦焚滅盡之後世不得知先王命書之意惟秦文是習此其禍天下後世其有窮耶後世無所考書名論辨字意則猶以是為據蓋亦敝也篆文於後世為工然況之三代此其為夷狄異俗之法以亂中國者君子則宜過而不問也昔漢儒謂秦廢先王書李斯欲以其書傳後世以愚黔首然黔首卒叛秦而不可愚至於其書在者後世諸儒

方共解詁以傳而三代書名幸有傳者則隨棄不錄然則秦之為患其足以愚後世者余於此知之矣非秦能愚人諸儒蓋自愚而不知也（廣川書跋）

咸陽志曰泰山碑秦相李斯書跡妙時古為世所重鄜文寶摸刊石於長安故都國子學今在文廟石皆剝落唯二世詔一面稍見（學古編）

右秦二世東行詔書李斯篆其篆甚佳余在兩京廿餘年求之不能得比連得於洪遵道而楮墨亦佳京師四方之所趨也而好古博雅之士皆在其所收蓄周秦以來金石刻甚富

然余獨見郜仲然高庭禮陳思孝有斯刻固其難得如此也（東里續集）

余既得泰山秦篆又求得劉跋此譜遂附於後以見秦刻在泰山者其末磨滅蓋不止於今之所傳墨本也應天府學有此譜石刻余得之張士謙云（同上）

石秦泰山刻石歐陽公謂其友江鄰幾嘗至泰山視秦刻石所存僅數十字而其本乃鄰幾所遺趙明誠謂宋真宗東封兗州守摹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後宋莒公刻之於石其說與歐陽公合明誠復謂大觀間汶陽劉跂親至泰山絕頂見碑

四面有字乃摹其文刻石自為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明誠復以史記與譜較之不同者凡十數字謂足以正史氏之失予家舊藏此刻僅五十一字乃二世詔郎歐陽公所謂江鄰幾本趙氏所謂兗州及宋莒公摹本是也近得劉譜視前加九十三字後序謂篆石埋植土中崇四五尺五十一字在南面稍平故嘗為人摹搨其三面皆殘缺蔽闇跂刮摩垢蝕而字始出蓋刻文起西面而北而東而南共二十二行其末曰制曰可三字復轉刻西南稜上由是篆文首尾幾於復完而俾之傳世此則跂之功也董氏書跋謂二世詔書宜在石陰

而今在其南始皇之詔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碑石嘗仆後之人以一面稍完故樹之南向董又謂石崇九尺面方二尺餘而跂云石之崇五尺更俟登山訪之（金薤琳琅）

歐陽文忠宋莒公皆不知嶧山碑四面有字蓋在劉譜未出之前元吾衍子行號稱博洽其學古編云石皆剝落唯二世詔一面稍見豈亦未嘗見劉譜耶（同上）

金石録言劉跂作秦篆譜凡一百四十四字金薤琳琅言宋莒公摹本僅二世詔五十一字今所存惟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等二

二十九字在嶽頂碧霞元君宮之東廡而泰安州城以東嶽廟中別刻一石亦止二十九字其宋本不傳（金石文字記）

泰山刻石并二世詔李斯篆在奉符縣泰山頂上（訪碑録）

刻二世詔文李斯篆在兗州（金石略）

封泰山刻李斯篆其石埋植土中高五尺形制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總二十二行行各十二字（名山記）

泰山碑秦李斯篆始皇封禪泰山碑石在山東濟南府（考槃餘事）